儒藏

史部 第一十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三遷志卷八

古滕王特選撰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下仲蘊錫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揺　與鋅　補輯
衍蠑　編次　尚蕤參考

廟記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鐘虡。厥肇之
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續。述廟記第
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
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
既歿、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
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
既歿、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
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
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
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
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
彼皆無之、是驅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
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
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
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
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
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
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
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
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
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
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茲其
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
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
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
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
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
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兖州軍事李梴奏增修孟廟疏畧曰、伏覩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于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①奏勑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其餘剩錢內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〇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豐間移、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從廟東郭、或此其時與。且鄒即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程振請立廟于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本傳、無年月可考。祖庭始末自有宋建孟子廟三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毀者即紀此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企始徙廟于南門外道左。孫傳記畧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②、先是嘗剏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孫武朱企嘆其土圯木摧、不稱成恭尊崇之意、出巳俸完之。縣士徐敎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載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羣弟子像于

缺页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承陽伯。嘗別祀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遷祔焉。既新廟，司侯命繪孚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貲。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皋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空嘆愁。消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肯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凫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曩以兵燹，厲時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太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萱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肯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既建縣學，爲營兩廡新階，祀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近南以廣之。列公豐之戟，以爲儀衛。又南設門以祀櫺星。父老之居，齋宿之廬，有宜改作者，會秩滿當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是爲國家命祀，凝旒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專饗之。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以里巷設土木偶，徼福乞靈者例視，毋曰孟氏之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願，亦鄒人之望也。用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蓋嚴，于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没則上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黌，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于鄒人乎。況于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基之山，既官其冑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飲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蒸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謝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館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祇也。公論應之。鄉先生李儼、嶧山教諭馬亨、鄒縣教諭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祇。爲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尋昭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然，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鄒管記。有石刻。按，祖庭廣記目錄，在元時有輩剛重修祖庭記、重修鄒國公廟碑、鄒孟子廟春秋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

〔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將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狩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類睽，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

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況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摧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鄒本事自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宿歇、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廟庭舊來有元禁治榜文、今不復存。即此榜文石刻、亦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郁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黄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璉重修、教諭樂暉記。其碑既立而毀。宣德四年、令房岳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朱、房二公皆名宦也。

洪熙元年、縣令房岳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斂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岳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公在鄒二十餘年、後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貲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魏重修、訓導李逵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畢瑩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存、文繁不錄。

弘治十年丁巳、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即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翀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

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卽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祝之、不但其故鄉、蓋遍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于天下。後世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遍于天下、而祀廟亦從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嘗、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兗州府同知余濬上梁文曰、伏以皇明撫運、衍萬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躔聚緯、海岳鍾靈。啓濂洛諸儒之鎖鑰、遡唐虞三代之淵源。師模有在、廟祀當嚴。古栢蒼涼、長挹當朝之雨露。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之變革、冒風霆之震凌。濬來佐是邦、適瞻頽圮。期俊造之賢關、寄斯文之命脈。鳩良才、聽舊勝、駿奔妙手之工師。募民力、給公帑、贊集大方之有衆。與日月增光、禮

樂邁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嚴廊重建于明時。祇願更超于張老、頌聲高並于魯僖。當盛世之雍熙、賡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梁之東、浮光激灩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削出翠芙蓉。梁之南、爽氣氤氳濃碧嵐。形勝遠鍾鳧繹秀、人于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尚有絃歌聲不斷、彤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歲年年江海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色。梁之上、海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壁光騰高萬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帶荷清朝、日出扶桑光焰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坤轉、帝縣王馳妙玄機于默運、普大造于羣生。神人交慶、夷夏同歡。濱浙江慈谿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修廟爲尤功。此文石刻在寓秀門內。正德辛壬間、流賊大起、其犯鄒邑者爲趙燧、故儒生也。燧至則謁孟廟、過孟氏子孫及儒生、皆釋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鄒疲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逋賦得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瀛記略曰：嘉靖壬戌、青陽章侯奉朝命來尹鄒邑、拜謁孟廟、見其殿廡之敝、門闥之傾、惻然弗寧、即有議修之舉。時方告困、財用寔難、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以節冗費、黜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清積弊、減詞訟以息刁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桑、教民勤業。居無何、四境宴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墾田秫穀並倉廩餘羨、于堂陛簷牙、垣墉戶牖、凶爲整飭。不越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茲若庶績新河、晉秩衢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公聞率子彥璞、族屬彥鵬等、來乞余言、以志于石。予爲之記如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記。有石刻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　邑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東阿于慎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弘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歲滋遠、或圮且墁。邑之吏士咸用弗寧。萬曆巳未、侍御攜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傻然嗟嘆、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殫精區畫、凡

木之工、案𥟖櫨棨之朽者易之，凡績之工、藻繪丹漆之黯者飾之，凡陶之工、甗瓴甓甋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璧璫螺首、碣礎礩級之刓且剝者更之。殿寢堦除、門廡坊楔、命自姚公十之五。爾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迨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從素、費不及私、而豊麗欲𢾾、霞駿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軺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數城、徵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遡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録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

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絶、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爍然復明、如日中天焉。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即進而與平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教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浸曼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擁翊、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巷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旨、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隔略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點綴於吾儒之闉、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擷其芳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辟而闢之、以撥而反

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鄒孟子之祀大興于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功可幾覩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關于世之隆替、不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辟封于魯、尤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邾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丘殷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即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胄、孕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墜、固且與天地之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孔之域者。故行此觀是舉而嘉之、既述其道之所由明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由興、使後有所觀覽焉。

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黄克纘、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歿、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顔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虚禮爵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焉。正德間、嘗奉敕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廿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丹堊榱甍粉飾補葺、嘗未有經久計乎。余鄉入廣濮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愚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皿

上下此乃當與孟氏遭越。次冂、米遐得鄒令巽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升亞聖祠下、徘徊瞻覩、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爲耻、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黄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費之在官而不耕于官、將備歉歲而可緩于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綫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風遐。匙工軌物、鳩役察材、于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遜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爲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所以治之爲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懲狄、息邪放淫、距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驕虜縱橫、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孟之室、二之已甚、而況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戛戛乎鬭、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墻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纘、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興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肅人俞維宇、分巡兗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爲一學博、遜估至一十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裁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朝令至、許爲會計、遂裁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時牛價及畀人匿地銀充之。其估計之外、有貲屑費、又損倖六十餘金、以核其事。於是不動民一錢一役、而廟覩煥然一新。葢不特修廢之功顯見、于廟而搏節之專、且黙及于民云。

天啓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本年孟秋立碑一道、山東巡撫趙彦撰文、左布政程啓南書丹、按察使曹爾禎篆額。孟冬立碑一道、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元標撰文、協理府事太子賓客禮部侍郎趙秉忠書丹、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來宗道篆額。四年甲子孟夏立碑一道、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撰文、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朱延禧書丹、中極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葉向高篆額。

山東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趙彥記曰、昔自虞庭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迨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闢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歿、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土者靡不多其關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兗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欹圮於水。宣和三年、鄒令朱金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頹。金大定三年、令王珝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鄒令司居敬復廓大之、視昔更宏厰焉。我朝弘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兗守龔弘、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間。左爲啓寢、祀邾國公、而右爲孟子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曆二十六年、鄒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然沸起、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子廟及 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罹兵燹、一切殿廡垣墉無不殘毀、孟博士宅更爲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即怒髮上指、曰、何物么麽、僭號稱王、妄希大物。且鄒魯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剪滅、不朝食也。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頹廢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詘、因諉諸藩臬大夫、捐俸先之。而兗守孫君朝肅者貞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己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千金。遂擇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沂調鄒令毛芬董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啓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焉。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邾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秀門各一、垣墉頹壞者亦罔不勤。計費僅九百三十三金、而妖產材木及鄒縣措處之數不與焉。竟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肘

値淇兜、卽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欲指輸不煩乎再三、經營卽成、以不日。棟宇翬飛、丹艧炫晶、孟子妥靈於其中、復覩巖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悉且喜、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兹子輿、正氣浩浩。至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翊翼斯文。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巍然、英魂如在。胡値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夷然平地。幸藉天威、眉塵盡掃。惻念先賢、毅然下詔。廼基廼構、載經載營。子來麏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奕、兆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陟降庭際、神其有歸。將有變更、廟無遷毀。旣奠厥居、永康東國。

左都御史吉水鄒元標記曰、異端之害、甚於猛獸洪水。夫二者爲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觀白蓮教興、不其然哉。當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功如此、迺年所遭、乾坤幾于息矣。乾坤果息乎哉。彼民雖爲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清、則以大中丞、今大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圮、不數月告成事、則以大司馬、濟臬及今郡守孫君、胡肅邑令毛君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回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眞如隔世、相嘆以爲盛事。太守孫公、邑令毛君走使屬記。鄒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徙外宮墻、老自慚愧。憶昔嘗拜廟宇、覩庭柏鬱鬱蒼蒼、不知幾春秋、徘徊不忍去。倪作五十餘年、白首林皐、與友切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書乎。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晨星乎。謂周旋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强之習乎。不知此特緒[3]餘耳。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夫子曰知性知天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顔而遡、故紹洙泗眞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遞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韓愈氏謂軻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

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二人不敬其兄乎。愛親敬兄者、即眞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即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即心即性即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誨而倦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濂系有改、此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倏爾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首先茲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太平之略、非有殊常奇異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列聖復起、不易斯語。然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之。道本澹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間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己也。讀予文者、可能信人人有諸己乎。孟夫子羹墻如見矣、諸使君德意殊不負焉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斯道如水行地中。東魯眞傳有孟子、巖巖峰山紹正宗。七篇仁義霈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烽起世蓁蕪、辭而闢之不少容。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天通。所如不合寧濡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閔皆其儔、千年聖神聿追崇。松栢參天列兩廡、古廟巍巍兗之東。何來末造遭陽九、忽然大地起悲風。鐘簴柱礎付烈焰、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諸藎臣、手將一劍劈崆峒。迅掃攙搶廓太清、磨崖勒碑紀勳庸。捐貲首倡亟恢復、不喪斯文誰之功。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尚夢夢。好將斯學翊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消自大空。

翰林院修撰長洲文震孟記曰、今皇天啓之、龍飛、文德聿修、敦教翔洽、薄海內外、罔不賓服。惟蠢爾東夷、一隅未靖、征發轉輸、或兆郡訛。越二年夏五、妖賊攜變、遂起自東兗、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罵賊死。賊

焚其居、戕其母子、妖氛方熾、莫可嚮邇。幸天子之威靈、先賢之蚪蠁、歷半載、妖黨破散、抗馘執俘、斬獲萬計、擒厥渠魁、獻於廟社、一方以寧。維時兗守撫公乃巡行民間、拯其傷痍、撫循噢休、過鄒、瞻禮祠廟、茂礫荊榛、荒楚滿目。詢厥故里、則敉建一區、竟已爲冷風飄塵、蕩然不能別識矣。廼慨然而嘆、即圖鼎新。顧大勞甫艾、公帑罄竭、民方脫鋒刃、死傷未起、莫復能供征調、煌煌廟貌、鞠爲茂草、又未可旦夕待也。郡屬州邑二十有七、乃各置勸募一冊、使相告勉捐助。自邑長吏、暨使者、監司守相逌鄉大夫士與凡民之好義者、競相樂輸。不踰三旬、鳩錢三百萬、以其半重修祠廟、半建厥宅。庀工伐材、晝夜力作、凡三閱月、始告成事。殿寢齋廡、門庭坊表、翼翼巖巖、煥然舊觀。於是孫公貽書其友文民震孟俾記其事、昭示來茲。震孟竊謂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廓清振作、孟氏之功獨鉅。顧當時深懼力排、則惟邪說淫辭之兢兢、惟極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千古讀者雖服膺其說、未必不謂激揚太過。蓋淫邪潛匿、生心發政、陰爲世賊、而莫能明揭其竄、列爲炯鑒。名世大儒誦法請求、扶傾拯溺、丁謂其迂、或指正爲邪、變白爲黑、樊然狂悖、茂可控揣。以今所號白蓮、聞香等教、固最者楊墨之所羞稱。然而溺惑倡和、毒被生靈、血流數郡、二浩斯之慘矣。此非尤大彰明較著者耶。則夫淫氣所中、邪議所誣、能使聖步賢趨之士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以稍展其用、甚者如漢之錮黨、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芟刈搏擊、惟恐不盡。正學既斬、國步隨之、此其妖實甚於黃巾、而其毒又豈直焚掠劫奪之慘而已。蓋有形之淫邪所惑者愚夫愚婦、所干者王法、所乘者一時之戮運、害顯而撲滅猶易。無形之淫邪所惑者明君察相、所斷者聖脈、所握者經寸之殺機、禍隱而剖析爲難。然則當時所等於洪水、甚於猛獸、或不在彼而在此。而今泰山氣象、儼然復新、生色凜如、儀型在望、入廟而瞻企者、亦可油然思矣。且正學亦何負於世哉。倉卒亂起、而博士遂以死殉國、母死其子、子死其父、奴死其主、一門建節、光流天壤、取義成仁、不背先訓。使其宣力封疆、翼衛皇路、其必不爲反面逃虜、覓身之遁因亦可知也。夫正學果何負於世哉。今天子雅意文治、浩然剛大之氣、必有應運而起、以繼廟

堂所食憂者、夫寧惟先賢之奚有憑依已也。孫公名朝肅、字功甫、丙辰進士、實董厥成、而鄒令毛公芬、經歷劉存義具有勞焉。詳具大司馬關中趙公碑記、不復備書。

大清康熙甲寅、重修亞聖廟碑、山東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芳躅記曰、古聖賢廟祀歷萬世而不絕者、在曲阜爲孔、在鄒邑爲孟。曲阜從無經殘毀、且爲諸大人按蒞之地、補葺相踵、登闕里之堂、見殿庭禮器巍然煥然、咸稱爲至聖之完宇矣。惟鄒亞聖、舊祠雖前代各有營葺、自明天啓之癸亥以迄我昭代、閱五十餘載、數遭兵燹、風雨摧折、學士大夫往往過故宮而嗟黍離也。於康熙戊申之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嗚呼、以聖賢宮墻、其不至嘆爲丘墟者、僅如綫耳。余奉命撫東、按部至鄒、瞻謁之下、目擊大賢師弟在風雨中、惻然久之、益悽愴不忍去、而宗子即以重修狀請。余以孟子道在萬世、祠宇亦宜在萬世。而將有衰敝者、此亦吾道之一陽九也。因思吾輩文章事業、却從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却向此中做起。况梵宮蕭院、邀福者尚傾布地之金、舞榭歌樓、浪遊者猶曆纏頭之錦。豈聖賢瞻依之所、爲綱常名教攸關、而顧不一乃心力、共謀締搆耶。余即毅然領其事、捐俸百金。學使楊公諱鐵崗亦捐百金。第功費鉅繁、非一二手足可成、因豈尊得、分傳六郡。據各屬所報止獲見銀二百四十金。隨給付縣佐許直修。會同宗子孟貞仁擇六十四代族生孟尚絅督其事、設搨廟中、竭日夜而盡區畫之、爲之開剏場、爲之起爐鑄、爲之採材木、爲之選工匠、爲之儆徒役、爲之辨丹堊、木之朽者易之、蔽之缺者補之、其興者飭之、金石之刓且剝者並之。更之。肇于癸丑正月之十八日、迄四月終落成。正殿兩廡、寢殿、與闕里之堂遥相輝映。工竣、走使徵余爲記。竊謂興廢舉墜、固有土者之責、以孟氏之宮、其剏建重新、列諸志載、勒之貞珉、無庸再贅。惟是廟之興廢、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我國家崇尚儒術、優禮聖賢、較往代加盛。故是廟之修、輝煌焜燿、匪第妥亞聖之靈、而若紳衿士、宗子里人與夫南北舟車、四方游旅、登堂對越、覩巖巖泰山之象、肅然致敬、凜然生畏、其仰稱仁講義之

軏、咸動去邪存正之思、真足以維人心而勵風教。其關乎世之隆替也、豈淺鮮哉。是爲記。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亞聖廟、鄒縣知縣婁一均記

曰孟廟之屹然峙於城南也、廣可二十畝、週繚以垣、樹林蒼鬱、檜柏參差、維奇挺秀。自戟門而遞進、穹碑夾道、世遠者皆糢糊剝蝕、給以蒼藤、莫能識也。歷階偃、謁孟子、凝旒端拱、和藹矜莊、儼然備四時之氣。惟利國侯樂正子克侍坐于堂之東偏、餘及門弟子以及有功聖教者、位序兩廡而從祀焉。殿後爲寢廟、廟之左爲邾國公、宣獻夫人棲神之所、廟之右致敬有門、致嚴有堂、凡家廟、齋廚、倉庫以次備列。夫廟之徙建於茲也、昉於宋宣和四年。迄今六百餘載、其間升沉興廢、歷歷可稽。自我上於甲子歲、發帑遣官修葺、始規制閎麗、峻宇苞基、丹楹碧瓦、翳里而外、罕有媲美者。三十年來、墻頹屋圮、誠司土者之責。余於乙未秋捐貲庀材、相繼緒治、聊以告對越之虔。竊念孟子生平願學者孔子、戰國去春秋未百年、世風日下而人心愈危、楊墨塞路、大道榛莽。孟子辭而闢之、以知言養氣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昌言仁義、表彰六經、斥霸功、崇王道、浩然之氣、充周兩間、齊梁之君失其貴、滑稽之雄失其辯、惜無尊德樂道者昇以有爲之任、徒使堯舜君民之志、井田學校之規托諸空言已耳。然當異學爭鳴之日、非孟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禹能濟洪荒之世運、孟子能正陷溺之人心、功力適相當耳。其明知世不可爲、而栖栖道途、傳食諸侯、非即孔子轍環天下、悲天憫人之意也哉。然余聞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必垂範於後。孟子生未獲顯其才、大其用、後世遵循遺教、誦法無窮。於漢則有荀卿、楊雄、隋唐則有王通、韓愈、宋則有程朱理學諸大儒、爲之講明而傳述焉。理道益彰、則文明之治益盛。孟子之祀典、宜與天地同悠久也。惟是他郡邑則配祀文廟、獨於鄒有專祠者、孟子誕生故里也。宋景祐間、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因建廟於墓、專祀之。嗣是給祭田、予執役、錄裔孫世守其官、皆兆於此。余分符鄒令、讀其書、履其地、愧未能法孟子型仁講義之教以導化斯民。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春秋祀事、睹樹色之蒼蔥、撫殘碑之歷落、巍巍廟

貌、歷久常新、余低徊留之不能去、渫敢以葺廟自伐、僕勞賦。爰爲之記。

康熙五十八年、重修孟廟碑、鄒縣知縣婁一均記

曰、余生於蘭亭禹穴之鄉、仕於東山泗水之地、未嘗不嘆此生出處之幸也。鄒爲亞聖故里、迄今桑麻遍野、耕鑿得、將尚禮義、重廉恥、學校興而孝弟敦、風俗淳而民、情朴、彬彬乎有三代之遺風焉。固知亞聖教養之功千載如一日也。亞聖有廟、立城南一里、歷朝奉 詔重修、前令接踵修葺。我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五年、發帑金遣官購材、增修創造、宏偉壯麗、規模大備。垂三十餘年、風雨飄搖、棟榱不無摧折、簷角亦將毀壞、墻垣頹敗、窓櫺零落、使萬世不祧之廟貌漸次傾圮、當亦守土者之責也。余於朔望瞻拜之期、每目擊心傷、輒思繕理。顧工費浩大、積俸未深、僅於乙未歲將邾國公殿、宣獻夫人殿暨 寢宮等先後修葺。戊戌冬、特以修孟廟之舉請於 太守金公、欣然允諾、捐俸百金、立命興工。再告諸僚友、共相樂助。遂卜於巳亥季春之二十五月選材備料、集衆鳩工。二尹楊君若華讓翰周之家嗣 共董率 其役、晝夜督催、催折者易之、毀壞者更之、頹敗者整之。大殿煥然矣、次寢殿、兩廡、門戶、窓櫺、墻壁莫不重整聿新。凡三閱月而告竣。廟貌巍峩、輝煌丹碧、不誠巨觀乎哉。邑之紳士俱歡欣踴躍、以重整之功歸余。然亞聖在天之靈、廟堂卽偶爾傾頹、亦必有起而修葺之者。余敢不仰體
聖天子崇聖重賢之心、鄒公委任之至意。且余亦幸出處之隆、藉此以垂不朽、榮寵大矣。其又何敢恃爲已力耶。至于亞聖功在天壤、千載而下、莫不稱之頌之、兒童婦女莫不仰之敬之、又何待余言多贅也。是爲記。



孟父母廟

宋徽宗宣和四年，鄒縣貢士徐綎等自備材木工力，詣同縣令朱垂，徙孟子廟于南郭，始於廟東爲堂，祀孟父母。復又疏于朝，乞諭人不許居占。奏狀云：鄒國公孟子傳孔子之道，隆仁義，尊堯舜，距楊墨，功不在禹下。國家用其書，副六經，以取天下士。元豐末，朝廷賜廟額，以公爵封之。政和初，又併與其門人樂正子、萬章之徒，而侯伯之，可謂崇且重矣。何獨於其父母而闕焉？况傳記所載三遷之教，實係賢母。綎等已自備材木工力，遷建廟宇於寬平顯明之地，比舊增修三倍，計屋四十二間，並已功畢。東爲堂三間六架，見行祠、鄒國公父母。乞依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例、公私不得請假居占。事下府縣，牓示在廟。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考妣。

元世祖至元間，五十代孫孟德昌構孟子新殿成，始遷孟父母像於孟子故殿。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加孟父母封諡，更塑像爲一品冠服。吳律記。石刻存。

元致和元年，監邑帖哥、縣令楊欽重新孟父母殿，禮部尚書曹元用記曰：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旨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墓側。宣和初，縣令朱垂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圮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犇成章闔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隣學宮而後

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人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於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巖巖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鄒人、言念舊德。籩豆是陳、儀其翼翼。祠事孔明、有餕其馨。惟草斯格、神其永寧。

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御史苗秀、參議康民遠皆捐俸修孟母廟、亨自爲記。有石刻。

正統九年、縣令房嵩重修孟父母祠堂、馬譽爲記。石刻存。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各四楹、而以啟殿祀亞聖夫人。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併修孟父母及夫人殿。統記於前。

子思書院　按子思書院乃孟子受業之書院、并子思子之專祠也、故載之。

鄒縣治東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曬書臺處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曬書臺東、榜曰中庸精舍、扁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

張頎記曰、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巳前臨因利溝南、崗交資岡、洞川擁抱、好事者築曬書臺其間、則昔卜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令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當在學宮、子思子聘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與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縣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獨曰、思孟往矣、相傳之古具在方冊、予盡以揭示人、副鄒人齋慕之志。頷對曰、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于洙泗之間、問答緒悉、若禮記曾子問者衍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即曾子以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仁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爲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全誠不誠之故、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天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于知

之盡仁之至其用極于過化存神之妙故揆禹稷顏子曾子子思遊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雖名世者乎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究潛反復於焉者得于思孟子言諭常体諸身聖門之學末墜於地不能無望于令之升斯室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倫於空虛而無貫用聊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于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于萬事則物物一理人從窮是理知其皆本于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于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肯此爲出豈釋老空談此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維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于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必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天于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道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于鄒人是厚亦非本于鄒也于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傳心之要云。

司居敬復自爲記刻之碑陰曰孟子故宅其備有自來矣而邑民家壽居敬一日長于斯丟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魯共王舊不躬孟于貫接孔子之統其居俚沒黍尹斯邑貫不遷宰積欲闕斯士樹校柘以寓召伯甘棠之意[illegible]以子思講堂在彝治東亦欲復舊庶義鄰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虎有神祠居家安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爲世祠而有知因當肄正堂以舍使様聖[illegible][illegible]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受侑乎是兒藉此錫召[illegible][illegible]斯邑神必不然苟侘所奉而遷之神傳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聖賢之跡不廢則背曰懼神之不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居敬學末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辟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諫咸樂徒乃度其亥[illegible][illegible]之以幣建屋像于思面子名曰淵源以寓讀堂從以周垣設重門揭大協象暴書臺于石人[illegible][illegible]與孟母三徒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illegible]登臺則知登高自畢而極高明爲入道之方豈是云存古而已進茂園以爲

斯堂之廢變以致斯臺之圖則生秩當夫不墜若斯二者與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瑩之成也邑人咸書重譯而從宦焉者亟求著名于石惟恐不得與于斯於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于觀感者無造不居於是取基址之廣衰懷宇之數制記文不得載者俱列碑陰。

司尹既去縣尹修人宋彰繼之始建講堂于淵源之後區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于其左齋舍廚庫翼爲東西兩于廊通名爲中庸書院勸鄉人助學資數千緡月增利息以爲給祭延師贍生徒之費時滕州知州汴人尚敏實董其事東平景亮有記記之日成宗大德六年夏也。

大德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石刻存

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字舜舉者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全鑑于書院與貧士共之。

御史鄆人劉太爲記。署言司侯劍肅崇道本也宋尹增修樂奇才也照庠置尋勝成儒也原三君子之用心圖肯教本撫木以厚風俗爲志也然爾邑尹雜勞心力以權威臨下爲之其勢甚易聰磨富非陶特能費敬千緡籍[illegible]以愚家此人情所甚尊服芸[illegible]名齋雜一高不所科于人者相去遠矣為呼蒙[illegible]讀書爲業者天[illegible]院蔽斯書其勉之哉[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闕美公而並[illegible][illegible]邑令劉遺理等婦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祖等二十一[illegible][illegible]士郭稹等五十五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晉其碑陰總[illegible]有奉經論語孟子尚書毛詩月[illegible]禮記春秋[illegible]多註疏共二百四十四卷朱王[illegible][illegible]六十三卷宗子詩傳二十卷春秋禮記九一卷周禮句解十二卷禮記二十六卷孔子家語十卷金氏尚書表註四卷近思錄十四卷斯天隨箴意原一卷朱子小學何解四卷程氏易原十卷溫公遍鑑三百五十四

卷、禮記音義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少微通鑑五十六卷、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六卷、愚溪文籍四十五卷、洪平齋文籍三十七卷、通祀輯畧三卷、淮海文籍四十卷、宇苑五十卷、孝感傳一卷、老子纂微一卷、莊子註十卷、荀子句解二十卷、楊子註十卷、文中子註十卷、朱子性理大成集二十七卷、學吟珍珠囊二十七卷、玉篇三十卷、後因兵火、皆散不存、惜夫。○是年縣尹劉遵理始剏措辦一萬五百二十二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爲書院學田。

延祐二年、得旨改中庸書院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自宋公來、雖易精舍爲書院、然其師皆令長及邑七夫招延之。今尚傳有大德閒、步南馬豫閒堂訓辭。至是始設山長一員、秩視學正、皆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行省投以劄付。亦間用下第舉人、然非常制也。其肄業生徒、咸得舉爲教官及吏屬焉。又設有直學一人、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其最者亦得陞爲學錄教諭、今山長姓名存者、天曆前曾德輝、卜習吉、泰定間孔思本、至正間孔湜、李翰、趙守寬、趙景濂、劉伯莊。其直學天曆間則馬惟良、此外又有學興、提須等、[illegible]然不可考矣。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悉徵前出貸學錢、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邑人劉之美記。有石刻。○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相繼買田、計八頃十畝有奇焉。

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條列學田逋租於有司、悉追徵之。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省部並從之、編修王思誠爲記。石刻俱存。○元史以此事爲衍聖公孔思晦所請、今記全不及、殆不可考。

〔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敕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

碑今在中庸精舍門內。

順帝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始改書院于今祠、司業潘迪爲記、畧曰、沂國公祠、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修之。至大德閒、宋尹彥因爲書院、請額設官。然地卑、堂陛前湫隘、再延後濶、因刊講。歲夏秋屢厄于水、沮洳弗能亘。東邑鄧彥禮來尹是邑、乃屬耆儒而改築之。遂求得空卜步宮較官歷事、南其地、夾壇、乃首捐俸、全大宗新剏、士民樂施者、或輸帑帛、或給裁粟。其爲廟三間、屋四阿、中位沂國公、左侍鄒國亞聖公。又建神門爲楹者、門外樹欞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泉南、堅築堤防、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水患遂息。西起前道二百步、建邑之南門、通衢。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頹圮[illegible]支者、悉新之。以正殿爲講所、貫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教官、大集弟子、釋奠肄業于中堂。始于至元三年八月、成于是年十有一月、閱十旬而大役竣。

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有石刻。

〔明〕永樂中、縣令朱璡徙書院于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

正統二年、縣令房岳修書院門墻、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寧陽許彬記曰、魯之鄒邑、孟母故宅之鄰、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居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暴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璡又徙置暴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廢用圯壞。今爲邑者、得錢塘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錢購材鳩工、經營弗懈、木竭而已、不加雕竊、巧而已、不加飾矣。君像設儼然、投受

之客、英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憶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藉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簽、三氏學錄克晏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府有司迫於傳書期會、舛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先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罔不係乎斯道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正德元年、始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子思子鄒縣廟祀。至今每春秋上丁、則博士來祀子思、孟子、省豕一、羊一。

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重修。按、今子思書院、即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暴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遷于此、豈即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橫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曾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于文獻也。

嘉靖三年二年④、兗郡大饑、至人相食。飢者多止書院中、折材木以爨。惟子思、孟母二殿及二西廊存、然門窗不具、餘悉鞠爲茂草。至四十一年、曲阜丞當陽胡潭攝邑篆、始修子思正殿、寢二、石香爐焉、餘皆未及。而令章時鸞至、則大爲經畫。會都御史趙炳然過書院、捐貲以助、章遂畢其事、爲房數十楹、俾諸生肄習焉、而時時以暇躬督課之。一時人士興起、爲書院極盛。其自記曰、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舊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臺、雖代有修葺、時有興廢、其規制勒諸石、載之廉者有可考。議從至我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徙而橫大之。後三十三年間、廣舊內鬱、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旅寓之人、貫陵侵毀、所餘者基址、名義而已。四十年、將鸞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惻然不寧、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軍務之召、見其功費居大、遂捐俸三十金以勷之。不逾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殿撥室、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室、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今師儒肄業于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請曰、推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聿新。觀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鸞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率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見於行、則爲五達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方治、失之則微、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於不可須臾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萬乎成允、植爲永攢、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欣悅于其間也。將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在其道而無位、故與率弟子日相長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于天也。次言戒懼慎獨、見道之弘于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顧名而思義乎。其居慎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欲、則擴充之、遏絕之、必使由微而至著、毋使昏蔽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飭之、必使入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顧而行之、象而措之、毋室微圓幕、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室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雜、一息之間、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

幸而進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舜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而窮之在下、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言、必體驗于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負聖賢至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鸞一念修崇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榮身肥家之計、則不惟子思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鸞之所望哉。豈鸞之所望哉。趙公諱稱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章公又於廠機堂子思書院各設門子一名、人工食銀二兩、司洒掃啓閉之事。萬曆丙申邑令華法之。又有教諭連尚清撰修子思書院記、文存不錄。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時書院圮壞已甚、胡令至、大爲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慎獨、修道等堂、俱堅麗。倡常查雖修、而實創舉。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作記。

溫陵張瑞圖記曰、西蜀胡侯之治溫也濟則乎從釐弊剔蠹吏胥民安恢乎能濱之制也。然猶未慊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循良之極軌也。則慨然以教化爲己任、衆建社學以造小子、加意邑庠以燕髦士。已又新孟氏之宮、而增其臺田、明示邑人以崇儒重道之意、使知向風、於是門封之內、父兄之教、子弟之學、不肅而成、不勞而治矣。已又誦之掌故、則謂邑之南有子思祠、哥其西爲書院、蓋當時思孟授受之地也。前令章公時實嘗一新之、今後數十年、祀既額毀、而書院蓋蕩然無一是之存矣。侯喟然曰、陟孟氏之宮歸嘉振于闕里、享祀不啻、過者必拜、而受業之地乃鞠爲荊榛瀾蕪爾、何亦非孟氏之所安也。於是首葺思祠、俾可春秋薦俎豆矣。次及書院堂二士四檻、可容頁墻而上者數十許人。其旅後左右可改先諸弟于藏修之所者二十餘間、用不煩官、役不及民、皆侯捐俸爲之。既已於事、而茲屬不佞諸倡歸里、道鄉侯命之一言云紀成事、余謝病未能也。

侯曰、夫興廢舉墜、化民成俗、有士者之責也。屬論此事、役往部來、史氏之守也。子雖病、深爲我志之。瑞圖不得已、受簡焉。竊惟子思之學、以性爲體、以畢爲用、以誠爲宗、以庸爲至、從喜怒哀樂之徵、推而放諸天地萬物、廓如也。其所以著書之意、則因嘗言之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者皆淺而察其微言、則其虞愚不肖者、後而慮賢知者深也。顧昔之微、常立異者皆賢知之士、而今則皆出于愚不肖之徒也。何者。昔之所謂賢知者、其人皆有一段不朽之見識、不磨之力量、不能俯而就于聖賢之繩墨、而驚焉自跳于常格之外、有高贖而無矯飾、猶可言也。而今之所爲聲毀而行、標嶸高議、登高而引、後背而招者、其人之見識力量、豈真有及于古之賢知、其隱微之中、皆有不可謂者也。夫措意于後、而寄徑于此、論高于求是、而行卑于堯壤、是固古賢知之士所墮素而不顧者也。吾致曰、皆至愚不肖之徒也。且夫萬古一天也、萬古一性也、萬性一卑也。是故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味異和、械異齊、嘶聖于喜怒哀樂懟怨俱樊、憂然俱秋者、無不同也。合拼舞躍之謂大、四過不悖之謂違、立乎至大之總、而游乎四過之僧、封吟不生、氣志交動、中和位育、良非虛詠、吾隱欲之中、而先自不可激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又可一乎。則有我之所喜、人或怒之。我之所怒、人或喜之。其於哀樂也亦然。變觸互設、鳥乎大荊林責、生鳥乎達、於以安身立命、則爲習擾、爲陷弊、於以爲天下國家、則爲妖爲尊。其究至于錄天地之稍、而傷萬物之情、則假道學之害、固若此其烈也。後以爲賢知之過、是下聖人一等。人世有卑此相謂、固所翻首、孤甘心不知有識之士、拔其根而扶其隱、直命之曰至愚不肖之人而已。賢知之士、見地高而易察、愚不肖之徒、病根深而韓擾。子思生而當此世、宜何如惑然憂且經也。于思之學、一傳而爲孟氏、孟氏之特、蕩如象、莊稱如害子、偏如楊墨、淺如衍、爽辯如儀、泰刻如中、韓樊然並出、以與孟氏角、而萬古之後、諸子肯屏、而孟氏獨伸。夫孟氏何以勝諸子哉。則以夜氣之真、息鷄鳴之初、念原于天、而出乎進者、固非諫子之所能磨滅也。故善學子思者、無孤孟氏也、以令



天下聖眞統一道教休明之代士何故浮慕賢知而甘自蹈于至愚不肯之歸吾顧海內之縉紳衿韋凡稱思孟門中人皆從潛伏屋漏之處夜氣鷄鳴之時求天地萬物喜怒哀樂至大至達合併無外四通不悖之源以成一代無言靡爭之化而培國家博厚高明悠久之運不亦休歟此書院之建胡君之功於世道甚鉅不獨以鄒治鄒而不筱所爲不敢終以病爲辭而欣爲贊一辭者也

豐城唐大章記曰

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脈直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脈絡也子輿氏自云私淑史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史所述論教民之道家語記孟童少初見子思輿相器重命子上侍而禮之卒傳其學是尚親相授者子思親見聖祖必受業於曾子學之不可以驟又若此則雖謂受業子思之門人奚不可也然門人累百率未有聞而傳孔學者惟孟子即異代猶親授乎祭水者必先河而後海子思書院之作是已闕里世謂稱子思困于宋作中庸授記弟子孟子輿敢而鄒邑東南隅爲孟氏故宅元鄒尹司居敬爲築精舍祠子思而侍孟子以表師承其後代有修葺益以講堂齋舍廚庫廨宇然歷年多而推折于風雨侵蝕于榛蕪兀兀數穢頹圮強半矣萬曆丁未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徬徨瞻視感悲黍離大懼往蹟弗振教化陵夷司邑者無所逭十貲於是慨然獨計應借孟觴丰新之願歲方設時當舉請公既捐俸以佐費吏自舉力經理費節而當工樸而敏竟勸所慕於官民爲工既竣爲余爲石言余惟中諱創自伊鄒氏廣延中以危儉一十六言遂爲萬世道學祖嗣是師遂遡承眞偽竊雜始不識中爲何爲亦從未有儷庸立言者中庸其毛語蓋防于孔子子思子直原本天命約歸性情範之倫理屬諸君子而中庸之德始彰灼如中大日孟子由未發爲中說爲性善之論拔以夜氣徵以乍見遡以孩提而人始知萬物皆備樂徵無加中和位育爲賢理由達道爲庸質爲道遊事易之說約之親長統之仁義推之智禮樂而人始知堯舜可爲反身背賢爲恭平治非時串孟子七篇雲中庸頁傳也思孟之良受眞已世貫道隱中庸鮮能卑闇者無足論即名爲高明者不溺于功利則執于玄空當日傳受之旨淪乎鄒矣宜胡公大有慨於中而退斯舉乎夫賢母卜降亞聖斯作豈其有賢侯迪導於上而豪傑不奮廢民不興者使夫鄒人士進而聘仰退而存省于不昭不聞識性命于庸言庸行者功夫戒謹恐懼屋漏無荒德修道疑邪悠不作又誰謂中庸不可能憶公之讀虞閱遠哉是役也循舊名仍標曰中庸精舍堂易名曰景賢亟門醒廡各三楹後爲與獨肅西爲修道堂亦各三楹請士羣聚會業焉俎豆既馨衣冠咸集輝煇燿燿眞定以維學脈而勵世風不但漸一時耳目之觀也蓋公之英將卓有思孟風守身以約服官以勤覓蠹振頹惟力是視民以肴兩而吏以清霜也所謂中庸是身自有之誘民孔易矣公治鄒其茂庸在民社其偖堂在簡書諸不勝瀰記記其修精舍之功德如此公名總先丁未進士蜀之漢州人

邑人潘榛景賢堂記曰

書院之設肇自有元維時山長官于斯生徒聚于斯養有公田焉居有公舍焉士紳之向義者或捐之辭或選之書即人文莫考亦一時之盛已皇明總一王制崇崇學宮請凡書院槩從省革然賢聖故地過者低徊肆日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者不過補葺隙漏而廢之者遂坐任權圮戊申己酉之間鞠爲茂草矣背山胡侯政平訟理之餘雅勤文教尤重古蹟既已新孟子祠若基乃役僦然于是曰是所稱孟于故居也即無書院之名尚表章之況習蹟可尋乎于是捐俸佐材省役鳩工勇除荊蕪宏閑堂構視昔不啻數什倍也既竣事乃邀余落之余出廓門東顧則見其道甚除有叢者栩陰彼斯千及門則將將翼翼與子思孟母兩祠儼然列而爲三登堂則爽塏軒豁巨麗可觀退以愼獨名室允稱奧窔蓋不覺心神俱豁而塵慮頓洗已無何杯盤交錯又登暴書臺上則山勢來來拼闆送青框目遠眺隱隱陰隆峰峯出焉下臨因利襄抱如帶風冰疾文清激可人南則烟火祖接千家市井松栢鮮蒼孟于之祠巍然在望背則重城百雉如列屏然俄而暮色入冥絃歌雜誦讀之聲時揚時積不絕于耳于是飲酒樂甚侯乃起而間除曰茲堂成矣將何以名之余曰孟子故里敬無新名而孟子自精近聖人之居諾此其甚數即此之

處耶。以近聖名之何如。且人情于賢聖讀其書卽勤向慕、而履其地盍切景贍以景賢名之、抑又何如。侯曰、兩者俱當、吾取景賢焉。詩有之曰、景行行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余曰、善哉、侯之為恐也。然亦何止。願侯行之、茲堂之成、來遊者衆、吾墜凡為大夫者而景于斯、子思子庶民之意、孟子不忍之之攻、宜行止也。凡為士者而景于斯、子思勞誠人學孟子、知養之功、宜行止也。凡為與者而景于斯、子思不倍之義、孟子親上之風、宜行止也。卽婦人女子無所知、蕆而斷行伊邇與不觀感谷謂其予以斯其成亦婦女之機止也。庶景賢之名不維為鄒之巨觀而化成天下之意亦然。寫是乎侯曰若是乎言之大且遠也、乃舊志以淵謀名何居。余曰覽所稱類源者自思孟言之、謂孟之學淵源子思也。今道統如日中天、學者惟患志不篤、行不力、自外于聖賢之流派耳、固不頻更為淵源之講究也。存精舍之名以無總司、侯作者之心可矣。於是遂書以名堂若堂之門應及各齋舍等楹葉見別寔、遂也。不詳列焉。

孟母祠

元）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于暴書臺下構室曰斷機、原與書院相通、無神像。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泂記略曰、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焉、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間、未斯宏行、母非陶融、屬界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躔夷、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至此、謁思孟廟、餘登暴書臺、北顧僅墟、與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廉舉滕倅郝君攝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劉伯雅、請記于余。余慨嘆曰、道貫天地、而元氣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廡興之有與。然且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廸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浹洽、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廉

賢其眞部使者哉。是爲記。按元史、李泂字溉之、爲奎章閣學士、有文名、常以李白自許。僑居濟南。今碑亦爲泂字、舊志誤作洞、郡志因之、殊未深考。

至正五年、里人馬亨、李元彬、李儼及孟庭族長惟讓始塑像、冠服視一品禮、別闢門宇、自爲一祠、鄒質記。碑俱存。

明正統四年、縣令房岳重修、教授裴侃記。碑俱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記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璡、房岳相繼重修建、今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李眞、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爲間者三、爲楹者七、架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稚過之者、莫不瞻拜致禮、賀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璡來、徵言爲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柳母丸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厲其子、卒傳道統、有功于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閑先聖之道、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仉氏全婦道于四德、本母教于三遷、斷事規戒、習于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爲孟子七篇、以爲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截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疋。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璡誌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于鄒魯之人、豈特爲其子孫勸、將以爲天下後世爲人子母者勸焉。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又添配房東西

各三楹，置人看守大門。易斷機堂曰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人以爲得體云。

大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暴書臺碑，鄒縣知縣婁一均記曰：鄒治之東南隅，子思子祠西，斷機堂之左，有臺焉，相傳爲孟子暴書處。元縣令司居敬鐫字其上，畢邇有修復，而歷年既久，頗有傾圮。予蒞斯土，以祠祀過焉，慮其圮者日隳而傾者就湮也，慨焉就欲葺治之。顧覩事之初，弗遑也。比三易歲，而民日益敦，訟獄漸簡，士知向化，能親絃誦，乃以時稍拔浚濠，增高深，畢新文廟、橋門，以肅觀瞻，渠丘之惡免矣，茂草之鞠剪焉。於是卽日鳩工而復暴書臺之舊，乃進邑之人士而告之曰：若亦知暴之爲暴也乎？苟義取日曬以燥其濕，則當日未有棗漬紙帙，如時俗所云七月七日曬書之例。雖楊子雲生漢代，採殊方絕域之語，猶提鉛懷槧，況鄒魯時乎？據闕臺石室之文，布在方策。方小策大，如書於左方，或布方。方一而已，策則聯簡爲之。春秋時，有諸侯赴告之策書。孔子讀易，三絕韋編，亦編其聯簡之策耳。孟氏之宅，舉宮受書於孔，膺紮繫矣，非豕丈之臺所涉布也。南華經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豈無燥濕之不時以憂朽蠹？夫安所得臺而暴之？且祖龍燔書，而後孔壁與魯共王宅皆有藏經，而汲冢紀羊[5]，衆尋自晉太康中始出。彼闕諸壁者，孳斂湮鬱，若是且久，不以不暴而速朽也，書假暴云乎哉？蓋暴之爲言宣也，露也，表而著之之謂也。若孟子書暴之於民之暴是也。自孔子殁而微言絕，而大道榛蕪，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先聖之道者，當暴先聖之心。子思中庸，本之仲尼。中庸言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孟子暴之，而言仁義禮智，盡人皆有。中庸言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孟子暴之，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擴而充。其曰堯舜性之，所以暴自誠明謂之性之說也。其曰湯武反之，所以暴自明誠謂之教之說也。其曰五霸假之，所以暴反中庸而無忌憚之說也。其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非暴天命之謂乎？赤子之良，不慮不學，非暴率性之謂乎？存心養性，所以事天，非暴修道之謂乎？孔道不著，楊墨不熄，既亟暴之不遺餘力矣，而告子贊鼓在門之人，若孟季子、公都子，既習聞焉，徵性善之說，暴於其徒。又執從而正之，暴之之功大矣哉。且當時興起、發聵

善攻戰、儀秦捭首向合從連衡、商鞅去墾土富國、孟子暴其罪而明著其所以當服之刑、其于春秋無義戰之旨、利口覆邦家之禍、聚歛非吾徒之訓、暴之昭昭矣。如夷說驪蕩若莊列、堅白異同若公孫龍、猶去齊梁地遠、弗能搶亂。面稷下之衍、齊人所從風而靡者若騶、龍行談天、爽滑稽髡、皆斷斷然蠭起雲涌、多轂抵掌、以與孟子角者也。故外人皆稱孟子好辯、豈得已之辯勝哉。暴聖人之書、以正道勝之云爾。千古而後百家寂息、而孟氏獨伸、正如魍魎魑魅羣逞於晉昏陰翳之下、捧旂旭而麗之中天、則已矣。其盡心篇之末章不云乎、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此經自堯舜而來至於孔子、而孟氏則世近地邇、見而知之、斯暴而著之。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其有摧陷廓清之功。繼往聖於將絕、而程伊川推明道先生得孟子之學於遺經、有以紹其傳於千四百年之後、而俟後聖于無窮也。非暴之光遠而徽長也哉。方今世運昌明、

聖天子尊崇孔孟、既新闕里之宫、

御製鄒魯廟碑、官聖門之徒、多爲博士矣。乃復取徽國文公朱子躋堂升配。蓋以朱子著書立說能暴孟子之所暴故也。而甘茹詩亦云、仲尼去後秋陽在、鄒魯斯文此大觀。信乎暴之之義、不止區區指日暄汗簡已也。登斯臺者、其君子尚思尊經稽古而居仁由義、其庶人尚思親親長長而服教畏神、庶幾哉暴書精微、二千載間、殆盼蠻若揆敷夫。泛海者棠杓知方、南轅者見指得向。于齊墾乎暴書之說而以碑於臺也、其不可以已也夫。

奏疏

孟子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孟弘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確、懇乞聖明查照原題、亟賜䘏卹、以慰忠魂、以廣風勵事。臣竊惟自古征賊殉難之臣、在守土之官、爛焉史册者、曷可勝數。蓋未有先賢之裔如臣父承光等一門協力敵愾、親冒兇鋒、子母三人、同口罵賊、竟致死節者也。自天啓二年五月十八日遭妖孀亂、鼓惑人心、黨與寔繁、陷城焚刼、意欲憑據鄒兗、稱兵叛逆。當其時、百姓披靡、携家逃脫。臣家居城南祖廟之傍、臣父承光堅持守死之義、賊不能屈。至七月十七日、都司楊國棟率兵攻南門、臣父亦率應襲允弘畧同家丁席天壽等二十餘人協力勦賊、期殲此而後朝食。乃席天壽被墜石、死於城下。張湖小、春童席學經俱被矢石所傷、賊遂飲恨於心。十八日、突出城來報讐、先將臣兄弘畧殺死、繼將臣祖母孔氏、父承光執縛而去、家産焚刼一空。臣父承光罵不絕口、與臣祖母孔氏俱受戮於岡山營內、屍骸無踪。臣母張氏亦被賊砍傷右手二指、幾落。尤幸天不殄絶、臣母子雜於亂衆中、同被傷燬

母姜氏暨三弟弘含、四弟弘謨、六弟弘志、臣妹二人、臣兄妻鄭氏暨幼姪聞玉等各自逃生、苟延性命。傷哉。孤寡伶仃、備極苦楚。言念及此、血淚交流。已經縣府司道覆查、到院、該山東巡撫趙彥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查勘、具題於天啓三年二月初四日、爲照博士孟承光仁義成家、剛大爲訓、徘徊宗祊、不忍抱器之行。依附兵戎、遂助攻城之舉。巖巖氣象如在、浩浩脉絡猶新。母子偕亡、驚魂已飛天外。祖孫駢戮、深恩永斷目中。聞者號下泣於玄猿、見之惟興嗟於白草。奇禍最慘、憫卹宜優。查邪致係例一款、衆強知縣良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立祠祭祠、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被賊殺死、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今孟承光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城、死於賊刃、取義成仁、尤烈於守土之官。臣相應照例優加贈廕、立祠致祭、並祭其母孔氏、應襲弘畧、一併贈卹者也。嫡孫孟聞玉宜襲世職、而年甫七齡、難主蒸嘗。道府議以承光次男孟弘譽借職奉祀、聞玉長成之日、仍還世職、亦以主鬯爲重、而立嫡彝典未敢廢也。至於周

士室人與子女十三名口、遭難旅離、另爲賑濟。家丁盾天壽等攻城舉命、分別優卹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部議覆請賜祭葬、建祠、贈臣祖母孔氏恭人、贈臣父承先太僕寺少卿、贈臣兄弘畧太常寺寺丞。臣弘譽伏蒙聖恩准借職暫襲五經博士奉祀。臣於天啓四年八月初九日奏討母張氏封典，本月十三日奉聖旨：該部即與題覆。欽此。隨蒙該部議覆奉旨封臣母張氏爲恭人。臣舉家焚香、望闕叩頭、感激天恩、捐糜莫報。臣揣分過涯、何敢覬生望外。維念朝廷之所以鼓舞節義者、有優卹之重，須臣子之所以矢竭忠貞者、無髮膚之敢愛。當先臣之協力攻賊也、義能率衆效死、誓不與賊俱生。及先臣之駢首就戮也、三人駡不絕口、耿耿丹心猶烈。所遵者、不遺不後之家傳；無愧者、至大至剛之浩氣。眞爲聖代之光、不貽名宗之玷也者。向使臣父兄等不協力攻賊、賊未必挾讐切殺、其如人臣盡瘁之誼何。今臣父死、臣之祖母亦死、臣兄弘畧又死矣。查例有一家陣亡二三人者、加陞二級、仍優卹其家。況臣家係先賢之裔、與偏衆不同。況臣父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賊、卒死賊手、尤與守土者不同也。且唐一岑、段弓二臣同死於賊、乃兩事而各殞其命、皆蒙朝廷優卹之典。臣一門父子二人同死於賊、是一事而共盡其忠、獨不可照例優予乎。臣家雖有先世箕裘、原非表孤忠於既往、雖是破格優異、始足揚勁節於方來。若督撫會勘之疏與兵部覆叙之疏、俱奉聖旨下部欽遵在卷者、則優卹之典、聖朝豈有靳焉。伏乞皇上推廣弘恩、敕下兵部、查照原題議覆、上請准照例賜優。不但慰先賢在天之靈、且以舒先臣九原之憤。使天下知我皇上旌忠而教孝、渥典再錫於賢裔；又使天下知臣子取義而成仁、延賞更加於奕世。其誰不觸目激衷、盡心竭力、爲皇上捍長城而奪敵愾、風勵頑不宏且遠哉。爲此具本親齎。臣弘譽不勝激切懇祈、悚息瞻仰、顒天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工部爲先賢後裔盡忠死節、懇乞聖明亟賜褒恤、以慰貞魂、以重文教事。書塡尺字貳千貳拾陸號勘合、照會山東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

一件、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
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
理營田、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趙彥題博士孟承光死節卹錄緣因、奉
聖旨、先賢後裔、忠節可嘉、着該部從優議卹。欽
此。欽遵、隨該禮科參看得博士孟承光之死難
也烈哉。蓋孟夫子舍生取義之言、千古師之。承
光爲裔紹聞衣⑧德言、竟死于妖逆之手。嗚呼。浩
然之氣常存、巖巖之像不朽矣。且初意協力攻
賊、志原不小、後不得已、矢盡弓窮、我兵見圍遂
一決焉、罵賊不已、至于見殺。是亦有血性男子、
非苟苟死鋒敵已者。矧老熟同矢九泉、無愧三
遷孟母。應襲遇敵先亾、可見孟氏有子。至妻孥
流離、家僕仗義、又不忍言。總吾道一時兇劫、先
賢百世忠魂、四海傷心、千古公憤。除賻卹後、應
錫以佳謚、立祠于孟廟之次。仍請名以顔其堂、
遣官以慰我孟夫子之靈。蓋貞⑨卿有光于顔氏、
而魯公以後、此其一人矣。抄出、迯之通抄到部。
又准兵部咨、同前事、內題博士孟承光死難、應
照例贈太僕寺少卿、給與祭葬等項。奉聖旨、孟
承光一門義烈、不愧賢裔。這褒贈優卹等事、俱
依議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行咨各該衙
門知會外、查得疏內題請祭葬及祠額謚號緣
因、業奉明旨、厚卹賢裔、甚盛典也。應行禮工二
部題差科甲官一員、以重其事等因。備咨到部、
通送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博士孟承光卹典一節、
爲照山東變起、博士孟承光以先賢嫡裔力守
宗祠及寇逼門庭、而博士不去、禦寇力屈、而博
士抗節以死、其死烈矣。母子捐生、僕隸併命、節
義一門、慘酷萬狀。安得不大闡揚之典、以慰忠
烈之魂。孟承光照贈官品級、給與祭葬、予謚、立
祠賜額。母孔氏加貞淑之號、以光彤管。男弘畧
從祠附祭。義僕席天壽亦附祠旁、以旌節義。十
三口仳離者、行撫按速行優卹、以示特恩。若亞
聖廟宇焚毀、俎豆飄揺、禮樂薦馨之地、忽爲戎
馬蹂躪之場。此我國家二百餘年未有之變。亟
特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前往致祭、以妥亞聖
在天之靈、以慰博士既瞑之目、庶宇內知皇上
重道之隆、褒忠之切、望風者崇正闢邪、勵彝者
成仁取義、砥礪世風、非淺鮮矣等。因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死難博士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抗節有光于先賢，死難無分于母子，闔門併命，忠烈可嘉。照贈官品級給與祭葬，原不爲濫。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不敷委用。行准尚寶司開送本司司丞徐元家前來，堪以差委。既經禮、兵二部題奉欽依，備咨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咨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山東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將合用造墳工價銀兩照依後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本家。該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差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督理造墓。畢日，備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奉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等于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鍾羽正等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照會該布政司，煩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死難博士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該造墳工料銀捌拾兩，夫匠叁拾名，每名出銀壹兩，通共該銀壹百壹拾兩。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孫元化照例題覆，五經博士孟弘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確，懇乞聖明查照原題，亟賜廕䘏，以昭國典，以勵激勸事。奉聖旨：准照例議覆。兵部知道。爲照臣節莫隆於死義，國典莫大於褒忠。故殉難捐軀，例延世賞，蓋爲子若孫之猶其身，而令代之享也。若夫功在軍旅，得廕錦衣，則欲使文不忘武，後益光前，意更深切焉。往者博士孟承光以妖賊之變，一門死難，承光之母實惟孔氏，母曰成仁，子曰取義，不愧兩夫子矣。先該撫按會題臣部覆請，蒙皇上賜以贈號、祭葬、祠額，亦既表章烈蹟，慰答忠魂，而未遠及於廕者。夫亦以賢裔本膺世職，不藉此爲榮，而錦衣關係軍功，何妨稍須以待論定。今再奉俞旨，命臣部照例議覆。夫使承光僅以一身死，僅以一死見，尚當徵榮奕世，而況上殃壽母，下殘冢嗣，合三烈以議功，不更偉歟。推厥原始，逆賊亦知聖人，戒徒勿犯。顧以攻城殞僕，開釁逆亾。其生爲討逆之義兵，其死即沙場之戰骨。查得先年棗强知縣段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於贈祠祭葬之外，廕一

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近年與文知縣張振德守城被陷，闔室自焚，亦於贈祠祭葬之外，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今承光無二，臣縣官之職守，而被殺則比於衆强，闔室則同於與文，且弘奮因皇上幸學大典，恩召入京，感遇陳情，事兼忠孝，即使破格優叙，亦不爲過，相應比照張振德例，廕承光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則人出先賢義關大節，豈惟僉吾班列，從此有光，而讀聖賢書，以苟偷視息者，今而後無地媿死矣。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是。

孟子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三級臣孟貞仁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祖孟軻生於鄒邑，道繼尼山，久荷

聖朝優加

恩禮。茲復蒙

皇上親製碑文，手揮

宸翰，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賫捧到臣

祖廟，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又蒙

皇恩頒發公帑，鑿取山石，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鎸勒成工，竪碑於臣祖廟內承

聖門之左。臣伏惟我

皇上

緝熙單心，

始終典學，

研精經史，已探明義理之指歸。

表章聖賢，尤遠溯見聞之統緒。因念臣祖孟子功

在七篇，道承八聖，乃於

六飛幸魯之後，特廑

宸衷，故從

萬幾聽政之餘，載頒

天藻煌煌，

御製鴻文，發天地之華。炳炳

龍章妙楷，絢日星之釆。況鈎畫極於盡善，斯碑碣久而不磨，從此義路禮門，聿新廟貌，而陳堯陳舜，莫罄名言，誠爲宇宙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臣惟世世子孫永戴

鑒恩不朽矣。謹具疏恭謝，爲此，既捧親賫，謹具奏



聞。

三遷志卷八終

校記

①奏勑：當作「奉勑」。

②「餘」下當脱「里」字。

③續：當作「緒」。

④年：當作「月」。

⑤羊：當作「年」。

⑥面：當作「而」。

⑦祠：當作「祀」。

⑧衣：疑衍。

⑨貞卿：當作「真卿」。

三遷志卷九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錞　補輯
衍嶧　尚嶷參考

林墓

玉魚昨葬、金盌早出。地老天荒、孤墳誰恤。孟冢巍巍、千年一日。實維德崇、不僅地吉。述林墓第十七。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歲久不祀。宋兗州守孔道輔始訪而表之、爲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墓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金宣宗貞祐元年、柯亭孫弼謁祠記曰、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盤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卽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仉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勤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値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縱連橫爲賢、以權謀譎詐爲事。先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益明、眞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之術、終莫能聽。耻没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郭璞

本文云、葬山純不、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塚。舊所引用、爲誤以今城爲古鄒國而妄更易其辭耳。杜預左傳注及劉會騶山記皆曰鄒城在嶧山南、則其誤也無疑。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摭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遲逢姬季。挺秀郝城、賢罔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闡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尨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遂宇。魯邦所贍、令名千古。

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頦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闢楊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頦爲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頦曰、子三刻石于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頦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予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頦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强、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罃、齊辟彊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厭轍吾志之言、

觀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絶壟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彊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槩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釐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彊①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彊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奏②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彊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彊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觧辟彊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槩。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墻、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亨、此之謂也。由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興仰、彼伎倆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

至正三年、墓祠毀、族長孟惟讓于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記曰、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代孫族長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桷亘甍棘、墻皆用甓、不事華飾、務閎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値風雨、亦不妨祭

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股溪王君履信實董斯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請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覩爲儆，兼紀厥興建歲月，以詒于後，顧不偉與。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遂目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本有不思，故其心德盤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亨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祖先發之，其何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極羣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在彝憲復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寧無怵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休聖人之澤者，覩此亦當知所勉矣。

明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記曰：鄒國亞聖公之墓，在北廓二十五里四基山下，祠堂之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皇明宣德九年甲寅夏，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蒞焉。晨久，謀碑處，以提調爲己任，不旬日告成。復礱之以石，適予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緒，傳于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與公孫丑萬章之徒，辨問答者書七篇，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闢楊墨，驅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于萬世之下者，賴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矣。墓之有祠，祠廢而不復，非缺典乎。此賢王汲汲以興廢起仆爲心，主事淵公復能贊而成之，俾昔之鞠爲茂草荒榛者，煥然一新，人人之共慶也。予不敏，謹書此，用照示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于不朽矣。是爲記。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復建祠廟，始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栢數千餘株。魯宗觀埏記曰：亞聖林在鄒艮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創構饗堂三楹于塋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裔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公來

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于思尋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王少尹光裕、陳尉舉、孟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贊、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奠置有來、出入有啓閉、有戶遏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少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栢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子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脉流行于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間、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烝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于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將加補葺、永爲守禦、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公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享堂、嶧縣貢三近記曰、鄒邑東北四基山側、亞聖墓在焉。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詢諸故墟日、覩荒凉、遂構四楹以爲廟祀焉。歷年多、不無傾覆之患、蕩然一空、誠缺典也。嘉靖壬戌、青陽章公宰是邑而登是墓、旣而嘆曰、聖賢藏魄之處、忍若是乎。迺竭力捐俸、建正殿、廂房、大門、墻垣、靡不宏麗。又植栢檜千餘株、祭田五十畝、以爲春秋祭祀之需。自公擢去、二十餘年、漸至傾頹。涇陽許公以名進士奉命宰鄒邑、與章公一視同仁、製文躬祭于墓、目擊其敝、惻然不寧、遂捐俸科材、愈加補葺。擇族人孟彥璁等董其事、不惟廟貌煥然一新、抑且增砌墻垣、視章公尤加倍焉。茲而工竣、博士孟彥璞質予爲記。予曰、亞聖之道在于宇宙間、雖凡民之愚、莫不尊崇。況生于斯、長于斯、殁落于斯、根本所在、尤人願見而快覩也。又兼亞聖之道、淑諸人心、敬之如天地、畏之如考妣、顧於歸藏者獨恝然也耶。士君子讀其書、宦其邦、居位操權、坐視而不致意乎。今許公下車、首及于是、所以超出士夫之表、而光前啓後之至意也。由是上以妥聖靈、下以培道脉、勒石垂

名、不亦宜乎。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墓、置田、自爲記曰、丁未之秋、余受命涖鄒。鄒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溪沼之儀、將明信之悃、則見翠栢參天、瑞烟籠蓋、巖巖氣象、宛其如睹。私心竦然慄。已乃仰覩榱桷、環望墻堵、摧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慘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徼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鳧嶧、北屏岱岳、層巒叠嶂、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岡峯之勢、眞靈氣所間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墨、閑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醒世、歲祀將享、卯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托其族之賢者孟聞鉦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既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墻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毀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顛末如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墓林戶二名、以備守護、佃種地二十一畝、爲公食之資。

皇清康熙三十五年、通政使司吳涵捐資重修享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記曰、始祖亞聖堂斧之封在四基山陽、介于鄒魯、薦紳先生過五父之衢者、必問三遷之里、而虔謁焉。當在宋時、兗州太守道輔孔公訪墓、爲立神道碑。有明鄒邑許公翔建享殿、亦云盛矣。迨後年久傾圮、余與同族謀所以葺之、第苦於力之不逮。大通政吳公奉命祭闕里、事竣、命駕謁我祖墓、顧謂余曰、太伯封吳、周公封魯、維吳與孟、叙世系則同出姬姓、是亞聖亦我之先夫子也。見享殿傾圮、慨然以重修爲已任、遂脫囊捐金、付兗州太守陳公于豫代爲督

理、而享殿五楹煥然更新焉。余深感大通政尊祖篤宗之義、故勸諸石、以昭來茲云。

康熙六十年、重修享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衍泰記曰、昔我聖祖當楊墨塞路之際、闢仁義之論、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道燦然而復明、厥功眞大矣哉。然自漢唐以來、其道猶未大行於天下、故崇奉之典亦寂寂無聞焉。至宋景祐五年孔公道輔爲兗太守、始訪夫子墓、披荊榛立享殿、建橋門、爲祭祀之所。其後或官修或私修、風雨漂搖、屢經戕毀。迨康熙三十五年、通政司吳公涵奉命祭告、目擊荒涼、脫囊捐百金爲修葺之費、一時金碧輝映、燦然可觀。今忽忽二十餘年、雖享殿僅存、已不徹風雨、而兩廡門墻久不可復識、惟有敗瓦頹垣、寒烟斷草而已。泰叨承大宗、主鬯廟庭、每當歲時展拜、愧悚交集、不禁夙夜焦勞、傾囊料工、令家長弘智、舉事閻虎、族生貞劍、尚枳董其事。今享殿幸復落成矣、謹述其故以告族黨。至於兩廡門墻、則有志未逮。凡我宗人尚共勗之。是爲記。

孟母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須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頌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祇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二十五年丙申、又二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靚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

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恔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織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于行于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噢之咻之、賢則親、無能則憐、婾惰于襁褓之中、養成于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于大聖大賢之域、繄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徽音、爲周之基。③奧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繄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毋厭於食、毋墮於德。亙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孝蒸[illegible]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隘然其岡。于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明嘉靖四十一年、舉事孟承義等於孟子故宅重修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記曰、鄒之北二十里、嶔崟碑砎、㕩巖蜿蜒者、九龍山也。山之西北有村名鄒興鄉者、初不詳其名之所自始、攷之舊志、是爲吾亞聖夫子孕粹鍾英之故址也。其雞犬相聞、茅茨連櫳、屈指不滿百室、詢之姓氏、則一孟之外、無他族焉。蓋自三遷之後、世泝本源、不忍僦離其桑梓、亦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真性云耳。以首丘則寂居之崇阡可跂足而東望矣。以追遠則時思之清廟復歸然以獨存矣。凡夫春秋冬夏、禴祀蒸嘗不必遠從事于邾南之閟宮、彼自有襲廕之嫡宗

者主之。此則推始祖妣、曾祖妣及祖妣、考妣以來、歷代昭穆咸秩享焉。但閱歲彌深、所謂賁賁枚枚者、不無風雨鳥鼠之摧侵。每遇明禋之將、主鬯相事者莫不搤腕、以弗稱瞻依爲歎。嘉靖戊申、六十世舉事諱承義者毅然以恢復爲已任、乃聚族衆經之營之。于是掄材鳩工、衷堅易朽、畢築而雷埜有黝、覆瓦而鱗次密比。同眂嘖昔之弗稱瞻依者、煥乎炫目矣。且繪塑誕聖之祖妣二像于其中、則夫思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不于是彷彿聞見其聲容也哉。夫神以惄而[illegible]創者、茲則肸悠而肸恫。胤以孝而仰承者、乃以善繼而善述、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於維盛矣。太學生承禮及弟承嘉喜其緣我思成之不患于無依也、爰致書邀予記之曰：作廟翼翼、太王致愼于倥偬之餘。新廟奕奕、僖公大愜夫國人之望。承義之豐勛茂績、既不俟然以自多、而其弟亟亟稱之、欲以鐫之堅珉、以爲將來者勸。君子謂承禮、承嘉於是乎知禮。

萬曆二十五年、縣令青陽王一熿[illegible]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曰：孟父母之墓、其來舊矣。厝基于縣比二十里馬鞍山之下。先是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亞聖公、因推原所自、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廟祀配享、神休永貢。猗歟柴哉。九原爲不泯矣。自立墓以來、垣墉堅固、樹木森蔚、斧斤勿侵、牛羊勿踐、氣象嶷嶷。凡往謁茲墓者、咸謂神獲所棲、可與宇宙同不朽。即予亦切景仰久矣。及職茲土、拜謁其墓、見墻則傾圮矣、木則殘毀矣。詢其故、則曰：先曾設有看林門子一名、編給工食。後萬曆十六年、前令王公諱自謹者、徑裁革之、看守無人、以致此也。予喟曰：忍令神失所依若此哉。於是博士孟君即懇予復茲役。予則曰：既革而復、尚費申請、又安知後之不復爲王君者哉。不如置數畝膏腴之地、令人看守、更爲永久。孟君曰：然。予於是捐俸置地二十畝、給帖佃種、一切租稅差役悉爲蠲之、止令看守林墓。此地設而膳養有資、看守不致乏人。樹木從此日培植、垣墉從此日修築、一切牛羊斧斤、豈復敢傷。庶幾神靈賴以永妥。茲舉也、毋獨予守土者之心安哉。即亞聖公之心亦安矣。予非敢侈茲役、但仰慕先賢、則爲尊崇所自出、亦予事也、予責也。敢記之以備後考云。設林戶五名以備守、墾種地六十畝、爲公食之資。又於付村祠堂兼掃設戶一名以供酒掃。種地二十四畝、爲公食之資。

萬章公孫丑墓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即以二賢得名也。成化十九年，鄒令肅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羊豕出本村，免其差徭。至萬曆間，縣令溧陽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其稱萬章曰：孟子諸弟子皆嘗少之，固高叟、否彭更、齊人公孫丑，至章則應答如響，故七篇之中，與章論難殆參半焉。然則章其孟子之獨重者與。其稱公孫丑曰：天地無言也，聖賢有言矣。然言以見天地之心，乃有功于天地。聖賢無疑也，門弟子有疑矣。然疑以發聖賢之蘊，乃有功于聖賢。余于公孫丑見之矣。夫知言養氣，孟子之蘊道統之秘也，然不有以啓之，孰從而論之。孔子以門弟子疑問爲助我，然則丑也助孟子者歟。二碑今俱存。○按孟子明言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豈孟子之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歟。然則丑之晚年，殆未可量者。孟諸謂孟子之子從學于丑，豈無自乎。

三遷志卷九終

校記

①辟疆：當作「辟彊」，見《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下同。

②奏紀：當作「秦紀」，見《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序。

③奥若：當作「粤若」。

三遷志卷十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删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㯙參考

祭謁

冠帶之倫、誰非弟子。有來雍雍、肅肅至止。于藻于蘋、以享以祀。固亶其誠、亦神之使。述祭謁第十八。

元司農司卿達實帖睦爾過鄒、命裔孫孟思言代祭孟子、李之彥記曰、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驛過鄒、次于公廨、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思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于其為我代祭可乎。遂給貲五十緡、使買少牢以祀焉。之彥嘆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識者大矣。公當造次匆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仰慕聖賢之深、且刻而不忘于懷、焉能如是哉。即此觀之、使公居鼎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于世、居從容無事之際、道經是邑、反莽然不知有亞聖祠在此。有雖知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于公乎。公名達實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也。

元太師右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楊惠記曰、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黓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俾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肅展虔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于斯代。用儒術而除殘去殺、再見于聖朝。既獎明乎文德、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撥清冦亂、綏集羣黎、奏凱而還、可傒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興端扶

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頹波洪潰奔注之除，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耀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于千古矣。至于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于無窮也哉。頌曰：繄鄒孟氏，亞聖雄資，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悦。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繹騷，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樂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服脫傳以此爲十四年代張士誠時事，與碑不合，疑史誤爾。

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孫謁廟，有記。石刻存

明魚臺尹葉文宗謁廟題名，有記。石刻存

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有記。碑存

齊王過鄒，遣祀鄒國亞聖公，薛彌克題名記曰：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克前行，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祭。乃十月二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齋戒逾宿，越己卯，有事于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咸祇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顔、曾、思、孟既列配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顔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聖，蓋猶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爲請。彌克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

則孔子之道不幾于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論確矣。彌尤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僂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此非彌尤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爲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悉書于碑陰云。

御祭文

維天啓三年五月初十日、皇帝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　亞聖孟夫子暨博士、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母贈貞淑恭人孔氏、子應襲贈太常寺寺丞孟弘略之靈曰、朕惟我朝追崇賢聖、恤及後昆、所以維世道、覺人心也。惟爾孟夫子七篇衛道心長、萬古報功典重、豈意魯林遺樹、鳥不敢巢鄒谷叢蘭、獸何忍剪。爾胤孫博士孟承光一門殉難、吾道奇窮、朕每覽守臣奏狀、殊切愴懷。是用遣官、敬陳籩豆、式念羹墻。暨孟承光母子、起爾哀魂、歆茲禋典。嚴嚴未謝上妥　亞聖在天之靈、烈烈如生、下慰博士九原之痛。於戲、天之未喪斯文、妖氛立殄。澤之不斬君子、奕葉彌昌。豈徒恩賁一時、庶冀尤照百代。尚享。

祭文

元皇慶元年壬子春二月 紫陽楊奐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享。

元延祐六年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劉文 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尚享。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九月乙酉朔越九日丁巳 察罕帖木兒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擴闡聖緒、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群孽。載臨鄒邪、[illegible]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切。尚享。

明洪武四年辛亥三月 日 鄒原忠 鄒縣縣丞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啓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某忝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非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六年癸丑閏十一月 日 張琯 山東按察使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享。

洪武六年癸丑 月 日 汪繼道 鄒縣知縣

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學、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辦香致敬、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 月 日 徐源 濟寧府通判

惟公被三遷教、爲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

不陳。養氣知言、惟周孔之傳是式。功高神禹、萬代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道經於此、敬致菲儀、謁廟拜奠。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十月二日　崔潔 山東按察司分司官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公以命世大才、出而任斯道之責、俾羲軒以來道統之傳得以不絕、則其功之紹於前者爲甚大也。況七篇之書、道學政事靡所不載、則其澤之被于後者爲無窮也。潔臨鄒邦、景仰休風、展禮廟庭、少伸厥敬。伏惟尚享。

洪武八年乙卯六月　日　賀巖 濟寧府同知

惟公遭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闢聖賢性善之秘、黜霸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命世亞聖大才、其克若是乎。巖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詣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程思道 山東僉事

某生於千載之下、仰慕於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絕而復續、異端之說既熾而復熄、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孟夫子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里、瞻其廟、禮其像、而其孫儆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鳳朝陽 濟寧府兗州判官

天生命世大才、當戰國從衡之時、獨能崇王黜霸、道性善、闢異端、其道繼孔聖、其功配神禹、宜後賢之推尊、爲萬世之永賴也。謹告。

洪武十四年辛酉十月　日　豫章余植

韓文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歿、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才、豈虛語哉。植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主祭者、[illegible]

之一助云。謹告。

洪武十六年癸亥　月　日

朱　敬　鄒縣知縣

惟公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彝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敬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道與時違，不如所願。恭奉明命，來長鄒邪，天遂其心，謹以剛鬣之儀，用表誠敬。謹告。

宣德九年甲寅六月　日

施　淵　工部主事

惟先師孟子之學，得於子思，著書七篇，垂訓後世。論性則曰本善，論孔子則曰賢於堯舜，論仁義禮智則原夫四端，皆所以擴前聖之所未發，使堯舜周孔之道不陷於異端，不溺於邪說，不逐於智謀術數之小，黜伯尊王，功莫大焉。謹告。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朔日

畢　瑜　山東提學僉事

嗚呼。三代以下、正學不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歿而微言絕、不有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兼愛非仁、爲我非義、人性本善而無惡。孰知王道當尊、霸功當黜。則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辨之深之勝、拳拳以興學教民爲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諸生皆明正學、且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默相之、道我素飡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丑

錢　溥　南京吏部尚書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是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子守之坊墓猶存、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晉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淵深、仰泰山之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謹告。

成化十七年辛丑七月甲戌朔三日丙子 [illegible]始[illegible]完

祭器　張　恭　鄒縣知縣

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堯舜、仁義七篇、萬世永則。恭讀公之書、行公之學、祈報於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於廟庭。卜日釋菜、惟誠是將。賴公明德、輔我疑承。廉事具舉、聖門是慶。

正德二年　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六日丙戌　章忱太僕寺丞

學本三遷、統承亞聖。異端以闢、人心以正。想見儀形、泰山氣象。斯道增崇、萬世景仰。忱兹奉王命、載臨鄒里。恭謁廟庭、以享以祀。謹告。

嘉靖元年壬午春二月癸卯朔越七日己酉　陳鳳梧山東巡撫

禹抑洪水、周驅猛獸。孔作春秋、其揆維一。惟我夫子、庶幾闢邪。統承三聖、厥功則遐。七篇之書、仁義性善。堯舜可爲、千載如見。鳳梧生晚、聞道未真。巖巖氣象、載炙載親。修詞之初、奠此蘋藻。吾道一脈、庶幾覆幬。謹告。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四月乙巳朔越二十七日　何鰲山東巡撫

於昔宣聖、萬世宗師。聖孫嗣作、道在中庸。惟我夫子、得之於口傳心授之切、而又以闡明於邪說橫流之衝。其仁義擴充之訓、知言養氣之學、真有以發前聖之蘊而開來學於無窮。然則萬世之不惑於異術、孰非吾夫子之功。鰲等勗讀夫子之書、而私竊其道、以發吾蒙。今幸巡撫東土、得瞻廟容。儼儀像如親、炙仰古訓之遺風。謹以菲儀、用表寸衷。尚享。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八月辛亥朔越祭日丁巳特修三遷志成　史鶚山東沂州道僉事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岐嶷。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賢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闢邪說、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亡、偕孔道轍。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樞。塋之可共、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沿于累代。繩繩相承、道邇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于茲鄒城、弔冢禮裔。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脈、淵流甚真。彼作僞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由於母教。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萬曆六年戊寅　月　日　趙賢山東巡撫

天挺真儒、學識其大。仁義七篇、唐虞三代。貴王賤霸、排邪翼正。孔道益尊、禹功埒並。距越在後、息[illegible]在前。鬱鬱檜栢、有廟巍然。爰潔蘋藻、載炙載親。巖

歷氣象，萬世所欽。尚享。

萬曆十一年癸未　月　日

陸樹德（山東巡撫）

惟夫子闡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于居仁由義，其要先于薄斂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況為鸇為獺，政何以乎。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彝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繩。況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康民。泰山巖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享。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山東巡按）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既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尚享。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月　日（修廟動工祭文）

胡繼先（鄒縣知縣）

惟靈本仁祖義，黜翮崇王，承聖統以淑人，闢邪說而輔世。夜氣醒幾希之脈，鷄鳴嚴善利之間。是誠後學之依歸，固宜明王之廟祀。乃者宮墻傾圮，殿廡蓁蕪。雖歲久則締構易隳，亦民窮而物力難繼。某等來牧茲土，雅伏神禧。嘗致慨于黍離，益動思于源本。雖承院允，難竭縣貲。謹捐處其寸金，聊補葺乎大厦。惟曰仍舊，豈云壯觀。第恐土木之興，致賢靈之驚震。以故牲醪預告，祈神力之護持。行看不日之成，佇聽子來之悅。尚享。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月　日

沈應奎

惟師嶧秀岱靈，渾合粹精。慈儀私淑，闡發誠明。異教不波，正學不晦。洙泗之脈，夫子是承。敷陳王道，顯斥覇術。文武既墜，夫子欲行。秦火暴戾，聖統危絲。茫茫長夜，洶洶橫議。屹屹堅壘，鏘鏘大聲。夫子顯懿，直亘宇宙。夫子陶冶，直埒生成。何所不流，在地江河。何所不臨，在天日星。應奎小子，去聖遐遠。學步學趨，如聵如盲。未窺一經，何以千里。虛切竊慕，愉負明經。旦氣幾希，良心夢醒。宮墻伊邇，模楷若親。膈路迷途，敢不式型。尚享。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六月　日

呂元善（山東布政司都事）

天作尼山，借靈鄒嶧。嗣脈傳心，亞聖乃出。大聲吽

空、喚醒聾塞。口生堯舜、坐死楊墨。氣含隆古、□□
今日惟人。領受與通、呼吸。君來自公、瞻仰有赫。愧
不動心、浪遊四十。孟母泉香、孟母來君。伏母致子、
庶幾來格。尚享。

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王在晉 山東巡撫

天生亞聖、上繼絕學。肇此先知、以覺後覺。旨哉性
善、民生秉彝。惟堯與舜、人皆可為。幼學壯行、居仁
由義。以詔時君、何必曰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
不待大、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于齊、
齊王反掌。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
心。惟五百年、誕生名世。感時抉膺、實關隆替。近聖
之居、地接尼山。夷清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
談性命。功不讓禹、以承三聖。晉撫茲土、遠溯遺芳。
三遷故里、徙倚宮墻。泰山巖巖、萬代殊絕。魯國所
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麗美伊周。肅將俎豆、人已
千秋。仲尼既没、文在于此。流風尚存、私淑可矣。

天啓三年癸亥五月庚寅朔越祭日巳亥　魏應嘉 太常少卿

嗚呼。惟我亞聖夫子、以仁義七篇、直接尼山正統、
師表百世。巖巖在望、正心息邪、百世瞻式、□其靈。
不謂白蓮煽禍、中於愚氓、化為殘賊、致鄒靈毓秀、
禮樂文明之邦、戎馬焚掠、蕩為丘墟。原野厭肉、川
谷流血。豺狼塞南北之路、烽火照縱橫之屍。薪木
毀傷、俎豆無色。過者無不咨嗟痛恨、而德門賢胤、
並罹其禍。傷哉。然能與母子同時罵賊、以死三代
相望、烈烈生氣、浩然長存。孔北海、顏常山、平原兄
弟不得專美於前、有閎卿父子而五矣。真亞聖之
繩武、取義之英軌也。妖殄功成、皇上俞守土者請、
再允諫官章、特命鼎新廟貌、遣臣應嘉捧諭書致
祭、用慰我夫子之靈、兼及閎卿父子、贈官祠蔭、厚
卹忠義、知洋洋精靈、勳然來格、仍冀我亞聖、默牖
民衷、發其知覺、使大經正而庶民興、人心正而邪
慝化、一道同風、人人飽仁義而急君親、為忠臣、
于善士良民、不愧聖域所生。惟亞聖是啓是翼、將
朝廷特典、百世光昭、而子孫仍仍、永食仁義之報。
是則今日表章之意、而凡讀其書者、咸師淑靡窮、
榮施無涯矣。明水澗毛、惟以告虔、尚其享之。

崇禎元年戊辰九月　時重修三遷志成

呂兆祥

於惟亞聖、道統攸寄。貫始三遷、訓垂百世。上副七篇、厥有一志。前溯靈源、後續芳裔。忽罹妖燹、書亾業墜。所幸先人、昔有著記。合史與胡、孟輯裒彙。府出手藏、與兒勤棐。兀兀寒暑、採同考異。割產召工、力完鋟鍥。一念希賢、破家不悔。冒霧侵星、遠到沂泗。送刻神宮、虔致聖嗣。心願此書、永承千祀。敬告夫子、鑒觀斯意。尚享。

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九月甲戌朔越二十八日甲寅　高景太常寺少卿陞右通政

惟公值戰國之世、七篇之貞、獨能尊王抑霸、辨義析利、俾堯舜之道以傳、孔子之道以著、久已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人謂功不在禹下者、寔其然乎。景復命北歸、經臨鄒邑、仰先喆之已往、覩廟貌之猶存、敬以剛鬣之儀、用展微忱。公其鑒之、謹告。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癸酉朔越十八日乙卯

亞聖六十五代孫孟亮揆翰林院編修

辨闢作述七篇、統宗入聖。遊齊梁而陳堯陳舜、仁義燦若日星。闢楊墨而有父有君、綱常炳於天壤。道則高矣美矣、氣則至大至剛。歷五百餘歲以後、見聞莫繼其傳。越二千餘年以來、中外共崇某教。自漢而唐而宋、累朝懋禮兼隆。由元而明而　清、昭代表章尤著。溯淵源之有自、幸奕葉之猶繁。揆籍寄東吳、派分山左。仰叨祖庇、備職西清。每歷水源木本之思、仰止而寤懷者素矣。遙望嶧嶺泗河之勝、儀型而向往者久之。茲值假歸、得瞻廟貌。敬陳牲帛、用告先靈。嗚呼。誦其詩而讀其書、如覩養氣知言之範。入是門而由是路、益深進禮退義之思。先靈爲昭、名言莫殫、以樂正子配。尚享。

孟子墓祭文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月　日　胡繼先 鄒縣知縣

烏惟夫子，卜兆四基，額外祭地，縣續置之。云何淪没，祭典缺遺。敬搜舊業，復捐新貲，地增半倍，祭益一期。兹當某月之某日，定爲萬祀之常儀，典制有經，賢靈是依。尙享。

孟母祭文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巡按

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我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爲丈夫者，聆對慈顔，安可不奮。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尙享。

墓誌銘

亞聖五十二代孫處士彥通孟公墓誌銘 洪武辛亥

廣信桂孟撰 濟寧府兗州 鄒縣知縣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彥通姓孟氏定鄒國 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其先有諱德義者君之祖考諱尤亂者則君之考也自余求尹鄒邑求孟氏之賢者僾得君之孫思諒相與來往將載斯慈焉恆以大父發末有述爲歡請再因而蓋因蚤處士之生篤厚而明敏結髮而知嗜學弱冠爾能爲文辭平居家古笑不求宦違選事有謀而善果斷暨主領祀事能弃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泰定五年五月家中書擬有祭川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緖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豐洗恭備春秋釋奠以其贏餘次第興劉正殿塑 亞聖像建兩廡作檽畀門重二門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缺以周垣約百餘丈築廟櫺堂于中廚書院之西北甃鵬書案丈刻加封 亞聖祠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生二子長之肅幼入孔顏孟三氏學顧守祖洞不仕娶王氏次之訓始由單父縣儒學教諭陞莒州儒學學正娶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生二子思諒益其家嫡也生九歲而孔氏殁繼母仇氏實勤教有方正闕齊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覲闕廷得請歸守奉林廟叙達而有幹濟埒葬 亞聖之祠娶府氏次元孫丞殁女二人長適卒氏次適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學女二人供幼君生以至元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至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六以至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葬於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圖產業嗚呼闢邪說衛聖謨厥祖之功大奕君以幹濟之才守志不仕獨以祖庭林廟樹建報效始終爲務而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哉余生後彼以弗獲顏接爲歡令思諒又克勒夕孳孳思有以繼志承考且歆文以揚前休亦宜牽聯得書殆惡手辭之周耶銘曰源之衍流泌滋道斯弘後昌宜兮道明聰懸彼蒼積厥功遐以彰兮彼寧者丘祀林之恥我銘貞堅兮炳其潛幽永有觀於茲丘兮

亞聖五十三代孫莒州儒學學正曾甫孟公墓誌銘

洪武甲寅

濟寧府兗州鄒縣訓導張思大撰

公諱之訓字曾甫寔鄒國　亞聖公五十三代嫡孫乃處士君之仲子也當元至正甲申舉文儒學教諭考滿陞莒州儒學學正適值兵興棄職歸桑梓顯守禮祠兵亂遊地對州不幸以疾發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二公夙有學識及歷教官所至學者遵其教慕其德雅有可觀至於事親孝友文信名著內外文人碩儒咸前禮發誠無丞於先顧焉公娶宣聖五十二代孫謹縣尹孔吉甫女溫恭孝慈內治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此馬較先兆之次生二男二女長思蔵次元孫早卒再娶仇氏亦貞願所毓一丁思忠女二長適卓氏次適毛氏孫男一人伯顏幼學孫女四人男婦二人唐氏鄒氏家擴思諒生而務長而幹亦嘗為本縣主簿有良吏才於國家之務周不悉心及兵後經葬　亞聖嗣率族人致祀尤護況簿與余善請銘先考潛德為發其光義弗獲辭適為銘曰鬼釋之靈焉生　亞聖孟氏之門寔頻餘慶五十三葉子孫遠業銘以著之聊示無竭

亞聖五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士煥孟公墓誌銘

闕里少詹事孔公恂撰

客秋抵鄒從弔孟公士煥哭失聲蓋惜公之年不遠其德而言念交遊介許之感係之安能不大勸于懷也公家嗣長伯將為公卜葬走使以公狀請為銘余與公友善二十餘年其生于行蒞亦既閒而見之為能以不文辭按公狀諱希文字士煥係　亞聖五十六代孫自　亞聖發祥歷四十五代諱寧初授鄒縣主簿稱孟門中興祖歷傳至思諒於洪武年間復授鄒縣主簿有更大釐正祀典修舉祠墓多所幹濟舉一十詳克仁贈翰博郎公父也公賦質英敏髫年授書未發事能成文于古書典冊觸目記憶聲譽勝士林義氣深重知交多高人韻士聲味之合遂許生乎其鑒往勝察世故洞若觀火者宿不能過也居恆寡嗜好服瀚濯衣不尚紛廓惟重古名人筆蹟應之不詩值酗酌之暇即披玩几案間以清課自娛其教于焉于寔訓為延師取友必擇而事之今長君英發能文義方之教于是見矣恭遇景泰二年部求孟子後命下孟裔中人惟公學行俱優又係嫡長應詔赴都拜襲封之命領教赴任夫以孟子後歷二千年而始膺世職非人待世乃世待人也公授職以勉紹祖訓為志整修祀典朔望祀田于廟廷禮樂無不遵正渝詔不曠其官遇憲宗孝宗兩朝臨雍大典俱欽取陪祀宴賜承衣加敘供遊盛典遂再詩聖節俱乘傳赴節朝罷宴享選單恩封父克仁如其官母封太孫人皆興敷也年五十七卒元配孔氏封孺人生子二長元應襲博士次享恩貝生女婿娶皆名族今十一月初三日卜葬于馬鞍山龍莖之兆為之銘曰　亞聖明通後嗣宜昌按生偉裔繼世名彰清華列琪聲重玉堂明輝光崇奕祺流長

亞聖五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長伯孟公墓誌銘

御史郭本撰

孟翰博公訃于宗戚也予遣子奠雞絮焉其家嗣公榮擗踊哭失聲已而向予鄒地請襲事宣斧之銘敢煩執事余取其手狀披閱之長伯公諱元為　亞聖五十七代孫初授翰博諱希文字士煥之冢嗣也父子相繼為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遊者皆雅重之至弘治三年長伯以宗子襲繼克紹前業遇萬壽聖節必隨　聖公暨五家博士詣闕拜賀朝廷賜宴禮部以寵嘉之遠至正統元年嘉靖七年兩朝臨雍大典詔取四氏子孫陪祀俱宴于禮部賜錦衣一襲長伯皆窮逢之臣于稜龍于君若長伯者亦可謂盛矣其平居嘉言懿行又有不可盡述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廟之增葺碑石之修建皆可為宗子法至於表率族屬男修祀事二十餘年皆夔勤惕勵期以不隳先業為念然性度謹冲心術平易教嗟于遠近之族人宗族多德之前母顏氏早逝生母張孺人在堂三十年事之克盡厥孝方將望其多歷年所而今告卒矣傷哉公生于成化十三年卒于嘉靖十二年享年五十七歲子一公蘂應襲世職娶孔氏係　至聖裔為令孔公　　女令卜于嘉靖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葬

葬祖塋之次，因爲銘曰：惟以守成，孝以事母。教睦族人，承厥宗祀。世際太平，繩繩接武。廟隆孝思，厥壁修禰。玉樓告茲，修文天府。祖塋之原，安厝分土。賢胄佳城，於昭千古。

亞聖五十八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棨文孟公墓誌銘

王景撰　瑯琊人

嘉靖春三月，翰博公彥瑛來朝，特自述其先君行述之狀，具贄儀，來署中，拜請爲誌銘，以圖不朽于務歲于武宗聖爵必聘彙文于京爵余無可辭後狀公諱公棨，字彙文，系出　亞聖五十八代翰林博士其前職也。高祖思諱洪武元年授本縣主簿，曾祖克仁天啓三年贈翰林博士，祖希文景泰二年初授世襲博士。子二，長元，次亨。元于弘治二年承襲父職。元生公棨，以嫡孫應繼，不幸夭。季父庠早卒，公棨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亨子公肇代棨權襲。至嘉靖十六年，公棨年踰十六，公肇讓職致仕，公棨襲授前職。于本年過世宗幸太學，遣行人張愷行取陪祀，禮畢，賜冠帶錦衣，寶于禮部。遺逢盛典，加陞一級。公幼生聰慧，質性英敏，于經書過目輒成誦，言勤不苟。太翁深器之，嘗謂人曰：鑒我宗孔榮我先事，其在是兒乎。及長，踐履篤實，歷練明達，于事至物，求洞悉幾宜，俱合軌範。交遊以教，始終如一，善于談論，亹亹不倦。遇權貴勢要，畧無挂志。宗族鄉黨有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婚喪不能舉者賙之，其救人急難額如此。代職後，自比于公鄉，有田祿者簿恤古人承重。祀事必誠必欽，祭品躬親製造。祭田所入，親行棲覯。廟內殘破，竭力修禰，時以承繼祖職爲念，不敢慢也。每逢聖節建春朝賀，或賜廷宴，或給路費，罷省非一，恩至渥也。于十月十八日終，享壽六十三歲。元配篤人孔氏，生子一，彥瑛，承襲今職；女一，適曲阜　至聖裔庠生孔聞昭。茲三月初三日清明之辰，將卜葬于先塋之次，因爲銘曰：章哉孟氏，　亞聖之孫。倜儻豪邁，與衆不羣。主奉祀事，誠敬躬覲。統領家務，有典有箴。言誠舉止，勤合睦倫。宗族鄉黨，思誼維均。婚姻死葬，賙卹遺孫。仁義忠信，貽祖傳孫。刻銘勒石，君子攸聞。

亞聖五十九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朝聖孟公墓誌銘

孔貞幹撰　襲封衍聖公

居鄒主奉祀事翰林博士孟公捐館之三年，爲皇明萬曆之二十八年，其孤承光持自撰行實，再拜稽顙，來乞余爲誌銘，以圖不朽。余維天經地義，不越于孝；顯親揚名，必資乎文。以是心至，可謂能子已。按公諱彥瑛，字朝聖，　亞聖五十九代之[illegible]。高祖克仁，曾祖希文，祖元，父公棨，俱相繼爲翰博，世奉祀事。公以嫡嗣子，隆慶元年襲授世職。雄姿英發，倜儻非常，不拘小節，能幹濟，善談論，商確大義，洞合軌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以孝稱，鄉黨以弟譽。凡遇春秋祭祀，竭其誠敬。賓客往來，殯貲甫者，人有喪事靡匱，往起家門，輕重悉在掌握。閒閑中風致，酒淺棋局，益兼有之。肯自謂云：我祖承繼先聖，功垂名教，吾雖不能效法于萬一，敢不以清白自守。用是敬長小心，無敢自忘，富貴利達，畧不動心，人咸服其祿度焉。每逢聖節進表，俱承優遊。穆宗、神宗兩朝臨雍，皆遣使欽取陪祀，禮成，成荷紆綠襲衣及燕享禮部之賜，寔興數也。惜乎年不配德，僅五十五歲卒。元配孺人顏氏，生子承光，承襲世職；女一，適復聖裔庠生顏。茲三月二十一日，卜葬于馬鞍山麓祖塋之次，因爲銘曰：亞聖垂教，寔開其祚。內翰龍錫，垂裕無疆。遂公醇秋，孝敬愈將。鼎新廟貌，追服燕賚。天恩屢次，體被列光。祿被纓纓，履行慕識。人懷挾恭，遠邇胥望。巍巍茲閭，神格洋洋。我言以銘，式沛來芳。

亞聖六十代孫贈太僕寺卿永觀孟公墓誌銘

申時行撰　內閣學士

翁由姑蘇起都，過鄒，拜　亞聖祠，謁厥裔孫，知有人焉，祖德猶未替也。丙心契于翰博公承觀，茲其次君以銘幽之請請縱，不斐其敢辭。按公狀，詳承光，字永觀，距　亞聖祖六十世，高曾祖父以來，相繼爲翰博，世奉廟祀。公以萬曆三年承襲世爵，恪修祀事，真無忝厥職者。生而孝友，倜儻有氣節，不屑屑家事，惟留心經濟，身念及古人忠孝事，輒義形于色。特值流寇猖獗，公慨然曰：丈夫得志則爲



王家經畧四方不戢亦作潭一鷹鳥有觀宗族舞冦羅鋒鎮因窮徒而不之省者値天啟二年蓮妖賊亂陷鄒邑楊都司率官兵討之時賊衆三千餘人圖耗孟宅承光與應襲嗣子弘畧晉率家人僕役三十餘人協同楊都司勦賊皆被矢石所傷焉賊不屆俱被害家人庸天壽等亦為賊所殺家財劫掠一空此乃聖門之不幸吾道之頓闢遭此大變凡人聞之無不傷心悚目者闡學具呈公舉邑令都司俱報聞山東督撫趙具疏奏聞奉旨褒恤贈公太僕寺少卿公母貞淑恭人公嗣弘畧太僕寺寺丞蔭公次子弘譽世襲錦衣衛千戶遣官來齎御製文以祭之賜祭葬以表其墓家人席天壽等賙恤有差恩綸屢錫榮及儀役皆公之忠義有以致之也孟子不後不遺之訓至大至剛之氣公可謂無愧矣元配張氏封恭人生子弘畧膺襲世職被難死節次弘譽代襲翰博權主祀事恩蔭錦衣衛千戶供職京邸女二長適聖裔禮科給事中孔公聞詩男卑生貞權次適庠生宋公秀實卒年四十有六今歸葬于馬鞍山先塋之東因為銘曰東山之英蔚然正氣聖門之彥仁以勇濟祖烈克鍾間氣挺生殺身取義好爵是膺勁氣剛風沒爾彌彰千秋萬世垂芳無疆

亞聖六十一代孫世襲錦衣衛千戶振揚孟公墓誌銘

孔聞詩撰（禮科右給事中）

崇禎十有六年九月原任錦衣衛千戶振揚孟公暨元配孔宜人合葬于馬鞍山祖塋之次從先兆也閒卜吉矣其子聞璽持公行狀來乞銘于余余與令先君姻婭世好也素為莫逆交于髫年特見公現玓磊落不與俗伴心竊趨之雖蕪詞不足為頌珉光然誼不容辭謹爰筆誌之按公諱弘譽字振揚亞聖六十一代仲孫也先世自希文公初得封爵世為翰博事祀相傳數世及公父承光襲授世職于天啟二年遭妖賊陷城之變胞兄弘畧同父死節贈父太僕寺卿孔母貞淑恭人兄太僕寺寺丞仲弘譽應廕錦衣衛世襲千戶弘譽公于蔣其應襲姪玉甫七齡不能奉祀事亞聖主鬯之人督撫軍門具疏題奏以公暫襲五經博士篆主祀事公任職後舉祀典而大闓克彰敦宗誼而世次不紊凡可以聯親德貽孫謀者不留餘為生母張孺人在堂竭力供甘旨孝養無少缺焉至于應襲之姪時保公左右公曲為撫育懇懃教誨俾之成立祖廟遭兵變之後比類推折公捐資與葺復為請于當事各捐俸重修迄今輪奐擬橫舉然改觀皆公力也稱念父母兄長皆發于賦拔節不屆部讀恤典仍未的確自陳特疏奏請事自待恤典封為道官賜祭葬表墓道建坊里門又請特恩封母孔氏為恭人孝思克展亦公仁孝所感也及公經營玉成立公具呈讓職致仕林下優游田園有鹿門選致貫舉表表鄉國年六十七卒于鄭元郎子氏封宜人子一闡璽庠生娶學錄孔公聞詳女今歸窆祔先塋因為銘曰鬱鬱葱葱北山之陽德堪承先于焉歸藏人懷族感遺澤流長予孫保之奕世其昌綿綿千古餘慶未央

亞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靜若孟公墓誌銘

孔興璉撰（鹽運使司）

邾邑靜若孟公余姻戚也余于乙未歲齋次銓部方冀旋里後抵郯與公叙契昔闊別不意逾歲丙申夏公嗣君持公行狀欲合葬公于董安人之兆乞余誌銘余不勝悲悼念余與公累世通家寧能以不文辭哉謹按狀公諱貞仁字靜若為亞聖六十三代主鬯孫元配董安人系出郯邑庠生董公諱紀女公祖諱弘譽字振揚官明季天啟將以恩錫授世襲錦衣衛千戶兼攝院事及我朝鼎遷公考諱聞璽字龍華始專膺世胄歲餘抱病不能詣闕嵩呼公以長男承職時甫七齡端雅謹厚當拜覲萬壽時歲㣲卒度象賜宴優禮非生而謝興何克孫此甲子歲翠華幸魯釋奠先師公陪祀廟庭家錫經青婿袍晉秩一級并公之忠悃素稱亦烏能邀此殊榮耶然而公之忠實托基于孝公少失恃事繼母參太君凡生事葬祭罔弗盡禮萊之董安人一德相協于道婦道兩無愧焉奈好合未幾安人遂亦遽逝何天奪之速如此耶且公之孝尤有雖及者公之堂伯龍甫公卒于戎馬倥偬之會淺葬未安

公犧念不置尋遺骸于故土移葬祖塋俾幽魂得對于泉下此皆公之天性純孝大節卓卓可紀者至公之履貴顯而不驕膺榮寵而不矜待族人以誠接姻戚以敬又皆公之懿行足為世表者也公以大德若此故諸子濟濟諸孫繩繩晉錫立寶停為一時偉歸而且錫以大年壽享耄耋豈非天之所以報公者稱厚幣因書其柩納諸幽宮公生于前明崇禎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巳時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辰時享壽七十七歲

敕授承德郎元配董太君贈安人繼配孔太君封安人曲阜侯選縣令孔公尚喆女子八人長尚桂襲役世聯女六人孫男十六人孫女十人曾孫十一人曾孫女十一人嫁娶俱里中名門不俱達今卜于十月十七日合葬馬鞍山董安人之兆既誌而役為之銘曰扈釋協靈誕毓名胄髫年服聯天觀叠授昇以華衮錫以秘帙坤德溫柔穆美是匹哲人昌後蘭芬桂蕃歸乃佳城魄莫奕禩

附

亞聖六十代孫華昌府通判壇峯孟公墓誌銘

鄒縣潘榛撰 山西副使

壇峯先生者亞聖六十代孫也先生生而穎絶少長治經術攻苦刻厲聲即鵲起里中人靖處士奇先生才有女許授室是為孺人及任闡內佐先生孝養先生乃得一意修舉業益精試輒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得廩食居恒聚徒詣業益勞昔不休少年邁上謂靑雲可立致乃屢試不合卒用里選起家授文學搴故鑿仕下博無何遷一秩于中山又無何增一秩于河間先生三歷博士雅以師道自賦至而命耳提尤稟正于六籍一時諸生視先生殿最不資藝鼎以廣厲有效層累而上遂摧聞中司理先生由經術起一且持三尺法家言衆疑非所習乃輒循理無害愛書併至能不移時誹次於是所部悉就之聽直諸旁鄒邑悉就之貿成又為一時名司理孰請儒者拘于文法也先生術資擇又當不次而竟以別駕遷入秦武始金城之間為西秦險隘房素條職不苦兵力而苦轉餉以故當事者輒倚重先生知先生才足辨此耳卒之飛芻輓粟不報中人産而力寬庚癸之呼令百二天府兵端坐獨此其功不在小沒假而向用其勇業何可勝道乃知止不殆有味乎藏吏之言印謝致而遷荒蘐自適聽請子孫讀父書以為樂且鹿車自隨厥幾借老奈之何稿人進先奪也後薦人入年而先生亦殁許先生在林下十餘年身躬人虔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歡余數從先生飲飲輒耐歎息德不以長且責自挾牀下淌淌之風不過也余鄉膺紳先生不一二里中人有權于法或邑有大紛吏吏民稱不便者往往懇先生言之長吏先生選謝之足不至公庭曰不款公事長吏無不雅重先生長吏亦闊或從先生物色邑之豪强無類者先生謝不知誠男之節德操之虔先生又以一身兼之矣嘆乎先生自首併摩口誦不轅上不得從人主之前陳說經義下不得從長吏之末請試歸國而僅僅位不濟德以天年終說者毋為先生致懷不知自古文學之士多淪落不偶然終不以放既賢則先生又何憾于地下哉先生名承相宇承卿壇峯其別號云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六日卒于萬曆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播人生于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二歲凡舉子若四婚嫁俱里中名門不具逮獨其孫聞鈕為諸生有名與余宗有秦晉溫余髫齔時已聞慕先生為鄉之質行長者乃今與師脩咸尤得悉其行事敢載筆而為之銘銘曰爾爾爾祖實繁我魯致為之後以篤斯耐恂恂者儒王事靡豎蓀素含淳奄然于古厥有孟光數極于五冥合支同允蕨吉士嶧山之陽濟水之濟若堂若坊斯亦孟氏之庶

亞聖六十三代孫山西平陽府絳州清軍同知玉珂孟公墓誌銘

曲阜孔尚先撰 翰林院檢討 山西學政

余觀學三晉鼎車絳州郊關之外見豐碑嘉然臨於岐路手拔蒼齋觀其姓氏則吾鄉鄒邑孟公玉珂之遺愛也公官止州佐惠政在民其去官迄今十有五年矣絳人歆思不棄余固巳歆矣其流風會其遺孤尚岐等以公與厥繼配苑安人合葬期告余與孟氏世講也又世姻也是當為之銘因忍



敘稷根面例読之曰公姓孟氏諱貞娠字日玉珂
鄒邑　亞聖孟夫子六十三代裔孫也祖弘秀父
聞養兄弟二人公居仲世居邑之四基山幼有文
名受知于齎學道愚山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廣試
揚屋嚴不第採倒入太學期滿考授二牧以欽少
人家齋次無期初不作仕官想滑修閉戶以文酒
爲錢戊中山東地震兄弟皆權覆歷公獨殿不死
倣然曰天留此身得非有所用聊既未能仕于國
吾將旌諸家遂以承宗藏振蘋緒爲已任一家之
內生葬死葬無不畫禮日擊祖廟傾坦謀爾除
予廨得捐協而修之會
上命重修周公孟子廟遣祭立碑公偕邑佐林
君督功倡率鳩工庇材期年而燊蚕廟毀於紅巾
之亂垂六十餘年今始煥然一新南北過者有所
聘拜公之力居多也是歲恭遇
皇上以幸魯推恩及四氏陪祭人員得越次授職
公授絳州司馬年已逾艾捧檄色喜曰官無崇卑
是亦足展吾抱負況受
皇恩格外可不圖所以報效哉抵任冰蘗自矢却
絕苞苴事簡署閒澄心思治清軍兼營行稅舊有
胥包催侵耗之弊小民患之公則禁革包催令赴
官自納正額之外毫不取羨商民立碑爲德至今
收稅者永以爲法將終民以辦鹽課爲苦有不逞
者甫聚山中煽家爲亂其勢張甚州守逛君討無
所出公單騎直詣賊巢諭其魁曰鹽課者鋤鉌所
積力耕上辦爾少忍若身家囿可活也若爲益則
吾片紙可閩大兵立至爾晉橐粉矣賴禍在令日
爾其恩之賦衆皆感泣羅拜旌爲良民鹽課辦而
亂不興汪君迎勞於郝自以膺變之才爲不如也
其明年
上親征噶爾丹檄行山西轉輸糧草有司皆懼莫
之敢任督撫廉知公能委公辦運公年周花甲貌
髮斑白懷然有澄清之志力任其役爽犯風雪戢
涉邊塞知是數月大軍報捷公始息肩然自是畫
弃積勞疾始作矣遂諸上官乞休士民嗷嗷若失
怙恃卿事將擧轅兩泣文士爭爲詩歌以贈行至
盈歷云嗚呼一州佐至於如此潤亦難矣荒呈僅
一載公疾革召諸子曰我初不望仕今歷官三載
皆
君恩特賜愧無報稱惟冰兢自矢囊無餘貲人兢

急宜人寧三十新施輸今
不體劉陽于二阡會面藏
吾此氏名尙年錦能赴所
死意早家岐三曰畢千歸
屬言卒女尙月違對里吁
下不繼有雖初則片之嗟
猶及孔貴尙七視言邊乎
之私氏德齒日今而鄙是
死慈又亦女與遺散鋒惟
于勝卒先五殁過嘯之
壬事嘗公人安則聚人亞
事年先卒孫人育之兮聖
也六葬今六合官猾猶百
食十復繼人奔則賜稱世
何四繼安今祖成時恩之
擾廣安人以些兮能隣桑
哉元八高康西未力著斯
放配莸氏熙南竟疾刀
恭安氏公五之展轉

傳

壇峯先生傳

鄒縣周希孔撰　孝廉

今亞聖之裔以經術起家者則推壇峯先生先生之大簡茂昆清公詰之詳矣余生也覽僅一再爾先生然數從長者游稍閥先生軾事謹次而者之先生爲人稿介仁悠無城府罪好學問年十九補三氏學諸生家苦貧以舌耕自給所居去二邑秋遝又努騎從然朔室必詣學春秋祭必詣朝無關哥往來道中輯嘿甫其所業以爲甫齋靖不舉歲彎歷深唐河閒三學傳士世之爲傳古者來不苛貴弟于儀以爲賢矣先生亦直不貴弟子儀且祭其貧不能婚喪者購恤之貧而隸業干學者飲食之以故大得士心富道之獎者檄相接也有生久不至學先生怒召之至明自述艱苦狀先生鬬然不問既去歿念之使役負米興焉然生雖貧貧不至是特以說辭冀免責耳負米者且行且愠曰秀才無纖毫禮獻帥釋焉已幸乃復濟之使我勞苦言之不已適富道河事者在側聞而問之負米者具以告其人大驚即達于上省數息之而又證乎日考聚語肯賢于是薦諸朝遷保寧推官矣先是先生諭唐縣有首貢生得罪于令欲脅之紫生遇狀甚急先生持不進令不得已弱藹先生以情告先生曰是人貨無罪忍阿明府意害善類于令沮而去遂不復索生事獨陰恨先生爲誣語周上或告先生先生惟然曰吾非惜官者與人逐我學先去即治發行請生泣留不可即令亦陽留之先生去益夬矜發而新保定守信至先生觀之乃鄒舊令章公時驚故與已善者也諸生聞之留益切先生亦以進章公久冀一見而行乃稍冤朔故事太守初至郡傳士不得轉見令聞先生將往見郡守同已疑之及既謂章公喜甚遍問鄒諸舊游引入內宅敘生平推曰公何待罪于令令乃害公蓋令申府時署篆者不敢發而以達新守耳先生謝不對章曰吾知公賢者且驚在此公何憂先生乃此自是令事先生益虔幸以遷去諸生咸嘖嘖嘖之以爲有天幸也先生既晉推官愈自斥勵悉拒諸請托不納諭夬必于理法以其服修學較剡亞聖石像斷機圖三遷志及老藝批點孟子以風士居數年歿群流遍巴蜀所部有在選曹者謂先生曰公但捐百金僕爲幹置內遷可得也先生謝而辭之久之其人復遺書以爲言先生笑曰吾昔與居令抗夬意歸田賴章公故至此豈非命哉去吾他日之遷內與外亦有命焉乃以斷求乎郎得之何顏入祖廟也力謝不從待其使甚薦無何送得筆昌遍判分署洮州洮州居邊境殊尊重有常倒錄甚厚先生華去之或曰不權後至者科十先生曰吾知義而已喉他處也又數與太守爭奉大守歲不悅親事二歲曰可歸矣即致仕去將歸時有丁指揮者坐事且奪爵富遺付先生鞍之丁際因先生內威風獻千金爲治裝貨內感乘間言之先生大怨且究其致請者然竟全丁爵不深罪也主藏吏以盜金敗先生致之法微其駐既致仕猶未竟先生曰代者至若難生全矣爲自出貴補之其情而不苛皆此類也既致仕家居十餘年間故所教育諸弟子多貴顯或至齋泉每一過鄒必詢先生起居親造室下執弟子禮依依不忍去後先生卒有至鄒者外其事則又皆詣墓拜其與先生于孫叙世好如昔時里中人轉相告以爲美談云周希孔曰往先生教授河間余父溫誤君以事過之館一茂才家詣朝亟行健胥群于已或疑其薄先君日壇峯廉而厚余過之必變我且賭我不欲頌之也其相重如此夫以聖賢之後爲善其勢甚便得名又最尊然悠悠自麻者衆也如先生之卓然自振可不謂賢哉且世所爲屈已以宥者恐失官耳然以阿諛去職者不乏也方先生庇弟子將自分去官豈復計遷擢哉乃終陟郡倖則利害又何可定也然先生乎日又最和易無圭角似憤憤者至陽事則觸正如此將柱下所謂慈故能易者耶余高先生之譏故者其事以自鑒且以示孟族之孫子將共勉焉

絳州司馬傳

番陽王特選撰

絳州司馬公名貞琪字玉珂姓孟氏亞聖六十三代裔孫也世居四基山之陽去祖墓特近稍東所

缺页

校記

①授：當作「援」。

三遷志卷十一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補輯
衍岳　興錞
衍嶧　編次　尚嶷叅考

題詠

頌德惟贊，言志則詩。撫編寄感，覩貌興思。作非無益，情見乎辭。爰蒐爰輯，尚俟來茲。述題詠第十九。

御製贊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旣極而合，篤生真儒。誐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大清康熙二十八年御製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贊

明廣信桂　孟

鄒有亞聖，緒承文宣。業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氣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源。黜彼覇功，正此王轍。道著正羣，義凜氷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凝，貲鏞孤鳴。歷辟東嶧，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斯亞。形逝神存，昭茲九闡。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安陽集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荊杞。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齒。楊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乎醇者，孟子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廬陵陳鳳梧山東巡撫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平定白　鎰

巍巍乎其廟貌之峻，巖巖乎其氣象之尊，藹藹乎

仁義七篇之論，卓卓乎統承三聖之門。噫，斯人也，先儒謂功不在禹下。愚以爲萬世永賴，老天地而常存也歟。

鄒縣鄒幼學 孟廟落成

皋嶧之陰，坤靈孕秀，爰鍾亞聖，光前絕後。亞聖爲誰，惟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塞途，大道榛蕪。儀衍縱橫，聖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實有廟，祀享惟豊。祀享之豊，崇德報功。巍巍檖楄，燬于兵火。曰薦曰祀，禮弗敢惰。緊彼孝孫，孝孫思諒。廟貌維新，遐邇瞻仰。牲幣載陳，籩豆簠簋。聖道昭明，天地終始。

李　恪

發祥於嶧，克生於鄒。氣象巖巖，砥柱波流。慈訓教豫，私淑學優。爵闢楊墨，說邁王侯。絕麟而後，亞聖其尤。功高萬古，惟禹可侔。

孝感程光珠 按察使司

道德仁義，學宗東魯。閑聖闢邪，功侔神禹。

銘　　鄒縣鄒幼學 有序

鄒國公廟永聖門者，知縣崑山王壁所作也。廟從在宋元季，燬于兵火。國朝崇尚明教，前令拄孟既修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之。其辭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詵詵，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傚，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崩勿騫。凡百君子，有考斯編。

詩

四言

東海徐有貞 有序

有貞祇奉帝命治水於東兗、茲惟二載、修濬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出曲阜至鄒嶧、祇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博希文、而山東藩臬陳雲鵬、寔同謁焉。躬拜之際、嚴嚴氣象、儼如生覩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于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一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于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遑。先師之訓、詎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覩來遊。爰暨藩臬、亦有雲孫。敬潞藻萊、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昇于明、傳心千載。

吳郡尤存

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接騁僞、戕猶戕蒸、厥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崇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貴王賤霸、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徵言、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覺、開盲瞶兮。聖賢既歿、名教實存、宇宙利兮。鳧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塈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閟兮。春秋歲事、有孝諸孫、信不匱兮。牲牷既潔、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酤既載、籩豆孔陳、禮乃備兮。鐘磬琴瑟、無相奪倫、樂斯肆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五言古

崑山顧孟生

峯邪驚辟利、夫子振微言。論功畢闢闢、述性究真源。遏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喬嶽、一喙防頹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水篇。

晋人王雲鳳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鄉。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栢蒼。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亦有芳。卓哉闢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誰氏、失路而徬徨。

陳鎬

我行鄒滕路、三見嶧山春。引首望喬木、巖巖如有神。安能起千載、謦欬聆斯人。幸哉接餘裔、允矣贍精塵。淹留過別館、風吹紫荊新。師門有遺訓、使我涕沾巾。

朱𪻐

惟昔仲尼歿、世道日已偷。楊墨乃塞路、四海方橫流。儀秦肆奸欺、強辯干諸侯。朝從復暮橫、流毒遍九州。婉孌妾婦態、媚誕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誰爲謀。惟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既已闢、放心知所求。巖巖泰山象、凜凜冰霜秋。歷聘過齊梁、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定知公大猷。知言復養氣、足見公所修。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生今戰國間、治與羲軒侔。我來司考牧、東土及魯鄒。於焉拜公像、蘋藻思旅酬。式瞻儼如在、正氣充庑旒。

永嘉葉聰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子、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爲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鴆毒。所以古敬姜、兢兢戒文歜。歜乎亦何爲、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慇懃發良勗。遺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興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肆頸遥相矚。登堂三嘆餘、狂歌寫心曲。

汝南胡楨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青霞沈鍊

孟軻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霏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爲、楊墨充四方。邪說塞皇猷、詖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所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疏否臧。爲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僞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錄在嘉靖中、忠直冠一時。此乃其詠懷之一也。以辭皆推尊孟子、故采焉。

漢陽戴　金

孔鐸儼沉響、斯文晦復章。粹淑先鍾毋、英資始發祥。四端啓心鑰、吾徒正氣揚。麟經續絕筆、七篇立巨防。片言百世師、吃緊處更詳。每於清夜時、默神夫子旁。果然百感寂、主翁時斂藏。善念自茲充、如穀之有房。繼之以集義、勿助與勿忘。循循日復日、即此是梯航。當時豈無遇、功業劣齊梁。漢宋迄今時、諸儒宗派長。沂流接洙水、提挈先有綱。尊崇與善學、孳孳翼孔堂。功不在禹下、列宿同耿光。

郴陽李　襖

亞聖堪與秀、規模邁等倫。高軒環郡國、傾蓋者絲綸。仁義驅千古、知行妙兩輪。儀秦時結駟、居吻傳重茵。正學懸與衛、虛車失老荀。百王憐迹熄、一理認途真。洙泗還遺轍、山溪驟莽榛。指南非獨步、承禹竟誰人。說過禽羞獲、遷居道已聞。七篇垂德範、末路仰香塵。折輻生前厄、騰光殁落神。載輸身世遠、輪奐寢堂新。想像銜頻倚、鳴鑾式有麟。執鞭嗟罔及、淄軌濟無垠。

海寧徐　炳

炎炎夏日長、駆車古鄒邑。祇謁亞聖祠、齋心競惕惕。殿閣聳巍峩、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薊萊小桓文、邪說距楊墨。墦間富貴兒、妾婦縱橫客。亹亹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聞道躋孔門、論功侔禹蹟。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綱維岳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聞見移俗習。嬉戲從賈衒、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績。蒙養端聖功、拒超訓爾敕。遂泝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玉振戛金聲、升堂儼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轍迹。信知命世才、呂期逢五百。世無明王興、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教予爲亞聖、令名疇與匹。姬姒相後先、

姜嫄同一脉。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河北李化龍

口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栢黍天長。再拜瞻遺容、巖巖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岐嘆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斁綱常。聖途一以蕪、詖障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世噤蜩螗。坐令歸功者、比之埋懷襄。緊茲有本源、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無剛。念爾青衿子、月夕望宮墻。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旁。勉之在及時、申言着斯章。時督學山東、謁廟示諸生。

潁川連一標

嶧陽孕地靈、遠望孤桐翠。鄒魯曾觀風、暑月乘驄至。廟貌何崔巍、碣文星緯萃。樹有漢唐植、柴遺晉魏器。升堂虔薦藻、申此景行志。緬惟戰國時、舉世祟功利。蘇張尚捭闔、揚楊稱得意。天生我夫子、獨立斯文幟。抗禮諸侯庭、開蒙說仁義。堯舜期其君、孔顏紹夢寐。養氣與知言、能抉千古秘。慚余寡昧質、泰山將仰企。七篇佩髫年、皓首無敢易。丈夫在所為、巍巍何足覩。通塞範馳驅、詭遇恥為累。願學邊遺矩、源流宗洙泗。

青陽王一楨

獲麟止東周、有孛符西國。大道黯長夜、豈辯儒與墨。依稀顏母山、孟母居其側。子輿幼亦孔、俎豆戲何飭。源泉發洙泗、千秋飲其德。捧楹昔有嘆、五鼎方廟食。在禮母從子、徵詩闕有侐。欽風庶夙夜、矧余涖茲職。自知非製錦、遠愧機中織。處世或圓鑿、幸勉縱橫逼。鵠鵠宮墻深、㬎㬎松栢直。見知豈無有、丹青古維則。

新安畢懋康

岱宗紆修𡸣、洙泗揚層瀾。清和雖云絕、夷惠非所安。剛大塞天地、善養吾浩然。結駟魯宋郊、抗軟梁齊間。功名卑管晏、終爭末俗源。傳宗宣尼後、尚友黃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誠淫息二氏、妙願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林鬱庭階、翟殿煥朱丹。虛風傳清響、鳴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咏菁蘭。

山陰劉墒

母聖成賢子、子賢成聖母。道器即天授、亦藉人工補。勇志勤三遷、芳名則萬古。傷哉遺石像、長跽懸摩估。拜罷西風慘、淚濕山之塢。爰思吾母心、艮工

亦獨苦殷勤道姓名。門墻幸勿叱。敢負此生身。修途當自努。

郯人許國康

昔我望宮墻。一片松杉黑。入門一長跽。周覩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楹銷其刻。線垣繞周道。死墜不敢即。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榱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絹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嗇。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彩。冕旒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寔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偪。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遥指西南國。時邑令胡公縉先重新廟貌，賦此以志。

樵李屠中孚

崢嵘何嶙峋。拔地雲根起。蓬勃無所歸。結爲孟夫子。善養便浩然。瀰漫古天地。往喻三皇前。後孕萬底止。意自戰國時。包含直到此。卽看眼中人。特以爲生死。亦惟慎所養。要在堅踵趾。

上虞陳　洙

鄒國生喬木。輿人惻純倫。方員臻法象。繩墨起經綸。一貫承瑣轍。三遷悟斲輪。謀玉如暢轂。載道似文茵。負乘羞楊墨。爭馳勞慎肯。善端知馭遠。義利見由真。適魏轅從北。之齊駕入秦。輕軒既有礙。推挽已無人。願學追先軌。息邪式後聞。王公焉並駕。妾婦自奔塵。重較安於命。輕車轉若神。躬參天地匠。步驟古今新。參伍忻繩武。頻曾幸有鄰。臨軒一瞻拜。凭几思無垠。

汝南梁州彦

巖巖振宗風。芳猷寓簡冊。夙存仰止心。道里苦修隔。一行驅吏鞅。遂作鄒魯客。肅帶叩堂皇。靈爽若相迫。英氣振楸梧。浩然不可逆。因思儀衍流。何處可容跡。雖有楊墨徒。見睍不須闢。畀陬俯仰間。犁然我心剨。摩娑漢唐碑。彷彿絃誦壁。朽質慚小儒。鞭弭待驅策。罔極恩可懷。寧不泐金石。平旦與幾希。奉此爲真脈。

朱承命

夫子生衰世。大道幾淪喪。縱橫章臺下。戰士日擾攘。魏齊未得志。鄒滕空含皇。巖巖泰山象。闕里分餘光。危微七篇著。日月行天章。古殿鬱崔巍。萬世承蒸嘗。豈曰崇廟貌。幾希不可忘。七雄今安在。松

檜茲蒼蒼。

兗陵施閏章

岧岧嶧山巔，終古棲靈異。巖巖一人起，方寸塞天地。獨立芟羣言，諸儒折狂喙。俎豆同孔顔，宫墻接洙泗。靈旗儼翱翔，古木入雲際。母氏斷機堂，有像若長跪。徬徨復下拜，愴然墮我淚。灑掃何寂寥，門庭已荒穢。誰爲企前修，吾黨有餘媿。

兗州守 山陰金一鳳二首

戰國尚攻伐，道學幾淪亡。嶧山挺豪傑，黜霸而尊王。春秋絶筆繼，願學得大綱。轍環功利國，仁義療膏肓。無如病聾瞽，吁嗟空倉皇。中誦伊祁舜，僞詭虞世彰。表言爲立極，横議自閑防。兼愛無所逞，正道曠康莊。七篇帝王師，俎豆孔子堂。卜鄰三遷地，廟貌復煌煌。松栢千年秀，蒼蒼古檜芳。一脉尼山接，萬載永蒸嘗。恭謁孟廟

神禹平水土，天下得安居。夫子闢楊墨，大道照太虚。唐賢昌黎伯，特表爲並驅。禹陵隧會稽，巍巍雄石墟。孟林四基封，穹碑大特書。道統迢遞接，懿言啟後儒。骨朽名不朽，瞻拜仰何如。恭謁孟林

卞里仲蘊錦

我來四基山，中天懸白日。仰瞻亞聖墳，光輝發岑律。深林不見人，野鳥聲啾唧。似聞仁義譚，辨揚與距墨。正氣亙今古，浩然天地塞。北拱泰岱雲，南望鳧山碧。晴巒列畫屏，陰森樹巖密。地勢倍蜿蜒，鼻如絡繹。洙泗接真傳，功高大禹績。鍾靈裕後昆，萬載樂盤石。斯人久不作，吾道將淪息。拂碑起長吟，千古歎窀穸。恭謁孟林

七言古

東浙孫應奎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于時未翟漫塞途、杞柳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擒言性善明宗旨。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充此浩氣塞天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為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詖淫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攸時。如何易簡復榛蕪、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播聞、昏夜哀憐同夢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却驚詩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情助與忘、未由動靜歸於指。隙駒悵莫揮魯戈、志尹空懷匹夫恥。問俗驅車闕里來、肅瞻遺像容芳軌。徘徊松楸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草五猶能記七篇、斯才後此當誰似。

山陰張元沖

弱齡捧遺編、孩提感戀迴。中歲寡師承、良知啓昭晰。偉哉仁義配禹功、排決洞流猶已溺。嘻云好辯託空言。試跡隆汙探往曆。每自春秋道術岐、雄乎戰國咸踦危。人知坑焚窮秦烈、泝流横議久淫詖。嗟哉人心是是非非有恒彝、天綱地軸賴以維。有不忍、有不為、[illegible]萬善何充彌。彼紛支離騁胼臏、功利糅雜恣凶極。更惡區流眩紫朱、卵有孩毛摩頂相纏墨。執中折淆說稱近、杞柳湍流轉沉匿。千聖萬徑總由邪、生心害政皇途塞。民生塗炭與籍灰、天地狂瀾至秦極。嘗歎禹貢導水肇兗州、龍門砥柱俱順流。衆瀆朝宗歸瀚壑、地平天成萬世休。不然隄防壅注殫功力、恰與汎逆增墊游。嗟乎。五行三才惟此性、率性兢兢自往聖。天德王道統幾微、古今否泰緣斯柄。必有事焉戒助忘、行所無事迴定命。三聖相承統緒存、畏天悲人宜諄諄。我生趨向幸有門、擴充集義愧未敦。征途肅拜儼有[illegible]、嶧山迢迢水源源。

臨川帥機

晨發滕陽遵鳧繹、絲余馬兮謁孟祠。孟祠奕奕臨周道、井幹瓊宮何陸離。春光淡蕩照靈宇、香烟縹緲駐遊緜。層軒三階縈紆入、檜柏交柯鳴鸛鶻。古來萬乘名磨滅、夫子聲稱千古垂。光施令母同昭揭、賜爵上公配先師。昔何炳鑒今崇信、理義同然

真我歎。續紛遊子共聽式、巖巖山立觀英姿。夫子精神今安在。遨遊泰嶽乘雲霓。吁嗟東魯區區國、何為聖賢萃于茲。我欲結廬種龜陰、松楸繫念世緣羈。東望闕里不遑謁、頓步躊躇有所思。

晉陵沈應奎

七雄世局幾更變、周孔精神垂一綫。談家門戶正高張、倒峽懸河舌為戰。嶧山鍾靈孟夫子、獨封宮墻親如面。原本仁義萬仞壁、浮陰蕩盡朝暉昇。齊梁那識是聖儒、伊周事業歸虛電。區區滕文晝井地、鼎彝聊成田家餅。惟公之後名世遐、先師當年車轍倦。鄒魯文明麗日星、嶧峯泰岱千秋真。徽乎徽乎七篇指、長夜喚醒人性善。

卞承式

防山之陽嶧山陰、亞聖廟貌蔚蕭森。秉圭南面冠且簪、泰岱峩峩勢千尋。私淑至聖傳道心、浩然之氣橫古今。直距楊墨攻詖淫、荒哉齊梁盡湮沉。我來肅謁懷古深、摩挲遺碣苔蘚侵。豐碑既植庯藻臨、堂構軒豁何胸襟。千載一時神其歆、何以誌之長歌吟。

五言律

豫章費　寀

數仞宮墻地、三遷俎豆風。弘才真亞聖、上爵稱元公。門對千山翠、壇深百尺松。瓣香斜日外、企敬白兒童。

莆陽鄭　芸

傳心宗孔聖、得統列顏曾。衛道功齊禹、經田法在滕。古松摩漢斗、世澤衍雲仍。太岳儼遺像、廟堂幸陟登。

永豐郭汝霖

我思鄒孟子、學問何淵淵。夙受三遷教、直承一貫傳。距淫常亹亹、憂世每拳拳。炎日瞻祠下、風霜仍凜然。

晉藩樂陵裕穆王

來路槐陰老、嵒嵒氣象深。遊梁思正辯、入廟想遺音。喬木高千仞、宮墻出十尋。斯人傾蓋遇、披豁散幽襟。王謁孟廟、遇博士野亭、感賦。

瑞陽熊　相

古邑溪湖下、嶧峰如筆奇。神靈生亞聖、道統繼宣尼。慈母三遷教、斯文百世師。家聲振聖裔、餘澤尚

無涯。

永嘉張　純

正氣關乾坤、挽回吾道存。貌視六卿貴、獨當萬乘尊。禽蟲喧白晝、風雨自黃昏。瞻拜巖巖下、齋心奉格言。

稽山毛一言

絕學承先聖、遺言啓後生。桓文元異道、鄒魯却齊名。萬世開新廟、層巒壯古城。巖巖聽氣象、敬仰有餘情。

北地李　楨

儀象千年後、依然只此心。嶧山堪極目、泗水可長吟。神禹功非古、仲尼道自今。雄哉韓氏子、數語重儒林。

涇陽許守恩

維挽人心正、獨閑聖道多。宣尼真可亞、神禹未能過。功名卑管晏、仁義沛江河。戰國若無子、今日更如何。

廣陵戴思恭

列國兵爭日、羣言惑亂時。不生鄒亞聖、誰繼魯宣尼。後世得聞道、當年賴見知。維桑瞻廟貌、轉切嚴嚴思。

錦川章　縫

母教三遷後、道歸亞聖公。正心闢異說、道性醒羣蒙。功可禹王匹、學非諸子同。泰山氣象在、萬古仰遺風。

華亭董其昌

愛此孤祠樹、森然見典刑。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盡磨秦籀、參天結魯青。方知椿散壽、只入列仙經。[illegible]廟[illegible]檜

李　遜

古柏森祠宇、攀躋却步難。泰山惟視魯、滄海自觀瀾。斷織鄉還續、坑書灰未寒。蒸嘗千萬禩、仁義總居安。

石沙王　瑛

落日鄒城路、倉怔一拜濡。風塵嗟俗吏、仁義仰真儒。野色連秋樹、山光照晚芙。巖巖千載冢、猶自肅松椎。

西蜀荊世安

千古全忠孝、微斯誰與歸。天心延魯鐸、聖母啓鄒機。一像存廬墓、七篇致德徽。羣生性不死、自是快

贈依。

羅　岐

間氣鍾東嶽、雄才此地生。眞堪宜聖亞、不媿大賢名。古碣碑還古、人亡道自行。春秋隆廟祀、萬古慄人情。

仁和張　琨

亞聖今何在、雖忘私淑情。青蘋登俎豆、翠柏覆簷楹。落日米恩靜、空堦鳥雀鳴。城南瞻廟貌、世代衍簪纓。

靈山畢公嗣

泰岳巖巖度、巍峩古殿中。迴瀾配禹德、封爵埒元公。道自尼山接、源從泗水通。至今二千載、浩氣塞蒼穹。

山陰金顯仁

抑霸尊王道、巍巍浩氣長。生當名世者、居近聖人鄉。理學昭天壤、春秋合禘嘗。源深流自遠、奕葉紹冠裳。

七言律

廣陵茅大方

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河東薛　瑄　有序

往年瑄奉勅提調山東學校、因得謁鄒國亞聖公祠。近日復被命南京大理、道經鄒縣、謹書律詩一首于祠壁。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堙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廣信桂　孟

七篇述作啟羣蒙、亞聖名高萬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悟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廟有頹毀、桂公有修復之志。

姑蘇吳　能　有序

予嘗讀亞聖書、今叨仕、得至里、而孟氏林廟皆在其境。躬詣塋釋菜、展祀于祠下、顧瞻聖賢之容、豈非幸哉。然鄒之民往往被其德化、淳厚少訟。又復見亞聖五十四代嫡孫思諒、儼然有昔賢之風。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予始至自京師、未舍館先謁廟、具一獻之禮、恐日久泯忘、謹

爲詩以記歲月云爾。

叢祠倚近白雲邊、林木蒼蒼尚儼然。金石勳封知道貴、冕旒遺像見神全。暮烟處處迷書屋、秋穀離離滿墓田。今日丹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樂安楊　貢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崇啓廸、綱常萬世頼扶持。乘驄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三衢徐　毅

素王既殁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頼三遷。斯文不墜泉歸欽、聖道重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古祀、綿綿瓜瓞見曾玄。羲天顯中僉事過孟廟偶成

建安黃仲芳

邾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時陳功濟世、機緣初斷母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墻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淸風百世播徽音。

鈞陽馬文升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爲人心久陷之。道統千年茲繼續、綱常萬古頼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儀像慰遐思。

鉅鹿耿　裕　二首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凛凛邈難攀。高名騰溢堪輿外、浩氣冲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頼閑。

地隣闕里水宗沂、秀毓眞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尤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新安程敏政　有序

景泰丙子春正七日、隨家君之官西蜀、時甫十一歲。平日嘗聆父師推講亞聖開來繼往之功、今經謁祠下、拜瞻遺像、不勝起敬。遂漫成一律、用展緬懷之私。

緬想儀容慕倍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吳郡顧　潛

七篇高論述先王、千古推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軺車三宿重公卿。雲仍不斷衣冠澤、皂繹猶含草木香。幸自髫年欽芳潤、載瞻儀像奠椒漿。

泰和羅　璟

天子精神對越前、平生景仰在眞傳。功承三聖言

皆正義、勸諸君事有權。大道已無榛棘塞、遺書終
並日星懸。升階再拜懷千古、三復知言養氣篇。

闕里孔公瑛

挺生亞聖出人寰、氣象巖巖擬泰山。仁義高談吾
道重、從衡不主霸圖開。千年靈秀鍾鳧繹、百代衣
冠亞孔顏。幸際新恩榮世爵、綸音飛下五雲間。

新安汪　鉉

源源洙泗幾湮塞、一脉流長賴濬通。救世七篇仁
義語、闢邪千載禹周功。文章燦爛星河遠、氣象森
嚴泰嶽崇。瞻拜不勝懷古意、孫枝猶復有遺風。

東塘毛伯温

過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
此道孔顏之後獨成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
流繞故城。湘上高風慚後學、雲松烟樹不勝情。

江陰張　衮

萬古英賢孟夫子、浩然天地即吾廬。挐言學者操
存要、不上侯王戰伐書。廟貌風雲猶宛宛、濃陰檜
栢挺扶疏。七篇配禹功非小、三聖承傳道不虛。

滁上胡　松

我行于役歲侵尋、覽勝遥看嶧樹林。大石巖巖貪
下拜、幾泉混混儼如臨。游談偶類儀秦辯、拯救直
同禹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婺源汪舜民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啓衆蒙。仁義七篇承
訓誨、病[illegible]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儀秦辯、養氣原
非黙合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張　蕙

絕學遺經賴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百年封詔雲
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曲徑林幽啼野鳥、荒田蛙
滿灌春泉。暴書臺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吳江趙　寬

輪奐巍巍逼太清、入門瞻禮慨平生。重崗雲霧凝
寒碧、古木風霜帶晩晴。道統真傳開後學、斯文千
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奠、無奈星軺促遠行。

南陵陳　劝

斯文一綫賴誰存、夫子能開作聖門。手著七篇皆
正論、自承三聖豈空言。堂堂廟貌光慈母、奕奕書
香被遠孫。此日齋心祠下拜、也傳糟粕沐餘恩。

鄞人謝汝儀

横行邪說梗長途、大廈全憑一木扶。吾道七篇昭

日月、異端曲徑自榛蕪。千年教澤應無盡、三聖功
同信不廷。莊誦遺編空仰止、舊聞今始快瞻趨。

吳廷翰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
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
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景歎、遡洄沂水識真傳。

閩人鄭 威

斯飛廟貌氣如存、此日相過得入門。萬仞抗特真
壁立、七篇示我總昌論。風回馬首塵初浄、嶂出雲
頭秀獨尊。不盡瞻依千載意、直從魯泗問根源。

三河劉 相

哲人萎矣幾何年、會見仙源世澤延。一卷中庸承
祖訓、七篇仁義賴師傳。鐸音嗣續家聲重、洙水浸
淫道派綿。企仰高風祠下拜、遺容寂寞草淒然。

東阿于愼行

鄒城舊里記三遷、廟貌弘開大道邊。行地江河疏
聖派、談天爽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鏞日、嶧嶂雲
連檜棟烟。北望孔林元咫尺、千年海嶽有真傳。

錫山龔 勉

先賢廟貌鄒城外、此日重經過聖門。北向岱宗瞻
氣象、南來洙泗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宮宇、百代衣
冠重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低徊庭下復何言。

閩漳戴 燝

兩楹夢後道如綫、仁義高談著作年。命世七篇優
聖域、鴻儒千載有真傳。瀾狂不自能東下、路塞于
今巳廓然。浩氣獨存遺廟肅、泰山萬仞水涓涓。

黎陽王在晉

霸圖爭事說縱橫、絕學登壇獨主盟。七聖尙延洙
泗脈、百年重振泰山傾。功名管晏資談笑、仁義齊
梁勝甲兵。浩氣獨餘蒼柏在、日星燦燦六經明。

閩人蕭應舉 二首

日射朱門帶雪光、蒼蒼庭樹儼成行。微言幸巳窺
千載、浩氣依然見一堂。山色遠從東岱至、洙流直
瀉九河長。孰知萬古趨蹌地、辛苦三遷不可忘。

道窮麟泣岱無光、間氣猶鍾古嶧陽。二氏橫流悲
獨切、諸侯傳食意何長。直將真性齊堯舜、不數功
勲到霸王。我亦有心生異代、十年五度謁宮牆。

蜀人胡繼先

垂髫夢裏識先賢、此日分符非偶然。氣象森嚴渾
是舊、宮墻歷落未如前。蔓蕪殘壁凝朝露、繞樹荒

階駐晚輝。悲愴幾同恢復志、強圖營藉壯三遷。

魯藩顯琢

紛紛戰國憶當時、楊墨縱横誰辨疑。不是七篇延聖緒、那能百世作王師。雲圖老檜前朝幹、苔繡殘碑異代辭。拜罷巖巖山在戸、至今猶自想容儀。

曹縣王士龍

義訓常從泗岱留、疊青滔綠瑞光浮。地靈百載輸承仮人、傑千年魯並鄒。我向七篇探道義、誰憐三宿夢伊周。穉知聖主修封祀、一體烹牛薦玉甌。

德化賴　垓

儼然遺像古城南、景慕先賢急駐驂。化雨長存蒼栢老、妖風偏苦白蓮惔。山深極目澄秋色、篆古捫摩對晚嵐。萬古薪傳廟貌在、堂楹興廢幾能堪。

平湖呂本南

巖巖遺像儼當時、門下千年有退之。道管人心終不滅、力排異說敢爭持。山靈遠護宮墻舊、夜氣清涵草樹奇。文緒茫茫誰復繼、後生仰止不勝思。

邑人潞　榛

古廟陰森栢檜繁、衣冠歲歲薦蘋蘩。人間留得眞心學、天下何須嘆手援。三聖以來承正道、七篇之後絶微言。漢唐亦自多英主、何事尊崇待宋元。

李右諫

毓聖鍾靈古嶧陽、三遷教啓見虞唐。千年絶學機緜續、歷代崇儒俎豆光。壁立東山膽氣象、環流泗水繞宮墻。七篇治世非迂拙、今日尤先義利章。

東官盧琰田

大道夙承三聖懼、世人原爲一身夙。昭昭山徑曾何塞、混混泉源本自流。不昧寸靈唯赤子、獨超羣聖有尼丘。誰人觧向幾希覓、何事翻從十尺求。

洛陽荀廣龍

幾翻夢寐讀遺篇、得近宮墻信有緣。善决江河誰可與、功卑管晏世無前。異端滅熄毛當熠、正道昭明日麗天。四載勞勞慚尸素、溪蘋澗藻此衷虔。

泉南黄克纘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干戚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聯依近、書到窮荒習誦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間邪說枉紛紛。

栢鄉路一麟

五色雲車止嶧峯、天生夫子覺羣蒙。七篇宗旨承尼脉、二氏障瀾並禹功。象著泰山惟浩氣、論崇王

逖白高風。更從青史欽芳躅、聖母三遷譽未窮。

晉江黃汝良

廟貌巍峩古木蒼、巖巖泰岱見羹墻。唐虞一統開先聖、仁義七篇昭素王。可但分廷輕晉楚、雜將歷聘悟齊梁。時逢有道崇儒日、伏謁欣聞俎豆芳。

三衢徐文溥

冠珮巖巖聳太行、百年廟祀嶧山陽。論功不在元圭下、談性應爲闕里光。雲護宮墻春杳杳、露涵松檜曉蒼蒼。千今戰國風仍在、感慨祠前一瓣香。

慈谿顏鯨

自戴儒冠四十年、幾番仁義檢遺篇。若非念慮能精一、只與權謀爭後先。萬物反身皆我備、白王私淑見心傳。森森古檜瞻依地、得借分陰步亦前。

越東黃肅

停驂祠下謁先賢、遺像巖巖尚儼然。淼泗溯源承正脈、泰華登頂小羣巔。功同神禹七篇力、道繼宣尼十哲前。廟食直隨天地老、雲仍簪紱更綿綿。

楚昌袁鎬

高談仁義鄙蘓張、力救人心距墨楊。拔本塞源昭烈日、尊王賤覇凜秋霜。九州禹蹟功何下、萬世宣尼道有光。泰阜巖巖瞻望表、白雲千仞樹蒼蒼。

遂寧張鵬翮

家在中庸精舍邊、養成浩氣獨光前。崇王黜霸遵將好、講義型仁紹聖傳。力闢異端歸正路、指陳性善契先天。七篇作就堪垂訓、羽翼尼山並萬年。

會稽婁一均

私淑爲徒聖道開、齊梁廷說傲君顏。闢邪志與淵參伍、名世才如伊呂間。口溯銀河回地軸、手披棠霧覺人寰。拜瞻遺像晴嵐映、祀典從來詔屢頒。

德清周翼

七雄淪替一人扶、延折齊梁道不孤。百樹松風環廟宇、兩楹俎豆訪球圖。穹碑御製霞相映、宸井天開水未枯。血食千秋隆祀典、袞衣端不愧真儒。

斷機堂

會稽章忱

紛紛功利說當年、立教何如孟母賢。卓犖有懷超萬古、辛勤無計抑三遷。機絲在織緣誰斷、道學將湮自此傳。下馬登堂欽仰止、蕭蕭風木恨無邊。

孟子墓

會稽婁一均

四基山麓仰松楸、泉下嶧靈萬木稠。學闡翻功傾世主、言稱王道挽諸侯。烏飛雲亂人千古、地老天

毘土一丘。賴有七篇紹聖統、不因秦火斷風流。

七言絕句

臨川王安石

沈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寧徐 炳

檜栢烟雲拂漢蒼、嶧島瑞靄抱宮墻。巖巖遺像如親炙、浩氣爭同日月光。

德清許孚遠 三首

尊王賤霸匪囂囂、誠僞機關不可淆。敢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直與泰山高。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真精。假非道脈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但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吳郡韓世能 二首

母教三遷成大賢、機絲斷處聖功全。浩然充塞乎卿相、宇宙光華在七篇。

列國兵爭那有君、獨陳堯舜與湯文。當年反手成王業、未必明禋萬古芬。

海寧徐 炳

鍾靈岱嶽接尼丘，一氣南來兩地浮。鄒魯相望剛百里，問年都說自西周。湖孟林

當湖呂 濬

氣象巍巍萬古賢，掃除楊墨詔當年。欲知剛大塞天地，賤霸尊王著七篇。

渥水高翼化

廟貌不隨天地老，斯文萬古一宗門。水流山峙今如昔，道德高深未易論。

孟母祠

贊

延平鄧原忠

古有胎教，實維厥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歟。學也者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允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輿，孔孫是師。師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曰猶此故。斷機難續，輟學曷成。續之臘之，底于先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間或有焉，孰喻以機。父而教子，且有未全。矧爲母者，教何能專。有母若孟，厥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者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教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闢。三聖是承，允矣宏績。著書七篇，垂訓遐邇。不有賢母，曷克若茲。峩峩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邾國，苗裔其昌。臘機有碑，賜書有臺。肯構肯堂，期爾後來。我矢厥詞，銘于堅石。世爲母者，是傚是則。

詩

廣信桂 孟

斷機堂畔暴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後月，麗霄鳴鳳幾時來。

張 意

千載傳聞孟母賢、三遷遺蹟古城邊。觀風何幸一瞻拜、俎豆溪毛共礀泉。

西蜀甘 茹

恤緯燈殘風雨多、斷機堂冷奈兒何。七篇織就天孫錦、羞殺蘇家六國梭。

海寧徐 炳

教子辛勤斷織絲、古來慈母却嚴師。孔門不絕如綫緒、延續綿綿在此時。

河北李化龍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親有義方。一斷機絲延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婺源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高馬鬣也徒然。題孟母墓

蜀人胡繼先

幾希道脉續唐虞、千古猶傳母氏劬。斷盡機絲成亞聖、子賢應少母全無。

斷機堂 鄒人許國康 二首

孟氏文章萬古傳、七篇高比七襄懸。君家欲覓天孫巧、試向辛勤機杼邊。

大舜當門孟母家、虛堂機杼自横斜。嶧山疑是支機石、此日擧頭尚五華。

會稽葉一均

雞鳴肅肅詔庭前、鞠育劬勞聖母全。戲阻童心機一斷、完成胎教里三遷。教詩說禮同嚴父、講仁迎義兼大賢。閫閣從來因子貴、馨香千古幾人傳。

德清周 翼

機絲一斷錦文開、亞聖經綸名世才。室卜三遷嬉俎豆、堂成千禩俯成限。河流郗國星源遠、織仰天孫雲漢回。萬疊翱光聲教遠、泰書畢訓尚遺臺。

仁和張 琨

數楹古屋亞聖鄉、殘碑額曰斷機堂。機鳴軋軋杳何常、教兒千載垂縹緗。曷哉墜緒尋茫茫、歲序如梭惟勿荒。横陳杼軸剪秋霜、相期意矢毋相忘。纖拂異學立隄防、七篇炳炳傳琳琅。組織千聖成文章、燦如天孫雲錦裳。緊惟母氏秉義方、孔顏之道燬而昌。庭垂古樹凝烟蒼、覆帶明月有餘光。門臨洸水清且長、三遷世澤綿無疆。

子思書院

河北李化龍

四極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間。一自微言傳聖道、至今誰復叩賢關。

鄒縣周邦仕 四首 有序

往嘉靖間、余讀書精舍中、凡十年。是時堂樓維新、與諸同學講習甚樂也。萬曆甲午、關臺畔傾頹于堂西、新築池亭、清爽可玩、慨然有懷。

數椽精舍郊南城、傳是思輿授受庭。清夜月明琴動寂、凝聞堂上講論聲。

十年臺北藏修日、諸子堂中切磋時。一自索居機漸斷、到今誰復理殘緣。

聖學從來無兩宗、七篇仁義一中庸。莫將見解矜虛悟、好向倫常盡實功。

臺東蕭艾芊芊茂、臺右芙蕖灼灼榮。却憶往年章令尹、只修精舍不修亭。

檇李徐應徵 有序

鄒令胡公創修子思書院落成、書賦五言二十六韻以紀之。

昔賢茲授受、後學仰宮墻。云何曾式微、傾圮鞠草荒。惜哉唐漢間、湮沒爲民壤。卓矣元司尹、恢復僉云艮。吁嗟復黍離、兵燹釀滄桑。長風號古木、榛莽起蜩螗。詎無司土者、而不任肯堂。物理終代謝、否塞斯春陽。聖靈符夢孟、感召西南方。美人膺視篆、釋菜與徬徨。亞聖廟聿新、精舍仍茲茲。斯夕勞兢惕、諮度爰周詳。捐資庀衆材、子來不日襄。俄然成廣居、吾道千載光。景賢堂仰止、慎獨軒允臧。崔門時洞開、宏麗敞軒昂。灑灑亭池靜、睘睘檜栢蒼。鳶魚契道機、鳧鷖供清觴。多士便樂育、私淑慊修藏。誦讀與絃歌、雜沓聲洋洋。勵精娓往喆、唐虞可梯航。爰思賢侯心、郤顧慮且長。念茲舉廢典、道脉之存羊。天意佑斯文、德星來發祥。共瞻落成者、愼勿藐尋常。願言勒貞珉、億禩詠甘棠。

海鹽呂兆祥

聖孫思肯聖人翁、道大其如塞太空。忽下生平真手段、剛開天地說中庸。

暴書臺

西蜀甘　茹

鄒魯斯文此大觀、暴書臺迥日三竿。仲尼去後秋陽在、無奈人心易十寒。

海寧徐　炳

兩楹夢奠泰山頽、繼統還須命世才。皜皜秋陽千古在、至今長照暴書臺。

郯人許匡康

臺畔爭傳孟氏居、臺端曾暴七篇書。也知五世秋陽烈、不復如今見蠧魚。

檇李徐應徵二首

暴書臺近斷機堂、子聖母賢教義方。暴得七篇仁義在、中天麗日並爭光。

嶧山斷碣辨嬴秦、野燒經殘蹟已陳。惟有此臺山下在、秋陽千古共嶙峋。

丞清李　覎

邾國城邊百尺臺、傳孟氏暴書來。莫言世遠無靈異、時有文光燭上台。

德清周　翼

臣致齊梁後、歸來[illegible]。道傳尼父統、心接帝堯初。雲氣輝文藻、天光映敝廬。七篇從此出、日色麗庭除。

會稽婁一均

臺空何處覓殘篇、髣髴秋陽麗遠天。道載琅編經日貫、卷開文藻鬬霞鮮。厎排異學知功業、力挽儒風卽事權。皜皜不殊精氣在、書光遥映薜蘿烟。

仁和張　現

臺畔曈曈日映紅、年年芳草漾微風。傳來書卷歸何處、只在經天離照中。

鄒縣陳方賀

嶧嶸臺榭倚晴空、烈烈秋陽暴不同。留得七篇仁義在、至今猶與日爭雄。

靈山畢公嗣

孟子祠陰孟母堂、宛然慈訓在其旁。暴書臺畔中天日、織錦庭前午夜霜。嬉戲迁來皆禮樂、機絲斷處盡文章。母因子貴承恩寵、子以母成著義方。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錫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嶷恭考

古蹟

人雖云殁，物不與往。舊蹟可尋，罔不瞻仰。古木殘碑、荒城遺壞，是載其詳，以資慨賞。述古蹟第二十。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暴書臺三字係楊桓篆。桓字武子，號辛泉，兖州人，元秘書少監，精于篆法。至元間邑令張銓摹刻石上，今存。

故邾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二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酈道元、劉昫、杜佑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蓋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矣。

元制三碑，其二在孟廟，其一在子思書院內，乃封孟父母、孟子、子思子敕也。皆以國師八思巴所製蒙古字刻其上，而下以楷書副之。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蓋宣和中朱令建是殿所植，甚有古意。其餘檜柏楸槐之類，爲元及明初所植者，雖亦高大蒼然，而不及此。董其昌有詩。載藝文

石篆陳了翁格言曰：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爲吏以廉，立身以學。下有跋字，亦清勁，在家廟中。洪武間少尹鄭原忠所刻也。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所建。元碑有之，今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即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又傍古塚纍纍，居人不詳所自，或三家之爲

正卿者，并會葬于此。以上俱在鄒縣

孟子廟一在茌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茌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嬴，嬴，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蠶之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①，本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即此地也。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即此。

平陸即今之汶上縣。

任城即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孟子祠在吳地，乃十九代孟忠厚以隆佑皇后之兄，于扈從高宗南遷，賜第姑蘇，因家建祠，不忘本也。

范縣今屬濮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鄒饑之難居此，故至今其地有孟子廟、孟子冢、孟子祠云。

古滕國即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孟祉在沂水縣，祉有孟母祠。

上宮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丘縣。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創建，列於學宮。內有存心堂。

學士虞集性善書院記曰：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曾侯振文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鄒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向敎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因檀覆以尾其齋合茅茨而已延師以敎人之子弟出己脩以牢州上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之貧明年以讀敎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于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州於學宮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改条於滕之書治其宮之地几入然右府堂以祀孟子左講室與以兩齋以居業張世古亥繼成之又給以使相與戶絶地二頃一十五畝朔市鄉一十八畝而舞之來世於學校之士不敢發民爲勤督其教養修完其宮墳屋室治其器用之來備究子息之入失地之見使者悉經理之增給讀教鄒官地五頃合其書有几爲用十遺三十餘誠使滕縣傳明來谷兒山長滕界嘗行用表其覽非甚廢亦足以備用矣錄代者且至將夫之懼求者無所考德後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乎乃



為之言曰諸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既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修己治人之道耕以食人而不以為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為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生以食則又何貴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執信於尺尺之不哉滕者為國今爲守令之守昔之侯也孟于之說布在方兼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觀其所閱有多於文公遠矣做昔文公之為攻於斯也孰肯爲所暴之樓者乎維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劉逢源存心堂記曰滕與鄒隣壤文公問學於孟子其所潞沃者至深以侯滕邑為善國後世景仰高風以配以享大德間臺臣獻言請建書院敬山長劍殿宇立廟祀膺祭扁以奉祀事歷世既久講堂學舍推壞荒癈至正辛鄉山長丁振欲為重修適丁使州官僚或富代頤彥或進士出身一特嘉貿同心協謀各分俸全以為村命工壞者修欽者補凡殿宇祭器門增屏額成加貢飭煥然復新功訖扁其堂曰存心是康四月余各于滕因請為文以記之余不獲辭竊闕孟子告滕文公救薄之道多矣臺臣獻言推以性善名其書院以非性善之莫甚有補于世教者子默識而旁道之七篇之中無非言性善也孟子一書集義養氣之類亦多矣今獨以存心名斯堂者良以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令人收其放心而存之誠慎思而著研七篇之中無非欲人存心也以性善而名書院者謂為知要以存心而名斯堂者尤為肯紫之言夫心性一理也論性不論心則性之理無所寓論心不論性則心之所存者何事故孟于言存其心養其性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與禮性也心則貫體用該內外統乎性者蓋適體無為而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然則欲復本然之性非存心不可心不存焉雖日從事於學終亦何所得哉於戲魯鄒山川鍾毓挺生孔孟□□鄒魯實聖賢教化浹洽之鄉其所以教此不過欲人存其心以復其性凡在書院者可不知所以從事乎能存其心則能復其性雖孟子可學而至矣春秋朔望官師講明於斯與學敷教導揚風化撫育黎庶不負名斯院斯堂之義千載而下安知不追蹤鄒亭如文公者乎。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季。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迨康熙己巳重修、御製匾額曰昌明仁義。

明御史方大美記曰觀風之命攬轡中原顧瞻嵩河之遺首涖大梁喟然歎曰此孟軻氏遊應惠王幣聘之邦也庶幾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先之衛嘯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髦而勤學詩人所為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切磨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學之更飭其祠宁爽如也及之周南而遡渥洞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也禾黍之嗟久矣于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者崛起以積孟氏之傳閔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飭焉庶其有興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我樸之遺教固在何樂髮之參參也之蔡而億蔡仲之命曰邁迹誠在我哉于謝夏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夫及之陳之朱則日羲皇畫卦之跡遊哉遯矣後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方孔于絕趾伐木故處今儀然廟親存焉豈不樹斯文之戩哉顧誰過而問之至是商邇歷所及車轍器乎中原之境乃還而徒為于大梁焉以諾于漭泉諸大夫曰世降道微聖賢不作撲散淳俛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會者也今觀丁守者亦猶四境也爽門象俠遺韻尚存面仁義之風益邀矣奈何悅而昭揭之諸大夫起而應曰視民設教惟先生職端軌齊物惟先生能樸葉葉從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乎日風俗之表偽在十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標射者期焉設盡以戰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崇賢善祠

貫如發業而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也肯惠取聖賢之靈羣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其有頑金于為之奈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陛可據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斜而構也祠儉則崇賢有儀能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敎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乃揭資三百餘金櫟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為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為門題曰仁義之門又前為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權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處諸生亦既備矣然供儀之資無從出也於是諸大夫各捐贖英貢地若干頃生落辭符之某鄉處收祖錄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之部院著為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英土學衛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師之寄不得誘為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官司學同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為如衛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勉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屏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以表率乎鄉里出以禎幹乎邦家俾後之學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近遺胄也猗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擧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為此祠記是役也首眞事者不伎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滌袁君鏊惡長蔡君逢騁大恭徐君朗登牛君思明惡剛何君大儀椅君兮和惡僉拯君崇淆開封府太守淵君盛明董之者鄰倖朱勤而知專薛屬俊效奔走也例得並書云

大清督學道蔣伊記曰

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實周顯王三十三年也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王道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決舜跖之分排楊墨轅管宴俾天下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自總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讀之而資其身於利而不知返者衆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其義縱橫捭闔之士勤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談取卿相金玉錦繡為親戚交遊光寵而不知擾而謂之

者已在其後也故貫身蔑宗前後雖相接而為天下莫無他知利之利而不知害也世安有初見人主而力折其并如孟子者哉讀孟子七篇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夫予考大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決廢乙丑秋奉簡命視學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賜公爵之東南陽際地數武重建祠為中為三楹奉孟子於中題其額日闕利堂左布各三楹以奉中州之鄉賢名官富孟子將地有不入於襲者今皆須階以大梁為八郡之鄒會俾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求其無愧於孟子恭幾人哉或以忠孝或以康濂或有功德於民或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于百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轍主則先舜以之衛行則備仰無作孟子閩利之效流及奕謂知是則巳矣徵理瑚七尺朔椒入百斜何為昔哉于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凝鹵光垂簡冊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倂力僅程貲是哉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巡撫閻興邦記曰

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以祀於梁以其始遊之地也始遊之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於梁也當戰國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尚此習強兵彼誇富國於是儀秦兇衍之徒紛耘雜差其抵掌華屋者下之取金玉鑄鑲上之亦不過引其君為齊桓晉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為堯舜之君望其民為堯舜之民者一自孟子遊梁而猶告梁王以仁義黃於雪恥則教之以仁政於歲畝則教之以重農於治上則教之以與民同樂耕桑樹藝是井田之本也庠序孝悌是學枝之涯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七雄爭勝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於梁於是之齊之宋之薛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梁之心則未嘗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於梁而梁之君臣父子無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貫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梁之人所以不後其君不遺其親者皆孟子迹一言有以維持漸學於其詞也粵稽歷代帝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



隆與討書或務其士毋或廢其苗裔斯云盛矣欽求其術裨正學之崇選紹危後之緒親灑宸翰論鳳休蓄求有如我皇上今日褒霈之至者也嘗恭讀御製廟碑之言曰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又曰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調風可企煌煌天辭不獨表彰先哲而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誠思深而慮遠矣今使其所歷之境不爲之構其庭權崇其祠祀不幾令大賢之遺澤寢滅不彰而後世之敦詩說禮者無所景從是亦守土者之責也浚儀昔有遊梁一祠始建於宋修於明爲層關毀爲遊梁書院迨崇禎辛巳圯於水向之樓題堂構一望榛莽矣

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室宇微陋又不爲立主發名存而實亡也余以陪嗶儒生幸際右文之治歲戊辰奉命撫綏兩河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爰爲卜地於貢院之東北指資庀材重建大殿若干楹廡若干楹垣墉稱是中祀孟子配以高弟樂正克而以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屋廬連陳臻充虞諸賢從祀焉至於漢太常趙岐宋龍圖閣學士宣公孫奭司空孔道輔明刑部尚書錢唐此四君子者皆有功於孟子而不愧古大臣之風者也例得並祀書院落成即召此邦秀良子弟肄業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識知能之本始悟孝親敬長之無事外求知養氣知言之由於正學且使排猶擇闡之輩不敢橫恣詖行邪說之徒於焉拑舌在朝爲良臣在鄉爲善士於以黼黻昇平贊襄盛治歷千百年而勿替則是孟子之一遊梁而人心以正王道以明不與大禹之導河底洛同功萬世哉按孟子生於周烈王己酉歲四月初二日卒於周赧王壬申歲十一月十五日當以其日致祭於書院所以明崇德報功之意也是爲記

衍聖公孔毓圻記曰

今　上崇儒重道雅化翔洽是歲　御製幸魯大典序文聖顏曾思孟像贊且頒萬世師表於學宮學達性天於程朱書院一時臣民伏讀宸藻固已炳若日星施諸海嶽矣惟特在內者具左上右義之累在外者悉爲翼孝德之英相與表章在緒閒詔來學千古道統之傳遵於斯而際昌斯躬斯時者抑何幸耶夫從來道學之顯晦視乎風俗風俗之盛衰起自人心而人心之微愚增由於在位者之創迪而敬善之惟隸與奮壞相接也壯相錯也往往閱其人心淳厚風俗古朴類皆能以禮義自持心竊異其風何隆也其縉紳先生賢士大夫往來行遊者後不一概間嘗詢之始知皆大中丞閻公教養之所致云公以宣鎮名儒彊操魏科登仕以來歷郡令而皆卿尹其持己接物一切以聖賢爲折衷至其[illegible]孫也飭官常絕僥請禁私孤隆學校勤課習錢[illegible]俶錢貪墨有利必興有害必除鄰境之人成貴[illegible]孫炎開有古大臣風云且下車之始首建孟子遊梁祠肄成錄豫之子弟美秀而文者誦讀其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令其於利善關頭體認親切由是豫之人爭自淬磨無敢或外於名教者嘗思先聖以一身而集堯舜文武之成百餘年而至戰國捭闔縱橫與夫楊朱墨翟之流充斥宇宙宇宙之人罔復知昔聖昔賢大中至正之道者孟子舉車之梁首揭仁義二言以端風俗以正人心微言大義賴以不絕者孟子之功真不在禹下也遊梁祠宇在豫者會城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崇奉如一日焉明末流氣肆逆黃流淹汴漂沒於湯厥巨浪中蓋委若泥沙矣清鼎革定迄今四十餘年無斯土者豈皆不暇過而問之哉或以工浩而費繁未能計日而觀其成也公獨毅然舉行復議舊址之隘湫擇善地增其式廓半載而工竣俾豫之人瞻斯祠也學孟子之學者即心孟子之心儒術振祀合遺澆亨上可以佐　聖天子右文之化前可以繼古聖賢危微之傳下可以培百八邑多士之氣者胥於斯而裕裕也余與孟氏世好也不揣固陋畧言於石厥幾得附於不朽乎而所謂遊梁祠者雖未能至已心切嚮往矣

匾額

昌明仁義 康熙三十三年

御題

私淑孔子

已巳河南巡撫閻興邦題

聖緒賢宗

閻興邦題

孔道以明

壬辰河南巡撫鹿祐題

對聯

遊梁祠對 閻興邦

車轍遥臨，已令兩河沾惠澤。羹墻如見，從教萬古仰儀型。

又

發性善之真源，總欲致君堯舜。得心傳之正脈，允堪配位顔曾。

又

當羣儒遊説之時，剖辨分明，一意復成周之盛。處異學爭鳴之候，閑邪衛道，千載同大禹之功。

又

本外王内聖之經綸，仁義兩言，直向梁庭端治術。由養氣知言之學問，見聞百世，先從列國正人心。

又 鹿祐

私淑聖人，閑正學而力排楊墨。敬陳王道，黜伯功而卑視桓文。

雜誌

識大識小、古訓有式。于孟攸關、錄何不亟。或古或今、或揚或抑。是究是圖、俱堪羽翼。述雜誌第二十一。

漢章帝嘗以孟子賜黃香、見東觀漢記。

王充亦尊孟子者、今論衡中往往以孔孟並稱。如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其持論如此。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為經、推尊孟子亦至矣。

宋賈同有責荀文、蓋責荀以推孟也。文繁不錄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為文而曰、參之孟荀以暢其支。蘇明允終日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于孟子、則稱其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自取士法立、學者反習為故常而偷好秦漢之文、亦淺之乎視孟子矣。

宋潜溪集載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删去諸子、獨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

宋隱士种放有表孟子上下篇。

宋史載杭州盧積工文學、酷嗜周易、孟子。又有高弁者為文章祖大經及孟子、喜言仁義、著帝則三篇、二子皆二程以前人也。

名臣錄載溫公子康勸哲宗讀孟子、且力疾為之解詁。

宋陳淵對高宗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說、至于無善無惡、又溯于佛、其失性遠矣。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之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有如此者、漫錄之。

題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民曰、是城我之道也。槩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于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忍之。曰、上之果謹為也哉。若夫田徹之媄宴、好之奉上之人所曰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木衛必府、天子之秋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必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

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自朱子以學、庸、語、孟爲四書、近遂無專注孟子者。然宋季元世猶間有之、蓋是時集註尚未大行耳。今史傳所載、宋宗人趙善相⑤、趙汝談皆有孟子註、袁和叔之子甫亦有孟子勝、勝國時須城李尚書昶又取孟子新舊解相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然皆不復行。至本朝、則箋訓愈繁、然多爲舉業、又皆合四書并述、不可數矣。

金章宗爲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聞禮部員外郎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歷代褒恤孟氏、至元而厚。考史、元世祖爲太弟時、嘗召廉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廉孟子。然則元代崇儒之風有自來矣。

孟廟無甚古碑、宋史稱太宗時進士華州韓丕嘗作孟母碑、世傳誦之。今石與文俱成烏有、惜夫。

孟廟壁間石刻、其書法惟金赫貌題名大字、元趙文昌書壁間語、及明董其昌詠檜詩二刻、爲知書者所賞。趙語見祭詞、董詩見古蹟。赫貌字曰、安陽赫貌按劾過此、莫謁祠下。明昌辛亥十月二十有八日、鄉人夏昭德恩同來。

故明碑刻類假手書。己酉間、鄒令胡繼先修廟、異尚耑集王右軍書爲碑、稱佳刻焉。

由鐘靈門而出、爽塏平敞、倚岡臨流、山色蒼然、與檜柏映發。先博士築別業于此、壘土爲山、名花奇石錯列如繡。每遇良辰、士多遊賞。園外爲果園、茂密森蔚、數十年並爲田矣。惟餘三栢二松、蕭疎獨秀。

孟廟之西爲博士第、宗子世居之。按博士宅天啓二年被妖賊傾毁殆盡。是時提學副使賀萬祚、兗州知府孫朝肅倡義、各捐俸助費、而四方樂助者雲集、得以復如故焉。

凡博士族衆稱宗子曰宗主、廟戶人等與庶民同。

其以文學起家者亦稱曰父師、帖用治字。

孟氏譜、明初太祖即其譜賜之實、仍給付敕照內、言有此者襲、蓋國初襲族長主簿之舊耳。

優龍聖裔，莫如前明。孔氏則一公、二博士、一知縣、三學錄，顔、曾、孟、仲各一博士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于有司，租庸不及，厚矣哉。然諸氏于前代通譜而顯者踵接，入明寥寥也。得無富貴福澤，厚其生者多，遂使貧賤憂戚，玉其成者少乎。又聞之父老言，四氏學向逼鄰于聖廟之東，後遷至南門內，而科目始塞。近科雖有登擢，俱屬孔氏，而三氏無一焉，可不勉哉。至本朝康熙庚午科孟尚琰，丁酉科孟衍泚，皆領鄉薦。孟尚序辛卯副車。若共相勗勉，德樹業精，後此科第應必相望云。

孟氏命名，前代及明初俱各自取義，不相宗沿。近乃宗衍聖之行輩，但命名多有犯本氏祖宗之諱者。今後須告之宗主暨家長，細考之志譜，無蹈前非可也。

四氏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即所以待顔、曾、思、孟諸家應襲者也。今空名獨存，誠難頓復。然孟氏去四氏學五十餘里，往返亦艱，尚于未襲之時，即于本縣學中令之誦讀詩書，以習禮儀、應對賓客，未必無小補云。

孟廟禮生、博士于縣民內自行選擇，給劄知會本縣。

明陳公璉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

周尚書洪謨嘗著周正辨，申周不改月之說甚核。其論與余所定孟子生日正同。

古人于孟子中一二語得力，便是終身事業。張思叔因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又羅仲素初見龜山先生，先生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進。龜山稱善，而曰：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惡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三遷志卷十一終

校記

①諭：當作「牏」，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五下。

②樸：當作「僕」。

③在：當作「知」。

④忘：當作「亡」。

⑤趙善相：當作「趙善湘」，見《宋史》本傳。

孟志跋語 萬曆辛亥四月

裔孫孟承光撰 翰林院博士

我
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姓始顯、族始大。先夫子澮澤之遠、歷代尚賢之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註其書者功為大。自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大。日者廟庭無做、家志訛亂、西蜀胥山胡侯來蒞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筆潘、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祖、無似、握管以贅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于先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是書之末簡。

三遷志後跋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姓氏有譜、皆所以昭來茲、示世守也。況聖賢之遺蹟、日星揭而江海流、其車服禮器、世世淵源、為天下所觀瞻、萬世所師法者乎。吾家三遷志自觀察史公創其規模、胥山胡侯補其缺畧、海鹽呂子捐資剞劂、三君子慘澹經營、以共成不朽之大業、經世之鉅典、吾家眞幸矣哉。但歷世既久、殘缺飄零、豕亥貽譏、魚魯莫辨。且我
朝之尊崇加隆、恩賚優渥、卿士之入廟、式廬詩文題贈、以及子孫之世系、林廟之增修、概未增入、尤為缺典。衍泰叨承大宗、用是滋懼、因與王仲諸君廣搜旁輯、以正前志之訛謬、以廣新志之見聞、凡兩閱歲、三易稿而書成。國門之懸雖未敢必、庶幾世世子孫永守而勿失也乎。謹跋。

康熙壬寅仲秋之吉六十五代主鬯孫衍泰敬跋。

重纂三遷志

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清・孟廣均　撰　陳錦　孫葆田　重纂

《重纂三遷志》十卷，清孟廣均原撰，陳錦、孫葆田重纂，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廣均，山東鄒縣(今屬山東)人，孟子七十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著録有《三遷志》五卷，原爲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鶚撰，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山東布政使吕元善又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脱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所載孟廟事蹟凡五卷，每卷之中又各分三子卷，凡二十一類。每類前爲四言贊一首，正文記載頗詳。至此又復《三遷志》之名。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藴錦以吕志漶漫，而清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於是以次補輯，成書十二卷，二十一門。道光末，孟廣均又重纂，而稿未定。光緒中，山東鹽運使候補道陳錦乃據廣均之本加以損益，發凡起例，定爲十卷，爲目十二，屬孫葆田校訂。葆田乃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旨於卷末以發明之。是此書由明迄清，歷二百餘年，實遞有修訂。

此刻卷首有御製文、聖像及諸圖。卷一爲孟氏世系、孟子年表。卷二爲事實，輯録孟子生平事蹟。卷三爲經義，包括諸儒解經、歷代尊經、諸儒傳述，歷代有關《孟子》的著作。末附佚文。卷四爲歷代祀典，包括爵享、林廟、祭儀、樂章、禮器。卷五爲從祀。卷六至卷九爲藝文，收録歷代有關孟子的文字。卷十爲雜志，記録異聞奇事。

是書搜集資料較全，編纂體例亦尚嚴整，對於了解孟子生平、歷代尊孟及祀典、有關《孟子》的著述等情況頗有助益。

督纂

頭品頂戴尚書銜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山東巡撫張　曜

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山東學政梁耀樞

原纂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廣均

重纂

二品頂戴署山東鹽運使候補道陳　錦

刑部主事孫葆田

分纂

翰林院庶吉士柯劭忞

生員彭克端

候補知縣錢　枱

督校

頭品頂戴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崇　保

二品頂戴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福　潤

頭品頂戴前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潘駿文

二品頂戴山東鹽運使司鹽運使潘駿猷

山東督糧道鍔洛崙

山東運河兵備道陸仁愷

二品頂戴山東濟東泰武臨道王作孚

二品頂戴湖南按察使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豫　山

布政使銜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李宗岱

山東兗沂曹濟道秦鍾簡

二品頂戴前署山東兗沂曹濟道姚濟勲

襄校

濟南府知府梅啓照

兗州府知府穆特亨額

署歷城縣知縣李毓珍

鄒縣知縣麟　盛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昭銓

校刊

工部主事瞿嘉福

前國子監學正候補通判陸葆霖

前刑部主事同知銜試用知縣高其鎭

同知銜山東武定府樂陵縣知縣范許珍

即用知縣祁壽麐

五品銜候補州判張逢源

候補從九品劉光誥

重纂三遷志序

累代尊儒重道之典、莫隆於孔孟。粵稽往籍、闕里誌、文獻考、諸書紀載獨詳、而孟氏志乘惟呂元善、孟衍泰前後所著三遷志十二卷、　四庫猶僅列存目、意蓋少之。予巡撫是邦之明年、陳書卿觀察出其重纂三遷志一編見示、始知孟氏當宋①景泰閒膺家難、失其譜牒。後人追敘前徵、求之殘編斷碣、輒不免傅會穿鑿之文。　國朝康熙壬寅以來、文物典章失於編纂、賴有孟雨山翰博剏修於前、又得陳觀察孫比部重纂於後、上下相距四十年閒、共成一書、徧質通人、博諮羣雅、藏以待梓、於今又十年矣。夫紀載之書、不難於務博而難於質疑、不難於多文而難於紀實。是志辭尚體要、義取謹嚴。志世系生卒、則存闕文以示慎。志年表事實、則參衆說而宗經。而諸儒授述之淵源、歷代表章之盛典、以次備登、具有依据。并從祀位次、閒亦多所考正、以有待於來茲。要皆本經義、尊　國聞、闕疑考信、有合於古史裁之正軌、而卓然其可存。因急付剞劂、以竟厥事。俾孟氏世守之而垂諸無窮。至若亞聖功德之隆、道統之正、遺澤之長、則固已昭如日星、無待一詞之贊爲。是爲序。

光緒十三年歲在丁亥十月、撫東使者錢塘張曜。

重纂三遷志序

三遷志、明呂元善所修、史鴉胡繼先舊本也。爲卷凡五、爲目凡二十有一。

國朝四庫全書提要謂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僅列存目。嗣是孟裔增修、無慮數四、終不出其範圍。今之梓行於世者、蓋康熙壬寅博士孟衍泰與王特選、仲蘊錦重修十二卷、體例標目猶呂志也。更百餘年、而有賢裔廣均重纂三遷志之舉。甫屬草稿、就正時賢、刪訂不遑、旋經寇亂、稿藏其家、子孫世守之。同治壬申、癸酉閒、錦奉檄承修孔孟廟林、屢過曲、鄒兩邑、主今博士昭銓家。語及廟志、因出其先人手訂一編、求爲校正。

受而讀之、卷帙已廣於前、體目仍沿其舊。凡康熙以來增修祀典及

巡幸所經、

恩榮盛遇、無不備登、並蒐輯遺文、務詳且盡。經日照許印林、會稽宗滌樓兩先生駁正數十百事、尚未更定、不啻若留以有待者。錦竊不自揣、冀得一博雅有史識之士、相與定其去留、衷於一是。當不難與前哲抗衡。顧自東省肅清、軍務大府方亟於治河、未及增修志乘。又八年己卯、撫使黃陂周公學使大興鈕公䓍亭求治、修明文教、百廢具興。錦因得乘閒以校刊是志爲請、並引榮成孫比部葆田爲同志、而舉柯孝廉劭忞、彭茂才克端共襄厥

事、竭經年力、合舊志原纂、條梳而縷櫛之、編錄數過。明年夏、得定本爲十卷、先世系、次年表、次事實、次經義、次佚文、次祀典、次從祀賢儒、次藝文。列正志者凡八、冠御製聖像諸圖於卷首、而以雜志綴之。標目不繁、已足盡舊志之所有。世系則闕其世譜之可疑、年表則略其生卒之失考、示慎也。經義則以原諸儒之授述、祀典則以詳歷代之表章、紀實也。既乃考正從祀賢儒坐次、而別增附祀、復祀、擬祀六人、以遵朝章而補缺典。其義則後語備述矣。自是以次類志藝文者九、要皆因舊志而損益之。若原志後賢闡達、列女遺徵、宜入孟氏家乘而無關廟志者、悉汰焉。凡此皆重纂所考定、雖未嘗敢斥前文、而序次類目、固已自成一書、務求本經術、通史裁、尊國聞、還古制。凡涉疑文臆說、概不濫登、庶幾折衷簡當、有合於史家之正軌、而藉以告無愧於前賢。又越八年、錢塘張公巡撫是邦、始出是編、付省垣書局鋟行於世、並仍原纂之舊、曰重纂三遷志、以別於吕志云。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三月、山陰陳錦謹序。

重纂三遷志序

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蠭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徵、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眞能好之者鮮。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欲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至其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嗚呼。知言哉。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興而眞宗復起、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宗之、其後遂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僅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呼。由周季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閒生、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滋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聖駕親臨致祭、尊榮之隆、曠古罕覯。惜當時紀載無徵、不能自成一書、以光盛典。道光末、故承襲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

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先是、陳埶鄉觀察 錫 以大府
檄修孟廟、獲覩博士志稿、以體例仍襲舊志、考證闕存疑文、尚
非定本、因就原書發凡起例、重加刪定、並屬 葆田 以校訂之役。
葆田 迺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指於卷末以發明之。
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
光緒五年冬十月、榮成孫葆田謹序。

原纂三遷志序

我孟氏志乘、肇自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耆溪史公始創志
稿、錫名三遷。洎萬歷時、鄒令漢川胡公偕邑人潘氏、周氏纂修、
更名孟志。天啟時、先博士贈太僕公與水部正郎冠泮呂公
重輯、復名三遷志。我孟氏乘在前明已經三易稾矣。不稱孟志
而必稱三遷者、亦猶孔氏稱闕里、顏氏稱陋巷云爾。且敘述
祖德、推原 祖德所由、揆之魯頌閟宮、首稱姜嫄、於義亦無不
合焉。逮我
朝康熙壬寅歲、先博士懋東公偕族中耆宿及古滕王君、古卞
仲君取舊志參校而增纂之、藏在塾舍、世守勿失、迄今百餘年
矣。當乾隆丙子、壬午兩次
聖駕過鄒、
躬詣 亞聖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我
高宗純皇帝崇儒重道、曠古未有、允宜恭紀、以光志乘。時我孟氏適丁
家難、垂二十年、主鬯乏人、事跡故多失載。至於文人游士、題詠
日夥、修築迭興、助義尤多、亦恐放遺。即吾族眾散處郊邑、闡達
者不少、其畸士異行、幽人苦節、此百年閒、就湮者知復何限。均
攝侍 先博士照亭府君、有纂修族譜之役。譜既竣、即欲從事
於志乘、而 先博士齎志以歿。嗚呼。均 其何敢稍弛也。爰諏日
開館、自供編摩、不累族支、獨力捐修。顧學植荒落、恐有弗勝、幸

賴艮友時共參訂、凡釐訛辨誤、闕疑畢要、煞費孝廉之力爲
多。蒐討故事、摭拾散遺以及校讎塗乙、則吾族紳耆偕書院諸
生與有勞焉。凡七閱月而書成、均兢兢以不免舛漏是懼、復何
敢贅一詞乎。惟是　先博士生平未酬之志而今得一酬、爲艮
足增慨、亦差堪告慰也。謹休手自列於簡端。
道光乙未孟秋、七十代孫廣均謹序。

校記

①宋：當作「明」。

重纂三遷志總目

謹按三遷志五卷，創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歷中，鄒縣令漢川胡氏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嗣是而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啓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國朝四庫提要謂其因史鶚、胡繼先舊本，爲之訂補，未脱稿而殉流寇難，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所載孟廟事蹟，每卷之中各分三子卷，凡二十一類，每類爲四言贊一首，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與所著聖門志六卷均僅列史部存目。自此孟志仍復三遷之名。至康熙壬寅，孟子六十五代孫博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甯仲蘊錦以呂志泛漫，而國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乃以次輯補，爲十二卷。二十

一門、四庫亦僅存其目。今茲重加編纂、則因孟子七十代孫博士廣均重纂未定之稿、而損益之、爲卷者十、爲目者十有二。不敢謂辭歸雅馴、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徵信闕疑、力反沿訛之習、亦庶幾有合乎史家正軌。至以三遷名志、則有一時未能遽易者。列卷目如右。陳錦謹誌。

重纂三遷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孟子廟碑

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於泯滅。卒之晦而復明、歷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浸假及於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於曩時。子輿氏起而闢之、於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於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關洛之儒咸尊爲正學之宗傳。嗚呼盛已。夫洪水之禍止於人身已爾。楊墨之禍、隱然直中於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於後、後之人雖欲從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於石、俾揭於鄒之廟。其文曰、

尼聖既往、貿矣音徽。後百餘歲、聖緒浸微。尚異實繁、楊墨競煽。陷溺之禍、酷於昏墊。惟子輿氏、距詖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膠轕、萬物狂顛。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稷、德參孔顏。剡石茲文、於祠之下。誦烈揚休、用告來者。

聖祖仁皇帝御製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謹按、石贊立石在闕里孔子廟中、顏曾思孟四子贊共一石。康熙二十八年立。復奉部文頒行天下 文廟、一體立石。

高宗純皇帝御製亞聖贊

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竇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承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乾隆十三年、內閣奉

上諭、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廷、雖從享、但闕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欽此

高宗純皇帝御製子思子贊 附

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謹按、石贊立石於子思子祠內神道左、碑上建亭。道光八年、孔孟二氏捐貲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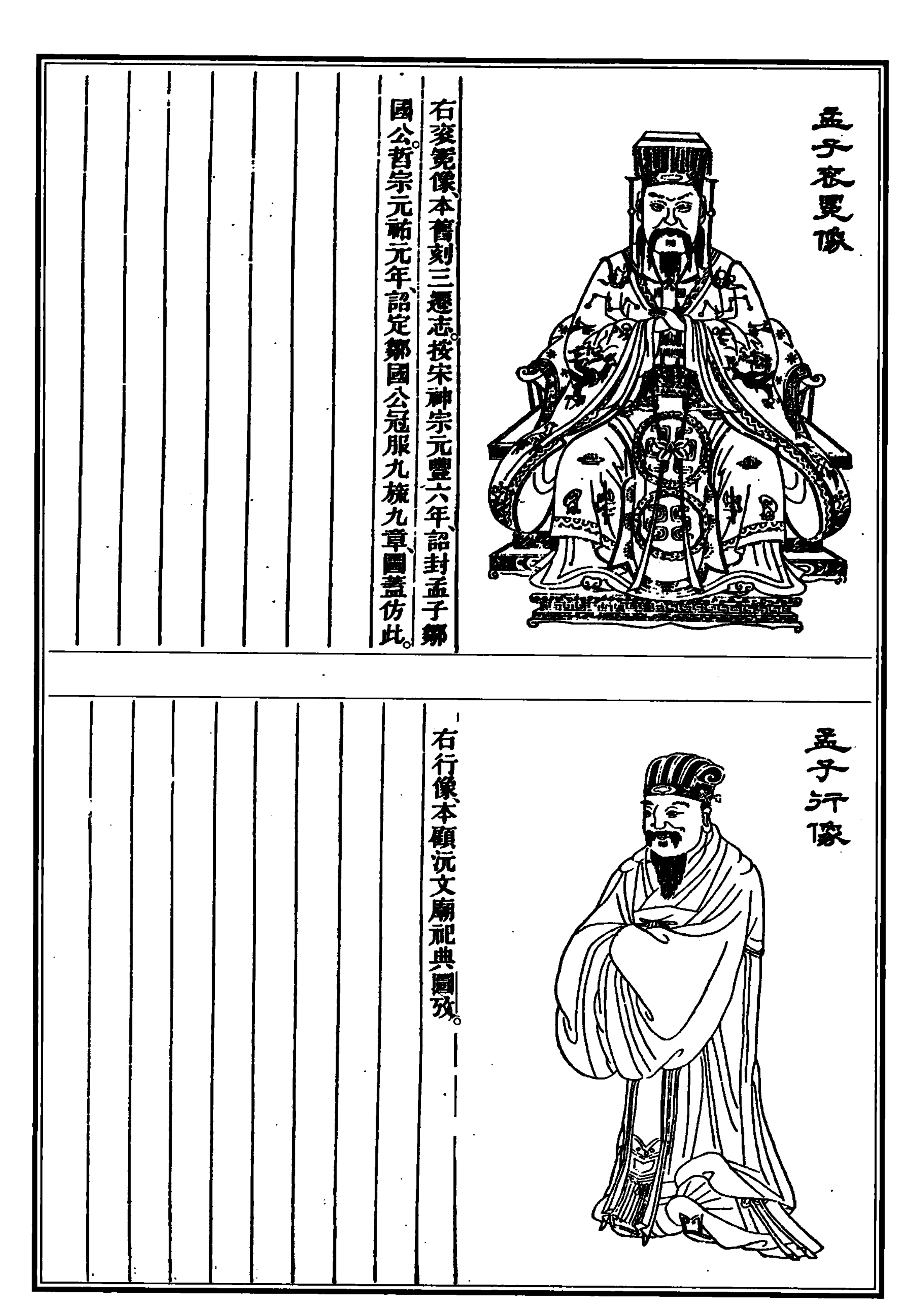


孟子石像

右孟子石像、今安奉端範宣獻夫人廟內、相傳爲前代修孟母墓所獲。當時築墓者誤有損傷、後人因摹刻一像、置於邾國公廟。故博士孟廣均按、元張頦重修孟子墓記云、東陽司居敬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逢掖、俾觀者有考乎古。此石像蓋即居敬所琢、不知何時埋諸墓中。舊志采俗說、謂孟子自刻其像以殉母、非也。

孟子碑刻像

右碑刻孟子像、乃亞聖五十五代孫克明所藏畫像。明洪武中、鄒縣令桂孟取而勒諸石。後碑折爲二、因移於寢廟西壁。景泰間、博士孟希文復摹刻一石、置正廟前。今二刻並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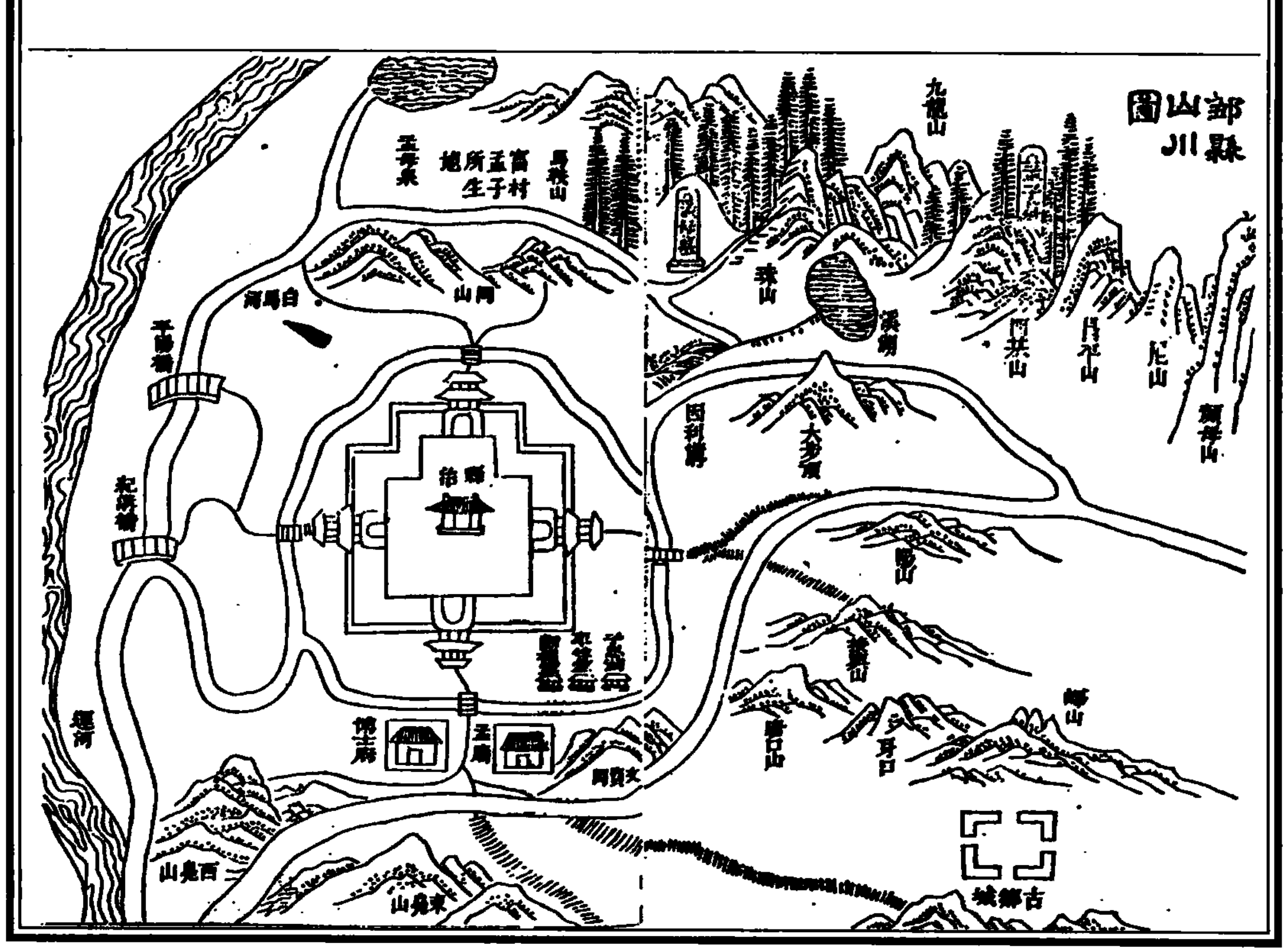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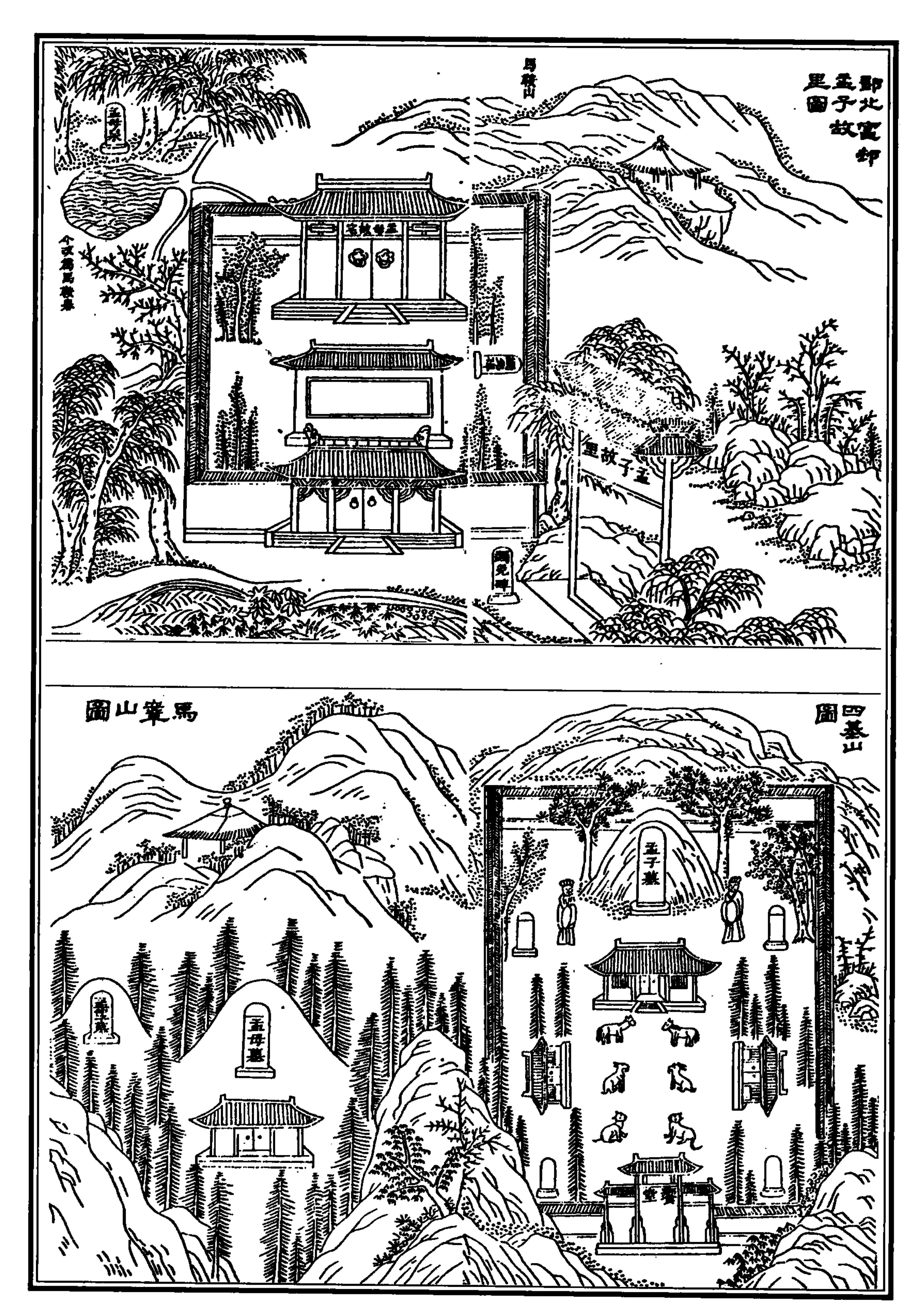
右袞冕像，本舊刻三遷志。按宋神宗元豐六年，詔封孟子鄒國公。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冠服九旒九章，圖蓋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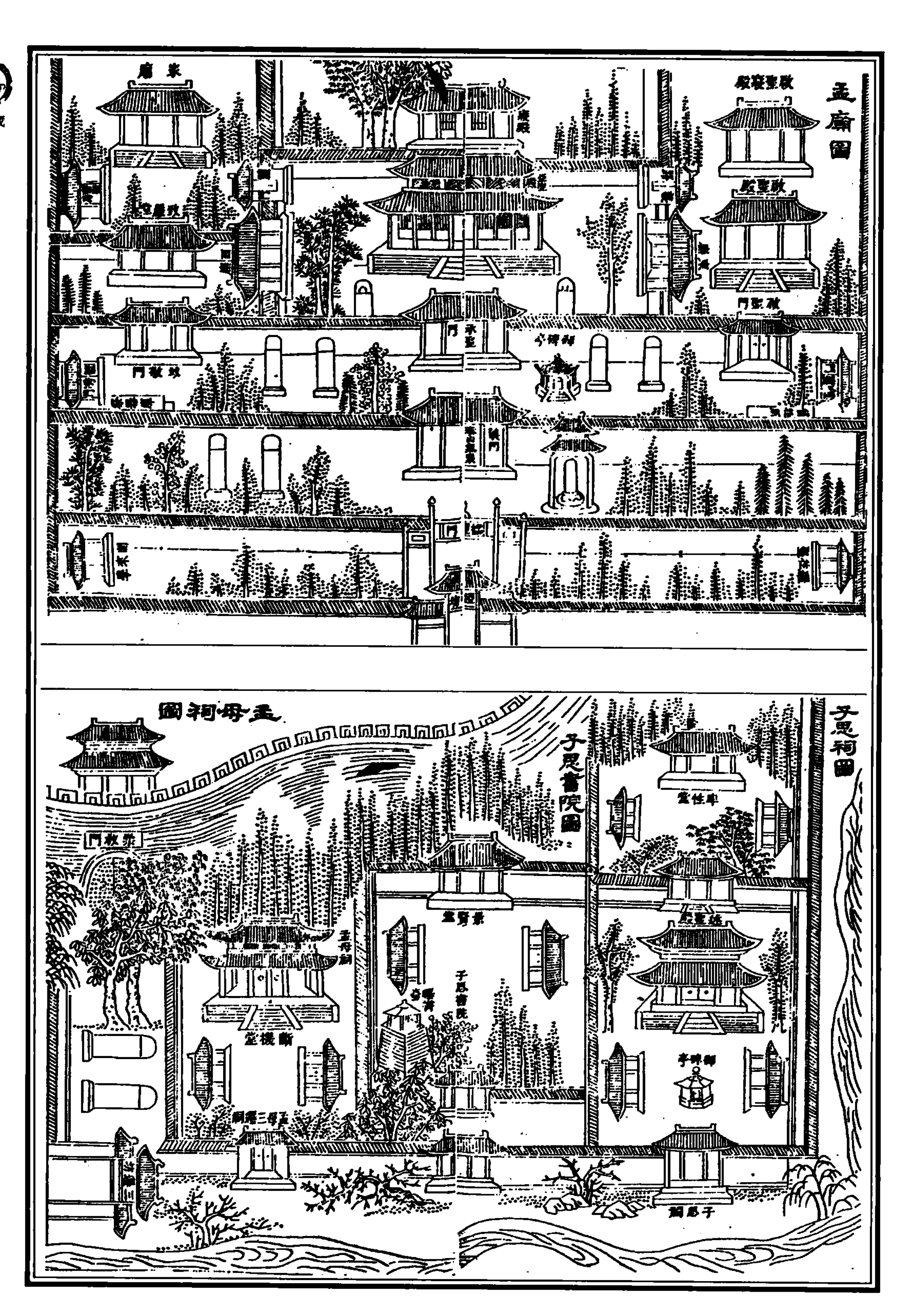
右行像，本顧沅文廟祀典圖攷。

圖說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注云、有騶山高五里。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北有繹山。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又北有孟子冢焉。按郭氏此注甚明、唐以後諸家志地理者往往失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兖州、始訪得孟子墓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而孟母墓在今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金孫弼謁祠記謂在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墓旁故皆有廟、近馬鞍山有村曰富村、相傳爲孟子故里。今從舊志、圖山川墓廟、陳設祭品餘並略焉。




鄒北富邨孟子故里圖
馬鞍山
孟子故里
馬鞍山圖
四基山圖
孟子墓
孟母墓


孟廟圖
家廟
啟聖寢殿
啟聖殿
啟聖門
承聖門
致敬門
孟母祠圖
崇教門
斷機堂
子思書院圖
景賢堂
子思祠圖
率性堂
御碑亭
子思祠

正殿陳設圖

兩廡陳設圖

右陳設圖。圖其位置、不圖祭器者、詳見他書甚悉也。圖其祭品、卽以知其祭器者、互文也。

校記

①競：當作「競」，見《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三。

重纂三遷志卷之一

世系

孟子鄒人也、鄒作騶。史記 其先出自周公。周公子伯禽封魯、數傳至桓公。桓公生子莊公同及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與叔孫、季孫並稱三家、亦曰三桓。仲孫爲三桓之孟、故號孟孫、其後稱孟氏焉。孟子卽孟孫之後也。先世名字不可考。或曰孟敬子生滕伯、伯生廖、廖生軻。或曰孟子父激公宜、宜一作毋仉氏。孟子名軻、字未聞。或曰字子輿、或曰字子車、又曰子居。以上據史記及趙氏孟子題辭、王符潛夫論、王肅聖證論、僞孔叢子、傳子、急就章注、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集韻。今志世系、上自周魯始。

系圖

周公—魯公—考公

煬公—幽公

魏公—厲公

獻公—眞公

武公—懿公—伯御

孝公—惠公

隱公

桓公—莊公

慶父　叔牙　季友

公孫敖—惠叔

孟文伯　　菑三子

獻子—長子

莊子　子服它—孟椒—昭伯—景伯　　懿伯

孝伯　孺子秩

僖子—懿子　南宮說

武伯—敬子—□—闕

□—闕—激公宜—孟子—孟仲子

右馬氏繹史所載世系圖。按馬氏此圖自孟敬子以下缺二世、不載其名、猶存闕疑之義。至稱孟子父爲激公宜、又以仲子爲孟子之子、亦本舊說。今並存之。或曰孟仲子有二、一爲孟子從昆弟、一爲孟子之子、名睪、仲子蓋其字。及觀舊志述前明宗派碑、二世仲子、三世睪、分爲二代、果爾、則孟子世系甫一傳已不可考、卽此圖所載孟仲子亦存疑云。

述曰、孟孫在春秋時多賢大夫、其尤顯者曰孟獻子、嘉言懿行、往往爲孔門所稱述。至其子莊子、乃能不改其政、故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稱之。厥後懿子、敬叔俱師事孔子、而敬叔遂爲聖門高弟。及曾子有疾、敬子復躬問之、疑亦在師事之列、與曾子門人相接者。孟子去敬子幾世、雖未可徵信、要其淵源所漸、蓋由來者遠矣。孟子之字、自司馬遷、班固皆未言。及曹魏人作徐幹中論序、猶謂以姓名自書、厥字不傳。子車之稱、始見僞孔叢子書、或謂爲王肅所僞撰。然肅作聖證論、又稱子居、何也。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二。孟母仉氏、見應劭風俗通、鄭樵通志、亦不言出自何書。今按韓詩外傳僅稱鄒孟某母、未著姓氏。至風俗通而始云仉氏、集韻仉字註亦云孟母姓。元張𩓐撰孟母墓碑云、舊碑題孟母氏李、舊碑卽孫弼鄒國公墳廟碑、王志改稱謁祠記者。碑云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稱、

言之鑿鑿。此碑具在墓側，似非贋造，第後人搴李改仉耳。闕里志載此碑文李氏甚明。說見碑記類。今學者多從仉氏。氏族略曰：仉氏，魯大夫黨氏之族，後爲掌氏。姓氏尋源張介侯曰：仉即掌字。說文反爪爲爫，爫仉或傳寫之訛，要其說亦出臆度。孟子父名，漢、唐諸書皆未著錄。明山東提學憲副陳鎬修闕里志，始云孟子父名激，字公宜，亦未詳言出何典記。然讀孟子第六篇，激而行之，乃不爲父諱，何哉？豈二名不偏諱耶？抑教學臨文不諱之義耶？今　國家定制，文廟崇聖祠配位稱先賢孟孫氏而不名，爲尊崇之中寓慎重之意。學者不察，以傳會而轉失其眞。

四十四代　公濟　舊志云：少聰敏，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遂終身焉。廣均按金大安時世系碑，以此代爲始，諱公濟。濟字水旁剝落，微有可辨，自明以來志及碑皆訛作齊，敬爲更正。

四十五代　寧　舊志云：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族謂之中興祖。生二子。

四十六代　昱　舊志云：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　寬

四十八代　欽　廣均按金碑：欽，寬之次子也。

四十九代　津

五十代　德義　舊志云：登進士第，授鳳翔縣尹，辭不仕。廣均按金碑云

五十一代　允祖

五十二代　惟恭　廣均按：金泰定時撥付祭田，併賜緡錢三千貫，以惟恭主

五十三代　之訓　舊志云：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爲單父儒學

津四子：孟子安、孟定、孟峙、孟珍。無傳，義名俟考，以字行云。

祀事，夤奉祠廟，修理林墓，事蹟多。至正九年卒。

教諭。秩滿，陞曹州儒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　思諒　舊志云：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剛正，祀典修舉，祠墓多所修葺。

五十五代　克仁　舊志云：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　希文　舊志云：景泰二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五十七代　元　舊志云：弘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亨

五十八代　公肇　舊志云：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公驥　舊志云：亨之子，公肇兄也。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弟公肇長，謝職致仕。

五十九代　彥璞　舊志云：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代　承光　舊志云：萬曆二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一代　宏略　舊志云：天啟二年同父死節，詔贈太常寺丞。生子聞玉。

宏譽　舊志云：天啟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崇禎二年，兄子聞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六十二代　聞玉　舊志云：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聞璽　廣均按：世襲錦衣衛千戶宏譽之子也。聞玉無嗣，國朝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三代　貞仁　舊志云：順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四代　尚桂　舊志云：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五代　衍泰　舊志云：康熙五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六代　興鋕　廣均按：衍泰子，應襲世職，早卒。子一，毓瀚。

六十七代　毓瀚　廣均按：乾隆六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八代　傳樵　廣均按：乾隆四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六十九代

七十代

七十一代

繼煐廣均拔貢嘉慶二十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廣均道光乙酉科拔貢生戊子科舉人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昭銓同治十三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右世系碑。按孟氏世系、據四十五代孫甯譜序已云公濟避亂東山、藏族譜於屋壁而去、遂失其處。元豐六年、毀壁、得爛簡於鼠齧蟲蠹之遺、歷祖名字有存有遺。故自仲子至公濟四十餘傳、經後儒蒐輯舊聞、無所考證。而舊志沿前明宗派碑之誤、率舉漢唐歷代名人以實之、則夫人而知其誣矣。馬氏釋史以仲子止、不言名畢、亦不以生畢繼之、闕其所疑、不敢附宗派碑二世仲子、三世畢之文也。世系碑立自金大安三年、刻趙伯成修廟碑陰、始自公濟。元中統中、再刻於孫弼謁廟記碑陰、始自甯。甯中興、必不自紊其世數。其爲孟子四十五代孫、當可共信。今以世系碑追續馬氏史而存之、以至於今茲。自是以前、則不敢置一詞云。

述曰、舊志謂孟氏之有主祀、自宋景祐間主簿君甯始。甯爲孟子四十五代孫、孟氏所謂中興祖也。其前有公濟者、當宋景德初、避難失其譜牒。公濟距孟子實四十四代、或曰甯即其子、或曰非也。至甯十一世孫希文、當明景帝景泰三年、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是年帝幸太學、分獻孟子、遣官行取希文等至都陪祀。禮終、賜宴、恩賚有加。終明之世、每遇幸學釋奠、孟氏子孫以博士陪祀、遂爲定制。我　朝優禮賢裔、遠邁前代、二百年來、博士迭蒙　恩賜、其邀寵抑至矣。今述世系、從公濟始者、據孟氏世譜、公濟以下乃有世次可稽也。其四十四代以前、舊志所載諸名、類皆附會失實。他如孟氏累世兄弟子姓、自具於家乘、茲不復悉登云。考尚友錄載孟子十八代孫孟康字公休、三國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歷官至廣陵郡侯、嘗注漢書。孟子三十一代孫孟銑、唐汝州梁人、登進士第、累官鳳閣舍人、轉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詔河南春秋給羊酒、以終其身。萬歷紹興府志載孟載本出鄒國四十八代、宋高宗時、扈駕南渡、授環衛上將軍、卒贈太尉、家。諸暨夫桀畢、五世孫性善、當孟氏五十三世、元末博洽、有大志、熟諸孫吳兵法、所著有雅齋集。以上三人分見他書、不同穿鑿、似轉可信。因以見志之所佚、必有可補。惜未及博稽典籍也。

年表　起周安王元年、至赧王三十三年、凡一百二十年。

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徵。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林春溥引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日、蓋周正月、夏十一月也。卒、其說始於明人。或云世譜得自孟子四十五代孫甯、甯宋元豐時人、今亦未知其言何據。謹按　四庫全書提要論郝敬孟子說解云、是書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約當以閻若璩所訂爲正。又論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是編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按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

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義取謹嚴、非疏漏也。今按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二十七年之訛。按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有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說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紛紛議論、俱出自臆測、非有確徵。故今爲孟子年表、不敢注生卒於年月之下、闕疑以示慎也。其他列國時事、較可考證、而有關於孟子者、藉以分按其所歷、而孟子生平事實、約略可尋、則詳載於表、兼爲疏論其世次、僅從各說之所長、願與當世治古文者共徵之。

紀年	庚辰	辛巳
周（宋秦楚附）	安王元年（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皇甫謐曰、安王元年庚辰、崩乙巳。）	二（宋休公元年）
列國時事　魯	穆公九年（史記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皇甫謐曰、元壬申、終甲辰。）	十
燕	簡公三年（史記燕世家、湣公卒、簡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	四
齊	康公七年	八
魏	文侯二十四年（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二年、魏韓趙列爲諸侯。）	二十五
孟子出處時地	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是歲魯哀公十六年、燕獻公十四年、齊平公二年、晉定公三十三年。自孔子卒歲至安王元年、凡八十二年。	

紀年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齊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田和始立。史記田齊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二年卒。）	二十（田齊太公卒）	二十一（田侯剡立。史記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二十二富）
魏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史記魏世家、三十八年、癸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肅王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宋辟公元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作二十一、史記脫田侯剡一代。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田剡十年。史記索隱引紀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又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公。	三十一	桓公元年
	武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史記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按威王當作桓公。	十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二十六		烈王元年	二	宋剔成元年	三		四		五	
共公元年	皇甫謐曰、元乙巳、然丙寅。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桓公元年	史記燕世家、釐公三十年卒、桓公立。	二		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桓公六年	威王元年	史記齊世家、二十六年、威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按索隱引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今考齊康公以十九年遷海上、凡十八年而卒。史記二十六年、二乃三字之訛也。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年	一	二	三	四	五
辛亥	六	七	四	二	惠王元年。史記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
	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徐廣謂威王朝周在是年。				
壬子	七	八	五	三	二
	楚宣王元年。史記六國表、周烈王七年、今史記周本紀或誤作十年。				
癸丑	顯王元年	九	六	四	三
甲寅	二	十	七	五	四
乙卯	三	十一	八	六	五
丙辰	四	十二	九	七	六
丁巳	五	十三	十	八	七
戊午	六	十四	十一	九	八
己未	七	十五	文公元年	十	九
			史記燕世家、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	史記田齊世家、威王初即位以來、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按淳于髡謂威行三十六	

年	一	二	三	四	五
				（接上）年者、自九年後而言之也。	
庚申	八	十六	二	十一	十
	秦孝公元年				
辛酉	九	十七	三	十二	十一
壬戌	十	十八	四	十三	十二
癸亥	十一	十九	五	十四	十三
甲子	十二	二十	六	十五	十四
乙丑	十三	二十一	七	十六	十五
丙寅	十四	二十二	八	十七	十六
丁卯	十五	康公元年	九	十八	十七
		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			
戊辰	十六	二	十	十九	十八
己巳	十七	三	十一	二十	十九
庚午	十八	四	十二	二十一	二十
辛未	十九	五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壬申	二十	六	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癸酉	二十一	七	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甲戌	二十二	八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乙亥	二十三	九	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丙子	二十四	貞公元年	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丁丑	二十五	二	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戊寅	二十六	三	二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己卯	二十七	四	二十一	三十	二十九
庚辰	二十八	五	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
	是歲秦孝公二十一年也。			敗魏馬陵。按索隱云、齊威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虜魏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	六	二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史記、是年徙治大梁。
壬午	三十	七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楚威王元年				
癸未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甲申	三十二	九	二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秦惠文元年				
乙酉	三十三	十	二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三十六年卒、子宣王辟疆立。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皆云是年孟子至梁、與孟子時事不合、疑有誤。說見下文。
丙戌	三十四	十一	二十八	宣王元年	三十六
			史記燕世家、是年蘇秦說	按戰國策、燕易王立、齊宣	史記集解、徐隱案引紀年、
丁亥	三十五	十二	二十九	二	後元年
	宋王偃元年		文公、文公子車、易金帛以至趙、因約六國為從。	王取燕十城。又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則宣王當立於是時也。	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今從之。一說是年為後元年。
戊子	三十六	十三	易王元年	三	二
			史記燕世家、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		
己丑	三十七	十四	二	四	三
庚寅	三十八	十五	三	五	四
辛卯	三十九	十六	四	六	五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八年、魏納河西地。				予秦河西地。
壬辰	四十	十七	五	七	六
癸巳	四十一	十八	六	八	七
	楚懷王元年。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盡入上郡於秦。
甲午	四十二	十九	七	九	八
乙未	四十三	二十	八	十	九

年	周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附注
丙申	四十四	二十一	九	十一	十	按史記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又秦本紀惠文十三年、魏君爲王、韓書是爲。按此則孟子稱梁惠爲王、其相見必在此後可知已。
丁酉	四十五	二十二	十	十二、	十一	
戊戌	四十六	二十三	十一	十三	十二	楚攻魏、破之於襄陵。
己亥	四十七	二十四	十二	十四	十三	
庚子	四十八	二十五	噲元年	十五	十四	史記燕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噲立。
辛丑	慎靚王元年	二十六	二	十六	十五	孟子至梁當在此時。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三十五年、當作後元十五年、乃於惠王西喪地於秦二語符合。
壬寅	二	二十七	三	十七	十六	
癸卯	三	二十八	四　讓國於子之。按孫臏戰國策、當在此時。	十八	襄王元年	孟子去梁當在此時。戰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則惠王以十六年秋死。踰年太子即位、孟子乃一見而去也。由鄒之任至平陸俱在此時。
甲辰	四	二十九	五	十九	二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見齊宣王。

年	五	平公元年	六	二十	三
乙巳			按六國表燕噲讓其臣子之在是年、與燕世家不同。世家繫讓國事於三年伐秦。後疑當在五年前也。	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今按伐燕之役、孟子與戰國策明屬宣王、疑宣王實在位二十餘年、史有錯誤。說詳下文。	今按孟子至齊當即在去梁之歲、本書所謂千里而見王是也。又按列女傳有孟子處齊而歎、孟母見之。據此則此時孟母尚在。而淳于髡所謂在三卿之中、即鹽鐵論所云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也。孟子自齊葬於魯當在此時。

附考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載齊威王在位四十六年、或疑其誤。今按史記威王初即位九年而國不治。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故淳于髡諷威行三十六年。此蓋自九年後而言也。合前數年正得四十五六年之數。若依通鑑其紀年合而推之、則宣王當立於周顯王四十三四年、與史記宣王八年、魏惠王卒尤爲巧合。而伐燕噲之非湣王、亦不辨而自明矣。

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

史記趙世家、齊破燕在是年。六國表在燕噲七年。今按戰國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合上文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燕王信鹿毛壽言、因舉國屬子之。觀此兩稱三年、則伐燕在是歲也。

齊人伐燕。按戰國策燕王噲蓋稱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又韓子稱宣王云云、與孟子書伐燕事合。高誘注齊策亦引孟子書、以爲燕事宣王、獨史記移屬湣王、又改儲子爲將而於齊宣復用蘇代之文仍其舊、殊未免牴牾。故今一依孟子爲表、而湣王一代則姑缺其年以示存疑。

按本書齊人伐燕有與宣王問答語、而宣王不用孟子言而事燕。此後更無見宣王事。疑齊人取燕後、孟子亦因母喪去齊。不然、破燕後二年燕人始立公子平、豈孟子居齊如此之久、乃默無一語也。

惜無他徵、故不敢斷決、謹附此以質通人。

干支						孟子
丙午	六	二	七	二十一	四	
丁未	赧王元年	三	八 燕人立公子平。據六國表、在燕噲九年。	二十二	五	孟子致爲臣當在此時。按本書所謂於崇、吾得見王、疑當指此時而言。繼而有師命、則正燕人畔時也。
戊申	二	四	昭公元年 按戰國策、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昭王。	二十三	六	孟子去齊當在此時。按閻徵君謂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或據路史、謂休爲宋地、在潁川、非也。
己酉	三 是歲宋王偃二十三年。	五	二	二十四	七	孟子之宋當在此時。按是歲當秦惠王改元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戰於丹陽、秦遂取漢中地。此即宋牼所謂秦楚構兵事、而孟子遇於石邱者。昔人以石邱爲宋地是也。
庚戌	四	六	三	二十五 一說宣王二十五年卒、未知所本。今自此以下二十六年姑缺、其文蓋據史記、則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在位四十年、伐燕、	八	皇王大紀是年、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今按孟子居宋必有數月之淹、故滕文公之趨往返兩見孟子。然未必定在是年也。
辛亥	五 秦武王元年	七	四	闕 當湣王十年、而田齊世家不載其事。據索隱引紀年、又謂梁惠王十二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近人或據此移威王元年於梁惠王十五年、移宣王元年於梁惠王後元十六年、以伐燕爲宣王事、似矣。然與戰國策、史記乃無二合。且如其說、則紀年桓公十八年乃六字之訛。不然、桓公固不止於十九年也。而宣王之卒、在伐燕後十二年、湣王之死、又適在位十七年、紛紛增移、恐無確據。故附辨於此、餘詳事實篇內。	九	孟子由宋返鄒、由鄒之滕、由滕之魯、俱當在此數年中。按孟子居魯之歲不可考。然據孟子首篇、於魯平公將見、又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頃襄王元年	十八	十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乙丑、訖丁亥。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六篇記魯欲使慎子為將軍、魯欲使樂正子為政、並在淳于髡與孟子論名實後、則孟子至魯自當在去齊之後數年。或謂魯平公將見在孟子梁襄時、其說非也。																按孟子書中梁襄王、魯平公皆稱謚、則書成當在是後。或為自著、或為門人所記、亦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是歲秦昭襄王十九年、齊滅宋。
按史記魯世家、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傾公立。傾公二十四年、楚滅魯。是歲、秦孝文元年。又五年而秦政立、二十六年、遂并天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昭王元年	按史記、昭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滅魏。								
不敢臆斷也。										

甲戌	二十八		二十七			
乙亥	二十九		二十八			
丙子	三十		二十九	據史記、是年湣王卒。		
			與秦、趙、三晉伐齊。			
丁丑	三十一		三十	襄王元年		
戊寅	三十二		三十一	二		
己卯	三十三		三十二	三		
	據史記、赧王六十年乃崩、後七年而周滅。		後五十九年滅於秦。	後六十年滅於秦。		

述曰、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其疏略特甚、抑亦古史闕文之義耳。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今考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數十家、其間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為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梁惠王後元年為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為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王以下、湣王年世則缺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又曰、作史以事實為經、年表為緯。今志孟志而必列年表一門、非若後世行狀、編年紀事、必盡少壯所歷也。凡以詁七篇經義耳。經義首重孟子出處、則游梁仕齊過宋之滕之魯最為要義。今壹以六國表立編年之程、而錯舉七篇中列國時事之見於正史者、得其歲月、合諸孟子蹤跡所至、先後久暫、隱然可徵。如游梁之宜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當齊宣之十六年、梁惠之後元十五年、於梁惠稱王之年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之語、並下章初見襄王之文而知之。至去梁之齊、即在此一二年中、則又於燕噲讓國、齊宣伐燕之歲而知之。而於生卒仍無與焉。即論生卒、以經為斷、於梁有長老之稱、於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卷末復有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之語、亦已可得其大致。今志孟子年表、不敢謂生於安王時、而紀歲則自安王始。不敢謂卒於赧王時、而紀歲則自赧王止。容愈於據歧說而行吾穿鑿者。後有作者、庶乎諒之。

重纂三遷志卷之一　終

事實

孟子、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今爲鄒縣。

閻氏若璩曰、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一說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郰孔子之鄉。史記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曰、大興王源崑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歸葬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趙氏孟子題辭。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母、鄒孟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按此卽漢人所傳三遷之說、其事有無不可知。然亦足見自古聖賢之成、其來有自。崔氏述謂聖賢之生必不與流俗同。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世儒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又按列女傳載孟母斷織事、與韓詩外傳所記亦微有不同。韓詩外傳又有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豚事、疑皆附會失實、今不錄。

周氏廣業曰、趙氏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沮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非早卒、其三遷斷織、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注云、名某、鄒人、子思弟子。　淮南子汜論訓篇高誘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某受業於子思。按以上並漢人說、與史記不同。

毛氏奇齡曰、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卒年六十二。按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已先卒三年。卽使子思生於伯魚卒年、年六十二而卒、其時亦止在威烈王三四年間、距

孟子所生烈王四年尚有五十餘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如史記所云、則子思已早卒。疑所謂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訛。要之距孟子生年尙遠、斷不能親受業也。予衹以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餘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

崔氏述曰、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見孟子題辭。）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見史記集解。）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餘年矣。伯魚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以見其傳之有自、何但云人而已乎。且孟子七篇並無尊稱子思之語、亦不諱其名、是孟子必非受業於子思、史記之言是也。

焦氏循曰、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公卒、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

道既通、（據史記補道字。）游於諸侯、（風俗通義窮通篇。）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列傳。）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梁。（按史記列傳敘孟子游齊在適梁前、風俗通又謂孟子晚而之梁、大率皆隨事設辭、初非游歷先後之次。國朝通儒如顧亭林、江愼修輩皆謂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今輯孟子事、卽依本書所敘爲先後。）

顧氏炎武曰、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

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又曰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又曰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江氏永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是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旣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某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

崔氏述曰、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嘗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 又曰、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幷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風俗通義。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某、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閻氏若璩曰、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嘗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

江氏永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歷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

崔氏述曰、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語從之、而謂孟子

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誤惟葉氏大慶攷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誤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誤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恆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弑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恆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誤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

林氏春溥曰史孟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按伐燕之役七篇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湣王十年遂爲千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湣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湣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史記湣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而由是而推之湣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湣王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湣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

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湣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移附於伐燕之年下、即繫以宣王薨。痕跡顯然。朱子綱目更書孟子去齊於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刺謬。安得起二賢於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按以上二說皆據史記索隱所引竹書紀年、辨明齊有悼子、田剡兩世、因移宣王之年於後、以說孟子公孫丑篇伐燕爲齊宣王、與前書齊人伐燕爲一事。其說頗爲有據。然亦有未盡合者。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是威王之立、實當周烈王時。魯仲連齊人、所舉齊事、不應有誤。又威王立三十六年而卒、湻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是也。若依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齊威王立於顯王十三年、其不及見周烈王明甚。所謂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者、其說又將何屬。此固不能一一悉合者也。又按列女傳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此則孟子爲卿時、孟母尚在、未幾而有母喪、乃自齊葬於魯、終喪而後返齊。本書所謂於崇見王、疑即此時。繼而有師命、蓋指伐燕之事。趙氏謂師命爲師旅之命是也。又未幾而孟子致爲臣而歸矣。或謂齊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一爲湣王。孟子蓋嘗兩至齊、又事齊湣王。其說始於宋人、近世諸儒亦有信從之者。今錄於此、以備參稽。〕

附錄

王氏懋竑曰、按史記、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　又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又曰、齊湣王初年強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　又曰、孟子在齊、約畧計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沒、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按此謂梁惠王篇所稱宣王皆爲後人所增、恐無是理。如草堂此說、孟子書既爲所自著、或門人所記、不見湣王之沒、故不稱諡、則孟子書中但稱齊王可已、後人何增何改、而且以爲爲孟子諱乎。此固說之不能兩通者矣。〕

臧氏庸曰、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於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又燕策文公篇、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齊王大說、乃歸燕城。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蘇秦列傳、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書齊人伐燕勝之、與燕策權之難、再戰不勝正合。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固與齊湣伐燕噲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說。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楚先圍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謀伐寡人也。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立、故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祗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按此據戰國策、史記證明齊伐燕有二事、前事屬齊宣王、後事屬齊湣王、其說甚辨。然按戰國策燕策王噲篇及史記燕世家皆云噲立、齊宣王復用蘇代、必謂伐噲爲湣王事、是仍未免偏信史記六國年表也。況燕文不聞有虐民之事、且取燕十城、亦不得謂之舉萬乘之國、而顧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皆明係伐燕噲事。時噲死、公子平未立、故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若文公卒、易王立、齊宣因喪伐之、斯時燕豈無君、而孟子對宣王云云、亦可謂迂遠而不達於事情矣。又按戰國策韓策、齊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高誘注引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高氏嘗注孟子、此以伐噲爲齊宣王、其說尤爲有本。或疑趙注公孫丑篇伐燕未明指宣王、得此亦可知漢儒無異說矣。

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風俗通義

江氏永曰、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即孟嘗君田文也。

林氏春溥曰、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故風俗通云云、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與。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閻氏若璩曰、七篇爲孟子自作、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述曰、嘗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遊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閒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湣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語、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代

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傅會所見、愈辨而愈失其眞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畧采漢人之說爲綱、而　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閒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決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經義 諸儒解經　歷代尊經　諸儒傳述

諸儒解經

孟子章句

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見漢書儒林傳。原書久佚。

孟子注十四卷 毛扆影宋蜀大字本尚有章指二卷，章別其旨也。篇敘一卷，七篇之序次也。今合爲十四卷。

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改今名字。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事蹟具後漢書本傳。是注即岐避難時在安邱孫嵩家複壁中所著。

孟子章句

漢高誘撰。誘後漢書無傳。據誘注淮南子自序，知爲涿郡人，從同縣盧侍中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代史志皆不著録。

孟子注七卷

隋書經籍志云鄭元注。按後漢書鄭康成傳，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不云注孟子，而隋、唐志並有之，疑或爲鄭學者所依託。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著釋名二十篇。所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原書久佚。

孟子注九卷

晉綦毋邃撰。邃世次爵里無考。據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有齊都賦二卷及所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知爲晉人。志云梁有孟子注七卷，綦毋邃撰，亡。唐書藝文志載綦毋邃注孟子七卷，蓋其書亡於隋世，至唐乃復得之，故北堂書鈔及李善注文選、杜佑著通典猶間引其說。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唐陸善經撰。善經注孟子，舊唐書經籍志不載，新書藝文志作七卷。崇文總目云，善經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删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三卷

唐張鎰撰。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仕至中書侍郎，鳳翔隴右節度使，贈太子太傅。新舊唐書皆有傳。舊書述鎰所著有孟子音義，而經籍志失載。新書藝文志有之。宋史藝文志亦作三卷。原書久佚。孫氏奭猶引用之。

孟子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撰。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仕至太常卿，贈尚書右僕射，事蹟具唐書本傳。所著孟子手音，新舊唐志均不載，宋史藝文志有之。原書久佚。孫氏奭多引用之。

續孟子二卷

唐林愼思撰。

翼孟三卷

唐劉軻撰。軻，彭城人，因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居易記其事。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仕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贈左僕射，謚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勅校刊孟子時所著。

孟子正義十四卷

舊本題宋孫奭撰，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以上二書　文淵閣著錄。

四注孟子十四卷

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注。見宋史藝文志。後凡諸書存佚不復悉注。

孟子解十四卷

宋王安石撰。

孟子注十四卷

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事蹟附見宋史安石傳。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孟子解六卷

宋蔣之奇撰。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官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點注十四卷

宋張簡撰。晁公武曰：熙甯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章甫撰。甫字端叔，蒲城人，熙甯中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

孟子節解十四卷

宋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同撰。見范祖禹進書劄子。范祖禹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今按文獻通考載五臣解孟子十四卷，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據此則五臣無康

缺页

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尹焞撰。焞字彦明，河南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尹焞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然據韓無咎跋語，則十四卷中有第三篇及某章皆未備，實未成之書也。

孟子解十四卷又拾遺一卷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廣陵。紹興二年進士，歷官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卒贈太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 文淵閣著錄，作孟子傳，乃南宋舊槧。提要云其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通考作十四卷，蓋傳寫誤也。

孟子問答十二卷

宋倪思撰。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歷官寶文殿②學士，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按元白珽湛淵靜語載倪思論司馬疑孟一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故先著疑孟，明其未可盡信，蓋出此書。

孟子傳十四卷

宋陳禾撰。禾字秀實，鄞縣人。官右正言，謚文介。事蹟具宋史本傳。所注孟子，本傳作十卷，蓋脫誤也。

翼孟音解

宋陸筠撰。筠字善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之，建安人。是書自明中葉以後無完本。 國朝乾隆時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首尾完具，復還舊觀。詳 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集註十四卷、孟子集義十四卷、（初號孟子精義，後改集義。）或問十四卷、孟子問辨十一卷、孟子要略（朱子年譜云：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是書又名指要，一名要指。）

宋朱子撰。自朱子定四書之名，後來注孟子者，率與論語、大學、中庸同釋，目爲四書。宋史藝文志雖列孟子於儒家，而朱子所爲集註、集義、或問，皆錄入孟子類，蓋不敢沒其實也。今用其例，仍分別著錄。惟要略一書無卷數，僅見眞西山序文。近代漢陽劉氏傳瑩始從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內搜出，凡入十五章，湘鄉曾國藩爲加序跋，稱五卷。（序跋載藝文志。）

孟子注

宋馮椅撰。椅字儀之，都昌人。

孟子詳說十七卷癸巳孟子說七卷

於乾道癸巳、故名癸巳孟子說、書凡七卷、文淵閣著錄。

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孟子說成於乾道癸巳、故名癸巳孟子說、書凡七卷、文淵閣著錄。

孟子解

宋劉愚撰。愚字必明、龍游人、官安鄉令。

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史藝文志題曰張氏傳、疑即張子韶書也。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宋戴溪撰。溪字少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3]、卒贈端明殿學士。紹聖初賜謚文端[4]。事蹟具宋史儒林傳。陳振孫曰、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

救性七篇

宋章望之撰。望之、浦城人、官光祿寺丞。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故著此書。

孟子傳贊十四卷

宋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歷官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

孟子辨疑十四卷

宋王汝猷撰。

孟子要義十四卷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紀蒙十四卷

宋陳耆老撰。耆老字耆卿、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是書前有水心葉適序。陳振孫曰、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當嘉定初年成此書。

孟子解十四卷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嘗學於朱子。是書 文淵閣著錄。

孟子通旨七卷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以度宗咸淳十年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

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應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

删集孟子解十卷

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拜禮部尚書、事蹟具金史本傳。

孟子辨惑一卷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槀城人。歷官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微服歸里、後卒於泰山、事蹟具金史文藝傳。

孟子集注旁通四卷

元杜瑛撰。

孟子旁注七卷

元李恕撰。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元李昶撰。

孟子通解十四卷

孟子衍義十四卷

孟子思問錄一卷

孟子旁解七卷

右四部不知撰人、見千頃堂書目。黄虞稷曰、皆元人所著也。

孟子私抄七卷

明楊守陳撰。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陳州知州。是書　文淵閣著錄。謹按、四庫全書提要謂陳氏是書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學、故特附於四書類。今考其書體例繁蕪、實非善本。特以明一代考證之書所存無幾、故今亦備錄焉。

孟子訂釋七卷

明管志道撰。志道字登之、婁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是書　四庫存目、作孟義訂測。提要云、書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出自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尋左降。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是書　四庫存目。

孟子師說二卷

國朝黄宗羲撰。宗羲字太冲、號黎洲、餘姚人。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　文淵閣著錄。提要謂宗羲以其師劉宗周嘗釋大學、中庸、論語、惟孟子無所論著、乃述其平日所聞、以作此書、故名師說。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國朝戴震撰。震字東原、休寧人。入　國史儒林傳。是書與所

作原善三篇皆標舉古義、國史稱震晚年論述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是書。

孟子正義三十卷

國朝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是書闡發趙注、申明古訓、於趙說有所疑輒爲規正。引據古書外所采 本朝諸人說凡六十有餘家。

國朝崇尚經學實事求是乾嘉以來經師雜起深明古訓自焦氏此書而外如邵氏晉涵之孟子述義樊氏廷緒之孟子注疏解經大率皆未成編邵氏述義無傳本僅見南江札記、說孟子幾四百事或謂卽述義初稿樊氏書已刻十二卷於舊疏六卷又各分爲上下卷自離婁以下四篇竟未版行不知世尙有完本否又錢氏東垣有孟子解誼十四卷亦未見其書此外諸家撰述應復不少茲謹就聞見所及詳爲采錄、其所不知姑從闕如。

附錄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所刊以補孟蜀廣政石經。晁氏讀書志馬氏文獻通考均列之孟子類今因之按此外又有北宋嘉祐篆眞二體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皆有孟子。又 國朝貢三復補刊孟子以補唐石經。今 國學所立石經亦有孟子、謹附其目於此。

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是書 四庫存目。

孟子年譜一卷孟子家記一卷

元吳迂撰。

孟子弟子列傳三卷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

孟子年譜一卷

舊本題元程復心撰。 四庫存目提要云朱彝尊經義考載譚貞默孟子編年畧自述一篇與此書自述不異一字疑直以貞默之書詭題元人耳。

孟子事蹟圖譜二卷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

孟子編年畧一卷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庵、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是書　四庫存目入史部傳記類。

孟子事實錄二卷

國朝崔述撰。述字東壁，大名人。著考信錄數十卷，辨論古事，一以經文與義理爲斷，是書亦其一也。

歷代尊經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舊志。（按舊志凡引史傳，皆約舉其文，不標書名，今悉稱舊志。）

趙氏岐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以上見孟子題辭。跋全文已載入第六卷。舊志約其詞曰：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許氏瀚謂漢置博士在文帝時，罷博士當在武帝時。此云已而罷之，似文帝自置自罷，殊不分明。當仍錄原文，不以重見爲嫌也。）

王氏應麟曰：嬾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佔畢而已。（五經通義說。）

閻氏若璩曰：案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帝倘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困學紀聞箋。）

錢氏大昕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潛研堂答問。）

唐開元二十九年，知洋州趙賛者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行。（舊志。）

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疏請罷明經、進士，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得立學宮。（舊志。）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書，上，不果行。（舊志。書詳藝文志。）

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各一部。（玉海。）

宋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玉海。）

按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翟氏灝曰：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采此以備其制。

景祐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

監頒行。麟臺故事。

熙甯四年二月、罷詩賦、以經義策論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也。次兼經、禮記、論語、孟子。俱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舊志。

許氏瀚曰、熙甯四年科舉之制、以王安石議也。有宋尊孟子爲經、蓋已久矣。觀眞宗朝孫宣公奉勅校勘孟子、遂作音義進呈、可見大中祥符七年印本卽孫校也。

元祐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閒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舊志。又注、初、司馬溫公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乃止。

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舊志。

按此文已詳錄於孟子節解註、見范祖禹志墓。原文云、康力疾解二卷。又按玉海載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爲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

許氏瀚曰、康傳載康言而無年數、據此知是元祐四年也。

呂原明元祐閒侍講、大雪不罷、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句。晁迥客語。

政和四年、點檢措置祕書省官、投名人並本省職掌楷書以上保引、保二人、引一人。三館祕閣官試驗書讀孟子、書三百字不誤十字、讀三百字不差十字爲合格。麟臺故事。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東宮備覽。

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溪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舊志。

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眞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獒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玉海。

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同上。

按尹和靖有孟子解十四卷、詳見解經。王時敏師說曰、先生曰、德壽問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

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諭德、兩日一講孟子。舊志。

乾道時、朱某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宋史選舉志。

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舊志。

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玉海。

金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舊志。

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校習之。又設女眞學、令譯經所以女眞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眞子弟習之。同上。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同上。

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同上。

元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闕、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書、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同上。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同上。

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同上。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同上。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焉。同上。

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奉[5]上徵天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氣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李詡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今按明史錢唐傳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某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所謂孟子節文即內閣書目所載二卷者是也據戒菴漫筆知當時此書實頒行未久故曰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而他書稱太祖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朱錫鬯謂野史近誣不足信又引太祖論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謂太祖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耳此皆於孟子事大有關係今並附錄於此

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國朝順治二年定鄉會試初場命題規制第一題用論語第二題用中庸第三題用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仍用孟子 舊志

諸儒傳述

淮南子氾論訓曰全性葆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誘注曰全性葆眞謂不拔骭毛 據俶眞訓注當作雖拔骭一毛 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揚雄法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於子思孟某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

班固漢書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某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某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

傅氏元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

傳子。

又曰、孟某、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物理論引、見意林。

劉勰文心雕龍曰、孟某膺儒以磬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勰新論曰、晏嬰、子思、孟某、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某、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某、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原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韓子粹言、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孟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歐陽修本論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閒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程氏遺書、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顔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多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又曰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為久安之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辨明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五峯胡氏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於仁矣。

朱子全書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讀余隱之尊孟辨錄一

鄭公藝圃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荑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隱之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則為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為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為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為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詎不信矣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為過。

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而不去蕪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蕪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耶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蕪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閒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蕪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某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按此著錄家孟子入經之始許氏瀚曰陳氏馬氏旣發此論而宋史藝文志仍列子部則托克托之過也

薛瑄讀書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中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

述曰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甯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眞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即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　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按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王安石

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註、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尤不可勝數、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猶記其名者、則詳其卷數與夫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及歷代尊經之典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尊經之意有加、而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佚文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何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三略篇。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喪失其性故也。荀子性惡篇。按次句當係荀子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一說當作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同上。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舉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程曾章句。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史記。

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燕世家。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蕇死孝也。劉熙孟子注。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俶眞篇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引作人性無不善。按高氏引孟子多約舉其詞、此皆未知果出外篇否。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說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劝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說苑建本篇。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同上。

孟子曰、訐及下者無遺策。同上。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其所不知、信矣。揚雄法言。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修身篇。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構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論衡本性篇。按充云作性善之篇、與趙氏題辭所舉外書篇目合。審其文義、似物亂之也以上爲約舉孟子語、以下乃充申釋之詞。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全錄此文、目爲孟子外書。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正失篇。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鹽鐵論執務篇。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甯窮餓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鹽鐵論論儒篇。按此卽告子篇由今之道四語而稍易其詞。大抵漢儒所引孟子多類此。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天子圓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何休春秋公羊傳成十二年注。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爲梁惠王極陳其事。袁宏漢紀。

孟子曰、强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後漢紀建武十九年郅惲引。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轒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綦毋邃孟子注。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助、助者殷法、雖周亦助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綦毋邃孟子注。

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昭河淸頌。

孟子曰、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進步。梁蕭綺拾遺篇。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勰新論。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敘。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正枉必過其直。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阿意苟容、斂肩所尊、俗之情也。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同上。

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司馬貞史記索隱。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性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馬總意林錄孟子書。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大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陟其巔。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桀紂昏昏以亡、湯武諤諤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某少貧、在墓閒、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同上。

述曰、趙邠卿有言、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由此觀之、意其時學者必多誦習孟子、故漢世諸儒著書、率皆引舊文而申明之。然司馬子長言孟子著書七篇、而班史志藝文乃作十一篇。十一篇者、蓋多外書四篇也。邠卿謂四篇之書、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今外書久佚、隋唐志已不著錄、其目僅見趙氏題辭、爲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至宋代晁子止、洪容齋、王伯厚及明陳心叔、焦弱侯、國朝顧亭林、馬宛斯、朱錫鬯諸人皆有所采輯、目爲佚文。然諸家所據各書、往往有本七篇之意而增易其詞者、有他家之言而訛爲孟子者、有引趙氏、劉氏注、第曰孟子、遂疑爲孟子佚書者。今詳爲覈辨、凡得數十事、自荀卿外、皆漢人所引爲多、其文與七篇爲近、宜若有出於外書之內者。用以資觀者考證、亦不無少益。若前代所傳熙時子注外書、乃出明人依託、蓋不足辨云。

重纂三遷志卷之三終

校記

①漢書：當作「後漢書」。

②殿：當作「閣」，見《宋史》卷三九八《倪思傳》。

③文華閣：當作「華文閣」，見《宋史》卷四三四《戴溪傳》。

④紹聖：當作「紹定」，見右引書。

⑤奉：當作「奏」。

⑥「良」字衍，「構」當作「接」，見《論衡・本性》。

重纂三遷志卷之四

祀典　爵享　林廟　祭儀　樂章　禮器

爵享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子母居第五。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子同左氏公羊氏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凡記皆在藝文志。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兗州時、以孟子併揚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名五賢祠、仍爲之記。

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　先是熙甯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子揚雄於廟廷、仍賜爵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至是從朝散大夫試吏部尙書曾孝寬疏請、詔封鄒國公。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以爲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子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生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聖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自國子監及天下廟學、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詔如禮官議。

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孟子服九旒衣九章。

徽宗政和三年正月元日釋菜、二月八月上丁日釋奠、以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殿上。

度宗咸淳三年、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沂國公、配食孔子廟大成殿、位於顏孟之間、是始爲四配。

　廣均按宋臣洪邁嘗建議、高孝間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行其說。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　時國子監諸臣言、兗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裝飾法服、一遵舊制、從之。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此與宋制同。　並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更塑像爲一品冠服。

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

明太祖洪武元年、制春秋釋奠禮、配祀諸儒、悉如舊制。五年、罷孟子配享。六年、詔以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從

祀如故。詳見附祀錢唐傳。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是年、又奉孟子父孟孫氏配享啟聖公祠、神主稱先賢孟孫氏、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廣均按、王鴻緒明史藁、嘉靖九年、諸臣議奏、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不復稱公。併撤塑像、以木爲神主。國子監春秋祭祀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用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祀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明年、又定制、文廟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相向。 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議、文廟諡號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部議定文廟尊稱曰至聖先師孔子、配享稱亞聖孟子、如舊式。

國朝乾隆三年、追崇孟母邾國宣獻夫人爲端範宣獻夫人。時侍郎趙殿最奏請加孟母封號、以示尊崇。禮部題奏、臣等會議得全德昭融、已著休聲於萬古、母儀炳煥、宜膺美號於千秋。謹按亞聖孟子母仉氏、守節撫孤、以慈母而兼嚴父、遷居教子、遂習慣而若性成、斷機示勸、勵知言養氣之學、撫楹誡義、啟守先待後之功。母訓昭垂、儀型百世。昔在元代、已尊封邾國宣獻夫人、崇祀廟廷。我
皇上崇儒重道、典禮優隆、孟母鄒國夫人誠宜加增封號、以作民教而樹風聲也。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其封號字樣由內閣撰擬。
欽定端範。是年、部咨山東撫臣敬備祭品、委官致祭。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

乾隆十三年、
聖駕南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卿吳應枚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二十一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錢維城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夏四月己巳、
回鑾過鄒縣、
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

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夏四月庚辰、
回鑾過鄒縣、復
謁孟廟、拈香如前禮。

乾隆三十六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光祿寺卿申甫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四十九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刑部侍郎杜毓林分祭鄒縣孟廟。
乾隆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幸闕里、
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分祭鄒縣孟廟。
謹按、本朝崇祀之禮莫盛於乾隆丙子、壬午
聖駕兩次幸鄒。此曠古所希覯。當時典禮、自有司存、而舊籍無徵、志記闕如、故博士廣均言、自乾隆二十六年宗子毓瀚卒、無嗣。越二十年、廣均祖父傳榯乃入繼大宗。中更攝祀事者數人、文物散失、良可歎惜。今斯志迫於歲月、未能博稽典籍、其藏諸 內府者亦一時無由窺見。謹志其目於此、以俟踵事者之增修云爾。

林廟 祭田 林戶 灑埽戶附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歲久不祀、漸即湮沒。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始訪而表之、立廟於墓之西南、泰山孫復爲之記。
元豐七年、因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梃奏請、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墓廟、給祭田以嚴灑埽。
元至元十四年、山東提刑霍天祥立碑墓前、題曰先師鄒國公墓。
元貞二年、縣令司居敬修墓立碑、三氏學教授導江張頿爲之記。
至正三年、墓祠毀、孟氏族長惟讓於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爲之記。
明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李奎爲之記。
嘉靖四十五年、重修孟子墓祠。
廣均按、記載無徵、惟邑令章時鸞爲眞定梁公捐金立碑、現存饗殿側。
隆慶元年、縣令章時鸞創建亞聖林饗堂、置祭田五十畝、魯藩宗室觀埏爲之記。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饗堂、嶧縣賈三近爲之記。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修墓、置祭田三十五畝、繼先自爲記。
天啟三年、鄒令毛芬增設亞聖墓祭田、滋陽崔本善爲之記。
國朝康熙三十五年、通政司吳涵捐貲重修饗堂、博士孟貞仁爲之記。

康熙六十年、博士孟衍泰重修饗堂、衍泰自爲記。

嘉慶四年、博士孟傳梿重修饗堂、傳梿自爲記。

道光十四年、博士孟廣均重修饗堂、廣均自爲記。

右四基山墓廟

孟子父母墓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舊稱孟母墓。宋太宗時、華州進士韓丕嘗作孟母碑、爲世傳誦、今其文不傳。事見宋史。馬鞍山一名天馬山、在四基山西北、相距十餘里。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導江張𩓐爲之記。

明正德二年、博士孟元立碑於馬鞍山之東北、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墓道。

萬歷九年、博士孟彦璞立碑墓前、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碑。

萬歷二十五年、縣令王一楨置祭田二十畝、設林戶五名以守墓、一楨自爲記。

國朝康熙三十四年、邑令韓峯起重整孟母墓祠祭祀事、四氏學生孔尚勳爲之記。

乾隆九年、博士孟衍泰於馬鞍山創建饗堂、衍泰自爲記。

右馬鞍山墓廟

孟子廟堂始建於鄒之東郭、舊志俱未詳歲月。據宣和三年孫傳記新修孟子廟云、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又云、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所謂先時者亦不詳其年月。按鄒自熙甯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爲縣。或疑立廟東郭即在此時。考元豐七年李梴疏請增修孟廟、稱廟在鄒鎮東北隅、棟宇已壞、則當時所增修者乃四基山墓廟。然東郭之廟即立於斯時、亦未可知。觀傳文又云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已五更修、則謂別營之廟在元豐時、其說當可信。而明趙彦重修孟廟記謂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蓋因孫傳記而訛、非別有所據也。

宋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

按孫傳記此當是重修墓廟、非專治東郭一廟也。然孟廟崇祀實始於此、故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爲侯伯以從祀云。又按宋史程振傳、徽宗時、振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於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享從之。然則孟廟之新、蓋因振請、而孫傳記內所謂部使者即振其人也。

宣和三年、縣令朱缶從邑人徐紘請、改建孟子廟於鄒之南門外、監察御史孫傳爲之記。

宣和四年、詔給孟子廟戶二十五戶、專供灑埽、免其雜役。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趙伯成爲之記。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重建孟廟、三氏教授張頿爲之記、居敬亦自記其碑陰。

按張頿記云甲戌廟燬於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賫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考甲戌乃金主貞祐二年。德昌爲孟子五十代孫。又按司居敬碑陰記云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是重修孟廟實德昌爲之倡、而舊志失載、故詳記於此。

泰定五年、從大司農司都事郭毅請、撥賜孟廟祭田三十頃、國子祭酒蔡文淵爲之記。

至順三年、鄒縣李儼、馬亨等始於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爲之記。

至元三年、縣令張銓重修孟廟、德州鄭質爲之記。

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請、給廟戶五戶。

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重修、本自爲記。

按本記云按部至鄒、謁拜亞聖廟、見其燬於兵燹、締構未完。又方克勤廟記云近燬於兵、是孟廟在元末又嘗燬於兵燹。故本記謂翼之以廊廡、塗之以丹雘、則有待於鞏公爲。

洪武七年、縣令桂孟同孟氏宗子思諒修廟、落成、濟甯知府方克勤爲之記。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等重建致嚴堂、邑人郗幼學爲之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驄重修廟垣、教諭黃琮爲之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修廟、教諭賴景衡爲之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瑺重修孟廟、創建兩廡、教諭樂暉爲之記、訓導余愷記其碑陰。

廣均按舊志不載記文、今石刻無存。

洪熙元年、縣令房岳重修兩廡及致嚴堂、三氏學教授張敏爲之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岳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爲之記。

舊志云房公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重修致嚴堂、教諭蘇潤爲之記。

景泰二年、撥賜孟子廟祭田六頃。

景泰六年、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疏請、復以元時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賜祭田二十頃、佃戶十戶。

時顏氏同蒙賜田、其上疏則因博士孟希文之請。至天順元年、有貞爲撰錫復顏孟二廟祭田記、勒石廟中。

是年、詔設孟廟禮生五十六名、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名、以備看守。

天順二年、縣令劉巍重修亞聖廟、並立坊通衢、訓導李達爲之

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吴達與兗州知府宋璽檄鄒縣縣丞傅弼重修兩廡及儀門、教諭周載爲之記。

成化六年、撥給孟廟灑埽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八年、復賜廟戶二十五戶、以充灑埽。

宏治十年、詔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爲之記。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僉都御史任瀛爲之記。是年、章時鸞置祭田五十畝。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爲之記。

廣均按、舊志不載記文、今廟中無此碑。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修廟、竹陽王湘爲之記。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檄縣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于慎行爲之記。次年、王一楨置祭田二十畝、設林戶看守林墓。

萬曆三十六年、巡撫黄克纘檄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爲之記。是年、胡繼先置祭田三十五畝、守林地六畝。

萬曆四十六年、縣令李鳳翔置祭田三十畝。

天啓二年、廟毁於白蓮教匪之亂。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山東巡撫趙彦、左都御史鄒元標、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並有記。

崇禎元年、縣令黄應祥置祭田一頃十五畝。又崇禎初年、魯藩置祭田七頃二十畝。

崇禎六年、巡撫御史王道純、兗東道趙建極捐貲修廟、博士孟聞玉爲之記。

國朝順治四年、增設禮生八名、贊相禮儀、以光祀事。

康熙十三年、重修亞聖廟成、山東巡撫劉芳躅爲之記。

按記云、自明天啓癸亥後五十餘年、數遭兵燹、又於康熙戊申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肇修於癸丑正月、迄四月終落成、則重修在十二年也。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巡撫移文衍聖公、查明亞聖裔祭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墓田地七頃三十一畝四分、廟宅基一頃三十畝七分五釐、佃戶三十二戶、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戶、載入大清會典戶部科免田地。

康熙二十三年、詔發帑金、遣官修葺孟廟。明年、山東巡撫張　始庀材鳩工。又明年工畢、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爲之記。

按記云、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不云奉　詔修葺。此據五十五年婁一均記、知發帑在前一年甲子。孟氏志稿均失載、又朱記見曝書亭集、今孟廟無此碑、亦不記張公修葺事、知此外遺漏尚多、修輯之功、實有望於來哲。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
御製孟子廟碑、
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阜保等勒石廟中。
御書墨本恭藏博士署　賜書樓。
謹按此碑今立廟廷碑文恭錄卷首。碑額篆文曰　御製
孟子廟碑碑陰文曰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　臣米
漢雯奉　勅篆額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　臣阜保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　臣卞永式奉　勅監造鴻臚寺序班　臣朱圭
奉　勅勒石。
康熙五十五年縣令婁一均修葺孟廟、一均自爲記。
康熙五十八年重修工竣婁一均及博士孟尙桂俱有記。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御書孟廟匾額曰守先待後博士孟衍泰摹懸廟中。並
賜博士孟衍泰匾曰七篇貽矩、
御書墨本均恭藏博士署　賜書樓。
乾隆元年、
勅修孟廟四年工成博士孟衍泰撰勒感
恩碑記。
乾隆十三年、
御書亞聖孟子贊。是年奉
勅勒石廟中。贊文恭錄卷首、
御書墨本恭藏　賜書樓。
乾隆二十二年、
御書孟廟聯額額曰道闡尼山聯曰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禹
顏博士孟毓瀚摹懸廟中。
御書墨本恭藏　賜書樓。
乾隆二十六年重修孟廟並增建
御製碑亭博士孟毓瀚撰勒感
恩碑記。
乾隆四十九年兗州府知府王祿朋重修、祿朋自爲記。
嘉慶元年署兗州府知府陳　重修合河康基田爲之記。
嘉慶十年博士孟傳棟重修閱五年工竣傳棟卒無記。
重修工資自山東巡撫鐵保倡捐銀四千三百兩繼以募捐
三千兩傳棟又自出銀二千八百兩計費萬金乃成。
道光二十二年東河總督栗毓美等捐廉重修博士廣均自爲
記。
同治十二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監修孟廟次年工
成錦自爲記。
按咸豐間、敎捻股匪擾亂東境、防勦不遑、曲鄒林廟年久失
修、孟廟門柵牌坊成赤地、殿戴滲塌、敝以席棚。同治七年肅

清後曾湘鄉、李合肥兩相國倡捐精金餘款，丁撫使因之集十餘萬金，檄陳錦並修孔、孟兩廟，凡五年，弁述聖廟、孟母祠具新之。撫使手書亞聖殿繼往聖開來學諸額，以復舊制。鄒令耿天九、東平州訓導董炳實與有力焉。工成，釐定兩廡賢儒坐次，而先儒錢唐附祀西廡，蓋自此昉云。

右孟廟（按河南游梁祠亦祀亞聖，並有遊梁書院，另立博士以世其祀事，見五禮通考。）

孟廟自宋宣和四年徙建於鄒縣南門外，鄒縣貢士徐紱等始於廟東爲堂，祀孟子父母，並疏聞於朝。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孟子父母。

元致和元年，監縣帖哥及縣令楊欽等重修孟子父母祠堂，禮部尚書曹元用爲之記。

按記云：孟子廟後毀於金季之兵，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蓋孟子廟堂既毀，後人因合祀孟子父母與孟子於一室，至德昌構新堂成，始復別祀孟子，而以故室祀孟子父母。德昌，孟子五十代孫，已見前文。

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及監察御史苗秀等捐貲重修，亨自爲記。

正統九年，縣令房岳重修孟子父母祠堂。

廣均按：有馬謇記，今石刻無存。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建堂各四楹，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

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幷修孟子父母夫人殿。是後凡重修孟廟，皆幷修邾國公廟、宣獻夫人廟，故無碑記。而邾國公廟一稱啟聖殿，與崇聖祠叔梁公尊稱無異，始於何時，舊志皆未詳著。

右啟聖祠

鄒縣北有村曰富村，舊名鄒興鄉，俗傳爲孟子故里。金孫弼謁祠記所謂鄒儒里是也，里皆孟氏居。

明嘉靖四十一年，孟廟舉事孟承義等重修故里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爲之記。（宋崇寧二年，孔、顏、孟各設族長一名，判司簿尉事。明景泰二年，增設舉事一員，使之督理林廟，糾戒子孫。）

國朝道光三年，阜陽孟毓松增置故里祠祭田，博士繼烺爲之記。

道光五年，林廟舉事孟毓官重修，孝廉方正孟傳忠爲之記。

同治十二年，縣令耿天九偕博士孟昭銓重修，昭銓自爲記。

右孟子故里祠

孟母祠舊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隅，俗傳爲孟子故宅。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因人心所鄉，復故宅遺跡，構子思精舍，又於其東構堂曰斷機，無神像。

至元三年，按察僉事楊國賢檄有司重修孟母斷機堂，奎章閣

學士李泂爲之記。

　舊志載其文今石刻無存。

至正五年、邑人馬亨、李元彬、李儼等及孟子五十二代孫惟讓始塑宣獻夫人像別闢門宇自爲一祠、鄭質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明正統四年、縣令房岳重修、教授裴侃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爲之記。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歷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增建東西廡各三楹、易斷機堂爲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

國朝雍正十年、博士孟衍泰重修、衍泰自爲記。

道光十三年、博士孟廣均重修、廣均自爲記。

道光十五年、縣令孫士淸增修孟母祠祭品、有碑記其事。

道光十六年、河道總督栗毓美捐金重修孟母三遷祠、斷機堂、並建坊道左、工成後甘泉汪喜孫爲之記。

同治十二年、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重修斷機堂。

　右孟母祠

鄒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俗傳思孟授受於此。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構子思子祠於城東南隅、名曰中庸精舍、以祀子思、兼像孟子於傍、顏其堂曰淵源、教授張須爲之記、居敬亦自記其碑陰。又於其右構斷機堂與書院相通。

大德六年、縣令朱彰建講堂於淵源之後、額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於其左、齋舍、廚庫、翼爲東西。請於朝、更名爲中庸書院、東平景亮爲之記。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

　馬豫記石刻已無存。

延祐元年、里人尙書省照磨姜元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通鑑於書院、鄆人劉太爲之記。是年、縣令劉遵理置田一百八十五畝爲書院學田。

　書已散失、今石刻無存。

延祐二年、詔改中庸書院爲子思書院、設山長司祭祀及敎事。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置田二百九十七畝、邑人劉之美爲之記。是後山長曹德輝、卜晋吉皆相繼置田八頃十畝有奇。

　今石刻無存。

天歷二年、山長孔思本置田一百八十九畝、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編修王思誠爲之記。舊志云元史以此事爲衍聖公孔思晦所請。

　今石刻無存。

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擇爽塏地改建書院於今祠、爲廟三楹、司業潘迪爲之記。

至正八年、縣令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之記。

　今石刻無存。

明永樂中、縣令朱琦又東徙書院、與斷機堂相直。

正統二年、縣令房嵒修書院門牆、嵒自爲記。

正統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許彬爲之記。

正德元年、詔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自是子思子祠與孟母祠各爲專祠。

嘉靖元年、巡撫陳鳳梧重修、始擴而大之。

　舊志云按今子思書院即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曝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還於此、豈即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擴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曾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於文獻也。

嘉靖三十三年、書院爲饑民侵毁。四十一年、權縣令胡潭重修、僅修正殿、未及竣工。縣令章時鸞續修、適都御史趙炳然經此、捐貲助款、又增建修道堂、愼獨齋、中和堂、時鸞及教諭連倘清俱爲之記。

萬歷十一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歷二十六年、縣令王一楨重修。

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翰林張瑞圖、唐大章爲之記。

　舊志云、嗣後書院圮壞已盡、胡令至、大爲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祠、並改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愼獨、修道等堂、俱堅麗倍常、蓋雖修而實創矣。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記。又有邑人潘榛景賢堂記、今石刻皆無存。

天啟二年、書院毁於兵火、兗州知府孫朝肅更建祠宇。

國朝康熙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增修兩廡及重門外垣、衍聖公自爲記。

　廣均按、自康熙以來、書院中無重修之碑。闕里文獻考云、乾隆二十七年、衍聖公孔昭煥重修、而無前公毓圻重修事、或一事而誤載也。不然、昭煥重修、亦當有碑。書院門外有道光八年邑人草書一石、略言至聖六十八代孫孔傳洲捐修未就、其子繼滔成其志、於嘉慶十四年重修。工竣、未及建碑、茲因廟柏被摧、鬻價若干、勒石以記。其撰書姓名俱不可見。

雍正三年、

御書性天述祖匾額、懸正殿中。

道光二十九年、博士孟廣均請於衍聖公、捐貲重修、山東巡撫陳慶偕爲之記。

同治十二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委道員陳錦監修孟廟、並修斷機堂與子思子廟、錦爲之記。

　右子思子祠。按張頴中庸精舍記云、騶人相傳孟子故宅

在縣東南隅、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又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毋所徙耶。孟子受學於此、豈子思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視人心所鄉何如耳。數語可謂得體。又廣均重修斷機堂記云、康熙七年、詔發帑金、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此亦舊志所不載、而僅見於記、未知何故失考。

公孫子墓、在鄒縣西北十里。齊乘云、滕州北公村有公孫丑墓、即其地。今名南宮村。

明成化十九年、縣令張泰始立碑以表墓。萬歷九年、縣令許守恩重爲封樹、爲文紀之。

萬子墓、在鄒縣西南八里、地名萬村。齊乘云、滕州南萬村有萬章墓、即其地也。

國朝道光九年、博士孟繼烺於萬子墓前創建饗堂、魚臺馬星翼爲之記。

孟仲子墓、在馬鞍山孟母墓旁、有碑曰新泰伯孟仲子墓。

孟氏中興祖墓、在孟母墓旁、有碑曰亞聖四十五世孫孟甯之墓。元至順四年春孟惟恭所立也。碑陰有世系圖。

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墓、在馬鞍山。天啟二年、教匪亂鄒邑、承光舉家殉難。三年、勅建專祠、額曰旌忠、予諡賜祭。祠東有義僕席天壽墓。

國朝乾隆九年、博士孟衍泰重修旌忠祠。

嘉慶十九年、博士孟繼烺又修之、繼烺自爲記。

右附記孟子弟子及孟裔墓祠。

祭儀

亞聖廟歲祭、春秋二仲上丁、博士主鬯、爲承祭官。前二日、齊戒。

前一日、率執事者習儀、陳設承聖門下、視祭品省牲。設香案一於牲前、贊就位、上香、揖、省牲、酹酒牲首、復位、揖。禮畢退而行一跪三叩於廷墀、蓋告具也。屆期、寅初然庭燎、翕殿戶、設拜位丹墀下東偏、北面西上。承祭官朝服、惟三年喪則代以族長、期功之喪代二十一日、餘從吉。陪祭官公服、族人當之、序以齒爵。由承聖東偏門入、序立於次。通贊唱。鼓初嚴、鼓再嚴、鼓三嚴。啟戶、執事者各司其事。承祭官就位、陪祭官各就位、瘞毛血、瘞生奉毛血至瘞埋所、唱。迎神、跪、叩首、三興、跪、叩首、三興、唱。奠帛、行初獻禮。引承祭唱。奠帛、行初獻禮。詣盥洗所、盥洗、授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亞聖孟子之位前、跪、上香、奠帛、獻爵、叩首、興。詣先賢樂正子之位前、跪、上香、奠帛、獻爵、叩首、興、復位。引陪祭唱。奠帛、行初獻禮。詣東廡先賢儒之位前、跪、奠帛、獻爵、叩首、興。詣西廡先賢儒之位前、跪、奠帛、獻爵、叩首、興、復位。通贊又唱。讀祝。引承祭唱。讀祝、詣讀祝位、

跪、通贊唱。衆官皆跪、引贊唱。啟讀、讀畢、通引並唱。叩首、興、引贊唱。復位。通贊又唱。行再獻禮、引承祭唱。同初獻、而無盥洗、上香、奠帛、而引贊語。復位。引陪祭唱。同初獻、復位。通贊又唱。行終獻禮、而引贊唱。同再獻、復位。通贊又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承祭唱。飲福受胙、詣受胙所、跪、通贊唱。衆官皆跪。引贊唱。飲福酒、受胙、通引並唱。叩首、三興、引贊唱。復位、通贊唱。撤饌。捧饌者以豆籩下丹墀、唱。辭神、跪、叩首、三興、跪、叩首、三興。唱。司帛者捧帛、司祝者捧祝、恭詣燎所、承祭前行、陪祭遙向。望燎、復位。禮畢。戶復翕。先祭二刻、各官由啟賢門入啟聖殿、祭啟聖郕國公。學政全書有啟聖郕國公殿祀生二名、今仍其稱。行二跪六叩禮者再、贊自執事者各司其事。起奠帛、三獻、與正祭同。惟徧去受胙儀、而併一帛三爵為一跪叩、並置讀祝於畢獻後、改望燎曰焚帛而已。三獻後以一跪一叩終之。既畢而後退、立致嚴堂、入承聖門、行正祭。其陪祭分獻時、別引衆官分詣寢殿、祧主祠、儀亦少簡。此雖時祭、猶不逾乎家禮、而郡邑之丁祭則同日而異儀也。

按、此為博士署自祭儀節、舊志禮詳而文略、後嗣不加講求、漸失初旨。同治間、修廟落成、重加釐定。光緒丙子、署濟東道陳錦檄行鄒縣及博士署世守而遵行之。其禮數悉本闕里志、參用郡邑現行常儀、所當垂為典要、廣均原纂祭儀不復備登。

二丁歲祭禮成、咸退、博士率族人於致嚴堂驗族譜畢、獻胙於大宗五世家廟、頒胙於與祭者、族人以次受胙。按闕里孔氏家祭用四仲上丁、亦猶行古之道。今孟氏仍二仲、蓋不加殊禮云。

每月朔望日、禮生通贊行二跪六叩禮、閏月亦如之。

遣官致祭之儀。祭日、地方官陳設畢、贊引官引承祭官盥洗所盥洗畢、引至行禮處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引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典儀唱迎神、司香官捧香盒跪香鑪左、引承祭官就鑪前立。贊上香、承祭官炷香、凡三上香畢、引復位、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跪獻畢、三叩退。執爵官立獻爵於案上正中、退。讀祝官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文起立。引贊讀祝、讀祝官立讀、讀畢、捧祝文安案上帛匣內。典儀唱行再獻禮、執爵官獻爵、如初獻儀、獻於案左、退。典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案右、如再獻儀。典儀唱撤饌、送神、引贊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捧祝帛恭詣燎位。捧祝帛官至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起捧祝帛。司香官跪捧、不叩、依次送至燎鑪。承祭官轉立西旁、候帛過、仍復拜位。引詣燎位、焚祝帛、引贊禮畢、各退。凡陪祀皆地方正印官、執事用佐貳、典儀、贊引、讀祝各官皆以禮生當之。

謹案、本朝遣官致祭之禮、乾隆時凡數次舉行。此禮為博

士官署所司存、故記載宜詳。他若太學釋奠觀禮與闕里廟庭釋奠觀禮皆各氏博士所司、又載在 會典諸書、茲不敢濫爲編入。

祭期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冬至日廟祭、中丁日斷機堂祭。清明前一日十月朔前一夕臘日四基山墓祭。清明日十月朔日馬鞍山墓祭。正月朔日二月二日十一月望日俗傳爲孟子忌辰。臘日故里祠祭。上巳日重陽日旌忠祠祭。立春日伏日臘日春秋上丁日祧主祠祭。

樂章

宋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蹶蹶周道、 狂瀾倒源。 躬承辭闢、 高侔禹功。
世興隆文、 盛典惟宗。 清醑嘉栗、 式陳儀容。

宋大晟樂府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 於皇先聖。 惟公之生、 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 情文實稱。 萬年永休、 遐哉天命。

右樂章並見宋史。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泰甯之曲。

有周既衰、 王綱既墜。 是生眞儒、 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 純乎仁義。 力扶聖功、 同垂萬世。

金章宗明昌六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 優入聖域。 祖述堯舜、 力排楊墨。
思濟斯民、 果行其德。 祀爲上公、 宜茲配食。

右樂章並見金史。

元成宗大德十年、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 學窮性命。 力距楊墨、 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 孰識其正。 高風仰止、 莫不肅敬。

右樂章見元史。

明洪武六年、定祀先師樂章。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國朝祠祭之樂春秋丁祭樂名中和韶樂曲名昭平、宣平、秩平、敘平、懿平、德平凡六奏春秋丁祭皆用之。其亞聖配位前酌獻及鄒縣亞聖廟堂並無專奏之樂、而博士所司舊有樂戶五名、今春秋祭祀率用民間鼓樂。此知禮之士思復古而未能也。

禮器

亞聖廟陳設禮器、正位視文廟四配之數、配位視十二哲之數、兩廡從祀與文廟先儒位同。

亞聖孟子位前獻爵三酒盞二黍稷簠二稻粱鉶二和羹籩八榛菱芡鹿脯形鹽槀魚棗栗豆八韭菹芹菹醓醢兔醢菁菹筍菹鹿醢魚醢俎二羊一豕一香鑪一燭臺二帛篚一。

先賢樂正子位前獻爵一酒盞一黍簋一稷鉶一和羹籩四栗鹿脯形鹽棗豆四芹菹菁菹鹿醢兔醢俎一中區爲二實羊豕

香鑪一、燭臺二、帛篚一。
兩廡從祀賢儒位前獻爵一、酒盞一、黍盤一、稷籩四、栗鹿脯形
鹽棗豆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俎二、羊肉、豕首、香鑪一、燭臺二、
帛篚一。
孟廟敬聖祠陳設視文廟崇聖祠配位之數。
先賢孟孫氏此從文廟崇聖祠配位之稱，故不稱邾國公。位前獻爵三、酒盞一、黍盤
一、稷籩四、栗鹿脯形、鹽棗豆四芹菹兔醢、菁菹鹿醢、俎一、羊豕、
香鑪一、燭臺二、帛篚一。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國家崇禮
先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
文廟祭器、自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
壇
廟升馨薦享、亦既悉用古制矣。惟茲
元聖周公廟及四氏先賢祠、朕於東巡之次、特命修葺。今輪奐翼
如、而器具未備、非所以重明禋、將誠恪也。該撫準泰其飭有司遵
定式敬謹成造、俾奠獻几楹、執事有望、肅鉅典焉。欽此。　十五年
五月、奉到
欽頒亞聖廟祭器、正位獻爵三、鉶一、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篚一、配位獻
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篚一、東廡三龕、每龕獻爵一、簠一、簋
一、籩四、豆四、篚一、西廡同。
乾隆三十五年、兗州府檄鄒縣備置祭器文、所有亞聖廟祭器
查明注册外、其應用香鼎、香盒、盥槃、祝版等俱依例增設。
述曰、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
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為不然。此蓋謬於
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則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為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
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隆於
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匯為五目、曰爵享、乃
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
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
國朝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尚多缺略。
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五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
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為缺典。又亞聖廟雖頒有祭器、
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
之推舉哉。我　朝尊師重道、依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
壬午、　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
哉。

重纂三遷志卷之五

從祀

宋史禮志徽宗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鄒縣孟子廟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孟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凡孟子弟子十八人俱加封爵。元明二代悉依舊制。明嘉靖時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而孟廟享祀禮缺無徵。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臣始奏請孟廟配饗從祀各主尚皆仍侯伯封號未協禮制宜改稱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爲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孟成括及從祀之唐臣韓愈宋臣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制詔報可由是配享從祀之位始定而私家著述又往往互有辨證今輒依孟廟祀位考其名氏兼附近代諸儒所擬議於次以俟議禮者采焉。宋史有告子而無浩生、國朝有浩生而無告子說見後。

正殿配享一人

先賢樂正子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魯人爲魯臣。克樂正子名也。趙注。

今按樂正蓋以官爲氏者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魯人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八儒篇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學說者以爲卽樂正克或曰蓋樂正子春。

兩廡從祀十九人

先賢公孫子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趙注。

公孫子蓋公孫之後魯有公孫茲公孫敖公孫歸父公孫嬰齊齊亦有公孫氏未詳所出丑齊人也聖賢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學說者以爲卽公孫丑或曰公孫段也。

先賢萬子

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趙注。萬子卽萬章。孔子在陳章一鄉皆稱原人節注。

萬氏不知所自出。章亦齊人。史記孟子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按七篇中與萬章辨論之語爲多故孔子在陳章篇終特以萬子結之。今本或誤作章。

先賢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趙注。以上四人從祀孔廡稱先賢。

公都子不知何國人楚有公子田食采於都邑後人因氏公都。廣韻注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先儒陳氏

陳臻孟子弟子也。趙注。陳子卽陳臻也。朱子集注。

先儒陳氏

陳代孟子弟子。趙注。

元和姓纂陳嬀姓。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其後以國爲氏。王應麟急就章補注陳公子完奔齊爲陳氏。

先儒屋廬氏

孟子弟子屋廬連。連，屋廬子名也。趙注。

廣韻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今按著書云者，猶言孟子書中有是篇目也。或疑屋廬子必自爲書，其說似鑿。

先儒高氏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趙注。

按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又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此則高子蓋從孟子學詩者。公孫丑引高子論小弁之言，疑別是一人，故孟子以叟稱之。然弟子亦何嘗不可稱叟。

先儒孟氏

孟仲子，孟子之從弟，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穎達正義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毛氏引以爲說。今按孟仲子與高子蓋皆從孟子受詩者。愚嘗據史記孟子列傳，序詩書二語，以爲詩書序實作於孟子。或疑其說爲孤證，觀毛詩序傳所引孟子弟子遺說，亦可知此言之非無稽矣。

先儒充氏

充虞，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辨證：充氏出自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戰國有充虞，孟子弟子。

先儒徐氏

徐辟，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徐氏，顓頊之後，伯益之子受封於徐，至徐偃王爲楚所滅，以國爲氏。

先儒彭氏

彭更，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彭氏，大彭之後。

先儒咸邱氏

咸邱蒙，孟子弟子，齊人也。趙注。

姓氏辨證：咸邱氏出自魯大夫食邑咸邱，因以爲氏。

先儒桃氏

桃應，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急就篇注：桃氏，左傳周有桃子，孟子弟子有桃應。

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氏

二子，孟子弟子。趙注。

周氏廣業曰：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按朱錫鬯重修孟子廟碑謂宋政和中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祀，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今孟廟祀位仍列季孫子、叔二氏，不知復祀在於何時也。

先儒浩生氏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趙注。告子篇注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

按浩生不害與告子名不害者，各自一人，是以趙氏互注之。宋政和中，祀告子不害爲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定孟廟祀位，改稱浩生不害，說見後。

先儒盆成氏 兩廡弟子十七人，并樂正子爲十八人。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聞道未達而去。趙注。

廣韻注引風俗通姓氏篇云、盆成括仕齊、孟子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焉。今按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複姓也。又晏子外篇載盆成括葬母事、是齊前後有兩盆成括。其前盆成括嘗爲孔子弟子、今孔庭從祀獨缺其人。

先儒韓氏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愈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乃去、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愈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復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誠訐悟、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帝意猶未解。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穆宗立、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疾驅入、諭以逆順之理。眾皆讙曰、侍郎語是。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其後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罷爲兵部侍郎、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與人書曰、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尊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愈他文傳述孟子者甚眾、皆奧衍閎深、與孟子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

文爲諸儒倡、其道蓋自比孟子、以荀況、揚雄爲未醇、甯不信然。至進諫陳謀、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齮齕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人爭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廣均按、唐韓氏之從祀孟廟也、始自宋宣和四年、邑令朱缶修孟廟、以揚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於正殿之西。元元貞中、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於東西廡。揚雄之罷祀、蓋自明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孔廟從祀。而孟廟從祀亦因此而罷雄也。

舊志載孟廟從祀芻議四條、其第四條議增配食之位曰、夫孟子之世後於閔、冉、而位上於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於趙、孫、而不敢議祀於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於廡下、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席、幽明兩慊、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采焉。

唐皮氏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曰、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册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至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横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設使公生於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大矣、美矣。苟以大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則典禮未爲備也。伏請命有司
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
也。光緒五年、巡撫周恆祺、學使鈕玉庚合辭　奏請、謂孟子
以後、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當以韓愈爲最。其振興墜緒、先於
孔廟西哲之朱子。授受心傳、匹於孟廟東配之樂正。東省爲
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觝排異
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是上接洙泗鄒嶧之宗傳、
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獨守先待後於其閒。其功德之隆、若
僅予從祀孔孟兩廡、臣 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援朱子
升列孔廟哲位之例、將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
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亞聖西配。並將孔廟西廡舊
設韓愈祀位先儒改稱先賢、按代序次、升列兩廡宋先賢之
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事下部議未行、備識於此、以俟後之
君子采擇焉。

先儒孔氏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爲甯
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
有能名。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
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福、宜早斥去、以
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
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
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
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
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
對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
之。歷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
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
道輔率諫官伏閤力爭。帝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
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
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
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頃之徙
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
丞。道輔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
權貴益忌之。會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
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卽謬謂道輔、上顧
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
足深治。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

遐所賓、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初、道輔知兖州、求得孟子墓於鄒邑之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爲廟以祀、泰山孫復爲之記。孟廟享祀遂至今不替。

按道輔爲甯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州將以爲神、率官屬拜奠。道輔徑前、以笏碎蛇首、同官驚服。今笏存曲阜衍聖公府、木質粉漆、厚寸許、笏首尚有血跡。宋史本傳未載此事、附識於此。

廣均按、宋孔氏之從祀孟廟也、金元諸碑並不詳所自始。蓋自明洪武時既罷揚雄之祀、而邑人因司空有功於孟氏、乃奉其主於兩廡也。明永樂三年、邑令朱瑀修廟碑亦未明言、實爲疏漏。迨至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部文須示、稱先儒、位在唐韓氏之下、載在會典、迥不同郡邑私祀矣。

附祀一人

先儒錢氏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諫、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强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右錄明史本傳。

舊志載孟廟從祀芻議四條、其第三條議進當祀之賢、略言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非禍福死生所能亂、理宜崇祀、以報其功。

廣均按、錢尚書宜從祀、舊志始有其說。後人蓋因舊志而設位焉。是則邑人私祀、未奉部文者也。或曰孟氏舊有報德祠、設錢公位。厥後祠圮、乃移其位於西廡。

按錢氏附祀始自同治壬申、癸酉間、巡撫丁寶楨從道員陳錦之請。時錦方監修亞聖全廟工程、考兩廡從祀坐次、十九人外、已增錢氏祀位。觀其主式題明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錢公唐、知必非廡祀原主。徧訪碑記、惟家廟院東牆殘碑字跡埋滅、似故屋址、而今圮者。疑必孟裔舊建錢祠於此、祠圮主存、因而升廡。初議修建舊址祀之、已而比之孔氏道輔、初祀亦出邑人、徑請大府、改題原主爲先儒錢氏、升祀東廡韓氏

之南當西廡孔氏之次立石記之及廣均原纂志稿出而報德祠奉祀故事蓋已有之詳見藝文志修廟碑及錦祭錢公文。

復祀一人

告子

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趙注

閻氏若璩曰浩生不害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本各自一人趙氏岐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今按宋政和五年祀告子封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祗以同名不害疑爲一人互有去留實則二人同名所在多有趙氏必各有所據而兩注之且七篇所載告子語於性心義理具有發明是以趙氏稱其嘗學於孟子或非偶然誤注擬復祀稱先儒告子位浩生氏前。

擬祀四人

滕更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朱氏彝尊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孫宣公奭猶因其說宋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原幷樂正子在內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也今去樂正配饗則廡祀弟子止十七人益以滕更則幷樂正爲十九人適合其數。趙注弟子及學於孟子者無浩生有告子亦合滕更爲十九人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顯與曹交之願留於門不得者不同其爲受業門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

陳良

陳良儒者也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未有能先之者所謂有豪傑過人之才者也。趙注

按孟子謂許行之言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當時孟子而外歸楊歸墨各立門戶功利之士又陰持其動人之術而附和之其能宗周孔而不惑者已屬寥寥言游吳產而北學孔門陳良楚產而北學周孔其自拔流俗設教有年門下極盛無慚儒者故孟子引孔門心喪之事以例之嗚呼推重蔑加矣迹其並生於時聞道尤早實不在弟子之列擬以林放蘧瑗子產公明儀之附祀孔門有過之無不及非復姓氏見稱即叨俎豆

者可比、何以古今議禮家概未之及。姑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趙氏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其後疾瘳、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失色、嵩乃下帷、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嵩與俱歸、先入白母、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幷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張溫西征、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爲賊所執、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遷、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罷兵、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徵岐。時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使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幷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岐至、表果遣兵助修宮室。時孫嵩亦寓於表、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皆薦之、於是就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右錄後漢書本傳。

初、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著書七篇、包羅天地、

撰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

孫氏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後徙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因咨嗟久之。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奭獨言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親受符命、遂議封禪、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騰貴、奭上疏切諫、陳十不可。六年、將祠太清宫、奭又疏諫、引明皇天寶之亂爲鑒戒。帝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①、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宴費甚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奭疏諫、語尤加切。未幾、能果敗。帝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者爲言、頗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②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録。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爲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獻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不許。以年踰七十、固請至於泣下、帝爲惻然、猶敎留之。乃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及卒、奏至、帝嗟悼、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右録宋史本傳。) 奭性方重、事親孝、立朝正言諫爭、有風采、晚節勇退、始終全德。嘗撮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又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而奭所著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其序以爲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敎、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奭亦可謂有功於聖經者矣。

舊志云、昔秦漢之時、孟子卑卑諸子閒耳。自漢趙太常岐出、

而始擬其人於宣尼，齊其書於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埽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公奭獨爲信好，參考羣說，薬成正義。雖舛謬不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制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衞君，險夷不易，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於禮制，嫻於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質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矣。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歟。

述曰：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第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恉，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四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在門以一時不答而見遺，浩生、告子以同名不害而去留互見，議禮者俱未之及。昌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唐皮氏日休亦已言其功堪配饗，蓋不止從祀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迹其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亦豈徒以表揚孟墓，傳誦錢唐，以一言竊主配享孔子之禮，罷而旋復。或謂孟氏舊有報德祠，祀圮主存，旋升於廡，至今甫稱先儒，夫亦孔氏之續與。若謂後世從祀諸儒，必以詮釋聖經爲斷，則有功孟氏，如趙太常、孫宣公，何以不與。按四庫書目言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其推崇亦可謂至矣。此外姓名行事見稱於論孟書中者，林放、公明儀諸賢皆已從祀，而獨遺悅周、孔稱、豪傑之陳良，是又其不能無憾者。今考訂從祀賢儒，增列復祀擬祀諸儒，並錄趙、孫、錢三公本傳，以俟後之君子。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修舉之功，則當代必有能任之者。

重纂三遷志卷之五終



校記

①諸聖：當作「聖諸」，見《宋史》卷四三一《孫奭傳》。

②言：當作「官」，見右引書。

重纂三遷志卷之六

藝文一　詔令　諭祭　奏議　傳　序跋　論

詔令

宋

神宗

封孟子爲鄒國公詔 元豐六年

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

徽宗

封樂正子爲利國侯配享孟子勅 政和五年

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與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沒、配享孔子之廟、血食於天下、亦可謂至矣。今於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於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十七人爲伯從祀孟子勅

孟子既沒、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於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於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於天下、至於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於當時、而見錄於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勅封鄒國公孟子諸弟子而侯伯之。

度宗

定顔曾思孟配享詔 咸淳三年

孔子稱顔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萬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顔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顔孟侑食、曾思不與、尙爲闕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顔曾思孟昭然具在、非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升曾子、子思侑食。

元

仁宗

封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詔 延祐三年

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庥。

文宗

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 至順二年

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懍懍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加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制 至順元年

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留意焉，夫爵職之榮，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嘉。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偃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石刻在中庸精舍內，今亡矣。廣均自通省志錄其文。

明

太祖

諭工部免孟氏子孫輸作詔 洪武十八年

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

祭文

元

楊奐

祭孟子廟文 皇慶元年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長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享。

察罕帖木兒

祭孟子廟文 至正二十一年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攘闢異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羣孽，載臨鄒邦，景慕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切。尚享。

明

熹宗

天啟三年祭孟子廟及博士孟承光文

朕惟我朝追崇賢聖，恤及後昆，所以維世道、覺人心也。惟爾孟夫子七篇衛道，心長萬古，報功典重，豈意魯林遺樹，烏不敢巢，

鄒谷叢蘭、歟何忍翦。爾裔孫博士孟承光一門殉難、吾道奇窮。朕每覽守臣奏狀、殊切愴懷。是用遣官、敬陳籩豆、式念奕禩暨孟承光母子、起爾哀魂、歆茲渥典。儼儼未謝、上妥亞聖在天之靈。烈烈如生、下慰博士九原之痛。於戲。天之未喪斯文、妖氛立殄、澤之不斬君子、奕葉彌昌、豈徒恩貴一時、庶冀光昭百代。尚享。

鄧原忠

祭孟子廟文 洪武四年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啟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原忠忝膺朝命、於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竭微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張瑄

祭孟子廟文 洪武六年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享。

錢溥

祭孟子廟文 成化十五年

溥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足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一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王守之訪墓、猶①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及鄒、見源泉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道教。尚享。

史鶚

初修三遷志成祭文 嘉靖三十一年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嚴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廟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闢邪說、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亡、值孔道輔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楹、望之可畏、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沿於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予蒞邾城、弔塚禮奇、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脈、源流甚眞。彼作僞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由於母愛。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陸樹德

祭孟子廟文 萬曆十一年

惟夫子闡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於居仁由義、其要先於薄斂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況爲鸇爲獺、政何以平。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彝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繩。況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治、康民生。泰山巖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享。

鍾化民

祭孟子廟文 萬歷十八年

旣生天地、不可無仲尼。[2]卽生仲尼、不可無夫子。[3]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尙享。

王在晉

祭孟子廟文 泰昌元年

天生亞聖、上繼絶學。繼此先知、以覺後覺。旨哉性善、民生秉彝。惟堯與舜、人皆可爲。幼學壯行、居仁由義。以詔時君、何必日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不待大、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於齊、齊王反掌。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心。惟五百年、誕生名世。感時拊膺、實關隆替。近聖之居、地接尼山。夷淸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談性命。功不讓禹、以承三聖。晉撫茲土、遠邇遺芳。三遷故里、徙倚宮牆。泰山巖巖、萬代殊絶。魯國所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儷美伊周。肅將俎豆、人已千秋。仲尼旣沒、文在於此。流風尙在、私淑可矣。

國朝

乾隆三年

御祭孟母邾國端範宣獻夫人文

維乾隆三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越三日癸丑、皇帝遣總理直省山東等處鹽法道楊宏俊、致祭於亞聖孟子之母邾國端範宣獻夫人曰、道成慈訓、久垂圖史之芬。禮重女宗、載煥絲綸之錫。式稽彝典、用表芳規。維亞聖孟子之母仉氏、節守堅貞、教成賢哲。斷機絲之組織、訓教維周。遷居室於再三、劬勞罔懈。俾心源之遠紹、致聖道之益昌。德備七篇、闡微言於齊梁鄒魯、功垂百世、開來學於濂洛關閩。惟大賢之教施無窮、皆慈母之恩勤有素。特沛殊榮、式加顯號。更申祭告、用遣專官。於戲、綸綍揚休、載賁尊賢之典。苾芬肇祀、宏推錫類之仁。鑒此明禋、尙其歆格。

乾隆十三年

御祭孟子廟文

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道贊尼山。母教三遷、德業夙成於早歲。師傳一綫、淵源私淑諸其人。闡性善養氣之精、擴聖人之所未發。述唐虞三代之治、爲奕世之所共由。衞正學而闢異端、功豈在於禹下。尊王綱而賤霸術、教實秉於孔門。洵宜昭報於千秋、允合尊崇於億載。朕省方時邁、至於魯邦。欽廟貌以非遙、怳瞻氣象。遣專官而將事、式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乾隆二十一年

御祭孟子廟文

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學本尼山。溯私淑之淵源、道實承夫三

聖紹見知之統緒、辭大備於七篇。幼學壯行、既躬履夫仁義。知言養氣、亦明析其精微。衞正學而闢異端、惟道性善。尊王政而賤霸術、事正人心。教悉秉於孔門、功不在於禹下。朕時巡東土、莅止魯邦。欽廟宇之非遥、如親道範。敕專官而將事、肅薦馨香。惟冀神靈、尚其來格。

御祭孟子廟文　乾隆三十六年

惟亞聖孟子、統接見知、學承私淑。纘傳薪於三聖、大道是闡。扶墜緒於七篇、斯文再盛。守先待後、息浮議以正人心。幼學壯行、黜近功而崇王政。性原堯舜、獨標仁義之宗。道重齊梁、力矯從衡之習。信俾稱乎禹績、實稟訓於孔傳。朕載莅魯邦、近瞻高躅、緬風徽於鄒嶧、廟貌如新。欽氣象於泰巖、祠官是飭。肅精禋而昭報、佇神爽以式憑。芳醑敬陳、尚其歆格。

張鵬翮

祭述聖廟文　康熙二十四年

聖聖相傳、祖孫一德。是作中庸、古今維則。泗水尼山、厥靈赫赫。春秋匪懈、享祀不忒。鵬叨茲土、親炙聖澤。於萬斯年、同瞻顏色。敢薦馨香、冀垂昭格。尚享。

陳錦

祭明尚書錢公文　并序

錢公名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明初舉明經、對策稱旨、授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曲阜孔廟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公上疏諫止、侍郎程徐字仲能、鄞人、授刑部侍郎、升尚書。有文詩遺集、事見明史本傳。亦力爭之。帝又以孟子草芥寇讐語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公抗疏入諫曰、臣爲孟子死、死有餘榮。帝感公誠懇、旋復孟祀。事載明史本傳及三遷志、然未聞從祀孟廡也。同治癸酉、錦監修孟廟、見東廡首列一主、曰明故刑部尚書某、則公之姓名也。心竊疑之。及考孟博士廣均增訂三遷志、始知孟裔曾立報德祠祀公、祠圮主存、移置於此、但亦不詳其自始矣。是年十月工竣、詣廟代大府行祭告禮、遵國朝乾隆間部定從祀兩廡坐次、並無錢公在列。因卽夕移公主於致嚴堂、議復建報德祠祀之。夜宿孟第、夢見老人銀髯緋服、立楹前、樹卽浮動有聲。驚寤、復夢、又如前。夢裏凝思、卽已知錢公之靈有以儆我。醒則四壁燈明、安枕如故、愧汗交并。因念孟廟在鄒、尚非天下通祀、是以孔氏道輔升廡、當時亦未有明文。今錢公有功聖教、史冊昭垂、卽登闕里廟堂、尚無愧色、以之從祀孟廡、雖無明文、亦何敢妄議易置。乃以辨明行事之先、謹復公位於東廡先儒韓氏之南、當西廡先儒孔氏之次、並爲文祭之。時同治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其辭曰、

石文翊運、直臣効敢諫之忠。重道尊師、英主識崇儒之禮。誰與

干城吾道允宜俎豆名山。惟我錢公、輔翼明廷、潛心聖教。本吳越名王之裔、紹象山理學之宗。吾舌猶存、務引君於當道。斯文未喪、有殺身以成仁。奮朱雲折檻之詞、丹誠耿耿。矢安藏剖心之志、青史皇皇。是即升堂入室。何慚私淑之徒。豈期崇德報功、未正明禋之典。錫追維鄉碩、仰止前型。廟效駿奔、堂構葺三遷之里。情殷驥附、門牆序七卷之賢。援有舉無廢之文、禮隆殷薦。參甯過而存之義、位殿羣儒。感陟降之有靈、幸鬼神其來告。廣名教有功之祀、待增片席於尼山。發千秋潛德之光、用壽貞珉於鄒嶧。尚饗。

奏議

晉

袁瓌 咸康三年、瓌官國子祭酒、與太常馮懷共上此疏。見晉書本傳、又見宋書禮志。

請興國學疏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樂以示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為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誥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

翟灝曰、當江左之朝、猶有袁、馮二氏、能以孔、孟並舉、疏請留心闡明、非喈喈然朝陽之鳴鳳乎。生徒果用心焉、則孟子之升經立學、在其會矣。惜乎世受莊、老之惑、又遲其事於數百年後也。

唐

皮日休

請立孟子為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

乎孟子矣。嗚呼，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外④，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宋

曾孝寬

請封孟子爲國公以示襃顯疏

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軻有廟在鄒，屬兖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宜有襃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

李梴

請增修孟廟疏

伏覩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襃封，載於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⑤，奏勅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某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某之書，並重誠由陛下旌襃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賸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於其餘賸錢內支錢三百貫，交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

明

徐有貞

請復顔孟二氏祭田疏

臣先因公幹至兖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顔、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撥賜祖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顔氏嫡孫顔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光等初間一各承認，願還其給明文，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夠用，何況於無希

文雖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柰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贍養等情。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故雖有元之君亦知崇尙而撥田贍廟，矧乃先朝惇典庸禮之盛，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乃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有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歎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項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邱履地，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乞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俞允，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

孟宏譽

請賢裔死節卹典疏

臣竊惟自古征賊殉難之臣在守土之官，爛焉史冊者，曷可勝數。蓋未有先賢之裔如臣父承光等一門協力敵愾，親冒凶鋒，子母三人同日罵賊竟致死節者也。自天啟二年五月十八日蓮妖煽亂，鼓惑人心，黨與實繁，陷城焚劫，意欲憑據鄒、兗，稱兵叛逆。當其時百姓披靡，攜家逃脫。臣家居城南祖廟之傍，臣父承光堅持守死之義，賊不能屈。至七月十七日，都司楊國棟率兵攻南門，臣父亦率應襲兄宏略同家丁席天壽等二十餘人協力勦賊，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席天壽被賊石死於城下，張湖、小春奄、席學經俱被矢石所傷，賊遂啣恨於心。十八日突出城來報讐，先將臣兄宏略殺死，繼將臣祖母孔氏、父承光執縛而去，家產焚劫一空。臣父承光罵不絕口，與臣祖母孔氏俱受戮於岡山營內，屍骸無蹤。臣母張氏亦被賊砍傷右手，二指幾落。尤幸天不殄絕，臣母子雜於亂羣中，同被傷姨母姜氏暨三弟宏含、四弟宏讓、六弟宏志、臣妹二人、臣兄妻鄭氏暨幼姪聞玉等各自逃生，苟延性命。傷哉孤寡，伶仃備極苦楚，言念及此，血淚交流。已經縣府司道覆查到院，該山東巡撫趙彥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查勘具題。於天啟三年二月初四日爲照博士孟承光仁義成家，剛大爲訓，徘徊宗祊，未忍抱器之行，依附兵戎

遂助攻城之舉。巖巖氣象如在浩浩脈絡猶新。母子偕亡、爵魂已飛天外。祖孫駢戮、深恩永斷。目中聞者競下泣於玄猿、見之惟興嗟於白草。奇禍最慘、憫卹宜優。查邦政條例一款、棗強知縣段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立祠祭祀、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倭賊殺死、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今孟承光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城、死於賊刃、取義成仁、尤烈於守土之官。臣相應照例優加贈廕、立祠致祭、並祭其母孔氏、應襲宏略、一併贈卹者也。嫡孫孟聞玉宜襲世職、而年甫七齡、難主烝嘗。道府議以承光次男孟宏譽借職奉祀、聞玉長成之日、仍還世襲、亦以主鬯爲重、而立嫡彝典未敢廢也。至於博士室人與子女十三名口遭難流離、另爲賑濟。家丁席天壽等攻城畢命、分別優卹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部議覆、請賜祭葬建祠、贈臣祖母孔氏恭人、贈臣父承光太僕寺少卿、贈臣兄宏略太常寺寺丞。臣宏譽伏蒙聖恩、准借職暫襲五經博士奉祀。臣於天啟四年八月初九日奏討母張氏封典、本月十三日、奉聖旨、該部即與題覆、欽此。隨蒙該部議覆、奉旨封臣母張氏爲恭人。臣舉家焚香、望闕叩頭、感激天恩、捐縻莫報。臣揣分逾涯、何敢覬生望外。維念朝廷之所以鼓舞節義者、有優卹之重。須臣子之所以矢竭忠貞者、無髮膚之敢愛。當先臣之協力攻賊也、義能率眾效死、誓不與賊俱生。及先臣之駢首就戮也、三人罵不絕口、耿耿丹心猶烈。所遵者、不遺不後之家傳。無愧者、至大至剛之浩氣。眞爲聖代之光、不貽名宗之玷也者。向使臣父兄等不協力攻賊、賊未必挾讐劫殺。其如人臣盡瘁之誼何。今臣父死、臣之祖母亦死、臣兄宏略又死矣。查例、有一家陣亡二三人者、加升二級、仍優卹其家。况臣家係先賢之裔、與傳眾不同。况臣父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賊、卒死賊手、尤與守土者不同也。且唐一岑、段豸二臣同死於賊、乃兩事而各殞其命、皆蒙朝廷廕卹之典。臣一門父子二人同死於賊、是一事而共盡其忠、獨不可照例廕子乎。臣家雖有先世賞褒、原非表孤忠於既往。維是破格優異、始足揚勁節於方來。若督撫會勘之疏、與兵部覆敘之疏、俱奉聖旨下部、欽遵在卷者、則廕嗣之典、聖朝豈有靳焉。伏乞皇上推廣宏恩、勅下兵部、查照原題議覆上請、准照例賜廕。不但慰先賢在天之靈、且以舒先臣九原之憤、使天下知我皇上旌忠而教孝、渥典再錫於賢裔、又使天下知臣子取義而成仁、延賞更加於奕世、其誰不觸目激衷、盡心竭力、爲皇上捍長城而奪敵愾風勵。顧不宏且遠哉。爲此具本親齎、臣宏譽不勝激切懇祈、悚息瞻仰、籲天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國朝

孟貞仁

恭謝

御製孟廟碑文疏

竊惟臣祖孟軻生於鄒邑、道繼尼山、久荷

聖朝優加

恩禮、茲復蒙

皇上親製碑文、手揮

宸翰、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阜保齎捧到臣祖廟。臣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訖。又蒙

皇恩頒發公帑、鑿取山石、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鐫勒

成工、豎碑於臣祖廟內承聖門之左。臣伏惟我

皇上

緝熙單心、

始終典學。

研精經史、已探明義理之指歸。

表章聖賢、尤還溯見聞之統緒。因念臣祖孟子功在七篇、道承八聖。

乃於

六飛幸齊之後、特壓

宸衷、故從

萬幾聽政之餘、載頒

天藻煜煜。

睿製鴻文、發天地之華炳炳。

龍章妙揩、絢日星之采。況鉤畫極於盡善、斯碑碣久而不磨。從此義

路禮門、聿新廟貌、而陳堯述舜、莫罄名言、誠爲宇宙之大觀、亘

古今而不再者也。臣惟世世子孫、永戴

隆恩不朽。謹具疏恭謝、爲此跪捧親齎、謹具奏

聞。

鈕玉庚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配饗孟廟疏

竊惟世道以人心爲本、人心以學術爲先。自昔帝王尊崇正學、

必祀先聖先賢、顯示以儒宗食報之隆、卽隱杜其邪說誣民之

漸。是以孔、顏、曾、孟歷朝祀典昭垂、並及門弟子、後世賢儒有功

聖教者、悉皆從祀兩廡、甚者配饗

廟廷、用意至深且遠。我

朝

列聖相承、修明文教。咸豐十一年、大學士、軍機大臣遵

旨議定、嗣後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近歲以來、如許慎、張伯行等先

後增祀、不一人、固已有美必彰、無遺不舉。臣伏念孔孟之學發

明於宋儒、是以周子敦頤等特稱先賢入祀孔廟兩廡、並以朱子升列十二哲、以示尊異。顧自宋以前、秦、漢、五季佛老肆行、道脈幾墜、儒無人焉力持其後、躬任其難、則聞知之統何以及於宋儒。是以追原道統者、必推唐儒韓愈。其言曰、孔子之道獨孟氏之傳得其宗、功不在禹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所著原道一篇、推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學賴以昌明。諫迎佛骨一表、陳善閉邪、引君當道。凡所傳述、皆有關于古世道人心、與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遙相授受。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二百年、韓愈排佛老、去孟子千餘歲。時代愈遠、儒術愈歧、匡救愈難、功力愈巨。其闡明傳授、實有以正荀揚之失、而啓程朱之先。是以唐皮日休有以韓愈配饗孟子之請。臣奉

命視學山東、按試兗郡、瞻謁鄒縣孟廟、恭查乾隆三十一年奉

旨、飭下禮部、更定從祀坐次十九人、先儒韓愈、孔道輔各居兩廡之末。

在部臣議列明禋、已極崇儒之盛典。而

聖世道隆儆勸、尤當殊禮之優加。東省爲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觝排異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閒、上接洙泗鄒嶧之宗傳、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守先待後、功德並隆。若僅予從祀孔孟兩廡、臣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援朱子升列孔廟哲位之例、將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亞聖西配。並將國子監、直省、郡邑

文廟西廡先儒韓愈祀位改稱先賢、按時代升列宋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應請

飭下禮臣、會議具奏、通行各直省、敬謹遵行。俾薄海內外臣民咸曉然於化日光天之下、黜邪崇正、不容異教爭鳴。並以勖後之學者、誠能聞知道統、私淑聖門、不惑溺於邪說、則祀典之隆、方且有加無已。似於世道儒風、隱相維繫、裨益良多。謹就管見所及、會同山東巡撫臣周恆祺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傳

漢

司馬遷

史記孟子列傳 謹遵古文淵鑒節鈔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

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其原也。先列國中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劉向

列女傳母儀篇

鄒孟軻母、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

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甯、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甯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⑥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行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

宋

蘇轍

古史孟子列傳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子之遺業、遊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爲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爲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聞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公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卽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既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聞滕行仁政、有相率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

缺页

閔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閒，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宋

孫奭

孟子音義序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世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表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甯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朱子

論孟精義序 亦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

眞德秀

孟子要略後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子因編孟子要目（即要略。）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是溫故知新之意。（朱子語類一則）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椒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椒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

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剌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嗜朱子之書網羅以彌遺憾者是吾椒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曾國藩序附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旣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源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素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旣承亡友劉君遺言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賓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猶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耶否耶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跋附

明

史鶚

三遷志序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道漸傳於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則知孔子得統於湯文湯文得統於舜禹舜禹得統於堯堯得統於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於顏而未久再傳於曾而未大三傳於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鬬蘇張從横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於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己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至楊墨邪說詖行淫辭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於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㒧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於孔子而力實倍於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於此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嘗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於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於鄒縣志中庸

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睹孟子廟貌、弔其遺塚、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叩其志、乃曰尚未有專製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費子增遍考羣籍、删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於宗系相傳、係於一脉之眞者、昭明以衍於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易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倘其潤色於斯。

潘榛

孟志序

孟氏志舊名三遷、刱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值肖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聿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譾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贍博精敏、聞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鉦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即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考索證引、弗敢忽矣。肖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遨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輜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滕至於席、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眾論咸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回眎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乎、極之而高不踰也。淡乎、咀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遠到也、無小利而有大效也。即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即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於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於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於孟子、可概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爲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斂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爲已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爲善也、則期效子孫、而成功又委之於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暗於大較、既薄聖賢爲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爲捷徑、始由於一念之詭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於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孟承光

纘修孟志跋

我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尙賢之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詁其書者功爲大。自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大。日者廟庭蕪、檄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蒞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爲志尊崇、屬筆潘、周二君子、旁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租、無能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於先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是書之末簡。

李日華

重修三遷志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下。嗣後服官、出入京輦、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寄羹牆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顧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農師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曼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賾悉獻。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有味。君謨譜荔、是其鄉人。季疵勘茗、抒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涵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效於宮牆、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遠漏、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句稽、未及議覈、夠能捜佚聞、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眞脈於都邑離合、谿隧變遷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縟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騭、以揆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圃田、以浛漁獵乎。具如是材美矣、又能眞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間乎。蓋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潾、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日、裁矣、覈矣、佚聞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鄒湖、不迷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侈矣。所翦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确矣。稱三遷者、實以媲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毋敎矣、義益精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間、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眞、甯僅僅皴膚敷於鉛槧也者。即長源諸君、應多慚色矣。昔劉覆瓿來遊、從錢清至秦駐、歎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

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兖當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矦、生皐比而没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瓿言不小驗乎。

國朝

于斐

纂修三遷志序

讀書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不恍然而知大聖大賢之道，原不過循其性於秉彝之良，而全其量於倫常之大。是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歷聖相傳，初未有舍庸行之常而克臻夫聖域。然說者以爲大聖大賢，固天所生以立人道之極，而傳不絶之緒於無窮。故能生知安行，無待於勉強而後成功也。然則孟子三遷之教則又何說。然不知即此可以知聖賢矣。戰國時，唐虞三代之風渺乎遠矣，周公孔子之道迂不講矣，楊墨黄老之說盈天下矣，無父無君之行，等禽獸矣，儀秦鬬衍之徒，遊談舌辯之士，又紛然雜出矣。而孟子生於其時，獨能闡先聖之道，闢邪距淫，崇王黜霸，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既倒，何殊江漢秋陽。故當時列國之君亦皆心知其賢，惜不能大用。於是環轍息陬，而日與其徒講習討論，七篇之中，惟性善仁義之旨爲獨詳，所以維人心道心於杪忽幾希之微，而欲垂之爲萬世法也。向非宣獻三遷之教，雖爲天所生以傳道之人，縱有出類拔萃之資，而混然中處於邪說横行之天下，欲不爲所惑，豈不甚難哉。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雖生知者猶不廢學，而况次焉者乎。是知孟子之所以成大儒者，厥惟三遷之教始。至今讀其書，無不愛之敬之，考其事，無不仰之慕之。我

聖祖仁皇帝側席求賢，崇儒重道，發帑金以新廟貌，揮

宸翰而製碑文，而且廣爵錫田，更隆前代。自宋迄今，千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斐一介庸愚，謬莅兹土，竊幸獲拜宫牆，登其堂，肅如也；瞻其像，穆如也；晋接其賢裔，藹如秩如也；覽俎豆之森列，禮器之輝煌，儼如親休先型而低回不忍去，猗歟休哉，何其盛也。卯夏大旱之後，甘雨盈郊，從容退食，適翰博孟公以三遷志問序於余。余簿書俗吏，鄙陋無文，雖極意揚芳摛藻，而究無加盛美於萬一，况先賢出處之蹟，前人之述已備，而敢妄贅一詞哉。因思子思子作中庸而述夫子之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推原孟子所以得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良以人性之本善，而能率三遷之教，以優入於聖域。兹翰博公修志之本意，豈非繼志述事之大。不益可見家學之淵源，而孝思之不匱也哉。

孟衍泰

纂修三遷志跋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姓氏有譜、皆所以昭來茲、示世守也。況聖賢之遺跡、日星揭而江海流、其車服禮器、世系淵源、爲天下所觀瞻、萬世所師法者乎。吾家三遷志自觀察史公創其規模、肖山胡侯補其缺略、海鹽呂子捐貲剞劂、三君子慘澹經營、以共成不朽之大業、經世之鉅典、吾家實幸矣哉。但歷世既久、殘缺飄零、豕亥貽譏、魚魯莫辨。且我

朝之尊崇加隆、恩賚優渥、卿士之入廟式廬、詩文題贈、以及子孫之世系、林廟之增修、概未增入、尤爲缺典。衍泰叨承大宗、用是滋懼、因與王仲諸君廣搜旁輯、以正前志之訛謬、以廣新志之見聞。凡兩閱歲、三易稿而書成。國門之懸、雖未敢必、庶幾世世子孫永守而勿失也乎。謹跋。

許鴻磐 此與下馬跋、即雨山翰博重纂三遷志舊稿中文也。稿未剞、而今又重纂、特存其原序云。

重纂三遷志原序

從來聖賢之生、必有其時、亦必有其地。時者、貞元會合之期。地者、靈秀鍾毓之所。自古帝王之興、雲龍風虎之從、大類如此。孔子生當五百年運會之時、及門諸賢多公侯將相之才、顧溫溫一無所試、徒立言以垂訓萬古。孟子雖生孔子後、猶及師子思以溯孔子、所謂去聖人之時不遠也。天以中和醇粹之氣生孔子於魯、故高弟多魯人。天又以嚴毅剛方之氣生孟子於鄒、用篤其私淑之志、所謂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論其時、則孟子實接見知之統、故史公孟荀合傳、獨以孔子之道屬之孟子。唐昌黎韓子又謂其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宋程子、朱子特揭其性善四端之說、爲發孔子所未發。若此者、前人之述備矣。若論其地之顯著於世、廟自立祠建廟始。宋景祐四年建孟廟於鄒之四基山、時孔道輔知兗州、又於墓所立祠。厥後建新廟、賜墓田、遣官致祭、則歷宋、元、明迨

國朝以來、至我

高宗純皇帝南巡過鄒、

親詣孟子廟、行一跪三叩禮、則異數尤加。夫立廟賜田、遣祭親詣、皆隆重其所生之地也。既重其所生之地、則記其所生者宜詳、而三遷志於是乎作。考三遷志權輿於前明嘉靖王子沂州道僉事史君鶚、至萬歷辛亥邑令漢川胡君繼先以史志疏漏、重加纂輯、爲五卷、目二十有一、規模粗具。然體例尚有未醇、搜羅尚有未備。嗣是重修無慮十餘次、皆因仍其舊、而罕有所增正。今襲博士雨山睹舊志之未醇未備、慨然曰、屬在小子、敢弗爲己任。爰是別立門類、核正其體例、更爲之旁搜軼事、博拾遺文、又補自康熙六十年迄今百十餘年之事實、秩然燦然、而三遷志所載始無所遺。夫道揚祖德、人有同情。第無其志、無其學、則不能爲。即爲之、亦不能見重於當時而傳諸後世。今孟君志與學兼、舉三百年來未醇未備之書、粹然勒成巨編、俾讀之者近則登

其堂、睹車服禮器、穆然想見其爲人。遺則讀其書若履其地、莫不翹首跂足、動高山嚮往之思、則並其生孔子之時、學孔子之學、接堯以來列聖相傳之統緒者、卽可於是得之。孟君之志成、仍沿舊名者、從其朔也。且以養正爲聖功、卽以亞聖之才且需乎三遷之教。況中才以下、尤當端其始趨、閑其少習、納諸孝弟謹信、不至流爲小人之歸、其用意特深切著明也。吾濟去鄒百里而近、嘗以未能詣謁爲恨。嘉慶丁丑赴鄒、祇拜階前、始得仰瞻巖巖泰山之貌、少慰景行之私。今孟君以志問序於余、辭弗獲免、誠知力小任重、蒙不知量之譏。然以遲暮之年、譾陋之學、得以挂名簡端、是則一生之大幸也夫。

馬星翼

重纂三遷志原跋

道光乙未、鄒邑同年友孟雨山博士重纂三遷志、延余襄其役。七閱月蕆事、屬綴言簡末。竊思士自束髮讀孔孟書、卽想像其人、考論其行事。稍長遊學、輒思鄒魯。至其地、詢其里居、則更思識其胄裔。此人情也。余幸生魯下邑、與鄒爲近、得交孟氏年丈照亭先生及雨山同年兩世博士、今又授館數月、得盡讀其家遺書、可謂厚幸矣。自顧平生含毫吮墨、妄思有所輯作、裒年無成、乃得奏技於　大賢之門、日事鉛槧、亦何能已。閒取舊志而徧觀之、因餉雨山曰、昔各有體、著書亦各有義例。如舊志史氏、胡氏創修也、則以述母訓、溯師授、列年譜、考世系爲要義、主於表前聖也。逮王氏、仲氏纂修、則詳於典章文物、榮祀優復、纖悉備舉、義主於垂後憲也。今則前表聿彰、後憲永垂、當以紀時事、彰後彥爲汲汲矣。至於碑版文字、舊志沿譌、悉依原刻校正、庶還舊觀。禮儀制度名物、悉依　會典、明著其詳、務在信今傳後而已。且國有史、邑有乘、家有志、分各不同。而孟氏志則非一家之書、乃天下所共見、後世所共觀也。必信者傳信而疑者存疑、同者不爲苟同、異者不爲輕異。如論往牒、則不必強徵乎名氏。論後彥、則不必借才於異代。遵古籍、考舊碑、更不必復參以新說。凡使天下後世可與其白而已。幸雨山深以爲然、而悉采其說。書成、可繕寫、抑余復有慨焉。舊志之創於史氏也、其敘曰、爰命教官費子增徧考羣籍、删煩存要、集爲全帙。此費君者、大有功於孟志者也、乃其氏族行事蔑爾無聞、邑乘職官亦無其名、是可歎也。今幸承諸家迭修之後、總輯其文、較易爲力、而余與雨山疑義共析、相視莫逆、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以附名於巨編、將與之乎比壽、不益厚幸已哉。至書中存疑、有待考證、海內博雅、自其觀之、無俟贅言也。

論

宋

蘇軾

孟子論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劉子翬

孟子論

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眞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愼爲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者，得之於心也。靈襟中啟，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啟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跡，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槩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彍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緻，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勁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粲，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語言畦徑之末，眞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蓄和粹，若遜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

校記

①王：當作「主」；訪：當作「坊」；「猶」下當有「存」字，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四。

②即：當作「既」。

③士：當作「土」。

④「外」字爲衍文，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五。

⑤奏：當作「奉」。

⑥「不」下當脱「敏」字，見上文。

⑦表：當作「奉」，見《孟子音義》卷首。

藝文二

碑記

唐

韓愈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宋

孔道輔

重建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苟聖人之道塞、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之世、法令、禨祥、巫覡之弊作、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詭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

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肇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譊憤惑、欲擾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譏、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議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己之弗逮也。逮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況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甯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遲蔽、振起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帝王、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踦於古、以茲爲勝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徒以訓詁傳功、像設於祖堂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叙先儒之時、庶幾識者登是堂、覩是像、覽是書、肅然改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孫復

新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是驅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

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志之。復學而晞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兄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時大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六月六日記。

孫傳

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　譙空闕字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武朱缶歎其土圮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欲出己奉完之。縣士徐轂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轂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樓、繪羣弟子像於兩序。又爲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嘗推尊

孟子、　設。又爲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　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唯誠乎。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爲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知誠可以　堯舜之道、又知果　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爲堯舜而吾民皆爲堯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分之僞以欺人、而造大　君臣之際、則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　能言之乎。雖　之君尚權謀、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乎。　道失其傳、至　其說而以僞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其君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　以僞欺　也。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術以濟其欲、是以僞欺天下而賊其君者

也。昔之爲從衡之說者、不　君以利　勢爾、其僞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僞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甚於楊　辯以監天下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爲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蒐裒孫傳記。

金

孫弼

謁祠記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利①、水自巽方而來、灌城濠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至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也。其先魯公族孟孫氏之後。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縱連橫爲賢、以權謀譎詐爲事、先王大道幾於埽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於是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眞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周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冢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②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埽。詢其祖派、得孟寗、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摭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罔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距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屬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闡邃微妙、拔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趙伯成

重修孟子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上焉唐虞禹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周公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爲經術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恆必由之聖日皦然輝映千古周衰夫子沒橫議肆行紛紛藉藉將誰適正甚者楊墨以邪說誣民持爲我兼愛之語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楊墨不息聖人之道不著孟子此懼故能養浩然之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辭詖行使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亦聖人之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其功能以道拯溺消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信其功不下禹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尊師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開鄒封公其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知尊孟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魯於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奕歷代有加而無替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塋之舊祠宇嚴立於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高弟公孫丑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唐以歲月上棟下宇久則斯弊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瑀來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徘徊瞻視議遂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洽和皆服其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貲巧者相與獻其技辯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營作新其廟正殿奕奕廊廡延接四迴而周外達通衢重門以闢增其宏麗又東北別立其室以尊考妣慈訓宛然如在得其時制四民悅之厥功告畢特加禮祀因矢言相告曰聖賢之道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之者亂亘古今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贊其美者雖一言以爲贅而廟之新舊曾不能加毫末之損益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乎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唱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產以奉塔廟者於名教之地特不之顧今令之能以教化治民崇重儒術可謂知所先矣況吾鄒魯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尚禮義令又能因其俗以厚之道宏教尊愈久愈顯而師帥不賢其誰得稱之哉聞其言知其善樂爲之書大安三年六月十五日伯成謹記

元

張須

重修孟子廟記

嶧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於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缶復徙南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毀於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

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凡十四間、新其階庭級道。屬類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頌讀墓旁廟記、舉闢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閒、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未闇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伯、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害己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略、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卽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皋、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傅、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庸、謂迂闊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爲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眞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儗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枘圜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於譬喻、長於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歿、獨孟子傳得其宗邪。韓愈旣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閩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旣釁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糅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皋伊呂兮、見知聞知。朞月不用兮、空歎慦遲。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奚疑。千六百祀兮、屯厥施。山嶤嶧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於其心兮、載歌銘詩。

重修孟子墓記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卽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闢楊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

九年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頿爲述養浩然之旨、稱命世之才、敘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頿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頿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頿不得辭、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是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強、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罃、齊辟疆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視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罃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變倖、概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閒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罃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紀、秦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又廣記備言之不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故游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其閒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辟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者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擁席、擁彗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蓋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之謂矣。由是而觀、三騶、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佞僞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

墓旁而記其大略如此。

重修孟母墓記

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惟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略。從仕郎、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頖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麩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請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閒。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安得以有子語吾猶不足者、誤謂孟子禁哀公於口舌閒耶。孟子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校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宮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機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咻之燠之、賢則親、無能則憐、媮惰於襁褓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於大聖大賢之域、緊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於姬。秩秩徽音、爲周之基。粤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緊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毋廢於食、毋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執培。來葬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隆然其岡。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始建子思子祠記

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桀暴書臺其閒、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毋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迹、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於縣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昔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頳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册、子盍以揭示人、副鄒人嚮慕之志。頳對曰、頳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閒、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己、楷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卽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强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　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沈潛反復、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閒乎其閒。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於鄒人甚厚、亦非私於鄒也。千

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傳心之要云。

蔡文淵

始設孟子廟贍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蠭起，天下惑於無父無君之教，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灑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戎夷而中國之功施世教，庸有既耶？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列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貞祐燬於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門。延祐丙辰，焆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邾國公，母邾國宣獻夫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榮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儼、馬亨、寗成章、許嗣構、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撥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衍聖公孔思晦亦屢以爲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毅時任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部，鄒之野店舊爲牧地，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艮、典史孫友表識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族長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余爲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睿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便蕃，既蠲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鏹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遑，爲之後者盍亦振厲齊潔，彌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鄒人尊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祼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陳繹曾

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於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於鄒人乎？況於孟氏乎？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

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烝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恩誠而尊神嘏也。公論趣之、鄉先生李儼、鹽山教諭馬亨、滕縣教諭乃告於邑大夫、謀之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閒、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爲齋室五閒、堂西東向、以嚴恩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月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德之祀、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祀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於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曹元用

邾國公祠堂記

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於我朝、旨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於墓側。宣和初、鄒令朱缶徙建于南郭、後燬於金季之兵。我朝至元年閒、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圮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於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艮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閒、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戸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寔成章閭、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誚、後喪母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鄉學宫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於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然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人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于千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嚴嚴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鄒人、

言念舊德。籩豆是陳、儼其翼翼。祀事孔明、有飶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甯。

李洞

重修斷機祠記

道當周孔垂絶之統、而孟子生焉、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被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任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閒、未遑安行、母非陶融、屬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躔移、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督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毁相尋、存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纍書臺、北顧橿壖、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卽廉舉縣倅郝君據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劉伯莊、請記於余。余嘅歎曰、道貫天地、而元氣在人。惟孝贊以成其功、尙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啟廸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勖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卽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挾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國賢其眞部使者哉。是爲記。

楊惠

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黓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煽愚氓、嘯兵肆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泰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騶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肅展肅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干櫓、以忠信爲甲胄。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於聖朝。旣奬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擴清寇亂、綏集羣黎、奏凱而還、可僂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潰波洪瀆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大禹之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燿今昔。粤茲南征、軍旅之閒、不忘俎豆之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於千古矣。至於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閒耳。如是豊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於無窮也哉。頌曰、緊鄒孟氏、亞聖雄姿。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先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鄹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

神人歡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釋騷、如枯見推。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樂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

鄭賓

思本堂記

四基山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讓出廟祭積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固、桷市甍蘇、牆皆用甓、不事華飾、務爲悠久。其制四楹、不壁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値風雨、亦不妨祭祀事、爲甚便也。邑之矧籌口溪王君履信賓董斯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請賓曰、天下之物、甯有不被名者。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爲儀、兼紀厥興歲月、以誌於後、顧不偉與。賓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於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鑿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貫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甯祿顯享諱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由祖先發之、其可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繼羣聖、力拯時弊、闡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載在彝憲、復其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視是名、味是語、甯無怵于中。報祀之禮、虔愨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時至正三年上巳日、謹記。

重修鄒國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累代欽崇、官爲設祠、俾子孫守之、修奉祀事、禮也。聖朝奄有海宇、誕修文教、以淑生民、因崇其祠宇、爵以上公、廟圖合禮、締構嚴備。然歷歲滋久、陵風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實至元二年也、以興修爲己任。迺與僚屬議曰、補弊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祭羨資、以舉是役。衆皆悅從。於是首輿巨石、鑴至順元年加封詔文、以誌無窮。即庀工貿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撤弊易朽、戴登載築、既苫既覆、且塗且塈。所重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十、資以緡計者三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六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百。凡八閱月而訖功。櫺星扉木冒雨數朽、三年春、又崇起宇庇之。其壯麗深嚴、益可觀仰。又於通衢立石、以表祠所。凡易物償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君非事尊、必日至指示、務極堅緻。既落成、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泰偕邑耆儒馬亨、李鑑造賓請曰、邑大夫完吾祖廟、勞心苦思、致誠盡敬、所以體上命、崇文化、實爲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以勵將來。賓忝學聖門、未敢固讓。竊惟公推明往聖之心、發其

未發之蘊、異端之惑世者廓如也。俾萬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禹。張君拳拳周旋、實率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醜思、主簿王聚皆耗雅廉幹、而相際偶所、同寅協恭、克終厥事。族長惟恭亦賢孝勤劬、孜孜致力祖庭、未嘗少懈、所謂肯堂肯構者。故併書之。德州牧溪鄭貿謹記。

潘迪

改建書院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渙持前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請曰在膠庠、獲親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奐然一新、備徹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文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渙狀、鄒邑郭南之巽隅、耆宿傳疑爲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陳地乃子思講堂故基、郎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郎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肖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擠因利溝、歲夏秋屢厄於水、沮洳弗能垣。分憲按治至鄒、睹其湫隘、每命改築。有司狃卑怙陋、因循迄今。東昌鄧彥禮由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饑士爲急、乃屬耆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微公其孰啟。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修道、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爲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爲弗欽莫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盍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不悅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爽塏、視故地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輦土采石爲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効功。凡木石瓴甓與夫工傭之餼、直估加於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後。每溫言役民、民忘厥勞。間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愿服。其爲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爲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爲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賁以丹碧、輪奐炳燿。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爲楹者四、制與殿稱。外樹櫺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東南、堅築隄防、夾左以步計者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甬道六百步、逮邑之南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頹圮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堂爲講所、翼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校官、大集弟子、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朔、落成於是年十有一月望、甫及十旬、大役迄工。若匪鄧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留意於斯、奚克致此。況其廉正有守、

樸實無華、爲政而能急於所先、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苟不紀諸琬琰、何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旌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廸既諾衍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鄧尹能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爲鄒人告。嗚呼。思孟距今殆將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遷或燬、雖弗可必、要之不出於鄒。鄒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又請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耶。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爲思孟者、期於鄒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嶽麓、嵩陽、睢陽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殺策抉科爲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横渠等、以正學闢蠹、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若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啟後學之功、豈廸妄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黽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叩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廸言之贅。今以往、大夫士暨鄒之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換居師席、不墜祖業、能罄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衍文藻、志功名、恐非廸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不遺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

張銓

曝書臺碑陰記

沂國述聖公背居鄒教孟子、此祠世傳以爲故庠。少西有臺崇二丈許、名曰曝書臺、下即孟子居也。元貞間、縣尹司公既創祠於學、因加甃於是上、又立石大揭其名。迨至元二年丙子夏六月、僕承乏是邑、易至順二年加封詔文於石樹之日、偕邑耆儒馬亨、李儼、三氏教授李元彬登是臺、司公所立者仆且斷。諸公僉曰宜復其舊、迺求石摹辛泉楊公故書立之。嗚呼。古今一天也、聖賢一心也。二公去世雖遠、其心昭然、如日星之存。登是臺者、視二公之居、感二公之心、非如二公之存耶。雖千百年、又豈非今日也。至元丁丑夏四月朔、承事郎鄒縣尹張銓謹記。

校記

①「利」上當脱「因」字，見卷首圖。

②魯：當作「曾」，見《宋史》卷三一二《曾公亮傳》附子曾孝寬傳。

重纂三遷志卷之八

藝文三

碑記

明

方克勤

重修孟廟記

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於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於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於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况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摧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概、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

胡繼先

重修孟墓置田記

丁未之秋、余受命莅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揆招之儀、將明信之悃、則見翠柏參天、瑞煙籠蓋、嚴嚴氣象、宛其如昨、私心竦然懔已。乃仰視榱桷、環望牆堵、摧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愴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徼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鳬嶧、北屏岱岳、層巒疊嶂、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岡峯之崿、真靈氣所閒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墨、閑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隣世、歲祀時享、即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託其族之賢者孟闓鉦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

與毋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既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牆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顛末如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

徐有貞

錫復顏孟二廟祭田記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柅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共、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乎曲阜、鄒嶧之閒、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徵而畀之其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四十頃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甯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其佃事。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以其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爲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韙之、迺諗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於有貞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徵而爲家之徵、不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子孫矣。繼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亦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頒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孚於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鬩、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胄勖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詞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

生民之飢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寵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於廟中。敢告賢胄、勿替祖風。

劉健

勅修孟廟記

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國家能與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既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宏文治於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翀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宏、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以行、遂相與協謀即事。始於宏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於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戸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謂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蓋通於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於天下後世、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於是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尙鮮、在漢僅有揚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子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語其事功而未盡其蘊與、故聞之者或未即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於聖門、以爲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於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役、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敘其所由如此、以爲孟之子孫及四方逢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于愼行

重修孟廟記

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宏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圮且傻。邑之吏士咸用弗甯。萬歷乙未、侍御檇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優然嗟嘆曰、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侯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覃精區畫。凡木之工、宋桷櫨榱之朽者易之。凡繢之工、藻絲丹漆之黝者飾之。凡陶之工、甎瓴甓甋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璧瑀螺首碣礎礦級之刓且剝者更之。殿寢階除、門廡坊楔、命自姚公者十之五。爾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於是年十月、迨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愆素、費不及私、而豐麗欽絕、霞敞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軺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穀城、徵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孔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遡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於周、孔、世相授守、若籙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於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粲然復明、如日中天。馬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乎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於前、而佛老之教復熾於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至唐、湛浸曼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公之後。宋人賴其擁翊、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於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里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指、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所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闖略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祕藏以獸鐍於吾儒之闥、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摭其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卽孟子之祀大興於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於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

於晦、而仁義之效可幾覩於世也。是廟之新、所關於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於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郕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於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肖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於魯、世舉目為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某殷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為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於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即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為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輳會、而鄒魯國於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於上古神明之胄、孕為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墜、固且與天地元化相為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於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獻丕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於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覩是舉而嘉之、既述其道之所繇明以尊聖緒、因而本源其世、以著祀之所繇興、使後有所考覽焉。

重修孟廟記

戴章甫

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沒、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託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爵、而廟制恢宏、視昔益備焉。正德間、曾奉敕重修。萬歷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二十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丹堊榱瓦、粉飾補葺、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愚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皿上、卜此行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鄒令、異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拜亞聖祠下、徘徊瞻覩、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為恥。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黃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於官、將備歉歲而可緩於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甎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遂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

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爲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所以治之爲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懲狄息、邪放淫躋、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驕虜縱横、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孟之室一之已甚、而況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戛戛乎鬪、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簡直修我牆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纘、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興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濬、巡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匽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粲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莆人俞維宇、分巡兗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

朱觀烶

重建亞聖林饗堂記

亞聖林在鄒艮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時、構饗堂三楹於塋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奇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翁來宰是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子思書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貳尹王岐山諱光裕、少尹陳觀山諱舉、孟裔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贊、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奠匱有案、出入有階、啟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以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柏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子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脈、流行於宇宙閒、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閒、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烝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於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御、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翁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公諱時鸞、號孟泉、仕鄒四載、清慎如一日、諸度聿興、舉無所擾、所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也。他若講學課士、勸織招撫、開荒千頃、樹棗萬億、釋冤數十、積穀萬石、凡此皆公之實政耳。及擢衢州府同知、士民交章保留、當道賢之、難其去、時稱爲慈父母云。

許彬

重修斷機祠記

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琟房岳相繼重修建今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季顒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爲間者三爲楹者七架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榱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稚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宋公之用心而兹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連來徵言爲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翦髮延賓柳母丸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勵其子卒傳道統有功於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閑先聖之道功不在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仉氏全婦道於四德本母教於三遷隨事規戒習於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爲孟子七篇以爲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疋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連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於鄒魯之人豈特爲其子孫勸將以爲天下後世爲人子母者勸焉

重修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於暴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成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琟又徙置暴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爲邑者得銅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繪圬而已不加飾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籍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鑑三氏學錄克昊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

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先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斯廟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章時鸞

重修書院記

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舊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壟，雖代有沿革，時有興廢，其規制勒諸石、載之版者有可考識。迨至我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從而擴大之。後三十三年，間歲値凶歉，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旅寓之人踐陵侵毁，所餘者基址名在而已。四十年，時鸞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惻然不寧，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見其功費浩大，遂捐俸三千金以助之，不越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斷機堂、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愼獨齋、中和堂，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今師儒肄業於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請曰：惟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聿新，視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鸞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見於行，則爲五倫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誠不可須臾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爲平成、允殖，爲永清、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忻悦於其間也。時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有其道而無位，故與羣弟子日相授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於天也。次言戒懼愼獨，見道之宏於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顧名而思義乎？其居愼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欲，則擴充之、遏絶之，必使由微而至著，毋使潛滋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飾之，必使大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順而行之，舉而措之，毋窒礙固滯，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堂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雜，一息之間，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幸而達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舜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而窮之在下，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於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垂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鸞一念修崇

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榮身肥家之計、則不惟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竊之所望哉。趙公諱炳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

趙彥

重修孟夫子廟碑記

昔自虞廷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迨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闢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沒、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土者靡不多其開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兗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數圮於水。宣和三年、鄒令朱缶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頹。金大安三年、令王珝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鄒令司居敬復廓大之、視昔更宏廠焉。我朝宏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兗守龔宏、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間左爲殿寢、祀邾國公、而右爲孟氏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歷三十六年、鄒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然沸起、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子廟及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罹兵燹、一切殿廡垣墉無不殘毀、孟博士宅夷爲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即怒髮上指、曰、何物幺麼、僭號稱王、妄希大物。且鄒魯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翦滅不朝食也。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頹廢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詘、因謀諸搢臯大夫捐俸先之。而兗守孫君朝肅者、貞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己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千金。遂揆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新謁鄒令毛芬董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啟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焉。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邾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秀門各一、垣墉頹壞者亦罔不勤。計費僅九百三十三金、而妖產材木及鄒縣措處之數不與焉。兗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時値其阨、即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故捐輪不煩乎再三、經營即成以不日、棟宇翬舉、丹艧炫晶。孟子妥靈於其中、復覩巖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悲且喜、

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茲子輿、正氣浩浩。至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翊翼斯文。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歸然、英魂如在。胡值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夷然平地。幸藉天威、腥塵盡埽。惆念先賢、毅然下詔。迺基迺構、載經載營。子來廱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奕、壯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陟降庭際、神其有歸。時有變更、廟無遷毀。既奠厥居、尼山嶧美。

鄒元標

鄒縣重修孟廟碑記

異端之害、甚於猛獸洪水。夫二者為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觀白蓮教興、不其然哉。當時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功如此、迺年所遭、乾坤幾於息矣。乾坤果息乎哉。愚民雖為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淸、則以大中丞今大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圮、不數月告成事、則以大司馬藩臬及今郡守孫君、朝肅邑令毛君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回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眞如隔世、相嘆以為盛事。太守孫公、邑令毛君走使屬記。鄒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徒外望宮牆、老自慚愧。憶昔瞻拜廟宇、覩庭柏鬱鬱蒼蒼、不知經幾春秋、徘徊不忍去。俛仰五十餘年、白首林皋、與友切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青乎。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星辰乎。謂周旋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強之習乎。不知此特緒餘耳。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夫子曰知性知天、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顏而趨、故紹洙泗眞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遞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韓愈氏謂某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一人不敬其兄乎。愛親敬兄者、卽眞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恆性、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卽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卽心卽性卽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誨而倦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滄桑有改、此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倏爾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首先茲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

太平之略、非有殊常奇異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列聖復起、不易斯語。無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之。道本濟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閒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己也。讀予文者、可能信人人有諸己乎、孟夫子羹牆如見矣、諸使君德意殊不負萬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斯道如水行地中。東魯眞傳有孟子、截崒嵲山、紹正宗。七篇仁義需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蜂起世蓁蕪、辭而闢之不少容。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天通。所如不合甯濡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閔皆其儔、千年聖神聿追崇。松柏參天列兩廡、古廟巍巍兗之東。何來末造遭陽九、忽然大地起悲風。鍾簴柱礎付烈焰、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諸藎臣、手將一劍劈崆峒。迅埽欃槍廓太淸、磨崖勒碑紀勳庸。捐貲首倡亟恢復、未衰斯文誰之功。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尙夢夢。好將斯學翊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消自太空。

賀逢聖

孟廟題名記

大明崇禎十一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江夏賀逢聖奉旨馳驛回籍、道經鄒縣、祇謁亞聖孟夫子廟。諸生韓志士等以次引至宣獻夫人神位前、謂故事統於鄒國公前殿行禮、止再一揖。逢聖如所稱、揖畢、側立仰瞻、忽觸二十四日先夜曲阜之夢、有一母授聖書冊、刻甚精楷。聖披對、方心忖辭受、母諭此書好宜受。聖謹登拜訖、因述以告博士公及在事諸生、仍下階行四拜禮。抵公署、博士公惠三遷志一部、亞聖圖一冊、敬什襲奉歸。行迫、未遑恭紀。適滕署庠事馬君過謁、得從來道經所未有、煩轉勒一小石、用識歲月。馬君名玉淸、貴州衛籍、南和州含山人、癸酉亞元。

文震孟

重修孟夫子廟碑記

今皇天啟之龍飛、文德聿修、政教翔洽、薄海內外、罔不賓服。惟蠢爾東夷、一隅未靖、征發轉輸、或兆羣訛。越二年夏、五妖賊搆孽、遂起自東兗、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駡賊死。賊焚其居、戕其母子。妖氛方熾、莫可嚮邇。幸天子之威靈、先賢之肸蠁、歷半載、妖黨破散、折馘執俘、斬獲萬計、擒厥渠魁、獻於廟社、一方以甯。維時兗守孫公乃巡行民閒、拯其傷痍、撫循喚咻、過鄒瞻禮祠廟、瓦礫荊榛、荒楚滿目。詢厥故里、則敕建一區、竟已爲冷風飄塵、蕩然不能別識矣。

廼慨然而歎、即圖鼎新。顧大勞甫艾、公帑罄竭、民方脫鋒刃、死傷未起、莫復能供征調、煌煌廟貌、鞠爲茂草、又未可旦夕待也。郡屬州邑二十有七、乃各置勸募一冊、使相告勉捐助。自邑長、吏臺使者監司守相迨鄉大夫士、與凡民之好義者、競相樂輸。不踰三旬、鳩錢三百萬、以其半重修祠廟、半建厥宅、庀工伐材、晝夜力作、凡三閱月、始告成事。殿寢齋廡門庭坊表、翼翼巖巖、煥然舊觀。於是孫公貽書其友文氏震孟、俾記其事、昭示來茲。震孟竊謂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而廓清振作、孟氏之功獨鉅。顧當時深懼力排、則惟邪說淫辭之兢兢推極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千古讀者雖服膺其說、未必不謂激揚太過。蓋淫邪潛匿、生心發政、陰爲世賊、而莫能明揭其蠹、列爲炯鑒。名世大儒誦法講求、扶傾拯溺、輒詆其迂、或指正爲邪、變白爲黑、獎然狂悖蔑可控揣。以今所號白蓮聞香等教、固蠢者楊墨之所羞稱、然而煽惑倡和、毒被生靈、血流數郡、已若斯之慘矣。此非尤大彰明較著者耶。則夫淫氣所中、邪議所誣、能使聖步賢趨之士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以稍展其用。甚者如漢之鉤黨、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芟刈搏擊、惟恐不盡。正學既斬、國步隨之、此其妖奚啻絳帕黃巾。而其毒又豈直焚掠劫奪之慘而已。蓋有形之淫邪、所惑者愚夫愚婦、所干者王法、所乘者一時之殺運、害顯而撲滅猶易。無形之淫邪、所惑者明君察相、所斷者聖脈、所握者徑寸之殺機、禍隱而剖析爲難。然則當時所等於洪水、甚於猛獸、或不在彼而在此。而今泰山氣象、儼然復新、生色懔如、儀刑在望。入廟而瞻企者、亦可油然思矣。且正學亦何負於世哉。倉卒亂起、而博士遂以死殉國、母死其子、子死其父、奴死其主、一門建節、光流天壤、取義成仁、不背先訓。使其宣力封疆、馳驟皇路、其必不爲反面逸虜、竄身之逋囚亦可知也。夫正學果何負於世哉。今天子雅意文治、浩然剛大之氣、必有應運而起、以紓廟堂旰食憂者。夫甯惟先賢之妥侑憑依已也。孫公名朝肅、字功甫、丙辰進士、實董厥成、而鄒令毛公芬、經歷劉存義、具有勞焉。詳具大司馬關中趙公碑記、不復備書。

國朝

劉芳躅

重修亞聖廟碑

古聖賢廟祀歷萬世而不絕者、在曲阜爲孔、在鄒邑爲孟。曲阜從無經殘毀、且爲諸大人拔泣之地、補葺相踵、登闕里之堂、見殿庭禮器、巍然煥然、咸稱爲至聖之完宇矣。惟鄒亞聖舊祠雖前代各有營葺、自明天啟之癸亥以迄我

昭代閱、五十餘載、數遭兵燹風雨摧折、學士大夫往往過故宮而嗟黍離也。又於康熙戊申之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嗚呼、以

聖賢宮牆、其不至嘆爲邱墟者、僅如綫耳。余奉

命撫東按部至鄒、瞻謁之下、目擊大賢師弟在風雨中、惻然久之、益悽愴不忍去。而宗子卽以重修狀請余、以孟子道在萬世、祠宇亦宜在萬世、而時有衰敝者、此亦吾道之一陽九也。因思吾輩文章事業、卻從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卻向此中做起。況梵宮蕭院、邀福者尙揮布地之金、舞榭歌樓、選勝者不惜中人之產。豈聖賢瞻依之所、爲綱常名教攸關、而顧不一乃心力、共謀締搆耶。余卽毅然領其事、捐俸百金。學使楊公諱鋐蘭亦捐百金。第功費鉅繁、非一二手足可成、因置募簿、分傳六郡。據各屬所報、止獲見銀二百四十金、隨給付縣、估計重修。會同宗子孟貞仁擇六十四代族生孟尙錦督其事、設榻廟中、竭日夜而盡區畫之。爲之開陶場、爲之起爐鑄、爲之採材木、爲之選工匠、爲之僦徒役、爲之辦丹堊。木之朽者易之、甎之缺者補之、其黯者飾之、金石之刓且剝者整之更之。肇於癸丑正月之十八日、迄四月終落成。正殿兩廡、巋焉與闕里之堂遙相輝映。工竣、走使徵余爲記。竊謂興廢舉墜、固有土者之責。以孟氏之宮、其剏建重新、刋諸志載、勒之貞珉、無庸再贅。惟是廟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我
國家崇尙儒術、優禮聖賢、較往代加盛。故是廟之修、煇煇燏燏、匪第妥亞聖之靈、而薦紳衿士、宗子里人、與夫南北皇華、四方游旅、登堂對越、覩巖巖泰山之象、肅然致敬、慄然生畏。其仰稱仁講義之範、咸動去邪存正之思、眞足以維人心而勵風教。其關乎世之隆替也、豈淺鮮哉。是爲記。

朱彝尊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闢問於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閒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於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於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於學官、當吳元年、卽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閱孔孟於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

試士、恐啟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襃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頹、久圮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疢之入於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於師者具書於石、兼取外書遺意、摺爲歌詩。其辭曰、大人貌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淸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舉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於尼父。聖兒亞之、秩祀斯所。

孟衍泰

感　恩碑記

惟我

世宗憲皇帝允執道法、篤念前哲、

御宇之七年、

特降綸綍、下於大吏、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所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料理。惟我

皇帝嗣服之元年、復頒

德音、闡山東之少昊陵、帝堯陵及周公、顏子、曾子、孟子等廟共九處、迄今數載、尚未興工、殊屬怠緩。着山東巡撫卽委員確估、報部興修、務期工程堅固、可垂永久。亦不許委員浮冒侵欺、以致工程草率。猗歟盛哉。

列聖相承、敷垂至教。惟我亞聖先祠所得以重新、爰及我苗裔世享無疆之休也。惟時大中丞陳洗岳公、布政使奉天鄭公、下其事於郡守仁和沈公、而別駕成都黃公、滕尹富順黃君、鄒尹盧氏王君、實主會計。自亞聖殿而東廡西廡、而承聖門、而大門、而欞星門、而亞聖廟坊表、繼往開來坊表、後而寢室、而承聖之左右門、曰知言、曰養氣。又自邾國公祠而宣獻夫人寢室、而家廟、而致嚴堂、而緣垣甬道、東出者曰致敬門、西出者曰啟賢門。又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亭、凡十有九處。黯者新之、敗者易之、闕者增之。凡用木之屬松八百六十九、橔一千三十一、椴十有七。石之屬爲丈三百三十二、金之屬爲斤四千四百二十二、甎甓之數二十五萬三千一百三十一、琉璃之數三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堊爲斤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九十八、丹碧朱綠之屬爲斤一萬二千

三百三十四、膏塗之屬爲斤四千四百六十九。木之工凡五千二百九十八、雕之工凡一千二百八十四、石之工凡六百二十、圬之工凡二千二百四十、塗繪之工凡二千六百三十九、其夫工則七千九百六十四。統計白金九千三百七十兩有奇。鳩工於乾隆元年十一月、迄於四年三月告成。專修者、今鄒尹鹿邑黃君。協理者、濟甯州同萬年鍾君、四氏學學錄曲阜孔君、魚臺驛丞大興龔君也。於戲。夫子沒而微言絕、我亞聖先祖實承緒、昌黎韓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豈非以道統之傳、繼起爲難歟。念茲廟宇、肇建於宋、逮今六百餘年、風雨剝蝕、崩摧是懼。幸際
聖天子心契性天、沛恩魯鄒、
特發帑金、聿新廟貌、規制宏麗、度越前古。非惟我子孫獲將禋祀之誠、而我亞聖先祖陟降上下、當亦深慶至道大行於文明之世矣。謹稽首而爲之記。

棊一均

蠲免鳧村雜徭記

余讀四子書、至孟子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而終之以自任、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因思孔子生魯昌平鄉、而孟子鄒人、未解所生之地。逮余來宰鄒邑、至鄒之北境、見有居民稠密、山川環抱之區、爲之停驂而採風焉。父老告余曰、此亞
聖孟子誕生處也。古紀云、孟母夢有大人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明旦、里人見有祥雲五色環繞其宅、而孟子生焉。蓋周烈王之四年四月初二日也。伊時名其地曰孟孺里。及晉魏時、稱鄒與鄉。今又名鳧村、尙有孟子故宅在焉。其後裔聚族而居、代有優崇之典、並無差役。前令勒石、已將集市行稅、供孟母祠堂之祀。今邑之士庶、復請於余爲文、以紀其事、勒石以垂不朽。余以誕育聖賢之鄉、自與他境不同。今昌平顏母諸山樵牧有禁、而孟子有功於聖門、更復不小。其可使其子若孫、與編氓下里同供差役於熙熙皞皞之中、得毋負
聖天子崇聖重道之心乎。爰令一切攤派雜項、概行豁除、以示優寵至意。後之莅斯土者、諒與余有同志也夫。是爲記。

修葺孟廟記

孟廟之屹然峙於城南也、廣可二十畝、週繚以垣、樹林蓊鬱、檜柏參差、離奇挺秀。自戟門而遞進、穹碑夾道、世遠者皆模糊剝蝕、絡以蒼藤、莫能識也。歷階、摳謁孟子、凝旒端拱、和藹矜莊、儼然備四時之氣。惟利國侯樂正子克侍坐於堂之東偏、餘及門弟子以及有功聖教者、位序兩廡而從祀焉。殿後爲寢廟、廟之左爲邾國公宣獻夫人棲神之所、廟之右致敬有門、致嚴有堂、凡家廟齋廚倉庫以次備列。夫廟之徙建於茲也、昉於宋宣和四年。迄今六百餘載、其閒升沈興廢、歷歷可稽。自我
皇上於甲子歲發帑、遣官修葺、始規制閎麗、峻宇苞基、丹楹碧瓦、闕

里而外、罕有嬿美。三十年來、牆頹屋圮、誠官是土者之責。余於乙未秋捐貲庀材、相繼繕治、聊以告對越之虔。竊念孟子生平願學者孔子、戰國去春秋未百年、世風日下、而人心愈危、楊墨塞路、大道榛莽。孟子辭而闢之、以知言養氣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昌言仁義、表彰六經、斥霸功、崇王道、浩然之氣充周兩間。齊梁之君失其貴、滑稽之雄失其辯。惜無尊德樂道者畀以有爲之任、徒使堯舜君民之志、井田學校之規、託諸空言已耳。然當異學爭鳴之日、非孟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禹能濟洪荒之世運、孟子能正陷溺之人心、功力適相當耳。其明知世不可爲、而栖栖道途、傳食諸侯、非即孔子轍環天下、悲天憫人之意也哉。然余聞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必垂範於後。孟子生未獲顯其才、大其用、後世遵循遺教、誦法無窮。於漢則有史遷、揚雄、隋唐則有王通、韓愈、宋則有程朱理學諸大儒爲之講明而傳述焉、理道益彰、則文明之治益盛。孟子之祀典、宜與天地同悠久也。惟是他郡邑則配祀文廟、獨於鄒有專祠者、孟子誕生故里也。宋景祐間、學士孔道輔知兖州、訪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因建廟於墓、專祀之。嗣是給祭田、予執役、錄裔孫世守其官、皆兆於此。余分符鄒令、讀其書、履其地、愧未能法孟子型仁講義之教、以導化斯民。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春秋祀事、睹樹色之蒼茫、撫殘碑之歷落、巍峩廟貌、歷久常新、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豈敢以葺廟自伐、徵勞歟。爰爲之記。

重修孟廟記

余生於蘭亭禹穴之鄉、仕於東山泗水之地、未嘗不歎此生出處之幸也。鄒爲亞聖故里、迄今桑麻遍野、耕鑿得時、尙禮義、重廉恥、學校興而孝弟敦、風俗淳而民情樸、彬彬乎有三代之遺風焉。因知亞聖教養之功、千載如一日也。亞聖有廟、在城南一里、歷朝奉詔重修、前令接踵修葺、我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五年、發帑金、遣官購材、增修創造、宏偉壯麗、規模大備。垂三十餘年、風雨飄搖、榱桷不無摧折、簷角亦將毀壞、牆垣頹敗、窗櫺零落、使萬世不祧之廟貌漸次傾圮、當亦守土者之責也。余於朔望瞻拜之期、每目擊心傷、輒思繕理、顧工費浩大、積俸未深、僅於乙未歲將鄒國公殿、宣獻夫人殿暨暴書臺先後修葺。戊戌冬、特以修孟廟之舉請於太守金公、慨然允諾、捐俸百金、立命興工。再告諸僚友、共相佽助、遂卜於己亥季春之二十五日、選材備料、集眾鳩工。貳尹楊君並世襲翰博之冢嗣、共董率其役、晝夜督催、摧折者易之、毀壞者更之、頹敗者整之。大殿煥然矣、次寢殿、兩廡、門戶、窗櫺、牆壁、莫不重整聿新、凡三月而告竣。廟貌巍峩、輝煌丹碧、不誠巨觀乎哉。邑之紳士俱歡欣踴躍、以重整之功歸余。然亞聖在天之靈、廟堂即偶爾

傾頽、亦必有起而修葺之者、余不過仰體
聖天子崇聖重賢之心、郡公委任之至意。且余亦幸出處之際藉此以垂不朽、榮寵大矣、其又何敢恃爲己力耶。至於亞聖功在天壤、千載而下莫不稱之頌之、兒童婦女莫不仰之敬之、又何待余言之贅也夫。是爲記。

孟尚桂

重修孟子廟記

嘗觀昔之爲治者、學裕於平時、政成於服官、因革損益、治具固已畢張。然以時勢所遭、始終異値、不無缺略弗備之憾。惟我邑侯婁公在鄒數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援聖賢之心法、建聖賢之事業、於古聖先賢遺跡尤爲加意。縣治南吾祖廟、崇祀亞聖、累代俱有修葺、往來拜謁者觀瞻所繫。我公朔望展拜、春秋祭菜、覩廟宇之傾圮、捐養廉之淸俸、興工修整、於啟聖齋房、東西兩廡以及暴書臺、承聖門、致嚴堂俱已完成、亦足以光廟祀之色矣。至於亞聖正殿、乃棲神妥侑重地、多歷年所、棟宇摧崩、柱敧瓦敗。我公久期修葺、以工費浩繁、有志而未遂。至己亥歲、奉文超陞高擢郡守、佇俟
綸音、在指顧間、引見伊邇、正需總覈職掌、淸理簿書、以爲赴都計。若廟庭殿宇之事、雖久欲成功、而時値迫切、不暇照理。大功之興、不敢過望之我公矣。乃公謀始必欲圖終、勤先猶期勍後、於將別我廟時、鳩工庀材、大興工作、浹市月之精神、新千古之廟貌、輪奐丹堊、備極壯麗、與昔之事倣於垂成功衰於末路者、豈可同日語哉。公是舉也、有功於名教、閑衛於聖道、體
朝廷崇隆之意、完上憲修飾之志、名垂靑史、功留奕世、流芳甯有旣極哉。桂等感戴莫忘、無可報稱、謹抒俚詞、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爾。公諱一均、字秉軒、由歲貢陞任郡守、係浙江會稽縣人。

王祿朋

重修孟子廟記

歲在閼逢執徐孟陬之月、鄒縣重修亞聖廟落成、外飾觚棱、中設黼幄、稍舊與也。備
時巡也。
聖天子崇儒重道、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伏讀
御製亞聖贊、昭回淵曜、參貫圖書。凡在臣民、咸得於卿雲珥日之中、肅然想見泰山氣象焉。余先後恭膺
簡命、來守是邦、東瞻闕里、南望嶧山、仰止景行、心竊嚮往。所爲涵濡至教、又沐浴於久道化成、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升降之節、以習其舉措、祭祀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士皆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而詖淫邪遁之辭無所容於其間。是故風俗最爲爾雅、抑亦守土之幸也。乃者猥綰亞聖之鄉、仰瞻廟貌、顧切鼎新。方以河務未寧、鞅掌不遑。茲大工甫竣、恭逢

聖天子鑾輅省方、脩嶽翕河、懷柔震疊。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爰幸闕里、釋奠於先聖先師廟學、咸新均荷頒金内府。余用是請於大吏、發項重修亞聖廟、屬鄒令張彬董其事、並邑之明經徐九貢相勵而趨爲之。門庭牆仞、載塗載奐、機櫨欒栱、是整是飭。寢廟閟深、齋宮嚴閟、軒階肅廡、儼雅靚潔。經始於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三帀月而蕆事。計經費二千九百兩有奇。張令於是知所務矣。此邦之士相與探知言養氣之本、究盡心知性之功、灼然見亞聖之辨義利而距楊墨者、其功不在禹下、各思以仁爲安宅、以義爲正路、循性善之旨、服大學之教、由博而約、自卑而高、於以荅盛朝之菜育、接洙泗之淵源、是廟貌之新、其即五三六經之準的也歟。是爲記。

康基田

重修孟子廟記

鄒縣亞聖廟適配闕里、猶太室之有少室、岱宗之有東山也。孟子躬承道統、垂教後世、枌榆設立專祠、俎豆千秋。我朝崇儒重道、祀典載在秩宗、隆儀超絕前古、不悉數也。余束髮受書、既卒業七篇、仰巖巖氣象、心竊嚮往。丁丑通籍後、絫官江南、道出此邦、瞻拜堂下。自是而粵而豫、而彭門、而吳會、而白下、前後數十年、闕展覲闕廷、經亞聖故里、數勤展謁。乙卯冬、移臬山左、詔兼河務、按部至鄒、見殿宇廊廡多有坍圮、思葺未果。今年春、奉天陳韻濤以司馬來攝郡篆、綽有循聲。因與商謀從事、韻濤毅然自任、分廉俸葺而新之。不數月功成、自堂戶庭階以及門垣楔綽、塗墍茨、煥然改觀。既乃丐余爲文以誌。余夙愛韻濤之廉慎明決、能於殊事、尤喜其仰體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於余心適有合也、爰不辭而爲之記。

孟毓瀚

感恩碑記

鄒邑南始祖亞聖廟巍然獨峙、遡厥淵源、建於宋、重修於元、明。惟我朝重道崇儒、典更優渥。乾隆三年、遣官發帑、與至聖先師廟一體重修、規制閎麗、峻宇苞基、丹楹碧瓦、闕里而外、罕有媲美。二十二年丁丑、天子南巡、迴鑾駐蹕嶧陽、越翼日、朝至始祖亞聖廟拈香、頒賜扁聯、隆禮優加、自古莫及。第數年來殿宇牆廡風雨侵蝕、形色殘淡、矧聞聖駕明春南巡、道經鄒邑、倘不預爲修整、既無以對皇上之瞻視、又奚以妥始祖亞聖之靈也。邑侯龐公目擊心憂、即合余族衆而謀之、若何補葺、若何粉飾、急需同力營修、諄諄勸諭、

尊崇我始祖亞聖、惕勵夔勤、可謂備至。族眾承諭後、莫不欣然樂輸、共圖修葺。又委縣尉胡公董其事、朝夕至廟、徵工飭功、完舊益新、並增建
御製碑亭。凡十閱月告竣、乃安神棲、乃壯觀瞻。余及族眾沐
盛朝眷顧之隆、而又以感龐公之德與胡公之勤勞、因勒之石、歌之以詞、曰惟此祖廟、亞聖式憑。自宋元明、我
朝是矜。崇儒惟殷、重道以誠。既新厥宮、迺峻厥聲。煌煌
天語、巍煥斯亭。龍旂至止、瞻拜以躬。揭揭龐侯、載煥其閎。殷殷縣尉、乃董厥成。泰山巖巖、以繼孔庭。以瞻以儀、萬古是貞。嗟予族眾、罔敢不銘。

汪喜孫

孟母三遷祠斷機堂碑記

道光十六年、粟恭勤公以侍郎官山東河南河道總督、出入兗州、履勘河道、經鄒崇教門、見新碑矗立、詢知為孟母三遷舊跡、斷機處即在是。公徑謁祠廟、於時橋圮難行、遂步於堂殿、見若亭臺傾圮、為之憮然。嗣於是年冬、招孟爾山博士到濟甯、授以白金二千、興復三遷祠、并建坊於道旁、修圮岸之圮於水者。博士爰購木石、於明年春興工。既勤既作、碑三遷坊、仍還舊觀。增修石岸二十餘丈、門殿牆垣、暴書亭臺、洗硯池并煥然一新、皆公之力也。昔姜嫄肇祀、仲子考宮、於古有徵、因而非創。蓋自天命元鳥、詩詠關雎、商周之興、寔維婦德。史氏闕失、母教無傳。迨於春秋、厥生孔孟。父既早世、兩家孤兒、習禮陳籩、後先同揆。立言立德、於是始基。夫其過庭詩禮、遠子非嫌、責善則離、易子而教。厥惟母德一、氣相成。顧復之恩、逾於嚴父。嚴君之義、尊無二上。尊逾於母、威不遠慈。慈母之教、感於一氣。坤道載物、地一承天。興宗覆宗、岌岌殆哉。母德尚矣。公事因母如母、濟甯士大夫其見之。唯其無忝所生、孝思錫類、斯乃仰止孟母之遺教、以為千古之為人子者勸。公清白乃心、取予不苟、燕處一室、狀若書生。及見一善行、好行其德、典衣質錢、勇過賁育。生平行事、有裨於風俗人心者甚鉅。以視世之布金錢、齋寺僧、造佛像、以求福禳災、實足以見其妄耳。世之人內無以養其親之志、又不能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積作生愧、積愧生悔、顧媚禱於佛、妄冀生天。世如有佛、孰與奉其朝夕侍養之父母之為愈哉。矧以壞奪其君、刺剝其民、清夜捫心、乃以事佛。世如有佛、顧亦如貪官汙吏之可以貨取哉。傳謂移孝作忠、又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世之顯揚其親者、當以恭勤公行事為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公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

馬星翼

新建萬子墓前享堂記

昔孔子居魯、七十子多魯人、地使然也。孟子生於鄒、弟子必多

鄒人。史記、孟子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萬章爲鄒人益信。孟子舊本盡心篇末萬章稱萬子、趙邠卿注已詳言之、萬章固孟子高弟也。今鄒治南十里有村名萬村、村左古冢舊稱萬章墓、前明成化時、邑令蕭甫進士張君泰立碑以表揚之。自是以來、春秋祭祀、皆由亞聖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府飭派族人職競其事。萬子後裔久無考稽矣。其春秋祭品、由前令詳請免該里一切差徭、備辦牲牢酒醴、奉行惟謹、歷久不輟。前翰博孟照亭先生襲世職之明年、親詣萬村、瞻仰萬子墓碑、念牲牢雖設、棟宇未修、宜置享堂、以肅祀事。限於支絀、弗克獨任。附近善士並爲輸將、適墓旁雙柏就枯、售價若干、遂創修享殿三楹、於道光己丑年月日落成。值先生養疴、未暇勒珉。今翰博孟兩山孝廉襲世職、思完先志、乃謀鐫石以記、併於萬子墓前更樹豐碑、闔村任事諸君咸有力焉。享堂既成、與亞聖廟緜一舍、相望如函丈間、俾過者咸肅然式敬、即五尺童子無敢樵採芻牧於其壠、洵足妥先賢之靈、而樹吾道之衛也。某佔畢末學、聞風起興、爰樂爲載筆、藉以附名碑尾、益厚幸矣。

孟廣均

重修斷機堂記

先聖母祠肇修於元元貞時、正祠三楹、顏曰斷機堂、歷代修葺、各有碑記、具詳志乘。

國朝康熙七年發帑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歲久敝損、先博士照亭公於道光十年備文移縣、詳請修理、續因帑項待籌、三載以來、未克鳩工。本年正月、均承祀事、仰瞻廟貌、不蔽風雨、謹奉神坐暫移於致嚴堂。闕夏逮秋、自輸貲財、竭力修葺、棟宇牖戶、不敢有加、庶還舊觀、上以妥聖母之靈、完先人之志。凡我子姓入斯祠者、倘懔然不忘斷機之訓、如親聽命、强勉行道、仁義樂善、不愧亞聖後裔、是均所兢兢爲願其勵於無旣者也。更復明示後人、倘遇祠宇稍有敝損、即宜早節經費、自行完繕、勿致淹歲月、興大工、糜

國帑而露神棲、以均今日事爲前鑒也可。

重修享堂記

先大父國楧公於嘉慶己未倡率族衆、重修享殿、勒碑垂示後人。近以年久傾圮東北隅、先君子照亭公屢欲修葺、因道光庚寅、有司勘估林廟工程、詳報須時、有志未遂。今年春、墳山以內有枯柏二株、估價京蚨三十緡、族紳衍鏞出貲購去、因用其貲作刷刊墓碑之費、敬遵　制書重爲鐫勒。計石工用錢二十五緡、鳩工錢二緡、運腳錢十五緡。除衍鏞柏價、不敷工費、均捐輸錢十二緡、又修補享殿東北隅工料一切、復用錢六十緡、亦均所捐。四月朔工竣之次、恭逢亞聖祖誕辰、謹備牲牢、致祭墓前。

因景祐年閒新建孟子廟碑、恐其風雨剝落、移於享殿西夾室內、並誌其事於己未碑側、以告方來云。

陳慶偕

重葺鄒縣述聖子思子廟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辛亥春三月、余展　覲回東、奉　命校閱省西營伍、由泰安沂州至兗州。公退之餘、同歲生孟雨山博士投刺相見、以新葺鄒縣述聖子思子廟工將竣、屬余為記。余弗敢辭。竊惟鄒為古邾國、穆公改邾為鄒。昔子思講學於此、孟子因得親受業於其門。或謂孔子生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孟子生周烈王之四年己酉、相距百有三十年、世或不能相及、以此疑孟子為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不知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孔子未卒之先、而受尊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時孟子年已十有餘歲。其三遷稟母教之日、即受業子思之日、或無疑也。孟氏傳孔氏之學、俾千古之道統不絕於今日、是子思當日之居鄒、其為時也甚暫、而其為功也甚大。元元貞初、鄒尹司居敬始即其講堂遺址建為中庸書院、設思孟像、春秋祀之。迄今五百六十餘年、其閒雖屢經修葺、第歷年久遠、漸就傾圮。伯海上公以為是孔孟兩氏子姓事也、謀之博士、各任經費之半。博士復為之勸捐任役、始終其事、殿廡亭臺、靑石泊岸、煥然一新、可謂不忘先世師承之所自、有功於名教者矣。工始於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閱二十有四月而告成、時咸豐元年四月也。

丁寶楨

重修述聖廟斷機堂記

述聖廟斷機堂之祀也、所以原聖人受教之始而誌不忘於自出者也。咸豐紀元、前巡撫陳公慶偕勒碑紀重修事甚悉。距今僅二十年耳、外垣及門坍廢無遺、廟廡類村居、塡委農具、門壁黔疥、龕閣厝薪、穢褻至此。其外則曝書亭址荒墩僅存、又以岸逼溪流、日即坍卸、不葺且廢。嗚呼。是誰之過與。同治庚午、軍務既平、百廢具舉。明年、修至聖廟。又明年、修至聖林。癸酉之春、請於　朝、復捐修孟廟。籌餘款、并此具葺之。循故址圍以垣、因垣為衞、累石於垠、顧患陡且墮、柰何、就其下疊石作陂陀、以殺水勢。又濬洗硯池、修曝書亭、以樸為度。垣以內、兩廟並新、凡棟宇臺砌、垣扉龕案之卑庳失宜、朽敝無物及藻繪不文者、悉更新而易置之。堂之中有配享龕位、相傳為亞聖跪像、古跪坐同一義、實即坐像。石質古潤、黝若膠漆、謂得自四基山孟母墓所、似此者二、其一侍宣獻殿、究所由來、蓋不可考云。興工兩月、既成、檄縣令嚴扃鑰、愼防護、博士月啟視以為常、毋任居民作踐。禁止堆積穢瑣、違者罰無赦。越三年乙亥、孟博士昭銓及邑紳董炳、孫文岐等請以是言勒諸石、措諸壁、垂示勿替、乃從之書。

陳錦

重修鄒縣亞聖廟碑記

粵自鄒賢繼聖、孔道以明、配食尼山、比隆闕里。孟廟之在鄒、雖非通祀、而天下宗之矣。顧以軍事方殷、未新廟貌、於心恝然。東省肅清之歲、同治壬申、始得籌款鳩工、爲修葺計。委縣令王恩湛、耿天九、邑紳董炳、孫文岐等履勘、計正院門殿再重、東院邾國公宣獻夫人殿、西院家廟致嚴堂、凡棟宇甃砌、垣屏龕案之朽敝無用及高廣失宜、文不中度者、更新之、易置之。又加置天震井、古柏石欄、立焚帛池於殿之西北。自癸酉二月初十日興工、凡八閱月、竣。述聖廟斷機堂藏事、計費銀一萬七千餘兩。先是廡祀先賢儒、尚依康熙壬寅舊志、東公孫丑、浩生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疑。西萬章、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凡十七人。陪祀先儒、東韓愈。志載宋宣和四年、邑令朱缶請與揚雄並立祠於孟廟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因之升廡。明洪武二十九年、詔罷揚祀、而韓獨存。西孔道輔。志載爲宋時兗州守、以訪得四基山墓、後人追崇並祀、但不詳其所自始。今又增明刑部尚書錢公唐於東廡、以主式位次失當、尤疑焉。謹按　國朝乾隆三十一年、禮部覆准孟廟配享從祀各主改去封號、稱先賢某子、先儒某氏。以先賢樂正子配享正殿外、更定從祀坐次、東廡十人、先賢公孫子、公都子、先儒屋廬氏、陳氏臻、陳氏代、高氏、浩生氏、子叔氏、盆成氏、韓氏。西廡九人、先賢萬子、先儒孟氏、充氏、徐氏、彭氏、咸邱氏、桃氏、季孫氏、孔氏、序位均與舊志不同。又按乾隆十五年、部頒孟廟祭器、兩廡各三龕。據前博士孟廣均增定三遷志載、兩廡坐次自北而南、應分先賢爲一龕、先儒爲一龕、而以後世附祀之先儒韓氏、孔氏又各爲一龕、方於禮文允協。且韓氏、孔氏何時從祀、本無明文、即當以禮部覆准之文爲據。此次重修兩廡、分龕正坐、應遵部文、垂爲定論。至錢公唐以明初諫止罷祀之詔、有功孟氏、本爲報德祠舊主。祠主存、因以升廡、雖無明文、而相沿既久、未敢妄議移撤、謹改照先儒孔氏主式、移列東廡三龕韓氏之次。錦忝居後學、景仰前賢、當此土木重新、何敢沿訛襲舊。既已更定龕坐、而又援有舉無廢之文、體崇德報功之意、爲錢氏增列祀位、質之識禮君子、雖百世當有同心焉。工成、祭告、備勒貞珉、用垂久遠。

重纂三遷志卷之八終

重纂三遷志卷九

藝文四 頌 贊 銘 詩

頌

漢

劉向

列女傳孟母頌

孟子之母，教化別分。處子擇義，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爲當世冠。廣均原纂載劉向列女傳頌，或以爲劉歆作，或以爲曹大家作，未詳孰是。

贊

晉

左貴嬪

孟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機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宋

理宗

孟子贊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

子思子贊

校功論德，三聖之徒。閑居請肩①，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②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廣均原纂載二贊，山左通志以爲理宗作，闕里文獻考以爲高宗作，未詳孰是。

韓琦

孟子贊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齒。芟楊翦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乎！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明

陳鳳梧

孟子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李恪

孟子贊

發祥於嶧，克生於鄒。氣象嚴嚴，砥世波流。慈訓教豫，私淑學優。辟闢楊墨，說藐王侯。絶麟而後，亞聖其尤。功高萬古，惟禹可侔。

王特選

孟子石像贊

巖巖岱嶽，拔出風塵。諸侯莫友，天子不臣。何期人爵，追被天民。凝旒端冕，黼藻絲綸。依然益睟，廣譽施身。冠王屣霸，左義右仁。服堯之服，佩孔之紳。庶幾萬世，如見其人。

仲蘊錫

孟子像贊

嵬嶧鍾靈，篤生神異。毋教遷三，孔門配四。黜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並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世。

銘

明

郝幼學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事蘇州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徙在宋宣和間，元季燬於兵火。國朝平壹海宇，崇尚名教，前令桂孟既作新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因爲之銘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莘莘，紘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效，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騫勿崩。凡百君子，有考斯文。

詩

明

桂孟

孟幼讀孔孟之書，即知景慕聖賢。及壯，游四方，猥以足不跡東鄒爲歎。今幸奉天子之命，水陸走數千里，來長茲邑，首謁亞聖公。時邑治薦罹兵燹，廟宇棄創，隘陋弗稱，慨然有興建之志，因誌以詩。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宏蓋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晤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

尤存

洪武三年正月十有二日，奉議大夫、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東郡段明德巡歷至鄒，視事之明日，率書吏吳郡尤存、金淵郭琮、秦差蒲姑張鑑，躬謁亞聖公廟。竊惟鄒實孟子所生之邑，而其子孫世守林廟，歷千有餘年之間，凡有國有天下者，莫不致崇而尊奉之，豈偶然哉！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至孟子能傳之。孟子沒而其道不傳，是以百世之下，盛德光輝著於人心者，其不在茲與？於是尤存再拜作歌，以寓蠡測之意。歌成，俾其五十四代孫思諒習之以祀神。

三聖不作、世違盲瞽、衆世世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侯騁僞、孰獮孰薰、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熾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貴王賤霸、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微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聵兮。聖賢既沒、名教實存、宇宙利兮。鳧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喬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閟兮。春秋蒇事、有孝諸孫、信不匱兮。牲牷既潔、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酤既載、籩豆孔陳、禮迺備兮。鐘磬琴瑟、勿相奪倫、樂斯肄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茅大方

鄒縣謁孟子廟

鄒縣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威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傳羞俎豆、新碑還刻鬪蛟螭。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徐有貞

有貞祗奉帝制、治水於東兗、茲惟二載。修濬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由曲阜至鄒嶧、祗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博希文、而山東藩參陳雲鵬實同謁焉。瞻拜之際、巖巖氣象、儼如生覩、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於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荒。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藩參、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尙畀予明、傳心千載。

薛瑄

謁孟子廟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歲傳。獨引唐虞談善性、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遏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楊貢

謁孟子廟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辯論時。仁義七篇蒙啟迪、綱常萬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

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程敏政

謁孟子廟

緬想儀容嘉倍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沈。漫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金湜

謁孟子廟

道從東魯得眞傳，其柰時逢戰國年。世尚儀秦心易失，人歸楊墨病難痊。先生自廣知言地，後學難通養氣天。北斗泰山千載下，經過有客拜祠前。

沈鍊

謁孟子廟

孟某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霏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爲，楊墨充四方。邪說塞皇猷，詖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日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疏否臧。爲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僞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

馬文升

成化乙巳與耿尚書裕、屠京卿勳、包部郎鼎同謁孟子廟有作

天生亞聖末周時，祗爲人心久陷之。道統百年資繼續，綱常千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遺像慰遐思。

耿裕

謁孟子廟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懍懍邈難攀。高名騰溢堪輿外，浩氣沖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閑。

地鄰闕里水宗沂，秀毓眞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允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尹直

成化甲辰直以賀萬壽聖節過鄒，謁亞聖廟，僭妄輒留數韻

曉從闕里過鄒城，祇謁先賢竭素誠。翼翼宮牆嚴自昔，巖巖氣象儼如生。七篇總是傳心學，千載咸稱亞聖名。後學服膺遺訓久，道非堯舜不前呈。

顧潛

謁孟子廟

城南松柏翠參差，崛起門牆亞聖祠。靈秀尚看山水在，大名長共日星垂。分明千載生賢地，辛苦三遷教子時。道德祗今難盡述，且循階下讀穹碑。

七篇高論述先王，今古追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軺車三宿重公鄉。雲仍不斷衣冠擇，冕釋猶含草木香。幸自髫年欽芳潤，載瞻儀象奠椒漿。

毛伯溫

鄒縣謁孟子廟

過鄒祗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齊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仰止高風慚後學，雲松烟柏不勝情。

顧孟圭

謁孟廟作

鑿邪驚聾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霸圖，述性究真源。遏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喬嶽，一喙防潰川。我行古郗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木篇。

孫應奎

謁孟子廟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於時朱翟漫塞途，杞柳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揭言性善明宗旨。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充此浩氣塞天地，違此明真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為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詖淫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雙峙。如何易簡復榛蕪，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墦間，昏夜哀憐同夢死。我生千載幸有依，真知聖學如掌指。郄鶩請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惰助與忘，未由動靜歸於止。隙駒恨莫揮魯戈，志尹空懷匹夫恥。問俗驅車闕里來，肅瞻遺像洛芳軌。徘徊松檜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己。章丑猶能記七篇，斯文從此當誰似。

葉聰

謁孟子廟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子，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為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鳩毒。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歜。歜乎亦何為，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殷勤發真勖。遵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埽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頭遙相矚。登堂三歎餘，狂歌寫心曲。

胡楨

謁孟子廟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

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魯裕穆王

謁孟廟遇博士野亭

夾路槐陰老、巖巖氣象深。游梁思正辯、入廟想遺音。喬木高千仞、宮牆出十尋。斯人傾蓋遇、披豁散幽襟。

董其昌

題孟廟古檜

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世唐秦籍、參天結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仙經。

呂維祺

謁鄒縣孟廟

嶧山連泗水、吾道更誰家。五夜神來夢、三遷母訓勞。春秋歸嫡派、仁義破羣囂。氣象知何似、巖巖東岳高。

汪舜民

謁孟子廟

異端擾擾杳壇空、天命先師啟衆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皃秦辨、養氣原非黝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趙寬

謁孟子廟

輪奐巍巍逼太清、入門瞻禮慨平生。重岡雲霧凝寒碧、古木風霜帶曉晴。道統眞傳開後學、斯文不振仰皇明。徘徊欲穉新成奠、無奈星軺促遠行。

徐炳

謁孟子廟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祗謁亞聖祠、齋心兢惕惕。殿閣聳巍峩、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霸業小桓文、邪說距楊墨。播閒富貴兒、妾婦縱横客。蠹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閎道躋孔門、論功侔禹稷。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綱維嶽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閭見移俗習。嬉戲從賈衒、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績。業養端聖功、掘趣訓彌敕。遂泝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王振戛金聲、升堂優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轍迹。信知命世才、昌期逢五百。世無明王興、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亘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教子爲亞聖、令名嚋與匹。任姒相後先、姜嫄同一脉。襃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吳廷翰

謁孟子廟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遲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痛歎，溯洄沂水識眞傳。

李化龍

謁孟廟示諸生

日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柏參天長。再拜瞻遺容，嚴嚴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歧歎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斁綱常。聖途一以蕪，誰障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世祟螟螣。坐令歸功者，比之平懷襄。緊茲有本源，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非剛。念爾青衿子，日夕望宮牆。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傍。勉之在及時，申言著斯章。

孟母祠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親有義方。一斷機絲延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子思書院

四極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閒。一自微言傳聖道，至今誰復叩賢關。

許孚遠

壬午季冬朔後一日，過邾國同表弟沈虛中暨維揚閻立吾瞻謁孟夫子廟，漫題六絶志懷

匹夫百世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紛紛儀衍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尊王賤霸匪矯矯，識僞機關不可滑。救得人心千古在，勛名眞與泰山高。

縱橫捭闔勢熏天，獨學宣尼意藐然。納約侯王甘不遇，祗昭仁義在遺編。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眞精。假非道脈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孔孟由來只此人，如何靈爽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春細討論。

信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虞唐。

于慎行

過鄒縣謁孟子廟

邾城舊里記三遷，銀榜朱扉大道邊。行地江河疏聖脈，談天夷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嶧嶂雲生畫棟烟。北望孔門原咫尺，千年海岳想眞傳。

畢懋康

謁孟廟作

岱宗紆修嶧，洙泗揚曾淵。清和雖云絶，夷惠非所安。剛大塞天

地、善養吾浩然。結駟詹朱郊、抗軌齊梁間。功名卑管晏、終乖末俗遷。傳宗宜尼後、尙友黃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誠淫息二氏、妙頤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木鬱庭階、綺殿煥朱丹。嘘風傳清響、晹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詠芝蘭。

許國康

謁孟子廟

昔我望宮牆、一片松柏黑。入門一長跽、圖視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桷銷其刻。縁垣通周道、耳墜不敢卽。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榱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綰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嗇。卓哉孔道輔、此日爲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采、冕藻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實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遲。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邈指西南國。時鄒令胡公繼先重新廟貌、賦此以志。

黃克纘

謁孟廟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千載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瞻依近、書到窮荒誦習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間邪說枉紛紛。

徐文溥

謁孟子廟

冠佩巖巖聳太行、百年廟祀嶧山陽。論功不在元圭下、談性應爲闕里光。雲護宮牆春杳杳、露涵松檜曉蒼蒼。于今戰國風仍在、感慨祠前一瓣香。

周燦

謁孟子廟

丹垣綠樹晝森森、古殿秋風僣夕陰。歷聘齊梁陳王業、直排楊墨正人心。機堂俎豆崇賢母、闕里宮牆傍孔林。慚愧後生眞自棄、嶧山絶緒到如今。

徐大相

謁孟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異端充塞、師命戒嚴。大王小霸、築薛及滕。無父無君、獲罪於天。王赫斯怒、爰整徒旅。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盜弄潢池、皆吾赤子。誰生厲階、降此罪罟。周道如砥、會同有繹。薪木未毁、松柏奕奕。帝曰吁哉、俎豆是亟。乃命司空、乃命太常。經營祭告、殿廟輝煌。我來自東、京觀道旁。哀鴻集野、百堵方將。拜瞻遺像、惟有欷歔。師澤未斬、國祚無虞。嶧山蒼蒼、泗水瀰瀰。於萬斯年、弗替引之。

黃汝良

謁孟子廟

廟貌巍峩古木蒼、巖巖泰岱見羹牆。唐虞一統開先聖、仁義七篇紹素王。可但分廷輕晉楚、雖將歷聘悟齊梁。時逢有道崇儒日、伏謁欣聞俎豆芳。

國朝

施閏章

謁孟子廟

磊磊嶧山顛、終古樓靈異。巖巖一人起、方寸塞天地。獨立芟羣言、諸儒折狂喙。俎豆同孔顏、宮牆接洙泗。靈旗儼翱翔、古木入雲際。毋氏斷機堂、有像若長跪。徬徨復下拜、愴然墮我淚。洒埽何寂寥、門庭已荒穢。誰爲企前修、吾黨有餘愧。

朱彝尊

鄒縣謁孟子廟

井地連滕壤、詩書近孔門。世儒多横議、夫子獨知言。楊墨歸斯受、齊梁道自尊。巖巖留氣象、千載肅心魂。

壞道殘碑卧、祠官異代虔。爵班公一位、里紀母三遷。喬木冬春冷、風燈卒史懸。空令布衣士、瞻拜獨淒然。

張琨

曝書臺

臺畔曈曈日映紅、年年芳草漾微風。傳來書卷歸何處、只在經天離照中。

孫成岡

孟廟古檜

老木直盈尋、風霜歷永久。無葉復無枝、不榮亦不朽。卻笑柏與松、多事稱彫後。借問植何年、所植自誰手。蒼茫不可尋、千秋此殿牖。

張鵬翮

謁孟廟

家在中庸精舍邊、養成浩氣獨光前。崇王黜霸違時好、講義型仁紹聖傳。力闢異端歸正路、指陳性善契先天。七篇作就堪垂訓、羽翼尼山並萬年。

畢公嗣

謁孟子廟

泰岳巖巖度、巍峩古殿中。迴瀾配禹德、封爵埒元公。道自尼山接、源從泗水通。至今二千載、浩氣塞蒼穹。

黄子雲

謁孟子廟

飲馬餘殘照、循牆謁閟宮。冠裳王者並、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

沈德潛

謁孟子廟

蓼莪懷鄒邑，今來亞聖堂。斯文天不喪，吾道日重光。古木森松檜，豐碑峙漢唐。薪傳應有俟，誰復數荀揚。

杜羣玉

謁孟子廟

墒來古邾國，展謁大賢宫。柏影交虛翠，山光倚暮空。統承三聖後，教著七篇中。仰止平生志，巖巖望不窮。

厲鶚

宿鄒縣謁孟子廟

廟貌摳衣拜，機絲儼若新。月來邾子國，人宿孟家鄰。翠嶂森侵漢，殘碑道失秦。松風吹夜氣，壁立四無塵。

沈廷芳

乾隆乙丑中春道經鄒縣重謁亞聖孟子廟謹賦一詩以誌景仰

三遷故里又重經，遺像巖巖弄廟廷。古柏有圖會琢句，新碑無字待題銘。聲聞袪誦家風在，饋荷盤餐使節停。可惜悤悤旋作別，嶧山猶向望中青。

劉墉

謁孟廟

亞聖猶枌里，崇祠近杏壇。巖巖瞻氣象，肅肅整衣冠。不少三年艾，偏多十日寒。秋風振庭柏，欲去重盤桓。

王會之

題孟子書後

七篇著書，實惟孟子。統承三聖，辯何能已。明達純粹，文勝以理。閲者色動，聞者風起。後有作者，弗可及矣。法言中說，揣摩形似，皆道不足，强言者耳。在唐惟韓，得厥要旨。扶樹大道，不野不史。駢辭者華，章句者鄙。茫茫後來，誰堪繼軌。

伊秉綬

謁孟子廟

正氣承洙泗，浩然天地間。孤城滿秋色，周道峙賢關。功不下神禹，象真同泰山。七篇言孔氏，那許況雄攀。

宋思翰

謁孟子廟

古柏森凝秀，遥瞻亞聖祠。紅垣環曲水，碧草上春墀。七國雄安在，千秋道寄斯。小儒慙弱植，鄒魯在餘思。

趙起挺

謁孟子廟

闡道資全力，迴瀾戰國時。泰嚴留廟貌，秋肅入鬚眉。未與三千列，空懷五百期。齊梁蹤跡遍，仁義果伊誰。

孫玉庭

嘉慶乙丑，子以述職入都，道經鄒縣，謁亞聖廟，裔孫國

模翰博相偕祭奠欵予至其家翰博父巨源予同年友也時作令山右未歸途次偶成二律以付國模便寄山右

洙泗周流後，遭逢夫子難。魏齊空厚幣，楊墨正狂瀾。故里宮牆壯，廣庭松檜寒。裔孫同拜罷，故里暫盤桓。

雲孫吾故友，居第傍祠門。作吏辭鄉國，升堂空酒尊。役人排去馬，煙樹指前村。回首邾城道，蒼茫落日昏。

盛大士

謁孟子廟

傳食齊梁國，匡時禹稷心。知言非好辯，造道必資深。魯廟宮牆近，嶧山喬木森。闕知五百載，絕學冠儒林。

朱繩先

謁孟子廟

邈邈東周國，巍巍亞聖宮。功原追夏后，系本自文公。海岱歸甄毓，乾坤共始終。四山環綠野，萬木盡蒼穹。傑閣凌霄紫，周垣帀地紅。全栽新甫柏，不種嶧陽桐。溽暑猶森爽，嚴寒倍鬱葱。盤樛枝似篆，磊砢幹如銅。珠玉連晨霽，波濤競夜風。無雲偏霮䨴，不雨亦溟濛。深葉藏鉤月，高柯掛斷虹。餘青常抱郭，積翠還浮空。豈假扶持力，方知造化功。砥平芳徑闊，林立古碑崇。井以雷霆鬭，源應洙泗通。雕欄圍炯炯，畫棟倚熊熊。出樹飛甍麗，依筵列俎工。烝嘗當代重，爵秩歷朝隆。麗雜唯諸子，銷沈歎七雄。門牆瞻美富，端只魯鄒同。

楊爲柱

鄒縣丞楊爲柱，河南新鄉人，於康熙癸巳年蒞任，捧閱邑乘，內載柱祖諱毓蘭，丙戌進士，康熙十年提學山左，東省紳士公呈重修孟廟，柱祖置簿廣募，通省捐資重葺，以復舊觀。柱佐理茲土，恭謁亞聖孟夫子廟，瞻廟貌之巍峩，念祖考之募修，爰賦詩以紀之

洙泗響渺邈，戰國微言如綫。人心惑，天下洶洶無適從。朝歸楊朱夕入墨，從橫捭闔耕戰興。百家充溢仁義塞，見知聞知杳無人。誰爲先覺覺斯民，夫子皇皇逐放豚。萬古方知吾道尊，千載禋祀隆報享。於今猶見廟貌存，年深廊廡苦欲頹。吾祖修葺復崔嵬，屈指已逾四十秋。祖去孫來宦舊遊，此日趨蹌階墀下，快聽鐘鏞樂悠悠。

李調元

甲午秋典試粵東，道經鄒縣，展謁孟廟，恭和德定圃夫子壁間韻

功如大禹在人間，舜跖雞鳴第一關。三徙里中眞善擇，七篇書外盡堪刪。松聲謖謖留遺韻，廟貌巖巖仰道顏。私淑孔門千古契，平生亦自有尼山。

阮元

甲寅冬日敬謁亞聖廟尊宿國模世長第中

霸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轍環。若使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邠卿注、古廟常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淸話倣松關。

湯金釗

辛巳謁孟廟作

浩然之氣至今存、廟貌巍巍泰岱尊。力闢淫邪閑聖道、居鄰聖智接淵源。流風尙啟陽明學、偉績眞同大禹論。每出鄒城一瞻拜、默憑茅塞在心根。

壬辰疊前韻

守先待後七篇存、黜霸宗王百世尊。氣自義生探道奥、性皆善繼見心源。獸禽楊墨能無辨、妾婦蘇張那足論。喜覯英才賢後裔、穆然芝草溯靈根。雨山博士留茶致嚴堂、側微知禮、不勝欽佩。

蔣臨禧

題天震井

古井瀾翻近廟堂、天驚石破水泉香。汲來修綆原無底、洙泗淵源一脈長。

宗稷辰

恭謁孟子廟堂詩作於道光癸未、稷辰自書。光緒丙子、爲立石致嚴堂。

鳳凰麒麟歸太空、微言中絕春秋終。道脈尙繫東山東、聖有文孫揚祖風。孟孫在魯稱賢宗、先識達人世德隆。公姓公族爭趨從、何忌父子兄南宮。先正獻莊聖所崇、後嗣尊道遺緒洪。敎傳子輿鄒嶧鍾、壁立萬仞擬羣峯。掀諸家學閒中庸、浩氣養成天地充。名世惜不堯舜逢、眼前蛙紫六七雄。鄒滕苦弱齊梁傭、王道莫收反掌功。悽然隱几悲途窮、睪辭十萬歸山中。手定七篇闢頑蒙、大言震發凡耳聾。當時游士張舌鋒、或詐搏虎或雕龍。夫子力禦嚴折衝、朱耶翟耶迷狂瘋。嫗驕妾媚侈橫縱、手援衆溺出洞洚。巍巍明德神禹同、運猶四時公則冬。萬古如對冰雪容、含貞啟元醇化融。消息上契蒼蒼穹、後來荀揚心術蒙。百代書起昌黎公、宋五子作光昭融。跬步不失尺寸蹤、大者成立要義通。良知可覺孩提童、陸王得此破障壅。人禽關頭旦晝夢、雞豚四走迷僊籠。勿忘勿助可折衷、千聖一貫星辰胸。衆朝敬禮加大封、明祖晚悟修儀恭。追我

列聖褒予豐、齊宗世裔叨

恩濃。小子不學心忡忡、拜稽祠下瞻莪躬。讀碑撫樹考鼓鐘、賢關咫尺高萬重。欲往從之鞭駑驄、紀詩樂石聲于喁。

陳錦

重修孟廟告成詩

斷機遺訓溯三遷、述聖門牆有大賢。山到鄒滕含浩氣、水沿洙

泗接原泉。干城吾道，昌黎獨、領裒羣才，樂正先。傳食深心師歷聘、千年俎豆絜文宣。

校記

①膺：《咸淳臨安志》卷一一所載此文作「問」。

②固：右引書作「用」。

雜志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拾遺記、宋書符瑞志、通志並載此事、不知何據。明孫𣪺古微書引作春秋孔演圖。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娠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同上。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同上。

崔氏述曰、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又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故、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聞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

廣均按、荀卿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强矣。所云惡敗出妻事、蓋卽韓氏所述見妻獨居踞而請去之也。後學不察、眞以爲出妻、謬矣。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雜訓篇。

孟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許氏瀚曰、孔叢牧民條本之子思子、今之子思子則宋汪晫所編、又取之孔叢子也。子思子原文載在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子部儒家子思子下、與孔叢小有同異。今錄全文於左。

孟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孔叢子居衛篇。

子思謂孟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同上。

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舊志。

廣均按、舊志引古碑云云、今已不見此碑、鄒縣志亦載此說。

漢章帝以孟子賜黃香。東觀漢記。

王充尊孟子、往往以孔孟並稱。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舊志。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爲經、推尊孟子亦至矣。舊志。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爲文曰、參之孟子以暢其支。蘇明允亦曰、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於孟子則稱其語約、其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舊志。

宋杭州盧稹工文學、酷嗜周易孟子。又有高弁者、爲文章祖大經及孟子、書言仁義、著帝則三篇。二子皆二程以前人也。宋史。

宋隱士种放有表孟子上下篇。舊志。

宋陳淵對高宗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說、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舊志。

金章宗爲鄆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問禮部員外郎移剌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金史。

元世祖爲太弟時、嘗召廉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廉孟子。元史。

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刪去諸

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宋濂文集。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卽今曝書臺下。舊志。

曝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閒、縣令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祕書少監楊桓篆書曝書臺三字。至元時、邑令張銓刻石。舊志。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於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酈道元、劉昚、杜佑、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蓋此鄒也。後人譌呼爲紀王城。舊志。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卽孟子所生地也。今名鳧村、明碑一稱富村、一稱傳村、皆鳧之譌。舊志。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舊志。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建。元碑有之、今廢。舊志。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宋孔道輔建。元廉使楊奐有東遊謁祠記、今廢。舊志。

三遷祠在鄒縣城西、有祭田以供歲時祭祀。舊志。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卽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舊志。

洗硯池在縣曝書臺之南、因利渠北。舊志。

古滕國卽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舊志。

上宮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舊有書院、不詳何時所建。

國朝乾隆時博士孟衍泰、道光時濟甯州州同丁宗洛、均有重修書院記。舊志。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刱建、列於學宮。內有存心堂、元學士虞集有性善書院記、劉逢源有存心堂記。舊志。

虞集性善書院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尙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敎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之食。明年、以禮敎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宮、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政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祀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忙古歹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爲勸督其敎養、修完其宮牆屋室、治其器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敎鄉官地五頃、

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祲、亦足以備用矣。鑱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乃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學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鄒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修己治人之道。耕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貴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守、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策、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昔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擇善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也。

劉逵源存心堂記　滕與鄒鄰壤、文公問學於孟子、其所敬沃者至深切矣。滕邑爲善國、後世景仰高風、以配以享大德朋、臺臣獻言、請建書院、設山長、創殿宇、立廟碑、備祭品、以奉祀事。歷世既久、講堂學舍摧壞荒穢。至正辛卯、山長丁振欲爲重修、適丁使州官僚或當代碩彥、或進士出身、一時嘉會、同心協謀、各分俸金、以鳩材命工、壞者修、缺者補、凡殿宇祭器、門牆牌額、咸加賁飾、燦然復新。功訖、匾其堂曰存心。是歲四月、余客於滕、因請爲文以記之。余不獲辭。竊聞孟子告滕文公、教誨之道多矣。臺臣獻言、惟以性善名其書院、豈非性善之說甚有補於世教者乎。默識而旁通之、七篇之中、無非性善也。孟子一書、集義養氣之類亦多矣。今獨以存心名斯堂者、良以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令人收其放心而存之。誠愼思而精研、七篇之中、無非欲人存心也。以性善而名書院者、固爲知要。以存心而名斯堂者、尤爲肯綮之旨。夫心性一理也、論性不論心、則性之理無所寓。論心不論性、則心之所存者何事。故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與禮、性也、心則貫體用、該內外、統乎性者。蓋道體無爲、而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然則欲復本然之性、非存心不可。心不存焉、雖日從事於學、終亦何所得哉。於戲。鄒魯山川錦繡、挺生孔孟、滕間鄒魯、實聖賢教化浹洽之鄉。其所以教化、不過欲人存其心以復其性。凡在書院者、可不知所以從事乎。能存其心、則能復其性、雖孟子、可學而至矣。春秋朔望、官師講明於斯、興學敦教、導揚風化、撫育黎

庶不負名斯院斯堂之義、千載而下、安知不追踪祀享如文公者乎。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即此地。舊志。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舊志。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又范縣今屬曹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魯之難居此。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河。舊志。

陽穀縣東北四十里有孟母廟、相傳孟母祈禱之所、因而立祠。舊志。

平陸即今之甯陽縣。舊志。

任城即今之濟甯州。舊志。

茌平縣治東北孟家莊有孟子廟、相傳孟子訪魯仲連於此處、後人因立祠。舊志。

茌平縣治東有孟館、相傳孟子遊齊梁館此。舊志。

萊蕪縣有孟止亭、孟子反於齊、止於嬴。嬴、萊蕪也。舊志。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舊志。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即此。舊志。

莊嶽街在青州府。舊志。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立於宋、明萬歷間重修。

國朝順治十二年、始附於學宮。康熙二十八年重修、

御製匾額曰昌明仁義、懸講堂中。明御史方大美、

國朝督學蔣伊、巡撫閻興邦、衍聖公孔毓圻均有遊梁書院記。舊志。

蔣伊遊梁書院記　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實周顯王三十三年也。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王道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抉舜跖之分、排楊墨、輕管晏、俾天下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自總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讀之、而沒其身於利而不知返者衆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害、故縱橫捭闔之士動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談取卿相、金玉錦繡、為親戚交遊光寵、而不知攫而伺之者已在其後也。故覆身滅宗、前後踵相接、而為天下笑。無他、知利之利而不知害也。世安有初見人主而力折其非、如孟子者哉。讀孟子七篇、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夫。予考大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決廢。乙丑秋、奉　簡命視學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購公廨之東南隅隙地數武、重建祠焉。中為三楹、奉孟子於中、題其額曰闢利堂。左右各三楹、以奉中州之鄉賢名宦、當孟子時、地有不入於魏者、今皆須附。以大梁為八郡之都會、俾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來、其無愧於孟子者幾人哉。或以忠孝、或以廉潔、或有功德於民、或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千百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

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輔主則堯舜、以之制行則俯仰無怍。孟子闢利之效、流及奕禩、如是則已矣。彼珊瑚七尺、胡椒八百斛、何爲者哉。予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耀幽光、垂簡册、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併力、惟權貨是競、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閻興邦遊梁書院記　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以祀於梁、以其始遊之地也。始遊之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於梁也。當戰國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高、此圖强兵、彼誇富國、於是儀秦髡衍之徒紛紜雜進。其抵掌華屋者、下之取金玉錦繡、上之亦不過引其君爲齊桓晉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爲堯舜之君、望其民爲堯舜之民者。自孟子遊梁、而獨告梁王以仁義、故於雪恥則教之以仁政、於歲凶則教之以重農、於沼上則教之以與民同樂、耕桑樹藝、是井田之本也。庠序孝悌、是學校之源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七雄爭勝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於梁、於是之齊、之宋、之薛、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之之心、則未嘗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於梁、而梁之君臣父子無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晉、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梁之人所以不後其君、不遺其親者、皆孟子之一言有以維持漸摩於其間也。粤稽歷代帝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隆其封爵、或錫其土田、或蔭其苗裔、斯云盛矣。欲求其獨標正學之宗、達紹危微之緒、親灑　宸翰、誦颺休烈、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褒嘉之至者也。嘗恭誦　御製廟碑之言曰、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又曰、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可企。煌煌　天語、不獨表彰先哲、而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誠思深而慮遠矣。今使其所歷之境、不爲之構其庭楹、崇其禋祀、不幾令大賢之遺澤泯滅不彰、而後世之敦詩說禮者無所景從、是亦守土者之責也。浚儀昔有游梁一祠、始建於宋、修於明、萬歷改爲遊梁書院、迨崇禎辛巳、圮於水、向之榱題堂構、一望榛莽矣。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宫、室宇湫隘、又不爲立主、蓋名存而實亡也。余以佔畢儒生、幸際　右文之朝、歲戊辰、奉　命撫綏兩河、仰承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爰爲卜地於貢院之東北、捐貲庀材、重建大殿若干楹、廊廡若干楹、垣墉稱是。中祀孟子、配以高弟樂正克、而以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屋廬連、陳臻、充虞諸賢從祀焉。至於漢太常趙岐、宋龍圖閣學士宣公孫奭、司空孔道輔、明刑部尚書錢唐、此四君子者、皆有功於孟子而不愧古大臣之風者也、例得並祀。書院落成、郇

召此邦秀良子弟肄業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識知能之本始、悟孝親敬長之無事外求、知養氣知言之由於正學。且使排箝捭闔之輩不敢橫恣、詖行邪說之徒於焉捫舌。在國爲良臣、在鄉爲善士、於以黼黻 昇平、贊襄 盛治、歷千百年而勿替。則是孟之一遊梁、而人心以正、王道以明、不與大禹之導河底洛同功萬世哉。按孟子生於周烈王己酉歲四月初二日、卒於周赧王壬申歲十一月十五日、當以其日致祭於書院、所以明崇德報功之意也。是爲記。

孔毓圻遊梁書院記 恭惟我 朝崇儒重道、雅化翔洽。爰歲 御製幸魯大典序文暨顏曾思孟像贊、且頒萬世師表於學宮、學達性天於程朱書院。一時臣民伏讀 睿藻、固已炳若日星、流諸海嶽矣。惟時在內者具左仁右義之略、在外者悉馮翼孝德之英、相與表章往緒、開詔來學、千古道統之傳適於斯、而際昌期、躬斯時者抑何幸耶。夫從來道學之顯晦、視乎風俗、風俗之湻漓、起自人心、而人心之淑慝、端由於在位者之訓迪而鼓舞之。惟豫與魯壤相接也、趾相錯也、往往聞其人心湻厚、風俗古樸、類皆能以禮義自持、心竊異其風何隆也。其搢紳先生、賢士大夫往來行遊者、復不一轍。間嘗詢之、始知皆大中丞閻公教養之所致云。公以宣鎮名儒、蚤擐巍科、筮仕以來、歷縣令而晉卿尹、其持己接物、一切以聖賢爲折衷。至其撫豫也、飭官常、絕餽請、禁私派、隆學校、勸課習、綏漕餉、繩貪墨、有利必興、有害必除、鄰境之人咸嘖嘖稱美、謂有古大臣風云。且下車之始、首建孟子遊梁祠、祠成、錄豫之子弟美秀而文者誦讀其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令其於利善關頭體認親切。由是豫之人爭自濯磨、無敢或外於名教者。嘗思先聖以一身而集堯舜文武之成、百餘年而至戰國、捭闔縱橫與夫楊朱墨翟之流充斥宇宙、宇宙之人誰復知昔聖昔賢大中至正之道者。孟子驅車之梁、首揭仁義二言、以端風俗、以正人心。微言大義賴以不絕者、孟子之功眞不在禹下也。遊梁祠宇在豫省會城、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崇奉、如一日焉。明末流氛肆逆、黃流淹汴、漂沒於陽侯巨浪中、盡委若泥沙矣。我 朝底定海宇、迄今四十餘年、撫斯土者豈皆不暇過而問之哉、或以工浩而費繁、未能計日而觀成也。公獨毅然舉行、復謂舊址之隘、爰擇善地、增其式廓、半載而工竣。俾豫之人瞻斯祠也、學孟子之學者即心孟子之心、儒術振起、吾道咸亨、上可以佐 聖天子右文之化、前可以繼古聖賢危微之傳、下可以培百八邑多士之氣者、胥於斯而裕裕也。余與孟氏世好也、不揣固陋、略言於石、庶幾得附於不朽乎。而所謂遊梁祠者、雖未能至、已心切嚮往矣。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舊志。

遊梁祠在江南蕭縣城中。

蘇州府有孟子祠相傳孟子十九代孫孟忠厚以隆祐皇后之兄子扈從高宗南遷賜第姑蘇因家建祠。舊志。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該縣志云母幷人也其地有三徙鄉。舊志。

明陳公璉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舊志。

世系碑以金大安三年爲最古刻於趙伯成修廟記碑陰碑在廟中西廡之南東向世系始四十四代公濟。廣均原纂新增。

元中統時世系碑刻於孫弼謁廟記碑陰碑在馬鞍山啟聖墓傍南向世系始四十五代寶。廣均原纂新增。

元甲寅年宗派碑刻於徐之綱續世系圖記碑陰無年號但稱甲寅考元史仁宗延祐元年歲紀甲寅碑當延祐時所立也碑在廟中寢殿前世系亦始四十五代寶。廣均原纂新增。

徐之綱續世系圖記　竊謂聖人之道久而愈光聖人之澤遠而益深何則所言者至正經萬變而不能易所貽者至大歷萬世而莫能窮也先師亞聖鄒國公自始至今歷年千有七百傳家五十一代雖中間治亂迭興而承承繼繼未嘗少有間斷夫豈無自而然耶昔在戰國邪說肆行充塞仁義若楊朱墨翟公孫衍張儀之徒馳騁佞僞干時惑衆者不知其幾獨先師毅然不避好辯之嫌闢楊墨爲禽獸斥儀衍爲妾婦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而正人心竟能使蚩蚩之民不淪胥於無父無君之教雖時君不能用其言而大經大法殄滅無遺尙賴七篇之書深切著明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仁義之實始於事親從兄而人心一本厥功茂焉故有唐韓文公推尊謂功不在禹下意者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洪水之害害於當時邪說之害害於後世大禹之治洪水先師之闢邪說同爲萬世永賴以是推之言雖大而非誇也宜其遺澤餘潤流及後裔綿綿奕奕無有窮極天之報施蓋自不容已也此其所以能長且久之道昭昭不可誣者也歷漢魏抵唐宋世主誦其書者猶增封爵號命載祀典配享於至聖文宣王蓋報其衞名教闢邪說之力也於禮爲稱至我大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甫定以來浸向儒術庚子年先皇帝因大臣奏請訪求遺裔乃於滕州鄒縣鳧村得孟在滕縣劉莊得孟德成孟德信各照南宋元豐七年暨亡金大安三年增修廟像二碑之陰世系圖沿流泝源知孟在係五十代孫孟德成孟德信係五十一代孫朝廷憐之蠲復其家聖恩光寵古所未有猗與盛哉歲在癸丑秋九月孟德成之子光祖不遠數百里抵青社從予遊一日藏修之暇告予曰敝族賴遠祖亞聖餘慶存惟喪亂幸逃大禍猶獲奉承祀事近又荷聖朝恩恤各復其家有司仍爲給據議欲刻石廟庭

以稽世系。且敬識朝廷汪濊之恩、以昭示於將來。敢請先生次第其事、幸無拒焉。予方辱攝學事、義不得辭、問論盛美、故喜書而樂道之。竊嘗悲夫欲潔身而亂倫者、輕去聖人之常道、溺於異說、以幻惑其心術、謂仁義不足學、君父非所敬、貪高慕遠、妄意方外、如捕風繫影、勞瘁枯槁、曾無所獲。易贊之後、斷無遺育、作俑之報、酷不至此。死而有靈、寧無悔耶。哀哉。或者不悟、猶蹈覆車之轍、故併及此、使知夫典禮者天所秩敘、猶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皆人生日用當然之禮、決不可離、庶彼知所復焉。

明洪武三年、宗子思諒授縣主簿、張煥撰孟氏宗支記。廣均原纂新增。

正德六年、宗子孟元立世系碑三。廣均原纂新增。

聖跡圖碑在正殿前、無年月、凡記號皆稱大元、知爲元時所立也。碑後有金大安時縣令孟潤撰孟氏家譜序。廣均原纂新增。

凫之支山俗呼臥虎山南麓有新井、天鳳三年刻字、嘉慶二十一年、邑人王輔等移置廟中齋宿房廊下。其文曰、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劾支人爲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後子孫毋壞敗。碑現存。廣均原纂新增。

廟中古檜有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皆宋宣和三年縣令朱缶改建廟時所植。廣均原纂新增。

康熙十一年春日中時、忽有聲如雷、聞者皆驚愕、不知所自起。移時、見廟中階前地陷、有甃甓圓孔、探之乃古井也。井不知始於何時、而一旦無故陷出、理不可解、附誌卷末、以廣異聞。傳志有圖、孟氏名曰天震井。

述曰、自古神聖得鍾毓之奇、蹤跡所經、山川生色、後人心儀往哲、幷其近似者而表彰之。雖不無穿鑿之私、而甯過而存、豈容概施非誣。以亞聖之道行於漢唐、而四基山墓至宋而始著、得毋顯晦之有時與。外此如居休反齊、遊梁至薛、雪宮平陸、以及曝書洗硯、故蹟雖重以天語、垂之誌銘、識者猶或譏之。舊志散見古蹟名勝門、類不加可否。今擇其語近雅馴者錄存十數事、不敢公然登諸正志、而以雜志目之、庶乎其文其地不自我而就湮也。至事之有無、蓋不遑辨云。

校記

①繹：當作「嶧」，見卷首圖。

②在：當作「知」。

③南宋元豐七年：按「元豐」乃北宋神宗年號，不得云「南宋」，必有誤。



孟子遊歷考

昭代叢書本

清·潘眉 撰

《孟子遊歷考》一卷，清潘眉撰，昭代叢書本。

潘眉字壽生，吴江（今屬江蘇）人，官興化知府。著有《三國志考證》等。

是書雖名《孟子遊歷考》，然所考並不僅限於遊歷。諸如孟子之姓氏名字、國邑、生卒、喪葬、師承等皆有所考證，而以孟子遊歷爲其重點。關於孟子生平事蹟，由於文獻無徵，諸書所言矛盾叢出。潘眉是考引證諸家之言，斷其得失。如考孟子生卒之年，以爲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所云孟子生年有訛，而以卒年、存年推之，以爲當以烈王四年生之説爲近。孟子遊歷先後，更爲關係其生平事蹟之大者。欲稽孟子事實，必先考定七國之紀年。而《史記》多所漏略，幸有《竹書紀年》爲證。《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桓公六年卒。司馬貞《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史記·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因《史記》脱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司馬光雖多有訂正，然亦未能盡合。談孟子生平者，往往忽略《索隱》所引二條《竹書》。眉即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並推定燕噲讓國之年數，從而考出孟子先遊梁、後遊齊之年數。雖所引多爲舊説，但具有證據，誠可資研究孟子生平事蹟者參考。

孟子遊歷攷　補編卷第七

吳江潘　眘稚安著

姓氏名字

孟、趙岐引或說魯公族孟孫後。

父名激、字公宜、見孟氏譜。母或云仉氏、音掌。元張頿撰鄒公墳廟碑、云母氏李。元封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見蘇天爵元文類。

孟子字、趙岐曰未聞、孔叢子稱孟子居。顏師古漢志注引聖證論、作字子車、而云未詳其所得。傅子又稱鄒之君子孟子輿。王伯厚疑皆附會。

妻由氏、見續文獻通考、亦無古據。

國邑

鄒人、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國、孟子時改曰鄒。國近魯、後爲魯所幷、今鄒縣是也。或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

元譚氏編年略云、鄒爲魯下邑、即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非鄒國也。趙誤以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即是居魯。周廣業駁之曰、此言殊謬。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郰、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鄒、他書或作騶、俗通作邹。郰通作鄹、亦作陬。若鄒郰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郰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即左傳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爲郰、而云孟子鄹邑人。此皆五代及唐俗本傳訛、急待後人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于郰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極爲了當。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漢志、魯、騶、蕃三縣俱屬兗州、魯即魯國、蕃即邾國、騶即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如曰居鄒即是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邪。案、周說惟此條最是、故錄之。

生卒

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有四。元張𩓐孟母墓碑記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有四。留青日札、都穆聽雨紀談並同。（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瞿九思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年八十有四。

按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攷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蓋後周定王三十五年而生者、孔子也。（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定王崩後之三十五年也。）他書或言孔子後周定王三十五年生、而孔子譌爲孟子、周定王譌爲孔子、又有周定王三字、遂顛倒錯亂而成此誤、三十七年亦因三十五年影響附會也。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彥登孟子生日考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誤爲三。周廣業從之、謂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愚謂孟子生卒、史無明文可考、見者惟索隱爲最古、其生年雖譌、而以卒年、存年逆推之、則烈王四年生之說爲近。陳士元雜記孟氏世譜、（又一譜。）孟衍泰三遷志、萬斯同生卒年月辨、皆主烈王四年。

孟子以烈王四年生、至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時、已三十七歲、與稱叟之文似乎不合。顧亭林謂在惠王後元末年至梁。如其說、則孟子年五十、可以稱叟矣。（周廣業云、五十不爲老、何叟之有。此言非也、王制、養老之禮從五十始。五十稱叟可矣。）然余以爲孟子至梁、當依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不宜移在後元之末。（說見後。）未老而稱叟者、叟猶先生云爾、先生訓父兄、叟訓長老、老猶父也、長猶兄也。稱先生不必年老、則稱叟可類推。集注考證所謂相尊之詞、非必年長、其說頗通。左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杜注、弱、年少也。宣十二年傳、趙旃求卿、未得。杜注、旃、趙穿子。又趙旃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杜注、傁、老稱也。按文公十二年至宣十二年、共十九年、文十八年。趙穿于文公十二年尚年少、加十九年、計其年當在四五十歲之間、則其子之年可知。而亦稱曰傁、則叟之云者、豈必年老皓首乎。大抵晉國方言、尊稱則曰叟、故杜注曰老稱、非眞老也。成三年、趙旃始爲卿。六年繞角之役、始佐下軍。十三年麻隧之戰、始將新軍。十六年鄢陵之戰、郤犨代趙旃。稱傁至此廿三年。

喪葬

趙岐題辭曰、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薛應旗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里志、三遷志、皆言孟子三歲喪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臧倉安得誚之。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周廣業曰、以士大夫三鼎五鼎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祭以三鼎、明在孟子仕鄒爲士之後、時年蓋已四十餘矣。按、王駁三歲、甚是。至言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誚之、未免厚待臧倉。彼小人之言、豈必斟情酌理而後出諸口哉。几年未冠以前、皆可曰幼。大約在弱冠之前耳。周言四十餘、殊乖趙氏夙喪之義。而以祭禮證喪年、亦未確。

于欽齊乘、孟母墓在馬鞍山、屬滕州鄒縣。

按、孟子言葬于魯、而齊乘言鄒縣者、據後世地界言也。齊乘又云、鄒縣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馬鞍山在其南、則舊爲魯地可知。孟爲公族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

又按、孟子以愼靚王三年去梁適齊、在齊六七年、其葬母當在赧王元年二年間。魯平公亦元年、二年。平公或在孟子葬魯時欲見、故臧倉言後喪踰前喪以毀之。

師承

史記本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漢藝文志注云、子思弟子。趙岐亦曰、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韓退之、李習之皆云學于子思。王劭謂史傳衍一人字。

按、孔子卒後至烈王四年、百有七年。伯魚先孔子四年卒、卽令子思于伯魚卒年始生、至孟子生年相去百十有三年。逮孟子長而謂猶親受業于門、其不然明矣。史記本傳作受業于門人者是。而孔叢子等書載思孟問荅、僞書不足辨。

遊歷

史記本傳、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風俗通窮通篇、首敘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近周廣業謂始仕鄒爲士、繼之任遊齊、去齊歸鄒、適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齊、適魯而卒。

以上三說皆先齊後梁。小國不論。

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閻若璩謂晚始遊梁、繼仕齊、歸鄒、如宋至魯之滕歸老于鄒。

以上二說皆先梁後齊、與通鑑綱目同。

蘇轍古史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齊湣。

此一說言孟子凡兩至齊。

薛應旗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復至梁。

此一說言孟子凡兩至梁。

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之宋、之滕、而歸老于鄒。

此一說言孟子兩至梁、亦兩至齊。

合諸說觀之、以先梁後齊爲是。蓋梁齊之年均有可移、燕年實無可移。燕年既不可移、則燕人畔後、孟子去齊至梁、已不及見惠王。諸家皆欲移燕事于前、以就齊宣。曲附史記先齊後梁。不知史記雖不言兩至齊、而兩至齊之事自見燕世家。載孟子與湣王問荅是也。卽古史所本。今既不從史記以伐燕事屬湣王、而猶執先齊後梁之說、宜其多穿鑿也。故余以先梁後齊爲是。朱右君相國云、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倣。

遊梁之年

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顯王三十三年。顧亭

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後元之末、而襄王立、即行適齊。史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

按、以惠王後元之末、孟子始至梁、其說未敢從。使以惠王後元末年至梁、及襄王立、即去梁適齊、在齊亦不過四五年、合齊梁兩國僅七八年、其餘任、薛、滕、宋可知。然則孟子自少至老八十四年中、在家之日若多也、殆非通論。況惠王即位年三十歲、歷三十六年、後元十六年至後元之末年已八十餘、孟子年五十餘。孟子自四十不動心、知言養氣、自信有素、亦可謂道既通矣。不于此時求所以致主澤民、而復因循十餘年始出、而就桑榆垂莫之主、欲令其改八十年前之非、以從王道、抑何所見之晚也。近來諸家皆爲惠王後元末年至梁之說、亦不過因書中梁事少、不及齊事多、疑孟子居梁日淺。試思孔子留楚甚暫、而論語載葉公者三、在齊八年、而論語載景公者二、未可以書之詳略、定年月之短長也。或又以晉國一章所言多後元事、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昭陽敗梁以後。然使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久留不去、至是梁兵屢挫、惠王思發憤報復、求教于孟子、亦何不可。而必謂事皆在至梁之前者、何也。今當依通鑑綱目、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慎靚王三年去梁、凡在梁十九年。(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後元十六年、襄王元年、共十九年。)

在梁之年

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

三十四年、梁惠王三十六年。史記惠王卒。紀年、惠王改元、從一年始。

按、紀年改本年元、後元凡十七年。通鑑改明年元、後元得十六年。今從通鑑。

三十五年、惠王後元一年、(從紀年、通鑑、增後元年。)史記襄王元年。(誤。)齊魏爲王。(六國表。)

按、秦本紀亦云齊、魏爲王、則是年爲齊、魏稱王之始。魏世家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追尊父惠王爲王。蓋誤以惠王後元一年爲襄王元年也。孟子于未稱王之前、而稱惠王曰王者、或是

著書時追改、史記稱君。或是當時羣臣已通稱其君爲王、未可知也。如蘇秦說六國俱稱大王、是時秦趙韓燕諸君俱未爲王。又攷史記、國策、齊魏稱王、當猶在前、不始于是年。田敬仲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最強于諸侯、自稱爲王、則齊自稱王在周顯王之十六年也。國策衛鞅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說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于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即馬陵之戰、在梁惠王三十年。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則魏僭爲王、在周顯王二十八年。

三十六年、惠王後元二年。六國表秦攻魏于雕陰。

按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梁、而秦攻梁以顯王三十六年始。孟子至梁後之始。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一年、四十七年、皆有攻梁事。以梁年計之、則秦攻梁在後元二年至後元十三年耳。自後元十四年至後元十六年、惠王卒、秦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云、昔者秦攻梁惠王、謂孟子云云。如舊說孟子于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元年、孟子去梁。此三年、秦不攻梁。又如亭林諸公謂孟子于後元末年至梁、則後元十四五六年、秦亦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非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二年至後元十三年中。可見孟子實在梁與惠王問荅。而彼二說者、均未爲合也。

三十七年、惠王後元三年。六國表齊魏伐趙、魏納秦陰晉爲和。和雕陰之戰。

按史記本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居邠云云。自三十五年至後元末年、梁攻趙惟此一事、亦可爲是年孟子在梁之證。史記惠王無後元、諸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矛盾處、故不詳其年。

三十八年、惠王後元四年。

三十九年、惠王後元五年。六國表秦圍魏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

四十年、惠王後元六年。六國表秦取魏汾陰、皮氏、焦。

四十一年、惠王後元七年。六國表魏盡入上郡十五

縣丁秦、秦降魏蒲陽。

按鹽鐵論、大夫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觀此亦可見獻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爲孟子居梁之日矣。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年、惠王後元八九十、十一年。

四十六年、惠王後元十二年。六國表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按晉國章問荅當在此年戰敗之後、朱注亡其七邑誤八爲七。

四十七年、惠王後元十三年。六國表秦取魏曲沃、平周。

四十八年、惠王後元十四年。

愼靚王元年辛丑惠王後元十五年。

二年、惠王後元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史記是年、襄王卒誤。

三年、梁襄王元年、孟子去梁。史記是年、魏哀王元年。誤。

去梁適齊。

通鑑、愼靚王三年、孟子去魏適齊。

按、去魏當歸鄒、而之任、而之平陸、而之齊。

在齊之年

愼靚王三年。史記、燕噲王三年、齊湣王六年。通鑑、齊宣王十五年。通鑑增十年于威王之下、宣王卽位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今改爲齊宣王十三年。孟子至齊在此年、或在次年。

愼靚王四年、史記燕噲王四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通鑑、齊宣王十六年、今改爲齊宣王十四年。

愼靚王五年。史記燕君讓其臣子之國。通鑑、齊宣王十七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五年。

愼靚王六年。通鑑、齊宣王十八年、今改爲齊宣王十六年。

赧王元年。史記、齊伐燕、燕君噲及子之皆死。通鑑、齊宣王十九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七年。是年、魯平公元年。

赧王二年、通鑑、齊湣王元年、今改爲齊宣王十八年。是年、魯平公二年。

按、孟子自齊葬魯、魯平公欲見、當在此時。

赧王三年。史記、燕人共立公子平。通鑑、齊湣王二年、今改爲齊宣王十九年。孟子去齊。在齊七年或六年。按、燕人畔、章王曰、吾甚慙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承、亦爲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爲湣王、畢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和二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亡。索隱于桓公卒下注云、按紀年、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八（舊譌爲九、今校正。）年卒。又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注云、按紀年、齊桓（舊譌爲幽、今校正。）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据紀年、始知桓公本十八年、非六年、史記正脫去十二年。蓋桓公六年、表載齊康公卒、次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威王與康公繼世而立、其實威王與康公不相連屬、（康公者、太公之齊末君、田氏所篡。）而桓公六年固未嘗卒也。若于桓公六年後增十二年、以足十八年之數、繼以威王三十六年、（仍依史記、不必增。）則宣王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九年、恰好移下二年。（依通鑑移下二年、依史記移下十二年。）燕噲讓國在宣王十五年、非十七年矣。齊伐燕在宣王十七年、非十九年矣。燕立太子平在宣王十九年、非齊湣二年矣。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卒、皆在是年、而所增之年、又非鑿空無据、豈非一大快事。且即以史記考之、齊宣王實以赧王三年卒、可證六國表之誤。六國表、齊宣王卒、當燕易王九年。齊湣王元年、當燕易王十年。而燕世家云、燕易王十年、蘇秦使齊、爲反間。蘇秦傳云、蘇秦佯爲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則燕易王十年、齊宣王尚在、而謂卒于燕易王九年者、誤乎否乎。又張儀傳、楚懷王失漢中、（在赧王三年。）恨張儀、欲得而殺之。張儀至楚、因鄭袖爲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以敗從約。是歲、秦惠王卒。燕世家云、蘇秦已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由是觀之、蘇秦死時、齊宣王尚在。蘇秦死、而齊宣王亦卒、皆在赧王三年。張儀間蘇秦死、因連横、在秦惠王卒年、周赧王之四年也。六國表列蘇秦死于慎靚王元年、與張儀連横之年相去十年。而蘇秦死後十年、張儀始聞其死、儀不應若是之憒憒也。故

蘇秦死必在赧王三年、張儀傳文可證六國表之誤。齊宣王于蘇秦死後尙用蘇代、則赧王三年之齊君固宣王、非湣王也。表乃于顯王四十五年（即燕易王九年。）列齊宣王卒、（前于赧王三年。十二年。）誤乎否乎。此無他、皆因表中脫去齊桓公十二年、以致表與世家、列傳亦多牴牾。如增桓公至十八年、則合者多矣。余非偏據紀年以改史表、即證之史文、亦知表中之誤、而齊宣王實在赧王三年燕立太子平爲昭王之後始卒也。

周廣業亦知齊桓公有十八年、而泥于紀年當梁惠王十三年之文、于是田太公和本二年卒、改爲十一年卒。桓公本十八年卒、改爲十九年卒。（誤于索隱之譌字。）威王本三十六年卒、宣王本十九年卒、改威宣爲一王、三十六年卒。又改湣王之四年爲元年。則是田齊自和至湣五世、無君不改、無年不移矣。而威宣之卒、又僅在顯王四十八年、是年、燕易王方卒、次年始爲燕噲元年。自知仍與孟子不合、又欲盡改燕君之年、移燕事于前、以合宣王。斯亦拙矣。抑知竹書皆古文、古文四字多作三、安知非即梁惠王三年譌爲十三年乎。否則齊年有誤、梁年豈必無一誤。即如魏文侯在六國表止三十八年、而紀年云文侯在位五十年、與史記不合。且就紀年、從魏文侯立數至魏文侯卒、實有五十四年。一書之中、亦復不合。設從紀年、謂魏文侯元年當周考王元年、而改史記魏文侯元年當威烈王二年、通鑑移易、其不爲叢棘之困者鮮矣。又如梁惠王、史記以爲惠王、紀年以爲惠成王。又如徙都大梁、史記在惠王三十一年、紀年在惠成王九年。總之、二書不能盡合、此讀書論古所以貴乎通人也。如周君之說則盡改齊君之年、而仍不合。不若但增桓公之十二年、以補通鑑兩年之缺、而田和之二年卒如故、威王之三十六年卒如故、宣王之十九年卒如故、而孟子之書前後悉合、不較爲直捷乎。近周柄中據孟子去齊時、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以宣王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此依六國表之舊。）距武王伐紂計七百九十八年、與孟子語合、以

爲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移下齊宣之年則八百餘歲、非七百有餘歲矣。且辨竹書武王克殷歲在辛卯、下到乙巳周亡、共計七百九十五年爲非、其論甚暢。然欲移燕噲于前、此事亦大難。燕噲當于何年即位、于何年讓國。燕自獻公至易王、何君當刪、何年當減、恐亦徒恃空言、毫無措手處也。竹書晚出、固難盡以爲據、若通經如鄭康成者、宜爲學者所崇信矣。則試引鄭君之說以折之。乾鑿度、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稱法、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得千八百一十五紀、餘四百八十歲、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又以六蔀除之、餘二十四年、即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曆隱公元年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至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受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衍字。五歲。今依鄭說、自文王受命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年、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又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亡、共八百二十七年。如增入桓公十二年、移下宣王至赧王三年卒、自赧王四年起至五十九年周亡、尚餘五十六年在後、則于赧王三年、宣王卒、孟子去齊、正得文王受命以來七百七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無論矣。然則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何嘗非七百有餘歲、信劉歆不如信鄭康成也。

去齊所適

按孟子陳臻問章、于齊言前日、于宋薛言今日、則之宋之薛在去齊之後明矣。宋薛之後、當又歸鄒、故滕文公見孟子在宋、及然友問禮、則之鄒、其後乃之滕、而後歸老于鄒、與萬章之徒著書。此遊歷之大略也。

右雜考一卷。孟子生卒、主索隱、遊歷主先梁後齊、至梁主惠王三十五年、在梁主通鑑十九年、在齊

主七年。皆舊說也、稍有辨論、不過因新說盡翻舊案駁正之、以復于古云爾。其齊宣之年、通鑑移下十年、與燕畔章尚未合、乃据紀年、以符燕畔之爲宣王、如是而已。新說多欲移燕事于前、卷中已爲駁正。夫燕年非眞不可移、如譙周謂襄公下無桓公十六年、紀年簡公下無獻公十二年。如二說則燕年共差二十八年。使删去二十八年、則燕滅在秦始皇未卽位前二年、而燕太子丹刺秦皇等事皆無位置處。可見桓獻二公或可删、而二十八年必不可缺。或并于前君。或增于後君。其年雖有移易、而仍歸未移燕畔之年、固如故也。至若海寧周氏以爲燕事可移有二證。一据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十八年、策繫于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駁之曰、國策非編年之體、而以首篇屬元年、可乎。鮑彪注曰、武靈王十二年事、按之史記、仍在齊湣王十年、未嘗移也。趙策武靈王首篇齊破燕、次篇張儀爲秦連横、一在周赧王元年、一在周赧王四年。赧王元年、趙武靈之十二年。赧王四年、趙武靈之十五年。若以首篇當元年、將以次篇爲二年事乎。卽以史記論、其時蘇秦尚未死也。史記蘇秦亦在武靈王六年。而謂張儀連横、知不然矣。一据魏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史表儀相魏在周顯王四十七年、此欲敗魏必在未相魏之前、爲秦惠文王相之時、約其年、亦宜王時也。駁之曰、張儀始相秦至周顯王四十七年相魏。相魏六年、愼靚王四年復相秦。赧王元年、齊破燕時、張儀正爲秦惠文王相、知相魏之前相秦、不知相魏之後復相秦。旣屬考史之疏、如其知之、而以敗魏伐齊在前相秦時、不在後相秦時、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大抵理不足者其辭必枝、紛紛之說、皆無一是、從可知燕事萬無可移之理。不然、司馬温公何不移燕以就齊、而必移齊以就燕邪。

周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元年
燕釐公十七年
齊康公十九年、田和始列爲諸侯元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和子桓公午
宋休公田和奪一城。
年。田和卒。元年
周烈王元年
韓懿侯元年、丙午
分晉三已。
齊威王元年
周顯王元年
燕桓公元年
孟子生。
燕文公元年
韓昭侯元年
衛聲公二十六年、辛酉、周烈王三年
宋剔成立
魏惠王三十五年、至梁。魏襄王元年、二年。改元稱
燕易王元年
齊宣王元年
周慎靚王元年、辛丑
燕王噲元年
魏襄王元年、至齊。
燕相子之國。
周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
魏哀王元年
燕人共立燕昭王元年。子平。去齊。
齊湣王元年
魏昭王元年
韓文侯元年
孟子卒。

孟子遊歷攷跋

欲稽孟子之事實、必先攷定七國之紀年、史記多所舛略。幸有竹書可據。田敬仲世家云、桓公六年卒。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蓋史記脫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司馬温公雖多所更正、亦未能盡協也。近日談孟子者紛紛辨論、獨于索隱所引一條、俱未見及。吾邑潘壽生、即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而燕噲讓國之年數定、而孟子先梁後齊之年數亦定。此係一己獨見、確有明徵、他人不得而易之矣。庚子仲夏、同里沈楙悳識。

孟子弟子考

學海類編本

清・朱彝尊 撰

《孟子弟子考》一篇，清朱彝尊撰，《學海類編》本。

朱彝尊事蹟已見《孔子弟子考》。

《孟子弟子考》一篇，原收入《曝書亭集》卷五十七，共列孟子弟子樂正克、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滕更等十七人，大多以趙岐《孟子章句》爲據。如「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趙岐曰：孟子弟子。」「萬子章，宋贈博興伯。趙岐曰：孟子弟子。」「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唯盆成括一條引「孫奭曰：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按：孟子弟子人數，多有異説。趙岐注列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共十九人。尚有季孫、子叔二子，趙岐明言孟子弟子，而朱彝尊未收。宋政和中以程振請贈爵者十八人，皆本趙注，惟遺滕更一人。朱彝尊則增滕更，去季孫、子叔，共十七人。

是篇雖未完備，考證亦欠深博，然對於了解孟子學術傳授，仍有裨益。曹溶曾輯入《學海類編》。

孟子弟子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泰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邱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邱字、引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名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孟子弟子考補正

靈峰草堂叢書本

清朱彝尊 原撰

陳矩 補正

《孟子弟子考補正》一卷，清朱彝尊原著，陳矩補正，《靈峰草堂叢書》本。

朱彝尊生平事蹟見《孟子弟子考》提要。

陳矩（一八五〇—一九三九）號衡山，貴陽（今屬貴州）人。著有《孟子外書補注》。偶見彝尊此篇，病其簡略，遂取《孟子外書》及其他資料而作《孟子弟子考補正》。

孟子弟子人數，文獻多有異説。趙岐注列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凡十九人。宋政和中，贈爵者十八人，朱熹集注則祇取十三人。元吴萊《孟子弟子列傳》取十九人。張九韶《群言拾唾》載孟子弟子十七人，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增孟季子、周霄。朱彝尊《孟子弟子考》載十七人：樂正克、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盆成括、滕更。宫夢仁《讀書記數略》則去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增孟季子、曹交、周霄。陳矩在諸家基礎上，擴而大之，於彝尊十七人之外又補入告子、季孫、子叔、匡章、曼丘不擇、孟季子、周霄等七人，共計二十四人。

本書所據《孟子外書》四篇，宋代以後少有著録。明代復出，學者多疑其僞，而林春溥作《孟子外書補證》，信其爲真，陳矩亦以《外書》爲可信。並廣徵群書，加以考證，篇幅四、五倍於彝尊原本，於孟子弟子資料羅列頗詳。雖其所補未必即成定論，今明兩天左採右擷，用功不淺，誠有補於孟學之開展也。

孟子弟子攷補正序

貴陽陳衡山大令既補注孟子外書、遂以所得於外書者、補正秀水朱錫鬯氏孟子弟子攷、復旁搜姓譜、羣言拾唾等書附益之、補闕正譌、厥功甚偉。書成、屬余弁其首。余學殖本淺、益之荒落、何足以序是書。且是書表章先賢、爲秀水爭友、尤不以余言爲重輕也。顧余竊有疑者、朱氏博極羣書、獨此攷僅舉崖略、其所援據、大都以趙邠卿章句爲宗。此外尠有旁及。卽如孟子外書四篇、自應劭風俗通義、劉歆九種、班固藝文志、皆合內書七篇、稱爲十一篇、知古人著錄久矣。朱作經義考、獨削而不錄。攷孟子弟子、亦不引一字。豈外書顯晦不常、朱偶未之見歟。抑以趙氏非之、特從蓋闕以待後人之折衷也。且朱氏既據趙注矣、而季孫、子叔二子、趙氏明言孟子弟子、攷中何以不與、得毋外書有季孫郊治車、子叔問文王孔子繫易語、趙氏實本此作注、朱不取外書、遂并趙氏此注廢之耶。或曰、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之子曰叔肹、肹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爲氏。魯昭公二十九年、叔詣卒。公羊傳載叔孫之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此皆天也、非我也。則此季孫當卽季孫意如、而子叔疑卽叔詣也。一作子叔倪、昭二十五年、夏叔詣猶會諸侯於黃父、或是年之秋季孫逐昭公、叔詣始有怨於季孫、故爲政不用乎。據此、似趙注子叔心疑之說、不如集注以子叔疑爲人名較確。然新安已不知子叔疑爲何時人、僅據後人影附之詞、輕議古注、又安見楚失而齊得也。若云朱氏不列二子於弟子爲恪遵集注、則告子、盆成括集注皆不從趙氏學於孟子之說、朱氏何以列入耶。不僅唯是、外書記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注引高氏誘曰、丑子卽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按誘序呂覽、自謂正孟子章句者、其言當確有師承。然則內篇所稱景丑氏、公孫丑、與外篇之丑子殆一人、而記者互異歟。又按漢志儒家者流有景子三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程氏四書識遺以爲孟子稱丑爲景子、或卽此人。翟氏四書考異疑公孫丑稱丑子於他籍無徵。林氏外書補證辨公孫丑稱丑子、猶匡章稱章子是已。惟景子既爲宓子弟子、不應復爲孟子弟子。漢志亦不應次孟子於景子之後。豈宓子不齊在聖門年最少、景子先師宓子、其後又師孟子。班氏敘宓子、連及景子、而孟子書晚出、遂次於世子數家後、不復以師弟論乎。凡此皆余所蓄疑於中者也。今讀衡山書、乃舉以質之。衡山勤於考古、將必能辨析其疑、庸非余之厚幸也夫。爰次以爲序。

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丁酉仲夏之月、四川督學使者歷城吳樹棻。

矩既補注孟子外書、偶見朱檢討孟子弟子考、病其略、乃取而補正之。夫外書之遺久矣。幸乾嘉諸先生刊而行之。繼有輕議外書之僞、深文巧詆者、復獲林氏春溥辨明補正之、林氏之功偉矣。矩補正外書時、未見林氏此篇也。近游蜀中、始獲之竹柏山房叢書中、不覺狂喜、喜其先獲我心也。雖補注各有心得、然欲外書之不再滅絶則同也。矩補正檢討之書、乃得於外書及散見羣書者。趙氏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者十八人、皆本趙注、惟遺滕更一人。朱檢討則增滕更、去季孫、子叔共十七人。朱子僅取十三人。元吳萊弟子列傳十九人、早遺。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子弟子十七人、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增孟季子、周霄。宮夢仁讀書記數略則去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增孟季子、曹交、周霄、去取略有不同、有古籍無徵而疑爲孟子弟子者二人。若內篇之夷子、外篇之鄒子、皆棄墨而歸儒、有古籍所載、而可疑者五人、淮南氾論訓高誘注之陳仲子、史記索隱及外書注之公明高、宋名世古今姓氏辨證之公明儀、廣韻及風俗通邵思姓解之離婁、讀書記數略之曹交、矩詳考羣籍、無可疑而補入者七人、告子、季孫、子叔、匡章、曼丘不擇、孟季子、周霄、並原書所列、得二十四人。嗟乎、孔子沒而微言絶、獨賴孟氏得孔子心傳、與羣弟

子序詩書、發明孔子之意、以正當時異學。孟氏之功固不在禹下、而羣弟子之力不淺也。惜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盛、姓字傳於今者、如晨星之落落。矩固陋亦甚、所見止此。世有博雅之儒、更能囊括無遺、則尤善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貴陽陳矩。

孟子弟子考補正

秀水朱彝尊原本　　貴陽陳矩補正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贍利國侯。班氏古今人表、樂正子居第四等、原本附後、今移前分錄。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蓋以官爲氏者。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案集韻、克與尅通。正字通尅同尅、古字皆通。孟子外書、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又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樂正克治儀。陶靖節集八儒篇列第七、樂正子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劉節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唐林愼思演作續孟子十四篇、樂正子列第三篇。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仍配享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樂正子。

萬子章、宋賜博興伯。古今人表、萬章居第四等。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史記孟子列傳、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馬貞索隱、萬章、孟子之門人。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又絶糧於鄒薛、困殆甚、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齊乘、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外書、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又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萬章治纊。姓解、孟軻門人有萬章、萬章亦稱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作萬子曰、趙注云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孫氏志祖云、岐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七篇萬章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此者。韓退之答張

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之事耳。林愼思云、孟子之書、自其徒記言而作。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子。與韓氏之説正同。續孟子、萬章列第十篇。矩謂七篇雖非萬章一人所輯、然辨難獨多、其功偉矣。一統志、葬鄒縣西南、又云濟南新城縣。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萬子。

公孫丑、宋贈壽光伯。古今人表、公孫丑居第三等。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與趙注同。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公孫丑治賓客。八儒篇列第八、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續孟子、公孫丑列第六篇。大明一統志、葬濟南淄川縣東南十五里、又云鄒縣城西北十里。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孫子。

公都子〔　〕、宋贈平陰伯。公都子從祀廟庭、原書列第十二、伯爵不合、改次公孫丑後。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公都子名或見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公都或治饌。孫疏、朱注同曰孟子弟子。廣韻公字注、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稽孟子、公都子列第四篇。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都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辨正。

趙岐曰、齊人。

矩案、趙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浩生複姓、不害其名、與公孫篇之告子及以告子名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于告子篇誤注名不害、朱子亦沿其謬、遂傳疑至今。茲據墨子書定告子名勝、與浩生不害判爲兩人。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浩生子。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矩案、孫疏、朱注同曰孟子弟子。孟氏譜云、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仲子、乃別爲一仲子、非趙氏所指之仲子也。攷仲子之名、見詩毛傳維天之命、閟宮兩篇。故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也。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載傳詩之人、亦與釋文同、即趙氏所謂從昆弟之仲子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于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孟仲子。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續孟子、陳臻列第十四篇。萬姓統譜、穎川徵音、周武王封舜後於陳、以邑爲氏。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陳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元和姓纂云、充虞出周官充人之後。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充虞治櫬。七修類藁引作充虞治木。內篇、充虞敦匠。趙注、厚作棺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後人以事字屬上讀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敦治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充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孟子居鄒章、連得閒矣、趙注、連屋廬子名。廣韻盧字注、孟子有屋盧子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畧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或曰盧與廬不同、又言彭聃之法亦非孟子弟子、恐別爲一人。案、周禮冬官考工記作廬器注、戈戟殳矛之柄也。是盧與廬古字通。又外書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也。劉攽注曰、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爲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足徵廣韻及通志氏族畧所載之屋盧子非別一人。續孟子、屋廬子列第七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屋廬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古今人表徐子居第五等。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辟之祖自南州遷于郯郚、今五世矣。劉攽注曰、南州徐國也。郯郚、洛陽也。萬姓統譜、東海商音、顓頊之裔、嬴姓。伯益後封於徐、爲楚所滅、子孫因氏。蔣仁榮孟子音義攷證、辟音璧、音翼、引外書熙時子注、辟音璧。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徐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代治牲。陳以邑爲氏、見前。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陳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續孟子、彭更列第十三篇。萬姓統譜、隴西宫音、大彭爲商諸侯、以國爲姓。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彭子。

咸邱子蒙、宋賜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咸邱蒙治器。廣韻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閻徵君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續孟子、咸邱蒙列第八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咸邱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古今人表、高子居第四等。

矩案公羊傳文公四年引高子曰。詩小序周頌絲衣章亦載高子之說。經典序錄云、子夏授高行子、王伯厚謂即七篇中之高子是也。子夏習詩、又傳春秋、高子親受業、故小序公羊傳皆引其說。晚從孟子游、齒已長、故稱之爲叟、然實儕弟子之班、隨游列國、所以聞尹士不悅之言、進而入告孟子、又以茅塞子之心相戒也。外書、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殆。續孟子、高子列第五篇。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高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朱注同趙注。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姓苑、桃應、戰國人。外書、齊人伐趙、桃應將問于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桃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矩案、趙岐注、盆成括學於孟子者。晏子外篇、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蓋與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旨意正同。朱子、張九韶、宫夢仁皆因此語而斥之、亦誤矣。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盆成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矩案、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宫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失國、子孫以國爲氏。內篇、滕更之在門也。

唐大厤中、張鎰孟子音義、更音庚。元和姓纂云、滕錯之後。

告子勝 補

矩案、趙岐注、告子勝、齊人、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墨子書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則告子名勝無疑矣。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跛作跂、隱作偃。又戰國策注、告子名不害者、當是以告浩古今字、遂誤以浩生不害爲告子。今據墨子晉正之。趙岐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恐未必然。蓋初爲墨子之學、後棄墨而歸儒、亦如屋廬子初爲黄老之學耳。

季孫子郊、宋贈豐城伯。補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同趙注。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季孫郊治車、與樂正充虞等同列。則注疏指爲孟子弟子、未爲不是。朱檢討從朱子集注説、斥注疏爲無稽、誤矣。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季孫子。

子叔子　宋附乘明伯。補

趙岐曰、孟子弟子。

矩案、孫疏同趙注。外書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注劉攽曰、孟子門人林氏春溥曰、趙注當本外書。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舊時封號稱先儒子叔子。

匡子章　補

趙岐曰、匡章、齊人也。

矩案、呂氏春秋不屈篇、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匡章、孟子弟子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同曰孟子弟子。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匡章兩見戰國策、一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章爲變徵章以雜秦軍、齊軍大勝、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一燕策、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孟軻謂齊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矩案、史記燕世家引戰國燕策語同、惟燕王作燕君。裴駰集解、章子、齊人見孟子。據國策、史記所載、當燕之亂、孟子在齊、宣王實因孟子之請而令章子將兵、則章子正從游也。內篇公都子以章子通國皆稱不孝、疑孟子與之游。玩其辭意、實因章子已列門牆、公都子疑其爲人而問之也。故孟子力爲辨之。其於齊勝秦伐燕之功亦偉。然則章子於家事國事、固爲人所難、爲孟子正樂得其才而教育之矣。矩少習孟子、疑孟子與匡子游、又從而禮貌之、必爲弟子。今讀各篇、始釋然。



孟季子 補

矩案、張九部羣言拾唾載孟門弟子、孟季子次居十六。讀書記數畧、孟季子、孟子弟子。或謂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㝎是。

曼丘子不擇 補

朱檢討曰、廣韻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矩案、邵思姓解所引同廣韻外書。曼丘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其爲弟子無疑。朱檢討不見外書、故疑其詞。外書注、曼音萬。

周子胥 補

趙岐曰、周胥、魏人也。

矩案、元臨江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弟子、周胥次居十七。宫夢仁讀書記數畧亦云周胥、孟子弟子。廣韻本自周平王子、别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胥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胥、孟子時有此人。黄丕烈刊宋剡川姚氏本戰國策胥作宵。季孫、子叔、孟季子、匡章幸見七篇、曼丘不擇亦見外書、先儒俱指爲孟子弟子、詢非無據、因並錄之。

孟子事實録

畿輔叢書本

清・崔述 撰

《孟子事實録》二卷，清崔述撰，《畿輔叢書》本。

述生平事蹟見《洙泗考信録》提要。

崔述《考信録提要》稱，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説惑世，即《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真僞而識聖道之真。但孟子有功於聖道雖大，而其生平行事，文獻所載多有出入。幸《孟子》七篇之中，適梁、遊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先後，故爲另録以明之。

其書分上下二卷，首考在鄒，辨孟母「三遷」之説、孟母「裂織」、「買豚」之説並不可信，又辨孟子無受業子思之事。次考適梁，辨宋人疑孟子見諸侯之誤、孟子救時之旨、利非不可言、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之末、《竹書紀年》「今王」即襄王、孟子在梁未仕。次考遊齊，辨孟子至齊在至梁之後、孟子不尊周室之故、孟子之「王政」、孟子救世苦衷、孟子用人之説，與齊大夫齊王悦服孟子、客卿與居官，《戰國策》記齊伐燕事失孟子意、伐燕爲齊宣王事，孟子去齊之故、孟子心事、孟子不受齊采邑、齊宣王勝人三事等。次考由宋歸鄒、之滕、至魯。主要依據《孟子》本文，辨孟子遊歷先後，闢楊、墨之功等。附録孟子弟子樂正子、萬章、公孫丑等人事蹟，以及《孟子》七篇源流考。又附韓愈稱述孟子三則，並附論孟子改善之旨，以及讀《孟子》餘説一則。其書有補、有備覽、有附論、有附録諸例。有考證，有議論。

孟子生平事蹟，史文多缺，文獻無徵，歷代衆説紛紜，莫衷一是。其關係較大者，如受業子思之疑案，適梁適齊之先後，皆無定説。《史記》云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隋人王劭遂謂《史記》「人」字爲衍。是編考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已一百六十有六年，伯魚之卒在顔淵前，文獻又載子思曾與孔子問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生時尚有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子思？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子思，則當有言之。故孟子必無受業子思之事，應以《史記》之説爲定。此論爲近理。其他考證，亦皆可備一説。

崔述勇於疑古，然若干結論并無真實證據，實不足以服人。如疑「三遷」、「裂織」等事，皆疑其所不當疑。但視角新穎，察微見幾，於研究孟子生平事蹟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孟子事實録卷上

畿輔叢書

大名崔述箸

在鄒

補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宫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然者、即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謂孟子云云者、則必無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絶不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宫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何其相去之懸絶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輟之必無斷續乎。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

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余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過、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問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載。

備覽　受業子思之門人。同上。

附論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

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爲文公定井田、復遊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故但云私淑諸人耳。

適梁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壘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此雖若戲笑之談、匆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

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議之、眞吾所不曉也。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臯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一一而書之策也。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奔競怪、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讀書、書無不可議者、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尙義。逮春秋時、人漸重利。然尙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非惟人不好義、卽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圖、無所用於假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强凌弱、衆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敝、死於兵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

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人以利己也、爲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可謂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卽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卽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稱魏侯、旣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旣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無一語不符矣。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然猶及見

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兩歲之中。於年表則周愼靚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記所云非是。說並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卽惠王。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爲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爲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卽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爲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强。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爲晉國也。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卽指梁而言也。觀霄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踰牆之喩、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游士之所爲也。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幷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游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如何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之先後爲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即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復有適梁之事。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爲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二年也。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命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既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自晉亡至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復尺土一民之爲已有矣。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云東周與西周爭、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爲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蓋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然則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數之內。周禮亦無復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爲責孟子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由斯以觀、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無疑矣。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又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與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與不尊周、則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非其道之異也。學者考古不詳、而妄議聖人、余甚不取、故今考其前後而備論之。

孟子何爲以王說齊宣也。古之聖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歸之、非齊王所及也。顧戰國之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動齊王之心、使勉爲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產恒心之論也。聖人之治天下、非但養之也、亦將以教之。故舜命棄播百穀、卽命契敷五教、所以無飢之後必繼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義、何以言頒白者之不負戴也。古之所謂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將以事老也。故契教以人倫、而曰長幼有序。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若惟事兄而已、當云入則弟、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爲與民同之、卽可以王齊。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以爲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爲善。齊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故今皆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
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
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
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
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
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
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
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
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鮑叔之薦而
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郤縠、欒枝、先軫、
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
蓋齊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
是聽、則必有貪緣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驩、陳
賈、齊之大夫可知矣。觀於牽牛章中、肥甘輕煖采
色聲音便嬖、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
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王驩至公行氏、有進而與
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
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資大夫之薦引、安能
得賢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國害民者、勢也。雖有
卽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多。雖有阿大夫、而無
如譽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
休明之世、俊傑盈廷、政事修舉、則不必過爲其煩。
若不幸値廢弛之後、朝多倖位、阿諛成風、非大振
乾綱、廣開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
言、誠撥亂反治之良策也夫。
吾讀春秋傳、至晉楚邲之戰、而知晉政之衰也。邲
之役、晉師何以敗也。曰、晉之軍帥不和、既不量力、
而輙濟河、又不設備、故敗。曰、固也、然猶非其本也。
傳曰、晉魏錡求公族、未得。又曰、趙旃求卿、未得。卿
大夫豈可求者乎。蓋有求而得者、與夫不求而遂
不能得者、是以人競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則
無復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趙衰薦郤縠爲元帥、
縠豈嘗求之乎。胥臣薦郤缺之賢、而文公以爲下
軍大夫、缺亦未嘗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趙
衰爲卿、而衰讓於欒枝、先軫、且以已所得者讓之
於人矣。無怪乎所用皆賢、一戰而遂霸也。且凡求
進用者、非逢迎則賄賂。逢迎賄賂而得爲卿大夫、
其人必不肯以報國安民爲事。逢迎賄賂而後得
爲卿大夫、則賢才必無由而進。雖文襄之澤未衰、

晉鄉大夫之中非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撫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邲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爲世鑒也。

附録、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子。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丑兩篇、敘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録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孟子。

天子諸侯之視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戰國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聞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蚳鼃不受祿兩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

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恤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剝民之膏脂以自奉、盜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尚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發憤拒敵、卒盡復其舊土。直至王建之世、秦滅三晉、燕、楚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故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尚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扑責而死者纍纍。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朦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獻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風俗已壞故也。由是言之、齊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謂王猶足爲善、而不忍去齊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

觀此章、孟子自言無官守、無言責、則孟子在齊乃
客卿、非居官受職者明矣。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
者多、雖不受職、苟爲時君所禮、亦畀以爵。戰國策
所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
說並詳前將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録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
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
師言。孟子。

按、王驩、齊王之寵臣、恃寵而驕、常也。然乃朝暮見
爲、雖不與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爾。以
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則宣王亦戰國之英主、未
嘗不知孟子之賢、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
曰、王猶足用爲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時。
因與弔滕之事畧同、故因類而次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
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
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
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
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

存參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
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詞。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孟子。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孟子。

戰國策云、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某謂齊宣王曰、
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

余按此即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而或以爲勸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者、即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決之、何嘗以爲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故今得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樂毅虞卿魯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証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古人之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人學士、毋據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孟子。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悞。惟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之不應有悞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悞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悞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彊、湣王地、襄王法章、及

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悞以桓公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為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為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湣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為宣王事、燕畔為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湣王生而未有諡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言而取燕者、既為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皆由未嘗深考戰國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說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孟子。

此事未知何時、然按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附錄於此。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

按、孟子去齊之故、致為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為、幸而齊宣猶足用為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孟子。授室中國、養以萬鍾、齊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勸王改過而已。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非若淳于髡輩漫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觀其聞孟子之言、而即自謂為小人、則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論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特為齊王言之。此乃聖賢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宣猶足用為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為譏、嗟夫、使孟子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為乎日出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

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

按前章云、孟子爲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祿。孟子旣爲卿、何以不受祿。旣不受祿、又何以自贍乎。蓋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饋遺餼牽春秋傳所謂秦鍼與楚比齒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旣見齊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爲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乎、蓋有三焉。孟子言無已、則王宣王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卽問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說、勝於人者一也。孟子論交鄰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則王以爲己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不自諱、勝於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賢、以爲伊呂之儔、王驩王之寵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而驕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魯平公者、驩何難爲臧倉之所爲。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蓋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已宿於晝而猶不忍去也。然而卒無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賢者。故聞孟子之言則好之、與他人燕處而不見孟子、則忘之、而不復有遠志、惟狗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蓋深惜之也。

孟子事實録卷上終

孟子事實錄卷下

大名崔述著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附錄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同上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此。萬章盈之之問、亦當在此時。可類推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同上

此孟子居鄒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問、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間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與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魯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魯也。曾子之言、眞千古之炯鑑。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歎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隱耳。然較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己之貪橐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勸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者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別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鄒魯之問、未知孰爲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爲國。

朱子謂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卽位以後、孟子由鄒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問、皆在鄒與魯問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以虞書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爲最急也。民事卽農事也。民莫衆於農、故以農事爲民事。引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蹈於刑辟、况望其人倫明而小民親乎。故孟子之告齊梁、亦於樹桑授田之後、始繼之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緩一句、神氣已直注於人倫明於上二句。養之卽所以爲教之地、非分教養爲二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禮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賢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廢者也。下文但言有制、

不復言禮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儉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則不足於用雖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綱領自夏后氏以下至雖周亦助詳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學校教民而使之明且親也引陽虎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過也取民無制則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則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甯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鄉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無論貢助徹皆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也世祿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耳然則雖周之世祿亦未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卽爲世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集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曉說已詳見經界通考中茲不悉贅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繼之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睦婣任恤、皆相習而成俗。雖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恒心之文、正相呼應。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緩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尙詞章。雖立學舍、不以人倫教之、故小民不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民事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句爲要領。夏后以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爲要領。龍子以下數十言、以雖周亦助句爲要領。設爲庠序以下十餘言、以人倫二句爲要領。學者不可以不細玩其文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逼結上文數段之意。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地、卽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獨問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養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穀祿。分田卽井地事也。制祿卽穀祿事也。二事相爲表裏。井地均、卽穀祿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連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卽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鄉、卽齊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卽所謂小民親於下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以開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此答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連而及之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畧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書者、不無小補云。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尋常問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同上。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王滕、王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

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卽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鄒、滕、魯爲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總結通篇之文。言歷說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語、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畧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雜紀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孟子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按此二章、取兩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交、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葢嘗歸鄒。鄒魯之鬨、當在此時。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故今次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卽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并同上。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是孟子之闢楊墨、何在乎。爲我章嘗斥楊墨矣、然是泛論其失耳。夷之章嘗抉墨氏之蔽矣、然是開導其來歸者耳、不得遂以此爲好辯。卽以此爲好辯、亦僅兩章耳。至逃墨章、爲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闢楊墨、因以得好辨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楊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蓋世之所謂楊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稱爲楊墨者、其爲楊墨正多也。漢人之所謂道德名法、卽楊氏也。所謂農家、卽墨氏也。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爲、而無所事、故言清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撥亂者爲多事、爲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以絀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絀孔子。然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卽楊氏也。故楊子書稱楊子學於老子、老子謂楊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寬柔之弊、流爲慘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

則道德名法、卽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卽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爲農家耳。是以史記六術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漢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爲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爲弒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耕、白圭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甯惟是、卽傳食之爲泰、不耕而食之爲素餐、亦皆爲墨氏之說之所慨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爲楊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爲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楊墨之爲異端、而不細考楊墨之說、往往反采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楊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楊墨之意以爲言。由是楊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爲楊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楊墨、而備論之。

唐韓子原道篇敘道統之傳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雖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楊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辭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讖緯之術、猶分馳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尙多浸淫出入於楊墨之說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齊觀。然則向無孟子、聖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楊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堯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傳啟、湯武之放伐之爲篡弒、人必皆信以爲實然。其敝也、將以仁義爲強人之物、刑名爲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蓋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詳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

之功不在焉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見藏記賛賾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爲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爲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錄之後、條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樂正子 附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孟子。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爲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爲政者雖强、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故惟好善爲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爲强、自以爲有智慮、自以爲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一國之事之繁賾、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冪、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無他道也。余初莅羅源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附錄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①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按、樂正子之從王驩、非求其繫援也。驩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弔滕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費、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餔啜責之。何者。驩之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遂從驩之齊、是以古之道餔啜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匽匽者而從驩行也。此賢人之小過、

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録於此。

附論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同上。

萬章　附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説並作、遂致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啟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誣。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公孫丑　附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

按、小弁、以怨爲仁。凱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雖朞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減一日卽爲忍。不得終喪、則加一日亦足見其不忍。禮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於此可見聖賢持論之無所偏。非析義至精者、烏能如是。論語文多渾厚、得孟子七篇爲之暢其義、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爲之啟其端、孟子之論亦無從而發也。然則丑之功、亦不亞於萬章矣。○按公孫與萬章、七篇之中、問答甚多、不可枚舉。姑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則人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余按、謂孟子一書爲公孫丑萬章所纂述者、近是。謂孟子與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則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應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稱時君皆舉其謚、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鄒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尙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薦孟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爲多。故說者以此書爲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旣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蓋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爲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沒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孟子弟子稱子者三人。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浩生不害之問、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辯性善之問、其所關者亦鉅、飲湯飲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即屋廬子之得聞、亦留心學問者、皆高第弟子也。

孟子弟子稱名者三人、萬章、公孫丑、充虞。

萬章、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充虞問答雖少、然去齊之問、見孟子救世之苦心、止嬴之問、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羣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孟子弟子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陳臻、亦稱陳子。徐辟、亦稱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蓋皆樂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爲孟子弟子與否者四人、陳代、彭更、咸邱蒙、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爲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決其必爲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趙岐孟子題詞。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譌誤。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獨能分別其眞僞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謂孟子恥沒世而無聞、自撰此書、尚未盡合。閱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與孟尚書書。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塤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朱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並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説，楊子始有善惡混之説，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爲二。孟子之所謂性，卽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爲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説辭而闢之，非與孔子爲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爲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雖同

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者。然謂之爲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瀉、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爲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爲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爲豎牛所亂、亦將盡以爲實事乎。况食我初未嘗爲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黷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爲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謬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謬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爲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尙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弒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復有弟叔虎、叔羆、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尙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即長、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即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叔魚、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郤至亦從鄭伯、子產欲毁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爲蒐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甯當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躒納賄、遂至於冒禍耳。觀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

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欒盈之難、况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士、貪緣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讀孟子餘説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無此字。)不獲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親弗悦、(中庸作不順乎親。)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矣。)悦親(中庸作順乎親。)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諸字。)身不誠、不悦於(中庸作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無此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文至此止。)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無足爲大得失也。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太重。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悦、但不爲親所喜悦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爲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悦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删其後兩句。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爲輕重。然獲上、信友、悦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友、悦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爲得之。不獲於上、係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删去。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若之何先儒猶以爲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孟子事實録卷下終

校記

①曰昔者：據《孟子·離婁下》，此處衍此三字。

孟志編略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孫葆田 撰

《孟志編略》六卷，清孫葆田撰，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葆田（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字佩南，山東榮成（今屬山東）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知縣，銓授安徽宿松。史稱其在任勤政愛民，日坐堂皇，妻紡績，室中蕭然如寒士。調合肥，不畏强禦，人謂包龍圖復出。有御史劾葆田誤入人死罪，詔巡撫陳彝按之，卒直原讞。葆田遂自免歸，名聞天下。故從武昌張裕釗受古文法，治經實事求是，不薄宋儒。歷主山東、河南書院，學者奉爲大師。巡撫張曜疏陳其學行，賜五品卿銜。中外大臣迭薦之，詔徵，不出。宣統元年卒，年七十。

是書首有葆田叙，以爲孟子當戰國之時，異説蜂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意，作七篇之書。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漢文帝時，《孟子》曾立爲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唯趙岐有注。歷經魏晋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得其宗者鮮有其人。至唐韓愈氏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始表彰孟子。厥後皮日休請以《孟子》爲學科，然終唐之世，議不行。宋興，真宗時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表彰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榮，科舉之制亦自此興。元、明以來，其書大顯，而禄利之途一開，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著録有《三遷志》五卷，原爲明嘉靖時史鶚撰。萬曆中，胡繼先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吕元善又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脱稿而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藴錦又加補輯，成書十二卷，二十一門。道光末，孟子七十代孫孟廣均又復重纂，而稿未定。光緒中，陳錦乃據廣均之本加以損益，定爲十卷，爲目十二，屬葆田校訂。葆田乃搜輯舊聞，修嚴體例，各述編纂之旨於卷末以發明之。《孟志編略》即以《三遷志》爲基礎編纂而成。

書分六卷：卷一年表，卷二事實，卷三祀典，卷四從祀賢儒傳，卷五歷代注解傳述，卷六雜志。本書雖參考《三遷志》，但並非節略之本，而是加意之作。其間考證，往往吸前儒成果，而加以裁斷。如孟子生卒年之推定，《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明人郝敬《孟子説解》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四庫全書總目》以爲近是。清初閻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鄒是邾非鄒，次考來往梁、齊、滕、宋之年月，中間旁及萬鎰、百鎰之數與所以去齊不入燕之故，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之訛。然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説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葆田以爲紛紛異論，俱出臆測，非有確徵。故《孟子年表》不載孟子生卒年月，以示慎重。其書薈萃孟子資料，簡而得體，不枝不蔓，足資治孟學者參考。

孟志編略

榮成孫葆田

敘曰、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蠭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宗者蓋鮮。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精、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興、而眞宗復起、始詔孫奭等校刊孟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祿利之途一開、大義僅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呼、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者代興、名世閒生、其聞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邪說繼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正之。我　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隆時　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覯。惜當時賢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適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寶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文爲助、凡成書十卷、葆田並各綴數語於篇末、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錄既訖、輒敘其大意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三遷志創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歷中鄒縣令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書佚不傳。今　四庫存目獨載呂氏元善所纂三遷志凡六卷。元善字季可、號冠洋、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亂。提要譏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　國朝孟衍泰與王特選、仲蘊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尙仍其舊、故四庫全書並附存目。今茲新加編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爾。

予既以志稿授陳公、會學士所請格於部議、不果行。明年春、

予入部供職、觀察陳公亦以憂去官、是編遂未付梓。今歲檢理存稿、畧加删定、改名孟志、取前五卷與末一卷刻之京師、以質當世知言君子。辛巳秋日、葆田又識。



孟志編略目録

孟子年表

孟子生卒年月、經傳無徵。舊志據孟氏世譜、定爲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其說始於明人、或云世譜得自孟子四十五代孫甯。甯、宋元豐時人也、今亦未知其言何據。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論郝敬孟子說解云、是書所論孟子生卒、以爲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爲定。孟子生卒大略、當以閻若璩所訂爲正。又論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是編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而於生卒年月卒無的據。案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義取謹嚴、非其疏漏也。今案周貞定王無三十七年、或疑爲安王二十七年之訛。考安王亦止二十六年、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自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當得八十有七歲、與八十四歲之說亦不合。或又謂孟子八十九歲而卒。紛紛議論、俱出自臆測、非有確徵。故今爲孟子年表、不載生卒年月者、闕疑以示慎也。其他列國時事、有關於孟子者、則詳載於表、兼爲疏論其世次、與當世治古文者共證之。

紀歲	周（宋秦楚附）	魯	燕	齊	魏	孟子出處時地
庚辰	安王元年　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皇甫謐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	穆公九年　史記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卒。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	釐公三年　史記燕世家、湣公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	康公七年	文侯二十四年　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	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是歲魯哀公十六年、燕獻公十四年、齊平公二年、晉平公三十三年。自孔子卒歲至安王元年、凡八十二年。
辛巳	二　宋休公元年	十	四	八	二十五	
壬午	三	十一	五	九	二十六	
癸未	四	十二	六	十	二十七	
甲申	五	十三	七	十一	二十八	
乙酉	六	十四	八	十二	二十九	
丙戌	七	十五	九	十三	三十	
丁亥	八	十六	十	十四	三十一	
戊子	九	十七	十一	十五	三十二	
己丑	十	十八	十二	十六	三十三	
庚寅	十一	十九	十三	十七	三十四	
辛卯	十二	二十	十四	十八	三十五	
壬辰	十三	二十一	十五	十九　田和始立　史記田齊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紀元年、二年卒。	三十六	
癸巳	十四	二十二	十六	二十　田齊太公卒	三十七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肅王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田侯剡立	史記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按二當作一。史記脫田侯剡一代。	二十二 田侯剡二年	二十三 田剡三年	二十四 田剡四年	二十五 田剡五年	二十六 田剡六年	二十七 田剡七年	二十八 田剡八年	二十九 田剡九年	三十 田剡十年	史記索隱引紀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又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
三十八	史記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	武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史記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按威王當作桓公。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二十五 宋辟公元年	二十六		烈王元年	二 宋剔成元年	三		四	
	三十三	共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乙巳恐丙寅。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桓公元年	史記燕世家、簡公三十年卒、桓公立。	二	
爲桓侯。	三十一 桓公元年	三十二 桓公二年		三十三 桓公三年	三十四 桓公四年	三十五 桓公五年		三十六 桓公六年	史記齊世家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按索隱引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今考齊康公以十九年遷海濱、凡十八年而卒。史記二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干支	一	二	三	四	五
				年二乃三字之訛也。	
庚戌	五	六	三	威王元年	十六
辛亥	六 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徐廣謂威王朝周在是年。	七	四	二	惠王元年 史記魏世家武侯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
壬子	七 史記六國表周烈王七年。今史記周本紀誤作十年。	八	五	三	二
癸丑	顯王元年	九	六	四	三
甲寅	二	十	七	五	四
乙卯	三	十一	八	六	五
丙辰	四	十二	九	七	六
丁巳	五	十三	十	八	七
戊午	六	十四	十一	九	八
己未	七	十五	文公元年 史記燕世家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	十	九
庚申	八 秦孝公元年	十六	二	十一	十
辛酉	九	十七	三	十二	十一

干支	一	二	三	四	五
壬戌	十	十八	四	十三 據史記索隱引紀年，是年當爲威王元年。	十二 按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十二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
癸亥	十一	十九	五	十四	十三
甲子	十二	二十	六	十五	十四
乙丑	十三	二十一	七	十六	十五
丙寅	十四	二十二	八	十七	十六
丁卯	十五	康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	九	十八	十七
戊辰	十六	二	十	十九	十八
己巳	十七	三	十一	二十	十九
庚午	十八	四	十二	二十一	二十
辛未	十九	五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壬申	二十	六	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癸酉	二十一	七	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甲戌	二十二	八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乙亥	二十三	九	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丙子	二十四	景公元年	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			
丁丑	二十五	二	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戊寅	二十六	三	二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己卯	二十七	四	二十一	三十	二十九
庚辰	二十八　是歲秦孝公二十一年。	五	二十二	三十一　敗魏馬陵、按索隱云、齊威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	三十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虜魏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	六	二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史記、是年徙治大梁。
壬午	三十　楚威王元年	七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癸未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甲申	三十二　秦惠文元年	九	二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乙酉	三十三	十	二十七	三十六　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三十六年卒、子宣王辟疆立。	三十五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皆云是年孟子至梁、與孟子時事不合、今不從。說詳下文。
丙戌	三十四	十一	二十八	宣王元年	三十六　改元稱一年
			史記燕世家、是年蘇秦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因約六國爲從。	據戰國策、燕易王立、齊宣王取燕十城、又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則宣王當立於是時也。	史記集解、索隱並引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今從之。
丁亥	三十五　宋王偃元年	十二	二十九	二	後二年　一說是年爲後元年。
戊子	三十六	十三	易王元年　史記燕世家、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	三	三
己丑	三十七	十四	二	四	四
庚寅	三十八	十五	三	五	五
辛卯	三十九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八年、魏納河西地。	十六	四	六	六　予秦河西地。
壬辰	四十	十七	五	七	七
癸巳	四十一　楚懷王元年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八	六	八	八　盡入上郡于秦。
甲午	四十二	十九	七	九	九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四十三	四十四　史記孟嘗君列傳、宣王七年、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據索隱引紀年、在周顯王四十四年、梁惠王後元十一年。今按宣王七年當作十一年。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慎靚王元年	二	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噲元年　史記燕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噲立。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趙攻魏、破之於襄陵。	十四	十五	十六		襄王元年
	按史記、周不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又秦本紀惠文十三年、魏君爲王。適當是歲。據此則孟子稱梁惠爲王、其相見必在此後可知已。					孟子至梁當在此時。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作後元十七年、乃與惠王西喪地於秦二語符合。說詳事實。		孟子去梁當在此時。

	甲辰	乙巳
	四	五　附考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載齊威王在位四十六年、或疑其無據。今按史記、威王初即位九年而國不治。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故淳于髡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此蓋自十年後而言也。合前數年、正得四十五六年之數。若依通鑑與紀年合而推之、則宣王實立於周顯王四
	二十九	平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乙巳、一作甲子。
讓國於子之。據戰國策、當在此時。	五　按六國表、燕噲讓國其臣子之在是年、與燕世家不同。世家繫讓國事於三年伐秦後。疑當在五年前也。	六　史記趙世家、齊破燕在是年、六國表在燕噲七年。今按戰國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合上文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返。子之相燕、燕王信鹿毛壽言、因舉國屬子之云云。觀此商
	十九　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今按伐燕之役、孟子與戰國策明屬宣王、實疑宣王在位二十餘年、史有錯誤。說詳下文。	二十　齊人伐燕　按戰國策、燕王噲死、稱蘇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又儲子謂宣王云云、與孟子書伐燕事合。高誘注齊策亦引孟子言以舉燕爲宣王、獨史記移屬湣王、又改儲子爲諸將、而於
		三
戰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則惠王以十七年秋死、踰年太子即位、孟子乃一見而去也。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見齊宣王。今按孟子至齊、當即在去梁之歲。本書所謂千里而見王是也。又按列女傳有孟子擁楹而歌、孟母見之之說、則此時孟母尚在。而淳于髡所謂在三卿之中、即鹽鐵論所云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當在此時。按本書齊人伐燕、有與宣王問答語、而宣王不用孟子言而取燕。此後更無見宣王事。疑齊人取燕後、孟子亦因母喪去齊、不然破燕後二年、燕人始立公子平、何孟子居齊如是之久、乃默默無一語也。或謂魯平公將見當在孟子終喪時。今按本書記此事於滕文公後、疑孟子當先之滕而後之魯也。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十四五年，與史記宣王八年，魏惠王卒，尤爲巧合。而伐燕嘗之非湣王，亦不辨而自明矣。惜無他徵，故不敢懸決，謹附此以質通人。	六	赧王元年	二	三　是歲宋王偃二十三年。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稱三年，則伐燕在是歲也。	七	八　燕人立公子平。據六國表在燕噲九年。	昭王元年	二　按戰國策，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昭王。	三
齊宣復用蘇代之文，尚仍其舊，未免牴牾。今一依孟子爲表，而於湣王一代則姑闕其年，以示存疑。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按大事記，齊宣王立。
	四	五	六	七	八
		孟子返齊當在此時。按本書所謂於棠見王，疑當指此時而言，繼而有歸命，則正燕人畔事也。	孟子去齊當在此時。按圖微君謂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思爲。或據路史，謂休爲宋地，在潁川，非也。	孟子之宋當在此時。按是歲當秦惠王改元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戰於丹陽，秦遂取漢中地。此即宋牼所謂秦楚搆兵，而孟子遇於石邱。昔人以石邱爲宋地，是也。皇王大紀是年，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	今按孟子居宋，必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五　秦武王元年	六	七	八	九　秦昭襄王元年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公元年	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按史記魯世家，文公二十三年卒。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九年，與通鑑同。一說宣王二十五年卒，未知所本。今自此以下二十六年姑闕其文，蓋據史記則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在位四十年，伐燕在湣王十年，而田齊世家不載其事。據索隱引紀年，又稱梁惠王十二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年，如見近人或據此移威王元年於梁惠王十五年，移宣王元年於梁惠王後元十六年，以伐燕爲宣王事，似矣。然與戰國策、史記乃無一合，且如其說，則是桓公在位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昭王元年	按史記，昭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三十	
有數月之淹，故滕文公之楚往返兩見孟子。然未必定在是年也。孟子由宋返鄒，由鄒之滕，由滕之魯，俱當在此數年中。按孟子居魯之歲不可考，然據孟子首篇終言魯平公將見，又第六篇記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欲使樂正子爲政，並在適于先，與孟子論名實後，則孟子至魯自當在去齊之後數年。或謂魯平公將見在孟子終喪時，其說非也。																按孟子書中梁齊王魯平公皆稱謚，則書成當在此後。或爲自著，或爲門人所記，亦不敢臆斷也。		

己巳	二十三	子悼公立。悼公二十四年、楚滅魯。是歲秦孝文元年、又五年、而秦政立、二十六年遂并天下。	二十二	十年、與紀年所謂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說更不符。至宣王之卒在伐燕後十二年、湣王之死又適在位十七年、紛紛增移、悉無確據、故附辨於此、餘詳事實篇內。據史記、是年湣王死。	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起為景湣王。十五年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滅魏。
庚午	二十四		二十三		
辛未	二十五		二十四		
壬申	二十六		二十五		
癸酉	二十七 是歲齊滅宋。		二十六		
甲戌	二十八		二十七		
乙亥	二十九		二十八		
丙子	三十		二十九		
			與秦、楚、三晉伐齊。		
丁丑	三十一		三十	襄王元年	
戊寅	三十二		三十一	二	
己卯	三十三		三十二	三	
	史記、赧王六十年崩後七歲而周滅。		後五十九年滅於秦。	後六十年滅於秦。	

右年表起周安王元年至赧王三十三年、凡一百二十年。

述曰、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闕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匯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愚為考訂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十數家、其間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為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梁惠王後元年為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為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湣王年世、則闕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

孟子、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劉昭續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注云、有嶧山高五里。劉會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北有嶧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子冢焉。

閻氏若璩曰、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一說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郰邑也。故說文云、郰、孔子之鄉。史記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 又曰、大興王源崑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幷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趙氏孟子題辭。）

列女傳母儀篇、鄒孟子之母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

按、此即漢人所傳三遷之說、其事有無不可知、然亦足見自古聖賢之成、其來有自。崔氏述有云、聖賢之生、必不與流俗同。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世儒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 又按、列女傳載孟母斷織事、與韓詩外傳所記亦微有不同。韓詩外傳又有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豚事、疑皆附會失實。今不錄。

周氏廣業曰、趙氏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閒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鬲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非早卒、其三遷斷織、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

列女傳母儀篇云、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

之名儒。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注云名軻、鄒人、子思弟子。　淮南子汜論訓篇、高誘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受業於子思。按以上並漢人說、與史記不同。

毛氏奇齡曰、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訛。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至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餘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

崔氏述曰、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見孟子題辭。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見史記集解。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餘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卽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

焦氏循曰、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公卒、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卽周威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加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爲受業子思、一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

道旣通、據史記補道字。游於諸侯。風俗通義窮通篇。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列傳。

史記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某皆至梁。

按史記列傳敘孟子游齊在適梁前、風俗通又謂孟子晚而之梁、大率皆隨事設辭、初非游歷先後之次。 國朝通儒如顧亭林、江愼修輩皆謂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今輯孟子事、即依本書所敘爲先後。

顧氏炎武曰、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又曰、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又曰、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江氏永曰、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罃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即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

崔氏述曰、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壘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

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辨、葉氏何以待恩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 又曰、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别觀之也。

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風俗通義。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閻氏若璩曰、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嘗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匪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

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

江氏永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厤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

己卯者異。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誤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譜厤誤衍之數。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

崔氏述曰、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語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誤。惟葉氏大慶攷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誤、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誤、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恆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恆、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誤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書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

林氏春溥曰、史、孟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案伐燕之役、七篇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湣王十年、遂爲千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湣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湣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

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史記湣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而由是而推之、湣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湣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湣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移附於伐燕之年下、卽繫以宣王薨、痕跡顯然。朱子綱目更書孟子去齊於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注自相刺謬、妄得起二賢於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按、以上二說皆據史記索隱所引竹書紀年辨明。齊有悼子田剡兩世、因移宣王之年於後、以證孟子公孫丑篇伐燕爲齊宣王、與前書齊人伐燕爲一事、其說頗爲有據。然亦有未盡合者。戰國策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是威王之立、實當周烈王時。魯仲連齊人、所舉齊事不應有誤。又威王立三十六年而卒、湻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是也。若依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是齊威王立於顯王十三年、其不及見周烈王明甚。所謂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者、其說又將何屬。此固不能一一悉合者也。　又按列女傳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此則孟子爲卿時孟母尚在、未幾而有母喪、乃自齊葬於魯、終喪而後返齊。本書所謂於崇見王、疑卽此時。繼而有師命、蓋指伐燕之事。趙氏謂師命爲師旅之命、是也。又未幾、而孟子致爲臣而歸矣。或謂齊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一爲湣王。孟子蓋嘗兩至齊、又事齊湣王。其說始於宋人、近世諸儒亦有信從之者。今錄於此、以備參稽。

附錄

王氏懋竑曰、按史記、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十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　又曰、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

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又曰齊湣王初年强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 又曰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沒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謚、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按、此謂梁惠王篇所稱宣王皆爲後人所增、恐無是理。如草堂此說、孟子書既爲所自著、或門人所記、不見湣王之沒、故不稱謚、則孟子書中但稱齊王可已、後人何增何改、而且以爲爲孟子諱乎。此固說之不能兩通者矣。

臧氏庸曰、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又燕策文公篇、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齊王大說、乃歸燕城。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蘇秦列傳、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 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

權。梁惠王篇書齊人伐燕、勝之。與燕策權之難、再戰不勝正合。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固與齊湣伐燕噲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說。　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圖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楚先圖齊、當必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謀伐寡人也。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立、故不與謀也。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識孟者正之。

按、此據戰國策、史記證明齊伐燕有二事、前事屬齊宣王、後事屬齊湣王、其說甚辨。然按戰國策燕策王噲篇及史記燕世家、皆云噲立、齊宣王復用蘇代。必謂伐噲爲湣王事、是仍未免偏信史記六國年表也。況燕文不聞有虐民之事、且取燕十城、亦不得謂之舉萬乘之國、而顧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皆明係伐燕噲事。時噲死、公子平未立、誠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若文公卒、易王立、齊宣因喪伐之、斯時燕豈無君、而孟子對宣王云云、亦可謂迂遠而不達於事情矣。　又按戰國策齊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高誘注引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高氏嘗注孟子、此以伐噲爲齊宣王、其說尤爲有本。或疑趙注公孫丑篇伐燕未明指宣王、得此亦可知漢儒無異說矣。

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風俗通義。

江氏永曰、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即孟嘗君田文也。

林氏春溥曰、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故風俗通云云、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與。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閻氏若璩曰、七篇爲孟子自作、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述曰、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

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興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嬖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終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終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夫篇所書伐燕屬湣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語、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傅會所見、蓋愈辨而愈失其眞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　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固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祀典

爵享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五月壬戌、詔以孟子配享孔子。

徽宗政和三年、詔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殿上。五年太常等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

元仁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孟子鄒國亞聖公。

明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不復稱公。以孟子父孟孫氏配享啟聖公祠、稱先賢孟孫氏。

國朝乾隆三年、從侍郎趙殿最請、追崇孟母鄒國夫人爲端範宣獻夫人。

按、禮部題奏略云、臣等會議得全德昭融、已著休聲於萬古。母儀炳煥、宜膺美號於千秋。謹按亞聖孟子母仉氏、守節撫孤、以慈母而兼嚴父。遷居教子、俾習慣而若性成。斷機示勸、勵知言養氣之學。擴楹誠義、啟守先待後之功。母訓昭垂、儀型百世。昔在元代、已尊封邾國宣獻夫人、崇祀廟廷。我皇上崇儒重道、典禮優隆、孟母鄒國夫人誠宜加增封號、以作民教而樹風聲也。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其封號字樣由內閣撰擬。欽定端範。是年、部咨山東撫臣敬備祭品、委官致祭。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

乾隆十三年、聖駕東巡幸闕里、遣光祿寺卿吳應枚分祭鄒縣孟廟。二十一年、聖駕東巡幸闕里、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錢維城分祭鄒縣孟廟。二十二年、聖駕南巡夏四月己巳、回鑾過鄒縣、親幸孟廟拈香、行一跪三叩禮。二十七年、聖駕南巡夏四月庚辰、回鑾過鄒縣、復謁孟廟拈香如前禮。三十六年、聖駕東巡幸闕里、遣光祿寺卿申甫分祭鄒縣孟廟。四十九年、聖駕東巡幸闕里、遣刑部侍郎杜毓林分祭鄒縣孟廟。五十五年、聖駕東巡幸闕里、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翁方綱分祭鄒縣孟廟。

謹案、本朝崇祀之禮、莫盛於乾隆丙子、壬午聖駕兩次幸鄒、此曠古所希覯。當時典禮自有司存、而舊籍無徵、志記闕如。故博士孟廣均言自乾隆二十六年宗子毓瀚卒、無嗣、越二十年廣均祖父傳櫆乃入繼大宗。中更攝祀事者數人、文物散失、良可歎惜。謹志其目於此、以俟踵事者之增修云爾。

林廟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歲久不祀、漸即湮沒。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始訪而表之、立廟於墓之西南、泰

山孫復爲之記。神宗元豐七年，因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梴奏請，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墓廟，給祭田，以嚴洒埽。元至元十四年，山東提刑霍天祥立碑墓前，題曰先師鄒國公墓。

孟子父母墓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舊稱孟母墓。宋太宗時，華州進士韓丕嘗作孟母碑，爲世稱誦，今其文不傳。馬鞍山一名天馬山，在四基山西北，相距十餘里。明正德二年，博士孟元立碑於馬鞍山之東北，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墓道。萬曆九年，博士孟彥璞立碑墓前，題曰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墓。

孟子廟堂始建於鄒之東郭，舊志俱未詳歲月。宣和三年，孫傳記新修孟子廟云：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又云：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今案鄒自熙甯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爲縣，或疑立廟東郭即在此時。考元豐七年李梴疏請增修孟廟，稱廟在鄒鎮東北隅，棟宇已壞，則當時所增修者乃四基山墓廟，然東郭之廟即立於斯時，亦未可知。觀傳文又云：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已五更修，則謂別營之廟在元豐時，其說當可信。明趙彥重修孟廟記謂政和四年部使者別營一宇在城之東郭，蓋因孫傳記而訛，非別有所據也。

宋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

右見孫傳記。按此當爲重修墓廟，非專治東郭一廟也。然孟廟崇祀實始於此，故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爲侯伯，以從祀云。又按宋史程振傳：徽宗時，振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於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享從之。然則孟廟之新，蓋因振請，而孫傳記內所謂部使者，即振其人也。

宣和三年，縣令朱缶從邑人徐轍請，改建孟子廟於鄒之南門外。監察御史孫傳爲之記。

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重建孟廟。

按張頦記云：甲戌，廟毀於兵，惟門垣在。茂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賫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考甲戌乃金主貞祐二年，德昌爲孟子五十代孫。又按司居敬碑陰記云：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是重修孟廟，實德昌爲之倡，而舊志失載，故詳記於此。

明洪武七年，縣令桂孟同孟氏宗子思諒修廟落成，有濟甯知府方克勤記。宏治十年，詔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爲記。天啟二年，廟毀於白蓮教匪之亂。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山東巡撫趙彥、左都御史鄒元標、翰林院修撰

文震孟並有記。

國朝康熙十三年重修亞聖廟成、山東巡撫劉芳躅爲記。

按記云、自明天啟癸亥後五十餘年、數遭兵燹、又於康熙戊申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肇修於癸丑正月、迄四月終落成。則重修在十二年也。

康熙二十三年、　詔發帑金遣官修葺孟廟。明年、山東巡撫張鵬始庀材鳩工。又明年、工畢、翰林院檢討朱彝尊爲記。

按記云、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不云奉　詔修葺。此據五十五年婁一均記、知發帑在前一年甲子、舊志失載。又朱記見曝書亭集、今孟廟無此碑。

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　御製孟子廟碑、勒石廟中。

雍正三年、　御書孟廟扁額曰、守先待後。

乾隆元年、　敕修孟廟。四年工成。十三年、　御書亞聖孟子贊。是年奉　敕勒石廟中。二十二年、　御書孟廟扁額曰、道闡尼山。楹聯曰、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同切禹顏。

謹按、　列聖御書墨本俱恭藏博士署賜書樓。

孟子廟自宋宣和三年徙建於鄒縣南門外、鄒縣貢士徐敎等始於廟東爲堂祀孟子父母、並疏聞於朝。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孟子父母。元致和元年、監縣帖哥及縣令楊欽等重修孟子父母祠堂、禮部尚書曹元用爲記。

按記云、孟子廟毀於金季之兵。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鄒國公若夫人於故室而時祀之。蓋孟子廟堂既毀、後人因合祀孟子父母與孟子於一室、至德昌構新堂成、始復別祀孟子、而以故室祀孟子父母。德昌、孟子五十代孫、已見前交。

明宏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建堂各四楹、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是後凡重修孟廟、嘗倂修孟子父母祠堂。

按、邾國公祠堂一稱啟聖殿。又殿名始於何時、舊志俱未詳。今學政全書有啟聖邾國公殿、祀生亡名、茲仍舊稱、附記於此、以俟續考。

孟母祠在鄒縣城東南隅、俗傳爲孟子故宅、又有子思講堂、皆好事者所名。元元貞元年、縣令司居敬因人心所鄉、復故宅遺跡、構堂曰中庸精舍、以祀子思、兼像孟子於旁、額其堂曰淵源。教授張須爲記。居敬又於其右構堂、額曰斷機。大德六年、縣令宋彰復建堂室與齋舍、請於朝、易名曰中庸書院。至正五年、邑人馬亨、李元彬、李儼等及孟子五十二代孫惟讓始塑宣獻夫人像、別闢門宇、自爲一祠。明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增建東西廡各三楹、易斷機堂爲孟母祠。　國朝康熙七年、　詔發

帑金、遣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督理重修。按、此事舊志俱未詳、僅見博士孟廣均重修斷機堂記。道光十六年、河道總督栗毓美捐金重修孟母三遷祠、斷機堂並建坊道左、甘泉汪喜孫爲之記。

中庸書院、自大德間擴置、請額設官、至延祐二年、奉部改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至正時、縣令鄧彥禮徙建書院爲廟三楹。明永樂中、縣令朱珤再徙書院、與斷機祠相直。其後復遷故地。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始擴而大之。三十三年、書院爲饑民侵毀、惟子思祠僅存。先是、正德元年詔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自是子思子祠與斷機堂各爲專祠。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孟廟、併子思子祠修葺如初。天啟二年、書院燬於兵。後三年、兗州府知府孫朝肅始重建祠宇。國朝康熙十二年、衍聖公孔毓珂增修兩廡及重門外垣。是後修葺不時。至道光二十九年、博士孟廣均復謀諸衍聖公捐貲重修。

鄒縣北有村曰富村、舊名鄒興鄉、俗傳爲孟子故里、金孫弼謁祠記所謂鄒儒里是也。里中皆孟氏居之。明嘉靖四十一年、孟廟舉事孟承義重建孟子父母祠堂。

萬子墓在鄒縣西南八里、地名萬村。齊乘云、滕州南萬村有萬章墓、即其地也。以下附記孟子弟子及孟裔墓。

公孫子墓在鄒縣西北十里。齊乘云、滕州北公村有公孫丑墓、即其地、今名南宮村。

孟仲子墓在馬鞍山孟母墓旁、有碑題曰新泰伯孟仲子墓。

孟氏中興祖墓在孟母墓旁、有碑題曰亞聖四十五世孫孟甯之墓。元至順四年春、孟惟恭立、碑陰有世系圖。

祭儀

遣官致祭之儀。祭日、地方官陳設畢、凡陪祀皆地方正印官、執事用佐貳、典儀、贊引、讀祝各官皆以本地方禮生充。贊引官引承祭官盥洗所盥洗畢、引至行禮處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引贊就位、承祭官就位立、典儀唱迎神、司香官捧香盒跪香爐左。引承祭官就爐前立、贊上香、承祭官炷香、凡三上香畢、引復位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官跪獻畢、三叩、退。執爵官立獻爵於案上正中、退。讀祝官至祝案前一跪三叩、捧祝文起立。引贊讀祝、讀祝官立讀畢、捧祝文安案上帛匣內。典儀唱行亞獻禮、執爵官獻爵如初獻儀、獻於案左、退。典儀唱行終獻禮、獻爵於案右、如亞獻儀。典儀唱徹饌送神、引贊跪叩、興。承祭官、陪祭官行二跪六叩禮、興。典儀唱、捧祝帛恭詣燎位。捧祝帛官至案前、行一跪三叩禮、起、捧祝帛、司香官跪捧不叩、依次送至燎爐。承祭官轉立西旁、候帛過、仍復拜位、引詣燎位、焚祝帛、引贊禮畢、各退。

謹按、本朝遣官致祭之禮、乾隆時凡數次舉行、故記載宜詳。他若釋奠觀禮皆各氏博士所同茲無庸濫爲編入。

樂章

宋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踧踧周道、狂瀾倒派。躬承辭闢、高侔禹功。

世興隆文、盛典惟崇。清醑嘉栗、式陳儀容。

宋大晟樂府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惟公之生、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永休、遐哉天命。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泰甯之曲

有周既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純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

金章宗明昌六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墨。

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爲上公、宜茲配食。

元成宗大德十年撰擬釋奠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明洪武六年定祀先師樂章、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國朝祠祭之樂、文廟丁祭樂名中和韶樂、凡六奏。迎神曰昭平、初獻曰宣平、亞獻曰秩平、終獻曰敘平、徹饌曰懿平、送神曰德平。春秋丁祭皆用之。其亞聖配位前酌獻及鄒縣亞聖廟堂並無專奏之樂、而博士所司舊有樂戶四名。今春秋祭祀、率用民間鼓樂、此知禮之士所爲感慨而增歎也。

禮器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國家崇禮　先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　文廟祭器、自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　壇廟升馨薦香、亦既悉用古制矣。惟茲　元聖周公廟及四氏先賢祠、朕於東巡之次、特命修葺。今輪奐翼如、而器具未備、非所以重明禋、將誠恪也。該撫準家其飭有司遵定式、敬謹成造、俾奠獻几楹、執事有恪、肅鉅典焉。欽此。十五年五月、奉到

欽頒亞聖廟祭器、正位獻爵三、鉶一、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篚一。配位獻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篚一。東廡三龕、每龕獻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篚一。西廡同。

述曰、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又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鄒縣之有廟祀、始於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匯爲五目。

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襃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今博士所書與　大清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尚多闕略、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子廟樂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廟雖須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之推舉哉。我　朝尊師重道、依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壬午、　高宗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哉。

從祀賢儒傳

宋史禮志、徽宗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鄒縣孟子廟、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凡孟子弟子十八人、俱加封爵。元明二代、悉依舊制。明嘉靖時、釐正祀典、而孟廟享祀禮缺無聞。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臣始奏請孟廟配饗從祀、各主僞皆仍侯伯封號、未協禮制、宜改稱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爲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及從祀之唐臣韓愈、宋臣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　制詔報可。由是配享從祀之位始定。而私家著述、又往往互有辨證。今輒依孟廟祀位、考其名氏、兼附近代諸儒所撰議於次、以俟議禮者采焉。

先賢樂正子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魯人、爲魯臣、克、樂正子名也。趙注

今按、樂正蓋以官爲氏者。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魯人也。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爲八、有樂正氏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八儒篇、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學。①說者以爲卽樂正克、或曰樂正子春。

先賢公孫子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趙注

公孫子蓋公孫之後。魯有公孫茲、公孫敖、公孫歸父、公孫嬰齊、齊亦有公孫氏、未詳所出。丑、齊人也。聖賢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學。②說者以爲卽公孫丑、或曰公孫段也。

先賢萬子

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趙注。萬子卽萬章。孔子在陳章一稱原人節注。稱告

萬氏不知所自出、章亦齊人。史記孟子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今按七篇中與萬章辨論之語爲多、故孔子在陳章篇終特以萬子結之、今本或誤作章。

先賢公都子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趙注。

公都子、不知何國人。楚有公子田食采於都邑、後人因氏公都。廣韻注、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先儒陳氏

陳臻、孟子弟子。趙注。陳子、卽陳臻也。朱子集注

元和姓纂、陳嬀姓、周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其後以國爲氏。王應麟急就章補注、陳公子完奔齊、爲陳氏。

先儒屋廬氏

孟子弟子屋廬連、連、屋廬子名也。趙注。

廣韻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今按著書云者、猶言孟子書中有是篇目也、或疑屋廬子必自爲書、其說似鑿。

先儒陳氏

陳代、孟子弟子也。趙注。

先儒高氏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趙注。

按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又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此則高子蓋從孟子學詩者、公孫丑引高子論小弁之言、疑則是一人、故孟子以叟稱之。

先儒孟氏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穎達正義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毛氏引以爲說。　今按孟仲子與高子、蓋皆從孟子受詩者。愚嘗據史記孟子列傳序詩書二語、以爲詩書序實作於孟子、或疑其說爲孤證、觀毛詩序傳所引孟子弟子遺說、亦可知此言之非無稽矣。

先儒充氏

充虞、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辨證、充氏出自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戰國有充虞、孟子弟子。

先儒徐氏

徐辟、孟子弟子也。趙注。

廣韻注、徐氏顓頊之後、伯益之子、受封於徐、至徐偃王爲楚所滅、以國爲氏。

先儒彭氏

彭更、孟子弟子。趙注。

廣韻注、彭氏、大彭之後。

先儒咸邱氏

咸邱蒙、孟子弟子、齊人也。趙注。

姓氏辨證、咸邱氏出自魯大夫食邑咸邱、因以爲氏。

先儒桃氏

桃應、孟子弟子。趙注。

姓氏急就篇注、桃氏、左傳周有桃子、孟子弟子有桃應。

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氏

二子孟子弟子。趙注。

周氏廣業曰：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役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　今按：朱錫鬯重修孟子廟碑謂：宋政和中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祀，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今孟廟祀位仍列季孫、子叔二氏。不知朱氏所云嘗罷於何時也。

先儒浩生氏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趙注。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同上。

閻氏若璩曰：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　今案：宋政和中封告子不害爲東阿伯，從趙氏說也。今孟廟祀位改稱浩生不害。

先儒盆成氏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聞道未達而去。趙注。

廣韻注引風俗通氏姓篇云：盆成括仕齊，孟子知其必死，其子逃難，改氏成焉。　今案：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複姓也。又晏子外篇載盆成括葬母事，是齊前後有兩盆成括，其前盆成括嘗爲孔子弟子。今孔庭從祀獨缺其人。

滕更附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趙注。

朱氏彝尊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孫宣公奭猶因其說。宋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蓋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

先儒韓氏

韓愈，字退之，事蹟具唐書本傳。愈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與人書曰：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尊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

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愈它文傳述孟子者甚眾、皆與衍閎深、與孟子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至貞元、元和閒、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其道蓋自比孟子、以荀況、揚雄爲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擿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擿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先儒孔氏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爲甯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有能名。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福、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仁宗朝、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伏閤力爭、帝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卒出道輔知泰州。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會受詔鞫馮士元獄事、爲宰相張士遜所賣、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發憤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初道輔知兗州、求得孟子墓於鄒邑之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爲廟以祀。泰山孫復爲之記。孟廟享祀、遂至今不替。

趙岐傳附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初、孝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

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

孫奭傳 附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端拱中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遷大理評事、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奭獨言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四年、將祀汾陽③、奭上疏切諫。六年、將祠太清宮、又疏諫。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每進見、帝未嘗不加禮。以年踰七十、三請致仕、不許。乃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奭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而奭所著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其序以爲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奭亦可謂有功於聖經者矣。

錢唐傳 附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諫、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右節錄明史本傳。

述曰、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第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恉、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遂斥之耶。昌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述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馨香之列、何哉。謹按、四庫提要云、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詮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今於考訂從祀賢儒傳後、附錄三人之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若夫興學之功、則當世必有任之者矣。

附錄

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議覆衍聖公孔昭煥奏孟廟請罷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從祀。查季孫、子叔為孟子門人、盆成括學於孟子、見趙岐注。岐去孟子近、必有據。孟子去齊章有高子以告之文、確為弟子無疑。告子不害從祀、雖見宋史、然攷

欽定圖書集成及孟氏三遷志、皆作浩生不害、改於何代、不可稽。見在所祀係浩生不害、非告子。自宋至今、從祀七百餘載、未便以臆說罷。奉 旨依議。

校記

①學：當作「儒」，見《淵鑑類函》卷一九二。

②同①。

③陽：當作「陰」，見《宋史》卷四三一《孫奭傳》。

藝文

歷代注解傳述

孟子章句

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原書久佚。

孟子注十四卷

漢趙岐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事蹟具後漢書本傳。是注即岐避難時在安邱孫嵩家複壁中所著。

孟子章句

漢高誘撰。誘，後漢書無傳。據誘注淮南子自序，知為涿郡人，從同縣盧侍中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代史志皆不著錄。

孟子注七卷

隋書經籍志云：鄭元注。按後漢書鄭康成傳，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不云注孟子。而隋唐志並有之，疑或為鄭學者所依託。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著釋名二十篇，所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原書久佚。

孟子注九卷

晉綦毋邃撰。邃世次爵里無考。據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有齊都賦二卷及所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知為晉人。志云梁有孟子注七卷，綦毋邃撰，亡。唐書藝文志載綦毋邃注孟子七卷，蓋其書亡於隋時，至唐乃復得之，故北堂書鈔及李善注文選、杜佑著通典，猶閒引其說。原書久佚。

孟子注七卷

唐陸善經撰。善經注孟子，舊唐書經籍志不載，新書藝文志作七卷。崇文總目云：善經以孟子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三卷

唐張鎰撰。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仕至中書侍郎、鳳翔隴右節度使，贈太子太傅。新舊唐書皆有傳。舊書述鎰所著，有孟子音義，而經籍志失載。

新書藝文志有之，宋史藝文志亦作三卷。原書久佚。

孟子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撰。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仕至太常卿，贈尚書右僕射，事蹟具唐書本傳。所著孟子手音，新舊唐志均不載，宋史藝文志有之。原書久佚。

翼孟三卷

唐劉軻撰。軻，彭城人，因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居易記其事。原書久佚。

孟子音義二卷

宋孫奭撰。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仕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贈左僕射，謚曰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時所著。

孟子正義十四卷

舊本題宋孫奭撰，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其人。　以上二書，文淵閣著錄。

四注孟子十四卷

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注。見宋史藝文志。　後凡諸書存佚不復悉注。

孟子解十四卷

宋王安石撰。

孟子注十四卷

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事蹟附見宋史安石傳。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孟子解六卷

宋蔣之奇撰。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官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點注十四卷

宋張簡撰。晁公武曰：熙甯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章甫撰。甫字端叔，蒲城人，熙甯中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

孟子節解十四卷

宋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同撰。見范祖禹進書劄子。

范祖禹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今按文獻通考載五臣解孟子十四卷，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據此則五臣無康名也。又按康爲溫公子，溫公作疑孟，而康乃

首建此論、姚氏謂其父子至親、不爲苟同。然觀此、亦可以知温公之庭訓矣。

孟子解二十四卷

宋張子撰。謹遵四庫書目例、凡周、張、程、朱諸賢俱稱子而不名。晁公武曰張子撰孟子解、並孟子統說附於後。

孟子解四卷

宋伊川程子撰。宋史藝文志注云門人所記。文獻通考作十四卷。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孟子講義十四卷

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始與兄大鈞同事張子、後從二程子遊。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

孟子解一卷

宋蘇轍撰。是書 文淵閣著錄、提要云、舊本首題潁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

孟子解五卷

宋王令撰。令字逢原、元城人、後徙居廣陵。是書宋志作孟子講義、卷數同。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孟子新義十四卷

宋許允成撰。允成爲王安石門人、故所解孟子亦以新義名。晁氏謂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即此書也。

孟子解十卷

宋龔原撰。原字深之、遂昌人。官待制。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鄒浩撰。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豐五年進士。官終直龍圖閣、謚曰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解義十四卷又雜解一卷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五年進士。建中靖國初歷官監察御史、宣和初終於知濠州。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陳暘撰。暘字晉之、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孟子通義十卷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孟子解十四卷

宋尹焞撰。焞字彥明，河南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尹焞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然據韓無咎致語，則十四卷中有第三篇及某章皆未備，實未成之書也。

孟子解十四卷又拾遺一卷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廣陵。紹興二年進士，歷官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卒，贈太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　文淵閣著錄作孟子傳，乃南宋舊槧。提要云其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通考作十四卷，蓋傳寫誤也。

孟子問答十二卷

宋倪思撰。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歷官寶文殿學士，①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按元白珽湛淵靜語載倪思論司馬疑孟一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爲之說，欲神宗師尊之，故光著疑孟，明其未可盡信。蓋出此書。

孟子傳十四卷

宋陳禾撰。禾字秀實，鄞縣人。官右正言，謚文介。事蹟具宋史本傳。所注孟子，本傳作十卷，蓋脫誤也。

翼孟音解

宋陸筠撰。筠字善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之，建安人。是書自明中葉以後無完本。　本朝乾隆時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首尾完具，復還舊觀。詳　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集注十四卷孟子集義十四卷或問十四卷孟子問辨十一卷孟子要略。

宋朱子撰。自朱子定四書之名，後來注孟子者率與論語、大學、中庸同釋，目爲四書。宋史藝文志雖列孟子於儒家，而朱子所爲集注、集義、或問皆錄入孟子類，蓋不敢沒其實也。今用其例，仍分別著錄。惟要略一書無卷數，僅見眞西山序文，近代漢陽劉氏始從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凡八十五章。

孟子詳說十七卷癸巳孟子說七卷

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事蹟具宋史道學傳。孟子說成於乾道癸巳，故名癸巳孟子說。書凡七卷，　文淵閣著錄。

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史藝文志題曰張氏傳，疑卽張子韶書也。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宋戴溪撰。溪字少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②、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紹聖③初，賜謚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陳振孫曰，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

孟子傳贊十四卷。

宋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淸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歷官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

孟子辨疑十四卷

宋王汝猷撰。

孟子要義十四卷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卭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紀蒙十四卷

宋陳耆老撰。耆老字耆卿，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是書前有水心葉適序。陳振孫曰，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當嘉定初年成此書。

孟子解十四卷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淸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嘗學於朱子。是書　文淵閣著錄。

孟子通旨七卷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以度宗咸淳十年卒。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

删集孟子解十卷

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拜禮部尚書。事蹟具金史本傳。

孟子辨疑一卷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稾城人。歷官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徵服歸里、後卒於泰山。事蹟具金史文藝傳。

孟子集注旁通四卷

元杜瑛撰。瑛字文玉、父時昇、其先霸州信安人。瑛避地河南緱氏、轉徙教授汾晉間。詳元史隱逸傳。

孟子旁注七卷

元李恕撰。恕字省中、廬陵人。有五經旁注六卷。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元李昶撰。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事蹟具元史本傳。

孟子通解十四卷

孟子衍義十四卷

孟子思問錄一卷

孟子旁解七卷

右四部不知撰人、見千頃堂書目。黄虞稷曰皆元人所著也。

孟子私鈔七卷

明楊守陳撰。守陳字維新、鄞人。事蹟具明史本傳。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陳州知州。是書　文淵閣著錄。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謂陳氏是書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學、故特附於四書類。今考其書體例繁蕪、實非善本。特以明一代考證之書所存無幾、故今亦備錄焉。

孟子訂釋七卷

明管志道撰。志道字登之、婁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是書　四庫存目作孟義訂測。提要云、書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出自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尋左降。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是書　四庫存目。

孟子師說二卷

國朝黄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棃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　文淵閣著錄、提要謂宗羲以其師劉宗周嘗釋大學中庸論語、惟孟子無所論著、乃述其平日所聞以作此書、故名師說。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國朝戴震撰。震字東原、休甯人。入　國史儒林傳。是書與所作原善三篇皆標舉古義。　國史稱震晚年論述、於老莊

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是書。

孟子正義三十卷

國朝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是書闡發趙注，申明古訓，於趙說有所疑，輒爲規正。引據古書外，所采 本朝諸人說凡六十餘家。○按 國朝崇尚經學，實事求是，乾嘉閒經師輩起，深明古訓，自焦氏此書外，如邵氏晉涵之孟子述義，樊氏廷緒之孟子注疏解經，大率皆未成編。邵氏述義無傳本，僅見南江札記說孟子幾四百事，或謂即述義初稿。樊氏書已刻十二卷，於舊疏六卷又各分爲上下卷，自離婁以下四篇竟未版行，不知世尙有完本否。又錢氏東垣有孟子解誼十四卷，亦未見其書。此外諸家撰述應復不少，玆謹就聞見所及，詳爲采錄，其所不知，姑從闕如。

附錄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知成都府席旦所刊，以補孟蜀廣政石經。晁氏讀書志、馬氏文獻通考均列之孟子類，今因之。按此外又有北宋嘉祐篆眞二體石經、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皆有孟子。又 國朝賈三復補刊孟子，以續唐石經。今 國學所立石經，亦有孟子，謹附其目於此。

孟子發題一卷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是書 四庫存目。

孟子年譜一卷、孟子家記一卷

元吳迂撰。

孟子弟子列傳三卷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

孟子年譜一卷

舊本題元程復心撰。 四庫存目提要云：朱彝尊經義考載譚貞默孟子編年略自述一篇，與此書自述不異一字，疑直以貞默之書詭題元人耳。

孟子事蹟圖譜二卷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

孟子編年略一卷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庵，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是書 四庫存目入史部傳記類。

孟子事實錄二卷

國朝崔述撰。述字東壁、大名人。著考信錄數十卷、辨論古事、一以經文與義理爲斷、是書亦其一也。

述曰、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甯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眞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按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王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註、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校記

①殿：當作「閣」，見《宋史》卷三九八《倪思傳》。

②文華：當作「華文」，見《宋史》卷四三四《戴溪傳》。

③聖：當作「定」，見右引書。

雜志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①。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拾遺記、宋書符瑞志、通志並載此事、不知何據。明孫瑴古微書引作春秋孔演圖。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同上）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同上）

崔氏述曰、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又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故、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開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

孟廣均曰、按荀卿子云、有子惡卧而焠掌、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所云惡敗出妻事、蓋卽韓氏所述見妻獨居踞而請去之也。後學不察、眞以爲出妻、謬矣。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雜訓篇）

孟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許氏瀚曰、孔叢牧民條本之子思子、今之子思子則宋汪晫所編、又取之孔叢子也。子思子原文載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部儒家子思子下、與孔叢小有同異、今錄全文於左。

孟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孔叢子居衛篇

子思謂孟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同上

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舊志

孟廣均曰、舊志引古碑云云、今已不見此碑、鄒縣志亦載此說。

以上志孟子遺事。

趙氏岐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題辭

王氏應麟曰、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佔畢而已。五經通義說

閻氏若璩曰、按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困學紀聞箋

錢氏大昕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潛研堂答問

唐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疏請罷明經進士、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書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得立學宮。舊志。按舊志凡引史傳、皆約舉其文、不標書名、今悉稱舊志。

王氏應麟曰、國朝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玉海

按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翟

氏灝曰、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采此以備其制。

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各一部。玉海

景祐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監頒行。麟臺故事

熙甯四年二月、罷詩賦、以經義、策論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也。次兼經、禮記、論語、孟子。俱十道、後改論、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舊志

許氏瀚曰、熙甯四年科舉之制、以王安石議也。有宋尊孟子爲經、蓋已久矣。觀眞宗朝孫宣公奉敕校勘孟子、遂作音義進呈、可見祥符七年印本、卽孫校也。

元祐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舊志 又注、初、司馬溫公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乃止。

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舊志

按此文已詳前卷。孟子節解注見范祖禹志墓、原文云、康力疾解二卷。又按玉海載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爲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

許氏瀚曰、康傳載康言而無年數、據此知是元祐四年也。

呂原明元祐閒侍講、大雪不罷。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書爲二絕句。晁逈客語

政和四年、點檢措置祕書省官投名人並本省職掌楷書以上保引保二人、引一人。三館祕閣官試驗書讀孟子、書三百字不誤十字、讀三百字不差十字爲合格。麟臺故事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東宮備覽

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稽溪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舊志

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眞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獒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還中使宣示宰執。玉海

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經筵。同上

按、尹和靖有孟子解十四卷、已見前卷。王時敏師說曰、先生曰、德壽問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

言。上曰、誰言。曰、武王誓師之詞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張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諭德、兩日一講孟子。舊志

乾道時、朱某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宋史選舉志

紹熙五年八月、詔繙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玉海

金大定六年、始置大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校習之。又設女眞學、令譯經所以女眞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眞子弟習之。舊志

元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同上

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同上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同上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爲。同上

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奉上徵天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氣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李詡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今按、明史錢唐傳、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某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所謂孟子

節文、節丙閣書目所載二卷者是也。據戒菴漫筆、知當時此書實頒行未久、故日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而他書稱太祖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朱錫鬯謂野史近誣、不足信。又引太祖諭趙晉曰、孔孟之道、鄭劝學壯履、謂太祖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啟諸生譏上之端耳。此皆於孟子事大有關係、今並附錄於此。

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廖道南殿閣詞林記

以上志歷代崇書孟子遺事。

淮南子氾論訓曰、全性葆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誘注曰、全性葆眞、謂不拔骭毛、拔骭毛、養假眞訓注當作雖拔骭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傅氏元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傅子又曰、孟某、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物理論引見意林。

馬氏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稱孔子傳之孟某、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文獻通考

按、此著錄家孟子入經之始。許氏瀚曰、陳氏、馬氏既發此論、而宋史藝文志仍列子部、則托克托之過也。

薛氏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俞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讀書錄

附錄、許印林氏駁正孟兩山博士重纂三遷志稿三則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說本漢趙氏孟子題辭、云、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意謂鄒人系出魯卿、義固顯然也。孟子父母名氏、漢唐諸書不見。自明李東陽纂闕里志、許曰、闕里誌乃山東提學憲副陳君鎬所修、據李東陽序、乃李奉敕來祭、欲爲一書、適闕學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而已。諸書引闕里誌、動云李東陽、皆誤也。始云孟子父名激、字公宜、亦不詳出何典記。按晉左貴嬪孟母贊有斷機激子一語、激子猶敎子也、在晉人必

不以激爲啟聖公名、泆矣。許曰、啟聖公名字誠不知所出、然斷非因左贊而附會。若謂激字取於此、公宜二字又何從得來。明永樂大典中所采書及焦弱侯經籍志中所列書、今不存者多矣、不得謂明人所見今人無不知也。至公宜一作公宣、見王氏山志、姑存一說可爾。孟母事詳見韓詩外傳併劉向列女傳母儀篇、皆云鄒孟某母、未嘗著氏姓也。至宋鄭樵通志姓氏略、始云孟母仉氏。仉音掌、亦不言出何書。元張頦撰孟母墓碑云、舊碑題孟母氏李、未知何據。今碑已不見。許曰、張頦所稱舊碑、即金貞祐元年孫弼所撰鄒國公墳廟之碑、故云須謂鄒國公墳廟碑、蓋釋其疑也。王志乃改其題曰柯亭孫弼爾嗣記、奚矣。碑云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見稱。言之鑿鑿、泆非聽造、即張頦亦不過曰未知何據、當考而已。未嘗斥爲聽說也。此碑現在嶧側、未嘗不見、只因後人磨李改仉、王志因之、遂疑爲不見耳。瀚家藏闕里誌載此文、李字甚分明、此又不能存而不論矣。若近世傳刻小書、謂孟母仉氏乃魏公子仉脅女、此誤不可不辨。按仉脅之名見於唐小說家、僞稱張說撰梁四公記。四公俱蕭梁天監時人、仉脅其一也。明梅氏字彙仉字下注、孟母仉氏。又梁四公仉脅、連引二事以釋之。許曰、字彙原文云孟母姓仉。又梁有四公子、其一姓仉名脅。而陋者不察、貫爲一條、謬謂梁爲魏、又妄增子女字。此乃大紕繆者耳食之徒、以爲創獲、轉相傳說、貽誤不淺、取笑天下讀書人、故不可以不辨。

孟子師授出於子思、在漢諸儒悉無異詞、近代學者乃多異議。許曰、史記有人字無人字未可定、不得以王劭之言爲太史公言、烏可謂在漢諸儒悉無異詞乎。小司馬明言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烏可謂近世學者乃多異議乎。大約考核年代、謂不相值、即通鑑所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事、在安王二十五年。或且駁之曰、孔子沒、至是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尚存、則此事亦不足據矣。要之羣言淆亂則折諸聖、聖人既沒、則吾折諸聖人之徒。史遷、班固、劉向所言、蓋皆七十子後學者所傳也。孔叢子雖晚出、要出於孔氏。許曰、孔叢出於王氏。豈等後數千年鑿孔無稽者乎。孔叢即明有思孟授受數條、是則聖門實錄、確不可易。許曰、子之有家語、孔叢、猶經之有晚出古文尚書、前儒考辨已有定論。繼有一二偏信者竭力扶持、終不能勝也。何也、其書誠僞也。以今日修三遷志、欲屏棄孔叢不采、勢必不能、然亦不過付之闕疑載疑之列已耳、如必據孔叢爲實錄、以攻駁他說、則斷乎不可。至年歲小差、乃史文舛譌、紀載失實、又不可據彼而訂此。且吾又證之經文矣。經不云乎、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斯言也、聖祖以殿全書、決非少時講學之言、乃耆艾成德以後之言也。所謂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者、又非百八九十年之謂、乃百十數年之謂也。夫此百十數年之中、吾聖祖已六七十歲、則吾聖祖生時、距孔子沒時不過六七十年耳。子思子逮事孔子、而學於曾子。當孔子沒時、其年尚少、亦可知也。子思子享年蓋八十餘、許曰、子思年八十餘、與史記不合。當取王草堂之說、附注句下。而吾聖祖得侍函丈、復何疑哉。此吾所欲據本經以息羣喙者也。若蔡氏清議孔叢殆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此言尤非驗於事理者也。孟子在前漢時、知尊崇者馬遷、劉向而外、蓋亦無多。吾不知僞撰孔叢者何人、而能預窺聖道一脈正傳乎。許曰、漢文帝時孟子嘗置博士、毛公、韓生傳詩、董子說春秋、揚子著法言、莫不引述孟子、何止馬、劉知尊崇耶。且其書正是東漢以後知尊崇孟子者多、故僞撰孔

輩以韓家語。若前漢之世爲有如此好事者乎。今按孔叢之書、子思、子上而後、載孔鮒、
孔臧之言爲多。孔鮒、孔臧亦決非附會思孟一段授受之人也、
許曰、孔鮒孔臧之言又眞乎哉。是何異辨古文尙書非僞、而云有孔安國序、有孔安國傳、安國決非作僞之人哉。據爲
實錄、又何疑焉。至於近世小書有稱孟子外篇者、許曰、孟子外書不必改爲
外篇。此書自胡震亨、姚士粦等傳刻行世、不得渾稱近世。載孟子自明所從學、曰魯有聖人
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
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某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此段若
心、分明無論文詞鄙里、非聖賢吐屬、而謂學於子上、亦漢唐諸
儒所未聞。究其意、不過由史記列傳學於子思之門人一語附
會而出。然使子上果爲孟子師、史記孔子世家述子上事、不應
若是寥寥、即孔叢載子上事、不應若是沒沒也。且趙岐注孟子、
親見外書四篇、不容不知學於子上、而題辭云師孔子之孫子
思也。許曰、此引孔叢爲證、卻無不合處、何也。孔叢子固喜附會者也、引趙岐爲證、則尙欠商、何也。今之外書固非趙氏所
見、且趙氏固云其文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眞。縱外書有學於子上事、趙氏詎肯取以爲信乎。此外篇之僞、不
辨自明。乃復僞撰問答數條、益不足論矣。要之聖賢授受大端、
天下萬世讀書人所共聞、而公議之者、豈余小子所敢私贅一
辭哉。

原志云、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即今之
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
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挪移也。許曰、此論果足
據乎。信如是說、無論他書、即如孟子七八月之閒、歲十一月十二月、已不得通矣。如書之伊訓曰、惟元
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許曰、伊訓乃僞古文。
至於周人、豳風敘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見、許曰、豳風是述公劉時事。
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於四月
初二日。許曰、孟子生年尙無確據、何論生日。舊傳四月初二、即四月初二云謝。或云周四月當夏二月、亦可姑備一說。

原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許曰、孟子字馬班未言及、若趙氏則不但未言及其、題辭明言字則未聞也。是以孟子逸其字、不始於中論序也。及曹魏人作徐幹中
論序曰、孟某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
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
許曰、此序原文與此小異、今錄於此。○予以荀卿子、孟某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按原文爲勝、然其說甚不足據。荀卿名況、卿即是字、故劉子政云、蘭陵人喜字卿、皆以荀卿也。則以卿爲字者是矣、即孟子書自古及今皆稱孟子、亦無稱孟某子者。乃云皆以姓名自書、厥字不傳、何也。今世所稱子車者、出於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
著聖證論。其或稱謂子輿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元所著傅子。
許曰、按孟子字、漢世儒者未聞。聖證論、孔叢俱難憑信。其稍古者、惟傅子及劉孝標辨命論耳。又晉書劉長盛云子輿所以辭大夫者、良以色養無主故耳。與傅子同、是晉世有此說。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
許曰、孔叢漢志不載、隋志已著錄、在論語家。此云漢隋唐志不載、何也。有疑其僞者。而文選李善
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許曰、孔叢之僞在魏晉閒、李注引之、何足異。且古
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即以曾子字爲字
哉。許曰、此等世俗之見、豈足以考證古書。此雖舊志之文、亦亟宜刊正。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

車爲當。許曰、劉孚標辨命論云、子輿困臧倉之訴、則從傳子而不從孔叢何也。又正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車、音從平聲。廣韻箇韻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許曰、廣韻原文作、軻、轗軻、不遇也。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從去聲。此說近鑿、當以平聲爲是。許曰、廣韻箇韻說、實出孔叢雜訓篇注。其注云、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又案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據此、則孔叢正作子居。既字子居、則廣韻箇字注正得其旨、同一出於孔叢、一信、一不信、徒見其惑而已矣。

按、原書許氏駁辨甚多、此三條蓋博士所尤用意者、故按語獨詳、而許氏疏辨之說亦最明晰、附錄於此、以存其眞。至此外辨正各條、已經采用者、不復詳出。惟佚文類許氏有補遺數條、今已錄入本卷。原文尚有一條引史記燕世家、孟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許氏謂此齊王爲宣爲湣、誠難考斷。若孟子之言、則史遷必有據依。然史記僅以七篇著之傳、固無所謂外篇、不審此七篇逸文耶、抑列國舊史文耶。索隱謂此語與孟子不合、蓋不信其爲孟子之言也。今按此四語明見戰國策燕策、乃孟某謂齊宣王語、史遷欲移屬湣王、以合六國表、故删去宣字。是則國策乃史記所本、而許氏謂不審此七篇逸文、抑列國舊史文、亦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矣。附志於此、以見著書之難、與校錄之尤不易也。

受業門人陳世昌
丁汝彭校字

校記

①繹：當作「嶧」，見《古微書》卷八。

②孔演：當作「演孔」，見右引書。

閑道集

清道光刻本

清・孟經國 輯

《閑道集》四卷，清孟經國纂輯，清道光刻本。

經國，浙江紹興（今屬浙江）人，孟子後裔。道光中嘗佐幕福建。

據是書末孟經國《孟子年表跋後》稱，其少時從塾師學《孟子》書，即心向往之。稍長治制藝，究心集注，然不過領會章節及句法段落，於此中精蘊未能深悉。後以家貧棄舉業，游於公卿之門。稟牘餘閑，重新取趙岐《孟子題辭》及孫奭《正義》讀之，遂逐層體貼，悉心揣摩。復取《戰國策》、《史記》、《竹書》、《通鑒》以及《注疏》、《大紀》、《考略》諸書參讀，始知孟子抱道自重，游歷諸侯，以仁義王道相期，而屢見沮。而留下七篇之書，繼往開來。

是書爲經國佐幕餘閑，薈萃各書而成。分爲四卷：卷一爲《孟子外書》，卷二爲《孟子逸文》，卷三爲《孟子年表》，卷四爲《孟子注解》。書前有吴榮光、恒豫、韓克均序。卷首有孟子石像、孟子墓圖。

案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七篇之外「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應劭《風俗通》也稱《孟子》十一篇。但《外書》久佚。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性善辨」條記：「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然此一帙後世亦無所見。而明代人忽刻《孟子外書》四篇流傳，學者多指其僞。至於《孟子》佚文，古文獻中頗有徵引而不見今本《孟子》者。如《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顔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廣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孟子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孟經國用力搜輯，成《孟子佚文》一卷，誠有功於孟學。其《孟子年表》一卷，折衷衆説，於孟子生卒年考證尤詳。但有些地方引僞《孟子外書》爲證，是爲其失。

叙

太史公列傳稱、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楊雄稱、孟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以荀子爲同門異戶。班固乃以孟子、子思、與荀、董、司馬、劉、楊同列。故漢以後、或稱孟荀、或以等于晏嬰之儔。唐藝文志猶云、孟子荀卿、專修孔氏。以折異端。至韓文公、稱孟子醇乎其醇、荀楊大醇小疵。實本楊子。宋儒宗之、而萬世之論以定。夫司馬作史、去戰國甚近、而僅云孟子七篇。則趙岐謂外書四篇、爲後人依託、當矣。顧日

月經天、而容光所照、亦非爝火比也。江河行地、而泌沸所溢、尤非潢汚行潦派也。若精言之、則家語、國語、紀聖賢言行、未必盡爲可信。然究與莊列異旨。余所以于秦漢以前古聖賢書、每日孜孜也。孟君經國、以佐幕餘閒、薈萃各書、于孟子微言佚事、輯成篇冊、曰孟子年表、曰佚文、曰註解。又訪得外書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篇錄入。其用心可謂勤矣。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只有性善辯一帙、而闕其三。則此書尤足

珍也。因孟君請而叙之。

道光己丑十一月初六日、

翰林院編修、前護理貴州巡撫、福建

布政使、南海吳榮光撰于廬墓之雲

朔山房。

叙

昔 先嚴莅南州、始得執摯見 先生、憶其歲、蓋嘉慶乙丑也。 先生篤于品行、長于詩古文辭、爲幕中傑出者。先嚴曾屢述之、故得相從於話雨樓觀德堂之間。後此、條奉 母北上、蹤跡多疎。歲丁丑、 先嚴任南汝觀察、奉諭始知、仍聘 先生至古申國、重美東南、大慰所望。自偕遊秦關以往、莫知稅駕矣。今年春、辱遞魚牋、附寄孟子年表。捧誦數過、廣援博攬、考据精詳、採拾各條、辯論明晰、子車氏一生、所如不合、展卷瞭然。不特遊梁遊齊、先後年歲確有可憑。伐燕取燕、均爲宣王。疑團得破、更識誕降之日、五色雲呈、捐館之時、鄒人盡哭、即歷聘侯邦、或爲術士所傾、或爲嬖人所沮。天之不欲斯人遇、非爲七篇故乎。至若外書四卷、千餘年來、佚而不傳。今幸 先生好學博古、購而錄諸編年紀月之首、是何異霧開雲斂、復覩日星河嶽也。其有功于子車氏、豈淺鮮哉。謹拜手而爲之跋。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臘月朔、

知河南歸德府事、前吏部郎中恒豫謹譔。

序

嘗讀漢志、以內外名篇者、惟淮南爲然。蓋內論道、外雜說也。後讀莊子、亦分內外篇。東坡謂出于世俗、非其本意。今以之儗孟、似不于倫類。觀劉歆七略、作孟子十一篇。應劭風俗通、亦稱孟子中外十一篇。然則所謂中者、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內、即七略所稱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是也。而此言外者何居。按孟子七篇、武帝時已入大內、故曰中、亦曰內。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其時邠卿只知內府七篇、而不知有民間所得之四篇。故疑爲後人依託、勿之註耳。會稽　孟君經國爲子輿氏七十數世孫、余夙耳其名。客秋與　芝庭將軍、衡論幕中品槪、　將軍首推之。余乃物色得與晤語、雖修髯蒼蒼、不失儒生面目也。言論風采、綽有可觀。袖所輯孟子外書及佚文、年表、註解四卷出閱。苦心孤詣、匪伊朝夕。夫表與註解、倘有古書可稽、而逸文亦有簡編可採。惟外書、自綦毋邃撰時子注後、至唐已失。　孟君久業中韓、見推名公卿、佐理劇郡邑、南遊楚江閩嶠、北歷秦嶺梁園。舟車所至、不爲不廣、而能于案牘餘閒、援纂陳迹、摭拾羣言、使二千餘年之佚書、一旦彰而顯之。即謂子輿氏之賢裔也可、謂之功臣也亦無不可。余嘉其志、爰屬付梓。倘附諸七篇之末、以充十一篇全數、俾列于淮南莊子之外、其誰曰不宜。

道光十有一年歲在重光單閼修禊之日、

福建巡撫汾西韓克均芸舫氏撰。





閑道集目錄



孟子冕旒像



贊曰、鳧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竝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蘊錫。

孟子石像





經圖自讀

先亞聖書後五十餘年來、追維　祖德、屢見羹牆、輙神遊于馬鞍四基諸山、思欲一瞻墓廟而不可得。乃自嘉慶丁丑戊寅之間、硯食古中國。巳卯、自泰而楚、之梁、襄謁　遊梁祠。北上燕都。庚辰夏、由燕就嶋　葉廉使汝芝旋浙、竊喜、假道兗鄒、必能辦香瞻謁　聖像、躬上馬鞍四基埽墓。不謂行抵泰安、牲口倒斃、中途逗遛多日、與人又言時方發夏、霖雨正多、未克驅車湖路。而　廉使星軺、後前行數站、即由泰安單騎前赴沂州山路而行、私願成虛、爲悵快者久之。嗣閱三遷家乘、首圖　亞聖冕旒正像並跪坐側像、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跪像以殉。後經宋人修孟母墓、得之墓中者。或又據闕里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識、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葢古人席地而坐也。孟子刻像殉母之說、疑無所據。昔朱子亦嘗云、古人坐者、兩膝著前、因反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然。茲經圖不問孟子之像是否得之孟母墓中、謹將冕旒跪坐二像及馬鞍四基所葬三墓、概付剞劂、刻諸卷首。俾天下後世凡讀吾

先亞聖書者、咸見羹牆于勿諼云。

閑道集卷一

裔孫經國謹輯

孟子外書

性善辯第一 讀按、王充論衡、孟子作性善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荀卿名况、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蠭蟻知君臣、而况于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物亂之。水無不清、而物汚之。是豈本性也哉。而物亂之、一本作而欲害之。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蕭南、文王生於台璽。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此章戒人不學而牆面、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擇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我子矣。遂居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問。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踞、列女傳作袒。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專一其性，禁止其淫。）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子石曰、信。孟子曰、何謂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

孟子曰、莞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莞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曰、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之以言，不約從，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已矣。

文說第二（凡十七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言人徒騁才辯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也、言刻則人害也。大雅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兮、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𧒂鼃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丁公著曰、𧒂、古蚳字。萊、國名。後屬齊地、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爲臣而去之後。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泄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子叔、孟子門人。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奢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弛、緩也。惠子名施。渦出欒水。

孝經第三 凡二十章

孟子曰、孝經者、孔子傳於曾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輿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釐僖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董、死孝也。（劉熙曰、茅董、騶大夫。喪母、哀毀而死。）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綦毋邃曰、伯贛、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邠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纕、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與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蠲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蠲子、爲墨子之學者。）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之義。）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莇、莇者殷法、雖周亦莇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綦毋邃曰、莇讀如藉。陸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高誘曰、丑子、卽公孫丑。世本、齊末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郊門、（子敖、王驩字。程曾曰、郊門、齊南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讀如連、與堅爲韻。白讀如裴、緇讀如哉、與白爲韻。此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爲詩而賦之。）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堯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霸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越、挑應新、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齊謳之最高者。）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

爲正第四 凡十七章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殆。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佞臣之言。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

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孟子過鄭、見鄭莊公。鄭、國名。高誘曰、世本、鄭莊公名頹。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曰、有道吾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覇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孟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逢君意以順其惡。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按、左綿李氏刊本、止有十五章、以下闕。

孟子曰、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禍患所遵。當以仁義爲本。

閑道集卷二

齊孫經國譔輯

孟子逸文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荀子性惡篇。

孟子曰、人之性善。說文繫傳。唐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袁宏後漢紀郅惲語。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下。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于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同上。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王充論衡本性篇。

孟子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大行人注。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注。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應劭風俗通正失篇。

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傳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朴子外篇。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孟子曰、千載繹史作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于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歙肩注。

孟子曰、顰蹙而言。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使自求之。文賦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張景陽七命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繹史作間。有命世者。答蘇武書注。

孟子曰、討及下者無遺策。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善于人、故曰討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註。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

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史記索隱。

孟軻謂之寄居。案、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騎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孔穎達詩豳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齒耳。案、漢書食貨志、叙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何休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有云。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蕤長短經是非篇。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宋白等文苑英華論入牛希齊治論。

若久墜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注。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摭言。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庭兼明書。繹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改。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

孟子曰、軻少貧、從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從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從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同上。案、文選注引列女傳。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案、此疑是性善辨之文。

孟子曰、國無小。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僭僞部政治小序。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冊府元龜環衞部志節小序、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曰、忠者、臣子之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集注載外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據、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陵者、高大也。若潦不異于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于邱陵、則跛羊步其巔。講苑珠璣。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正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劉向說苑。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汩于欲。傾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之道也。韓詩外傳。鹽鐵孟子翼考亦載。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同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坐塗炭。蓋聖人之清也。蕭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唐章懷太子後漢書註。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劉熙注曰、致、至也。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六帖。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有過者、止而聽之。過者上、脫吹笙二字。則弈敗。笙汩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劉晝新論。正義亦引。

人之于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玉彝彝文。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學齋佔畢。

使動其端善于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勿見也。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其上即性有善端云云。

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于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同上。

今人之性不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

閑道集卷三

孟子年表　　　　　　裔孫經國謹輯

周烈王喜四年（魯共公奮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于鄒。（紀魯侯之年者何、鄒先自邾、郲故魯附庸也。）

按、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攀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按孟子譜、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秦以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于邠風叙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考、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于四月初二日。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晩始遊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陳氏鳳石謂、孟子生卒、史記不載。據孟子譜稱、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寅、壽八十四歲。爾青日札、聽雨紀談、與孟子譜並同。獨其所生之歲、孟子譜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定王三十七年。陳氏士元謂、在安王。瞿氏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孟子乃生。諸說不同。惟三遷志云、當在烈王四年己酉。蓋自赧王二十六年、逆遡烈王四年、孟子年適八十有四。況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于靈王庚戌。）距孔子卒一百八年。（孔子卒于敬王壬戌。）與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亦合。任鈞臺從之、較譜說足據。

孟子譜、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又字子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箇字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譜、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曹魏人

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車者、出于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于晉司隸較尉傅玄所著傅子。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不載、有疑其僞者。而劉孝標李善之註、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世代去傅玄已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真。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任氏兆麟曰、聖證論稱字子車、又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又傳奕休稱字子車。按孟子字、當從子輿爲是。攷漢石經論語殘碑、執輿作執車。古二字通用。居則以音譌、于義亦無當也。

史記索隱、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按漢志魯國有騶邑、故邾國。水經註、鄒山、左傳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城鄒山陽、故邾婁之國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于此。今以孟墓證之、則孔孟生同鄉邑矣。

陳氏鳳石云、譚氏編年畧、以爲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卞人之類。又引自齊葬母爲魯人之證。閻百詩曰、孟子爲鄒人、非魯人。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適鄒。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魯鄒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故孟子祗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按、孟子少居鄒、有鄒與魯鬨、孟子對穆公語。意其聚徒講學、居鄒日多、而曹交得聞人皆可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此時孟子居鄒、猶是四方來學之初也。譚氏編年畧、列見穆公于見齊滑王之後、非也。

精舍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東隅。有曝書臺。其東隙地、子思講堂、孟子學道于此。

三遷志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東南隅曝書臺西、去子思書院僅百步。

林氏春溥云、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明文。元張頷孟母墓碑記、据鄒公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雜記載孟子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巳

酉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今考貞定王在位只二十八年、無己酉。己酉在考王元年、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己一百四十三年、不得云壽八十四也。陳士元疑定爲安之訛。然安王在位亦只二十六年、無己酉。己酉在烈王四年、故三遷志所載年表、据黄楙瞿九思說、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旣與八十四之數符、亦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合。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故今從之。至闕里志、謂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潘彦登孟子生日考、亦謂疑是安王十七年、譜訛安爲定、訛王爲三。周廣業孟子四考從之、謂孟子當卒于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按、如其說、則孟子先魯平公梁襄王卒、七篇中何以皆稱其謚。殊不可從。　又言、孟子本魯公族、趙岐說。後徙於鄒、遂爲鄒人。其葬母于魯者、蓋孟孫世爲魯卿、則祖墓自當在魯。太公子孫五世反葬于周、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吳程乃据此以爲孟子魯人之證。譚貞默編言、更侈其說、謂鄒爲魯下邑、卽孔子鄉、叔梁紇所治。近曾子升孟子年譜力主之。其文繁、不及詳辯。今但以孟子兩處證之。如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如謂鄒卽魯邑、則祇有魯君、而鄒君何爲者。舉此、則其他附會之說、不待煩言而破矣。

周烈王喜五年、魯共公奮六年。庚戌、二歲。

六年、辛亥、三歲。

按、三遷志、父激卒、母仉氏鞠之。

又按、春秋演孔圖、孟子父激公宜。陳楷門曰、名激、字公宜。

孟氏譜、父曰激公宜。一云名彦璞。

按、集韻、孟子母爪氏。錢竹汀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變隸爲爪。非從人從几也。春秋傳、黨氏、先儒讀爲掌、出任姓。孟母當是其族。

周烈王喜七年、魯共公奮八年。壬子、四歲。

譜按、孟子外書、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爲賈衒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遂居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敎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敎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

廣輿記曰、孟母故宅、在太原榆次。母幷人也、其地有三徙鄕。

周顯王扁元年、魯共公奮九年。 癸丑、五歲。

二年、 甲寅、六歲。

周顯王扁三年、魯共公奮十一年。 乙卯、七歲。

四年、 丙辰、八歲。

五年、 丁巳、九歲。

六年、 戊午、十歲。

三遷志、禮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周顯王扁七年、魯共公奮十五年。 己未、十有一歲。

八年、 庚申、十有二歲。

九年、 辛酉、十有三歲。

周顯王扁十年、魯共公奮十五年。 壬戌、十有四歲。

周顯王扁十一年、魯共公奮十六年。 癸亥、十有五歲。

三遷志、就學于魯、歸家斷織以敎。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

又按、孟子外書、曼邱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爲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鄭氏禮記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

聖門志曰、孟子十五歲就學於魯。謹按、伯魚卒于敬王三十七年。子思卽以是年生、至烈王四年、已百有十四年。孟子始生、安能親受業耶。蔡介夫謂、若親受業、不應但云私淑諸人。其學于子上、信矣。

林氏春溥曰、本傳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此謂實錄。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遂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敎。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答之語、竝誤。

按、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卒已五年、而子

思爲喪主。知其年已長矣。孟子之生，距伯魚卒，蓋百十一年。安得與子思相及耶。

周顯王扁十二年、魯共公奮二十年。甲子，十有六歲。

十三年、乙丑，十有七歲。

十四年、丙寅，十有八歲。

十五年、魯康公屯元年。丁卯，十有九歲。

十六年、戊辰，二十歲。

十七年、己巳，二十一歲。

十八年、庚午，二十二歲。

周顯王扁十九年、魯康公屯五年。辛未，二十三歲。

按，任氏曰：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田、興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鞅，孟子必不入秦也。

周顯王扁二十年、魯康公屯六年。壬申，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

二十三年、乙亥，二十七歲。

二十四年、魯景公偃元年。丙子，二十八歲。

周顯王扁二十五年、魯景公偃二年。丁丑，二十九歲。

周顯王扁二十六年、魯景公偃三年。戊寅，三十歲。

林氏春溥曰：孟子既娶，見其婦田氏袒而在內，不悦。婦求去，以母言留之。當在此時。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劉向列女傳作袒。

周顯王扁二十七年、魯景公偃四年。己卯，三十一歲。

二十八年、庚辰，三十二歲。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

三十年、壬午，三十四歲。

三十一年、癸未，三十五歲。

三十二年、甲申，三十六歲。

周顯王扁三十三年、魯景公偃十年。乙酉，三十七歲。

通鑑：孟軻至魏。　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是

爲顯王三十三年。通鑑從之。任釣臺孟子考畧、謂當在顯王四十八年。詳辯在後。

周顯王扁三十四年、魯景公偃十一年。丙戌、三十八歲。

紀年、魏惠王改元年。按、三遷志註、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立、從史記誤。閻潛邱云、孟子是年至齊。

周顯王扁三十五年、魯景公偃十二年。丁亥、三十九歲。

謹按、惠王改元、竹書作顯王三十四年丙戌、而通鑑則謂三十五年丁亥。差互一年。任釣臺孟子攷畧從竹書。江愼修孟子舉要云、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是爲周顯王之三十五年丁亥也。今並存俟攷。

按、任氏兆麟時事畧、謂是年孟子至齊爲卿。奉母居平陸。

周顯王扁三十六年、魯景公偃十三年。戊子、四十歲。

三遷志、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擒將龍賈。而孟子不載講錄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周顯王扁三十七年、魯景公偃十四年。己丑、四十一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客卿。

周顯王扁三十八年、魯景公偃十五年。庚寅、四十二歲。

周顯王扁三十九年、魯景公偃十六年。辛卯、四十三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鄒之任、見季子。乃由任之平陸。

周顯王扁四十年、魯景公偃十七年。壬辰、四十四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平陸之齊、王館之雪宮。

周顯王扁四十一年、魯景公偃十八年。癸巳、四十五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齊王以賓師禮孟子。

周顯王扁四十二年、魯景公偃十九年。甲午、四十六歲。

周顯王扁四十三年、魯景公偃二十年。乙未、四十七歲。

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爲上卿。陳士元從之、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扁四十四年、魯景公偃二十一年。丙申、四十八歲。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處齊爲客卿。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

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皇極經世、是年、孟子去齊。　時事畧云、去齊退居平陸。

陳士元云、反魯居鄒。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扁四十五年、（魯景公偃二十二年。）丁酉、四十九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齊、居休、反魯、省母。遂之宋、滕世子來見。

周顯王扁四十六年、（魯景公偃二十三年。）戊戌、五十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宋之薛、受問餽。

周顯王扁四十七年、（魯景公偃二十四年。）己亥、五十一歲。

林氏春溥譜、是年、孟子至梁。

按、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辛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考是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去年、楚昭陽破魏襄陵、取八邑。故有南辱于楚之言。又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論大丈夫語。史云、惠王數困軍旅、亦惟此時爲甚。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按三遷志、從通鑑、謂孟子三十三年至梁者、疑誤。）

王懋竑曰、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曹之升孟子年譜、是年、自薛反鄒、滕文公問喪禮、遂聘問爲國、館于上宮。

周顯王扁四十八年、（魯景公偃二十五年。）庚子、五十二歲。

謹按、孟子外書、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

任氏啟運孟子考畧云、此時在滕。先是、已如宋、歸鄒、而後至梁、至齊。

又云、時孟子年五十二矣。故稱之曰叟。史稱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也。葢史遷未攷惠王有後十七年、遂以後元即屬之襄王。若孟子至梁、三年即去、時梁未嘗南辱于楚、喪地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按、前孟子去齊、當是去位退處平陸。至是、由齊至梁。故有不遠千里之言。又劉彥和新論載、秦攻梁、孟子勸王去梁之語、見上外書。故並錄之、俟考。）

任氏兆麟孟子時事畧云、是年至魏。

應劭風俗通曰、孟子去齊、梁惠王聘之爲上卿。

林氏春溥譜、是年在梁。

陳氏鳳石亦謂、孟子至梁、當在是年。蓋以此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孟子年僅三十七、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若果孟子于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卽去。是時未嘗南辱于楚、卽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如謂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况果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因何有與滕文公問答語。蓋史遷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繫之惠王之前二年、故誤也。其說本之鈎臺。按顧氏日知錄、江氏孟子舉要、亦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者、非。

按、史記列傳言、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趙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為孟子遊歷、先齊後梁。蘇氏古史亦然。惟通鑑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竊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卽載梁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人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梁後齊、較然可知。江慎修曰、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錯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洵不刊之論也。

林氏春溥曰、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今以七篇證之、殊誤。孟子時年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于楚、卽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案竹書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自是又十七年、乃薨。據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實惠王之後元八年、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所謂南辱于楚是也。其明年、秦復伐魏、取曲沃、平周。而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辛辱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對景春大丈夫語。亦一證也。又二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此其確然可證者也。史公未考惠王有改元之事、故不得不繫孟子至梁于三十五年。致種種不合。通鑑既從竹書、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至魏之年、宜至襄王卽位、載孟子見魏襄王語、竟似孟子在梁十八年之久。則猶未免襲誤耳。顧炎武曰、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七篇中梁

事不多。是也。

又按本傳、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趙岐從之。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也。今考世

家、既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計其年只三十七。若果

先至齊、則年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乎。又時距燕噲子之事絶遠。中隔二十一年。

蘇氏古史因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

齊湣王。譚貞默謂孟子所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

惠、梁襄、鄒穆、魯平、滕文。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

宋偃、故止稱王。說似有據。然以伐燕一事證之、前問取

燕、稱宣王。後燕畔、止稱王慙。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慚者

湣王也。林希元曰、宣王以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于孟子。若湣王、何慙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說是也。然則概指王卽湣王者、誤矣。蓋孟子仕

齊、中以葬魯去位。喪畢、反齊。此爲再至、而皆在宣王時。

故其去也、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萬斯同乃據此

爲再仕湣王之證、愈失之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

遲久未有所遇、故當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

文、皆在中年以後。謂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

然一見惠、襄、命駕遂行。崇之見退、有去志。雖進易退、未

嘗久淹。故曰、久于齊、非我志也。齊湣素非賢王、孟子豈

有既去復來之理乎。今據竹書、梁襄王三年、當齊宣王

五年、魯平公初立、卽燕噲讓國子之之歲。又二年、而齊

取燕。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證之孟子之書、先梁後齊、

其事皆合。故通鑑綱目、于愼靚王二年、魏襄王初立。書孟軻

去魏適齊。蓋得之矣。

附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考。　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

于齊。前邳遷于薛、薛已滅矣。邳與薛皆任姓。其遷邳、或

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邳、而封靖郭君。洪容齋謂薛

滅于宋王偃者、蓋因國策占雀篇滅滕伐薛之誤。按索

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

月、齊城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游大魚之諫

乃止。其後田文卒成之。後漢書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

所築也。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文公安

得不恐。以經考之、孟子是年在滕也。由此推之、孟子生

于鄒。鄒穆公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鄒。自鄒如宋、當在

君偃初年、已非剔成時。鮑彪謂辟公時、誤已。孟子居宋、

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勾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言之、皆在是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亦在此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而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宋故也。迨孟子自宋歸鄒、滕文公使然友兩番就問、其虛左以待者、已非一日。惟鄒穆公卒、孟子乃應聘之滕。館之上宮、百官有司總已以聽、孟子乃修井地、君臣力行、遠方之人、皆願爲氓。介弟如更方且受業、即如許行、陳相、亦必爲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惜乎滕君則誠賢君、而所與爲善者、僅五十里耳。于天下舉安之志、猶未逮焉。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去滕之梁。

周慎靚王定元年、魯景公偃二十六年。辛丑、五十三歲。

江慎修羣經補義云、是年至梁。

陳氏士元云、是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

曹氏之升謂、是年、去滕、歸魯、奉毋之梁。

林氏春溥謂、是年在梁。

周慎靚王定二年、魯景公偃二十七年。壬寅、五十四歲。

三遷志去魏適齊。

任氏啟運孟子攷畧謂、由鄒之任、見季子、在去梁後。

曹氏之升云、去梁、自范之齊。

任氏兆麟謂、是年、去魏之宋。按季彭山曰、孟子聞宋王偃將行仁政、乃適宋。

按史記言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據通鑑、孟子見梁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且即如史記以宣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舛異之甚、故不從史記、而從通鑑也。林氏孟子年表、亦謂是年見梁襄王、遂去梁。與三遷志合。至又謂去梁反鄒、由鄒之任、至平陸、因由平陸之齊。則更與陳鳳石之説相符矣。

陳氏鳳石曰、按孟子在梁。正儀、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梁時。觀其問與周霄並記可知。按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鄉、故梁惠王與周霄並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夫儀、衍相、而孟子尚可留乎。孟子去魏適齊、何以知之。據孟子自范之齊、即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魏趙齊三國之境、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以鄒而往、僅得半耳。所謂望見齊王之

子者季氏本謂疑卽王子墊、郝氏謂湣王子法章總、不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爲合。曰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任氏攷畧、孟子去梁、反於鄒、其時有季任儲子交之事者。恐非。此亦陳鳳石從曹之升之說、並存之以俟參攷。}

又按、孟子至齊、疑未卽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萬章亦以不見諸侯何義爲問。孟子兩擧景公招虞人不往、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耳。季氏本謂、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王於崇。

任鈞臺云、孟子見王於崇、退卽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處于平陸、依距心也。退卽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一言而齊君臣皆知其罪爲發棠邑以賑民。是言將行、其言爲之兆也。{儲子幣交、當在此時。}繼有賓師之命、館孟子于雪宮。于是孟子爲卿于齊。列女傳所謂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是也。雪宮者、館孟子而來就見者也。{趙邠卿注孟子將朝王章曰、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是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于稷下、故樂毋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當時辯士、見孟子位賓師、無責守、綽綽然有裕、故以嫂溺援手之喻諷之。

其出弔於滕者、必是文公卒也。季氏曰、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禮。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亡始終之大禮也。{考自臨淄抵滕、約五百里、一往一還、將千里。朝暮接焉、而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未幾、孟子母喪于齊、自齊歸葬于魯。{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外書同。}既葬之後、曷爲反于齊、止于嬴。蓋致其事於君也。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反哭而致事。謂還政于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于齊王。故有此止。禮亦宜然。{反齊之事、說者紛紜。郝氏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並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是臆度。閻氏謂反葬在終三年喪後。則本章首宜陳臻問曰之例、何必直從三年前追叙來歷。毛氏以反爲反哭之反、竝言齊有家而魯無家、孟子恐未必然。尤非確論。}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閻百詩云、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葬、終喪、後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見還就顧望也。余謂此爲孟子復之齊之切證、闕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後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留淹留者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宣王既見孟子之辭、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林氏春溥曰、季彭山謂于崇見王、在免喪再見時。今以退有去志之語推之、良然。其云、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考此數年、齊無被兵之事。且卽被兵、與孟子之去何涉。

嘗從孟子疏、以賓師之位者爲得。緣孟子不受祿、不敢臣之、尊以師禮、故難固辭耳。

又謂、孟子居鄒、季任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于平陸、儲子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此事其在去梁適齊之間乎。蓋由魏之齊、中可過鄒。時孟母尚在、無不歸省之理。而任與鄒、相距僅百二十里許。今齊甯府東任城縣、西北距古郕城一百二十里許。一宿郎至。平陸在任城之北、今汶上縣、去臨淄六百里、此固中間適齊之道也。又孟子自范之齊、據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四書釋地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七八十里。二地相近、當是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歎異之耳。

周愼靚王定三年、魯景公偃二十八年。癸卯、五十五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在齊、迎母爪氏。

曹氏之升云、是年、爲卿、弔滕文公之喪。

譚貞默孟子編年、是年、受宋餽、滕世子來見。又鄒、適薛、受餽。後適齊。任氏兆麟時事畧從之。又云、是年、孟母卒、歸葬于魯。較林表差早一年。

周愼靚王定四年、魯景公偃二十九年。甲辰、五十六歲。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母爪氏卒于齊。孟子自齊葬於魯。與曹年譜合。

謹按、孟子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縗、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吾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鄰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見齊宣王。

周愼靚王定五年、魯平公旅元年。乙巳、五十七歲。按時事畧、旅作叔。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子在魯居喪。

按、孟子自齊葬于魯、則孟母之卒于齊可知。列女傳、孟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聞之云云。此其證也。其歸葬之年、任氏兆麟謂在愼靚王三年、曹之升謂在愼靚王四年、疑曹說得之。至反齊止嬴、諸說不一、惟閻潛邱謂經三年喪、復至齊爲卿之說爲得。鄒京山謂、三月歸葬後、反齊而拜君賜。顧亭林謂爲改葬。毛西河謂、反于齊者、反哭之後。季彭山謂、在齊居憂者三年。任釣臺謂、居嬴地以終

喪。卮柄中讀、卒哭之後、反而爲鄉之事于齊王。竝屬臆說。致孟子葬毋于魯、自宜廬于魯以終喪。周廣業謂、古無廬墓之說。然孔子之喪、子貢廬于冢上三年。則古有行之者。孟子斷無棄母墓而歸鄒之理。時魯平公初立、而臧倉毀孟子後喪踰前喪、當必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則平公將見孟子、卽在孟子喪畢之後可知。蓋魯平初政、頗有穆公之風、故樂正子見用。其欲使爲政、亦當在此時。惜皆慕其名而無其實。自是而孟子反齊之志決矣。後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則反齊後事也。

周慎靚王定六年、魯平公旅二年。丙午、五十八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終喪。魯平公將來見、嬖人臧倉沮之、不果。遂反于齊。　按、臧倉毀孟子後喪踰前喪、葢指近事而言。則平公將見、當在孟子居魯喪畢之後。廣文選所謂魯平公與齊宣王會鳧繹、是其事也。按、廣文選從外書。

謹按、孟子外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

周赧王延元年、魯平公旅三年。丁未、五十九歲。

三遷志、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甍。按、宣王尊敬孟子過于魏惠王、故一時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語。其後以喪歸魯、切劘既疎、小人乘間、浸漬銷刻。再見之後、禮貌寖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葢魯反齊之後、卽繼以齊人伐燕、燕人畔。而繼以孟子歸。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爲湣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爲宣王。今從之。

林氏春溥云、是年、在齊、爲客卿。有答沈同燕可伐、及與宣王論勿取、置君而後去等語。時趙與楚魏俱欲伐齊而存燕、宣王所謂多謀伐寡人者也。

通鑑綱目、是年、孟子去齊。

大事記云、自齊之宋、自宋適滕。

皇王大紀云、去齊、居于宋。陳士元從大事記。

陳氏鳳石考徵亦云、時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與林氏合。

閻潛邱曰、史記與孟子不合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林氏辨之甚詳、特列于後。

按、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而伐燕、取燕俱闕。

其見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但稱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明燕噲實宣王時也。至燕噲屬國于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次有諸將謂齊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附之湣王年中，又全無之。可知史記缺遺錯亂，蓋有誤截前王年數屬後王者。宜乎其與孟子不合也。

又按，國策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而儲子正爲相者也。並載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而章子與遊者也，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也。史記所以屬之湣王者，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伐燕而爲報。想燕齊相報，不應甚久，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不得不以伐燕屬之湣王。不知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分明。蓋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數，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史遷特未深考耳。若以燕昭王即位二十八年始報燕一語爲據，則孟子所記原是實事，而史記移爲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林氏春溥曰，本經與史記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後人爲兩至齊之說，皆史宣湣之年誤之。宋伐燕之役，七篇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湣王十年，遂爲千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湣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湣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黃氏日抄載蔣曉之說，謂齊之伐燕有二，齊宣因喪伐燕，取十城，即梁惠篇所載問答是也。孟子作于宣王既沒之後，故以謚稱。後湣王因子之之亂伐燕，取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故不稱謚。欲以合史孟爲一，不知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云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此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以蘇秦說而復歸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至閻氏生卒考，欲移燕之年數以就齊。周廣業四考，謂齊威宣乃係一人而複謚。曹

之升年譜，既從通鑑增威王十年，又從大事記增宣王十年，以合燕畔之歲，愈瞻說無據。今考史記索隱引紀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今本紀年在齊宣公四十七年。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田午也。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史記，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幷齊。而紀年又有幽公，均足補史之缺。而威公立，是史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史記，威王在位三十六年，與紀年正同，但先後異耳。是史記湣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由是而推之，湣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通鑑在宣王十九年。湣王十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通鑑在湣二年。一一與孟子合。此其確然可據者也。史記于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得不屬之湣王矣。通鑑但據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據。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湣王在位四十年，四當作三。大事記，威王之年仍史記，但增宣王十九年爲二十九年，亦無據。而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于伐燕之年下，卽繫以宣王薨，痕跡顯然。而朱子綱目，更書孟軻去齊于是年，則後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剌謬，安得起二賢于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周赧王延二年，魯平公四年。戊申，六十歲。

林氏春溥譜，是年，孟子在齊。

案，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出弔于滕公，行子之喪，孟子不與王驩言，當在此時。

三遷志，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鄒，又爲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臧倉譖語徵之，尤信。

周赧王延三年，魯平公五年。己酉，六十一歲。

林氏春溥譜，孟子是年在齊，燕人畔，王慙，陳賈爲之文過。孟子致爲臣而去，適宋。

案，陳臻問，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而燕人之畔，秦楚之搆

矣、皆在是年。且石邱宋地、見孟子疏。是竝去齊去宋之確證也。又孟子去齊宿休路史曰、休在潁川、屬宋境。殆亦一證云。

皇王大紀、是年、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平公將見孟子。

曹氏之升謂、是年、孟子致爲臣而歸。

集註考證云、是年去齊歸鄒、卽如宋。

任氏考畧、齊王知慚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塞之、故遂去齊、反鄒。至魯、不能用。滕侯以禮聘之、至滕、反鄒、述孔子之意。序詩書、作孟子七篇、外書四篇。又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應仲遠亦曰、孟子絶糧于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按、孔叢云、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趙岐題辭亦云、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

閻潛邱云、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卽如宋、有與宋人戴不勝語。按、繫如宋于去齊後、固是。但卽在元二閒、殊無据、所可据者、宋初稱王于愼靚王二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于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云、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貨美好士、孟子久遊。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不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于燕昭者也。雖其志趨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讐也。復讐、則于齊矣。孟子曾爲齊卿、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况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歟。

陳氏鳳石考徵按、通鑑綱目書孟子去齊于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之下。考孟子燕人畔注云、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觀孟子與陳賈問答、則後二年、猶在齊也。安得謂元年卽去乎。故任氏攷畧、亦屬之三年己酉。

又按、沈同問燕可伐及燕人畔二章、括燕事首尾、而繫

諸去齊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爾時齊王知慙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而陳賈復塞之，任聽細人，強詞求解，則其怙過飾非，不足有爲決矣。此孟子所以去齊歟。

又按，孟子不受兼金，當在此時。（三遷志同）有致爲臣而去五章，及答淳于髡名實未加語。

閻潛邱云：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孟子云：辭十萬。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也。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于陳戴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于陳戴耶，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于陳戴耶，當亦不下六七年矣。愚按，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客卿，當周慎靚王二年壬寅。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而當齊人伐燕，至周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去齊。蓋自壬寅以迄己酉，前後在齊者，蓋閱七八年矣。

汪慎修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紂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記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此本及歷譜作微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劉歆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是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至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

王在彘、共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于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按、去齊居休、休屬潁川、當在宋境。孟子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欲行王政、故觀之。大事記謂孟子去齊之宋是也。

又正義云、石邱、宋國地也。赧王三年、秦大敗楚于丹陽。又敗楚于藍田。秦楚搆兵、莫此爲甚。而孟子適于是年去齊之宋、遇宋牼于石邱。按、宋牼、卽宋鈃。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宋鈃嘗至稷下。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鈃俱游稷下。竊意孟子在齊、與宋牼有舊。別後忽遇、呼以先生、

請其何之。殆非未同而言者之比也。

季氏本謂、告子之見、當在孟子去齊之宋之時。公孫丑設爲當路于齊、加齊卿相兩問、明是去齊以後之辭。觀問仕而不受祿、于居休可見。孟子曰、齊人有言、論齊事也。曰、無若宋人然、時在宋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曰、告子未嘗知義、則知其在去齊之宋之日、與告子辨義之後。季說是也。

大事記謂、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季氏謂、孟子當偃王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後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其說是也。

余故以爲自宋適滕、當在未適梁之前。至是、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則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不勝者、疑卽前所語之盈之也。圖譜以什一去關市章、爲前在宋語。誠然。

去宋、知其之薛者、觀陳臻問答、卻齊王之餽、曰前日、則時已去齊也。受宋薛之餽、則曰今日、時在薛也。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于齊。始而遷邳、繼而封嬰、嬰傳子田文、卽所謂薛君也。江愼修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金、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但說大人章、譚氏專屬之

田文、安見是章必爲在薛之言耶。然則孟子何爲之薛。曰、孟子至宋、見偃王不足有爲。蓋由薛而反魯也。

林氏春溥孟子時事年表、孟子所以去齊、七篇無明文。朱子疑王驩以積憾去之、然其故卻不止此。郝仲輿曰、取燕一事、猶不改興兵搆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爲齊禍始此、故致臣去。閻潛邱曰、繫致爲臣章于燕畔王慙之後、恐指燕人事。所云王庶幾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殊得之矣。事在赧王三年。

又、孟子去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案、漢書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由赧王三年己酉、逆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閻氏謂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考周本紀、自武王至考王、本無年數。班氏徒据劉歆魯歷爲說。而魯歷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證之魯世家、則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江氏永羣經補義、据世家、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其實武王克殷、至赧王己酉、止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合也。（竹書紀年、以武王十二年辛卯、周有天下。至隱王三年、亦七百三十九年。）

又皇王大紀、大事記、並于赧王元年、書孟子去齊之宋。其年固誤。而謂去齊之宋、則確有明證。据陳臻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證一也。又、赧王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時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藍田。（通鑑載此事、在燕平立之前。然史表不著月日。通鑑特以意決之、未能定其孰先孰後。）宋牼所云秦楚搆兵、即此。而孟子與宋牼遇于石邱、孟子疏、石邱、宋地。證二也。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謂、休在潁川、屬宋境。證三也。（閻氏謂、故休城在今兖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然未知所据。）時宋偃稱王七年矣。故孟子與戴不勝語、稱宋王。而任敌運考畧、乃据通鑑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于薛、靖郭君將城薛之文、謂孟子是時在滕。（蓋以齊人將築薛之語推之。）先是、已如宋歸鄒。（蓋以滕世子過宋來見、及然友之鄒推之。）而後至梁、至齊、不勿其時宋未稱王、（季彭山謂、孟子前後兩至宋、亦附會無据。）而靖郭君將城薛之文、本于國策、未嘗指定何年。通鑑特類附于封薛之下。又、是時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則後日復城未始不可。刻舟之見、吾無取焉。

周赧王延四年、（魯平公旅六年。）庚戌、六十二歲。

林氏春溥云、案、滕世子過宋、來見、當在此時。又有萬章論宋不行王政、及戴盈之、戴不勝、宋句踐問答語。滕世

孟子之楚、往返兩見、則孟子在宋、必有數月之淹。鹽鐵論曰、孟子困于梁宋。此遠行受贐之說也。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此聞戒受贐之說也。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想皆此年事也。

又、皇王大紀、赧王四年、書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定公薨。宏糜二名、本趙岐注。文公聘、問爲國。案、前年孟子至宋、則過宋之見、當在此時。蓋孟子之爲齊卿時、嘗出弔于滕、故世子傾慕之如此。後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反鄒。故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蓋與孔子陳蔡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歟。又是時、奚仲之薛已滅于齊、因封田嬰。靖郭君于此。其子文孟嘗君說嬰、以散財養士。嬰因使文主家、待賓客、所以有五十鎰之餽歟。若孟子至滕、其去歸鄒時、遠近不可知。大紀謂卽在過宋之年、未敢信其必然也。

又、任兆麟時事畧、是年、燕起金臺、禮賢者。使樂閒迎孟子、不往。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老于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覇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按、蒙外書、燕昭王稱謚、則其書出自門人所記可知。昭王薨在赧王三十六年。

周赧王延五年、魯平公旅七年。辛亥、六十三歲。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景春論公孫衍、張儀。按三遷志、註、通鑑載景春問答語、在四年庚戌、與大紀差互一年。

曹年譜、謂是年歸魯、樂正子爲政、平公將見孟子、不果。陳鳳石考徵、按、閻氏孟子考、謂平公欲見孟子、當在愼靚王甲辰後。余竊以爲不然。平公欲見孟子、疑在去齊之宋、過薛、反魯之日。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則在葬母反齊之後可知。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謂赧王四年、卽臧倉沮平公之年。此又太泥。鈞臺任氏謂、在魯平公五年以後者、近是。赧王三年、爲魯平公五年。蓋自赧王三年、去齊之宋、見宋王偃不足與有爲、故去之。遂由薛而返魯。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者、喜道之不行于身、猶得見于及門也。迨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之沮又至焉。蓋至是、而卒知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故以天也一呼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退而與萬章之徒、辨疑問答、乃著

孟子七篇。其外書四篇，則門人所記也。又嘗欲使慎子爲將軍，疑在此時。正義：慎子謂慎到。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或曰，孟子稷下之游，曾與有舊。故以當道志仁之言明喻之，蓋距墨之旨矣。

郝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强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非必二人害之，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詖行歸之也。如髡衍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陣，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其禍總底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也哉。以是知闢許行，譏仲子，斥儀衍，皆所以閑先聖之道，卽皆所以距楊墨者也。郝氏此條，統貫上下十四篇全旨，亦云該矣。

周赧王延六年，魯平公旅八年。壬子，六十四歲。

三遷志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二十四。或文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之可見。　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林氏春溥亦謂，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已而聘問爲國，當在此時。惟曹氏之升謂，是年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與陳鳳石差互一年。

周赧王延七年，魯平公旅九年。癸丑，六十五歲。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弟子講明道義，作七篇。

周赧王延八年，魯平公旅十年。甲寅，六十六歲。

九年，　乙卯，六十七歲。

十年，　丙辰，六十八歲。

十一年，　丁巳，六十九歲。

十二年，　戊午，七十歲。

周赧王延十三年、魯平公旅十五年。己未、七十一歲。
十四年、庚申、七十二歲。
十五年、辛酉、七十三歲。
十六年、壬戌、七十四歲。
十七年、癸亥、七十五歲。
十八年、魯平公旅二十年。甲子、七十六歲。
周赧延王十九年、魯滑公賈元年。乙丑、七十七歲。
林氏春溥云、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時魯平公魏襄王皆卒、七篇中稱其謚、則著書當在此時。
周赧王延二十年、魯滑公賈二年。丙寅、七十八歲。
二十一年、丁卯、七十九歲。
二十二年、戊辰、八十歲。
二十三年、己巳、八十一歲。
二十四年、庚午、八十二歲。
周赧王延二十五年、魯滑公賈七年。辛未、八十三歲。
三遷志、按、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諸君皆稱謚、不應盡先孟子卒。

時未深考耳。故今詳列諸王侯卒歲于前、而斷以爲自著云。
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十一篇今所存者中篇耳、四篇亡。此三遷志注語也。陳鳳石亦謂、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篇。時合此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顧炎武亦云、按楊子法言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中、程子所引、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耶。經國謹按、趙岐孟子題辭有曰、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今考楊子法言所引夫有意而不至者云云、此爲正第三章語也。周禮大行人註所引諸侯有王云云、此孝經第十六章語也。顏氏家訓所引圖影失形云云、此孝經第九章語也。梁書處士傳序所引今人之于爵祿

云云。此爲正第十章語也。程子所引荀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云云。此孝經第十一章語也。河清頌引千載一聖云云。此性善辨第六章語也。至若六十四篇爲一圭云云。亦已採入佚文條內。而外書闕之。經國自幼失學，淺見寡聞。僅攗六十五章，又五十九條。此外佚者尚多。茲將稽有證據者錄之，以俟宏博君子考核而增補焉。

周赧王延二十六年，魯湣公賈三年。壬申，八十四歲，卒于十一月十五日。古碑云，孟子卒于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林氏春溥云，孟子以正月十五日卒。生仲子睾。嘗從公孫丑，受詩于李克。蓋以周正月，今十一月也。

譚梁生孟子編年略曰，孟子年八十四卒，在赧王二十六年。

闕里志曰，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睾，嘗從學于公孫丑。

陸元朗經典序錄曰，李克傳詩于魯人孟仲子。按毛詩故訓傳引仲子說。

經國謹按，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云，仲子名睾，孟子之子也。本之闕里志。鄭氏解從之。惟趙岐則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僅見集註，而未詳所本。乃鄭氏詩譜、毛傳，並引孟仲子。孔氏謂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意孟子之子自名睾，師事公孫丑，並未著詩傳。其所稱孟仲子者，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云云。並屬臆說，不足信也。

按，譜稱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据君斃然後稱謚。魯平公卒于十八年甲子，梁襄王卒于十九年乙丑，孟子猶及見之，則譜稱孟子壽八十四之說，信也。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甘叔麟謂，生于安王丙申，卒于赧王壬申，壽九十有七。殊未足據。今幷錄之，俟考。

閑道集卷四

裔孫經國敬輯

孟子註解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歷間北京國子監奉勅較刊。

鄭亢註七卷。隋志亢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歷。而不言注孟子。蓋亢字誤爲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註七卷。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注中、時引用之。

綦毋邃註九卷。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亡。然北堂書鈔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邃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註七卷。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張季檻音義三卷。唐中書侍郎崑山張鑑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奭著、萬歷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爲、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蘇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轍撰、凡五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福州陳暘撰。

游定夫解義。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而楊文靖公墓志曰、嘗著論孟雜解各一卷。游楊爲同門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爲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鄞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禾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塲屋舉子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安石子雱撰。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宋寶文閣待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南宋侯官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宋王令撰。令、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宋國子司業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説十七卷、又解七卷。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栻撰。

劉必明解。宋謙靖先生安鄉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熹撰。先爲精義、後乃定爲集註。今士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獨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昌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相傳爲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所注。晁氏曰、意淺近、蓋依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集古人諸儒、自皮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宣和中、知成都府席旦刊于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溪爲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説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續孟子之説而續之。

翼孟。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棄孟子爲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胡文忠公必大爲之序。

救性七篇。宋光縣寺丞蒲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説。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遘[1]太伯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説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集中。

謹按、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自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推太常、故首列之。至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2]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3]、于是孟子始與論語并稱經、視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爲贊、精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于是者、概不錄焉。

校記

①李遘：當作「李覯」，見《宋史》卷四三二本傳。

②皆：當作「書」。

③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并稱經：晁氏，指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然其書未嘗從陳將《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且晁氏北宋人，陳氏南宋人，晁氏亦不得相從陳氏著書也。唯馬氏（即端臨）著《文獻通考》，從陳振孫例，於經部列「論孟類」，升《孟子》於經。疑此「晁氏」誤衍。

孟子年表跋後

經國七齡時、學名繼文、從塾師授　先亞聖書。初聞講解牽牛撲雞、食李乞墦、綿履餽魚、射鴻搏虎諸章、疑爲實有其事也。側耳傾聽、不禁啞然失笑。師詢之、但覺心欲問難、而口不能答。一日、自塾歸、告于母曰、孟子之書、似比論語學庸易明。母轉白之曾王父、曾王父拍掌嘆曰、噫。孺子果能是、他日必可以教矣。乃詔母呼經國至前、撫背曰、居吾語汝。汝知孟子爲何人乎。蓋吾百世不遷之祖也。三歲喪父、賴母仉氏三遷以教、至十五歲、失學歸、母怒斷其織、孟子懼、遂勤學、通五經、成亞聖。留書七篇。尚有外書四篇、失而不傳。惜哉。初、孟子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實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所苦戰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言功利、此誇富國、彼圖強兵。且有儀秦甇術之徒、紛紜獻策、希取卿相之尊、金玉錦繡之利。日引其君爲桓文、從未有正身修德、望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孟子目擊七國時勢、爭地爭城、干戈擾攘、民不聊生。故歷勸齊梁滕宋諸君、以行王道。非大聲疾呼、卽取譬喩。童稚讀之、不特易于領會、且能開豁性靈。汝用心攻讀、毋忘吾訓云云。經國迄今轉憶五十餘年、覺惝恍如隔世也。明年、先君子見背、母卽于燈下繼紉督課。稍長、治制藝、究心集註、不過理會章節旨及句法段落、聊爲行文認題之計而已。而于此中精蘊、究未深悉也。迨後家日益貧、母常多病、慮無菽水以養、不獲已、棄舉業、遊于公卿之門。稟牘餘閒、從新取題辭、正義讀之、逐層體貼、悉心揣摩、始知趙太常爲章句之祖、孫宣公爲註解之宗。復取國策、史記、竹書、通鑑註疏、大紀、攷畧等書參讀、更知戰國取士、以權謀爲賢才、以儒術爲迂濶、先王大道淩夷滅絕、異端蠭起、干時惑主者、類皆縱橫之術、楊墨之言矣。　先亞聖抱道自重、則效宣尼具悲憫之懷、值撻伐之日。聞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遊于梁。首言仁義以闢利、再言省刑薄斂、仁者無敵。及遊齊、首言保民而王以黜覇、再言發政施仁、不可嗜殺、甚至農桑樹畜、庠序孝悌、語諸梁者、更語諸齊。及之鄒之宋、所與言者、莫不切中時弊。至若滕世子來見、先道性善、更以畫井田、設學校、與告齊梁之君同。其肫懇甚矣、未嘗一日不望君爲堯舜也。向使有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世不可再見于七雄爭勝之日哉。奈何宿于晝、留行非主。至于魯、沮見有

人。吾道之窮、至于此極。爲之裔者、反覆捧誦、雖事經二千餘年之久、回思前人敬王之誠、望王之切、而竟未如所願。能無慨然歎泣然涕乎。雖然非窮、何以存七篇之作。非窮、何以爲百世之師。幸于杖鄉以外、還轅息陬、獲與章丑諸人、論孝親敬長之爲、辨養氣知言之學、別人禽分舜蹠、居仁由義、繼往開來。使縱橫捭闔之流、不敢放恣。楊朱墨翟之言、于焉止息。千古之風俗以端、萬世之人心以正。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其言豈河漢耶。經國不敏、向欲纂修家乘、恐世代有乘、應支派失次、稽核未確、停筆多年。嗣幸購獲外書四卷、採摘佚文五十九條、以及先儒註解、畧有端緒。謹將自 先亞聖誕降之日起、至易簀之日止、以及三遷母教、十齡師授、並遊歷諸邦、言歸著述、先後凡八十四年。彙參諸說、集以成表。于舊志、訛者正之、畧者詳之。俾凡讀吾 先亞聖書者、皆知畢生周流困苦、無非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日望唐虞三代之治。而于七篇之外、尚多遺書失傳云。道光十有一年歲在辛卯祀竈日、裔孫經國謹識于閩汀龍津官舍之翔集山房。

學宮輯略

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清·余丙 撰　李元春 增輯

《學宫輯略》六卷，清余丙撰，李元春增輯，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丙一作炳，字敬捷，禹州人。

是書於先師孔子及從祀先賢、先儒俱考其事迹及世系、里居，編次成帙。其祀於崇聖祠者皆并録其言行，其改祀於鄉者自鄭衆以下三人、罷祀者公伯寮以下十三人亦皆附入焉，間加案語，以志從祀進退歲月。敘述頗爲簡畧。卷一爲至聖先師孔子事紀、四配列傳、十二哲列傳，卷二爲東廡先賢列傳，卷三爲西廡先賢列傳，卷四爲東廡先儒列傳，卷五爲西廡先儒列傳，卷六爲崇聖殿五王列傳、配享先賢列傳、從祀先儒列傳。

其書材料大多採自經史，間加按語説明。雖無甚考證，但對於了解歷代學宫祭祀諸儒及其升降亦有補益。有道光十五年朝邑劉氏刻青照堂叢書本。

至聖先師孔子事紀

此只作年譜界，事不盡詳，以不可勝書，人亦多知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周封殷湯之後微子啟於宋，六傳至弗父何，以國讓弟鮒祀，立爲厲公。何世爲宋卿，四傳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嘉，嘉子木金父奔魯，孔氏始爲魯人。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妾生孟皮，病足，乃求昏於顏氏。顏氏以三女徵在妻之，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庚子今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於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三歲而孤，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二十歲，仕魯爲委吏，料量平。明年爲司職吏，畜蕃息。又明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問官焉。明年，習射於矍相之圃。適衛，學琴於師襄。適周，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反魯。定公元年壬辰，年四十三，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從之者彌衆。九年庚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卒不果。定公用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又爲大司寇，設法不用，無奸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卒事，齊人不能加魯侯，乃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侵魯。孔子使伐之，遂墮費。時年五十四，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於大夫，不脫冕而行。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適鄭，遂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自蒲反衛，靈公不能用。佛肸以中牟叛，召，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哀公三年、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乃召冉求。明年、如蔡及葉、楚昭王使人聘之、往拜其禮。陳蔡圍之野、昭王以師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子西止之、又反衛。後二年、康子召之、歸魯。時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亦不求用、又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敘易彖繫辭說卦文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今二月十八日孔子卒、年七十三、實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凡六年。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及諸經書若干卷。孔子生知安行而好學不厭、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仕止久速、一隨乎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歷代京都中立國學致祀、天下司府州縣衛皆立文廟致祀。自魯哀公稱孔子爲尼父、歷代稱公、稱王、稱帝。至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宋贈亓官氏鄆國夫人。自周戰國魏封後嗣爲君、歷代封侯封公。宋定名衍聖。明弘治六年、授後裔之在衢州者世襲五經博士。　國朝特設聖廟執事官三十員、暨曲阜縣令、四氏學錄、俱以孔氏子孫爲之。其所以尊崇之者、亦至極而無以復加云。

四配列傳

按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宋元豐七年、以孟子配享。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配享、乃定廟堂兩楹東顏子、次子思子。西曾子、次孟子、稱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甫字伯顏、有功于周、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十一月十二日生顏子。顏子沉潛純粹、具聖人之體、有王佐之才。年二十九、髮盡白、齒落、年三十、深契聖道之妙。孔子曰、家貧若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

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孟懿子問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吾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贊易至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有慍心、顏子入曰、夫我之不修、是吾之醜。道修而不我容、有國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也。子笑而與之。定公問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子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已而果佚。公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虞舜使民、不窮其民、故無佚民。造父使馬、不窮其馬、故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盡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公悅。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程子曰、顏子和風慶雲也。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而已。卒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年三十有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妻戴氏、元封兗國夫人、謚貞素。子歆、魯大夫。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贈兗國公。元至順元年、加贈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景泰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按唐追贈十哲中、顏子爲公、閔子以下爲侯、七十三子爲伯。名數俱按史記、補入家語中陳亢、琴牢、又增文翁圖中蘧瑗、林放、又增申棖

琴張、共八十三人。俱係開元二十七年。宋加贈十哲爲公、名弟子爲侯俱係大中祥符二年。後不重書。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點、妻何氏、以周敬王丙申冬生曾子。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一日心動、歸問母、母曰、思女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薪於野、客至、母以手搤臂、帥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女耳。適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嘗耘瓜、誤斬其根、父怒、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父卒、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遡者親也、至而不可知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尙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既喪妻、不言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娶殺孝已、吉甫以後娶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家貧、敝衣躬耕、魯君聞而致邑焉、辭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君縱不我驕、吾能勿畏乎。居衛、緼袍不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嘗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與人以實、雖疏必戚。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而謂之知禮。又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疾革、猶令曾元易簀、曰、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純、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其學以躬行爲主、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著書十八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爲經一章。門人又述曾子之意、爲傳十章。孔子因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子元、申、華、孫西、皆賢。卒於周考王五年乙巳、葬嘉祥縣南武山之西。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開元八年、陞十哲。二十七年、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加贈郕國公、升配享。元至順元年、加贈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傳十章的是子思作貝建說是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生周敬王戊午。時父鯉卒、因字子思云。幼時對孔子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弗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樂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伋論書、商周之言不如虞夏。子思以事變有極答之。朔曰、作書欲以喻民、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己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歸魯。母死、柳若曰、子聖人之後、四方於子乎觀禮、盍愼諸。對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後適衛、曾子謂之曰、昔吾夫子從諸侯、未嘗失禮、而其道猶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嘗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

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分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貴吾。時移世易、各有宜也。衛有賢者李音、世爲農夫、子思言於衛君、衛君鄙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不嘗以農夫開國乎。又言苟變之才可將五百乘。衛君以苟變爲吏、賦於民、嘗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其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受教。時衛君論事、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榮、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在衛貧甚、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之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魯、穆公問曰、吾國可與乎。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與也勃然矣。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請行。程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主、竊以爲言之過也。子白、字子上、雜所習以請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謂子上曰、吾嘗深有思而未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深有望而未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又問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曰、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致者乎。年百餘歲卒。或作年八十、史記作年六十二。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漢唐列於禮記。（中庸有以爲漢儒作者妄也等有辨）至程朱、始表而出之、與論、孟並列爲四書。宋崇寧元年、贈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端平二年、陞十哲。咸淳三年、加贈沂國公、陞配享。元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十六年、授

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又更號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氏、世居於鄒、故爲鄒人。傳至激公宜、娶仉氏、以周安王丙申四月初二日生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一日、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女。既而悔曰、吾聞古人有胎教、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一云受業於子思。嘗初見子思、子思悅其志、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孟孺子不介而見、大人悅而見之、何也。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也、事之猶可、况加禮乎。問學、子思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志遠乎。一日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懈。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又謂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云。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九十七、塟鄒縣四基山之陽。妻由氏、子舉、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常引其說。宋元豐六年、贈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詔配享位次顏子。元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景泰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十二哲列傳

名次俱照乾隆三年刊布文廟及崇聖祠賢儒按次排定册

按唐開元八年以四科弟子顏子等稱十哲。二十

七年、顔子陞配享、乃陞曾子于十哲、居子夏之次。宋端平二年、陞子思子。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陞配享、乃陞子張。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朱子。乾隆三年、陞有子、稱十二哲。

閔子損

蘆花事見韓詩外傳・然制誅不可用

閔損字子騫、魯人、其先魯公族也。閔公啟、毙兄僖公中立、立其子爲奉祀、從父諡姓閔氏。魯生澤、澤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建生馬父、爲魯大夫。初娶齊姜氏、以周景王甲子春正月生閔子。年七歲喪母、父繼娶樂氏、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以綿。父命御車、身寒失轡、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卒待三子如一。年二十、父命從學孔子。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壞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自是崇仁厲義、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孔子去魯、閔子從遊、問父致仕、返魯養親。父卒、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而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繼母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益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季氏使爲費宰、避去汶上、生子法。後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周敬王崩、反而歸、從孔子、修明六經、設教魯、衛、曹、滕、齊、宋諸國、與弟子訂正論語諸書。年八十九歲、齊貴卿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①。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貴卿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冬十月卒於齊、時周定王二十一年壬辰、葬濟南府歷城東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瑯琊公。咸淳三年、改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

經博士。

按、明嘉靖九年省封爵、改稱先賢某氏、先儒某氏、至今遵爲定制、後不重書。

冉子耕

冉耕字伯牛、生於魯之鄆。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孔子爲司寇、以耕爲中都宰。墓在東平州。唐贈鄆侯、從祀。宋贈東平公、改贈鄆公。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冉子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爲人寬洪簡重。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墓在曹縣、一云在冠縣。唐贈薛侯、從祀。宋贈下邳公、改贈薛公。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宰子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嘗問鬼神及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之以遺孔子。對曰、竊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孔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近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贈齊侯、從祀。宋贈臨淄公、改贈齊公。

端木子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生周敬王庚辰。天姿穎悟、亞於

顏回。爲信陽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愼焉。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子貢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死亡。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衛出公自城鉏使人以弓問遺也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手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音遜於陳、甯武子、衛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賜不識所由入也。出公果終死於越。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並以辭命聞。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則何不召。曰、固將召之。然亦終不能用。唐贈黎伯、從祀。宋贈黎陽公、改贈黎公。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冉子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生周景王戊寅。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師伐我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率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之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反魯、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贈彭城公、改贈徐公。

仲子由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父晃、母宋氏、以周景王戊午九月七日生子路。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爲蒲宰、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成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稱其知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對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遂除之。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爲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顏讎善事親、後以罪執於衛、將死、子路義之、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請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後仕衛、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蒯聵姊也。蒯聵因伯姬以入於孔氏、廹孔悝於廁、强盟之、刼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入、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避其難、由不然。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年六十四歲、時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三日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然。孔子哭於中庭、曰、天祝予。有人弔者拜之。子貢曰、不畏强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朱子亦稱其全義理焉。妻顏氏、子二、崔、敢。崔欲報父讎、至衛、與孟黶戰而殺之。墓長垣縣、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未知孰是。唐贈衛侯、宋贈河內公、改贈衛公。明崇禎十六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言子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生周景王甲申。爲人敏於問道、而不滯於形器。孔子閑居、子游問禮、孔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之禮。子游退而學禮、詳見家語。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齊去聲劑量也孔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音旋葬懸棺而封、音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胡以遷柩爲將行之奠求是實行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多猶勝也。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文子名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季康子問曰、仁者愛人乎。曰、然。曰、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人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假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時而行、假也得之矣。子言思。今吳郡有子游墓、或曰在蘇州常熟縣。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贈吳公。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卜子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生周敬王癸巳。爲人篤信謹守。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可以不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

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居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使絃琴、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謂之曰、非也、己亥爾。讀者問諸晉史、果然。又嘗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師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故世謂子夏習於詩、相傳今毛詩序其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孔子沒、設教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編年考云、卜子一百零二歲、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新豐村、一在曹城西卜堌都。唐贈魏侯。宋贈河東公、改贈魏公。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顓孫子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生周敬王丁酉。爲人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自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問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白當正白、黑當正黑。今得賁、非吾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默救之也。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見哀公、七日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君之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申詳、有賢名。子游以其子妻之。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蓋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墓在徐州蕭縣南堀坊村西。唐贈陳伯、從祀。宋贈宛邱侯。政和元年、以犯先聖諱、改穎川侯。咸淳三年、加贈陳國公、尋稱陳公、陞配十哲。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按宋詔門人封爵犯先聖諱者改正、俱係政和元年、後不重書。

有子若

有若字子有、一字子若。爲人强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曰、官事急、心憂之、故臞。有若曰、昔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教。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議者謂論語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益孔門自曾子而外、即推有若云。唐贈汴伯。宋加贈平陰侯。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乾隆三年、陞配十哲。

朱子熹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也。生於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自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即問曰、天之上何物。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即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大奇之。病將革、屬熹曰、胡元中、[2]

劉致中、胡[3]彥冲，學有淵源。吾死，女往師之。熹奉以告而受學焉。既而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時有識之士。年十八，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李延平得伊洛正宗，徒步往從之，盡得其學。遂築室武夷山中。其功夫以居敬爲主，而自勉以教人者，大要不外於窮理致知，返躬實踐之學，一時四方有志之士皆樂從之遊。高宗聞其賢，召監南嶽廟，不至。壬午，詔求直言，熹上封事，大畧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事務。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云云。上不能用。孝宗即位，嘗諭大臣，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熹即再辭。史浩薦知南康軍，歲旱，熹講求荒政，民賴全活。間至郡學，引士子與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已亥夏不雨，詔求直言，熹上疏言：恤人之本，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言甚切直。帝大怒，舊相陳俊卿力薦，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浙東大饑，左丞相王淮薦熹，改授浙東。至郡，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勾訪民隱，按行境内，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又毁秦檜祠。或短其疏於爲政，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進直徽猷閣，復下其社倉法於諸路。壬寅九月，從熹提點江西刑獄。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姻婭，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奏不以聞。論益力，章前後五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淮啣之，差奉祀台州崇道院，管勾。御使陳賈請禁僞學，意在沮熹，帝從之，以爲台州郎官，未上而罷。丞相周必大復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毋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忍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即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除兵部郎官。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爲浮僞宗主。御史胡晉臣上章，極言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未幾，復召對，熹別具封事上聞。疏入，

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光宗即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今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嚴禁之，俗爲大變。至郡齋，諸生有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又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民害日滋，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詔需後明年。以子喪請祠，未幾，有使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命熹知潭州。甲寅八月，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每進對，務積誠以感動帝心。因黃裳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事。韓侂胄大怒，因詆其迂濶，御手批罷之。趙汝愚上疏乞留，不聽。慶元乙卯，召爲煥章閣待制，辭，從之。丙辰，爲學禁急，因削其籍。熹生平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慼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急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考終，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六日而已。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肆市，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家故貧，諸生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庚申三月，疾革，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熹絕筆。甲子，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有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葬崇安九峰山下。妻劉氏，子塾、埜、在，皆以蔭補官。塾贈中散大夫，在爲吏部郎，俱有賢名。嘗謂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有

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熹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語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未脫稿、亦在學官。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道統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詔以致仕、除文華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贈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贈齊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嗣在新安者世襲五經博士。嘉靖三十八年、授後嗣在婺源者世襲五經博士。崇禎十五年、進稱先賢。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配十哲。

按周、邵、張、程、朱六子進稱先賢、俱係崇禎十五年、後不重書。

學宮輯畧卷之一終

校記

①「往」上當脱「無」字。

②中：當作「仲」，見黄榦撰朱熹行狀。

③胡：當作「劉」，見朱熹行狀。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衛彙梓　男文翰奎周校錄

余氏學宫輯畧　朝邑　李元春時齋增輯　男來南薰屏參訂

東廡先賢列傳

按、東漢明帝十五年、祀七十二賢於闕里。靈帝光和元年、祀七十二賢於國學。唐貞觀四年、詔郡縣立文廟、祭孔子。二十二年、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從祀。開元八年、詔塑顏子十哲坐像於堂、圖諸弟子及左邱明二十二人於壁。端平二年、子思升堂。咸淳二年、孔鯉從祀。三年、子張升堂、顏路、曾點、孔鯉同諸賢並公伯寮始從祀兩廡。

蘧子瑗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孫林父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甯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吳季札適衛、與語、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還曰、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遂寢兵不出。適楚、遇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見、昭王問士、對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曰、何也。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釁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遂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惰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使人視之、果然。淮南子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伯玉之行也。墓在衛輝府城西。漢文翁畫孔子弟子圖、列蘧瑗、林放其中、後世因之以從祀。唐贈衛伯。元延祐六年、贈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伯玉爲孔子之所嚴事、不應在弟子列、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澹臺子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生周敬王戊子。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

家語言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史記言狀貌甚惡、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詞同而意不同。江存濟以家語爲是、以史記爲非。

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嘗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後居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荊楚皆彬彬爲北方之學焉。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唐贈江伯、宋加贈金鄉侯。

原子憲

原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生周敬王乙酉。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沒、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往見思。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先生何病也。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爲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今費縣西北有原憲墓。唐贈原伯、宋加贈任城侯。

史記索隱、論語注俱以南宮敬叔即南宮适、史記訂疑辨之。江存濟氏隋爲二人、然則名适名縚、名說、仲孫閱也。

南宮子縚

南宮縚又名适、名說、字子容、居南宮、因姓焉、諡敬叔。父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儀、答郊勞。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我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南容與兄孟懿子並師事孔子。從孔子適周、入后稷廟、觀金人三緘其口、其背銘曰、古之愼言人也。歸遂三復白圭。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尙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亦信其能仁。唐贈郯伯、宋加贈襄邱侯、改汝陽侯。

商子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生周敬王戊寅、好易、孔子傳之、嘗

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東江人繑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云。唐贈蒙伯宋加贈須昌侯。

漆雕子開

漆雕憑別是一人開豈與臧文仲同時乎此本傳考引入憒

漆雕開一作憑字子若蔡人。史記字子開魯人生周敬王庚申。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問曰子非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著漆雕子十二篇墓在上蔡縣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贈平輿侯。

司馬子耕

司馬耕家語作犂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魋之弟也。仕衛。魋得罪於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爲次卿。魋自衛入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反魯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不赴。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唐贈向伯宋加贈楚邱侯改睢陽侯。

巫馬子施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史記字子旗魯人生周景王己卯。嘗與子路薪於韞邱有富人處師氏脂車百乘觴於其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曰吾聞之夫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嘗從孔子行命持蓋已而果雨。期問其故孔子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留心典籍博學自識焉。唐贈鄫伯宋加贈東阿侯。

顏子辛

顏辛字子柳魯人。史記作顏幸生周敬王乙未。一統志稱其學業有就。唐贈蕭伯宋加贈陽穀侯。

曹子邮

曹邮字子循蔡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其樂道明義。

唐贈曹伯宋加贈上蔡侯。

公孫子龍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鄭元曰楚人生周敬王壬寅子貢謂曰子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後反荊南方之學頗其教焉唐贈黃伯宋加贈枝江侯。

秦子南

秦商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生周靈王癸丑父董父爲季氏家臣與孔子父俱以力聞唐贈上洛伯宋加贈馮翊侯。

顏子高

顏高家語作刻字子驕魯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得其微言唐贈琅琊伯宋加贈雷澤侯。

壤駟子赤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志稱長於詩書唐贈北徵伯宋加贈上邽侯。

石作子蜀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石邑伯宋加贈成紀侯。

公夏子首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一字子元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大觀二年補贈鉅平侯。

按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各弟子爲侯內遺公夏首等十一人後復補贈十人爲侯內遺琴牢、牢俱自此罷從祀。係大觀二年後不重書。

后子處

后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營邱伯宋補贈膠東侯。

奚容子蒧

奚容蒧字子晳家語奚蒧字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志稱有文采唐贈下邳伯宋加贈濟陽侯。

顏子祖

顏祖字襄家語作相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補贈富陽侯。

句子井疆

句井疆字子疆一字子野家語句作勾衛人唐贈淇

陽伯，宋加贈滏陽侯。

秦子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字子白，秦人。兗志稱其强力志學，一統志稱其篤於守道。唐贈少梁伯，宋補贈鄄城侯。

縣子成

縣成，字子祺，家語子橫，魯人。志稱學山羣類。唐贈鉅野伯，宋加贈武城侯。

公祖子句茲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令儀。唐贈期思伯，宋加贈即墨侯。

燕子伋

燕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云兗州人。唐贈漁陽伯，宋加贈汧源侯。

樂子欬

樂欬，家語作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補贈建城侯。

狄子黑

狄黑，字哲，家語字哲之，一作子晳，衛人。唐贈臨濟伯，宋加贈林慮侯。

孔子忠

孔忠，字子蔑，家語作弗，魯人，孔子兄孟皮之子。嘗問行己之道，孔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曰：行已已乎？孔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唐贈汶陽伯，宋加贈鄆城侯。

公西子蒧

公西蒧，字子上，家語作子尚，魯人。志稱爲魯邦之望。唐贈祝阿伯，宋加贈徐城侯。

顔子之僕

顔之僕，字叔，家語作子叔，魯人。志稱銳志尊道。唐贈東武伯，宋加贈宛句侯。

施子之常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志稱其德甚著。唐贈乘氏伯，宋加贈臨濮侯。

申子棖

申棖字子周、魯人。唐贈魯伯、宋加贈文登侯。

左子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漢劉歆、班固云、左邱明受經於孔子。唐啖助、趙匡云、論語左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前孔子。而傳春秋之左邱氏、則孔子弟子之門人也、後孔子。朱子云、左邱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先友鄧著作名世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辨此。或又云、論語所引姓左名邱明、傳春秋者姓左邱名明。史記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蓋左氏以失明而自名曰明。諸說互異。按左傳記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諡、則左傳作於襄子卒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左邱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七十有八年後猶能著書也。又史記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皆不列其名、後三說近是。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尹咸及翟方進授劉歆。歆緣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干寶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墓在嶧縣、一在肥城縣。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追贈瑕邱伯、改中都伯。明嘉靖來稱先賢。

按唐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從祀、俱係貞觀二十一年。宋追贈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子夏唐已贈侯內王肅贈司空、杜預贈司徒、餘並贈爲伯、俱係祥符元年、後不重書。

琹子冉

琹冉字開、志云、蔡人、以德藝有成稱。唐贈彭衙伯、宋加贈新息侯。明嘉靖九年、以家語未載罷祀。國朝

雍正二年復祀。

牧子皮

牧皮、力牧之後。趙岐孟子註云、牧皮與琴張、曾皙皆從孔子學者也。　國朝增祀。

公都子

公都子、宋政和五年賜平陰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升祀孔廟。

公孫子丑

公孫丑、齊人、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墓在鄒縣。宋政和五年、贈壽光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升祀孔廟。

張子載　按宋儒年譜似應在西大程子之位。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因僑寓郿縣橫渠鎮。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爲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載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載即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初、舉進士、授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嘗患文檄不能盡達、每召鄉老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閭里。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令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神宗嗣位、呂公著薦於朝、帝召見、問以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王安石問以新法、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人亦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遂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疾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稍息。家貧、敝衣蔬食、

處之恬然。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又謂學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儀隆三年，朞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於是勉修古禮，以爲薄俗倡。朞功以下，爲製服輕重如儀。於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於是關中人士聞之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色。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施行，惜有志未就。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論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卒矣。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之南。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蒙及東、西二銘。[1]元嘉定十三年，諡曰明。淳祐元年，追贈郿伯，從祀。明天啓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頤 按年譜，例應在西張子之次。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已遊太學，時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文，大驚，即延與論學，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事以師禮。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職，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等各疏其行誼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稱宣仁太后旨，以爲崇政殿說書。念上富於春秋，當豫養成德，爲宗社生靈計，疏經筵三事以上。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

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以六三日得上殿說書、初秋即輪入侍。頤每進講、必齋宿預戒、討感動上心。所論說、皆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畢、乃復言曰、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用世之鑒乎。聞者嘆服。聞帝在宮中漱水避蟻、因請曰、有諸。曰、然。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紙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嫌名皆勿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遷流、上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設宴、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罷樂。其以德禮匡正類如此。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頤每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勸講、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頤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褒貶、無復顧忌。大臣滋不悅、而學士蘇軾好狎侮、見頤端嚴、以爲不近人情、猶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里、遂編管涪州。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輟。自涪赦歸、容色鬚髮皆勝平日、自謂學之力也。崇熙中②、言者論其著書毁朝政、有旨追毁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時氣已微、張口曰、道要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卒、時大觀元年九月庚申、壽七十有五。世稱伊川先生。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旨、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張栻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明道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

孰，則予未敢多讓。然頤晚年恭而能安，樂天知命，亦幾乎化矣。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贈伊陽伯，從祀。元①至順二年，加贈洛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宫輯略卷之二終

校記

①元：當作「宋」。

②寧熙：當乙。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蘅纂梓　男文翰彝訓校錄
余氏學官輯畧　李元春時齋增輯　男來南照參訂

西廡先賢列傳

林子放

林放字子邱、魯人。唐贈清河伯、宋加贈長山侯。明嘉靖九年、以放不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宓子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生周敬王戊戌。仕爲單父宰、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史、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才任王霸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之、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而愧焉。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能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曰、君子哉。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而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入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期問其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小者名爲

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會之。期反、以告孔子、曰、不齊之德至、使民閑行若有嚴刑於旁。期問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期之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著宓子七篇。墓在壽州南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唐贈單父伯、宋加贈單父侯。

公冶子長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家語曰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爲人能忍恥。魯君聞其賢、使爲大夫、辭不受。墓有三、一在姑蘇、一在青州府諸城縣、一在淮安府。唐贈莒伯、宋加贈高密侯。

公晳子哀

公晳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撓、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終身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史記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贈郳伯、宋加贈北海侯。

高子柴

高柴字子羔、檀弓作子皋、齊人、敬仲高傒十六代孫也。或曰衛人。生周敬王巳卯。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衛士師、嘗刖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後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羔至、遂爲衰。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墓有四、一在沂州、一在陽穀、一在東阿、一在太康。唐贈共城伯、宋加贈共城侯。

樊子須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或曰齊人。生周敬王巳酉、仕於季氏。齊侵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過齊師於濟、師不踰濟、遲請三刻而踰之、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而義之。唐贈樊伯、宋加贈益都侯。

商子澤

商澤字子秀、家語曰子季、魯人。志稱涉覽六籍。唐贈睢陽伯、宋加贈鄒平侯。

梁子鱣

梁鱣字子魚、史記作叔魚、齊人。生周景王戊寅、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贈梁伯、宋加贈千乘侯。

冉子孺

冉孺字子魯、家語作子魚、魯人。志稱勤學好問。先賢像贊曰、周旋中規、容止可度、當必有所本也。唐贈紀伯、宋加贈臨沂侯。

伯子虔

伯虔字子析、家語字楷、魯人。生周敬王巳亥。志稱儒行著稱、宋思陵以爲全魯之彥。唐贈聊伯、宋加贈沭陽侯。

冉子季

冉季字子産、魯人。志稱資性淵妙、敏於問答。唐贈東平伯、宋加贈諸城侯。

漆雕子徒父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作從、字子文、蔡人。子開之宗族、嘗仕於魯、有治術。先賢像贊詞、涉道是嗜、徹爵可縻云。唐贈須句伯、宋加贈高苑侯。

漆雕子哆

漆雕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志稱學道不仕。唐贈武城伯，宋加贈濮陽侯。

公西子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生周敬王辛卯，肖於禮容應對。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子貢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贈郜伯，宋加贈鉅野侯。

任子不齊

任不齊，字子選，家語字子選，楚人。紹興時，御贊謂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自勉云。唐贈任城伯，宋加贈當陽侯。

公良子孺

公良孺，字子正，家語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周行。將適衛，蒲人止之，孺挺劍合衆，將與戰，蒲人懼，乃盟而去。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公肩子定

公肩定，字子中，家語作肩，字子仲，魯人。或曰晉人。唐贈新田伯，宋補贈梁父侯。

鄡子單 鄡音蹺

鄡單，字子家，聊城人。徐廣曰：一云鄔單。唐贈銅鞮伯，宋補贈聊城侯。

罕父子黑

罕父黑，字子索，一字子素，家語作宰父黑，魯人。唐贈乘邱伯，宋補贈祁鄉侯。

榮子旂

榮旂，字子祺，魯人。志稱務學篤實。唐贈雩婁伯，宋加贈厭次侯。

左人子郢

左人郢，字行，家語作左郢，字子行，魯人。志稱心悅聖道。唐贈臨淄伯，宋加贈南華侯。

鄭子國

鄭國，字子徒，家語作薛邦，字子從，魯人。或謂漢高諱邦，史因作國。鄭乃薛字之誤，遂從史記祀鄭國。志稱

其有令德。唐贈榮陽伯，宋加贈朐山侯。

原子亢

原亢字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贈萊蕪伯，宋補贈樂平侯。

廉子潔

廉潔字子曹，史記字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贈莒父伯，宋補增胙城侯。

叔子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一作噲，魯人。鄭玄曰晉人。生周敬王癸卯。志稱進學廣業。唐贈瑕邱伯，宋加贈博平侯。

公西子輿如

公西輿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與，古史作公西輿，魯人。唐贈昌平伯，宋加贈臨朐侯。

邽子巽

邽巽字子歛，家語字子飲，魯人。志稱志存正大。唐贈平陸伯，宋加贈高堂侯。

陳子亢

陳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生周敬王己丑。兄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弗果用。墓在太康縣北。唐贈潁伯，宋加贈南頓侯。

琴子張

琴張字子開，家語名牢，字子張，衛人。唐贈南陵伯，宋加贈頓邱侯，改南平侯。

步叔子乘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加贈博昌侯。

秦子非

秦非字子之，魯人。志稱樂善聞道。唐贈汧陽伯，宋加贈華亭侯。

顏子噲

顏噲字子聲，魯人。志稱學已成器。唐贈朱虛伯，宋加贈濟陰侯。

顏子何

顏何字冉，索隱云字稱，魯人。唐贈開陽伯，宋加贈唐

邑侯。明以家語不載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懸子亶

懸亶、一作豐、字子象、魯人。明以家語有懸亶無鄡單、史記有鄡單無懸亶、疑即一人、因失祀。國朝雍正二年增入。

按、國朝以懸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黄榦、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從祀兩廡、張迪從祀崇聖殿、俱係雍正二年、後不重書。

樂正子克

樂正克、字正子、齊人。世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正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載學宮備考。韓子作樂正子春事、呂氏春秋作柳下惠事、未詳孰是。宋政和五年、追贈利國侯、配享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萬子章

萬章、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亦云、孟氏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是二子有功於孔孟之道者不少也。墓在鄒縣西南。宋政和五年、贈博興伯、從祀孟子廟。國朝升祀孔廟。

周子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少孤、養於外家。初用舅鄭向龍圖閣學士蔭、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之辨、逵不聽。敦頤置手板、取告身委之、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且賢敦頤、薦之。皇祐二年、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富家大姓及黠音轄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熙寧元年、趙清獻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歷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

不究。後寢疾、又聞水齧母鄭太君墓、遂乞知南康軍。改葬母墓、遂上其印綬而歸。卒、年五十七、葬江州德化縣南十里之清泉社。妻陸氏、蒲氏。子二、俱登第。長壽、官至司封郎中。次燾、官至徽猷閣待制。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嘗著太極圖、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又善開發人、令桂陽時、州守李初平問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越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坐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師聖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生平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饘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異也。初判虔州時、道出江州、愛廬山蓮花峰山水之勝、因築愛蓮堂於其麓、作愛蓮說。前有溪、洽然清潔、濯纓而樂之、因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贈汝南伯、從祀。元至順中、加贈道國公。明景泰七年、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顥 按年譜、似應在東邵子之次。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明、十歲賦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歲、與弟頤以父命受學周茂叔。茂叔令其尋孔顏樂處、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折疑獄如神。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顥至、諭僧曰、俟復見、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調上元主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瀦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顥度如是則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而防成、歲以大熟。仁宗崩、遺詔三日除服。及三日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請盡今日。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龍如蝪蜥、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使奏、中途一龍飛去、自是人愈以爲神。顥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立鄉校以教子弟、暇輒親詣校課。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之簡其秀者教之。後十餘年、俗以大變。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其名、召對之日、從容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才爲先。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業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又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命推擇人才、顥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會王安石信用、顥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假令由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猶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會御史張戩於中書大悖、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顥獨除西京提刑[1]。辭曰、台諫之任、繫朝廷紀綱。臣言是、願行之。如妄言、當賜譴責。使不問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則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縣判官[2]。鎮寧守嚴刻多忌、以顥自台中出、必慢已、不盡其力。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事少未安、必與之反覆詳辨、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數十人。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顥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顥至邑、專尚寬厚、政化大行。時有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侮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麗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不能效他邑。令有故青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未幾罷去。神宗崩、

頤感知遇之恩、涕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又嘗曰、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焉可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距生明道元年壬申、壽五十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葬伊川先塋之側。妻彭氏。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進士。頤充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清而能通。視其色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欵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而退省其私、未嘗不嘆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絜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而不以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自致知以至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綜微密、雖去聖人千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而可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尚在禮記中、顥特爲取出而表章之、四書之名、實昉於此。居洛十餘年、與弟頤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元年、贈河南伯、從祀、諡曰純。元至順元年、加贈豫國公、設五經博士。

邵子雍（按年譜似應在東張子之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共城。雍少以才自雄、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厲、處於蘇門之百泉源山。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其好學、嘗

叩其處、授以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雍探賾索隱、寒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由是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已而嘆曰、昔人上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聖賢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王拱辰、尹洛、皆雅敬雍、恒相從、於天津橋南爲市園宅、名其居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數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吟詩自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稚廝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樂道其善而隱其惡。人無少長貴賤、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文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先至雍之廬者。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州縣官吏苦擾、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張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安能使人行也。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而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葬伊水上新店父墓側。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程明道初侍其父、因識之、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遇事能前知、程伊川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有玩世之意。又因其能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行

於世。妻王氏、子伯溫、仲良、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追贈新安伯、從祀。明崇禎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宮輯畧卷之三終

校記

①西京：當作「京西」。

②鎮寧縣：當作「鎮寧軍」。以上見《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衢彙梓　男文新雨蓺校錄

余氏學宮輯略　朝邑李元春時齋增輯　男來南燕屏參訂

東廡先儒列傳

公羊氏高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經於子夏，因為春秋作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自壽以前咸口授，故免於秦火。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時從祀，宋贈臨淄伯。

孔氏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西漢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城侯。安國仕於孝武之世，由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終臨淮太守。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傳春秋也，或云十翼）、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尚書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字（用隸書以寫古文），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再出此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秘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訓解），引序各冠其篇首（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為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

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孫衍爲博士。唐時從祀、宋贈曲阜伯。

毛氏萇

毛萇字默、一字長公、西漢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人申公授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謂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後漢、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閒獻王得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家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時從祀、宋贈樂壽伯。

高堂氏生

高堂生字伯、漢、西漢魯人。齊公族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地名河閒獻王好古、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時從祀、宋贈萊蕪伯。

鄭氏元

鄭元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年十二、值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責之、乃曰、此非我志也。遂造大學受業、師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又西

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惟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稍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吾道東矣。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自是累徵皆不就。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國相孔融深敬禮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常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卒年七十四、葬高密縣西北礪阜山。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子益恩、孔融舉爲孝廉。及融被圍、遂赴難死。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及七政、六藝論、魯論、禘祫義、毛詩譜、周禮難、駁許慎五經異議、凡百餘萬言、括囊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爲出處進退一畏於道、朱子亦以大儒稱之。洵有功於聖教者矣。唐時從祀、宋贈高密伯、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諸葛氏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太山郡丞。以靈帝四年辛酉生亮。亮少孤、從從父元依荊州牧劉表。元卒、寓南陽隆中、不求聞達。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爲信然。亮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先主聞其名、往詣之、三反乃得見、載歸、情好日密、謂人曰、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先主即位、策爲丞相、錄尚書事。帝崩、受遺詔輔政。後主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與董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時邦家新造、吳方乘勝、國勢岌岌。魏以文告震喝之、使以爲內臣。亮內秉機衡、

外結吳好、盷大義以定衆志、令無倨傲。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益州郡耆帥雍闓叛、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牂牁、越巂皆應之。亮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至建興三年、方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餘衆拒亮、亮欲服其心、募生致之。既得、復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六年、出師伐魏、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去魏應漢。後馬謖違亮節制、敗績、上疏請自貶三等。冬十二月復伐魏、上表於帝、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之語。前後凡五出師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及軍於渭南、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魏司馬懿不出戰。建興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定軍山、諡忠武。亮嘗推衍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長水校尉廖立怨謗亮、廢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遭亮罷斥、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戒子書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蓋粹然儒者之言。程子謂孔明近王佐之才、有王佐之心。羅從彥謂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朱子謂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可及者。朱璘謂孔明扶綱常、正人心、足以上續孔孟之統。而學以靜成、心惟謹愼、實啓濂洛關閩主靜主敬之學、爲理學正宗云。妻黃氏、子瞻、孫尙、魏兵入寇、皆力戰死之。

王氏通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世以儒顯。祖傑、濟州刺史。父隆、銅川令。通生於開皇四年、父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祖曰、素王之卦也。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

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僕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父燕居、嘗歌伐木、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於是遊學四方、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學成、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上書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覽而異之、召見太極殿、推策中大旨。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通知道之不可行也、作東征之歌而歸。自是累徵不起、乃續詩書、修元經、讚易正禮、以進素王之業。九年、六經大就、僕射楊素勸之仕、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民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鄭和譖於楊素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素使人問之、通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舊。性至孝、父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母病、目不交睫者三月。人有問者、送迎必泣以拜。居家雖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宴賓無二僎、果菜非其時不食、非其土不食。鄉人有喪、往必先、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鄉人化之、爭爲息焉。通年十五、開教於河汾、李靖、房元齡、魏徵等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常千餘人。楊元感問孝、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曰孝立而忠遂矣。張元素問禮、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曰禮得而道存矣。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大業末卒於家、年僅三十有四、葬文村、門人謚曰文中子。子二、福郊、福畤。明嘉靖九年從祀。

按、明以王通、歐陽修、陸九淵、后蒼、胡瑗從祀兩廡、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享啟聖祠、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係嘉靖九年、後不重書。

陸氏贄

陸贄字敬輿、唐浙江嘉興人。年十八成進士、中博學宏詞、授鄭縣尉。罷歸謁壽州刺史張鎰、語三日、鎰大奇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

贄。贄不納、惟授茶一貫。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命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時尚年少、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從幸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號曰內相。贄自以早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論諫皆剴拂帝短、或規其大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恤乎。而其時詔書旁午、亦洒翰即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雖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貞元再造、功耀寰區。然卒以言事無諱、又與楊炎、盧杞不合、久不得相。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權知兵部侍郎、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推賢讓能、舉直錯枉、論諫益著。已以諫用裴延齡為所害、賴陽城等交章論辨、貶中州別駕。既放荒遠、嘗閉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為古今集驗方示鄉人。順宗立、召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楊龜山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為論天下事法。蘇軾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為三代還一人。　本朝四庫全書提要謂凡所敷陳、無非根據經術、發為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為追契心傳。使與七十三千並列、當在德行政事之科矣。　清道光六年從祀。

司馬氏光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母聶氏、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光。七歲、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一花。歷官開封府推官、請卻交阯所貢異獸。居諫院、進三劄子、五規仁宗、皆納之。初、帝不豫、儲嗣未立。光時為并州通判、凡三上疏、至是疏再上。帝感悟、遂立英宗為皇太子。及即位、詔集議

濮王典禮、衆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與大臣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神宗復賜名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文授之、俾日進讀。會國用不足、王安石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更甚於加賦。安石行新法、光逆數其利害、謂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尋安石求退、帝拜光樞密副使、辭曰、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疏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遂求退、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立、詔起知陳州、

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無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又詔令子康扶入對、乃悉罷青苗免役諸法。又立十科舉士法。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遼人聞之、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妄生事、以開邊釁也。是時兩宮虛己以聽、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大事也。及卒、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淸粹德、年五十八。京師罷市巷哭、褰衣致

眞。嶺南封州父老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及如陝甍送者如哭私親。妻張氏、子康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孫植、亦仕有名。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幼至老、語未嘗妄。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五十四卷、歷年圖四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六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大學中庸義一卷。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皆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

歐陽氏修　按年譜似應在司馬光之前。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父德儀、蔡州判官。修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教書。稍長、從鄉里借書抄讀、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第甲科、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索、至忘寢食、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時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詞貶、司諫高若訥獨不言、遺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坐謫夷陵。慶歷三年、知諫院、論事切直。初仲淹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衆目之曰黨人。修爲朋黨論以進、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顧侍臣太息曰、如歐陽修者、從何處得來。保州兵亂、以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督轉運使。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當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人分隸諸郡。富弼恐後生變、將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弼悟、乃止。嘉祐二年、知貢舉。時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取士率以辭意近古者爲上第、凡前以怪僻新異知名者、黜之幾盡。士人初怨怒駡譏、中稍信服、已而文體變而後正。承包拯之後、知開封府、爲治簡易。有以拯威嚴

為言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事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為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為、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論薦、極其力而後已。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葬新鄭縣西旌賢鄉。子四發、奕、棐、辨。發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棐廣覽強記、能文詞、不愧其父。修雖以文章名世、每與學者言、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四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皆便之。蘇洵嘗論修文章簡令雍容似李翱、切近當似陸贄、而才似過之。至唐書、五代史、不愧劉向、班固。洵子轍亦謂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四十卷、又集三代以來金石刻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僞謬之說為多云。

胡氏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父淵、以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永壽縣君、贈令人。以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生安國。七歲為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稍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靳裁之器重之、與論經史大義、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蔡京策進士主熙豐、安國獨推明大學之要、以漸復三代為對、擬第一。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帝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除太學博士、足跡不躡權門、故屢起屢躓。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仕終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朝議大夫、諡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家。墓有三、一在當陽、一在湘潭、一在衡山。妻李氏、王氏。子三、寧、將仕郎、稱茆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並為宋大儒。安國強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生平矢志在康濟

時艱、而風度凝遠、翛然塵表、視萬物無足攖其心。嘗曰、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耳。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康侯、和靖為稱首。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反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於此。於是潛心此書、游泳沉酣者三十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著春秋傳三十卷。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又著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議者謂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尤無愧於古人云。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建寧伯。

尹氏焞

尹焞、字彥明、宋洛陽人。祖源與弟洙俱有賢名、父林、虞部員外郎。焞少孤、事母陳氏至孝。受學伊川之門、問敬、曰主一。問主一、曰無適。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慨然曰、噫、是尚可以干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伊川、伊川曰、子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女以善養、不知女以祿養。伊川大恚曰、賢哉母也。焞在程門、最專篤、四方來學者、伊川輒令焞開誘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錮勿用。伊川沒、焞修其學彌篤。靖康初被召、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至京、度時不可為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金陷洛中、闔家盡覆、遯長安山中。劉豫聞其名、以卑辭厚禮召之、其供帳山中、必致之。焞夜為浮水自沉者、得亡去、轉徙閬、至於涪、曰、此先師讀易處也。闢三畏齋以居、郡人罕識。紹興中、以侍講范沖薦、召為崇政殿說書。辭。敕有司敦遣之。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使焞濫列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召趨行。既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待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焞退、

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及就職，毎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敢不敬乎。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遂乞歸。至會稽病卒，時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焞莊重宏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蓋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所著有論語解及問答錄，宋景定中謚曰肅。

呂氏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後爲河南人。六世祖夷簡、五世祖公著，曾祖希哲，從程伊川遊。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父本中，母曾氏，以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祖謙。祖謙幼承家學，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熹友，自是識察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謀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重修徽宗實錄成，進秩，嘗面勸務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又言本朝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猶當愛護而扶持。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祠歸，卒於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年四十五。謚曰成。葬武義縣東十五里。朱熹題其墓曰東萊先生之墓。妻韓氏、芮氏。子延年。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二年，改謚忠亮。寶慶二年，錄其子以官。景定二年，追贈開封伯，從祀。

蔡氏沈

蔡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也。母汪氏，以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沈。少從朱元晦游，屏去舉子業，

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然坐終晷、豁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而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述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多發明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一以理義自怡悅。父歿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却、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世稱九峯先生。妻翁氏、劉氏。子六、模、杭進士。棫、柯、楷、榆、師元晦、能世其業。明正統二年、從祀、追謚文正。成化三年、贈崇安伯。

陸氏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宋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鄉里所宗。母饒氏、以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生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嘗與王順伯論儒釋、嘗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苟知學道、六經皆我註脚。又語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其學自何處入、九淵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而已。淳熙二年、與朱元晦、呂伯恭會鵝湖、辨論異同。大約元晦稱尊德性、道問學兩事、而九淵專主尊德性。及元晦守南康、延九淵登白鹿洞講席、講君子喻於義章曰、人之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如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今世汨沒於此、不能自拔、雖終日從事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

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頗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治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復請九淵筆之、而為之跋、其後以為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焉、則庶乎不迷於入德之方矣。累官知荊門軍、郡有追逮、惟令訴者執狀、以地遠近立限、至即為之處決、人咸悅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初、九淵始生、母少乳、兄九思命娶乳之。既長、事兄嫂如父母。守荊門軍、迎養官署。一日、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時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四。妻吳氏、子持之、循之、孫延福、鄉朱陂、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

陳氏淳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宋龍溪人。少習舉子業、得近思錄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朱熹至漳、淳受學。熹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人之、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嘗言、盈天地間千頭萬緒、是多少人。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擴心胸、大作基趾、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性至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宗族之喪無歸者、皆葬之。嘉定九年、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述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力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仕而卒、年六十五。所著論、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義諸篇、皆發明天理全體、示學者標的云。

魏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宋蒲江人。幼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登進士第。開熙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詠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丁外艱、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知眉州、禮耆耇、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賜周子、張子、二程子爵謚、示學者趨向。後部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忤當事意、貶靖州。了翁至靖、多士從學、乃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著九經要義百卷、發明聖道、訂正精密、爲先儒所未有。端平元年、帝因民望、召直學士院。在朝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了翁共政、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尋罷歸。仕終資政殿大學士。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葬吳縣金盆塢。了翁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寤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立朝之大節、不以險夷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所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九經要義及經史雜抄等書。議者謂當南宋邪說鼓之時、獨能以所聞於李燔、輔廣者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云。

王氏栢

王栢字令之、宋金華人。祖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瀚、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爲魯齋。問何基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標注點校四書、通鑑綱目、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又訂正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嘗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卓識獨見類如此。栢治家嚴飭、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事伯兄甚恭、撫季弟之孤、割田養贍。收合宗族、周恤扶持。開之沒、貧無以葬、悉力爲之經營。及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祭酒楊文

中請於朝、諡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研几圖、晉經章句、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凡百餘萬言、皆闡發濂洛精意、淵源道德云。

許氏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父通、母李氏、以金大安元年生衡、實宋嘉定之二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苦無書、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手抄以歸。避亂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晝夜不稍懈。扁其齋曰魯、遂以爲號。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行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已而詣蘇門、見姚樞。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讀之默契於中。遂謂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之序矣。悉取向來簡帖焚之。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讀可也。尋移家蘇門、慨然以明道爲已任、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爲世俗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若出金石。有餘、則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餽遺、毫無受也。元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及即位、召拜國子監祭酒。後召議事中書省、俱力辭。至元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劾其蠹政害民數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詔爲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時所選子弟皆幼穉、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已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即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令推之日用。

未領解、則引詁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雖一律强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史臣謂其設教之法、千古一見云。又詔與王恂定新歷、歷成、復謝病歸。既歸、絶人事、自治誠切、不言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喪葬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持戒清嚴、戒其徒曰、老僧若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子道可也。疾革、語其子曰、我生平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甚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卒於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墓在修武縣。妻敬氏、賀氏。子四、師可、通議大夫。師敬、御史中丞。師遜、師孚。衛天鉴弘毅卓然有守、所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薛瑄謂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追贈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

許氏謙

許謙字益之、東陽人、世稱白雲先生。父觥、進士。謙生數歲而孤、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不廢。從學於金履祥、與語良久、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因告以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刻意研討。凡所讀書、悉別以鉛黄朱墨、意有所到、即表而識之。如是數年、乃盡得其奥。延祐初、講學本郡、及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材分、各有所得。而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論薦於朝者、前後章數十上、皆莫能致。晩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身之安危卜斯道

之隨替。卒於至正三年、年六十八、謚文懿。所著有四書發說、詩名物抄、書傳叢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六經、綱維世教者不輕筆之於書。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要。何基、王栢、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顯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云。

王氏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南吏部尚書華之子也。母鄭氏、以成化八年九月十三日生守仁。年十五、好談兵、善騎射、訪客居庸山海關、出塞縱觀山川形勢。年十七、謁婁一齋、與論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弘治己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抗疏劾之、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處萬山荒僻中、自爲棺槨、以待斃。於是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釋、而死生一念皆泯、端居澄默、早夜參求。忽一夕大悟曰、聖人之道、吾性固自足也。瑾誅、累遷鴻臚寺卿。兵部尚書王瓊素許守仁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抵任、置二匭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池中容皆稱王、與陳日能、高快馬、龔福全等攻陷府縣。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守仁慮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時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甫踰年、巨寇悉平、皆役不再籍、兵不挫刃。復編民開縣、置司立學、一時經畫皆千百年至計。虔吉人皆爲立生祠。晉右副都御史。十四年、江西寧王宸濠反、攻陷九江、南康、圍安慶。守仁適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變、與豐城縣令顧秘、吉安知府伍文定等畫策、檄諸路兵擒之。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初、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

果奏捷。會逸將江彬、太監張忠等導上親征、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至江西、誅殺良善、沒其貲財、故縱北軍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挑釁。守仁務待以禮、復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病予藥、死予棺。每出、逢北軍喪、必停輿慰問、厚恤咨嗟而去。北軍皆曰、王都堂待人以禮、安得犯之。張忠等閱射教場、强守仁射、三發三中、北軍同辭讚歎。忠等不樂而罷、曰、我軍亦附彼耶。遂移軍去。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楚橫溪。門人周守益爲位哭、穆孔暉、錢德洪、王畿俱築室於場、終心喪三年。世稱陽明先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妻朱氏、張氏。子正億、嗣爵。守仁天姿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尙詞章、崇仙釋。中年體驗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議者或謂守仁與陳獻章各立門戶。夫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出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宋儒、而謂之自立門戶、可乎。又謂其爲禪家宗旨。夫禪家以虛無爲主、而氣節事業文章如守仁、孝友如獻章、其非禪可知矣。萬歷十二年、從祀。

薛氏瑄 按前明世次、似應在王守仁之前。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父貞、洪武初鄉薦。母齊氏、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生瑄。瑄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怪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喤、非常兒也、乃舉之。六七歲時、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即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不敢過其前。十二能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等皆元耆儒、父延於家、與之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說、豁然大悟、曰、此孔孟正脈也。遂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從父司鐸鄢陵、時以科貢多寡爲黜陟、乃補鄢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其名、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某居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出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心

嘗玩雪飄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諭育生徒先德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一時咸稱薛夫子云。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舉瑄、遂得召爲大理寺少卿。及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語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嘗造謝、瑄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復先餉瑄、瑄又却之。振曰、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却也固宜。乃改大理卿、不謝如前。李文達、所厚門人也、復强之。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乎。振聞之不悅。一日、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振益啣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督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振嗾言官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下獄論死。瑄處之怡然、日持周易諷讀不輟。至覆奏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薛夫子賢者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因爲振備言瑄生平。振大感動、有詔赦之、放歸爲民。家居七年、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弟子來學者甚衆。振死、起爲大理寺丞、尋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無敢與抗禮者。瑄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瑄獨不往。英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言於帝、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居、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瑄抗章辨之、乃得減、止誅爲首三人。英宗復辟、以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轉左。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瑄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意、命主考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瑄曰、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雅敬瑄、欲爲瑄請勅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亨嘆息而去。瑄爲學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爲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嘗謂朱子以來斯道大彰、無容著作、直須躬行爾。生平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違失、終夜反側不寐、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小大、一以誠待之。教人循循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串鑿奇闢之說。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楊廉曰、本朝理學自文清始、洵非虛也。一夕、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稱敬軒先生。所著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於世。妻寧氏、子四、淳、溶、治。明隆慶五年從祀。

羅氏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別號整菴、泰和人。父用俊、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生欽順、稟性端慤。初入塾、循守規矩。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之器。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編修、閉戶下帷、謝絶交遊。初見釋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潛玩久之。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盡心知性之說、以庶幾乎不惑之域。陞國子監司業、飭正士習、六館諸生肅如也。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宜一通意。欽順不可、曰、是辱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大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累遷吏部左侍郎、甄別精愼、有貨緣內監媒進者、論奏付法司治罪、銓政爲之一清。後屢遷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欽順自以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驗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在是矣。卒於嘉靖二十六年、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生平志趣恬淡、蹈履姱潔。身雖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問朝政得失、勤關欣戚。毎旦正衣冠、子弟入庠、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台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介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

萯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論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爲無上妙道、乃敢竊其說以誣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時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闢之。蓋當時守程朱不變者、惟推欽順云。所著有困知記。

黃氏道周

黃道周字幼平、明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崇禎二年、進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意斥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不懌、斥爲民。九年召復故官。明年、久旱修省、道周上言、又指斥體仁招奸、構東林復社之獄。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三罪、四恥、七不如、有坎坷磊落不如鄭鄤語。時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嚴旨切責。公卿畏道周剛、亦多以是中之。道周乞休、不許、已遷少詹事。廷推閣臣、帝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嗣昌因復奏道周疵鄭事。道周與帝辨論、不少阿。嗣昌復購人劾道周、帝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巡撫解學龍薦、帝怒、杖、謫戍。永後以諸臣言、又重其名、復故官。道周請假許之。福王監國、起爲吏部左侍郎。南都亡、見唐王於衢州、爲武英殿大學士。與鄭芝龍不協、請自往江西募兵。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寫易圖六十四象、正孝經猶百二十餘本。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同死者數人。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以明道翼經、崇正黜邪爲任、故學者稱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述四庫採

錄多至千卷。楷模問業一書以致知格物爲第一要義。其大函經、三易洞璣等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不爽。歿後家人得其小册自謂終於丙戌年年六十二。　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端。道光五年從祀。

湯氏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四年、補學官弟子。五年、舉於鄉。六年、會試中式。九年、成進士、授職詞垣。歷官潼關道、嶺北道、參議、復由博學鴻儒改授侍讀。洊升內閣學士、江蘇巡撫、禮部、工部尚書、管詹事府事。生平崇寔踐、勵清操、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北時、巨寇李玉廷伏戎深山密箐中、設計擒獲、地方乃靖。撫江蘇、毀流俗不經之祀、化輕生好鬬之風。奏豁積年民欠、議減蘇松賦額、民心愛戴、歌頌不衰。奉　召前還京、蘇民扳轅遮道、送者十餘萬人。諸奏疏忠言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嘗官參議、以終養回里、時有容城孫奇逢講學蘇門、猶折節執贄。著有湯子遺書十卷。生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寔用、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乾隆元年、賜謚文正。道光三年從祀。

陸氏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父元邑庠生。母曹氏。以明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生隴其。隴其幼而粹清端靜、寡言笑。諸經史上口輒成誦、然每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而後及其餘。及長、慨然以聖賢爲必可師、而不以科舉奪其志。講學授徒、諸書悉折衷於朱子。登康熙庚戌進士第、初授嘉定尹、布衣赴任、以小舟載紡具、內子躬自紡織、以儉朴爲民率。先時有民告其子不孝者、爲之細詢情由、曉譬娓娓、至爲之流泣、曰吾德薄、無以化汝民。其子感悟、叩首號泣、乃慰而遣之。又一富人爲貧人所侮、以縣法爲輕、請寘牒治之。判其尾曰、富人體面固體面、貧人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其以德化民類如此。被劾落職、即送篆出署、所持無長物、惟來時所攜紡織數具及破篋所貯舊讀書數千卷而已。嘉民號泣送者溢於路、相謀刻木爲像以祀。四方文士競爲詩歌以傳之、彙爲公歸集。歸

里。仍授徒自給。尋以督御史魏象樞疏薦得復職。在京補職時。有期服將滿未除。故相徐元文爲御史召集。臚其服所服以往。見者怪之。元文心特重之。補知靈壽縣。舉行鄉約。必擇通曉文義、素行端愨者居其任。親爲講解孝弟姻睦之訓。申明鄉約保甲之法。並去其煩擾。使可施行。巡撫下其法於各屬。使通行之。又著有松陽講義。每五日集諸生講明四子之學。教化大行。歲大旱。民艱食。流離野死相屬。給闆請賑。按邑之被災者分爲三等。男爲部署而均之。更倣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槩。賴全活者數萬人。嘗述其父平昔語子弟之言以自儆。其言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人皆知惡之。若自視廉能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故爲政尚寬厚。民皆便之。陞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請免被災錢糧。復極論捐納及在任守制之非。尋罷職。天性孝友。令嘉定時。迎父至署。孝養備至。雖公事繁冗。而定省問視未嘗稍間。居父喪。寢苫枕塊二年。未嘗離柩旁。及葬。啟所卧苫。見有蛇窟其下。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之。仲亦遂終身不飲。臚其生平容止端愨。言動皆有法度。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巨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學以孔孟爲宗。以六經四子爲本。以仁義中正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功。以躬行實踐爲獲。以程朱爲鄉導。需次里居。洽政稍優。即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其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悉窮其微而燭其詐。於是粹然一出於正。所著有三魚堂集、日抄、問學錄、編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四書講義、困勉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鈔存、評選國策、去毒。行於世。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妻朱氏。子宸徵。　國朝乾隆元年。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耶。賜諡清獻。

學宮輯畧卷之四終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紫衡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朝邑　余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時齋增輯　男來而薰所參訂

西鳳先儒列傳

穀梁氏赤

穀梁赤、尸子曰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曰名喜字子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公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立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人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名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內侍郎許廣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唐時從祀宋贈襲邱伯尋改睢陽伯。

伏氏勝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秦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不能言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漢書云字和伯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

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墓在鄒平縣。唐時從祀，宋贈乘氏伯。

后氏蒼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郯城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因第而序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啟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官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節從祀。

董氏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園舍，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舉首。帝親策以古今治道，仲舒並條疏以對。其畧有云：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又曰：凡爲人君，事在勉强。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帝賢而與之，以爲江都相。江都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特敬重焉。王嘗以越王勾踐與大夫

文種、范蠡滅吳爲三仁。對曰、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王聞而善之。居無何、廢爲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帝謂其書有刺譏、於是下吏當死、尋詔赦之。是時方外懷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以爲相。王故聞其有學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乃以病免。武帝時隆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至勸限民名田一疏、不泥井田陳迹、尤深得井田微意、惜當時無行之者。及去位、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每遣使者即其家問之。後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顯。所著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薛瑄謂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洵非虛也。墓在西安府、或曰在東光。元至順元年、從祀。洪武二十九年、追贈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廣川伯。

杜氏子春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鄉里。時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衆、逵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也。唐時從祀、宋追賜緱氏伯。

范氏甯

范甯字武子、晉鄢陵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補豫章太守、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

學士諫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劾之、遂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泰官至護軍將軍。孫暀著後漢書、嘗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崇實論一篇、闡發仁義、推尊周孔、洙泗之教、賴以不墜。宋儒謂三傳之學、惟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惟范甯之論最善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韓氏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代孫也。祖叡素、桂州長史。父仲卿、武昌令、終秘書郎。以大歷戊申三年生。愈三歲而孤、兄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益力學、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出是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德宗時、上疏極論宫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遷刑部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又改袁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與學勸道。時有直講習三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擯之、不與共食。愈命吏召與共食、學官出此不敢賤直講。轉兵部侍郎。王廷湊反鎮州、圍牛元翼於深州、穆宗召愈宣慰、衆皆危之。疾驅入廷、湊盛陳兵逆之、復羅甲士翊之。愈神氣端聳、反覆諭以利害順逆、遂解圍。轉吏部侍郎、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爽、不詭隨。生平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己任。凡親友無後者、爲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任十二郎歿、撫孫湘成進士。妻盧氏子昶、孫綰、衮、皆舉進士。其他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衍奧宏深、以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議者謂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歿後、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太山北斗云。宋元豐七年從祀、贈昌黎伯。國朝乾隆五年、投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范氏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生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講誦、起居飲食人所不堪、仲淹益自刻苦。五年、盡通六經之旨。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始還姓、更今名。母喪去官。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晏殊知宣州、延仲淹教授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殊深器重之、薦爲秘閣校理。帝帥百官朝太后、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與百官同列北面。殊詰以狂率、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辱公薦、每懼爲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感其言、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郭皇后廢、率諫官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大興學校、建子陵祠、風起士習。歲餘召還、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又爲四論以獻、大抵皆譏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落職。康定元年、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時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直學士以副之。昊寇延州、以仲淹兼知延州。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念。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名雍）可欺也。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且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接待、咸感德畏威、不敢犯邊。後爲參知政事、上十事、帝悉採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當選監司時、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

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而規模閎大論者藉藉仲淹遂請行邊其去也人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遂其先憂後樂之志。卒於皇祐四年五月上報朝一日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墓在河南府萬安山下。仲淹爲人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自奉甞薄。又置義田義莊以贍宗族而妻子僅給衣食。子純仁載麥五百斛次丹陽聞石曼卿三喪未葬即盡與之單騎至家仲淹問曰東吳見故舊否。純仁曰曼卿爲喪未舉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掌學睢陽秀才孫明復母老無以養日汲汲於道路以索甘旨因廢學。仲淹贈錢數十千復補爲學職使月得錢三千供養授以春秋明復讀書泰山下十年不歸由是道德高邁被召。仲淹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狄青隸仲淹麾下授以左氏春秋由是精研經史爲宋名將張子厚好學令讀中庸遂爲一代名儒布衣胡瑗能定雅樂教授吳中仲淹薦之學術遂爲世取法。爲政尚忠厚所至民多立生祠肖像。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入仕有茂績。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

胡氏瑗

胡瑗字翼之宋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父納寧海節度使以淳化四年生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鄉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後當爲國家偉器。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學攻苦食淡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時方尚詞賦瑗倡明正學一新故習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留主太學從者凡千數。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

出其門。禮部歲所得士、瑗弟子十嘗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瑗爲首稱焉。卒於嘉祐四年六月初六日、葬烏程何山、諡文昭。著五經口義、資聖集。子三、志康、進士。志寧、知寧州。志正。

楊氏時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宋將樂人。父埴、母陳氏、以皇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時。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廖氏尤謹。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及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歿、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伊川於洛、一日、伊川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憚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路允迪使高麗歸、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張躬亦勸蔡京引舊德置左右、爲已亂計、召爲秘書郎。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未幾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著三經義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時天資逖曠、濟以學問、故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終始喀然不言、而飲人以和。比臨事、不動聲色而裁制井井、裕如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渡江、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猶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朱文公、張宣公得程氏之正、其源委亦出於時。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於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謚文靖。葬將樂水南。娶余氏。子五人、迪、适、遹、造、迥。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宋士皆以去不屑就爲高、淵見時晚以蔡京薦而起、皆論籍籍然。時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以斯世斯民爲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屨可也。世以不屑去疑之、亦淺之乎其爲夫矣。明弘治九年、追贈將樂

伯從祀。

羅氏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諡文質、學者稱爲豫章先生。父神繼、以熙寧五年生從彥。少從吳國華學、後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從之。一見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一生矣。一日時以飢者甘食章令之思索、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何不及之有。時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從彥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洞見道體。因熙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作遵堯錄八卷、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流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仕至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子敦敘早殁。門人塟於郡城東羅源頁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於世。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明萬歷四十一年從祀。

李氏侗

李侗字愿中、宋延平人。父煥、朝奉郎。母饒氏以元祐八年生侗。少遊鄉校有聲。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上書仲素曰、先生得不傳之秘於千五百歲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亦謂所學有大於利祿也。惟先生啟迪輔翼之。從學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講習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如是者久之、始融釋洞徹、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樂。嘗言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命其子熹受學、卒得其傳。鄧廸謂朱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子亦稱其氣象豪邁、而充養純粹、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晚年從學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聞而尊之。卒於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年七十有一。塟延平府東崇仁里。謚文靖、學者稱爲延平先生。妻吳氏。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元至正中、追贈越國公。明萬曆三十年從祀。

張氏栻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宋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子也。母王氏、以紹興三年生栻。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五峯一見、即以聖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栻充寫機宜文字。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尋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要務、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命之、節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栻簡州兵、汰冗補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羣盜聞之、皆遁去。且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加恤士伍、勉以忠義。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栻累章劾之、不報。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於淳熙七年、年僅四十有八。帝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諸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德日新、業日廣、而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塟在寧鄉縣西楓林龍塘

之原。妻常氏。宋末、益王立、詔天下勤王、有張鏜起兵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勸之降、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耶。不屈而死、疑係栻之後云。嘉泰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追贈華陽伯從祀。

黃氏幹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宋閩人。父瑀、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聞。幹有志學問、往見考亭。會考亭他出、遂留客邸、孤燈危坐、懸榻不設者三月。比旣見、益專。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吾與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寧宗卽位、授廸功郎。母喪去官、廬於墓、學者從之甚衆。考亭竹林精舍成、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卽講席。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無憾矣。幹持心喪加緦、三年而後歸。歷官臨川、漢陽安慶、皆有聲。當其知安慶也、歲大旱、禱雨輙應。武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卽至。敵人破光山、民情震恐、幹請於朝、築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興工。城成、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詣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異也。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語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及至制府、移書責之、言詞激切。同幕忌之、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知潮州、俱辭不就、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嘗官不遷、雖不憚事、撫摩凋瘵、如護肢體、鋤強暴、安貧弱、如嗜慾。至設機制變、營葺守邊、備禦、如宿將嘗試也。比歸老、終窶且貧、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書不輟。相宅兆於北山、搆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莞然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卒數年、天子讀禮書、惻然文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改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厥後金華四子遞衍其傳、正學賴以不墜。議者謂濂洛閩闢而後、任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云。

眞氏德秀

眞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宋浦城人。父嵩、以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生德秀。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喪父、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歷知大郡、惠政畢舉、能不愧其言。江東旱蝗、德秀爲轉運副使、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粟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亦相隨入於此矣。其知泉州也、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懷思。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而卒、時端平二年五月一日也、年五十七。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塟孝弟里。子志道。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正經等書皆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浦城伯。

何氏基

何基字子恭、宋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會黃幹知縣事、因命基受學幹。告曰：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得聞淵源之懿。凡微詞奧義、皆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已意立異、以爲高狥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又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從學者甚衆、而王柏其猶著也。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

尋改承務郎皆力辭不受卒年八十一諡文定所著解釋大學中庸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葢深得先儒理學之傳云

趙氏復

趙復字仁甫宋德安人以儒學見重於世元拔德安被獲姚樞與之語知爲奇士留宿帳中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見復被髮走跣仰天大號將欲投水樞諭以徒死無益强之至燕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伐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先是南北路絕載籍不通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付樞世祖聞復議論悅其學與樞建太極書院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述者作傳道圖伊洛發揮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嚮樞退隱蘇門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尊信其書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家江漢之上因以爲號學者稱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

金氏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宋蘭溪人幼敏府父兄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以及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畢究及壯知慕濂洛之學師同郡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之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方及見何基基謂曰會之（王栢字）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去襄樊之圍日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宋莫能用及宋改物屏居金華山中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不倦而猶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傾貲贖之使其完聚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率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覲者始

知師弟子繫於倫常。所著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註考證、書表註及通鑑前編、多發先儒未發之義。當時謂何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充於己者也。至正中賜謚文安、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陳氏澔

陳澔字可大、宋都昌人。父大猷、從學饒雙峯、得紫陽正宗、註述書經集傳、爲開慶名進士、官至通直郎。母袁氏以景定庚辰十月生澔。幼受父書、長值元革命、隱居不仕、潛心理學、於本邑立雲住書院教授生徒。取白雲留住之意、因以爲號、人稱雲住先生。念道載於五經、詩書易春秋俱有傳註、獨禮經繁縟、未有折衷、學者無所適從、爰纂輯孔之註疏而析其謬、採程朱之議論而擇其精、會萃衆說、附己微言、著禮記集說。明永樂時編之學宮、與程朱蔡胡之易書詩春秋傳註並用以試士焉。至正辛巳十月巳丑、澔年八十有一、卒於家、瘞雲住書院西。妻沈氏、劉氏。子五、師元、師亮、師凱、師堅、師契。師凱讀書本郡白鹿洞書院、竹溪述書經蔡傳旁通、人稱其家三世以經術羽翼聖道、有功世教云。

吳氏澄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宋崇安人。幼穎悟絕人、過目成誦、每夜讀書達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調適之。澄候母寢、輒篝燈復讀、遂博通經傳、以斯文自任。宋末舉進士不第、避地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等書、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爲學之本、爲學之序、垂十數年、日就月將、自致於聖賢之道、進學之勇、近代無過之者。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强起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仁宗朝詔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澄繼志、思有以作新之、於是令諸生以次受業、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寔、講論每至夜分不倦。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召澄爲序。澄以

爲福田利益、雖習彼教者且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會帝崩而止。澄嘗有去志、及修英宗實錄成、稱疾不出。自是累徵不起。澄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然冰釋。所至士大夫皆迎請執業、比家居、四方負笈來學者恒千百人。卒、年八十有五。葬崇仁縣東南十三都。贈臨川郡公、諡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以忘宋事元罷。　國朝乾隆二年、部議以澄有功正學、宋世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爲歷官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復從祀。

陳氏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生宣德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父琮先一月卒。母林氏抗節育之。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於鄉、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卧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成化三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四方從遊者日益衆。給事中賀欽解官來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出語人曰、活孟子。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自後屢徵不起。事母至孝、時或在外、母念之輒心動、亟歸、果然。或勸之著述、不應。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此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論者謂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固已啓聖人之扃鑰矣。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皂帽峯。諡文恭。學者稱白沙先生。妻張氏、羅氏。子景雲、景易。萬歷十三年從祀。

胡氏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父南俊、母王氏。以宣德九年生居仁。幼有大志、嘗得鄭家遺物、即還之。學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於崇仁里、

徒步往從之。以訖誦辭章不足事、而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築室梅溪山中、聚徒講習、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獨推尊程、朱、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嘗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絶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天性孝友、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兄每自外歸、必迓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貧室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壽、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謂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於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年五十一。蒫餘干縣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歷十一年從祀。

蔡氏清

蔡清字介夫、明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後以母命謁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主事。因上管見二劄、一請振紀綱、一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其家、强之疏救、智得謫官嶺南。丁內艱、服闋、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改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終養。歸甫兩月而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初、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王、次日乃謁孔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王生日、令藩臬著朝服賀。清去蔽膝而入、王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嘲清曰、公乃不能詩。清佯對某生平與人無私。王益銜之。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於天下古今一以義理折

斷。其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生平砥躬礪行、不愧衾影。嘗言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推朱子之意。嘗帷燈臥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即亟起疾書之。議者謂羅欽順、蔡清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考述皆足講明心性、辨析疑似、有功於名教云。仕終國子監祭酒。萬歷中、贈禮部侍郎、諡文莊。子存遠、任推官。

呂氏坤

呂坤字叔簡、學者稱新吾先生、明河南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數千言、切中時弊。疏入不報、坤遂乞休。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加十二人、且製序重刊之。戴士衡劾坤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此、取漢明德后、因后由貴人進后、以媚鄭貴妃。坤首天下安危、獨不及建儲、意可見也。帝寢其事不問。坤剛介峭直、留意聖學、居家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推薦天下三大賢、一沈鯉、一郭正域、一坤。又疏至二十餘上、皆不納。福王封國、賜莊田四萬頃、上疏諫減其半。卒於天啟初、贈刑部尚書。所著呻吟語摘、夜氣鈔、省心紀、道脈圖、四禮翼、去僞齋集、實政錄、均能闡明正學、扶持倫常、貫通古今、實濟時用。　清道光六年祀。

孫氏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與鹿忠節公繼善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横被榜掠、故交避匿。奇逢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衆伙助、生死禍福不少動其中。時會拾撥、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至、辭不應。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亦不起。晚年攜家蘇門、

自刊落生徒數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後稱再盛焉。九十時猶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未嘗知倦。大抵奇逢於道愼擇而約守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谿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獨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所不取也。年九十二卒。人以久居夏峯稱夏峯先生。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指、尚書近指。清道光八年從祀。

劉氏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父坡爲諸生卒時母章娠宗周方五月。既生以貧育外家。萬歷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以節聞於朝。時有昆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爲行人上言右東林黨人大譁。宗周請告歸。天啟初起儀制司主事上疏言魏忠賢奉聖夫人奪俸半年。尋請戮崔文昇等起李三才用李朴等帝切責之。既進官至大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之削籍。崇禎初召爲順天府尹上疏陳新政帝以爲迂然歎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進馬騾。宗周以爲必有以遷幸動上者詣午門叩頭諫得報乃退。時樞輔諸臣多下獄宗周言帝亦宜任咎又劾馬世龍等忤旨。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周延儒溫體仁不悅閹人亦多詆訐。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歐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恤單丁下戶獨至。居一年歸都人爲罷市。八年推閣臣吏部以孫愼行林釪名同上。入都帝延問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大急用法大嚴布令大煩進退天下士大輕由此盜賊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帝迂其言命釪輔政宗周爲工部左侍郎。因上痛憤時艱疏帝以歸過朝廷怒後獎其切直。旋因劾溫體仁等以輸馬價免朝覲體仁嫌之。請告至天津又劾體仁誤國。帝怒斥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道中進一劄一曰明聖學

以端治本、二曰努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明年、擢左都御史、帝問都察職掌、曰在正已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對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冬十月、京師被兵、請贈死事盧象昇、追戮僨國楊嗣昌、逮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逼津臨德以備南下、不盡行。閏月朔日召見、因議督撫去留、請先去范志完。且言上姑息、致此敗局。上變色。使言善後策、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又當以操守爲主。遂與帝辨姜埰熊開元之獄、帝疑開元疏宗周主之、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兵。見不足與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等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封疆諸臣、擧朝謀

國不忠之臣各有當誅者二、詔納其言、宜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淸恨欲殺宗周、宗周辭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士英遣客刺之、客十輩往、不忍加害、於是澤淸劾宗周陰撓恢復、劉良佐亦上疏言宗周倡議親征、謀危君父、且及姜曰廣、吳甡等。疏入、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乃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益欲去宗周、而薦阮大鋮兵部侍郎。宗周爭之不得、卽告歸。將行、陳五事、一曰修聖政、一曰振王綱、一曰明國是、一曰端治術、一曰固邦本。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死、遂不食出辭祖墓、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絕食二十三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三。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詔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

而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所著有聖學宗要、學言、人譜、蕺山集諸編、學者稱念臺先生。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介。道光二年從祀。

學宫輯畧卷之五終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望衞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余氏學宮輯畧　朝邑　李元春時齋增輯　男來南纘屏參訂

崇聖殿五王列傳

按、明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　國朝雍正元年、追贈孔子五代爲王、改崇聖殿。

木金父

木金父孔父嘉子、孔子五世祖也。

祈父

祈父、孔子高祖也、贈裕聖王。

防叔

防叔、孔子曾祖也、贈貽聖王。

伯夏

伯夏、孔子祖也、贈昌聖王。

叔梁紇

叔梁紇、正義云叔梁字、紇名、孔子父也。天性嚴厲、武力絕倫、爲鄹邑大夫。魯襄王十年、齊會諸侯於柤。夏、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戰士攻其門焉。偪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紇以手抉開之、攻門之士在內者乃得出。甲午、遂克偪陽。宋大中祥符元年、贈齊國公、妻顏氏贈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加贈啓聖王、顏氏爲啓聖王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　國朝仍贈啓聖王。

配享先賢列傳

顏氏無繇

顏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復聖回之父也。孔子始教而受學焉、葬魯城東防山南三十里。唐贈杞伯、從祀。宋加贈曲阜侯。元至順三年、追贈杞國公、謚文裕。妻齊姜氏、贈杞國夫人、謚端獻。明嘉靖中、以回、參伋坐堂上、其父不應列食於廡下、改配享啓聖祠。

曾氏點

曾點、字子晳、史記作蒧、字晳、宗聖參之父也。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又曰、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又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出。程子亦謂

曾縣淤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曾縣。唐贈宿伯從祀、宋加贈萊蕪侯。

孔氏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述聖伋之父也、生周景王十二年。時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賜故名鯉云。長學於家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鯉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卒。宋崇寧元年、贈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

孟孫氏激

孟孫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亞聖軻之父也。元至順三年、追贈邾國公妻仉氏贈邾國宣獻夫人。墓在鄒縣馬安山。

從祀先儒列傳

周氏輔成

周輔成字伯大周子敦頤父也。父智強生五子、輔成其次也幼力學登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州桂嶺令多善政操守高潔解官歸居營道縣之營樂鄉、卒葬其鄉之鍾樂里。後以敦頤貴累贈諫議大夫妻唐氏繼鄭氏敦頤母也贈仙居縣君。明萬歷二十三年從祀。

張氏廸

張廸字吉甫張子載之父也世居大梁。宋仁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郿。

程氏珦

程珦字伯溫二程父也、生於景德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始冠諸父繼亡無田園可依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育弟妹。適朝廷錄舊臣之後授郊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族兄文簡公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僻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皆嫁乃赴調授

吉州廬陵縣尉。時丞相劉沆子弟橫於鄉、郡守以下皆爲之屈、琇獨不與接。再調潤州察支、使侍禁曹元哲與人爭田、守囑琇右之、弗爲撓。以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前令以慘酷威之、益不服。琇告諭之。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旁邑有訟積十餘歲不能決者、部使者以委琇、訊之、不數語、遂皆服。嘗假倅安南軍、獄掾周敦頤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琇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命二子受學焉。琇後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逢遷授、輒力薦之。移知龔州。時宜州反獠歐陽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立祠南海。於是迎其神以往、歷數州莫之禁。琇使詰之、對曰過海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琇令再投之、人皆畏之、莫敢前。琇杖不受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以爲妄。改知徐州浩縣、會久雨、平原水深數尺。琇謂俟耕而種、則時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錯矣。是年遂不艱食。遷知鳳州事。漢中大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琇於路口爲粥以待之、所濟甚衆。改知磁州事。城東南隅水泉惡不可用、民婦晨出遠汲、維艱歷千餘歲、無爲慮者。琇度城曲去濠水不遠、漸漬既久、地脉當變、令穿二井、果美泉、人甚賴之。是歲死屍及濠水上冰澌盤曲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以爲瑞、請以上聞。琇不從。改知漢州事、上謝表、命取竹爲筒、衆吏持竹走白、殺書而文見其中、曰君王萬歲。琇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騰踏不可禁。琇安坐不動、久之乃定。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琇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行新法、爲守令者奉行恐後、獨琇抗議、指其不便。不報、乃移疾乞授代、得管勾西京嵩山宗福宮。歲滿、遷司農少卿、尋致仕。天性孝慈、二歲喪母、祖母崔撫愛異於他孫、嘗以紗鉢貯錢與之。終身藏其鉢、令子孫寶之。奉繼母孝養無間。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子孫。年七十、自爲墓志、記歷履始終而已。以子貴、遷大中大夫、封永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國柱[1]。卒於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先

居殘室，病革，命遷正寢。卒，年八十有五，葬伊川府店。保朱子謂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期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公知之，宜其生二程子也。

朱氏松

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父森，承事郎，以紹興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生松。年二十，登進士第，授廸功郎，娶祝氏。二十七爲尤溪尉，歷官司勳吏部郎。松生有俊才，見時出語驚人，詩文遠近傳誦。一日喟然歎曰：「是則昌矣，其如去道愈遠何？」於是發憤折節，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期於有以發爲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所爲。及從羅仲素遊，得聞楊時所傳伊洛之學，益自刻厲，用力於誠意致知。自以性褊急害道，因名齋曰韋，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又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靖康之變，建炎再造，無復有當世意，隱居乘親者十餘年。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見而說之，曰：「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荊淮，東南不可保。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荊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荊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然守一方，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世將奇其言，薦之，得召試。問中興事業之難易先後，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爲對。高宗覽而異焉，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之策，進次建康，討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上意，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上悅其言。松以忠君愛國爲心，前後疏凡數上，皆中於理而切於事情，惜未竟其設也。修哲宗實錄，分宣仁附傳，蔡卞所撰也。其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考訂精確，直筆無隱，論者美之。既而金人請和，秦檜決議許之，松率同舍五六人合辭抗疏論之。檜力持其議不少變，因數求引去，檜忌之，使言

者論之、出知饒州。未赴、請祠家居、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瀟如也。松天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之徒、與己異趣者、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卒於紹興十二年二月、年四十七、葬崇安縣寂歷山。所著韋齋集十二卷、論者謂有忠獻而後有南軒、有韋齋而後有晦菴、道學之傳、蓋有自也。元至正二十二年、謚獻靖、贈齊國公。

蔡氏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父發、丹詹氏、以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元定。八歲能詩、父授以程、張、邵氏諸書、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因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深涵其義。聞朱熹名、往師之。會韓侘胄攻僞學、逐熹及元定、遂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即就道。熹從遊數百人餞別蕭寺、有泣下者。元定怡然賦詩、有執手歎相別、無勞兒女悲句。遂杖屨與子沉徒步走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色。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當初詣熹時、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其於圖書、禮樂、制度無所不精、晰古今奇字、秘義、有不可解、一過目輒解之。熹嘗言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其在貶所、講學不輟、愛之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吾何忍拒。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學者尊爲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熹爲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娶江氏。子二、淵、著周易訓解。沉、從祀孔廟。宋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

附改祀罷祀諸人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云季孫嘆其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

兆而子叔心疑惡之。宋徽宗政和五年、賞議謂季孫費城伯、子叔承陽伯。元吳萊立夫著孟子弟子列傳、亦有二人見朱熹集孟子於下者。然今之家不列、政和之議固未行也。

服虔字子慎、東漢滎陽人。以上三人俱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以季氏之黨愬子路、沮夫子罷。

荀況字卿、周末趙人、以言性惡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仕王莽罷。以上二人俱宋元豐八年從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贓吏罷。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以誦神仙方術罷。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以黨附勢家罷。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以註風角等書罷。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郯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以建短喪罷。以上八人、內陽雄明洪武二十九年罷、餘俱嘉靖九年罷。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崇寧三年配享孔子、位次孟子。靖康元年罷配享、降爲從祀。淳祐元年以奸

邢昺罷從祀。

王雱字元澤、安石子。政和三年從祀、淳熙四年罷。

學宮輯略卷之六終

校記

①國柱：當乙。

②韓佗胄：當作「韓侂胄」，見《宋史》卷四七四《姦臣傳》四。

③陽雄：當作「揚雄」，見前文。《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洪武）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學海類編本

清・郎廷極 撰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一卷，清郎廷極撰，學海類編本。

郎廷極（一六六三——一七一五）字紫垣，一字紫衡，號北軒，奉天廣寧（今遼寧北鎮）人。隸漢軍鑲黄旗。康熙間以門蔭授江寧府同知，仕至漕運總督。任江西巡撫時，曾於景德鎮窑監造瓷器，被稱爲「郎窑」。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郎窑紅釉瓶多件，即爲仿宣德寶石紅釉之作。江西多山，州縣運糧盤兑，民間津貼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載賦役全書，歲分給如法。户部初議駁減，總督范承勛以請，得如故。至是户部復議停給，并追前已給者，廷極累疏争之。尋兼理兩江總督。五十一年，擢漕運總督。卒，謚温勤。著有《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勝飲編》、《北軒集》等。

孔門弟子，文獻記載不一。《孔子家語》作七十二賢，《史記》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説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至於弟子姓名，諸書所記亦多有不同。隋代之前，孔廟之中只有顔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但僅止於闕里。唐開元中加贈諸賢，悉從《史記》七十七人，又從《家語》、《文翁石室圖》增蘧瑗、林放、琴張、琴牢、申根六人，天下學宫并遵行之。到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惟除去琴牢，餘並如開元。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删重複，易舛訛，重定孔門從祀弟子七十六賢，其中祀正殿者十二人，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舊時公、侯封爵皆不用，只稱復聖顔子、宗聖曾子，十哲而下概稱先賢。清朝沿襲明制，先師、先儒、先賢位號未改。郎廷極嘗歷官數省，每謁學宫，必展禮兩廡，見先賢位次率多舛誤，且東西多寡不齊，位次紊亂。又荒僻之處，諸賢姓名亦多互異。於是作《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釐正姓名、位次。至於先賢字籍，亦學者所宜熟曉，特系於姓名之下。先儒事迹之不甚顯著者，也節録數語附於其後。計正殿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九十七人，啓聖祠從祀賢儒八人。

是書甚簡明，先賢姓名、位次一目瞭然，對於了解孔廟祭祀制度有所補益。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清　廣甯郎廷極紫衡著

世多稱孔門弟子七十二賢、祀於文廟、大都以家語有七十二弟子解一篇、又文翁石室圖亦列七十二人、遂相沿襲。然就家語篇中所敘述、悉數之已有七十六人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因備次其名姓。今以此三書參考異同、如顏何、顏高（卽家語顏刻。）秦冉、鄭國、鄡單（卽家語薛邦、縣亶。）公伯僚、（論語僚作寮。）申黨、顏祖、孔忠、（卽家語申續、顏相、孔弗。）原亢籍、（卽家語原桃、今祀原亢。）史記所有而家語所無也。琴牢、陳亢、顏刻、薛邦、縣亶、申續、孔弗、原桃、則家語所有而史記所無也。其姓名字義微別者、如史記宓不齊、家語宓作虙。（今祀宓、下文不敘史記、家語俱倣此。）曾蒧、蒧作點。（今祀從點。）南宮括、括作韜。（今祀從适。）司馬耕作司馬黎耕。顏無繇作顏繇。巫馬施、施作期。顏幸、幸作辛。（今祀從辛。）公良孺、冉孺、孺並作儒。公孫龍、龍作寵。公祖句茲作公祖茲。漆雕哆、哆作侈。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壤駟赤、壤作穰。石作蜀作石子蜀。后處、后作石。公夏首、首作守。奚容蒧作奚蒧。公堅定作公肩。（今祀公肩定。）句井疆、句作勾。罕父黑、罕作宰。榮旂、旂作祈。縣成、縣作懸。樂欬、欬作欣。左人郢作左郢。燕伋、伋作級。邽巽、巽作選。公西輿如作公西輿。尤人所易曉。若文翁之圖、視家語多蘧瑗、林放、申棖、秦冉、顏何五人、視史記多蘧瑗、林放、申棖、琴張、琴牢、陳亢六人、而家語之多于文圖者、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邽選、縣成八人。史記之多於文圖者、公西輿如、鄡單、原亢籍、公堅定、公夏首、句井疆、邽巽、縣成、公伯僚九人。考之隋以前、孔廟止顏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止于闕里。唐開元中加贈諸賢、悉從史記七十七人、又從家語、文圖增蘧瑗、林放、琴張、琴牢、申棖六人、天下學宮並遵行之。迨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惟除去琴牢、餘並如開元。元制不知何以獨遺鄡單一人。至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刪重複、易舛譌、以申黨卽申棖、存棖去黨。（家語作申續、又有作申裳、申續者、則裳乃黨之訛、而續又續之訛也。）顏何卽顏高、存高去何。秦冉卽秦商、存商去冉。（二人並見史記。）琴張本琴牢之子、從書名例、仍改牢。更補祀鄡單。公伯僚以譏季路黜、蘧瑗、林放本孔子弟子、改祀于其鄉。至是孔門從祀諸弟子乃定、合而計之、凡七十

有六賢、祀正殿者十二人、四配之顏、曾、又十哲也。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顏路、曾皙。舊時公侯伯封爵皆不用、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舊顏子稱兗國復聖公、曾子稱成國宗聖公。十哲而下概稱先賢神主皆冠以此二字。啓聖祠者中、祀孔子父叔梁紇、曰啓聖公孔氏、而以顏曾思孟及程周蔡朱之父從祀。議者蓋以子配食於殿、而父坐庭廡、非禮特爲建立、亦嘉靖年閒事。凡此之類頗合禮法、儒者譏之、未免太過。我朝文治之隆、超邁千古、而膠嚳祀典、亦遂因之。惟定鼎初年、孔子曾復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旋卽改稱、仍稱至聖先師孔子。至于諸弟子名號、從無更易。余自弱冠宦遊、經歷數省、每謁學宮、必展禮兩廡、見先賢位次率多舛錯、且東西多寡不齊、至使先儒以次相接、遂躐出孔門弟子之上、而諸先儒位次亦因之紊亂。揆厥由來、蓋因從前釐正之時、如東廡去何顏、改曾皙、孔鯉、止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去秦冉、申黨、改蘧瑗、林放、顏路、共六位。司事者卽于本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而不知合敘東西兩廡遞遷、則六十二賢東西正各得其半也。

又荒僻之處、諸賢姓名亦多互異、如后子處既定于後矣、猶有作石者、邽子巽既定於巽矣、猶有作選者、凡此不一而足。前人言、孔門弟子最多複姓、如公祖、公皙、公肩、公夏、公良、叔仲、步叔、句井、壤駟、左人、石作、奚容、罕父皆是。今神主尚有稱奚子、句子、石子、左子者、竝以上一字爲姓矣、是皆宜改正者。因以嘉靖時釐正姓名位次、備錄於左、昭大典而妥先靈。司學宮俎豆者、其可不加意乎。至於先賢字籍[1]、亦學士家所宜孰曉、特系于姓名之下、更以事蹟之不甚顯著者、節錄數語附焉。再從祀諸儒歷代遞增、亦皆有封號。至嘉靖除去、止稱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舊子思稱沂國述聖公、孟子稱鄒國亞聖公。伯魚向祀於東廡者、仍稱先賢、祀於啓聖祠、其餘概稱先儒。考舊時兩廡從祀向有荀況、劉向、楊雄、戴聖、鄭衆、馬融、鄭元、何休、服虔、盧植、賈逵[2]、王肅、杜預、王弼、范甯、吳澄十六人。楊雄之祀、當洪武時已黜之矣。嘉靖閒詳加考核、況以言性惡黜、向以喜神仙黜、融以貪鄙附勢黜、休以黜周王魯黜、逵[3]以附會讖緯黜、肅以黨司馬氏黜、預以結貴要建短喪黜、弼以旨宗老莊黜、澄以曾仕宋不應仕元黜。然、

元、虔、植、寧、故祀於其鄉。惟戴、聖之黜、莫詳所以、豈爲其在九江行事多不法、又怨毀何武于朝、無儒者風歟。今計現在從祀者共三十五人、依照舊式、兩廡對敘、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後有增益、皆如之、自無凌躐之失矣。余以鄭元箋釋、最有功經傳、而其行誼亦無可訾議、似宜仍歸從祀之列。而宋之謝良佐、明之吳與弼、皆得理學正傳、無媿廟中侑享者。幸遇

今上崇儒重道、竊有望於議禮之君子。

正殿四配、十哲 凡字籍事蹟、史記與家語同者、便不注明何書。又諸賢之字見于論語正文者、亦不復註。

東

復聖顏子 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4]而髮盡白。按孔門顏氏、家語七人、史記八人、今史記之顏何、罷祀、仍止七人。

述聖子思子

閔子損 魯人、史記、少孔子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五十歲。

冉子雍 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伯牛之宗族。

端木子賜 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仲子由 弁人、少孔子九歲、弁、魯邑。

卜子商 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鄭元曰溫國人。今河南溫縣、屬衛。

西

宗聖曾子 南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亞聖孟子

冉子耕 魯人、按史記、家語、孔門五冉、十哲居其三。

宰子予 魯人、字子我。

冉子求 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之宗族。

言子偃 吳人、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三十五歲。

顓孫子師 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兩廡先賢先儒

東

澹臺子滅明 武城人、字子羽、史記、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

原子憲 字子思。家語、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卒後、隱于衛。史記註、魯人。

南宮子适 魯人、字子容。适、左傳作說。

商子瞿 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

漆雕子開 家語、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史記、字子開、註作魯人。

司馬子耕 宋人、字子牛。

有子若 家語、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强識、好古道。註、一字子若。史記、少孔子十三歲。
巫馬子施 少孔子三十歲。家語、陳人、字子期。史記、字子旗、註、魯人。
顏子辛 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曹子卹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子龍 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衛人。鄭元曰楚人。
秦子商 家語、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按、不慈、左傳作丕茲。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
顏子高 史記、字子驕。家語、顏刻字同。
壤駟子赤 家語、字子從。史記、字子徒。註、秦人。
石作子蜀 字子明。家語註、成紀人。成紀、秦地也。
公夏子首 史記、字乘。家語、字子乘。並註魯人。
后子處 史記、字子里、齊人。家語、字里之。
奚容子蒧 史記、字子晳、註衛人。家語、字子偕。
顏子祖 字襄、註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句井子疆 史記、家語並註衛人。家語註、字子界。
秦子祖 字子南。鄭元曰秦人。
縣子成 史記、字子祺。家語、字子横。並註魯人。
公祖子句茲 字子之。家語註、魯人。

燕子伋 史記、字思。家語、字子思、註、魯人。
樂子欬 字子聲。註、魯人。
狄子黑 史記、字晳。家語、字晳之。註、一作字子晳、衛人。
孔子忠 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孔弗字同。
公西子蒧 史記、字子上。家語、字子尙。並註魯人。
顏子之僕 史記、字叔。家語、字子叔。並註魯人。
施子之常 史記、字子恒。
申子棖 史記、申黨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並註魯人。
左邱氏明 魯人。以下先儒。
穀梁氏赤 魯人、生周末。赤、尸子作俶、顏師古作喜、字元始。
高堂氏生 魯人。生秦漢間。索隱、字伯。
孔氏安國 字安國、孔子十一世孫。
后氏蒼 字巨君、東海人。
王氏通 字仲淹、隋時龍門人。
胡氏瑗 字翼之、海陵人、稱安定先生。
邵氏雍 字堯夫、范陽人。
司馬氏光 字君實、夏縣人。
程氏顥 字伯淳、洛陽人、稱明道先生。

楊氏時 字中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

羅氏從彥 字仲素，南劍州人，稱豫章先生。明萬曆年祀。

朱氏熹 字元晦，婺源人。

呂氏祖謙 字伯恭，婺州人，稱東萊先生。

蔡氏沈 字仲默，建陽人。

許氏衡 字仲平，元時河內人，稱魯齋先生。

陳氏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稱白沙先生。明萬曆年祀。

王氏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稱陽明先生。萬曆年祀。

西

宓子不齊 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公冶子長 字子長，家語，魯人，史記，齊人。

公晳子哀 家語，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故未常屈節爲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史記，字季次。

高子柴 家語，齊人，高氏之別族，註，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少居魯，見知名，仕爲武城宰。史記，少孔子三十歲，鄭元曰衛人。

樊子須 字子遲，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註，弱，早年也，或曰早屈意仕季氏，無考。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鄭元曰齊人。

商子澤 家語，字子秀，史記註，字子季。

梁子鱣 字叔魚，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自以年長無子，夫子言四十當有五子，勸沮之，後二年，果有子。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註，鱣一作鯉。

冉子孺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字子魚，史記，字子魯。註，一作子曾。

伯子虔 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字子析，家語，字楷。

冉子季 魯人，字子產。

漆雕子徒父 家語，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子哆 字子斂，史記註，魯人。

公西子赤 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任子不齊 史記，字選，家語，字子選，並註楚人。

公良子孺 陳人，字子正，家語，賢而好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肩子定 家語，公肩，字子仲，史記，字子中，註，魯人，或曰晉人。按史記，肩作堅。

鄡子單 史記，字子家，家語，縣亶，字子象。

罕父子黑 史記，字子索，家語，字子黑。

榮子旂 字子祺。

左人子郢 家語，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註，魯人。

鄭子國 史記，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從，史以邦爲國者，蓋避漢高諱，而鄭乃薛字之誤也，今宜仍祀薛邦爲是。

原子亢 家語，原桃，字子籍。

廉子潔家語字子曹。史記字庸。註衛人。

叔仲子會字子期。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旋年相比。二孺子每執筆迭侍夫子左右。鄭元曰魯人。

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家語公西輿字同。

邽子巽家語邽選字子歛。史記字子斂。註魯人。

陳子亢家語陳人。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註一字子禽。

琴子牢家語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步叔子乘字子車。註齊人。

秦子非字子之。註魯人。

顏子噲字子聲。註魯人。

公羊氏高齊人。生周末。以下先儒。

伏氏勝字子賤。鄒平人。生秦漢間。

董氏仲舒廣川人。

毛氏萇趙人。大毛公亨之子。

杜氏子春河南人。

韓氏愈字退之。修武人。

歐陽氏修字永叔。廬陵人。

周氏敦頤字茂叔。營道人。

張氏載字子厚。郿人。稱横渠先生。

程氏頤字正叔。顥弟。稱伊川先生。楊龜山、羅豫章皆師之。

胡氏安國字康侯。崇安人。

李氏侗字愿中。劍浦人。稱延平先生。朱子受業師也。明萬曆年祀。

張氏栻字敬夫。綿竹人。稱南軒先生。

陸氏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稱象山先生。

眞氏德秀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稱西山先生。

薛氏瑄字德溫。河津人。明隆慶年祀。

胡氏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萬歷年祀。

按先賢姓名位次，今國子監同。惟琴子牢仍琴張。至先儒位次，考之闕里志所載，及直省學宮之整飭者，並以時代爲敘。乃監中左邱明而下，卽敘濂溪、二程、張、邵、朱子六人，且與左氏並稱先賢，未知始於何時。明宏治間，楊文貞廉居諫垣，建言周、程、張、朱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爲識者所非。豈嘉靖大釐政時，而亦行其議歟。成均首善之地，典禮相沿，自必有據，容再詳考焉。

啓聖祠從祀賢儒

東

顏子無繇少孔子六歲。史記、字路。家語、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孔子鯉

程氏珦字伯溫。

蔡氏元定字季通。

西

曾子點史記、字皙。家語、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孟孫氏激公宜

朱氏松字喬年。

劉氏輔成

校記

①藉：據下文，當作「籍」。

②賈逵：當作「賈逵」，爲名儒。

③逵：當作「逵」，指賈逵，其附會讖緯事見《後漢書》卷六六本傳、《文獻通考》卷四三。

④人：當作「八」，參《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聖節會約



昭代叢書本

清·郭存會 撰

《聖節會約》一篇，清郭存會撰，昭代叢書本。

存會，字聚五，黄州人。

是篇之作，意在尊孔。孔子生前不遇於時，身後則受尊崇、享厚祀。魯哀公十七年爲立廟於舊宅。自漢以來，孔廟祀典日盛。但時移世易，代有興革，配享、從祀亦有變化，然歷代皆甚重視。孔子誕節，春秋二時，皆有祀典。然普通學者，散處四方，無法親登闕里之堂，睹其車服禮器。孔廟雖遍天下，多在郡邑治所，遠難悉赴，讀書人甚至數十年未嘗一進拜孔子，幾乎忘記自己爲聖人之徒。故撰此《會約》，倡議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當孔子誕忌之日，祭拜孔子。至於孔子生卒年月日，説者紛紛，此則定以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於此二日，共同祭拜孔子，以示自己爲聖人之徒。

聖節會約

黃州郭存會聚五著

凡學者之於孔子、固貴乎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徒在崇奉之禮、拜奠之文也。然人心必有所敬、然後有所思、思則嚮焉以興其敬也。又不能無所因、或過其里、或入其廟、或值其生卒之辰、耳目所觸、於此心有戚戚焉、然後慢者以恭、怠者以警、其大較然矣。顧學者散處四方、其於東魯、亦寥絕矣、安得人登闕里之堂、覩其車服禮器、而廟貌遍天下、多在郡邑治所、歲春秋二時有司與學官主之、附近諸生與於執事者、數十人而已。其餘遠難悉赴、故有讀書數十年、未嘗一進拜、幾忘乎其爲孔子之徒者、何其疎也。至於其生其卒年月日時、尚可如期各致其敬、乃諸家紛紛紀載不一、其卒之所爭者、正建之殊耳、若其生也、幾聚訟焉。公羊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二十二年、年亦不同。此三家去孔子未遠、宜其知之稔矣、乃淆訛若是。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十三、有謂年七十四。其謂年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也。其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一年生、歲在己酉也。諸家之紀載不一如此、余則以其家斷之。其家事蹟所述、

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鑿鑿不疑、而年譜、世表亦然。夫年譜者、其家之所自譜也。世表者、其家之所自表也。焉有其家之所自譜自表、而反不足據乎。然則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每當此際、以爲聖節而致祭焉。其祭先期齋、以紅紙書神位、同人至、拜而妥之。次蚤蚤起、鋪陳品物、從力所辦。其拜、祇如弟子拜師之儀。拜獻畢、敘少長、相揖、然後坐。少頃、執事者徹饌。徹畢、相與拜、徹神位而焚之、懼褻也。徹畢、以其餕餘燕、示神惠也。燕畢、揖而別。如此者、歲率以爲常。凡未祭前與既祭後、燕坐茶次、則相與揚搉經義、戒淫泆、飭廉隅、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在其中矣。昔沈道虔皈依釋氏、恒於四月八日設像慟哭、終墮異端、何益。而臧榮緒則於孔子誕辰陳五經而拜之、卒成高士。有志者、吾知在此不在彼。爰是秉筆虔製約文、其共聽之、可乎。

會約文

祭河先海、本原之義攸昭。事死如生、仁孝之情斯篤。師與君父而並重、禮緣節文以始申。粤若先師孔子、躬備五德、何人不被薰陶。手刪六經、奕世俱叨化育。薪傳之弟子、皆其弟子。肩接之門牆、統屬門牆。顧朝廷雖舉釋菜、分則難干、而草野全無瓣香、意何以達。同思麒麟吐書之日、氣朗風清、及乎梁木感夢之年、天崩地裂。當斯際也、一桀一哀、有情誰遣。迨易時焉、以濯以暴、愈遠莫忘。合邀同心、共結一社、届期而設位、以奠見於羹、見於牆。瞻座而潔、忱以將、如在左、如在右。比諸寸草、猥云得報春暉。例以溪毛、亦或堪昭忠信。況乎儼容入望、顯肅神明、盛德當前、隱增慚愧。何異三千諸輩、共列杏壇、不殊七十二賢、同遊泗水。從此加厲、自然日新、斯文蔚起、有機名教、崇隆勿替。爰成短簡、用告同人、與其絺會於佛老之區、馳思出位、何似同盟乎聖賢之域、勵志升堂。家尊上丁、一

洗梁陳之陋、里敬庚子、卽同鄒魯之風。謹約。

文廟從祀位次考

清光緒刻本

清・陳錦 撰

《文廟從祀位次考》一卷，清陳錦撰，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陳錦，號補勤，浙江紹興人，光緒中作過濟南鹽運使。

文廟從祀人物、位次，歷代有所升降變化。漢光和時，立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已有次序。自唐迄宋，從祀諸賢并列殿上。宋政和年間修新儀，始分兩廡。《朱子語類》卷九十云：「孔子居中，顔、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可見宋時位次即已紊亂。明宣德三年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删重複，易舛訛，重定孔門從祀弟子七十六賢，其中祀正殿者十二人，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清雍正二年，命九卿等詳議增祀、復祀諸賢儒，并通行直省，悉依國子監序列。乾隆十八年復命廷臣考史傳，於先儒先賢分列之中，以年齒先後爲序，垂爲典章。自是從祀賢儒東西互列。但從道光二年以來，增祀者又不少，禮部隨時酌擬位次，不便因增祀一人而移易原來位次，僅止約其辭曰「位在某廡某人之次」，而於對待之序則不明確。同治二年重加釐定，兩廡先儒互易達三十餘位之多，皆遵乾隆十八年成例，以年齒先後爲定。但自唐宋以來，先儒先賢多有塑像，位置有定，各地艱於移易，文廟從祀位次往往以訛傳訛，不能盡改。同治中曲阜重修林廟，陳錦奉憲監修，有鑒於文廟從祀位次紊亂，遂照楚刻文廟位次重加編次，截至光緒三年宋儒輔廣從祀之日止，共得先儒六十八位。排列先後皆依年齒。凡有并世而生者，悉遵部例，詳考生年，以爲座次。間或未詳生卒，則附考其始仕終官，略推時世，務令東先而西後，東奇而西偶，以求所謂寓先後於對待之中者。編内附載事實，詳略不同，皆專爲座次而設，故無關於此者皆不録。至於哲配、兩廡及崇聖祠祀位序次，則一成不變。

是書雖簡略，但對文廟從祀先後位次的考訂，有助於糾正舛訛。卷首自序對孔子及賢儒塑像沿革的考訂，對學者亦有參考價值。

文廟從祀位次考序

洪惟我
朝、右文稽古、孔門祀位、職在學官。自乾隆十八年定年齒
先後之序、垂爲典章。同治二年、重加釐正、兩廡先儒互
易至三十餘位之多。楚北瀏西成書迦出、家喻戶曉、昭
如日星矣。顧自唐宋已來、誤崇塑繪、泥於像設、即艱於
轉移。徵之志乘、亦復修不勝修、大聖人桑梓之鄉、猶不
免沿訛襲故。補勤陳氏、觀察是邦、承修孔孟林廟、久於
其地、博稽載籍、援古證今、記歷代諸儒祔祀之由、與累
朝典禮因革之故、重訂一編、令後學知所遵守、甚盛舉
也。鳴鑾供職詞曹、列官 太學、歷四年春秋釋奠凡八、
躬與盛典、俎豆駿奔。曾拜疏以漢儒許慎從祀兩廡、得
旨如所請。旣又奉
命視學三齊、每按試必率諸生謁郡學、並登闕里廟堂、見
車服禮器、義當考訂祀典、正其闕失、爲多士先。而補勤
出是編見示、受而讀之、博贍詳明、義嚴辭約、足以槩括
羣書。因慫恿付梓、以廣其授逃、而序緣起於簡端。
光緒十有一年乙酉三月、山東督學使者錢塘汪鳴鑾。

文廟從祀位次考

文廟祀位、當漢光和時、立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已有序次。自唐迄宋、從祀諸賢並列殿上。至政和新儀成。始分兩廡。朱子語類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蓋宋時已有此失。明宣德三年、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　國朝雍正二年、命九卿等詳議增祀復祀諸賢儒、並通行直省、悉依國子監序列。乾隆十八年、復命廷臣考史傳、於先賢先儒分列之中、按年序次、載在會典、自是從祀賢儒東西互列、寓先後於對待之中矣。乃自道光二年以來、增祀者不少。禮部隨時酌擬位次、未便以增祀一人移易多位、僅止約舉其詞曰位在某廡某人之次、而於對待之序、蓋略焉。積之又久、去原次益遠。乃始從而釐正之。同治二年、東西廡互移至三十餘位之多、皆遵乾隆十八年成例、按年齒爲序次、繪圖

欽定、通行各直省、謹遵辦理。顧移者踰時而一舉、而祀者相繼於方來、移不勝移、仍留遺憾。山左爲聖賢篤生之地、同治間重新林廟、凡八年。錦奉憲監修、因得知其一二。自乾隆十八年部定位次、先分時代、繼敘生年、同治初又復重加移定。鉅典皇皇、至今遵奉。而百家志乘、當事文移、詳敘事實、仍或遺其生年。雖復坐次犂然、後學那得知其故。用是不揣譾陋、照楚刻文廟祀位重加編次、截至光緒三年宋儒輔廣從祀之日止、先儒六十八位。凡有並世而生者、悉遵部例、詳攷生年、以爲坐次。間或未詳生卒、則附攷其始仕終官、約分時世、務令東先而西後、東奇而西耦、以求所謂寓先後於對待之中者。後有作者、踵而增焉、又必有加一位於前、互移數位於後、若同治二年成案者、隨時更定、存乎其人矣。編內附載事實、詳略不同、皆專爲坐次而設、故無關於此者悉汰。其配哲兩廡及崇聖祠祀位序次、一成不易、昭如日星、則敬列於編、以備瞻仰、核與同治八年楚北所刻祀位、大同小異、具載分註、若得當代通人詳加考訂、匡其不逮、則幸甚矣。

塑像之設、莫知所自始。先儒謂西方象教、污瀆聖賢、議去久矣。溯漢光和鴻都門學、初有畫像。唐元宗開元七年、圖七十子及二十一賢於廟壁。宋太祖建隆元年、國子監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仁宗明道元年、重修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以本品衣冠。圖之類是者、皆畫像。迨東魏興和三年、李仲璇名珽始塑聖像。唐貞觀二十一年、有曰天下文廟皆塑孟子像、配享孔子、其冠服悉同顏子、並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開元八年、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曾參大孝、特爲塑像。此塑像所自始、而專指十哲、曾孟則餘

猶畫像也。是以明永樂八年正文廟塑繪衣冠、令合古制、塑與繪猶並言之。顧成化閒鄒幹則謂塑像十二旒、十二章、爲元之舊制、洪武初宋濂又謂因開元八年之制而摶土以肖像、據此則塑像自魏唐迄元皆有之。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宋崇甯閒議顏孟配位、有曰坐次少上而在文宣帳座之後。唐李元瓘亦曾言顏子不當立侍。曰衣曰座曰立、皆明指設像而非圖像之詞矣。邱濬曰、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所謂像。彼異教用之不足怪、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此。明世宗正祀典、說謂雕塑之像、孔子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元世祖至元閒、并有更塑鄆國夫人於後寢之舉。予所見兗州府壽張縣張秋鎭獨有孔廟內設石像、相傳像出黃河。又孟子石像配祀宣獻夫人、相傳像出孟母墓、乃孟子自刻以殉者。世稱跪像、實亦坐像。此又石像之徵。證之各說、殆先有家廟塑像、後世就宅立廟、遂成朝廷祀典、不必盡始魏與和、唐開元。迨洪武初、宋濂創議去像、疏上不報、僅革去南京國學孔子塑像、易以神主、餘悉仍舊。日知錄載宋文恪公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直至嘉靖九年、張孚敬議禮、引朱子言、謂先聖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可設主。又引邱說、謂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而始有。於是撤像去爵、明文頒行天下、遂成百世不易之規。乃自有明迄今又三百餘年、像之已撤與未撤而自徹者固多、而終於不撤且復從而新之者、亦正不少。予所見兗州曲阜、濟南及所屬各邑、像亦猶存。每值增祀一位、位增而像不可得、位易而像不可移、以致位東像西、位新像故、或一像而兩位、屬之或此像而彼位、當之顚倒錯亂、不可究詰、實足以褻瀆聖賢。顧旣摶土而事爲神明、一旦毀棄而以爲泥滓、似乎不恭、則亦有說焉。明太祖洪武三年、毀郡邑城隍塑像、用水化其土、塗殿壁以繪雲山、事載鳳陽縣志。參用其意、或庶幾焉。至若添砌一牆、置之複壁、俟其自化、亦有司塞責之舉。予於浙省郡縣亦屢見之。何至以聖賢桑梓之邦、歷兩朝數百年、沿訛襲故而泥有舉無廢之說哉。附載於此、以俟君子。

光緒十二年十月、山陰陳錦謹誌于濟南鹺使署齋。

文廟從祀位次考

大成殿

正享 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至聖先師孔子

四配 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赤地黑書。稱聖稱子不名。國朝因之。

復聖顏子東配一　宗聖曾子西配一

述聖子思子東配二　亞聖孟子西配二

十二哲 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黑書。先賢某子不名。國朝因之。

先賢閔子東哲一　先賢冉子耕西哲一

先賢冉子雍東哲二　先賢宰子西哲二

先賢端木子東哲三　先賢冉子求西哲三

先賢仲子東哲四　先賢言子西哲四

先賢卜子東哲五　先賢顓孫子西哲五

先賢有子東哲六　先賢朱子西哲六

兩廡先賢 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式同十二哲。稱子而名。國朝不稱子而名。

先賢公孫僑東一　先賢蘧瑗西一

先賢林放東二　先賢澹臺滅明西二

先賢原憲東三　先賢宓不齊西三

先賢南宮适東四　先賢公冶長西四

先賢商瞿東五　先賢公晳哀西五

先賢漆雕開東六　先賢高柴西六

先賢司馬耕東七　先賢樊須西七

先賢梁鱣東八　先賢商澤西八

先賢冉孺東九　先賢巫馬施西九

先賢伯虔東十　先賢顏辛西十

先賢冉季東十一　先賢曹卹西十一

先賢漆雕徒父東十二　先賢公孫龍西十二

先賢漆雕哆東十三　先賢秦商西十三

先賢公西華東十四　先賢顏高西十四

先賢任不齊東十五　先賢壤駟赤西十五

先賢公良孺東十六　先賢石作蜀西十六

先賢公肩定東十七　先賢公夏首西十七

先賢鄡單東十八　先賢后處西十八

先賢罕父黑東十九　先賢奚容蒧西十九

先賢榮旂東二十　先賢顏祖西二十

先賢左人郢東二十一　先賢句井疆西二十一

先賢鄭國東二十二　先賢秦祖西二十二

先賢原亢東二十三　先賢縣成西二十三

先賢廉潔東二十四　先賢公祖句茲西二十四

先賢叔仲會東二十五　先賢燕伋西二十五

先賢公西輿如東二十六　先賢樂欬西二十六

先賢邽巽東二十七　先賢狄黑西二十七
先賢陳亢東二十八　先賢孔忠西二十八
先賢琴張東二十九　先賢公西蒧西二十九
先賢步叔乘東三十　先賢顏之僕西三十
先賢秦非東三十一　先賢施之常西三十一
先賢顏噲東三十二　先賢申棖西三十二
先賢顏何東三十三　先賢左邱明西三十三
先賢縣亶東三十四　先賢秦冉西三十四
先賢牧皮東三十五　先賢公明儀西三十五
先賢樂正克東三十六　先賢公都子西三十六
先賢萬章東三十七　先賢公孫丑西三十七
先賢周敦頤東三十八　先賢張載西三十八
先賢程顥東三十九　先賢程頤西三十九
先賢邵雍東四十

兩廡先儒明嘉靖九年，撤塑像，用木主。主高一尺四寸，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黑書。先儒某子某。國朝不稱子而名。

先儒公羊高東一　先儒穀梁赤西一
先儒伏勝東二　先儒高堂生西二
先儒毛亨東三　先儒毛萇西三
先儒董仲舒東四　先儒劉德西四
先儒孔安國東五　先儒后蒼西五
先儒杜子春東六　先儒許慎西六
先儒鄭康成東七　先儒諸葛亮西七
先儒范甯東八　先儒王通西八
先儒陸贄東九　先儒韓愈西九
先儒范仲淹東十　先儒胡瑗西十
先儒歐陽修東十一　先儒韓琦西十一
先儒司馬光東十二　先儒楊時西十二
先儒謝良佐東十三　先儒尹焞西十三
先儒羅從彥東十四　先儒胡安國西十四
先儒李綱東十五　先儒李侗西十五
先儒張栻東十六　先儒呂祖謙西十六
先儒陸九淵東十七　先儒袁燮西十七
先儒黃幹東十八　先儒陳淳西十八
先儒輔廣東十九　先儒蔡沈西十九
先儒眞德秀東二十　先儒魏了翁西二十
先儒何基東二十一　先儒王柏西二十一
先儒文天祥東二十二　先儒陸秀夫西二十二
先儒金履祥東二十三　先儒趙復西二十三
先儒許衡東二十四　先儒吳澄西二十四
先儒陳澔東二十五　先儒許謙西二十五
先儒方孝孺東二十六　先儒曹端西二十六
先儒薛瑄東二十七　先儒陳獻章西二十七
先儒胡居仁東二十八　先儒蔡淸西二十八

先儒羅欽順東二十九　先儒王守仁西二十九

先儒呂柟東三十　先儒呂坤西三十

先儒劉宗周東三十一　先儒孫奇逢西三十一

先儒黃道周東三十二　先儒陸世儀西三十二

先儒張履祥東三十三　先儒湯斌西三十三

先儒陸隴其東三十四　先儒張伯行西三十四

以上諸儒坐次，皆按生年先後，合東西總計之。即如西九韓子愈，看似西八王子通之次，實東九陸子贄之次也。若陸後韓前又增一位，禮部省文，或仍曰西廡王通之次，是誤推韓子愈於西十，而次范子仲淹矣。當先移韓位於東十，遞移范位於西十。東西互移到底，讓出西九，以改位新增者。又如東十一歐陽子修，看似東十范子仲淹之次，實西十胡子瑗之次也。若胡後歐前又增一位，禮部省文，或徑曰西廡胡瑗之次，又誤推韓子琦於西十二，而次司馬子光矣。當先移歐位於西十一，遞移韓位於東十二，東西互移到底，讓出東十一，以改位新增者。東西互爲先後，而次第秩然，餘可類推。

崇聖祠

正享主式同大成殿正享，書某王某公。

肇聖王木金父公　中

裕聖王祈父公　左

詒聖王防叔公　右

昌聖王伯夏公　次左

啟聖王叔梁公　次右

配位主式同四配，書先賢某氏，不名。惟孟皮名。

先賢孔氏孟皮東一之上　先賢顏氏東一

先賢曾氏西一　先賢孔氏東二

先賢孟孫氏西二

從祀主式同兩廡，書先儒某氏，不名。

先儒周氏東一　先儒張氏西一

先儒程氏東二　先儒朱氏西二

先儒蔡氏東三

自古追崇之典，莫隆於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始封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聖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封齊國公爲啟聖王，魯國太夫人爲啟聖王太夫人。明嘉靖九年，改啟聖王爲啟聖公。國朝雍正元年，復封啟聖王，並追封四代，曰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其錫類之典，及於配享顏父無繇，封杞國公，謚文裕，母姜氏爲杞國

端獻夫人。孟父激封邾國公，母仉氏封邾國宣獻夫人。此外無聞。聖配之封，始亓官氏，封鄆國夫人，繼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此外惟顔配戴氏封兗國貞素夫人而已。今考祀位，孟氏獨建斷機堂、孟母祠，而於亞聖殿後建寢殿，祀宣獻夫人。孔氏寢殿制同大成，祀亓官氏，其主式曰至聖先師夫人，不著封號。其啟聖王太夫人，祔祀於今曲阜啟聖王祠後寢殿，主稱啟聖王夫人。此蓋家廟，若京外學宮，但設五王崇聖祠，不及夫人，禮也。

文廟從祀位次考

大成殿

正享

至聖先師孔子

諱口，字仲尼，魯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遵春秋林註。）當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十八日己丑。年七十有四。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之曰尼父，即舊宅立廟以祀孔子，（自哀公十七年。）並令世世以歲時祀孔子冢。（立廟祭林始此。）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帝王以太牢祀孔子始此。）以顔子配享。（配享始此。）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謚始此。）東漢明帝永平二年，命辟雍及郡縣學校皆祀孔子。（國學郡縣祀孔子始此。）十五年，帝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弟子從祀始此。）靈帝光和元年，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畫像始此。）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北齊之制，每歲春秋二仲釋奠及每月朔旦拜孔揖顔。（春秋釋奠朔旦行禮始此。）北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封公始此。）隋文帝時，謚先師尼父，詔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周公。）先師。（孔子。）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郡縣春秋二仲上丁釋奠始此。○曲阜孔裔四仲上丁家祭本此。）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有司立孔子廟，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四年，詔

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州縣學立廟始此。十一年，尊爲宣父。二十一年，詔天下文廟皆塑孟子像，與顏子同爲孔子配享。塑像始此。高宗乾封元年，詔贈太師。中宗嗣聖七年，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封王始此。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元聖文宣王，追封聖父爲齊國公，聖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聖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五年，以國諱改謚至聖文宣王。徽宗崇甯四年，詔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大成殿始此。高宗紹興八年，撥官田奉衢州南宗廟祀。浙江孔祀始此。十年秋，改文宣王爲大祀。甯宗慶元元年，仍定文宣王爲中祀。元成宗大德九年，始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國學建廟始此。武宗卽位，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祀以太牢。太牢始此。文宗至順三年，封亓官氏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明太祖洪武元年，定朔望行香。朔望行香始此。世宗嘉靖九年，撤塑像，易神主，定號至聖先師孔子。去封號，稱至聖先師孔子始此。○按今曲阜廟制，大成殿後獨有寢殿，亦黃瓦九楹，設祀位曰至聖先師夫人，意前加封號，亦嘉靖九年所去也。

國朝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月朔及進士釋褐釋菜禮，月朢行香儀。二年，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仍改號至聖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幸魯，親釋奠，行三跪九叩禮。三跪九叩禮始此。

四配

復聖顏子　東配一

名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以下先賢年齒悉遵顧沅祀典圖考。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歷代因之。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贈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兗國公。元至順元年，加封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西配一

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唐總章元年從祀，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贈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瑕邱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咸湻三年，封郕國公，與顏、孟並配享。元至順元年，加封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東配二

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宋徽宗崇甯元年，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端平二年，升十哲。咸湻三年，封沂國公，與顏、曾、孟並配享。顏曾思孟自此不易。元至順元年，加封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西配二

名軻，字子輿，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宋神宗元豐六

年、封鄒國公、立廟鄒縣。七年、配享文廟。元至順元年、封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十二哲

先賢閔子　東哲一

名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家語作五十。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瑯琊公。咸淳三年、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西哲一

名耕、字伯牛、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七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鄆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東平公。咸淳三年、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東哲二

名雍、字仲弓、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下邳公。咸淳三年、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西哲二

名予、字子我、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齊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公。咸淳三年、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東哲三

名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黎陽公。咸淳三年、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西哲三

名求、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公。咸淳三年、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東哲四

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九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西哲四

名偃、字子游、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吳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丹陽公。咸淳三年、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東哲五

名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四歲。鄭康成作四十五。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開元八年、升十哲。二十

七年，贈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河東公。咸淳三年，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西哲五

名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宛邱侯。政和元年，改封潁川侯。咸淳三年，封陳公，升十哲。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先賢有子　東哲六

名若，字子若，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作三十六。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三，史記作四十三。）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卞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平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國朝乾隆三年，升十二哲。

先賢朱子　西哲六

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宋建炎四年生，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加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上。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十二哲，稱先賢朱子。

文廟從祀位次圖續考

兩廡

從祀先賢（明嘉靖稱子稱名。國朝不復稱子。）

先賢公孫僑　東一

字子產，鄭大夫。左傳魯襄公八年始見事實，昭公二十年卒。　國朝咸豐七年從祀，稱先賢，原列西一，楚北本移東一。

先賢蘧瑗　西一

字伯玉，衛大夫。左傳魯襄公十四年始見事實，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猶主其家，生卒雖無考，而後於公孫僑約三十餘年。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贈內黃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原列東一，楚北本移西一。

先賢林放　東二

字子邱，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澹臺滅明　西二

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作四十九。）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金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原憲　東三

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宓不齊　西三

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四十九、家語作四十。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單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單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南宫适　東四

字子容、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郯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龔邱侯、政和元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冶長　西四

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莒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商瞿　東五

字子木、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須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晳哀　西五

字季次、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北海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漆雕開　東六

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平輿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論語孔子弟子皆字而不名、開當是字。漢書古今人表開名啟、太史公誤。

先賢高柴　西六

字子高、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共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司馬耕　東七

字子牛、宋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楚邱侯、政和元年、改封睢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樊須　西七

字子遲、齊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梁鱣　東八

字叔魚、齊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作三十九。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千乘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商澤　西八

字子季、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睢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鄒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冉孺　東九

字子魯、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郜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沂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巫馬施　西九

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鄫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東阿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伯虔　東十

字子晳、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鄒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沭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辛　西十

字子柳、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蕭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陽穀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冉季　東十一

字子產、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曹卹　西十一

字子循、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豐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上蔡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漆雕徒父　東十二

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須句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宛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孫龍　西十二

字子石、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黃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枝江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漆雕哆　東十三

字子斂、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武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秦商　西十三

字不慈、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索隱作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封馮翊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西赤　東十四

字子華、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高　西十四

字子驕、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瑯琊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雷澤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任不齊　東十五

字子選、楚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任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當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壤駟赤　西十五

字子徒、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北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上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良孺　東十六

字子正、陳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石作蜀　西十六

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郈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成紀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肩定　東十七

字子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新田伯、宋大觀四年封梁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夏首　西十七

字子乘、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亢父伯、宋大觀四年、封鉅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鄡單　東十八

字子家、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銅鞮伯、宋大觀四年、封聊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后處　西十八

字子里、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營邱伯、宋大觀四年、封膠東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罕父黑　東十九

字子索、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乘邱伯、宋大觀四年、封祁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奚容蒧　西十九

字子皙、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下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濟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蒧、古點字。

先賢榮旂　東二十

字子旗。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雩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厭次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祖　西二十

字子襄。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沂伯。宋大觀四年、封冨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左人郢　東二十一

字子行。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淄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華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句井疆　西二十一

字子疆。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淇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滏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鄭國　東二十二

字子徒。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榮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朐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秦祖　西二十二

字子南。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少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鄄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原亢　東二十三

字子籍。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萊蕪伯。宋大觀四年、封樂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縣成　西二十三

字子祺。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鉅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武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廉潔　東二十四

字子庸。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莒父伯。宋大觀四年、封胙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祖句茲　西二十四

字子之。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期思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卽墨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叔仲會　東二十五

字子期。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瑕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博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燕伋　西二十五

字子思。秦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漁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汧源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西輿如　東二十六

字子上、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重邱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朐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樂欬　西二十六

字子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昌平伯。宋大觀四年、封建成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邽巽　東二十七

字子斂、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平陸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堂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邽音圭。

先賢狄黑　西二十七

字晳之、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臨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林慮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陳亢　東二十八

字子禽、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潁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南頓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孔忠　西二十八

字子蔑、孔子兄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汶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鄆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琴張　東二十九

字子開、一名牢、衛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南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頓邱侯。政和元年、改封平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公西蒧　西二十九

字子尙、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祝阿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徐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步叔乘　東三十

字子車、齊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淳于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之僕　西三十

字子叔、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東武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宛句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秦非　東三十一

字子之、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汧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施之常　西三十一

字子恒、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乘

氏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濮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顏噲　東三十二

字子聲、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朱虛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先賢申棖　西三十二

字子周、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魯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文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棖音長。

先賢顏何　東三十三

字冉、魯人。孔子弟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開陽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堂邑侯。明宏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秦冉顏何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左邱明　西三十三

中都人、爲魯太史、作春秋傳。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瑕邱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縣亶　東三十四

字子象、魯人。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秦冉　西三十四

字開、蔡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彭衙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釐正祀典、以不載家語弟子之數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先賢牧皮　東三十五（原列西三十五、今與公明儀互易。）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明儀　西三十五（原列東三十五、今移此。）

魯南武城人。按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鄭康成註謂學殷禮於孔子。孔疏謂爲子張弟子。大戴禮亦有公明儀問孝於曾子之言。故孔疏云、亦爲曾子弟子。　國朝咸豐三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樂正克　東三十六

字子敖、魯人。孟子弟子。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都子　西三十六

孟子弟子。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萬章　東三十七

孟子弟子。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公孫丑　西三十七

齊人。孟子弟子。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賢。

先賢周敦頤　東三十八

字茂叔、道州人。宋天禧元年生、熙甯六年卒、年五十七。諡曰元、世稱濂溪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汝南伯。元延祐三年、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張載　西三十八　張子在二程之上者、以二程父表弟、且年亦長於二程也。

字子厚、大梁人。宋天禧四年生、熙甯十年卒、年五十八。諡曰明、世稱橫渠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郿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程顥　東三十九

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宋明道元年生、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諡曰純、世稱明道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河南伯。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程頤　西三十九

字正叔、明道之弟。宋明道二年生、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五。諡曰正、世稱伊川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封伊陽伯。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賢邵雍　東四十　邵子年最長、而列四子之下者、序齒之中兼論道德也。

字堯夫、河南洛陽人。宋大中祥符四年生、熙甯十年卒、年六十七。諡曰康節。咸淳三年從祀、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從祀先儒　分註稱原列者、舊定位次也。稱原移者、同治二年部定位次也。稱新增者、二年後從祀位次也。

先儒公羊高　東一　原列東一、今仍之。

子夏弟子、齊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案春秋公羊傳、先儒以爲高作。國朝四庫書目定爲公羊壽傳。提要云、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先儒穀梁赤　西一　原列西一、今仍之。

子夏弟子、魯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龔邱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穀梁子名喜。國朝四庫書目、春秋穀梁傳、不著撰述人名氏。提要云、徐彥公羊傳疏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

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引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

先儒伏勝　東二　原列東二、今仍之。

濟南人、爲秦博士、至漢孝文帝時、年且百歲。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案四庫書目尚書大傳提要云、舊本題漢伏勝傳。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稱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

先儒高堂生　西二　原列西二、今仍之。

秦末漢初人。禮部原定位次圖註　前漢書本傳云、漢興、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先儒毛亨　東三　原列東三、今仍之。

秦漢時人、所稱魯國大毛公是也。　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禮部原定位次圖註云年無考、受詩於荀卿、以授毛萇。案史記、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荀卿廢居蘭陵、距漢興三十二年。太平御覽引毛詩正義云、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今案　四庫全書提要云、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隋志所云、殊爲舛誤。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

先儒毛萇　西三　原列西四、今擬移此。

趙人、陸璣所稱趙國小毛公是也。受詩於大毛公亨、後爲河間獻王博士、正當武帝時。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董子仲舒、劉子德之次、禮部位次圖註亦然。特

以其爲河間王博士耳。竊意小毛受詩於大毛、而大毛乃秦漢間人。其生至晚亦在惠帝高后之世。今擬仍列西廡、而在董、劉之前。（互詳河間獻王註。）

先儒董仲舒　東四（原移西三、今擬移此。）

漢廣川人。景帝時已爲博士。武帝四年對策、爲江都相。又相膠西王。病免、年老、以壽終於家。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成化二年、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而在東廡毛萇之前。案景帝在位十六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前後凡七十年。仲舒病免於武帝之世、已稱年老、則生年當在文景之間。不得位小毛公之前。今擬仍列東廡、而在毛萇之後。

先儒劉德　西四（新增）

漢景帝子、河間王。謚曰獻。國朝光緒二年從祀、稱先儒。○禮部原定位次、在西廡董子仲舒之次、以東西對待計之、卽在東廡毛子萇之前。○案生年爲位次先後、則劉子德實景帝三子。景帝在位十六年。四十八歲而崩。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元年景帝甫九歲。十年亦只十九歲。獻王之生、總不逾此數年。卽就獻王卒於武帝十一年（元光五年）入朝獻樂之歲而逆數之、其生亦斷在文帝十年前後。不得駕董、毛而上之。至獻王卒年不出五十、而見於楚元王傳者曰壽六十餘。果爾則生於惠帝之世矣。更不敢信。今擬移毛萇二儒之次、爲西廡第四。

先儒孔安國　東五（原移東四、今擬移此。）

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少受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以諫議大夫事漢武、爲侍中。年四十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卒年六十。亦當是漢文景時生。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后蒼　西五（原列東廡、今擬移此。）

字近君。漢東海郯人。宣帝時爲博士。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

先儒杜子春　東六（原移西五、今擬移此。）

漢河南緱氏人。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衆、賈逵從受周官說。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許愼　西六（新增）

字叔重。後漢汝南召陵人。官太尉南閤祭酒。作說文。未詳生卒。○按愼以和帝八年丁酉從賈逵受古學。十二年辛丑成說文解字十五篇。時年亦當受室。自辛丑上溯明帝在位十八年、正三十年。則愼當生明

帝之初。又二十一年、安帝十五年辛酉建光元年、其子沖始上說文於朝。表曰故太尉。又曰今慎已病。故者舊仕之稱、病者去官之謂。又閱二十七年、始爲桓帝建和元年、而夜郎傳云桓帝時尹珍以生於荒裔從愼受經書、則愼猶在。合前後計之、自和帝八年至桓帝元年、己得五十有二歲、上溯明帝之初、愼年當八十餘矣。俟考。　國朝光緒元年從祀、稱先儒。原定位在東廡先儒后子蒼之次。今擬移西廡六。

先儒鄭康成　東七 原移東六、今擬移此。

名玄、以字行、後漢北海高密人。永建二年生、建安五年卒、以下詳敍生卒、本部原定位次、圖注。禮年七十四。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諸葛亮　西七 原移西六、今擬移此。

字孔明、後漢琅琊人。光和四年生、建興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謚曰忠武。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范甯　東八 原移東七、今擬移此。

字武子、南陽順陽人。晉咸康五年生、隆安五年卒、年六十三。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王通　西八 原移西七、今擬移此。

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隋開皇二年生、大業十三年卒、年三十七。門人謚曰文中子。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　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一作陳至德二年生、隋大業甯二年卒、年三十五。

先儒陸贄　東九 原列東八、今擬移此。

字敬輿、嘉興人。唐天寶十三年生、永貞元年卒、年五十二、謚曰宣。　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韓愈　西九 原列西八、今擬移此。

字退之、南陽人。唐大曆三年生、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謚曰文。宋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先儒范仲淹　東十 原列東九、今擬移此。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端拱二年生、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謚曰文正。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瑗　西十 原列西九、今擬移此。

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宋淳化四年生、嘉祐四年卒、年六十七、謚曰文昭、世稱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歐陽修　東十一 原列東十、今擬移此。

字汞叔、盧陵人。宋景德四年生、熙甯五年卒、年六十六、謚曰文忠。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韓琦　西十一原移西十、今擬移此。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宋大中祥符元年生、熙甯八年卒、年六十八、謚曰忠敬。　國朝咸豐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司馬光　東十二原移東十一、今擬移此。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天禧三年生、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正。咸淳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　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謝良佐　西十二原移東十二、今擬移此。

字顯道、上蔡人。宋皇祐二年生、崇甯二年卒、年五十四。　國朝道光二十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楊時　東十三原移西十一、今擬移此。

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宋皇祐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曰文靖、世稱龜山先生。明宏治九年從祀、封將樂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東廡。　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尹焞　西十三原列西十二、今擬移此。

字彥明、洛人。宋熙甯四年生、紹興十二年卒、年七十二、賜號和靖處士。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羅從彥　東十四原列東十三、今擬移此。

字仲素、南劍州羅源人。宋熙甯五年生、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曰文質、世稱豫章先生。明萬歷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安國　西十四原列西十三、今擬移此。

字康侯、建甯崇安人。宋熙甯七年生、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浙本作八十五。謚曰文定。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

先儒李綱　東十五原移東十四、今擬移此。

字伯紀、邵武人。宋元豐六年生、紹興十年卒、年五十八、謚曰忠定。　國朝咸豐元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李侗　西十五原移西十四、今擬移此。

字愿中、延平人。宋元祐八年生、隆興元年卒、年七十一、謚曰文靖、世稱延平先生。明萬歷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　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張栻　東十六原移東十五、今擬移此。

字敬夫、漢州緜竹人。宋紹興三年生、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謚曰宣、世稱南軒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原列西廡。　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呂祖謙　西十六原移西十五、今擬移此。

字伯恭、婺州人。宋紹興七年生、淳熙八年卒、年四十

五、諡曰成。世稱東萊先生。景定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陸九淵　東十七原移東十六、今擬移此。

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宋紹興九年生、紹熙三年卒、年五十四。諡文安。世稱象山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袁燮　西十七原列西十七、黄榦後、今擬移黄榦前。

字和叔、鄞縣人。宋紹興十五年一作十四年。生、嘉定十七年卒、年八十。世稱絜齋先生。國朝同治七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黄榦　東十八原列西十六、今擬移此。

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宋紹興二十二年生、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諡文肅。世稱勉齋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陳淳　西十八原列東十七、今擬移此。

字安卿、漳州龍谿人。宋紹興二十三年生、嘉定十年卒、年六十五。世稱北溪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輔廣　東十九新增

字漢卿、號潛庵。生卒未詳。國朝光緒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定西廡、黄子榦之次、合東西計之、實位在東廡陳子淳之次。蓋禮部亦照史傳爲先後耳。今黄子榦擬移東廡、陳子淳擬移西廡、則輔子廣位次卽當遞移東廡。○案宋元學案及石門邑志稱、公父逵以南渡從軍時生公。始從呂成公學。淳熙八年呂歿、乃從朱子。與黄勉齋並稱。黄生紹興二十二年、公蓋當少於黄。慶元僞學之禁、正公盛年、故考亭謂其風力稍勁。至嘉定更化、就衰辭祿二十年、後西山謂其言皆驗。西山蓋卒於端平二年、則公卒必在其前。是必生於紹興而卒於嘉定寶慶之閒。

先儒蔡沈　西十九原移西十八、今擬移此。

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宋乾道三年生、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世稱九峯先生。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眞德秀　東二十原移東十八、今擬移此。

字希元、浦城人。宋淳熙五年生、端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諡文忠。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魏了翁　西二十原移西十九、今擬移此。

字華父、蒲江人。宋淳熙五年生、嘉熙元年卒、年六十。諡文靖。世稱鶴山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何基　東二十一原移東十九、今擬移此。

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宋淳熙十五年生、咸淳四年卒、

年八十一。謚文定。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王柏　西二十一 原移西二十、今擬移此。

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宋慶元三年生，咸淳十年卒，年七十八。謚文憲，世稱魯齋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文天祥　東二十二 原移東二十、今擬移此。

字宋瑞，吉水人。宋端平三年生，元至元十九年卒，年四十七。　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陸秀夫　西二十二 原列西二十一、今擬移此。

字君實，鹽城人。宋端平三年生，祥興二年卒，即元至元十六年。年四十四。　國朝咸豐九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金履祥　東二十三 原移東二十二、今擬移此。

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宋紹定五年生，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世稱仁山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在元儒趙子復之次。今案　四庫書目錄、金履祥尚書表注、大學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通鑑全編、又仁山集諸書，俱題宋人。又嘗辨朱彝尊稱金履祥爲元儒之誤。蓋金雖卒於大德時，然入元隱居教授，未嘗就仕。元史以金、趙同列儒學傳，而趙生卒無考，禮部原定位次，但謂當列元儒之首。今獨以金子履祥爲宋人，按其時代，當移位次於宋元之間，而趙子復以元儒居金之次。

先儒趙復　西二十三 原列東二十一、今擬移此。

字仁甫，德安人，世稱江漢先生。禮部原定位次圖註，云生卒年無考。以宋端平二年至北庭，與宋爲終始，本當居宋臣之列，而元史已列儒林，則位當次金、許之間。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許衡　東二十四 原列西二十二、今擬移此。

字平仲，河內人。宋嘉定二年生，元至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正，世稱魯齋先生。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先儒吳澄　西二十四 原移西二十三、今擬移此。

字幼清，崇仁人。宋淳祐九年生，元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世稱草廬先生。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罷。　國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陳澔　東二十五 原移東二十三、今擬移此。

字可大，都昌人。宋景定二年生，元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世稱經歸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許謙　西二十五 原移西二十四、今擬移此。

字益之、金華人。元至元七年生、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文懿。世稱白雲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方孝孺　東二十六 原列東二十四、今擬移此。

字希直、一字希古、天台人。元至正十七年生、明建文四年卒、年四十六、謚文正。世稱正學先生。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曹端　西二十六 原移西二十五、今擬移此。

字正夫、號月川、澠池人。明洪武九年生、宣德九年卒、年五十九、謚靖修。世稱月川先生。國朝咸豐十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薛瑄　東二十七 原移東二十五、今擬移此。

字德溫、河津人。明洪武二十二年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謚文清。世稱敬軒先生。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國朝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陳獻章　西二十七 原列西二十六、今擬移此。

字公甫、新會人。明宣德三年生、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恭。世稱白沙先生。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胡居仁　東二十八 原列東二十六、今擬移此。

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明宣德九年生、成化二十年卒、年五十一、謚文敬。世稱敬齋先生。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蔡清　西二十八 原列西二十七、今擬移此。

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明景泰四年生、正德三年卒、年五十六、謚文莊。世稱虛齋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羅欽順　東二十九 原列東二十七、今擬移此。

字允升、泰和人。明成化元年生、嘉靖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三、謚文莊。世稱整菴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王守仁　西二十九 原移西二十八、今擬移此。

字伯安、餘姚人。明成化八年生、嘉靖七年卒、年五十七、謚文成。世稱陽明先生。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國朝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呂柟　東三十 原移東二十八、今擬移此。

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明成化十五年生、嘉靖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四、謚文簡。世稱涇野先生。國朝同治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移東廡。

先儒呂坤　西三十 原列西二十九、今擬移此。

字叔簡、甯陵人。明嘉靖十五年生、萬歷四十六年卒、年八十三、世稱沙隨夫子。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劉宗周　東三十一 原移東二十九、今擬移此。

字啟東、山陰人。明萬歷六年生、國朝順治二年卒、年六十八、謚忠介、世稱念臺先生。道光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黃道周　西三十一　原移西三十、今擬移此。

字幼平、漳浦人。明萬歷十三年生、國朝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二、謚忠烈、世稱石齋先生。道光五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孫奇逢　東三十二　原移東三十、今擬移此。

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明萬歷十二年生、國朝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世稱兼山先生。道光八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今以孫爲國朝徵士、先序時代、略變生年之例、次黃忠烈後。

先儒陸世儀　西三十二　新增

字道成、號桴亭、太倉州人。明萬歷三十九年生、國朝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同治十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定位在西廡黃子道周之次、合東西并計、實即次於孫子奇逢也。今仍之。

先儒張履祥　東三十三　新增

字考甫、號念芝、桐鄉人。明萬歷三十九年生、國朝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楊園先生。同治十一年從祀、稱先儒。

先儒湯斌　西三十三　原移西三十一、今擬移此。

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明天啟七年生、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正。道光三年從祀、稱先儒。原列東廡、同治二年移西廡。

先儒陸隴其　東三十四　原移東三十一、今擬移此。

字稼書、平湖人。明崇禎三年生、國朝康熙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謚清獻。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原列西廡、同治二年移東廡。

先儒張伯行　西三十四　新增

字孝先、儀封人。國朝順治八年生、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光緒二年從祀、稱先儒。

文廟從祀位次考

崇聖祠

正享

肇聖王木金父公　中

宋孔父嘉之子，孔子五世祖。　國朝雍正元年，追封肇聖王，祀崇聖祠。

裕聖王祈父公　左

孔子高祖。　國朝雍正元年，追封裕聖王，祀崇聖祠。

詒聖王防叔公　右

孔子曾祖，嘗爲防邑大夫，因號防叔，畏華氏之逼，奔魯，故孔子爲魯人。　國朝雍正元年，追封詒聖王，祀崇聖祠。

昌聖王伯夏公　次左

孔子之祖。　國朝雍正元年，追封昌聖王，祀崇聖祠。

啟聖王叔梁公　次右

孔子之父，諱紇，仕魯爲鄹邑大夫，有勇力。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魯謁文宣王廟，命官分奠，追封齊國公，配顏氏封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啟聖王，顏氏封啟聖太夫人。明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通建啟聖祠，改稱啟聖公。　國朝雍正元年，仍封啟聖王，祠崇聖祠。

配位

先賢孔氏孟皮　東一之上

孔子之兄。　國朝咸豐六年，配享，稱先賢孔氏孟皮。

先賢顏氏　東一

顏子之父，名無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杞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侯。元至順三年，封杞國公，謚文裕，妻齊姜氏封杞國端獻夫人。明嘉靖九年，配享，改稱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西一

曾子之父，名點，字子晳，少孔子六歲。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宿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配享，改稱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東二

子思子之父，名鯉，字伯魚，年五十卒。宋徽宗崇甯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配享，稱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　西二

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元仁宗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配享，稱先賢孟孫氏。

從祀

先儒周氏　東一

周敦頤之父，名輔成，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

周氏。

先儒張氏　西一

張載之父名迪。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張氏。

先儒程氏　東二

二程之父名珦、字伯溫。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西二

朱子之父名松、字喬年。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東三

蔡沈之父名元定、字季通。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蔡氏。

附考

既祀而改於鄉者三人

鄭衆

字仲師、東漢開封人。從父受左氏春秋、兼通易、詩、知名當世。累官大司農、以清正稱。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中牟伯。

盧植

字子幹、東漢涿郡人。剛毅有大節。師事馬融、通今博古、官至尚書。稱內大儒。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良鄉伯。

服虔

字子愼、東漢滎陽人。作春秋左氏傳解。靈帝時官九江太守。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滎陽伯。以上三人俱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俱改祀於其鄉。

既祀而罷者十二人

申棠

字周、見史記。唐從祀、封召陵伯。宋封留川侯。明嘉靖九年、以申棠卽申棖罷。

公伯寮

字子周、見史記弟子傳。唐從祀、封任伯。宋封壽張侯。明嘉靖九年以季氏之黨愬子路、阻夫子罷。

荀況

字卿、周末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傳於世。宋元豐七年封蘭陵侯、明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

揚雄

字子雲、漢成都人、少好學而口乞。成帝時爲黃門給事、著法言、太元等書行世。宋元豐七年、封成都伯。明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擢宗正、歷光祿大夫、校書天祿閣。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彭城伯、以雜神仙方術罷。

賈逵

字景伯、東漢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逵悉傳其業。明帝時拜侍中、和帝時兼領秘書。所著有經傳義說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岐陽伯、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

字季長、東漢茂陵人、博通經籍。永和間拜校書郎、桓帝時爲南郡太守、教養生徒嘗數千。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扶風伯、以黨附權勢罷。

何休

字邵公、東漢任城人、精研六經、除北新城長、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勸講、儒化大行。註春秋公羊傳。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任城伯、以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罷。

王肅

字子雍、魏東海郯人、官崇文殿祭酒、卒謚景侯。所著有諸經傳註、生前封蘭陵亭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司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戴聖

字次君、漢梁人、與戴德同受禮於后蒼、德刪禮記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刪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官九江太守。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楚邱伯、以贓吏罷。

王弼

字輔嗣、魏山陽人、仕魏補臺郎、註周易。宋大中祥符二年、封偃師伯、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

字元凱、晉杜陵人、作春秋左氏傳集解、生前封當陽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司徒、以建議短喪罷。以上八人皆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罷祀。

以上改祀罷祀十五人、除申棖、公伯寮外、若鄭眾、盧植、服虔、荀況、揚雄、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戴聖、王弼、杜預、本在唐貞觀二十一年、二十二經師之列、與子夏、左邱明並祀。逮明洪武首罷揚雄、嘉靖間張璁議禮、則盡歸改撤、雖名教之地、予奪基

嚴、而傳經之功各守師說、嘉惠後人、亦不可沒。用登姓氏、以示後學。此後尚有二三人叨竊盛名、僭亂祀典、旋入旋斥、其姓氏并不在予奪之數、義不濫登。

議准從祀而奉　旨罷者一人

李顒以避　國朝　廟諱、今奏疏皆作李容。

字中孚、自號二曲、陝西盩厔人。生明季、入　國初、以隱逸薦、言明關學、以人心爲大根本、以提醒天下人心爲大肯綮、謂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與孫夏峯、黃黎洲稱三大儒。部臣累舉、辭疾不起。

聖祖西巡、進四書反身錄、二曲集、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寵之。道光九年、以御史牛鑑奏、下部議准從祀、仍奉旨以著述家言闡明心性、未有躬行實踐超越等倫、罷。

奏請從祀而未議准者五人

顏芝

河間人、始皇焚書、芝藏孝經、漢初、其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劉向校書、以顏本比孔壁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

楊繼盛

字椒山、明容城人、以進士任兵部員外郎、上疏言延臣議馬市、帝詰其阻撓邊務、訊杖、貶狄道典史、仇鸞敗、帝繼繼盛之疏皆驗、乃遷知縣、旋復職、遷員外郎。疏嚴嵩專政、誤國十大罪、上怒、引用二王、命卽訊杖一百、論死、臨刑浩氣丹心之詠、與文天祥正氣歌、衣帶贊相埒、實合孔門成仁取義之道。以上二人皆同治二年、御史劉慶奏請、未行。

來知德

字矣鮮、號瞿塘、四川梁山人、本浙之蕭山人、舉明嘉靖壬子鄉試、終養不仕、至萬縣山中、潛心力學三十年、所著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工夫、字義、理學辨疑諸書、與程朱陽明互有發明。萬歷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授翰林院待詔。光緒十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學政鄒積誠奏請從祀　文廟兩廡、未行。

黃宗羲

號黎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之子、忠義性成、著述宏富。　國朝康熙閒、徵天下遺獻、以衰老不赴。詔取所著書付史館采入。　四庫十有四種、提要稱其究心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編明儒學案、矯良知之說、傳劉宗周誠意愼獨之教、講學授徒。　國史入儒林傳、與顧炎武並登首列。

顧炎武

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贊善顧紹芳之孫，家傳忠孝，經術湛深。　四庫録其書多至二十二種，提要稱其博贍通貫，學有根柢，與李光地相知，辨陸王之幾微，以紫陽爲的，深入宋學而能抉許鄭之精，判賈孔之誤，抱殘守缺而不蹈考據家流弊。　國史儒林傳以之冠八十人之首。光緒十年，內閣學士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與黃宗羲從祀天下　文廟。　旨下禮部議駁。又經尚書潘祖蔭奏請覆議，仍未准行。

奏請升祀而未議准者一人

韓愈

以詆排異端，讓斥佛老，比之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奏請升祀先賢，位次孟門弟子與宋儒周程之間，並配享孟廟。光緒五年，山東學政鈕玉庚奏請，部議未行。

擬祀而未奏請者一人

陳良

以說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孟子稱爲豪傑之士，比之公明儀姓氏，僅見孟子書中，事實更著，擬請稱先賢從祀，位次孔門弟子之後，孟門弟子之前，並從祀孟廟。

呈請增祀而未行者二人

仲孫說

說，亦作閱，即南宮敬叔，爲魯大夫，以謚稱。孟懿子之弟。論語朱註作兄。孟僖子之子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事孔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嘗爲孔子請車馬，與俱至周。魯司鐸火，命周人出御書。從前與南容即南宮适混爲一人，容祀而說不得預，自陳可大、夏洪基、馬驌辨爲二人，迄今尚無請補祀者。

孔璇

家語、叔仲會與孔璇年相比，叔仲會少孔子五十四歲。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四書隨見錄云：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惟二人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祀而璇不預。○以上二人，光緒十二年，滕縣教諭鄭淑脩具呈禮部請增祀，以應由巡撫學政奏請，未行。

鄒縣孟廟從祀位次考 附

亞聖殿

正享

亞聖孟子

諱軻，字子輿，鄒人。生卒未詳。(孟氏世譜謂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山堂肆考謂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或又謂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者。諸說紛紜，俱無確徵，未敢妄登。)受業子思之門人。漢孝文帝時，置孟子博士。(博士始此。)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知兗州，立廟於墓之西南。(立廟祭林始此。)又設像祀於孔子廟西偏，併楊、荀、王、韓，名曰五賢祠。(設像始此。)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為鄒國公。(封公始此。)七年，配享文廟。(配享文廟始此。)哲宗元祐元年，詔定鄒國公孟子服九旒衣九章。(冕服始此。)徽宗大觀三年，釋奠鄒國公，酌獻奏成安之曲。(釋奠始此。)政和四年，詔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子廟，列一品戟於門。其明年，遂封孟子弟子為侯伯，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配享、從祀始此。)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鄒國公父激為邾國公，母仉氏為邾國宣獻夫人。文宗至順二年，加贈孟子為鄒國亞聖公。(亞聖始此。)明成祖永樂三年，重修孟廟，創建兩廡。(兩廡始此。)孝宗宏治十年，建啟聖祠於廟東前，為邾國公殿；後為宣獻夫人殿，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啟聖祠始此。)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罷公爵。(稱亞聖孟子始此。)國朝高宗純皇帝乾隆三年，追崇邾國宣獻夫人為端範宣獻夫人。十五年，詔頒亞聖廟祭器，并兩廡各三龕。(頒祭器始此。)二十二年，聖駕南巡回鑾，過鄒縣，親幸孟廟釋奠，行一跪三叩禮。

配享

(主式照文廟稱子而不名。)

先賢樂正子

名克，字子敖，魯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利國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樂正子。

兩廡

從祀先賢

(主式應遵文廟稱先賢某某，不稱子。)

先賢公孫丑　東一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壽光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萬章　西一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博興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萬子。

先賢公都子　東二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平陰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賢公都子。

從祀先儒

(主式亦應遵文廟稱先儒某某。)

先儒陳臻　東一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蓬萊伯。國朝乾隆

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陳氏。

先儒陳代　西一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沂水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陳氏。

先儒屋廬連　東二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奉符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屋廬氏。

先儒高子　西二

齊人、嘗學於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泗水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高氏。

先儒孟仲子　東三

孟子之從弟。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新泰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孟氏。

先儒充虞　西三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昌樂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充氏。

先儒徐辟　東四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仙源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徐氏。

先儒彭更　西四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雷澤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彭氏。

先儒咸丘蒙　東五

齊人、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封須城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咸丘氏。

先儒桃應　西五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膠水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桃氏。

先儒季孫　東六（以下從祀四人、有議之者。今從趙註、概稱弟子。）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豐城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季孫氏。

先儒子叔　西六

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承陽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子叔氏。

先儒浩生不害　東七

趙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宋政和閒原祀告子、封東阿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稱先儒浩生氏。

先儒盆成括　西七

嘗欲學於孟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封萊陽伯。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稱先儒盆成氏。

先儒韓愈　東八

字退之、唐南陽人。宋宣和四年、與揚雄並立祠於孟廟之西。元元貞初因之升廡。明洪武二十九年、詔罷

揚祀而韓獨留。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孟廟配享從祀禮制內稱先儒韓氏。○光緒五年、山東巡撫周恆祺學政鈕玉庚以孟子以後宋儒以前闡明聖學傳授道統所賴有公奏請援朱子入十二哲例升配亞聖殿列樂正子配位之次改稱先賢韓子。部議未行。

先儒孔道輔　西八

字原魯宋曲阜人孔子四十五代孫從祀孟廟宋詳所始。國朝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禮制內稱先儒孔氏。○按孔氏道輔性鯁挺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官甯州軍推官有蛇出天慶觀州將以爲神率官屬拜奠道輔徑前以笏碎蛇首今笏存曲阜衍聖公府曾知兗州求得孟墓於鄒邑四基山始立廟以祀孟子。至今與韓愈並祀孟廟兩廡。

附祀先儒

先儒錢唐

字惟明明象山人博學敦行舉明經授刑部尚書洪武初詔罷孟子孔廟配享唐抗疏以死諫旋予復祀志載以有功亞聖舊建報德祠祀公祠圮主存旋升兩廡而主式題明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錢公唐之位不合祀典。國朝同治癸酉山東巡撫丁寶楨重修孟廟以廡祀有年未敢廢撤改稱先儒錢氏位東廡末當西廡孔道輔之次勒石廟中以紀其事。

復祀一人

告子

趙岐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學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宋政和五年從祀封東阿伯。國朝乾隆二十一年改祀浩生不害罷告子祀。○閻若璩曰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篇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各自一人趙氏岐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今按前祀告子後祀浩生祇因同名不害疑爲一人互有去留實則二人同名所在多有趙氏兩註必各有所據且七篇所載告子事於性心義理具有發明是以趙氏稱其嘗學於孟子。今擬復祀稱先儒。

擬祀四人

陳良

生於楚北孟子謂其悅周公仲尼之道學者未能或先其語陳相又舉孔門弟子以相比例可謂推重之至迹其並生於時聞道尤早當不在弟子之列實與林放蘧瑗公明儀廡祀孔廟事同一例擬從祀兩廡稱先賢。

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公都子稱其在門也若

在所禮，其爲受業弟子甚明。宋政和間祀孟門弟子，加封爵而更獨見遺，擬補祀兩廡，稱先儒。

趙岐

字邠卿，漢京兆長陵人。官太常。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岐以爲周衰異端並起，孟子閔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没，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敍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靡所不載，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於是述其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有功孟子一書。擬從祀兩廡，稱先儒。

孫奭

字宗古，宋博州博陵人，後徙須城。官太子少傅，贈左僕射，謚曰宣。性方重，事親孝。所著有經典徽言、崇祀録、樂記圖諸書，而孟子音義尤爲學者所宗。故四庫書目言訓釋孟子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擬並祀兩廡，稱先儒。

山左爲聖賢篤生之地，孔門高弟至今廟祀者，如曲阜顔子、嘉祥曾子、歷城閔子、菏澤冉子、泗水仲子、鉅野卜子、肥城冉子及有子，各設五經博士，世奉其祀。惟鄒縣亞聖廟獨加配位兩廡，祔祀及門賢儒，並追崇聖父祀啓聖祠，及聖母宣獻夫人禮數略與孔廟等。又以其師承有自，另立述聖子思子廟，與三遷祠並列鄒縣，春秋致祭，豈不以亞聖守先待後，功德獨隆歟。謹序其從祀位次，而附述舊聞於後。陳錦謹誌。

文廟賢儒功德録

清·張侯 撰

清刻本

《文廟賢儒功德録》三卷，清張倓撰，清刻本。

張倓，蔚州人。

是書作於康熙年間，原本於《聖門禮樂統記》。作者自序稱孔子天縱之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參天地，贊化育，一貫傳心，六經垂教，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七十二人親炙聖教，各擅所長，以贊斯文。孟子生於戰國，正人心，述仲尼，拒詖行，闢楊墨。戰國而後，秦火炎炎，六經脱爛，諸儒繼出，發明聖教。自漢有董仲舒而正誼明道之言，一尊孔子先難後獲之訓，唐有韓愈，而佛骨投火之諫不啻孟子息邪拒墨之功。迨宋周、程、張、邵諸子出，義理之學復興。朱子出而釐正訛謬，探索深微，包千聖，統百家，集其大成。迄於元、明，代有大儒，羽翼聖道。聖賢迭出，前後相望，而源源不絶。故其始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及其後也，孔子之道傳之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邵之學，至朱子而復明，迄於後世，禮樂明備，焕若日月經天，詩書爛陳，浩若江河行地。然而後世學者日讀聖賢之書，日周旋於孔廟俎豆之事，至叩其某賢某儒姓氏若何，謚號稱於何代，從祀起於何時，茫焉莫識其由來，是爲士林之羞。

是書之作，因《聖門禮樂統記》，删其繁蕪，簡其精要，推往哲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彰興朝隆師重道之制，以及歷代帝王褒封諸賢之典，詳其姓氏，悉其里居，述其制行、著作。以文廟位次爲序，始孔子，終胡居仁，後以啓聖祠先儒。每人皆考其生平、著作、歷代封贈、享祀沿革，後附前人贊詩。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孔子及四配、十哲、東廡先儒。中卷列文廟祀典，包括祭物、祭器、祝文、儀式等。下卷爲西廡先儒及啓聖祠先儒。上、下二卷皆爲孔廟人物，又在二卷之間插入文廟祀典一卷，未知何意。

其書簡明扼要，有助於了解孔廟享祀制度的沿革。

文廟賢儒功德錄敘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聖賢設教講學、著書立說、其事雖涉形下、而兢兢乎持世道、正人心、以嚴人禽幾希之介者、正以衛形上之道耳。我朝
聖天子雅意右文、崇儒重道、　幸闕里、祀孔林、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猗歟休哉、非至聖孰克當此乎。且闡揚理學、崇奉先儒、辟雝鐘鼓之化、不獨收一時人材之用、更以衍百世斯道之傳。一時文治、光被敷天率土、罔不喁喁嚮風。蔚蘿爲古冀州之域、漢之代國、雖屆在邊隅、而去　京師首善之畿纔數百里、沐浴
聖人之德而覲
天子之光、更爲優渥。賢哲挺生、人文蔚起、駸駸乎比隆中土矣。
辛丑夏杪、余自太原籓幕來守是邦。謁聖瞻拜之餘、覽其車服禮器、方期與多士奮興、以仰副菁莪棫樸之治、而明經張子倓蔚之篤學信道士也。其先世諱憲公、爲前明壬子科解額、成進士、歷官三秦兵備、嗣後以耕讀世守、蟬聯鵲起黌序者、纍纍指不勝屈。一日來謁、出其手輯文廟賢儒功德錄三冊、將付剞劂、丏余爲敘。余受而讀之、見其原本聖門禮樂統記、推前聖之統序、闡後哲之薪傳、詳其姓氏、悉其里居、述其制行著作、去繁就簡、歸於允當、謂之爲功德錄可也、即謂之爲賢儒列傳亦無不可。且俎豆之設、簠簋之制、考覈精詳、悉遵典式、按圖披閱、如登闕里之堂、其有功於庠序何如也。余知是書之行、海內之士當必欣然共賞、爲可以寓目警心、憂勤惕厲、以接存心之道統也、豈特爲形下之器哉。張子又出已貲、葺省牲所三間、并請祭器之類、是眞爲好學深思、樂善不倦者、余喜而爲之序。

皆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春王望後一日、奉直大夫知蔚州事加二級金川沈紹祖衣德氏薰沐拜手撰。

傳道統賢儒功德敘

蓋聞天者萬物之祖，道之大原所自出也。人者萬物之靈，惟聖人又人中之至靈，繼天以立極，法天以行道也。自天開而後，聖聖相承，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更相授受，正三綱，敘九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世安而物治，道統自此相接矣。東周以後，王者之迹熄，而道術分裂，邪說誣民。時至春秋，天下又大亂焉。天不欲大道冥冥，萬古在長夜也，東山泗水篤生一天縱之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參天地，贊化育，一貫傳心，六經垂教，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則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聖道扶持之功用也。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獨得其宗。曾子作大學以授子思，子思作中庸以授孟子。二書雖異而傳心則一。大學言格致誠正，即戒懼慎獨之功也。中庸言中和位育，即修齊治平之驗也。孟子生於戰國，正人心，述仲尼，距詖行，闢楊墨，作孟子七篇以傳道，於後則配享之功固非及門冉、閔之徒所敢望。然七十二人親炙聖教，各擅所長，以贊斯文。如卜子夏之傳詩，商子瞿之傳易，公西赤之彬雅而習於禮容，公晳哀之潔清而終於蓬戶，先賢功德載在祀典，豈敢沒也。自戰國而後，秦火炎炎，六經脫爛，諸儒繼出，發明聖教，若左子、若公羊、若穀梁三氏作傳，羽翼春秋，乃爲經學之冠。伏勝、孔國則功在書矣。高堂、后蒼則功在禮矣。毛萇守西河卜氏之傳，而輯著雅頌，則功在詩矣。然猶以專門訓詁也。自漢有董子而正誼明道之言，一尊孔子，先難後獲之訓。唐有韓氏，而佛骨投火之諫，不啻孟子息邪距墨之功。二公相繼而尊述孔孟，以倡明絕學，豈專經之儒可比列乎。然而道體淵源，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道至於宋，周子首出，先著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奧，次作通書以達仁義中正之旨。上而洙泗接其統焉，下而河洛啓其傳焉。一時見知之士，有程氏二夫子，擴大推明，以發其道，而鄒魯文學之盛盡萃於河洛之淵深，則渙然而愈顯。他如張橫渠之西銘，本性善養氣之論。邵堯夫之經世，寓內聖外王之學，猗歟休哉，可謂盛矣。乃歷時未久，南宋復興，中原文獻浸失其眞。朱子出而釐正訛謬，探索深微，包千聖，統百家，集其大成，以會通一原。綱目一書，繼獲麟而作史，語孟四註，發聖道而傳心，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故曰周道精也，邵道大也，程道正也，惟朱子盡其精，極其大而歸於正者也。自茲以後，蔡仲默承師言而著書傳，眞希元進衍義而講大學，許魯齋德教煦煦，薛文清復性惓惓，陳白沙光風霽月，同陸象山

之法門。胡居仁主敬誠身、顏尹和靖之學問。聖賢迭出、前後相望、而源源不絕。故其始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及其後也、孔子之道傳之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邵之學、至朱子而復明。迄於今、禮樂明備、煥若日月經天、詩書燦陳、浩若江河行地。士生斯世、亦何幸乎。況聖明在上、宸眷斯文、尤加篤焉。兩幸闕里、親祀孔林。又念文公朱子功冠諸儒、詔由廡下而升之廊廟之上、蓋謂覺世大儒、固宜與親炙聖人之賢一堂食報。至於宋臣人物第一如范文正公者、功並歐陽、詔同歐陽而從祀孔廟。此其崇德褒賢、可謂至矣。適世之學者日讀聖賢之書、日周旋於文廟俎豆之事、至叩其某賢某儒功德若何、諡號稱於何代、從祀起於何時、茫焉莫識其由來、毋乃貽士林之羞乎。俠深有鑒於是、爰因聖門禮樂統記、删其繁華、簡其精要、彙成一編、名曰賢儒功德錄、推往哲之端委、闡理學之薪傳、且以彰

興朝隆師重道之制、及歷代帝王褒封諸賢之典、不沒於千載之後也。纂輯既成、將欲付諸剞劂、公之天下、以俟縉紳大人刻錄文廟、永垂不朽、茲所願焉。而自愧遐徼之士、荒野不文、語無倫次、願質諸海內淹雅君子鑒而正之。

康熙壬寅夏五月既望、古代蔚羅後學張俠總論。

正殿神位之圖

至聖先師孔子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先賢卜子　先儒朱子

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先賢顓孫子

啓聖殿神位之圖

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孟氏

先儒程氏　先儒蔡氏

先儒朱氏　先儒周氏

東廡先賢位次目錄

澹臺子 原子憲 南宮适 商子瞿 漆雕開 樊子須 公西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子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子蒧 顏子祖 句子井疆 秦子商 公祖句茲 縣子成 燕子伋 顏之僕

樂子欬 邽子巽 公西輿如 公西蒧 陳子亢 琴子牢 步叔乘

西廡先賢位次目錄

宓不齊 公冶子 公晳哀 高子柴 司馬牛 有子若 巫馬施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龍 秦子祖 顏子高 壤駟赤 石子蜀 公夏首 后處

公肩定 鄡子單 罕父黑 榮子旂 左人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潔

叔仲會 狄子黑 孔忠 施之常 秦非 申子棖 顏子噲

東廡先儒位次目錄

左子丘明 穀梁子赤 高堂子生 毛子萇 后子蒼 王子通

胡子瑗 范子仲淹 程子顥 司馬子光 程子頤 胡子安國

李子侗 張子栻 蔡子沉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西廡先儒位次目錄

公羊子羔 伏子勝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杜子子春 韓子愈

周子敦頤 歐陽子修 張子載 邵子雍 楊子時 羅子從彥

呂子祖謙 陸子九淵 真子德秀 薛子瑄 胡子居仁

蔚州後學張佚纂著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孔子人倫之至、斯文之宗、道高德厚、敎化無窮。生於周末、歷聘諸邦、每思以道濟天下、而明王不作、莫能宗予、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序春秋、其道雖晦於一時、而其敎澤已津乎萬世。及門之徒頗受業者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歷代因之。凡天子釋奠、皆以師禮祭拜、禮樂皆擬王者。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去塑像、易木主。至明世宗嘉靖、始罷封爵、釐正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崇禎十四年、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定制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天子以太牢致祭孔子於太學、令司府州縣各提調官用少牢致祭本郡。迄於今、

皇上兩幸闕里、親祀孔林、歲時視學、賁祭闕里、隆師重道、無以加焉。

贊曰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儀範百王、師表萬世、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德報功、億禩崇祀。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生而明睿、甫成童、卽從孔子。天姿學力、未達聖人者僅一間、而其深潛純粹之氣、渾然不露圭角、識者擬之和風慶雲。且聞道最早、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黙識心通、故孔子平日每屬望以傳道之任。嘗私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足以供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於夫子足以自樂、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孔子曰、善哉、貧如富、其知足無欲也。賤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回其至矣乎。卒葬魯東防山之陽。歷漢唐宋元、封贈屢加無已。至明嘉靖、議去封爵、稱復聖顏子。 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性至孝、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時孔子在楚、參奉父命之楚而受學焉。一日忽心動、卽白夫子告歸、拜見母。母曰、吾齧指思汝、遂齧其指、子知之乎。曾子以心動告、夫子聞之曰、至哉、曾子之孝也、精感萬里。年二十、齊欲聘以

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耕於泰山、嘗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梁父吟焉。及其學於聖門、賦性椎魯、不及顔子、然日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求至其極、故一貫之傳獨得其宗、又復潛心禮記、侍坐孔子、論辨明王七教三至之道、反覆詳詰、各得其義。因自設教於武城、著大學一書以授子思、而聖門之傳乃有統系。及其臨終、易簀而斃、死得其正矣。歷漢唐宋元、追贈屢盛、明嘉靖改稱宗聖曾子、 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宗。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父早卒、逮事王父、初就學、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於是潛心力學、研究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後孔子卒、子思承父之重、服喪三年、遂受業於曾子。曾子謂曰、伋、吾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君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焉。是其幼而知禮也。既而適衞、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辭之不受、遂反乎魯。魯繆公以爲臣、因勸繆公行周公之政、終不能用、乃退而修講授之業、述父師之意、作爲中庸、爰筆之書以授孟子、傳授心法、其味無窮。後復遊衞、薦衞人李音之賢、舉苟變干城之將、卒不能用、遂反魯、卒於家、葬先聖墓南數十步。宋封沂水侯、元贈述聖公、明嘉靖改稱述聖子思子。 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愼獨之訓、示我先覺。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三歲喪父、母賢德、挾其子三遷以居、斷織以教、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乃於魯請見子思、道性善、言仁義、子思深悅而教之。因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1]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孟子曰、謹受教、悅道既通、乃應聘列國、初見梁惠王道仁義、王以爲迂遠不能用、遂去魏適齊、見宣王、陳王道、王亦疑其迂闊、於是去齊反魯、未幾母卒、歸葬魯焉。自是之宋之滕、之任、皆以國小不能行其道、而爲客於齊、方是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天下方務於縱

橫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及門之徒序詩書，述仲尼，正人心，息邪說，作孟子七篇，以道援天下，而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世，其功不在禹下矣。年七十四，卒於家。宋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元贈亞聖公。明嘉靖改稱亞聖孟子。國朝因之。

明陳鳳梧贊曰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先賢閔子　東哲一位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天性純孝，爲人容貌端潔，而表裏洞然。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父令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騫自引咎。既而父察知之，欲出後母，騫跽言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嘉其言，遂止。母亦悔悟，待三子如一焉。年甫弱冠，即從事聖門，坦然樂道而忘勢利，視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然，故終身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卒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唐開元從祀孔子，追封費侯。宋封瑯琊公。明嘉靖改稱先賢閔子。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子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幾聖。公衮增封，均乃天慶。

先賢冉子　東哲二位

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其爲人寬洪簡重，而短於口才，或人以不佞少之，夫子獨許之可使南面。嘗仕於魯，問孔子政事，凡刑禁之聽，訟獄之成，問之甚詳，孔子對之甚悉，雍再拜受教，故能優乎人君之度。子貢嘗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民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夫子稱其賢曰：有土之君子也。唐開元從祀廟庭，追封薛侯。宋封下邳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人贊曰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奥，用之山川。代逢偃茸，禮畢升禋。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先賢端木子　東哲三位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從事孔子，嘗鬻貨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每有億度，輒中當世之務，所言無不應者。好揚人美，亦不匿人過。孔子化之，始從孔

子適齊、齊景公問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臣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終身踐地而不知地之厚。師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乎。後從夫子遊衛、衛用以宰信陽。將行、辭於孔子。子曰、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君子慎之。子貢再拜受教以行。後因衛亂、乃從夫子復反於魯。蓋子貢爲人明敏、才辨亞於顔子。自受學聖門、結駟連騎、束帛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之名播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及其晚年、益自進德、親受一貫之傳、而嘆性與天道之奥、心服孔教、主喪廬墓、其見道深而信道篤也、豈僅居言語之科而已哉。唐封黎侯、詔從祀廟庭。宋加封黎陽公、明嘉靖改稱先賢端木子。　國朝因之。

明張先贊曰

穎悟夙成、辨才絶世。深造晚年、性道斯契。學識之功、瑚璉之器。輝映聖門、揚休奕禩。

先賢仲子　東哲四位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汴人也。性孝勇、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何待劍乎。由聞之、遂儒服請爲弟子。魯定公八年、孔子使子路爲宰、墮三都、收其甲兵。既而隨孔子之衛、適宋、匡人圍之、子路奮戟欲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後隨孔子之楚、反衛、衛以爲蒲宰。治蒲三年、孔子過之、稱善者三。曰、恭敬以信也、忠信以寬也、明察以斷也。少年家貧、事親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後南遊楚、積粟萬種[2]、顧食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對夫子言之泣下。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盡力、死盡哀矣。生平英斷果決、而勇於有爲、子貢以爲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及死於衛、孔子哭之痛、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賢矣哉。唐贈衛侯、宋封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仲子。　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先賢卜子　東哲五位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夫子、篤信謹守、以文學著名。家貧不仕、衣若懸鶉。初登夫子之堂、見先王之仁義則榮之、不移於紛華盛麗、故得道而肥。學詩於夫子、嘗讀之不厭。子問曰、爾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昭若日月、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戸而彈琴

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噫、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後問喪禮於孔子、孔子具以告。（詳見檀弓）子夏習之。及居喪既畢、見夫子、夫子與之琴、使之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之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君子也、其哀既盡、能引之及禮。年二十八、孔子卒、服心喪三年、歸教授於西河。於詩著爲爾雅、相傳毛詩一序、皆子夏之遺說。或曰子夏受周易春秋於孔子、公羊穀梁皆從之學春秋者也。蓋其氣象謹嚴、而能篤守聖道。子貢嘗稱之曰、送迎必敬、上下交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唐貞觀從祀廟庭、明皇封魏侯。宋加封河東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卜子。國朝因之。

宋儒臣贊曰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温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先儒朱子　　東哲六位

朱子諱熹、字元晦、號晦菴、徽之婺源人也。自幼穎異、嘗從羣兒戲沙中、端坐畫八卦、父大奇之。年十四、從父知饒州稟學於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君子。十八登進士第。聞李侗得伊洛正宗、徒步往從之。侗授以中庸一書、公遂盡得其學。築室武夷山中、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宋孝宗三年、公訪張栻於長沙、因與栻論中庸大義。八年、修資治通鑑綱目成。後以王淮薦、提舉浙東茶鹽司務。日訪民隱、修舉荒政、按行境內、所部肅然。帝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乃下其倉社法於諸路。光宗元年、撰大學或問章句成。寧宗即位、復名熹爲煥章閣待制、進對時事、務格君非。時値韓侂胄姦邪蔽主、熹辭位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欲上之。蔡元定決之蓍龜不吉、乃焚其藁。日與諸生講學不輟。臨終、正坐整冠而逝。所著有易學啓蒙、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孝經刊誤、小學、家禮、近思錄、通鑑綱目。上集千聖之業、下開萬世之蒙、厥功大矣。宋封公。明嘉靖改稱先儒。今皇上崇禮有加、使子孫世襲五經博士。公復由廡升哲、非大有功於聖道者、孰能處百世而下、而與親炙聖人之賢一堂食報哉。

國朝江浦張善贊曰

統承百王、功被萬世。燦然大成、道器一致。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賢冉子　　西哲一位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定公十年辛丑、孔子爲司空、以伯牛爲中都宰、布教施化、四方則之。嘗從阨於陳蔡之間、餒甚、而儒服彈咏不輟。又設教於洛、終身不仕。其爲人也、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尸子曰、仲尼志

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白虎通曰、冉牛危言正行而遘惡疾。朱子曰、此乃有生之初、氣禀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唐開元從祀廟庭、宋封東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

先賢宰子　西哲二位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鬼神於孔子、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聖人因物制極、享祀鬼神、教民反始、不忘其本、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他日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後又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如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以其言未盡夫子之美、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蓋宰子爲人、能言而或不達、故夫子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然其智足以知聖、自有不可沒者。觀其賢夫子於堯舜、非信道之深、烏足以云之。嘗仕齊爲臨淄大夫。唐開元詔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宰子。國朝因之。

宋馮拯贊曰

緯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冉子　西哲三位

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門。其爲人也、多才藝而優於牧民。故夫子許其藝可從政。但其資禀謙退、見義或不能勇爲。然當此之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僭禮樂、夫子皆望求救正、而激厲切責之。乃求也卒能承聖教、明大義、使季氏保其家以事其國、而終不陷於大惡、則皆平日勸導之力也。故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無道極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勤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唐贈徐侯、宋加封任城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③]贊曰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徽稱永錫。載揚清芬。

先賢言子　　西哲四位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每侍側。輒問禮。孔子曰。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者也。子游再拜受教。他日問喪之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旋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喪事貴哀有餘也。祭祀貴敬有餘也。子游承教日久。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能以禮樂化民。又能甄識賢者。而澹臺滅明由是進於聖門。巍然爲羣弟子之冠。要其學道之效。自有不可及者。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哉。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美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唐贈吳侯。從祀廟庭。宋封丹陽公。明嘉靖改稱先賢言子。　國朝因之。

宋趙安仁贊曰

魯堂登科。覩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顓孫子　　西哲五位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也。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負。不屑屑於尺寸之行。初入聖門。猶志學干祿。求聞達於諸侯。及從遊夫子於蔡。問行而得忠信篤敬之教。敬書諸紳。自是心服聖訓。學能鞭辟近裏。著已。故日進於高明。而執德欲弘。信道欲篤。問仁問政。夫子以心法授之。王道傳之。既而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矣。他日喪既除。見於夫子。子之琴。調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夫子曰。君子哉。及其臨終。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宛然曾子易簀之命矣。他日子貢語衞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猶可能也。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唐封陳伯。從祀廟庭。宋封陳公。昇十哲位。明嘉靖改稱先賢顓孫子。　國朝因之。

宋張齊賢贊曰

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游。道與名新。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位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因子游之言受業於孔子，退而修行，益自砥礪，言動不苟，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後居於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荆漢之俗皆斌斌爲北方之學焉。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唐開元封江伯，詔從祀。宋封金鄉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温仲舒贊曰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毁璧且義。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原子　東廡二位

原子名憲，字子思，宋人。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嘗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弦歌。子貢聞之，結駟連騎，入窮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整冠則纓絶，振衣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先生何病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憲不忍爲。子貢面有慚色，不辭而去。憲乃徐步曳杖，行歌商頌，陶然自樂，終身無求於人焉。唐封伯，詔從祀。宋封侯。明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向敏中贊曰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先賢南宫子　東廡三位

南宫子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仲孫閲也。居南宫，因姓焉。師事孔子，遂隨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焉。孔子以其謹於言行，因妻以其兄之子。每誦之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容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唐封郯伯，詔從祀。宋封汝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寇準贊曰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奡可慨，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覩白圭。

先賢商子　東廡四位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嘗受易於孔子。年長無子，其母欲爲之再娶室，請之孔子。孔筮之曰：無憂也，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性喜學易，孔子傳之。瞿志之，又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出。嗚呼，天之命也。其後瞿傳易於後人，傳受

者不絶。至漢梁丘賀、京房諸氏列於學宮。善言易者皆祖於瞿焉。唐封蒙伯。詔從祀。宋封須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晁迥贊曰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祓厥祀。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位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習尚書。孔子嘗使之仕。開以未信對。子說之。嘗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三大夫孰賢。開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言人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唐封滕伯。詔從祀。宋封平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李宗諤贊曰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東廡六位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也。學於聖門。屢以仁知爲問。夫子皆詳誨之。少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夫子聞之曰。義哉。唐封樊伯。詔從祀。宋封益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學優乃仕。昔於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知旣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位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姿質斌雅。習於禮容應對。子貢嘗語衛將軍彌牟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語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及孔子之喪。公西子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蓋用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也。唐封邵伯。詔從祀。宋封鉅野侯。明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王嗣宗贊曰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

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梁子　東廡八位

梁子名鱣、字叔魚、齊人。家語傳共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曰、無憂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其信友以全義、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封梁伯、詔從祀。宋封千乘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元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先賢冉子　東廡九位

冉子名孺、字子魯、魯人。志稱勤學好問。其爲人也、聖學是務、勵已斯約、好問乃裕、容止可度。唐封紀伯、詔從祀。宋封臨沂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李維贊曰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先賢伯子　東廡十位

伯子名虔、字子楷。史記字子析、魯人。儒行既成、聊伯乃建、兢兢守道、奕奕魏弁。唐封聊伯、詔從祀。宋封沐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位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志稱姿性淵妙、敏於問答。唐封東平伯、詔從祀。宋封諸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李維贊曰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薦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軌。

先賢漆彫子　東廡十二位

漆彫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武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先賢漆彫子　東廡十三位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有、家語字子文、魯人。嘗仕於魯、有治

衛。唐開元追封須句伯、詔從祀。宋加封高苑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衛、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像、鏤美金石。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位

商子名澤、字子秀。史作子季、魯人。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同涉六籍。唐開元追封睢陽伯、詔從祀。宋真宗加封鄒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刁衎贊曰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④關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位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淑聞雅馳、才華清邁。兢辰力行、愛日黽勉。唐開元追封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 國朝因之。

宋陳充贊曰

荆衡毓粹、賢生其中。服膺敎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加素風。虔尊祀典、列仕儒宫。

先賢公良子 東廡十六位

公良子名孺、字子幼、陳人。賢而且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他日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阻之。公良子曰、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與其夫子遇難、仍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與之盟而出之東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此要盟也。要盟非義、何負之有。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故公良子在聖門隨從之功、蓋亞於仲氏云。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 國朝因之。

宋張習⑤贊曰

子幼真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

先賢奚容子 東廡十七位

奚容子名蒧、字子皙。史記作子晳、魯人、奚仲之後也。唐開元追封下邳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濟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楊紳贊曰

雍容子皙、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釆日化、儒效力弼。永覩厥成、德音秩秩。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位

顔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開元追封臨邑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加封富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莊杲贊曰

聖門斌斌、顔氏稱最。猗歟子襄、儒雅是孝。服道既勤、懷寶茲貴。侯封富陽、芳軌如對。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位

句子名井疆、字子界、衛人。家語字子强、山東志字子孟。唐開元追封淇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滏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咸綸贊曰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擬侯疏爵、闕里之賢。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位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其父堇與孔子父叔梁大夫俱以力聞、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唐開元追封上洛伯、宋封高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國朝因之。

宋晁迥⑥贊曰

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兮清揚。式賁先烈、錫諸袞章。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位

公祖子名句茲、字子之、魯人。得聖而師、與賢俱進。彬彬雅道、翼翼令儀。唐開元追封期思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即墨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寇準贊曰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位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夙侍聖教、擅譽魯邦。偉矣風猷、時哉用舍。唐開元追封鉅野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武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石中立贊曰

果能之士、孔徒實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寵稟天爵、師聖成賢。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位

燕子名伋、字子思、山東兖州府人、石室圖作泰地漁陽人。能習聖道、以賢達稱。唐開元追封漁陽伯、詔從祀。宋加封汧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知微贊曰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聖道不棄。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位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親承聖教。而步趨皆依規矩。東武有賢名。唐開元追封東武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宛句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楊紳贊曰

洙泗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位

樂子名欬。字子聲。魯人。信道能篤。見善克明。引領高節。載徽思成。唐開元追封昌平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建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呂維祺贊曰

翩翩樂子。東山之英。春風泗水。劒佩隨行。服膺師訓。天開日晶。千秋俎豆。輝映庠黌。

先賢邽子　東廡二十六位

邽子名巽。家語作選。原姓邦。避漢高諱。改邦爲國。又誤邽。字子斂。魯人。牆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唐開元追封平陸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姜喚贊曰

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通六藝。斯謂達者。顯於前世。追封列侯。流芳永祀。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位

公西子名輿如。字子上。魯人。親承聖教。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唐開元追封重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臨朐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范雎贊曰

鍾生魯邦。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侯封。永光廟食。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位

公西子名蒧。字子上。魯人。係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諒。唐開元追封祝阿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徐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羸惟肖。蒧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封於徐。用均天慶。

先賢陳子　東廡二十九位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人。性魯鈍。少智慧。兄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妾殉葬。謀定而子禽至。因以告曰。夫子死。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禽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

彼泉下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其敏折又如此。唐開元封穎伯，詔從祀。宋加封南頓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繼，爵崇介土。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位

琴子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初與宗魯爲友，宗魯事衛公子孟縶，齊豹作亂殺公子，宗魯死之。琴張欲往弔，孔子曰：宗魯者，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蓋非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後與子桑戶、孟子反游，莫逆於心，相與爲友。及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琴張子反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曰：汝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子貢以臨尸而歌爲非禮，反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烏知死生先後哉。在聖門牆，稱爲狂者。唐封南陵伯，詔從祀。宋封陽平侯，明改先賢。國朝因之。

宋趙昌言贊曰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遵聖知禮。銘嶽益封，用旌君子。

先賢步叔子　東廡三十一位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學於孔子，親炙几席，唯喏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唐開元追封淳于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加封博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先儒左子　東廡三十二位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親受麟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皆發明聖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淵，皆史之極也。孔子春秋托始于平，丘明身爲國史，又采錄平王以前，上自周穆，下訖魯悼智伯，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後孔子沒，丘明因盲失明，遂以春秋傳授魯申公，申公遞傳後人，授受不絕。至漢哀帝，劉歆言左氏春秋得其正傳，可立專門講肄。哀帝納之，左氏始得立於學宮。唐貞觀詔從祀孔廟，宋封瑕丘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

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彊。

先儒穀梁子　東廡三十三位

穀梁子名赤、字元始、魯人。昔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子夏以授穀梁赤、赤遂作春秋傳、羽翼麟經、微詞奧義、於聖道多所裨益。因授孫卿、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至漢武帝時、董仲舒宗公羊春秋傳、而穀梁之傳寢微。及漢宣帝卽位、丞相韋賢言穀梁本魯史正傳、公羊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眞宗封龔丘伯、徽宗以犯聖諱、改封雎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仲尼修經、感麟絶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高堂子　東廡三十四位

高堂子名生、字伯、漢魯人、齊公族也。系出齊卿高敬仲之後、以其食采於高堂、因氏焉。西漢初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爲最。生初不願仕、力舉爲博士、遂傳儀禮及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惟高堂生能言之。生因以經授之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郯人后蒼。孝宣之世、后蒼最明習禮儀、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至戴德、戴聖、而禮大明矣。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封萊蕪伯。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先儒毛子　東廡三十五位

毛子名萇、字長公、又字默、漢時人、居趙地。大毛公亨之子、人號爲小毛公。嘗爲河間獻王博士、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詩傳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魯齊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漢平地時、立于學宮、馬融、賈逵、鄭成皆宗之。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眞宗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與詩、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先儒后子　　東廡三十六位

后子名蒼，字近君，漢時人，居東海郯地。少從同郡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戴聖，二戴又各集爲禮篇，删其繁重，簡其精拔，號曰二戴禮，並立於學宮。而求其精粹深厚、雅馴近古者，必以曲臺記爲最宜。其典制詳明，質核不謬，可立於萬世也。漢宣帝時，蒼爲博士，官至少府，一時明經術者如蕭望之、梁丘賀，皆衍其傳。自唐貞觀以後，議祀典者多舉先儒，未及后氏。至明嘉靖九年，考古求禮，始以蒼爲禮之宗，詔從祀孔廟，序於漢儒董子之次，稱曰先儒后子。　國朝因之。

明吕一經贊曰

曲臺唱禮，傳自后公。二戴樹幟，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

先儒王子　　東廡三十七位

王子名通，字仲淹，河津人。隨文帝仁壽三年，以布衣謁見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乃歸龍門，教授於河汾之間，潛心著書，蒐討六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如河東薛收、趙郡李靖、鉅鹿魏徵、太山姚義，皆北面師事之，受以王佐之道。越公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嘗語門弟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門人賈瓊問以息謗，曰：無辨。問以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囮去媒，讒佞遠矣。門人共議，謚曰文中子。明嘉靖九年，釐定祀典，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吕元善贊曰

綺靡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手續六經，世孰傳諸？自公而韓，脉遡程朱。

先儒胡子　　東廡三十八位

胡子名瑗，字翼之，宋仁宗時人，居泰州海陵。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進退不苟。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景祐初，范仲淹力薦於朝，更定雅樂。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之。學徒數千，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又置經義、制事二齋，因材以教。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是時宋運鼎盛，瑗獨能倡明道學，一新故習，故自河汾以後，端師範、造人材，必以瑗爲首，學者稱安定先生。其

門人最知名者則徐積、劉彝、衷表稱賢達焉。程頤嘗言、凡從安定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而可知也。明嘉靖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張可紳贊曰

鄒魯既徂、孰司黨庠。經義制事、煥然成章。主敬存誠、禮經樂緯。師道眞傳、人倫極軌。

先儒范子　東廡三十九位

范子名仲淹、字希文、宋時人、居江南吳縣。性至孝、樂善好施。初判河中、郡士子執經問難者無虛日。仁宗慶曆年間、與韓富諸公內輔朝政、遇事敢言、欲成其先憂後樂之志。蓋自做秀才時、公即以天下爲己任也。是時西夏侵宋邊鄙、常爲國憂。公至、整飭軍政、料敵如神。西賊戒其軍士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可欺也。其爲敵人畏服又如此。厥後歸里、廣置義田以贍宗族。閭巷士民愛戴如父、畫像以祀之。卒謚文正。

國朝於康熙五十五年

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蔚州後學張佚附贊曰

龍圖老子、羌人愛稱。胸藏兵甲、西夏胆驚。功高韓富、教徧河汾。從祀孔廟、俎豆斯芬。

先儒程子　東廡四十位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珦之子、頤之兄。生而神爽、十歲能詩。受學於周茂叔、辨異端、闢邪說、崇孔孟正道。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英宗四年爲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民愛之如父母。神宗朝爲御史、勸帝正心窒慾、求言育才、務以誠意感動人主。一日被名赴中書議事。王安石議行新法、言者厲色以待。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也、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儒謂先生一坐一立、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賢愚善惡、咸德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惜其道未行、乃著定性書、語錄、五經四書傳註、性理大全。學者稱明道先生。宋寧宗賜謚曰純、理宗封河南伯、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歷今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朱子贊曰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先儒司馬子　東廡四十一位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宋時人、居山西夏縣。仁宗朝舉進士第、授知諫院。英宗二年、詔議濮王典禮、舉朝莫敢發、公獨奮筆先發、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最得典禮之

正。神宗時以光爲御史中丞。光請編資治通鑑、乃編修上自周威烈王、下終五代、合二百五十四卷上之。後因新法切諫不聽、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哲宗元祐、以光爲尚書僕射、革去新法、如救焚拯溺。時謂有旋乾轉坤之手。然欲身殉社稷。年六十八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莫非朝廷大事也。死之日、四方畫像以祀、詔封温國公、謚文正。其平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耳。其門人劉安世最著。子康、孫植、皆爲名臣。宋度宗詔從祀孔廟、明嘉靖稱先儒。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程子　東廡四十二位

程子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言動舉止、便學聖人。宋仁宗時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元豐間、司馬光疏其行義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遂召爲崇政殿說書。時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厲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惡其不近人情、目爲洛黨、遂罷講職。至紹聖年間、章惇、蔡卞詆斥正類、詔削籍編管涪州。先生赴涪渡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生平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學庸語孟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所著書有易春秋傳。當世學者多出其門、如呂大臨、游酢、尹焞、楊時、成德尤著。號曰伊川先生。宋封伊陽伯、詔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今嫡孫世襲五經博士。

朱子贊曰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先儒胡子　東廡四十三位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宋時崇安人。少以朱震爲友、後又得之謝上蔡。宋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欽宗北狩、高宗紹興二年、以給事中召入對、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帝稱善。復進言春秋經世大典、天下事物具備、乃傳心之要典、先聖筆削以正綱常。自王安石廢之、人主不聞其講、學士不傳其書、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爲春秋傳、以成其志。紹興八年上之。帝嘉其說、謂深得聖人之旨。生平强學力行、欲達其道以濟時艱、而見中原淪沒、痛切於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志遠而彌篤。朱子論之曰、公傳

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傳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矣。謝上蔡稱其爲人如嚴冬大雪、百草萎落、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詔從祀、成化封建寧伯、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柟贊曰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維康侯。致嚴褒貶、功繼前修、於皇錫命、千古垂休。

先儒李子　東廡四十四位

李子名侗、字愿中、宋時南劒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居山田、謝絶世故、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是矣。由是操存涵養、精明純一、觸處洞然、發必中節。其接後學、荅問、隨人淺深誘之、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遂命朱子就學於侗門、以師事之。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於世。學者稱延平先生。宋理宗謚文靖、明萬曆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精義造約、窮深知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先儒張子　東廡四十五位

張子名栻、字敬夫、四川綿竹人、唐相九齡弟九皐之後也。父浚、宋高宗朝位兼將相、中興之功居首。生二子、長曰栻、次曰杓。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與朱子爲友、長從胡五峰先生問河南程氏之學。五峰一見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勵、著希顔錄以自警。紹興中、賊檜執和議沮公父、被竄、因置公閑散。至孝宗朝、名栻赴行在、督軍治旅、與父內贊密[7]謀、區畫盡當。屢應召對、皆引君當道以志於仁。生平天性忠孝、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子嘗言、巳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故題其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析秋毫、拳拳乎致主之功、汲汲乎幹父之勞、仡仡乎任道之重、卓卓乎立心之高。學者稱南軒先生。宋詔從祀孔廟、封華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羅倫贊曰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臍道域。傳註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先儒蔡子　　東廡四十六位

蔡子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人，西山先生第二子也。學悟夙成，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朱子遊。朱子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尚書未及傳，欲於及門求可付者，遂以屬沉。至於洪範之數，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年甫三十，即屏棄舉業，潛心反覆，恐負父師之托。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法治道。至洛誥、秦誓諸篇，集註詳明，皆先儒所未及。其於範數則窮神知化，變通象數，遂定洪範皇極內篇，克成父師之志。初從父謫道州，恬淡自適，安乎義命。父沒後，徒步護喪以歸，隱居九峯。名卿薦用，皆不屑就。世稱九峰先生。明太祖頒所著書，與朱子集註並定爲法。正統詔從祀孔廟，謚文正。成化封崇安伯。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原贊曰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聿從明祀，式表推恩。

先儒許子　　東廡四十七位

許子名衡，字仲平，元時河南懷慶府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過目輒不忘。稍長，刻意墳典，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遭宋末元起，遂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著書，默契於中。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元世祖至元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時所選蒙古弟子皆幼稺，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幼儀必謹。每說書，懇款周折，必使通曉。久之，諸生皆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其後告老歸家，勤於自治，閨門之內，整肅若朝廷。然凡喪祭行禮，一尊古制，不用佛老。鄉人化之。卒年七十三。卒之日，大雷電，懷慶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祭奠有自數千里來者。所著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學者稱魯齋先生。元封魏國公，謚文正。詔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本贊曰

氣和志剛，內員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發揮聖經，微旨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

先儒陳子　　東廡四十八位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明時廣東新會縣人。正統舉廣東鄉試，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邢祭酒欲求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句，先生即援筆立就，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殷元、羅倫、檢討莊杲皆樂與之遊。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

寓居江浦、日與提學婁克讓、檢討莊昶分榻一室、研究性命宗旨。如是者垂十年。其後別歸廣南、督府藩臬交薦、皆以疾辭、杜門不出、求以入道。然日尋書冊、泛泛卒未有得、於是由博反約、靜坐沉思、恍然見此心之體呈露於外、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各有頭緒、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友人林俊稱其學問得力在靜中坐養、故其德器完粹、脫落淸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啓聖賢之扃鑰。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詔從祀、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湛若水贊曰

覺世大儒、道開嶺粵、穎悟夙成、端倪自得、堯夫法門、象山學脉。魚躍鳶飛、光風霽月。

先儒王子 東廡四十九位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縣人。明弘治舉浙江鄉試、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誦經史、尋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究仙經秘奥、所養益純。甲子、聘考山東鄉試、得人最盛。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乞誅瑾、瑾縛杖闕下幾斃、謫貴州、將於臨道殺之、公以計得脫。五年、逆瑾伏誅、陞南京刑部主事。七年、陞太僕少卿。正事少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學、隨方而答、必暢本原。十一年、巡撫廣東湖南等處。時宸濠潛蓄逆志、劇盜劫掠、伯安用兵神秘、破賊巢穴、境內大治。及宸濠謀反、伯安百計討平。奸佞在朝、忌功不賞。逮嘉靖年間、詔錄其功、封新建伯。又平岑猛之亂、刻石立功、嶺南悉平。因以病致仕。先生平居體驗聖學、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嘗語門人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所著有文獻錄、傳習錄、行於世。人稱陽明先生。萬曆詔從祀、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兆祥贊曰

蠖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濠戊、學幟虞吉。傳習有訓、斯文攸率。

康熙壬寅五月、 蔚州後學張僕纂集著。

校記

①被：當作「彼」。

②種：當作「鍾」。

③臾：當作「叟」，見《宋史・陳堯叟傳》。

④闕：當作「闕」，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⑤智：當作「知白」，見右引書。

⑥迴：當作「迴」，見右引書。

⑦蜜：當作「密」。

文廟祀典敘

一邑之大典在祀、所以協幽明、和上下也。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如先聖孔子定綱常、立名教、修詩書、以道淑天下後世、其法施於人者遠矣。故凡有功於道學之儒、皆宜與從祀之列。濂溪周子有云、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況閟宮告虔、上承君命、普天奉行、名義凛然、又非郡祀之可比。自祭義不明、而世之職司教化者虚應故事、禮制廢而不修、祭器荒而不問、敬師之典無存、尊君之義安在。然猶曰不久習也。一邑之文人學士、亦嘗從事駿奔之末、亦嘗周旋於俎豆之旁、至叩其祭具之何以森列、品殺之何以燦陳、命之何名、取之何義、茫然莫識其由來、無怪其隕越貽譏也。俟忝列宮牆、惴惴焉隕越是懼、因於康熙五十一年鳩工製器、彷彿古圖、辨名定數、凡陳設之位次、籩豆之等級、彙集成編。至今吾蔚一隅依是而行。夫行之不過一隅邊徼之地爾、今乃付之剞劂、公之天下、質諸縉紳先生、同學共事之君子、釐而正之、增復古制、以光俎豆、而輝煌廊廟焉。故爲敘。

康熙壬寅五月、　雲中蔚州後學張俟謹誌。

物目

帛　酒　太羮　和羮　黍　稷　稻　粱

形鹽　棗　栗　榛仁　鹿脯　菱米　芡實　槁魚

菁葅　芹葅　兎醢　魚醢　韭葅　筍葅　醓醢　鹿醢

白餅　黑餅　脾析　豚胉　糗餌　粉餈　䬾食　糝食

釋文

太羮（太牢之味、牛肉爲之。）和羮（牛羊雞魚之類、雜會而調和成羹。）黍（謂黄米飯。）粱（謂粱米飯。）鹿脯（肉切而乾之曰脯。）槁魚（乾魚也。北地以烹魚爲之。）菁葅（菁、蔓菁也。以米粒和醢漬菜曰葅。）芹（芹菜也。）兎醢（肉醬也。凡作醢者、必先脯乾其肉、剉之、雜以鹽梅、漬以美酒、乃成也。）白餅（以白麵爲之、加油糖而成餅。）黑餅（莜麵爲之。）脾析（切析其脾而成葅。）豚胉（胉者、脊也、即猪之髆肩甲也。）糗餌（糗者、熬米麥而磨之使碎屑也。餌者、粉餅。屑米爲粉、然後溲之揉成餅也。）粉餈（餈者、粉稻黍米而合烝之爲餅。）䬾食（音泄、餡也。以餡合粉爲食。即令楊麵果之類。）糝食（糝者、取牛羊豕之肉、小切之、米二肉一、合爲餌煎之。米爲主、肉爲輔、合成食也。）

祭器目

篚盛帛。爵盛酒。登盛太羹。鉶盛和羹。簠盛黍稷。簋盛稻粱。

籩盛形鹽、棗、栗、榛、鹿脯、菱米、芡實、槁魚。

豆盛鹿醢、菁菹、芹菹、兔醢、魚醢、韭菹、筍菹、醓醢。

木楪象籩者四，盛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象豆者四，盛脾析、豚胉、飽食、糝食。

鼎　爐　鐘　鼓　酒尊　福爵　牲盤　胙盤

燭臺　祝版　高照燈　庭燎　樂器　盥盆

茅沙池　毛血盤　滌牲桶　齋戒牌

列篚、爵、登、鉶、簠、簋、籩、豆圖式於後。

古制皆範金爲之。簠方而簋員。簠盛黍稷、簋盛稻粱。蔚皆刻木爲之，髹以漆。

簠

簋

籩　竹器。蔚無竹，漆木爲之。

豆　木器

缺页

四配位共用祭器祭物

篚四盛帛用一尺八寸　爵十二盛酒

鉶八盛和羹　簠八盛黍稷

簋八盛稻粱

籩三十二　形鹽四　榛仁四　稿魚四　菱米四　棗四　芡實四　栗四　鹿脯四

豆三十二　韭菹四　芹菹四　醓醢四　兔醢四　菁菹四　筍四　鹿醢四　魚醢四

楪一十六　白餅四　黑餅四　充籩器物　脾析四　豚柏四　充豆器物

四配祭品俱照聖位,但籩豆各減二品,又減太羹。

列圖於後

白餅　黑餅
榛仁　菱米　芡　鹿脯
爵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燭
和羹　黍　稷　一　羊
配位　篚　爵　香
豕
和羹　稷　粱
爵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燭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每位設此一壇、
脾析　豚柏　四配共設四壇。

十一哲位共用祭器祭物

篚十一盛帛一尺八寸　爵十一

鉶十一盛和羹　簠二十二盛黍一十一　盛稷一十一

籩四十四　形鹽十一　棗十一　栗仁十一　鹿脯十一

豆四十四　菁菹十一　鹿醢十一　芹菹十一　兔醢十一

東西兩哲在昔十位,今因朱子升哲,又增一位。每位一壇,東六壇,西五壇。較配位每壇爵減二,鉶減一,二簋不設,籩豆各四。

列圖於後

栗仁　鹿脯　燭
形鹽　棗　獻爵
黍　獻燭
哲位　帛　爵　和　羹　獻爵香
稷　獻燭
菁菹　鹿醢　獻爵
芹菹　兔醢　燭
每位設此一壇
十一位十一壇

東西廡共用祭器祭物

篚二十四 盛帛一尺八寸　爵九十七

簠四十八 盛黍二十四 稷二十四

籩九十六 形鹽二十四 鹿脯二十四 棗二十四 栗仁二十四

豆九十六 菁菹二十四 兎醢二十四 鹿醢二十四 芹菹二十四

豕二　羊二

東西兩廡賢儒九十七位、四位一壇。東十二壇、西十二壇。每四位享堂上一哲之祭，又減和羹、獨爵不減。

列圖於後

羊豕兩廡居中一副餘皆胙盤

神位　爵　栗仁　鹿脯　胙　燭

神位　爵　形鹽　棗　胙

黍　燭　帛　香

稷　燭

神位　爵　菁菹　鹿醢　胙　燭

神位　爵　芹菹　兎醢　胙

兩廡

獻官拜位每廡三壇

啓聖公獨位用祭器祭物　俱照　先師

篚一 盛帛一尺八寸　爵三 盛酒

登一 盛太羹　鉶二 盛和羹

簠二 盛黍稷　簋二 盛稻粱

籩八 形鹽 鹿脯 榛仁 稿魚 菱米 棗 芡實 栗

豆八 韭菹 魚醢 芹菹 醓醢 兎醢 菁菹 筍菹 鹿醢

碟八 白餅 糁食 黑餅 糗餌 粉餈 脾析 豚胉 飽食

豕一　羊一

列圖於後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餈

榛仁　菱米　芡實　鹿脯

爵　鉶 和羹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豚

簠 黍　簋 稻　燭

啓聖位　篚　爵　登 太羹　香

簠 稷　簋 粱　燭

鉶 和羹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羊

芹菹　兎醢　筍菹　魚醢

脾析　豚胉　飽食　糁食

啓聖殿四配四從祀共用祭器祭物

篚八　爵八

簋十六黍八稷八　簠十六稻八粱八

籩三十二　形鹽八　棗八　栗仁八　鹿脯八

豆三十二　菁葅八　鹿醢八　芹葅八　兎醢八

四配四從祀照後圖，每位設一壇，八位共設八壇。

列圖於後

位

篚　爵

栗仁　鹿脯

黍　稻　燭

形鹽　棗

菁葅　鹿醢　香

稷　粱　燭

芹葅　兎醢

祭器總數

篚四十九大殿一十六　兩廡二十四　啓聖殿九

爵一百三十四大殿二十六　兩廡九十七　啓聖殿一十一

登二先師一　啓聖一

鉶二十三大殿二十一　啓聖二

簠九十八大殿三十二　兩廡四十八　啓聖殿一十八

簋二十八大聖殿一十　啓聖一十八

籩二百二十大殿八十四　兩廡九十六　啓聖殿四十

豆二百二十大殿八十四　兩廡九十六　啓聖殿四十

碟三十二大殿二十四　啓聖八　碟亦籩豆之數，非祭器別有碟。

祭物總數

帛四十九副獨聖位一丈八尺，其餘皆一尺八寸。　太羹二　和羹二十三聖位二、配位八、哲位十一、啓聖二。　黍四十九聖位一、配位四、哲位十一、兩廡二十四、啓聖殿九。　稷同黍。　稻十四聖位一、配位四、啓聖殿九。　粱十四同稻。　形鹽四十九聖位一、配位四、哲位十一、兩廡二十四、啓聖九。　棗四十九　栗四十九　鹿脯四十九俱照形鹽分散。　榛六聖位一、配位四、啓聖一。　菱六　芡六　槁魚六俱照榛分散。　菁葅四十九聖位一、配位四、哲位十一、兩廡二十四、啓聖殿九。　芹四十九　鹿醢四十九　兎醢四十九俱照菁葅分散。　韭葅六聖位一、配位四、啓聖一。　醓醢六　筍葅六　魚醢六俱照韭葅分散。　白餅六聖位一、配位四、啓聖一。　黑餅六同白餅陳設。　糗餌二　粉餈二聖位、啓聖各一，充四籩。　脾析六聖位一、配位四、啓聖一。　豚舶六同脾析。　酏食二　糝食二聖位、啓聖各一、

充四豆。

以上器物數目開列分明、禮儀須胙俱依儀注。有品物非其土產者、如鹿脯、鹿醢、俱以牛羊代。菁葅、芹葅未有、以山藥、白菜代。器有不備、以磁器代。蔚地僻處邊塞、器物雖製、每多不齊、兼以文廟供案狹小、不能照式辨祭。如 配享陳設器物、禮宜四壇、今僅備二壇。 兩哲十一壇、今僅備六壇、東三西三。 兩廡四位一壇、今並六位爲一壇、東八西八。俱錄其圖於後、或有地瘠人貧如蔚、不能遵復禮制者、暫依蔚而行之可也。

復聖顏子　帛　酒

述聖子思子　帛　酒

酒　白餅　黑餅

酒　榛仁　菱米　芡實　鹿脯

形鹽　稿魚　棗　栗仁　燭

酒　和羹　黍　稻　羊

和羹　稷　粱　豕　香

酒　韭葅　醓醢　菁葅　鹿醢　燭

酒　芹葅　兎醢　筍葅　魚醢

酒　脾析　豚胉

蔚州東配陳設式。二位一壇、帛酒不減、西配倣此。

先賢閔子　篚　爵

先賢冉子　篚　爵

先賢端木子　篚　爵

先賢冉子　篚　爵

先賢卜子　篚　爵

先儒朱子　篚　爵

和羹　黍　稷

和羹　黍　稷

和羹　黍　稷

栗仁　鹿脯

形鹽　棗

菁葅　鹿醢　羊

芹葅　兎醢

栗仁　鹿脯　燭

形鹽　棗　香

菁葅　鹿醢

芹葅　兎醢　燭

栗仁　鹿脯　豕

形鹽　棗

菁葅　鹿醢

芹葅　兎醢

蔚州東哲陳設式。六位三壇、篚爵不減、西哲五位倣此。

東廡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爵	爵	爵	爵	爵	爵

稷　黍

芹菹	菁菹	形鹽	栗仁
兎醢	鹿醢	棗	鹿脯
胙	胙	胙	胙

燭　帛　燭

豕　香　羊

蔚州東廡陳設式。六位設此一壇、東廡四十九位共設八壇、闔廡居中、設羊豕一副、餘皆胙盤。西廡倣此。

啓聖獨位陳設、蔚州亦照先聖、不敢少減。但四配、四從祀照前圖、每二位設一壇、八位共設四壇。

釋奠取義總論

先聖之祭、別於郡祀、名曰釋奠。釋者、散也。奠者、安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以酌奠也。釋奠日必用上丁者何、丁以象火、火象文。先庚三日、後甲三日、值柔日而取陰火也。丁祭前一日、主祀者先詣省牲所設祭拜奠、取義謂何。此即古灌地降神、求神於幽之義。蓋既灌然後省牲、所以迎神告廟、而使聖賢諸儒早聞知也。至於廟制神位之次序、禮器俎豆之燦陳、上下左右、各有定式、不得紊亂。俟嘗徵諸載記、一一繪圖、庶幾乎名數等級、瞭若指掌、易爲遵依焉。即如先師之別於配享者、籩實則多二、糗餌也、粉餈也。豆實則多二、酏食也、糝食也。太羹之登別衆祀而獨增其一、義何取乎。蓋以籩豆十二與太羹之味、皆王者祀天享地之禮、非德配天地者不克以當、豈弟子諸賢可得而同耶。若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傳以教萬世、則非從祀諸賢所敢望、故籩豆則加十、稻粱則同聖。次而十哲、和羹則減一矣、籩豆則用四矣、二簠不及獻也。至於兩廡賢儒四位一壇、則是四位享一哲之祭、而又減和羹、其故何哉。蓋以十哲係賢人之特達、列於堂上、更非堂下賢儒所敢望也。且未祭先師、先祭啓聖、啓聖一位之祭必同先聖而不二、其意謂何。木本水源、推聖人之意而行之爾。斟酌以定制、損益以就中、而祭品之豐歉皆因乎聖賢大小之分、古人議禮、可謂詳且盡矣。俟本塞外野人、欲搜古制以修殘缺、而規畫未能盡善、不過因羊復禮、徒存什一於千百焉。如配享之四壇也、僅備其二、兩哲之十一壇也、僅備其六、兩廡之四位一壇也、今並六位而設一。蓋以祭器不備、兼之供案狹隘、固無以增增[illegible]之光而妥侑神人矣。願繪其圖而質之大地名邦留心祀典者、採芻蕘而用之。

諸州釋奠儀注　縣令倣此

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州牧率教職及諸生致祭。先出齋戒牌、致齋三日。前一日演樂、省牲、查驗諸物、務令豐潔。諸生宿於齋

房名廚役烹牲辦祭。夜半，掌饌者實祭器，職司陳設者各專一處陳設齊備，學正先祭 啓聖，行三獻禮，祝文曰：惟 公德厚流光，誕生至聖，爲萬世帝王師，功德顯著。仰遡原本，欽奉無窮，牲帛粢醴，特用祭告。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配。尚饗。禮儀一同大殿，惟不飲福受胙。兩從祀一時分獻。祭畢，候州牧至祭 先聖。贊唱者先拜四拜，拜畢，先唱瘞毛血，執事者各司其事，然後唱禮四拜畢，行初獻禮，導引者引州牧至 先師神位前，獻帛獻爵，俯伏興。唱禮者唱讀祝文，皆跪，贊引者引州牧詣讀祝位，祝文曰：惟 師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儀型百王，師表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饗。讀畢，唱禮唱行分獻禮，贊引引州牧至四配位，獻帛獻爵。學正分獻東哲，訓導分獻西哲，然後復位，行亞獻禮，教職分獻兩廡，再行終獻禮。行畢，唱禮者唱飲福受胙，贊引者引州牧詣飲福位，飲福畢，復位，又四拜，然後詣望瘞所，焚祝文，燎帛，復位，揖，禮畢。嗟乎，儀註如此，誰曰不習？至於齋以滌志，幣以達誠，聖賢之克歆克饗，實視乎人心，如在之敬焉。黍稷非馨，惟神之聽，薦修神明，庶幾昭格爾。

鄉賢名宦祠①

同日祭，按位設壇，每四位一壇，每壇祭物：籩四，豆四，帛一，爵四。

籩四：形鹽、榛仁、棗、栗。豆四：韭葅、筍葅、鹿醢、魚醢。

簠二：黍、稷。帛一。 爵四。

每一祠②設 羊一、豕一。

主祭者教職代獻，或教職不得，諸生居齋長者代獻。

祝鄉賢文曰：於惟羣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茲值仲春秋，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饗。

祝名宦文曰：卓哉諸公，懋脩厥職，澤被生靈，功垂社稷。茲值仲春秋，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饗。

鄉賢論

鄉先生歿而祀於社，古禮也。按祀典所載，忠勤報國，孝友宜家，生有補於君民，死無愧於俎豆，宜入鄉祀。蓋其典型在望，實有可以重於桑梓乎人心者，以其德，非以其位也。今之人襲高爵者曰鄉賢，博浮名者曰鄉賢，鄉賢如此，尚足以明朝廷彰善之典，而昭古道之在人乎？謹著此論，以爲有其美而安享之者勸，無其美而妄祀之者戒也。

名宦論

古之稱循良吏者，名父也，杜母也，流風遺澤，百世而下猶可想見焉。今亦古也，今之人猶有未忘之古道，故凡州牧縣令

有惠政及民者、民必尸而祝之、甘棠遺愛、豈敢泯沒。列祀俎豆、勃勃如生、固以慰士民尸祝之望、亦以昭往鑒而勸來茲也。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

壇在城外東南隅、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州牧率僚屬致祭。先齋戒三日、臨期設三神位牌於壇土、以矮桌盛頓祭物。風雲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陳設圖列後。

風雲雷雨神位

帛　爵　稻米飯　栗　稿魚　豬一

帛　爵　黃米飯　鹽　棗　羊一　燭

和羹

帛　爵　糜米飯　韭菹　豬肉　燭

帛　爵　粱米飯　菁菹　羊肉　雞一

左壇山川神位　帛二、爵二。其餘照中壇設。

右壇城隍神位　帛一、爵一。其餘亦照中壇。

以上三壇　帛七幅（俱用白色。）　爵七　和羹三　黃米飯三　糜米飯三　稻米飯三　粱米飯三　鹽三　棗三　栗三　稿魚三　韭菹三　菁菹三　豬肉三　羊肉三（代鹿醢。）　燭六

豚三　羊三　雞三

行三獻禮。執事者先以毛血瘞於坎地、通贊不唱瘞毛血。初獻先詣風雲雷雨神位前、次詣山川神位前、次詣城隍神位前、次詣讀祝所。亞獻、終獻、飲福受胙。其胙於風雲雷雨神位前取羊一腳。徹饌、送神、通贊唱詣燎所望燎。

祝文

維

康熙△△△年、歲次△△、二八月△△朔、越△日△△、山西△

△府△州知州△△、儒學學正△△、訓導△△、吏目△△等、

敢昭告于

風雲雷雨之神、

境內山川之神、

本州城隍之神曰、惟

神廣用神功、生育萬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等欽奉

上命、忝職茲土、今當仲春秋、謹陳牲醴庶品、用伸常祀、尚 享。

社稷壇

壇在城外西北隅、北向。每歲二八月、與風雲雷雨壇同日祭。

西設州社之神、東設州稷之神。陳設圖列後。

稻米飯

爵 粟 稿魚 猪一

黃米飯 燭

鹽 棗 羊一

州社之神 帛 爵 和羹

穈米飯 韭菹 猪䏝 燭

爵 菁菹 羊肉 雞一

粱米飯

州稷壇亦照此設。

以上兩壇 帛二俱黑色、各長一丈八尺。 爵六 和羹二 黃米飯二 穈米飯二 稻米飯二 粱米飯二 鹽二 棗二 栗二 稿魚二 韭菹二 菁菹二 猪肉二 羊肉二代鹿醢。 燭四 豕二 羊二 雞二

行三獻禮、先獻社壇、次稷壇、末祭迎神、祭畢飲福受胙、望瘞、俱如文廟禮、不唱送神。

祝文

維 牛③支獻官仝南壇。

敢昭告于

州社之神、

州稷之神曰、惟

神品物資生、烝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惟茲仲春秋、禮宜報祀。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享。

壇祀取義論

爰考周禮、職長邦國之神、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載諸祀典、品式④昭然、春秋修舉、一州一縣、勢不能外。風嘘雨潤而粒我烝民、況壇祭大典、上承

君命、山川社稷城隍、實式憑之。官者民之主也、神者民之依也。

歲和年豐、四民樂業、思以報答神祇、而總責於官。官人土

者、一方之民命托之、一方之神祇鑒之、乃於春秋兩祀委之僚屬、不顧祭品之豐嗇潔穢、而虛應故事、期以事神、神乃吐之、必爲民癘矣。然事神之道、又非臨時急遽而可以克妥克侑也。平日臨馭百姓、心吏能潔、政治能和、時而事神、則神享而默佑之、一方百姓豈有不獲福者乎。

八蜡廟

廟在城外東南隅。按禮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又蜡祭主先嗇、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也、虎也、防也、水庸也、祭必歲終、或以寅以臘。今州縣亦與風雲雷雨壇仝日祭、照前祭品設一壇。

祝文

虸蚄八蜡神位前曰、惟　神靈應無方、功德浩大、佑我生民、護我稼穡。百凡品彙、惟
神是賴。茲値△△、謹以牲帛粢醴、用伸常祀。尚　享。

厲壇

厲者、鬼無所歸也。正命而死、及不絕祀者、魂有所依、則享祀於後。無所歸則無以享祀、如人之餬口四方、而乞食於國也。先王設厲壇之祀、體恤鬼魂無依無止、而命各州各縣隨地祭享、亦哀矜庶民煢獨之意。故一歲之內、清明三月、七月望日、十月朔元、孤魂無依則懸懸望祭。有司欽奉
君命、固不可有負　朝廷。且人鬼一道、憐其慘悽、一如憫恤鰥寡。故凡牲醴羹飯、必須如數先給、然後臨時查驗、務令豐足。先期一日齋戒潔誠、詣本處城隍發告文。至期迎城隍位於壇上、設無祀鬼神位於壇下、左右行禮、一遵儀制。其祭物　牲用三豕三羊、　飯米三石、　香燭酒紙物物皆齊、不致隕越。嗚呼、司人土者明以治人、幽以格神、敬重厲祀、妥侑神人、不惟承
上命而有忠於國、亦且神歆鬼享、而陰隲默種矣。

祭厲壇文

維

年月日、某處某官奉禮部劄付、爲祭祀本州境內無祀鬼神等衆事、該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

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領補之上下之職紀綱不紊此治民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横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負屈而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爲饑餓寒凍而死者有因戰鬭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墻屋傾頹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或没於近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煙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滅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魂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作爲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渺渺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

勑天下有司依時祭享在京都有太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達禮仍

命本處

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城北以

○○時置備牲醴羹飯專祭

本州闔境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來享此祭凡一州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差避徭棄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

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刑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徒流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產不和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

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善良正直之人神必達於

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我等闔州官吏人等如有上欺

朝廷下枉善良貪財作弊蠹政害民者靈必不私一體昭報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官府非諂諛之祭尚

饗

附士庶家祭

孝道論

夫孝德之本也萬善之首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信乎父母之恩人子不能報其萬一矣父母

在堂，子當少壯，能以父母之年而時時記憶於心，則喜懼交迫，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此惟純孝者能之。人在少壯，亦知父母之年，而忽忽易過，習於不覺，迨至父母見背而飲恨終天，痛苦摧裂，不亦晚哉。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焉。子路事親，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食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枯魚啣索，幾何不朽，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嘗對夫子言之泣下。夫子稱其孝焉。故孝子之事親也，生則盡力，色養備至，死則盡思，祭享必誠，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故曰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有百世之養焉，丘墓之謂也。故曰履霜降而增感，瞻雨露而興悲，洞洞乎，屬屬乎，孝敬之至，永矢不忘，乃爲得也。

時祭

大夫之家，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士庶富家亦宜如禮，苟貧而無居，甚有賃人房室者，豈能以此繩之哉。但祭於正寢可也。

本朝時制，士庶許祭四世，正寢供案，設高祖位於西邊，其次曾祖，又其次顯祖，其東設顯考位。蓋以西爲上者，神道尚右故也。若夫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士庶祭此，則僭，斷斷不可。若必不能忘，亦只存之墓祭。蓋墓祭不限以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至於無後祔食之位，如伯叔父母，當設於正寢之兩邊，東向西向。臨祭時正位奠獻畢，使子弟分獻一酌。

祧主法

祧主之法，親喪大祥以後，先祭告祖考，奉遷主埋於墓側，虚其位，然後奉新主置於座。如不祭告，非禮也。

支子不祭論

古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祖父祠堂定在適子之家，庶子卑幼不敢徑祭。若宗子有疾，或有他故，庶子承宗子命代攝亦可。夫古人立宗子之義，所以明⑤普系，收世族，使人知尊祖重本。子弟從父兄而不没其一家之主也。故支子必從宗子，公祭後乃敢私祭已之祖父。至于齋戒致誠，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祠爲位與事而已。　今人如立宗子，當從此義。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職司得祭者既忘其本，而卑幼者又因循惰傲而恝置其親，不若使之祭，猶愈于已也。

何謂宗子

就一世而論，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就二世而論，祖之嫡

長孫承重主祖之祭、是祖之宗子也。三世曾祖則以嫡長門曾孫主曾祖之祭、是曾祖之宗子也。四世高祖亦以世元孫主高祖之祭、是高祖之宗子也。　今人兄弟同居、神主不異、弟隨兄祭。如兄弟異居、兄家立主、卽兄主祭而弟與執事。如兄不得祭、而爲弟者於祭時設木牌位在本家正寢祭之、或以紙榜標記四世祖考位、祭畢焚之、亦得禮之變。

父母稱謂

士庶稱父曰顯考、有官則稱某官、爲士則稱庠生、俱曰府君。稱母曰顯妣、有封則稱某封某氏、無封則稱孺人某氏、不宜稱夫人。

古人立春祭先祖　卽帝王祫祭

先祖者、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　祭先祖專爲合族以居者設、凡其子姓在序拜奔走之列者、其祖考皆在焉、不分遠近親疎、皆合享於一堂。合祀死者、所以萃衆生者也。士庶有大族累世共居者、如家禮設五世並列圖、然猶恐犯分、況四世同居者、自不必行。

古人冬至祭始祖　卽帝王禘祭

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宋儒程伊川先生起其義、朱子於初年亦行之、後覺得似僭、亦不敢行。

古人季秋祭禰

禰卽考妣也。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古禮支子不得行、然兄弟異居者、正祭雖不敢行、至於時節奉鮮之獻、行之亦不爲過。

何謂時祭

蓋追遠報本、薦其時食、獻新登之蔬果、告時序之推遷、事亡如事存也。如新物初與、未嘗薦于祖考、則不忍先食。凡俗節元旦、　清明、　重午、　中元、　重陽、　十月朔、　臘日則獻以時食、　歲熟則薦新。　凡鄉俗五穀新登及瓜果新熟、皆薦之。

器物從時

古人祭器用籩豆簠簋、今人未必有、但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蓋祖父平生所用、亦爲得宜、但時蔬時果皆不可少、財力可及者自宜加豐。或家貧不能辦集、則隨鄉土所有可也。

時祭儀注

凡遇春夏秋冬仲月、或丁或亥日、前期齋戒、沐浴更衣。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古禮主婦親滌祭器、親造祭饌以供祖考、務令精潔。今人大家婦女驕倨、既不肯親入庖廚、或使令之人亦不肯身親監視、豈能精潔。　厥明設蔬果酒饌。　祝曰、孝孫某人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　高祖

考府君、高祖妣某氏、曾祖考府君、曾祖妣某氏、祖考府君、祖妣某氏、顯考府君、顯妣某氏以　某親某府君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序立主人以下序立位次。參神行四拜禮。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注子、弟一人跪于主人之左、進盤盞。主人受之、一人跪于主人之右、執注斟酒于盞。斟畢、二人俱起。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傾于茅沙上。斷以盤盞授執事者、置香案上、然後俯伏、興、再拜、平身、復位。

進饌主人升、主婦從、執事者一人以盤盛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麵食、一人以盤奉羹飯。主人主婦逐位自進。子弟進祔位畢。

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斟酒于盞、主人捧盞奉高祖位前。次詣曾祖、次詣祖、次詣考妣。又命子弟斟諸祔位、乃跪讀祝。

亞獻主婦為之、諸婦女奉⑥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如無主婦以弟亞獻。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為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主人執注徧斟諸位前俱滿。主婦徧插匙于飯中。　乃分立香案北向。

闔門主人以下皆出、掩門或降簾。主人立于門東、衆男在後。主婦立于門西、衆婦在後。

啓門執事者當門北向、作咳聲者三、乃啓門。主人主婦皆入奉茶分進。

飲福受胙此義謂祖考酬主祭者之勞也。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分用。

辭神　再拜焚祝文。　送主　主人主婦各奉主納于櫝。

徹饌　主婦監察酒在盞注者皆入于瓶、監滌祭器而藏之。　禮畢

祝文式　按古禮四代各一祝文、今併四世為一文以從簡。

維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孝孫某人

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府君、顯高祖妣某氏、

顯曾祖考府君、顯曾祖妣某氏、

顯祖考府君、顯祖妣某氏、

顯考府君、顯妣某氏。歲序流易、時維仲春、冬季、夏秋改此句為某季時節。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祗薦歲事。以

某親某府君　某氏祔食。尚　饗。

忌日

前一日齋戒、設位。止一位、一椅。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素服。奉主出就正寢。　富家照時祭行三獻禮、　貧家主人奠獻、讀祝、子弟隨後拜跪。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思其飲食、思其居處、思其志意、思其臨終病篤之時、一如父母初終之日。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

祭考妣文。年月干支、孝子　昭告、照前文。曰、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改此句為不勝永慕。旁親不用追遠感時、止云不勝感愴。謹以香帛酒醴、粢盛庶品、用伸奠。尚　饗。

墓祭

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元、前一日齊戒、具饌(果品、肉食、米麵)。厥明灑掃(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環繞塋域、哀省三周。或有草棘、用斧斬芟、又除草于墓左、以備祀土神)。布席陳饌叅神、一如時祭、行三獻禮。初獻詣某親墓前、讀祝文。亞獻終獻又詣某親墓前、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叅神、三獻、讀祝、辭神乃徹而退。今士庶墓祭不必拘此、但焚香獻帛、奠酒、讀祝、哀思盡誠、亦得禮意。

墓祭祝文

維

○○年○月朔日、孝子某(或孫曾孫)敢昭告于

某親某府君某氏之墓。嗚呼、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齋、祗薦歲事。尚 饗。

后土祝文

年月日干支、某省某府某州某職姓名、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於某親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尚 饗。

祭土神論

祭土神、所以事神、實以寧親也。昔朱子嘗以書戒其子曰、今人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陳饌、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

墓祭論

夫人死之後、葬形原野、與世隔絕⑦、豈能歆享酒饌。但孝子追慕之心無有限極、當寒暑迭更之際、風木增悲、省謁墳墓、時思不忘。故上而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雖賤役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之丘隴、乞丐之魂皆得以受子孫之追養。所以祭祀品味、宜稱家之有無、不貴豐盛、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祭祀之時、事亡如存、此心誠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故曰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祀竈

古者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或立竈。今禁淫祀、庶人惟得祀其先及歲暮祭竈。

祝文

歲云暮矣、一門康吉、享茲火食、皆賴神庥。若時報事、罔敢弗虔、非禮將誠、惟神顧歆。尚 饗。

喪戒浮屠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飯僧設道場、言爲死者滅罪惡、入天堂、不爲者入地獄、受剉磨。不知人

生有此氣血，乃知痛癢，一死則形骸消滅，與木石等。其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往。借使剉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吏與其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舉世滔滔，信奉之至，較朱司馬温公之時而更有甚焉。孝子追薦，僧衆徧街，號曰行香，夜放陸燈，銅器響動，市民爭看，爲者靡靡，聽者躍躍，流俗至此，士亦信之，安得有毁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者乎。

喪戒鼓樂

古禮虞殯送葬，歌聲哀切，遂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悽愴，終非經典所制。蓋孝子方在哀慕，豈宜以歌爲名。況君子居喪聞樂不樂，曾論著之。夫聞樂者，聞人之樂而益增悲戚，故不樂也。況自罹凶變，執紼苦塊，肝腸欲裂，而復用鼓樂，將以喪事爲慶耶。或者曰：達親友賻奠之情，非用鼓樂無以伸其敬。不知親友之賻奠我者，矜憫我也。或見我顏色之戚而彼亦戚焉，或聞我哭泣之哀而彼亦哀焉。如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之，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蓋居喪者不哀，弔者尚復誰哀乎。今世俗喪家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夫設席散帛，雖非古禮，然猶曰達桑梓愛親之情，體祖父夙交之好，衣服飲食，何足惜吝。乃必爲之奏鼓樂，舍其哀而結賓之歡，在賓之知禮者，且鄙棄之，以爲薄於親而厚於友。其不知禮者，醉飽歡謔，若視弔奠爲慶賀也。喪主喪賓，尚可言乎。流俗至此，深可嘆惜。

葬求親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而斂而藏之，欲人之弗得見也。古者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士庶亦不可過三月，蓋死者以土爲安，親無所歸，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昔廉范家貧鄉遠，千里負喪，煢煢然，皇皇然，如有所失，誠憫親之無所歸也。奈世俗輕信術士，日擇風水，專爲子孫邀求福地，而踰月不決。蓋其心不以奉先爲計，而耑以利後爲慮也。夫祖父子孫，原係同氣，祖父安則子孫自盛，若樹之能培其根，而枝葉自茂。故古之卜地以葬者，擇其土色光潤，草木暢茂，能爲祖父貞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靈魂安，則祭祀不絕，子孫日盛，自然之理也。今人卜宅卜吉，欲發子孫之枝葉，而忘其祖父之大根。術士紛紛，歷久不定，至有累年不葬、累世不葬者。自求其利，而使其親尸臭腐暴露，忍心悖禮，無過於此，甚可慨也。

校記

①詞：當作「祠」。

②詞：當作「祠」。

③牛：當作「干」。

④照：疑當作「昭」。

⑤普：當作「譜」。

⑥災：當作「炙」。下行同。參見《家禮》卷五。

⑦紀：當作「絕」。

先賢宓子　西廡一位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宰，請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遂不下堂而治。孔子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可以教弟；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忠。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常師之而稟度焉。子曰：堯舜治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治者小也。唐封單父伯，從祀。宋加封侯。明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温仲舒贊曰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位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遊於聖門，卓行宏度，高出尋常。內省不疚，罹災非罪，孔子以其子妻之。及後魯君聞其賢，嘗使爲大夫，辭弗受。相傳姑蘓城北有冶長涇，居民鑿井得石，題曰公冶長之墓。豈其依於言偃，遂僑居不返耶？唐封莒伯，從祀孔廟。宋封高密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向敏中贊曰

德行貞純，公冶執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公晳子　西廡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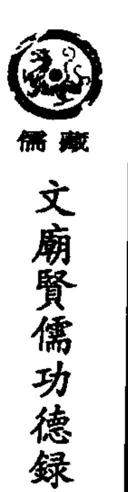
公晳子名哀，字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終身不肯屈節。孔子貴之，曰：天下無行，多爲人臣，惟季次賢，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蓬戶褐衣蔬食，死而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可以知其賢矣。唐封郳伯，詔從祀孔廟。宋封北海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寇準贊曰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辭均慶，侯社疏榮。

先賢高子　西廡四位

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爲人篤孝而有法，年少居魯，知名孔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夫子之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爲難。仕於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刖者守門焉。初示之徑，子羔不徑；次示之竇，子羔不竇。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將脫難而出，謂刖者曰：吾刖子足，今吾在難，正宜報



怨，而反逃吾者三，何也。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見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何敢爲怨。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是時蒯聵爭國，子路赴難，夫子聞變，遂決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唐封共城伯，詔從祀，宋封共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晁迥①贊曰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泣血，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先賢司馬子　西廡五位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與其弟子頎子車入於曹以叛宋，牛不能禁，時因兄弟濟惡，每懷憂懼，嘗自言獨亡兄弟，子夏以四海皆兄弟之語寬之。其後趙簡子鞅、陳成子恒知其賢，皆召之，頃卒於魯郭門之外，魯人葬諸丘輿。唐開元追封向伯，詔從祀孔廟，宋封睢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乃脫去，在污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子　西廡六位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天姿清粹，而篤學不倦，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其言行氣象有似夫子，夫子門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乃止。蓋聖門弟子實見其表裏粹然，與聖相類，故敬服而師事之。觀其年三十四，即能卓然自立於禮，言動可法，惜其不以壽終，卒之太早，故其喪也，悼公弔焉，子游擯焉。唐開元追封汴伯，詔從祀，宋封平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江漢秋陽，皜皜未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位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陳人，篤志好學，嘗爲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遑，以身親之，因問子賤，鳴琴而理，不下堂而治，何逸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子其勞乎。後從孔子，孔子命從者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旦既無雲，而夫子命持雨具，何以知之，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期益留心典籍，博學多識焉。唐封鄫伯，從祀廟庭，宋封東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趙昌言贊曰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戴星，庇民爲

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先賢顔子　西廡八位

顔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唐開元追封蕭伯，從祀孔子。宋真宗咸淳②三年，加封陽穀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周起贊曰

增封雩嶺，詔躋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横亘千古，淳風載揚。

先賢曹子　西廡九位

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今河南汝寧府）。志稱樂道明義。唐開元中，追封曹伯，從祀孔廟。宋咸平初，加封上蔡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焕，令名永祀。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位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自楚來學，在及門年最幼。嘗登吳山四望，喟然嘆曰：嗚呼！世有明於事情不合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事情者。弟子問其故，子石曰：昔吳王夫差不聽子胥忠諫，抉目而誅。太宰嚭苟容以順夫差，而越伐吳後，頭懸越旗。費仲、惡來順紂之心，身死牧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豈不悲哉！後返乎荆南，方之學賴其敎焉。唐封伯，從祀。宋封枝江侯。明改先賢。國朝因之。

宋王會贊曰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型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位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志稱强力志學。唐開元追封少梁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鄄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理宗贊曰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顔子　西廡十二位

顔子名高，字子驕，魯之有力人也。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顔高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後復御孔子過匡，高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反從彼缺也。匡人聞其言，告其君簡子曰：往者陽虎復來矣。遂率徒圍之數日，孔子弦歌不絶，音曲甚哀，子路奮戟而舞，頃

之、有暴風起、擊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去。唐封瑯琊伯、詔從祀。宋封雷澤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戚綸贊曰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宗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道編、人師往行。

先賢壤駟子　西廡十三位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學於聖門、執經請益、載道若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唐開元追封北徵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上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陳堯叟贊曰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摳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位

石子名作蜀、字子明、秦人。學於聖門、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名揚里門。唐開元追封郈邑伯、宋眞宗加封成紀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　國朝因之。

宋陳克贊曰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位

公夏子名守、史記作首、字子乘、一字子元。唐開元追封元父伯、宋加封鉅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從祀廟庭。　國朝因之。

明呂元善贊曰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鬚如存、脈源難書。泗月沂雲、春凝秋瀉。元父綸言、瑽琤聲價。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位

后子名處、字里之、齊人。師事孔子、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華言行。唐開元追封營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從史記、家語、俱作石子字子里。

明陳應元贊曰

宣聖宮牆、壁立千仞。於維石子、克從先進。服膺儒雅、道腴德潤。膠東之封、永錫祚胤。

先賢公肩子　西廡十七位

公肩子名定、字子中、魯人。唐開元追封新田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梁父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明呂本贊曰

英英子中、受教闕里。聖化存神、博文約禮。劒佩從容、入奉杖几。維王報功、侯爵是典。

先賢鄡子　西廡十八位

鄡子名單、字子家、家語作懸亶、字子象。衛人。史記稱鄡單鉅鹿鄡縣人、日

今順德府有鉅鹿縣。唐封縣亶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嘉靖獨從史記改稱先賢鄡子，從祀廟庭。　國朝因之。

明月中桂贊曰

聖門之英，乃有子象。冠劒肅然，入趨函丈。服道既堅，孔直且諒。追惟素風，俎豆斯尚。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位

罕父子（家語作宰父。）名黑，字子黑。（史記作子索，闕里字又作罕父索。）按氏族通考，止有宰父，絕無罕父，恐罕父誤矣。魯人。唐開元追封乘丘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祁鄉侯，明嘉靖改稱先賢罕父子。　國朝因之。

明張邦直贊曰

天縱聖師，至德妙道。罕父其賢，實親至教。優飫聖言，學由深造。皇皇褒封，輝映廊廟。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位

榮子名旂，字子祺，家語作子期。魯人。學於聖門，匪善莫行，惟德乃據。唐開元追封雲棲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厭次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脩志諄。異端斥闢，微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位

左子名人郢，字子行，或曰復姓左人，名郢。魯人。唐開元追封臨淄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南華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伯彼臨淄，子行稱賢。希蹤千古，秀頡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位

鄭子名國，（古史名邦。）字子徒，（家語字子從。）魯人。先儒嘗贊之曰：伯夫滎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唐開元追封滎陽伯，詔從祀孔廟。宋加封朐山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陳彭年贊曰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位

原子名亢，字子籍，魯人。唐開元追封萊蕪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樂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明禹世奇贊曰

大哉聖道，學無能名。聞一斯貫，豈曰六經。矯哉原子，早進趣

庭。博通聖敎、俎豆斯馨。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位

廉子名潔、字子庸、（家語字子曹。）衛人。涵泳素敎、揭昭儒宗、杏壇探頤、洙泗從容。唐開元追封莒父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胙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明張可聞贊曰

天生至聖、大明中天、時維廉子、入室大賢。彈琴鼓篋、則古稱先。昔從闕里、馨祀几筵。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位

叔仲子名會、（史記作噲。）字子期、魯人。年最少、與孔璇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開元追封瑕丘伯、從祀孔廟。宋加封博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劉鍇贊曰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慣、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霈澤儒宮。

先賢狄子　西廡二十六位

狄子名黑、字晳之、衛人。泳游聖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敎乃隆。唐開元追封臨濟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林慮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國朝因之。

宋陳克贊曰

矯矯子晳、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翼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先賢孔子蔑子　西廡二十七位

孔子蔑子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孔子之姪也。親承家學、佩服聖訓。嘗爲單父宰、勤於爲治、政敎大興。後子賤代焉。唐開元追封汶陽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鄆陽侯、明嘉靖以稱孔子無別先聖、改稱先賢孔忠子。國朝因之。

宋高宗贊曰

賢哉先生、宗學夫子。道貴承聖、聞斯行已。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位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學於聖門、參稽百行、贊理王綱。唐開元追封乘氏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臨濮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施子。國朝因之。

宋王曾贊曰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尚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先賢秦子　西廡二十九位

桼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學於聖門、樂善不倦、而傳道克正、執德以弘、而用心必剛。亥黃業履、式贊素王。唐開元追封汧陽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華亭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位

申子名棖、字子周、魯人、居魯、師孔子。其性介不苟合、冠佩既肅、言動皆直、故論語或人以剛目之。唐開元追封魯伯、詔從祀。宋眞宗加封文登侯、明嘉靖改稱先賢。　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迴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位

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學於聖門、美才素蘊、而就師薰陶、以成其德、故列於七十二賢之內、非泛泛頗受業者三千之徒可比也。唐開元追封朱虛伯、從祀廟庭。宋眞宗加封濟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先儒公羊子　　西廡三十二位

公羊子名高、周末齊人。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喟然曰、天下大綱、凛然秋日。遂往西河、受春秋於卜子夏、盡得其學、作爲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其學遂大行於漢世、與左穀齊名。唐貞觀詔從祀孔廟、宋咸平加封臨淄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宋晁迥③贊曰

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奬擧封、衆心允屬。闕里彌縫、斯文載郁。

先儒伏子　　西廡三十三位

伏子名勝、字子賤、秦濟南人也。明經、爲秦博士。時下詔焚詩書、伏生乃壁藏之。厥後兵起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賢而能治、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晁錯往受之、爰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是謂歐陽之學。自此以後、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是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又



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並立。皆祖於勝焉。子孫以儒術顯名。襲封最盛。唐貞觀詔從祀。宋封乘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宋楊億贊曰

伏子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先儒孔國子　西廡三十四位

孔安國。字子國。漢時人。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爲漢博士。封褒成侯。安國方少。嘗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仕武帝朝。爲諫議大夫。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虞夏商周諸古書。皆蝌蚪文字。人莫能曉。悉還之安國。乃集諸門人。刻意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列爲篇次。立於學宮。斯時司馬遷亦從遊討問。故凡史遷所載堯典禹貢洪範金縢尚書古文之學。皆本之安國云。始由諫議。遷侍中博士。後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於家。唐貞觀詔從祀。宋眞宗封曲阜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宋錢惟演贊曰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聿章善繼。東封受封。是膺褒異。

先儒董子　西廡三十五位

董子名仲舒。字寬夫。漢時人。居廣川。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力學。三年不窺舍圃。人罕見其面。一進一退。非禮不行。遠近之士負笈爭師之。漢武帝元年。詔擧賢良方正之士。仲舒對以天人三策。開陳王道。極言禮樂敎化之功。武帝喜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素驕悍。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之。嘗語王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自孟子没後。士鮮知尊尚孔子。而申韓蘇張之說橫行于世。獨至董子一出。推尊孔孟。崇尚仁義。正學始明。而申韓亂政之說始息。稱漢醇儒。所著有春秋繁露。皆傳于世。元文宗從祀孔子。明洪武追封江都伯。成化改封廣川伯。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調陽贊曰

漢繼絶學。孰專其門。惟子倡始。聖道斯尊。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先儒杜子　西廡三十六位

杜子名子春。字時元。東漢時河南緱氏人。周公所制官政名曰周官。杜子通之。自秦始皇禁學。周官棄絶不傳。至西漢時有李氏得其書。獻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

博士以行于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教授鄉里。至漢明帝永平初，子春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有叩之者，盡能講習其義。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其後扶風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註，微言奥義，皆疏析闡發，炳若日星，盖其說皆祖于春焉。唐貞觀詔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緱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宋查道贊曰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舂藹儒宗。杏壇闕里，差肩比踪。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先儒韓子　西廡三十七位

韓子名愈，字退之，唐時南陽人。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唐憲宗時爲刑部侍郎。上遣中使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切諫，乞付有司，投畀水火。上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力救之，乃貶潮州刺史。時潮人方患鱷魚，公至，爲文祝之，魚遠遁。既而移袁州，拜國子祭酒，乃日與生徒會講，倡明孔孟之道。至穆宗朝，鎮州作亂，殺成德節度田弘正，而立王廷湊。上命愈宣慰其軍。愈至，陳說利害大義，責之。廷湊歸順。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既蒞事，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當是時，文章委靡，道德不競，而佛教誣民。韓子惡其蠹財惑衆，竭力排之，倡明絶學，尊述孔孟，著爲原道諸篇，撥亂世而反之正。學者尊之若泰山北斗，所謂功不在禹下者，良非誣也。宋元豐詔從祀，追封昌黎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儒王守仁贊曰

斯文在兹，不絶如髮。維公挺生，聖道勃發。異端既排，昏昧乃揭。億萬斯年，天地日月。

先儒周子　西廡三十八位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宋時營道縣人。父名輔成，嘗爲桂嶺縣令。敦頤早孤，依於舅氏鄭珦。仁宗慶曆四年，授洪州主簿。有獄久不決，茂叔一訊立判。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洛人程珦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每教二程以尋孔顔樂處。至英宗治平四年，提點廣南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其麓有溪，潔清紺寒，茂叔築室其上，學者宗之，稱濂溪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會道有元，脉絡貫通，而其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不由師傳，反身而誠者也。故自孟氏之後，欲觀聖道，明陰陽五行之奥，達仁義中正之旨者，必自濂溪始。宋理宗封汝南伯，詔從祀，元封道國公，明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



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先儒歐陽子　西廡三十九位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宋時廬陵人、幼敏悟、讀書過目成誦。比舉進士、遊隨州、得韓退之遺藁、讀而心慕焉、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仁宗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忠諫忤呂夷簡斥貶在外、脩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能救止、若訥怒上其書、脩亦坐貶、至慶曆二年、召知諫院、上獎其忠直、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召知貢舉、是時進士爭尚怪險、脩獨取詞義古質、文體自是少變矣。英宗朝、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號稱得人。神宗朝、諫止青苗法、王安石惡之、遂致仕。所著有新唐、五代史及本論、文集、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乎孔子、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宋時以脩有定策功、贈太子太師、謚文忠。明嘉靖詔從祀孔廟、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兆祥贊曰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奇專百代、書分唐志。撰脉宗韓、藝雄天地。聖宮配祀、濮園侍議。

先儒邵子　西廡四十位

邵子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隨父游河南、遂家焉。時有李之才、祖陳摶、精易道、聞雍好學、即造其廬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師事之、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圖象、雍伏而學之、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者數年、探賾抉根、妙悟神契、曠乎有所自得、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母、而居之裕如、不求人知、乃遠近嚮慕、就問者衆、時有富鄭公、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嚴敬重之、生平天性高邁、迥出千古、無書不讀、而必窮其本原、德氣純粹、坦易溫厚、不見圭角、而接物以誠、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程伯子嘗稱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其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聞杜鵑鳴于洛陽、即知天下多事。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所著有皇極觀物、漁樵問對、傳于世、謚曰康節、宋度宗詔從祀、封新安伯、明稱先儒、　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先儒張子　西廡四十一位

張子名載、字子厚、宋時郿縣人、少孤、年十八、喜談兵。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誦其書、猶未以爲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衆、一夕二程子至、載與論易、乃語門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即

撤座、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乃盡棄異學、醇如也。神宗朝與王安石論新政不合、遂退居橫渠、潛心造道、或有得則中夜起坐、取燭疾書。學者有問則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冠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倡道講學、爲關中士人宗。所著有東西銘、正蒙、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宋賜謚曰明、詔從祀、封郿伯。明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西銘之旨、示我廣居。

先儒楊子　　西廡四十二位

楊子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天性仁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後事繼母尤謹。比長、潛心經史。宋神宗九年、中進士第、見河南大程於潁昌、以師禮事之、相得甚歡。後又見二程於洛、一日程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程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久之、歷知三縣、皆有惠政。後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欽宗朝、居諫垣、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安石、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尤爲有功。已而告老、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史稱其腴于道德、明于進退、豈虛語哉。門人胡宏、羅從彥、李侗、張九成、皆克傳其道、上承程氏正宗、下啓朱子大成云。明弘治封將樂伯、詔從祀、嘉靖改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呂濬贊曰

志本雍熙、力排新學、雪立程門、霜飛館閣、挽復燕雲、氣雄萬里、龜山屹青、照人不已。

先儒羅子　　西廡四十三位

羅子名從彥、字仲素、宋時南劍沙縣人。少從吳國華學、官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從之游。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築室山中、絕意仕進、謹守龜山之學。終日端坐、瞑目靜思、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操存嚴毅、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與人相接、不言而飲人以和、如春風動物、使人自化、莫知其所以然。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朱子謂龜山先生其徒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羅公一人。宋徽宗時抱道隱居、著尊堯錄一篇、行于世。卒傳其學于同郡李侗、侗又傳其學於朱子、其道始顯。學者稱豫章先生。明萬曆孫慎行、熊尚文交疏于朝、詔與李侗並從祀孔子、稱先儒、　國朝因之。

宋陳協贊曰



有德有言、世隱君子。守道授徒、高山仰止。尊羌致君、惓惓猷訟。豈曰沮溺、隱怪之比。

先儒呂子　西廡四十四位

呂子名祖謙、南宋時金華人。呂夷簡六世孫也。夷簡生公著、公著生希哲、希哲生好問、好問生本中。呂本中生二子、長祖謙、次祖儉。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游、胡憲字原仲、係安國從子、朱子師事之最久、祖謙亦師事之。又與朱子、張敬夫爲友、講索益精。遂纂成博議一書、論斷精嚴、宿儒信不及也。孝宗元年舉進士、授太學博士。至淳熙元年、類集宋中興以前事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七年、作大事記、起于周敬王、上接春秋絶筆、下迄五代、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明年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議論純一、自有史冊未之有也。生平所學本中原文獻、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和氣平、教育英才、澤及數世。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生忿懥渙然氷釋。其能變化氣質如此。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所著有考定周易、闡範、官箴、辨字錄、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宋寧宗賜謚曰成、理宗改謚忠亮、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改稱先儒、國朝因之。按史書、祖謙弟祖儉在宋寧宗朝以府丞抗疏、顯斥韓侂胄、伸救趙汝愚、孤忠凜然。而晚年造道、義精仁熟、一如其兄、不可沒也。

明薛瑄贊曰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閩中、學宗關洛。任道維堅、責人從薄。景仰前賢、式欽著作。

先儒陸子　西廡四十五位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南宋時撫州金谿人。生而頴異、自幼靜重。嘗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孝宗八年登進士第、考官呂祖謙許其文、謂九淵曰、一見足下之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淳熙元年、授靖安縣主簿。因訪呂伯恭於衢、伯恭與汪應辰書云、陸君淳篤敬直、流輩中罕見其比。二年、與朱子約會鵝湖、其兄九齡皆在會、一時論辨所學多不合。後改建寧府崇安縣。適朱子爲南康守、九淵訪之、朱子與之泛舟而樂、遂偕至白鹿洞、請登講席。九淵爲講君子喻義章、當時說得痛快、人聽之有泣下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其後還歸貴溪、有山其形如象、九淵登而樂之、名曰象山。聚徒講學、從遊者益衆。光宗元年、起知荊門、酌情決訟、軍民自化。脩城築壘、數旬而就。至今倚爲金湯。學者稱象山先生。明嘉靖詔從祀、稱先儒、國朝因之。

明呂逢時贊曰

子靜之學、別有天分。立地當場、每應必頓。紫陽對答、何翅壘陣。忽於竆際、自得其問。

先儒眞子　西廡四十六位

眞子名德秀字希元福建浦城人宋寧宗五年登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八年遷江東轉運副使上疏奏請五事皆宗社大計十四年上書切諫道學之禁理宗朝擢禮部侍郎因經筵侍講是時史彌遠誣殺濟王竑德秀具三綱五常之理切明其冤益中彌遠之忌乃落職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後彌遠死理宗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立朝不滿十載奏疏數十萬言皆洞中切要自韓侂胄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凡宋朝大儒之書皆顯棄絶之德秀晚出毅然以斯文爲已任講習服行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厥功大矣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行于世學者稱西山先生明正統詔從祀成化封浦城伯嘉靖稱先儒　國朝因之

明蔡清贊曰

間世眞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申從祀

先儒薛子　西廡四十七位

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之書歎曰此吾道正脉也遂專心性命之學至忘寢食明永樂中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時王振擅權亂政三楊希振旨欲令公就見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乎三楊愧屈振遂生隙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振姪王山妻在禁妾不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獄坐妻死罪公辨其冤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受賄棄律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將臨刑王振有一蒼頭哭於厨下振聞之知公議不容兼以大臣伸救遂得免歸天順復位召入內閣值石亨等竊弄威權遂致仕生平以聖賢爲師終日衣冠危坐雖燕間不苟一言一動必循乎理一取一予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其教人惓惓以復性爲本所著有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謚曰文淸隆慶詔從祀稱先儒　國朝因之

楊廉贊曰

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復性之教最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太露天機豁我顓蒙

先儒胡子　西廡四十八位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而頴異方六七歲時學于家塾言動不苟年十八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往從之遊於是厭記誦而耑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隱微幽獨省察益

密。其居家日以悅親爲事、色養備。至其敬兄也、兄每外歸、必躬迓門外、有疾亦躬調湯藥。居親喪則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小喪、悉遵古禮。至於篤宗族、訓子弟、家人化之。築書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學、推尊程朱以爲正傳。至異端佛老、必深闢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行於世。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卒於家。生平學問大類尹和靖先生、摠是一敬字做工夫、端莊整肅是敬之入頭處、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處、清明精詳是敬之收效處。萬曆詔從祀孔子、稱先儒。國朝因之。

聖門志贊曰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己、治則王道。泌之洋洋、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效。

啓聖祠考

謹按、孔廟之祀、配以諸賢、崇德報功、由來尚矣。然禮莫大於父子、祀莫重於倫次。顏曾思三子列配堂上、而其父致之廡下、在三賢仁孝之心、且無以常伸於萬古。況丁祭先聖而不推本先聖所自出、孔子固人倫之至、禮義之盡者、水源木本、寧無遺憾乎。明嘉靖、世宗特採輔臣張璁議、詔別立啓聖祠、祀叔梁大夫、稱啓聖公。孔氏以顏路、曾皙、孔伯魚、孟孫氏配享、稱先賢。程伯溫、朱喬年、蔡季通從祀、稱先儒。至萬曆、神宗又詔周伯大從祀啓聖、亦稱先儒。迄於今、丁祭先聖、必先祭啓聖。如此則秩敘不紊、祀典允協、既可以曲體大聖尊親之意、且以慰賢儒在天之靈。此制眞千古不沒也。

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三雲蔚州後學張俟謹識。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諱叔梁紇。系出微子。自宋華督之亂。孔氏奔魯。遂世爲魯人。祖曰防叔。氏生伯夏。伯夏生紇。仕魯爲陬邑大夫。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⑤。夏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戰士見門開。因攻其門。偪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鄹人紇用手抉開之。以出戰士之在門内者。甲午。遂滅偪陽。其勇力若此。公先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病。遂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季曰徵在。顔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氏。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異。三子孰能事之。徵在願往。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大夫卒。二十四歲而顔氏聖母卒。合葬於防山。宋眞宗祥符元年。追封聖父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夫人。元文宗加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明嘉靖因張璁議。詔天下學校各建啓聖祠。題稱啓聖公孔氏春秋丁祭。　國朝因之。

贊曰

水精慶胙。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先賢顔氏　祠配東一位

先賢顔氏諱無繇。字路。回之父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至八世而生伯顔。（諡曰武公）其子友別封于郳。爲小邾子。遂以顔爲氏。以其附庸于魯。世爲魯卿。魯國之族。顔氏最爲蕃衍。自顔友傳及顔鳴。皆上大夫。自顔鳴傳及顔籍。皆下大夫。自顔籍傳及顔求。又歷六世。皆司寇。求生亥。亥生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妻姜氏。生子回。唐開元追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封杞國公。諡文裕。追封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改稱先賢顔氏。遷配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宋高宗贊曰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先賢曾氏　祠配西一位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晳。少孔子六歲。南武城人。曾子參之父也。少從事孔子。當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獨倚其門而歌。孔子謂之狂。後侍坐夫子。誘使言志。點志在風浴詠歸之樂。夫子與之。先儒稱其動靜從容。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看其氣象。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云。晚年疾世道衰微。禮教不行。欲修明之。孔子善焉。生子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即命往楚受學。孔子十餘年。卒傳其道。點卒。葬南成山。（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開元追

封宿伯從祀孔子。宋眞宗加封萊蕪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曾氏、
還配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宋王旦贊曰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沂水春風、詠歌道
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先賢孔氏　祠配東二位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
氏、一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
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嘗教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
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
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則可以開四方而昭于諸侯者、
其惟學乎。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容不飾則無根、
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
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伯魚於是潛心深思、力志於學、年
三十而髮早白。至於詩禮之訓、傳自過庭、終始念典、學古有獲、
而賢德遠播。哀公嘗以幣召之、鯉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
是時孔子年六十九。宋封泗水侯、從祀孔子。明嘉靖改稱先賢孔氏、配享
啓聖祠。 國朝因之。

宋徽宗贊曰

商王啓祚、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大
文。倫慶値奕葉萬年。

先賢孟孫氏　祠配西二位

先賢孟孫氏激公宜、孟子軻之父、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
鄒、故爲鄒人。事無可考。孟母仉氏、有賢德、生孟子、三歲而孤、挾
之以居。嘗三遷其舍、以教孟子。孟子初學不成、母因以刀自斷
其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於是力學發憤、受業
於子思之門、遂成大儒。今鄒縣北馬鞍山東北之麓有孟父母
墓。元仁宗封孟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明嘉靖改稱
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命世亞聖、孕靈精純。三遷成教、聖善之親。崇報厥祀、禮稱
明禋。巍然聖宮、萃乎天倫。

先儒程氏　祠祀東一位

程氏諱珦、字伯温、宋人、二程子顥頤之父也。其先曰喬伯、爲周
大司馬、封于程、遂以程爲姓。曾祖羽、在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
賜第京師、遂居河南。仁宗朝錄舊臣後、授伯温知龔州。神宗行
新法、伯温獨抗議、指其不便。當道者怒、卽移病致仕。累轉大中
大夫。其爲人也、慈恕而剛斷、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恤孤
愛寡、惟恐有傷。初見周茂叔、視其氣貌非常、知爲道學賢士、因
與爲友、乃遣二子從遊。時二子年方十四五、便脫然欲學聖人、

宗周子爲師焉。配壽安縣君侯氏，賢而內助，治家有法。伯淳兄弟在襁褓時，凡飲食衣服，不令擇美。常語人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及稍長，常使從良師友遊。其慈義兼至如此。大中公年八十五卒，宋元祐追封永年伯。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束身飭行，嗇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淸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祠祀西一位

朱氏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徽之婺源人。幼讀六經子史，以求天下理亂興亡之故，遂慨然以行道濟時爲已任。宋高宗朝中進士第，大臣薦之，除度支員外郞，歷司勳、吏部郞。時秦檜和議誤國，喬年極言其害。檜怒，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乃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因師事羅豫章先生，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深得聖賢不傳之遺，於是益自刻勵，痛革浮華，以趨本實。自知其性褊急，恐其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儆。文章行義，皆可爲學者師。後居饒州，疾革，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老友也，學有淵源，汝父事之。時朱子年甫十四，卽稟學於三君子之門。元封齊國公，謚獻靖。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志贊曰

早挾才思，尋酣道腴。追宗河洛，杭直權輿。授子三友，爲世大儒。標美父鵠，蔚然華萼。

先儒蔡氏　祠祀東二位

蔡氏諱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其父諱發，字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凡易象天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嘗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深涵其義，登建陽西山，忍饑啖薺，研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講諸經奧義。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排擊善類，遂謫道州，捕季通甚急。季通卽日就道，朱子與從遊餞別，坐客興嘆泣下，季通言笑如常。朱子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怨怒。行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雖高才傲士，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尊爲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子集中。所著有律呂新書、皇極經世、洪範解、八陣圖。上承賢父蔡神與之志，下傳賢子淵、沉之學。祖孫三世一轍。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國朝因之。

聖門人物贊曰

學貫唊齋、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服笥百家、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先儒周氏　祠祀西二位

周氏輔成，字伯大。漢典、封周後于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其族繁衍。祖名從遠，父名智強。智強生五子，輔成居四，即茂叔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累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湖廣撫按郭惟賢上本言，周輔成宜從祀啓聖祠，奉旨依議准從祀，稱先儒周氏。國朝因之。

贊曰

周族繁衍，營道爲盛。昆友聯翩，諫議獨夐。六舉成名，花封試政。篤生碩儒，俎豆啓聖。

蔚州後學張俠纂著

校記

①迴：當作「迴」，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②咸淳：當作「咸平」。咸淳乃南宋度宗年號。

③朝：當作「廟」，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④祖：當作「祖」，見《左傳・襄公十年》。

文廟丁祭譜

清道光刻本

清・藍鍾瑞 撰

《文廟丁祭譜》四卷，清藍鍾瑞撰，清道光刻本。

鍾瑞，湖南醴陵人，縣學廩生。

學校祭祀之制，起源甚古。《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注：「先聖謂周公若孔子。」又《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又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以《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證之。此於學祭先聖、先師之權輿。自漢初以太牢祠闕里，以後逐漸有廟祀。州郡學以春秋仲月釋奠，則始於隋。晉、宋迄隋，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惟唐初以孔子爲先師，後定爲先聖。明嘉靖間，稱孔子爲至聖先師，聖與師爲一，其尊益隆。於是變釋菜之薄禮，合樂用牲，天下郡縣皆得以太牢祀。清代沿襲明制，《大清會典》、《大清通禮》對孔廟禮樂器具、典禮儀式皆有規定。所謂丁祭，即每年春二月、秋八月第一個丁日（上丁）舉行祭孔儀式。《唐六典》卷四：「仲春上丁釋奠於孔宣父，以顔回配，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并從配。仲秋之月亦如之。」此制歷代相沿，後世海内外學校廟祀先師，以春秋上丁備牲牢、禮樂，其制一如國學。

《文廟丁祭譜》是清道光年間湖南醴陵縣士紳襄辦，具體由廩生藍鍾瑞、拔貢黄文鎮、增生羅文謙、附生鍾英、貢生賀之熺、舉人劉德瑛、職員易光焯、羅之壎、張存瀚、廩生史益謙、蔡運寅、附生袁家駒、監生鍾璞等編纂。是書分四卷。卷一爲典禮考，卷二爲源流考，卷三爲禮器圖考、樂器圖考，卷四雜録學宫、祭器、犧牲、樂器、儀注、樂舞等内容，并附録與本書編纂相關的往來公文。其中卷一多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二書。卷二考證自漢至清孔廟祭祀源流。卷三則圖文并茂，往往據朝廷頒布的定制、曲阜孔廟所藏原件以及其他文獻記載繪圖詳説。卷四雜録欽頒禮樂全制、陳設舉行各儀節，并録《聖門禮樂誌》敘丁祭全禮。附呈定譜本緣由終篇。

全書内容翔實，對孔廟禮樂制度記録極細，對於研究歷代丁祭沿革，特别是清代丁祭制度有重要參考價值。



歲丙申，刱是譜，適　陶文毅公假歸過醴，舟次質正。丁酉，呈
上憲鑒定，覆請官書核查，南省舊乏藏本，爰於己亥冬，恭詣
闕里，拜觀
欽頒各器尺寸，謹摹全式，併蒙
聖公府給頒各書。歸取水道，經揚城，請鈔
文匯閣
御纂各編圖說。於
國朝
文廟禮樂之制，得悉其全。近年重慎編校樂器各圖，不敢輕授書
工，以工筆未易精詣律度。用集同志，殫心推算，敬謹摹繪。凡
十數易藁而成，務期按圖可以審度，按度可以制器，釐分絲
毫，仰稽
欽定律分相符。今乙巳歲，全付剞劂，幸蕆事，謹識端委於簡。

溥海內外學校廟祀
先師，歲以春秋上丁，備牲牢禮樂，其制一如
國學
闕里。
盛典商皇，永昭令則。顧其事學官董之，庠序
之彥襄之，則講明典禮，固學者所有事也。
己亥冬，湖南醴陵藍生鍾瑞、羅生文謙、張
生澍中，以其邑學宮新葺，脩置祭器，不遠
數千里，恭來
闕里
廟廷，敬觀
欽頒禮樂定制，用昭慎重。且以所輯丁祭譜四卷
呈覽。夫湖南為先賢周子故鄉，而長沙又
朱子講學之地，意逹哲流風，必有存者。因
詢諸生，乃知醴陵固朱子與東萊呂氏、南
軒張氏會講之區，今朱子遺像并親題詩

句猶存於石。諸生生長是邑，講求有素，茲復於禮樂各制詳加考訂，當無不脗合者。於以勒爲成書，俾湘漢之間共知法守，庶幾禮明樂備，毋少缺憾，上以承

國家尊

師重道之意，下以樹儒生持躬淑世之型，豈獨爲一邑之光哉。鎔杳壇主鬯，世爵欽承，四十餘年，疊逢

曠典，方將舉

闕里舊志重爲編葺之。茲讀是編，不禁欣然於生等之志有成，而嘉其足備採擇也，故樂爲之序。道光十有九年己亥嘉平朔日，

誥授光祿大夫、襲封衍聖公孔慶鎔譔并書。

禮莫重於祭，今天下

廟學丁祭其尤重者也。蓋由

國家尊師重道，先後

頒中和韶樂禮器圖式於

國學

闕里，以逮薄海學校，載在方冊，暉曜星日，所以崇德象功，振興庠序禮樂之教化也。余服官中外，躬襄

祀典，仰見禮明樂備，於古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學，以垂教諸侯，風諭衆庶者，靡不畢具。師儒之官，率其俊髦，謹循成憲，以時舉事。然僅稽之令甲及志乘之中，學校庋藏，尚闕專籍。夫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固

先師之以禮樂設教也。而以之治躬治心，斯須不可去諸身，又儒生之所當切究也。矧其

執事宮牆、趨蹌殿廡、而於俯仰詘伸之容貌、綴兆舒疾之節奏、不日肄而月習、抑安望其進退合度、從容中節乎。是丁祭譜之必不可無、而蠡邑之多士為足尚也。觀於是譜、簠簋俎豆、制度文章、得以考禮之器與文。鐘鼓管磬、羽籥干戚、得以考樂之器與文。諸生不憚千里之跋涉、十年之編纂、成此專書、可謂有志於學而重其事矣。不幾與三禮圖、樂章譜諸書稱珍藝苑也哉。顧說者謂鋪席陳樽、禮之末節也、考鐘伐鼓、樂之末節也。故叔孫通制定禮儀、猶見非於齊魯之士。制氏能紀樂之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班志譏之。得無以為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者、當更有進於是歟。願諸生勉之、以服膺

先師禮樂治躬治心之教、而仰承

熙朝庠序作人之化、是則余守土之心所殷殷期望者已。故樂為一言以弁諸簡端。

道光二十六年夏四月望日、

誥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裕泰譔。

洪惟金聲玉振、道集羣聖之成。崇德報功、禮重百王之祀。漢祠太牢於闕里、隨增徽號以先師。制溯唐初、郡縣各崇廟貌、服隆王爵、開元晉謚文宣。宋漸備乎冕旒、明更詳於籩豆。及

國朝監于成憲、懷柔徧洽百神。維

文廟祇率彝章、春秋舉行兩祀、懸諸令甲。祭以上丁。頒尊崇散紀於史書、儀節略臚於志乘。從未有地則繫之一邑、而祭則勒為專書者、有之自丁祭譜始。楚南依五嶺、絡重湖、瀟水分泗水之瀾、麓山衍尼山之脈。醴陵隸乎首郡、介在東偏。聖池瑞淥之名區、南昌洪都之比戶。亦有桃花古洞、不羨秦民。遙瞻紫鳳靈山、應生吉士。然而低徊車服、無非鄉校之英。摩撫尊罍、共習

本朝之禮。是禮也、掌於宗伯、頒在學宮、溥海同欽、敷天共肆、其揆一也、何譜之為。蓋自

醴邑

文廟、由趙宋歷朱明、瀕淥水之湄、峙東門之外。逮乾隆癸亥之遷建、因按察行臺之舊基。迄於道光丙戌、霪雨書恒、陽侯告祟。魚鼈沸波於郛郭、蛟龍肆虐於田廬。乃至素王之宅、亦付迴瀾、夫子之墻、幾成砥柱。豈非炎洲之小刦、樂土之偏灾也哉。斯時也、大吏方且輸洛口之倉、貸監河之粟、運稻脂於鷁首、籌菜色於鴻嗷、牂羊冀以更生、竹馬迎而待哺。如其禮樂、未暇修明。而醴人士則曰、

國家熙皞二百年、醴邑生齒數十萬、服疇者食舊德、適畝者烝譽髦。泮洞方歎無鳩、平成庶其有豸。烏有三老在學、一經傳家、坐視乎賢關聖域之就頹、罔求乎槐市芹宮

之五振哉。是以集厥同志、宏此遠模。懷襄雖圮於几筵、營繕聿新其榱桷。僉謂明倫堂後、尊經閣前、就祝鼇之區、增丁祭之所。復慮年湮世遠、文獻無徵、禮蹟儀繁、見聞互異。於是探石渠之秘、攷金匱之藏、例翦繁蕪、辭歸體要。歷代追崇之典、貴以絲綸。

皇朝尊奉之儀、輝如日月。奎文璧藻、式煥

天章。珠簡璇題、宣昭

御翰。以至龍勺雞彝之古穆、鷺旂鼉鼓之聲明、拴麾翿翟之發揚、籩實鉶羹之豐潔、罔不分門別類、按部就班、若網在綱、如枚數闑、可謂典而要、核而詳矣。予維風俗之淳基於學校、人才之茂勵以聖賢。奉泮水之藻蘋、薦馨香於釋菜。聽壁中之絲竹、切嚮往於靈光。醴人士其知本矣。尤願讀聖人之書、反求心得。執夫子之禮、責以躬行。守明備以永流傳、由景行而毅則傚。已幸涵濡

聖澤、非誇赫濯於宮墻。行看蔚起英材、益篤栽培於杞梓。予實有厚望焉。是為序。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仲冬月、

護理湖南巡撫布政使滇南龔綬謹序。

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以
文教治天下、所以重道崇儒、隆禮
先師者、至詳且備。歲春秋仲月上丁、
特行崇典、
皇上親詣釋奠。外自督撫、下逮守令、罔不祇肅
將事。舊
例惟
國學、
闕里祀以太牢。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
特詔天下郡縣、丁祭咸以太牢祀、
典至鉅也。第禮儀易習而樂舞多鮮師承、距
京師與省會稍遠之府州縣、往往闕而不備、
備而不舉、則以禮樂之爲義甚宏、而非勤

於講習、斯因陋就簡、甚非所以上體
國家尊禮
聖人至意。道光丙申、予奉
命視學楚南、按臨諸郡、謁
廟視事、所接各學諸生率多彬雅、固知此爲
文獻之邦、又未嘗不勗以服習勿諠也。會
差竣將北上、長沙屬邑醴陵藍生鍾瑞、黃
生文鎮、鍾生英、羅生文謙等、以所編
文廟丁祭譜四卷呈乞弁言。因進其書而觀之、
見其考据詳審、卷末所附襄辦祀規亦極
周密。蓋嘗論之、學校者教本之地、文風之
盛衰係焉。入
俎豆之旁、肅然起敬、矧日從事乎趨蹌之節、
雍容之儀、於以涵濡漸漬、淑身淑世、從此
禮樂修明、其地有不文風丕振者乎。嘉生
等之有志於斯、曰弁一言於簡端、俾邑人



士益知奬勸。至

祀典源流、所編已悉、不贅。是爲序。

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冬中澣、

欽命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湖南督學使

者嶺南蔡錦泉譔。

蓋聞學校爲王政之始基、禮樂爲人材之根本。求治而不先於學校、非三代之政也。養士而不明之以禮樂、非賢俊之選也。按文王世子言、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謂周公若孔子。又引周禮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之類。又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以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證之、此於學祭先聖、先師之權輿也。自漢初以太牢祠闕里、後乃漸有廟祀。州郡學以春秋仲月釋奠、則始於隋。晉宋迄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惟唐初以孔子爲先師、後定爲先聖。昔人以聖者君道、師者賢臣道也。等百世之王、生民所未有、是之謂聖。有道有德、祭於瞽宗、是之謂師。明嘉靖間、

稱孔子爲至聖先師。聖與師爲一，而其尊益隆。於是變釋菜之薄禮，合樂用牲，天下郡邑皆得以太牢祀。洎於我

朝，

列聖相承，益誠益敬。復闡律吕之精義，繪彝器之全圖，上丁之儀，芊芊明備。遊庠校者，皆得觀禮樂之盛，有興起之心。且禮樂有其原，亦人心所固有也。無以動之則敬愛不生，無以節之則淫慝竝作。於是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擇秀異之材，集智能之士，肅其神志，咸使駿奔。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濟濟翼翼，戢戢如也。導以中和之氣，戢其慢易之心，納一世於和平，爲風氣所維繫，殆匪淺矣。始於

京師，而及於天下，始於太學，而及於郡縣之學，皆當陳其器數，習其禮容。既已合乎古而宜乎今，乃可將事而無悔。苟或不講，遂爲虚文，流失敗壞，必且馴至，不可不慎也。余旬宣湖南之三載，適長沙府屬之醴陵縣諸生以所輯丁祭譜四卷來索弁言。其成書之端末已備於舊序，兹閱所載祀典源流，亦頗周詳，而尊爵之制，鐘磬之規，禮之節文，樂之旋宫，舞列之容，冠裳之式，一遵

成典，圖以譜之。於尊王之義寓攷古之情，而裒辦之勤勸，捐資之鉅細，靡不具載。其託思深遠，爲法永久，豈徒爲一邑而作乎。因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有其始則必有其終，詳其末要在求其本。彼容史能爲槃辟折旋而不能言其義，樂家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貫其微，則亦曷貴。先儒謂禮器一篇有二義，其一爲用禮樂者明制器之善，

其一為學禮樂者使德器之成。吾知諸生
能以是淑其身心歸於學問、為
國家用人之基、成鄉鄰風俗之美、庶於茲有
厚期焉。道光丙午立秋日、
欽命湖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萬貢珍
謹序。

文廟丁祭譜凡例

一、尊禮

先師、至

國朝而極盛。所有典禮、備載

欽頒大淸會典、大淸通禮二書卷內。茲謹繕錄註明、敬弁

卷首。譜典禮考卷第一。

一、

先聖之祀肇自漢高過魯祀以太牢、厥後帝王遞有尊崇。

至

國朝

列聖相承、

盛典喬皇、尤爲度越千古。茲謹循照朝代編次、彙前代

爲一卷、

國朝爲一卷。譜祀典源流考卷第二之一、二。

一、禮樂爲祀事之本、

國朝頒有定制、自應遵照詳考。茲恭詣

闕里、拜觀

欽頒各器制度、復恭詣

文匯閣、敬請

御纂各書校對、繪圖詳說、以期明備。惟是卷帙繁重、用析

四卷、俾大綱細目、悉編無遺。譜禮樂圖器考卷第三

之一、二、三、四。

一、是譜原爲士紳襄辦

祀典緣起。茲謹詳

欽頒禮樂全制陳設舉行各儀節、幷錄　聖門禮樂志、敘定

丁祭全禮。庶入

廟襄事者得有程式、以資仿照。析爲二卷。至呈定譜本緣

由、彙附終編。譜襄辦祀規卷第四之一、二。

文廟丁祭譜目錄

典禮譜卷第一

春秋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

大成殿內

至聖先師正位、南向。

復聖顏子 謹案漢高帝初祀孔子、以顏子配、歷代因之。明嘉靖九年、定稱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謹案宋大觀二年從祀、咸淳三年升配、明嘉靖九年定稱述聖子思子。

右東位、西向。

宗聖曾子 謹案唐總章元年從祀、宋咸淳三年升配、明嘉靖九年定稱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謹案宋元豐七年配享孔子、明嘉靖九年定稱亞聖孟子。

右西位、東向。

兩序

先賢

東

閔子損

冉子雍

端木子賜

仲子由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八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卜子商 謹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有子若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國朝乾隆三年、奉旨升配大成殿位卜子之次。

右皆西向。

西

冉子耕

宰子予

冉子求

言子偃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八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顓孫子師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宋咸淳三年升配十哲、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朱子熹 謹案宋徽州婺源人、字元晦、一字仲晦、晦庵遯翁、紫陽。官煥章閣待制、謚曰文。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奉旨升配大成殿位十哲之次。

右皆東向。

兩廡

先賢

東

蘧瑗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

稱先賢。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司馬耕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徒父

漆雕哆

公西赤

任不齊

公良孺

公肩定

鄡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潔

叔仲會

公西輿如

邽巽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秦非

顏噲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顏何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宏治元年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稱先賢。

縣亶

樂正克

萬　章　謹案、以上均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賢。

周敦頤　謹案、宋道州人、字茂叔、濂溪。官虞部郎中、知南康軍、謚曰元。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程　顥　謹案、宋洛陽人、字伯淳、明道。官知扶溝縣、改丞議郎、謚曰純。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邵　雍　謹案、宋河南人、字堯夫、謚康節。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西

林　放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復祀、稱先賢。

宓不齊

公冶長

公晳哀

高　柴

樊　須

商　澤

巫馬施

顏　辛

曹　卹

公孫龍

秦　商

顏　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　處

奚容蒧

顏　祖

句井疆

秦　祖

縣　成

公祖句茲

燕　伋

樂　欬

狄　黑

孔　忠

公西蒧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棖 謹案、以上均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賢。

左邱明 謹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秦冉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罷祀、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復祀、稱先賢。

牧皮

公都子

公孫丑 謹案、以上均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賢。

張載 謹案、宋郿人、字子厚、橫渠、官知大常禮院、諡日明、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程頤 謹案、宋洛陽人、顥弟、字正叔、伊川、官直秘閣、諡日正、淳祐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先儒

東

公羊高 謹案、周末齊人。

伏勝 謹案、漢濟南人、字子賤。○以上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董仲舒 謹案、漢廣川人、字寬夫、官江都相。元至順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后蒼 謹案、漢東海郯人、字近君、官少府。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杜子春 謹案、漢河南緱氏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諸葛亮 謹案、漢琅琊陽都人、字孔明、相昭烈、封武鄉侯、諡忠武。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王通 謹案、隋龍門人、字仲淹、私諡文中子。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陸贄 謹案、唐嘉興人、字敬輿、相德宗、諡曰宣。國朝道光五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范仲淹 謹案、宋蘇州人、字希文、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諡文正。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歐陽修 謹案、宋廬陵人、字永叔、官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諡文忠。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楊時 謹案、宋將樂人、字中立、龜山、官龍圖閣直學士、諡文靖。明宏治八年從祀、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羅從彥 謹案、宋南劍人、字仲素、豫章、官博羅主簿、諡文質。

李侗 謹案、宋劍浦人、字愿中、延平。○以上均明隆慶六年從祀、稱先儒。

呂祖謙 謹案、宋婺州人、字伯恭、東萊、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諡曰成、改諡忠亮。景定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蔡沈 謹案、宋建陽人、字仲默、九峯。明正統二年從祀、諡文正、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陳淳 謹案、宋龍溪人、字安卿、北溪、官安溪主簿。

魏了翁 謹案、宋蒲江人、字華父、鶴山。官福建安撫使、謚文靖。

王柏 謹案、宋金華人、字會之、魯齋。謚文憲。

趙復 謹案、宋德安人、字仁甫。

許謙 謹案、元金華人、字益之、白雲、東陽。謚文懿。○以上均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吳澄 謹案、元崇仁人、字幼淸、草廬、臨川。官翰林學士、謚文正。明宣德十年從祀、嘉靖九年罷祀、 國朝乾隆二年奉 旨復祀、稱先儒。

胡居仁 謹案、明餘干人、字叔心、敬齋。萬歷十二年從祀、謚文敬、稱先儒。

王守仁 謹案、明餘姚人、字伯安、陽明、姚江。官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封新建伯、謚文成。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羅欽順 謹案、明太和人、字允昇、整庵。召補吏部尚書不拜、謚文莊。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黃道周 謹案、明漳浦人、字幼平、石齋。官唐王大學士、殉國難。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端。

湯斌 謹案、 國朝睢州人、字孔伯、潛庵。官工部尚書、謚文正。○以上均道光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西

穀梁赤 謹案、周末魯人。一名喜。

高堂生 謹案、漢魯人。

孔安國 謹案、漢魯人、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官臨淮太守。

毛萇 謹案、漢河間人、字長公、官博士。○以上均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鄭康成 謹案、漢高密人、名恭避 聖祖廟諱上一字、以字行。徵大司農、乞病還。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復祀、稱先儒。

范甯 謹案、晉順陽人、字武子。官豫章太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復祀、稱先儒。

韓愈 謹案、唐南陽人、字退之、昌黎。官吏部侍郎、謚曰文。宋元豐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胡瑗 謹案、宋海陵人、字翼之、安定。官天章閣侍講、謚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尊經閣藏板

司馬光 謹案、宋陝州人、字君實、涑水。相哲宗、謚文正。成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尹焞 謹案、宋河南人、字彥明、一字德充、和靖。補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不拜。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胡安國 謹案、宋崇安人、字康侯。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張栻 謹案、宋綿竹人、字敬夫、南軒。官右文殿修撰、謚曰宣。景定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陸九淵 謹案、宋金谿人、字子靜、象山。官知荆門軍、謚文安。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黃幹 謹案、宋閩縣人、字直卿、勉齋。歷知横陽軍、安慶府、謚文肅。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

從祀、稱先儒。

眞德秀　謹案、宋蒲城人、字景元、一字希元、西山。官資政殿學士、諡文忠。明正統二年從祀、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何　基　謹案、宋金華人、字子恭、諡文定。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文天祥　謹案、宋廬陵人、字宋瑞、一字履善、文山。官少保、右丞相、封信國公。被執於元、不屈死。元諡忠武、明追諡忠烈。　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陳　澔　謹案、元都昌人、字可大、雲莊、東匯。

金履祥　謹案、元蘭谿人、字吉甫、仁山。諡文安。○以上均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許　衡　謹案、元河內人、字平仲、魯齋、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諡文正。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定稱先儒。

薛　瑄　謹案、明河津人、字德溫、敬軒。官禮部侍郎、諡文清。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

陳獻章　謹案、明新會人、字公甫、白沙。召授翰林院檢討、諡文恭。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蔡　清　謹案、明晉江人、字介夫、虛齋。官江西提學副使、諡文莊。　國朝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呂　坤　謹案、明寧陵人、字叔簡、新吾。官刑部侍郎。　國朝道光六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孫奇逢　謹案、明容城人、字啟泰、鍾元、夏峯。　國朝道光八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劉宗周　謹案、明山陰人、字起東、念臺。官左都御史、殉國難。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介、道光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陸隴其　謹案、國朝平湖人、字稼書、當湖、三魚。官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稱先儒。

均北上東西向。

崇聖祠殿內中

肇聖王木金父

左

裕聖王祈父

右

詒聖王防叔

次左

昌聖王伯夏

次右

啟聖王叔梁紇。皆南向。

先賢

顏無繇　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孔　鯉　謹案、宋咸淳三年從祀。○以上均明嘉靖九年改配啟聖祠、定稱先賢。

右　東位西向。

曾　點謹案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配啓聖祠、定稱先賢。

孟孫氏謹案明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

右西位。東向。

先儒

東廡

周輔成謹案、宋人、字伯大、周子敦頤之父。官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歷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

程　珦謹案、宋人、字伯溫、二程子之父。官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

蔡元定謹案、宋人、字季通、西山、沈之父。諡文節。以上均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右西向。

西廡

張　迪謹案、宋人、張子載之父。官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國朝雍正二年奉旨從祀、稱先儒。

朱　松謹案、宋人、字喬年、韋齋、朱子熹之父。官知饒州、主管台州崇道觀。元追諡獻靖。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右東向。均北上。

歲以春秋仲月上丁遣官將事、

特行崇典則

皇帝親詣行禮。

先二日禮部尚書一人詣犧牲所眡牲如儀謹案眡牲儀、所牧豫設香案於庭中、遣官補服詣案前、牧人牽牲過案前、導以旗仗、所牧跪告牷畢、引退。

右眡牲。

致齋謹案、齋戒儀、先二日昧爽、太常寺進齋戒牌、銅人至乾清門階下、恭設於案。大常寺卿行一跪三叩禮退。皇帝致齋大內、頒制詞於羣臣。百官咸齋於公署。

書祝版謹案、書祝版儀、先二日、大常寺司祝恭送祝版於內閣、授中書舍人敬書祝辭畢、內閣典籍豫設黃案於政事堂中、舍人奉祝版陳於案南向。大學士詣案前立、北面展祝文、敬書御名、竢翼日授司祝。

閱祝版謹案閱祝版儀、前一日昧爽、大常寺設黃案於中和殿中御座之南、司祝由內閣奉祝版暫奉於大和殿內。初昕、皇帝龍袍衮服御中和殿、司祝由大和殿奉祝版、前列提鑪二。大常寺贊禮郎引至中和殿階下、止、司祝奉祝版由中階進殿中門陳於案。三叩興、退。大常寺卿展祝文、皇帝詣案前恭閱畢、大常寺卿韜祝版、司祝進至案前、三叩、恭奉祝版興、由殿中門出。大常寺官送祝版奉安於大成殿。○謹案、眡牲、致齋、書祝版、閱祝版、原注儀均同帝王廟。

先一日、宰人豫鑿坎於宰牲亭之西、國子監官設香案一於宰牲亭外。光祿寺少卿一人、朝服詣香案前上香、遂及御史、禮部祠祭司官。國子監監丞朝服眡宰。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如常儀。

右眡割牲。

將事前夕，國子監祭酒率屬潔蠲殿内外，藉以稷薦、拂拭。

神座。工部官張大次於

大成門外之左。夜分，大常寺卿、國子監祭酒各率其屬入，具器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鑪一、鐙二。

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鑪一、鐙二。

十二哲位前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各羊一、豕一、鑪一、鐙二。殿中設一案，少西北向，供祝版。其南東設一案，西向，陳禮神制帛九，色白。香盤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設一案，東向，陳禮神制帛八，色白。香盤三，尊三，爵二十有四。凡牲陳於俎。凡帛

正位、

四配異篚。

十二哲東西共篚。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冪勺具。東廡二位同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簠一、簋一、籩四、豆四。

先賢案前羊二、豕二、香案一、鑪一、鐙二。

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鑪一、鐙二。設案一於南，北向，陳禮神制帛二，色白。香盤二，尊三，虛爵六，俎篚冪勺具。西廡陳設同。

崇聖祠

正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鑪一、鐙二。

配位前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羊豕各一、鑪一、鐙二。

中設一案，少西，供祝版。東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五，色白。香盤五，尊四，爵十有五。西設一案，陳禮神制帛四，色白。香盤四，尊三，爵十有二。兩廡東二案，西一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陳設簠簋籩豆羊豕鑪鐙，如配位之數。各南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虛爵三，俎篚冪勺皆具。鑾儀衛官設洗於大次之外。樂部率大常寺協律郎設中和韶樂於殿外兩階。金鎛鐘一、編鐘十有六，在東；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懸以虡業。東應鼓一、柷一、麾一，西敔一。東西分列琴六、瑟四、簫六、篴六、篪四、排簫二、塤二、笙六、搏拊二、旌二、

羽籥三十有六。太常寺官設洗於
崇聖祠階下之東如式。
右陳設。
陳設畢。太常寺博士引禮部侍郎一人入
廟。恭詣
大成殿。周省齋盛及籩豆登鉶之實。次詣兩廡省畢。引
詣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省眡如儀。
右省齋。
辨行禮位。殿門內正中爲
皇帝拜位。北向。階下甬道左右爲分獻官拜位。正殿分獻
官六人在前。兩廡分獻官四人在後。均北面。陪祀王
公位階上。東西各二班。百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東
西各五班。重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均北面。辨
執事位。鑾儀衛司拜褥官二人。立於
皇帝拜位之左稍後。太常寺司祝一人。立祝案西。東面。司
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九人。立東案之東。西面。司香
三人。司帛三人。司爵八人。立西案之西。東面。侍儀禮
部尚書、侍郎各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各
一人。樂部典樂一人。分立東西案之南。東西面。大常
寺典儀一人。立殿左門外。西面。司樂協律郎、樂工、歌
工、文德之舞六佾。於階上樂縣東西序立。記注官四
人。於西階下序立。糾儀御史四人。禮部祠祭司官四
人。引禮鴻臚寺官四人。分立王公百官拜位之次。掌
燎官率燎人立於燎鑪之隅。兩廡國子生司香、司帛、
司爵。東西各二人。序立南案之南。均北面。承祭
崇聖祠官拜位在階下。分獻官四人拜位在承祭官後。
讀祝拜位在殿中門楹內。均北面。大常寺司祝、典儀、
掌燎各一人。正殿國子官司香九人。司帛九人。司爵
九人。兩廡國子生司香、司帛、司爵。每案各一人。立位
與前儀同。
右辨位。
其日五鼓。步軍統領率所部清蹕除道。自
東華門至
廟門。
御道左右塗巷皆設布障。鑾儀衛陳

法駕鹵簿、詳北郊祭儀。不陪祀王公百官朝服咸會、祇候送
駕如儀。日出前六刻、司祝恭請祝版設於祝案。太常寺卿
赴
乾清門奏時。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駕發警蹕、
午門鳴鐘鼓。
駕出東華門、導迎樂前引不作、執鑪鐙官左右騎導、如詣
東郊之儀。
右鑾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
四配兩序、兩廡分獻官十人於
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左
右門外序立候
駕至隨入、引陪祀百官入
大成門左右側門、豫於行禮位稍南、東西序立祇候。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俟。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盥。鑾儀衞官跪奉盥、奉巾如儀。司拜褥官豫布
拜褥於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立。前
引內大臣止立殿檐下。提鑪官、執鐙官、侍衞均於階
下止立。後扈大臣隨侍。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
人於甬道左右、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
百官於庭中左右、均就拜位北面序立。典儀贊樂舞
生登歌執事官各供迺職、文舞執羽籥進、贊引奏就
位。
皇帝就位立。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至聖、德盛道隆。生民未有、百王是崇。典則昭垂、式茲辟雍。
載虔簠簋、載嚴鼓鐘。協律郎舉麾、工鼓柷樂作、贊引
奏就上香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對引官至祝案前止立。司香跪進香、贊引奏
上香、
皇帝上炷香三、上瓣香畢、奏復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分獻官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興。謹案惟 皇帝東巡、親釋奠於 先師、迎 神送 神、行三跪九拜禮。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戛敔、
樂止。凡樂以舉麾鼓柷作、以偃麾戛敔止。後同。
右迎
神。
奠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
之章。辭曰、覺我生民、陶鑄賢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
禮備樂和、豆籩嘉靜。既述六經、爰斟三正。樂作、司樂
舉節、舞羽籥之舞。凡舞以節領之、導引進退。後同。有司揭尊冪勺挹
酒實爵。司帛一人奉篚、司爵一人奉爵、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墊
中。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進至
四配、
十二哲位前。兩廡司帛奉篚司爵由南案前奉爵、各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前
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秋祇奉舊章、謹
以牲帛酒果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尚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跪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

右初獻。

典儀贊行亞獻禮、司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辭日、至哉
聖師、克明明德。木鐸萬年、惟民之則。清酒既醑、言觀秉翟。大和常流、英材斯植。樂作、舞同初獻。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
四配、
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止。

右亞獻。

典儀贊行終獻禮、司樂贊舉終獻樂奏敘平之章。辭日、猗歟
素王、示予物軌。瞻之在前、師表萬祀。酌彼金罍、我酒惟旨。登獻雖終、弗遐有喜。樂作、舞同亞獻。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
四配、
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獻儀。樂止、文德之舞退。

右終獻。

典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懿平之章。辭曰、璧水淵淵、芹芳藻潔。既歆
至聖、亦儀前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醊假有成、日月昭揭。樂作、徹畢、樂止。

右徹饌。

典儀贊送
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辭曰、煌煌辟雍、四方來宗。甄陶樂育、多士景從。如土斯埴、如金在鎔。佐予敷治、俗美時雍。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樂暫止。

右送
神。

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跪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帛、跪、興、司香跪奉香、司爵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司拜褥官徹拜褥。俟祝帛過、仍布拜褥。

皇帝復位立。

四配、

十二哲兩廡香帛饌均送焚燎。大常寺贊禮郎引分獻

官退。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拜位東西。樂

作。贊引奏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出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法駕鹵簿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辭曰、

先聖垂軌。千載是祇。虔恭師表。景行行止。奠兩楹。

神降之。啓後人。文在茲。不陪祀王公百官仍朝服祇候。

駕至跪迎。

午門鳴鐘。樂止。王公隨

駕入至內金水橋恭候

皇帝還宮。各退。大常寺官徹

乾淸門齋戒牌。銅人送寺。

右禮成回鑾。

崇聖祠同時遣官致祭。贊引大常寺贊禮郎引承祭官

入祠垣左門。引分獻官隨入。承祭官詣階下盥手。典

儀贊執事官各司其事。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

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香奉香盤。就各香案前立。贊引官贊就上香位。引承

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肇聖王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

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行一叩禮。興。不贊。次

詣左右

正位前跪上香。儀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引分獻官升東西

階。入殿左右門。分詣

配位前跪上香。如儀。降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

廡

從位前跪上香。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

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

禮。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中案前。贊跪。承祭官

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奠於

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中。跪行一

叩禮。興。不贊。以次詣左右案前跪。奠帛獻爵儀同。贊禮

郎贊就讀祝位。引承祭官詣拜位立。司祝至祝案前

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贊跪。承祭官、分獻官皆跪。贊

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曰惟
王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當仲春秋、謹以
庶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尙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肇聖王位前篚內、三叩興、退。贊禮郎贊叩興、承祭官、分獻
官行三叩禮、興、贊復位、引承祭官出、降階復位。贊禮
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配位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

從位前跪、奠帛獻爵、興復位、均如正獻儀。亞獻各獻爵
於左、終獻各獻爵於右、均如初儀。典儀贊徹饌、有司
徹饌畢、贊送
神、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
儀贊奉祝帛饌送燎、司祝、司帛、司香、司爵各奉祝帛
香饌以次恭送燎位如儀。承祭官避立西旁、俟過復
位。贊禮郎引詣燎所、眡燎。贊禮畢、仍引由祠垣左門
出、各退。
右
崇聖祠祭儀。
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二日。豫期眡牲、眡
割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大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恭
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餘辭同前。受而供諸殿內祝案、行禮
如儀。祭日陳設牲帛器數、如前儀。設福胙於殿內東
案尊爵之旁、加爵一。設洗於階下之東。禮部侍郎省
齍如儀。承祭官拜位、親王郡王在階上、大學士在階

下讀祝、受福胙、拜位在殿中門檻內。分獻官在甬道左右、陪祀官在庭內左右、均北面。司香、司帛、司爵、

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充。兩廡、兩序

暨

崇聖祠殿廡、均以國子生充。序位如前儀。奉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東案之東、西面。接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西案之西、東面。雞初鳴、承祭官、分獻官畢集於持敬門內致齋所。大常寺贊禮郎十有四人、竢於持敬門內、均朝服。昧爽、贊禮郎二人引承祭官入門、親王郡王入大成門左門。大學士入左側門。又四人分引兩序分獻官、又八人分引兩廡分獻官由左側門入至階東盥手畢、詣拜位前立。鴻臚寺官引陪祀官咸詣拜位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供乃職。文舞六佾進。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辭見前。後仿此。樂作、贊禮郎贊就上香位、引

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跪、行一叩禮、興。不贊。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初迎

神時、贊禮郎分引東西序分獻官各一人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退、降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東西各二人分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退、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中。跪、行一叩禮、興。不贊。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

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贊跪、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皆跪。贊讀祝、司祝跪讀祝、祝辭見前。如儀。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叩禮、興。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奠帛獻爵儀同。退、降階復位。贊禮郎分引兩序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奠帛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兩廡分獻官分詣

先賢

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章。舞同初獻。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暨

四配位前、奠爵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舞同亞獻。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爵於右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文德之舞退。典儀贊飲福受胙、贊禮郎贊詣受福胙位、引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奉福胙二人自東案奉福胙至

先師位前拱舉、退立於承祭官之右。接福胙二人自西案進、立於左。贊禮郎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右一人跪遞福酒、承祭官受爵拱舉以授於左接以興。次受胙如飲福之儀。贊叩興、承祭官三叩興。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德平之章。樂作、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有司各奉祝帛香饌、恭送燎所如儀。承祭官避立拜位西旁、俟過復位。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詣燎所眂燎畢、仍引出門、親王郡王出大成門左門、大學士出左側門。樂止。陪祀各官皆退。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陳設、承祭官分獻官行禮儀節、同前。

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獻以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廡以

知府同知各一人。眡割牲省齍盛、以道員各一人糾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饌、引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嫻禮儀者執事。在城文武官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班與外朝會同。致齋二日。祭前一日、有司飭廟戶潔埽殿廡內外、眡割牲官公服詣神廚眡割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省齍祀官偕執事人咸入就位、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謹案直省府州縣文廟陳設樂器、惟無金鐘、玉特磬。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

屬

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飾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秋、祗率彝章、

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右祝辭。

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答金絲。

日月既揭、乾坤清夷。無舞。

初獻樂奏宣平之章。辭曰、予懷

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

清酒既載、其香始升。舞羽籥之舞。

亞獻樂奏秩平之章。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鼗鏞、誠孚罍甗。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舞如初獻。

終獻樂奏敘平之章。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

天牖民、惟

聖時若。彝倫攸序、至今木鐸。舞如初獻。

徹饌樂奏懿平之章。辭曰、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無舞。

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辭曰、凫繹峩峩、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烝民、育我膠庠。無舞。

右樂章樂舞。

崇聖祠同時致祭。正獻以督學使者主之。若按試他郡、則以布政使一人攝、分獻以教諭訓導、執事以學弟子員。儀陳設行禮竝如大學　崇聖祠祭儀。

右直省

崇聖祠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曰、惟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申守土之忱。兹屆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

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尚

饗。

右祝辭。

監司分駐各府者、主其地

文廟之祭。他府州縣以長官爲正獻、其貳及所屬兩序分獻。

崇聖祠皆教諭正獻、前後兩廡皆食餼學弟子員各一人分獻。陳設器數、行禮儀節、與省會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奠儀。

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

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啓殿門及
東西廡門、率廟戶潔埽內外、展
神幄、拂拭
神案。每案陳菜棗栗各一豆、鉶一、鐙二。設案一於殿內之
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之
南、各陳香盤三、尊一、每位爵一。凡尊實酒、冪勺具。司
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二人立於
殿內東西楹、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質明、
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由
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咸就位北面立。
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
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典贊行
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
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
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眡注酒。司
爵舉冪酌酒實爵、引贊引祭酒復詣
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
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
祭酒興、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
位。初迎
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
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兩廡引
贊引分獻官二人盥手、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
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獻國子監司業、兩廡以助教學正等官各一
人分獻、執事以諸生、行禮儀節同。
右大學釋菜儀。
望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簿拂
神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
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質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
諸生吉服入

大成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菜之儀。通贊贊行上香
禮、引贊引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
業三上香、興、詣。
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業退、降階復位。
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分詣兩序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學正二人
盥手、分詣兩廡、詣
先賢
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司
業以上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殿以助教一人上香、兩廡以典簿典籍各一
人上香、儀同。
右大學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月朔釋菜、望日上香、教授教諭訓導等
官分班行禮、與大學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菜上香儀。
直省府州縣附 廟左右、各建

忠義孝弟、
節孝、
名宦、
鄉賢四祠、歲春秋釋奠禮畢、教諭一人公服詣祠致
祭。是日清晨廟戶啓祠門、拂拭神案、執事人入陳羊
一、豕一、籩四、豆四、鉶一、鐙二。陳祝文於案左、陳壺一、
爵三、帛一、香盤一於案右。引贊二人引主祭官入詣
案前北面立、禮生自右奉香盤、主祭官三上香訖、引
贊贊跪叩興、主祭官跪三叩、興。禮生自右授帛、主祭
官受帛拱舉、仍授禮生、獻於案上。禮生挈壺酌酒實
爵、自右跪授爵、主祭官受爵拱舉、仍授禮生、興、獻於
正中。讀祝者取祝文跪案左、引贊贊跪、主祭官跪、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忠義孝弟之靈曰、惟
靈稟賦貞純、躬行篤實、忠誠奮發、貫金石而不渝。義
問宣昭、表鄉閭而共式。祇事懋彝倫之大、性摯莪蒿。
克恭念天顯之親、情殷棣萼。模楷咸推、夫懿德、
綸恩特闡其幽光。祠宇維隆、歲時式祀。用陳尊簋、來格几

筵。尙
饗。讀畢、以祝文復於案、退。主祭官俯伏、興、執事者酌
酒獻於左、又酌酒獻於右、退。引贊贊跪叩興、主祭官
跪三叩、興。執事者以祝帛送燎、引贊引主祭官出、執
事者徹、皆退。各祠祭儀同。
節孝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節孝之靈曰、惟
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矢志完貞、全閨中之亮節。竭
誠致敬、彰閫內之芳型。茹冰檗而彌堅、清操自勵。奉
盤匜而匪懈、篤孝傳徽。
絲綸特沛乎殊恩、祠宇昭垂於令典。祇循歲祀、式薦尊醪。
尙
饗。謹案、通禮原註、名宦、鄉賢二祠祝文、各省州縣所在異辭、不悉載。
附錄 醴陵舊志所載祝文
名宦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名宦之靈曰、卓哉
羣公、懋修厥職。澤被生靈、功垂社稷。今值仲春秋、謹以
牲帛醴齊、用申明薦。尙

饗。
鄉賢祠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鄉賢之靈曰、於惟
羣公、孕秀玆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今値仲春秋、謹以
牲帛醴齊、用申明薦。尙
饗。
勅建節孝總祠祭儀與節孝祠同。歲春秋祭四祠禮畢、詣
祠致祭。
祝辭曰、惟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旌表貞孝節烈之靈曰、惟
靈純心皎潔、令德柔嘉。本清白以持躬、女史珍完白
璧。服勤勞而奉養、婦職輝映彤編。茹冰檗而勵志彌
嚴、心堅金石。奮慷慨而捐軀、弗惜義重邱山。凡玆播
乎風徽、胥有關於教化。欽
恩綸之特沛、總建坊祠。標姓氏以長留、式型邦國。霜林叢
柏、同志偕三百九十餘人。潛德幽光、流芳合竝傳數
千萬禩。玆値仲春秋之吉、肇修歲祀之儀。潔爾牲牢、煥
乎俎豆。爲坊爲表美、

盛典之於昭。來格來歆、冀靈爽之不昧。尚

饗。

右忠義孝弟、節孝、名宦、鄉賢祠祭儀附。

典禮譜卷第一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十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78
SS号=12315548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1-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207B65F6D76BC92D5F96F138FB1A727DDCCF70748CBDD34FE3B62136D42F547B1B878E9B819CCF6601A0526353CE1E72715BA1A328E846FF6C1BE8CD2E24085229AAC3A50FA4D8691FF929CF0E20808BF77FA1A7385FE168D5DE4B94&jid=/
PDG=